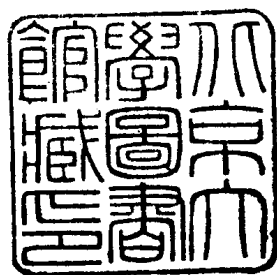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六册目次

文直行書詩十三卷文十七卷首一卷

〔明〕熊明遇撰

清順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以上原缺

弓冠歐陽永叔曾子
與追夫 江右諸公
廊廟者則一 艾春雨
貞肅文襄羅 李舒文
念菴李日 羅之傍質有
既以理學事功節義各臻峰
巇而載稽厥如蔚
於九章兆與卿藥
燦不獨余德甫之
第之武略以周於弇州應

諸子間擅斅也啓禎之世
右名士蔚興方將合經
義為一涂海内翕然宗
艾顧折角之企於時鍾
熊伯丹先生實與臨汝灊江
建旆立幟乎其間如三垣麗
天方圓隨象不相襲
尤邃於名理宜能合千
水之衆以為同乃灕
則

尊翁大司馬文直公含章抱
貞文武爲憲所爲天下惜
者猶黃河之有龍門也
以高凝清峻之身扶匡上
霞托月采沉之氣著爲文章

言語與徐庾相伴頏惠車曹
倉確時時流播人間而外
擧垂幽與遐壤鮮能編
以天下之士欽其德業或以
未盡見公著作爲恨至晚年

立朝之言尤多焚草海沂故
吟罕存副墨學者稱爲大文
之不貴也此今日文直行書
之所爲刻也余生也晚不及
躋膺負牆順下風以請益於

長者屬有天幸曩時伯尹先
生來牧予邑宓簾開而俚室
暇因以得誦大司馬公之詩
並自河梁鄴下以至開寶之
格靡不有而靡不備乎左

執空同之東而右栢弇山之肩者矣徐而覽其文章乃必以兩漢為宗一出一入乎子長孟堅之帷深廣踵空同儷弇山弇不欲嚌永叔子固之

俎嗚呼抑何獨立而不懼也至其壯直格拔晚掌柜樸對揚之篇沉幾獨決中心如丹愷篤懇摯以冀夫時之一悟者闕闕乎有風雨漂搖之恐

斧錡破缺之象為余每清夜篝燈擕卷流連咸為潸然出涕曰嗟乎是周公之志也夫蓋曹子栢曰文章經國之大業竊上下千古而昧昧思之

自董江都賈長沙劉中壘外未見其所為經國也迺晚為於大司馬毅見之若萬曆時宰長興之與士阜民弭盜寇奸迨今為循吏師垣中餝邊

蒋禁僨沛焦開豐天啟時留

老之消巨憝明席獄崇禎時

之籌策大計及前後茲馬射

隼奮不顧身以諍而有徵矣

顧不幸而丁時運之譖當其

鋒車特名持議云庵之上天

下方想望治平乃讒慝間之

及期而孫以

誼辟負臣期年間悄陰視日

之所圖一旦廢之而不可復

括良足嗟矣及亥十年之後

再起南樞孤負弘略半壁支

撐江漢恬波鐘簴不驚文武

豫附儻終任不移淺邑之祚

尚可為也何期月之間公之

功方成而公之身已退此詩

人所以痛恚吒哉江左玉汝

雖見薦剡而推轂莫亟詩號

江潭迫其皂帽漂泊行危節

和嘯詠一樓惟名理文章之

可徜徉遯世不見是而無悔者乎暨諸秋爲沆寥萬里高旻肅穆衆竇皆寂而庚庚有實天下哉得食焉易曰修辭立其誠此之謂矣抑公所爲書嘗予言曰明興一代其篳路籃縷以啟山林一洗棼膩之氣者金華之力爲多蓋上嘉宋文憲王忠文兩公也吳子曰宋王兩公啟其盛而黃

公挾其衰皆有許國之忠匹國之楨爲樞南北極之鍵乎夫圓也亦猶泰周公之詩以周南始而以豳風之末什終也夫豈近世一家言所敢並哉

順治庚子中秋前烏傷通家

子吳之器賜如頓首謹題

文直行書叙

南榮子行其
尊公壇石先生之書自爲之
定而命余序之彂爲余逮事
先生久受知服教共所遭逢
是宜言先生者也顧余何能
爲役然亦欲有諭於天下後
世讀先生之書者當明先生
之人也而先生非今人矣不
一隨流浪而獨蘊持風抑可

以謂之古大臣矣夫從古之
爲臣傳者無不以大臣先名
臣也雖李氏書頗詖而此義
不移惟于大臣中首因時名
臣中厥直節則未免乖理耳
前哲言寧爲良臣毋爲忠臣
此非主因時也蓋睠焉盛衷
而爲是取舍若先生乃能兼
之臣傳之美者於循良取一
焉諷諫取一焉旬宣耻一焉

節填耴一焉惟幄樞機取一馬儒行文學忠義清正莫不取一焉昔在

神宗熈洽之世深居無為士大夫可以優游養高持祿昌言雖多當務特少

光廟嚮治日不暇給

熹廟彙征已而旁落則避事遠害亦其日也追於

先帝明作勵精而正枉穠陳

上下異向巧者為之轉換避就以久于其位而亦未必有其切名先生其初則獨壓綢繆其中則齒馬射隼其後則

皇皇焉執行經猷我其夙夜而已矣其陰陽人主之喜怒與夫首尾貴大臣之所為而為固結之術者必不出也遂馬而杞天將墜一木猶支楚騷誰求于九州洪範長齎於

箕子而先生之所謂立言者亦既與其德功俱積矣夫先生之人固不待言而傳是韓魏公之莫大文章也而先生之書不但以文而著則歐陽

公之專言政事也且世之為文者重體古風即於兩漢有韵即於三唐以是為體先生亦何嘗不然然而其實體無定論不過曰古質而今綺古

淵而今靡古重而今佻而椎輪也而墨守乎彼其所以斤斤或護己不能忮人過量簡去逾嚴成就乃淺先生則多學博通陶鑄驅使諸體之善

者無不體也無不體也而後可以言體矣頗憶先生嘗為余論近代名集于弇州曰門目全于大泌曰材料具則其所存為商齋而不廢者亦概

可知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而及今即人文昉是也然而文必儀古儀古而後可以成今人則生今生今而亦欲不忌古則古道無所不為重焉于是南榮子曰我先君正誼之學必子也能竟傳之嗚呼正誼非所以為文也而安在非所以為文也文之本歸於道道之達起于官

程伯子亦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為己則無所不至矣而為人亦有能不能焉先生之仕也為人也而固能為人也君子群而不黨小人無朋君子獨有之二說者先生蓋嘗秉而用之亦無非為世道之故耳夫余未徵舉業于先生也而當先生尚書兵部時余屬為駕部先生良

教之見所呈奏草具故事則佛或精思焉則喜又余慎舉策言馬即馬先生以為乘黃駟鐵渥洼龍媒等語經史不廢此猶是稱先道古之意他日先生見余萬孝子誄辭及葉寶持慈訓錄序遂重加擊節謂之有作者風至今引躍在焉未可忘也余推先生之于文章亦由立教為人而不為己儻所謂正誼是耶非耶先生之易名曰文直而非虛加之蓋其為文也亦已久矣而其為直也則亦不渝矣其身騎箕尾其書亦昭若星河是乃南策子所以善其述也

順治十七年上章困敦端六日通家子黎元寬拜手題

文直行書弁目 卷之首

綠雪樓集敘

李維楨

余往僑寓金陵讀今中丞熊公爲給諫時論邊事拳拳遼左利害晰如指掌使早用其言寧有今日其它建白關君德國計劃切詳盡無不中款賈誼晁錯劉向陸贄之儔也可十年而讀公綠雪樓集生平著述咸在焉斂衽擊節嘆服不能已已國家文章之運自弘正嘉隆迄乎萬曆初年軼兩京而上庶幾三代嗣是二三作者淪謝寖以衰微文章與氣運相關運轉亡已天地否移疇覺之哉學者

必折衷于孔子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詞立其誠今爲文者探賾索隱或以僻事奇字雜取二氏言傲人以所不知如禁昧兜離必象胥重譯或可一言盡而連篇累牘雕績滿眼尋味其旨趣故平平也覽者數乙莫能竟欠伸欲卧可謂達乎孔曾思孟與其門弟子問答當時亦尋常言語而筆之于書將以傳遠則必修飾潤色斐然成章故曰六經無文法夫文而皆法也俗儒妄以其膚淺之談爲語錄敗方四書責前人吳楚僭王之罪何不以

鑪自照其學涉獵其功幽恭信且任媺如醉者嶌
生夢者唫囈優者誳諧可謂修乎中邪公集篤而
論之有四美焉家無儋石一擲百萬迸覩其激其
窘立見遼東白頭豕矜而爲異適足供人笑自點
耳公總攬人物包括宇宙沛然有餘浩乎無窮則
學之所儲富也多愛不忍司馬子長猶病書簏濟
駝兩者交譏甚者點金成鐵大堪懊恨公含英咀
華纂要鉤玄金必百鍊緇必七入駕必上駟玉必
連城則識之所擇精也醲醨在煩則好有類則醜

輪人爲輪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易之則
乖公因人因地因時緣情付物八珍八音各適其
宜六瑞六器各殊其製不相假借淩雜則體之所
裁當也胡寬營新豐得其似而未眞優孟學孫叔
敖得其眞而未化公不學一先生之言自我作古
而無一不合古人宛若天成無門戶階級可擬議
則思之所通神也美哉達矣修夫弘正嘉隆萬曆
初年諸先進可分路揚鑣與曾累而上兩京三代
其則不遠以文運之中興卜國運之無疆余所爲

斂衽擊節嘆服不能已已也舒廣文姚京兆二公
言語妙天下評公集總綱析目稱引備其又推其
政事勳業爲名世臣洵非虛美余第叙文之大都
品題如此管中窺豹纔得一斑烏敢與二公齒也

綠雪樓集叙

文翔鳳

自予挾其道以游燕則見新聲繁作有欲吭獻吉代之者濟南王生獨定慶陽之位文千年挾其道以游吳則新聲益爛熾不可撲遏古道之寄者淼斷矣獻吉一輩人庚獲罪於後生若以善詬爲品獨熊良孺先生笥弘德之集比於商齊所志且尚予以慶陽之再蛻亟與語欲偕拯一世之溺曰微予莫克還宮聲之舊其所持論以宮聲準五帝三代之遺音云漢盛於宮而衰於商六朝純羽唐之

李杜韓宮之再盛也宋不復宮沦元而純羽獨以獻吉諸君子爲宮之元云一代之氣運蓋繫是熊予殆可與論禮樂以達於政者耶夫雅頌得所而樂正作禮樂聖人之所嫌史稱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樂蓋寓之詩援詩以正樂援春秋以正禮故經六而刪垂之者四非果有兩經之亡以待補者詩亡而樂亡樂亡而世益莫知詩予非能審音者也即唐人之樂府已不可施之管絃如漢初之郊祀房中予又安能命宮總四於千載無詩之後

以徵清商清角之悲辨宮聲之迈不迈耶然尚能審其氣文章有生氣有半生半死之氣今新聲之纖碎輕繁而愴以淫者調即差池不可槩然皆半生半死之氣其枯杇而萎落若近於濟者衰世之音也聽之拼人悽斷其綺靡而滑蕩若近於致者亂世之音也聽之拼人散嫚以詞爲詩故詩絕於氣脆以詩爲文故文絕於氣能又試按所揚詡之文聊推一通詭浪以嬉則輒予之態裝括以燕則輒予之構雕摹以僵則輒予之體其於裂氣句也

或示之以一氣混淪音節自叶之管將邁邁莫之頷拼之棘七者蓋百不獲十一乎夫人心之氣皆即於愴淫滋其所以召亂與戎於不可解者也予爲此懼獨默拯之於氣毋特以生氣兩字爲命令詞府之壐書欲一洗纖碎輕繁之音以救政事病無倡予和之者得熊子而足若翅以鼎耳生氣者宮聲之母也熊子之道叶於宮者也蓋代之骨挺而天峻特翅聁於氣運之所總以文章徵禮樂以禮樂徵政事陰衞世之治亂所盱思大遐遑故其詩若

文之漢之唐厥體維肖漢斷自蘭臺令史而止宋斷自呂黎氏而止文弗廿拈一語弗者詩弗廿拈一語嗚者若或傷之也曰吾嫌其流於商以漸於變羽或移之氣運其抗顏於此道如西京衡定四方之紀壁劍閣以嶄青天之蹕從者兹若鶩而功驂厲於先民矣蓋救時之材政事是顧不知其與文章相表裏天地之運氣尸之國家之運人心之氣尸之思古之客寔操氣運之權氣乘運聲傳氣思叶聲思雅以淫聲鴻以纖氣生以死運盛以衰

故文章之氣運卽國運其[illegible]隆[illegible]替雅被[illegible]律於寢其故卽以徵天地之氣運其治亂之相配蓋若或左三百六十年而爲運卯數之天地之小運有三百六十吾與若所閱之運在一百九十一運之外矣運當午會之十三爲日星之再丙丙文象也悉數之天地之大運有三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吾與若所閱之運涉二十三元而奇在七千六百八十八運之外矣當離之初離文象也大地氣運之盛蓋躬丁且教有三而[illegible]獨以文今夜

王號文人周文公兼三代之禮樂故夏一運心有餘商再運而不足周獨長亘運幾平歷之百餘歲而逮騶孟六經蓋在次運之末矣周歷之不可上其六經之力擢氣以拓厥運耶漢一運有餘而中圻唐一運不足而宋皆宋未逮運之半而兩徙其文章隆殺之差卓可舉矣王勃氏一小拔尚演李唐千歲之曆蓋欲以文章之氣拓唐運而春蟲之振肢綿不副然唐之躓而中奮者李杜韓之氣而足以鼓鑄郭裴輩耳宮氣之生維均然亦有升降

商齊所志之聲五帝三代之氣也漢聲卽有漢氣唐與宋之聲卽有唐與宋之氣按天地之運則我明當如周獻吉既以漢氣倡我儕其尚臺敵還六經之舊乎其於國運不遐有佐有雅頌之聲則有孔孟之氣因以有文王周公之運按躬丁天地丙離之運則宜有續經者於今茲乎曾勤勤踐漢唐人迹迹耶抑予說之尚未殫願有進蓋孔氏詘而修雅頌非作雅頌者大雅之材三十七八大半出周召手宮總四耶故禮定樂完鳳翔紫庭西巾至

以先貢周之郊豳豳邑邑如也生氣洽耶咎繇談
明光宅之代賡帝而歌至可叶后夔之戛拊官總
四耶夔一足蓋善樂而不善禮之自歌而謨禮樂
蓋兼之煥乎其有文章以咎繇耶故鳳感而儀鳴
中律片生氣洽耶予既不自揣其力贊太微太元
之二易默持元化之柄者二十年熊子文志古爲
聖代之商齊騶王子與三驅雅頌可作諸其手目
始舍是於慶陽矣律之以天地符瑞之古主好文
則鳳皇居之主好武則鳳皇去之近鳴鳥集大嵬

之墟生氣之洽如綫則修文之應四靈畜而樂作
五行不沴而禮定河又紛册丘而致典矣三百六
十年而典禮樂不爲躁迂也抑孔氏之所嘆吾已
而惜不過者躬丁之吾知天下之將罷兵也

綠雪樓集敘

沈演

江南數十郡令以神明著前則左司馬楊後則熊
而土人之奇熊異甚甚于楊凡傳記所載發摘隱
伏謬巧奇譎非意所及輒緣飾附麗入之公爲美
談其爲物情傾注如此而公時時言吾雅慕漢吏
破觚斲雕猶先王之遺也入閩乃得覩所爲綠雪
樓集凡八種龍門鼓篋京兆採鉤韓公子發難賈
太傅揮涕劉宗正封事張平子靈憲佐之陶帝沈
謝占筒扣鉢陸離光怪不名一家吾總而括之曰

漢語已而曰蓋其氣然嗟乎文學政事兼長聖門
所難于公兩擅是有質焉非可摸擬而得也談藝
家宗西京頗文各道其衷所獨喻者光乃輝然而
特見不者組繢湊泊物而不鮮至其氣之深厚淺
薄莫睹所由忽然而成像根乎性命其藏辟以取
之雖巳亦不能喻是安可飾耶漢才近古莽莽能
自遂其膽任欲過周其馴弗如經術守師說吏以
法爲師取立斷目無貴俗任子除胡受遺輔政武
夫起廝養便能將數十萬布衣權建郡國一收羊

豈猶隻千古借箸而談必宣習本末究之如所畫氣足蓋其才不紓回貳適故履險如夷違衆一案便令人色飛苑動且駭且愕後人能窺其影象否而動稱西京顧其質安在公爲令致精覈頗恒多暇日不屑屑毛舉摯擊意常主寬和民自不能欺治盜道不拾遺且及旁郡義與義與民德之顧萸擒魁宿餘黨以次縛率先得其主名厚善賊跡委悉又善馭豪敢游徼捕輒得不連引一人故雙擒劇盜而邑常晏然山壁荒僻惕息常若令至然實

坐縣中自如大猾小偷可指數出不意致其豪把其陰重罪令詰盜湖濱自贖湖靖不波所劑調賦役至令他郡邑引領望安得熊使君法者爲令而畀庶有鳩乎入司兵垣所條上九邊扼塞險易道里所由若縮地聚米一日萬里不殊几案間談戰守機宜皆洞察會救弊必削根株柰何責武臣以死而廿其賄請自部科始莫令以環填通打門也唯遼兵獨疏中言挑釁輕戰之害後卒如所料云拜疏無憚貴介有與援者頗常以禮義誚責令自裁不至縱痛彈事第取顯過有詞彰徹者不抉擿苛細所糾半伸半不伸既以與援免且用爲遼大將竟踉蹌不任歸至是公言愈益驗取公疏草與近時章奏並讀曼然殊異蓋公之言自告君自有體爲隱爲詛吾不敢觀夫刻轢樹威計數表察與亢厲搏擊爲名皆中有不足而客氣勝也才有餘于事故不盡術氣有餘于才故不究勢中常有矣度規矩以自程斂亦其氣閒靜以取之此固漢人之質也語安得不漢公文枕藉西京一出一入純

用漢法苟非其質誰能飾之吾終以膺任當公西京名碩聞矣

綠雪樓集叙

舒日敬

文章之道豪傑所以抒寫其神明而國運隨以升降者也往代不具論明初翊贊堯文鋪張鴻業如金華吉水諸君子其神采在若含若吐間所晋者大厥後紹明騷雅修復東西京緒言則北地信陽為冠冕于時士皆型古太平有象郁郁乎文哉嘉靖之季濟南吳下領袖諸作者雍容歌詠蔚為壯觀即或體傷摹擬語多沿襲為近日輕俊所揶揄要其造境各有專詣視唐宋末造離披衰颯者大

相徑庭故國運亦異唐宋之末造而號稱承平有以也時事至今而棘矣顧主持運化之人深心學方告符文采庶兆休明吾里中向以此道推熊良孺弟良孺有作不輕示人頃從閩署梓綠雪樓集成始縱觀其大全而舍然喜曰風雅未淪時事猶可為也集凡八種韻語如樂府五言古派宗三謝歌行銑逸悲壯近體抑才就檢總成雄渾居然開元大曆之音叙銘詳而則美而不溢龍門班椽出沒筆端而衷以我法目論筆談數十則名理奧府于斯乎在籌邊諸疏鑿鑿數千言事核法老酷似營平所摘大帥諸弁積習中外避之然未見施行一二其它持論皆大體於今日謙讓或曰非宜良孺所以外遷也紀遊氣敵山川能約能贍治行諸記則國子之政傳以左氏者也夫為民興利芟很莠而良孺是滋寧獨善為宰宰天下可矣兵家所採僅百餘條而古今名將之權指點片言倍生氣色昔人謂孫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予于劍草亦云蓋良孺少有異禀骨力堅凝浮視世態而

不浮視文章其於文章浮視迂疎而不浮視經濟雖蚤貴耽耽向學自天文曆象及形家諸奇書靡不總制清衷妙有融會故展采錯事與吟詠揮灑共閟一機真氣磅礴令予能作治平想則良孺之繫於世者重哉

青玉堂集叙　　劉定國

青玉堂者良孺讀書處也良孺弱冠釋褐時余附籍僅辦科舉之業而止長安中有彙冊索詩者余往往謝不敏而良孺有索輒應走筆爲聲歌便得其致已拜夕郎俟　命里居復沉酣於古作家而取材愈宏衷法愈備并肆力爲古文辭如碑志叙傳疏奏等非先秦西京不道也先刻緑雪樓諸名手作家皆遜席今刻青玉堂凡三集曰釆薇曰釆菽曰莪棠其志其義則各於所命名見之矣夫詩文自有定評余友舒元直深于是道者也每推服良孺韻語古宕高華五言間露冲逸而一本于宮聲文藉奥是英雄本色而淋漓宛轉曲盡事情則泥古者斂手焉余從良孺官晋都令良孺以　特召乘傳入對矣適莪棠草方就合前梓而通觀之竊惟釆薇志行役也小雅怨誹不亂詩之盛德也良孺集并無怨言進乎詩矣莪棠志今昔也勿翦勿伐吾安知今之有異于古所云聊以良孺之行卜之也釆菽匪紓則良孺自道矣然非　天子揆

之寧有今　特召乎曰殿天子之邦則良孺勉哉文余兩人釋褐時闈中所命題以試者也勉哉良孺行將便殿覲　上言天下事當斬斬有凌雲之氣余于兹集見之矣

華日樓集叙　　熊一化

古今名能文章其本於才若天也而性情工力與參會以爲用故其人神想精氣落穆滂遼離而合拒而迎機決響應暢其所欲達而莫知其所以然謂不本於才不可也然不耑恃才是向處尊遂者所不能也然在國朝號大家頗多致位通顯其不試者若盧謝諸子以詩賦知名亦無議之文則沓拖不自振文長最傑出亦以幽異居勝耳夫攘袂作者之場舉一議則理亂得失之故該焉是必高

曠代之識達時而周務用能盡世之變以要其極矯衆情所奔赴而識其歸其有言也往往拂於今而信於後是豈畸才曲學矜一得以自名者哉說者又謂才人不歷憂患即摛藻如春華亦脆腸膩吻間物耳故三閭昔代王言其文皆軼獨放後騷賦照映千古不曰雒陽年少昌言漢廷京湘悼服何必遽勝於治安私鑄貯積諸議也士不論顯晦苟惟其才其神想精氣不爲物所敗識滑而學輔之又豈窮達利鈍所能損益乎哉華日樓集吾家

大司馬公所著近業也讀其書槩其敭歷而以余所論說參之則公通籍爲最少縣令而諫議游陟卿貳不數年以特簡入領中樞極尊遂矣然逆璫方煽名在謫籍中築室茨草遨巡楚徼者稠歲其在樞府也屬居圉交訌贊密謨以指縱諸將吏計甫定而齒牙爲猾竟未獲受其成而去俯仰十餘年間升沉倚伏亦不勝易慮矣公處之凝然嘗古績文夷險莫能亂其性情工力若益堅忍刻厲以克副其才今誦其詩雖羽書狎至而嘯咏不減時

有感憤必形之詩故其體備其情微其語則傲宕而悲壯會應格致諸篇明道術窮蕃變於天人分際靡不殫究而所議經國大計則理亂得失之故章焉序記諸作精博閎辯兩京以下不足述也推於今而信於後是書之必傳奚惑哉乃余所劾於公則有進焉文章經世大業而用世者或薄而不爲非其才有所不能兼則其時有所不暇至孫於功而求工於言非世道之幸也試觀風雅工於變而祖禰八家者崛起中唐迨宋之季柄尊於楚州

而技戈武林降伏其嚘嘈吪牢以為婉靡俳調是經世大業用與時遣者或寓焉以為耗雄心娛暇日之具也又豈士大夫所宜侈言哉

英石館集敘

熊化

蓋嘗謂名時之文非傳世之文也剽新異以放鶩于作者之場仰舉義深眇而傷于幽仄其病眦陰下者咷叟窒輮欺人以不可譯彼輕捷少年驚所創獲而豕零爲帝矣夫天人之統宗先王之法志與一代之經政善學者根極以盡其變詳說以束其同然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及效枝葉所庇徼于易世是豈獨利一時者所得窺其涯涘哉詩道至今日則益難言之矣妄鑿垣墻風格愈下始

欲矯肥濃以淸異而儉薄承之頹然不返可不道師之過耶吾家大司馬塤石公閎披車山淵之手推用其餘力于經國之業以拯淪而起墜予願操祗綆以從焉先是所著有華日樓集予辱乘書茲復得其英石館集讀之調風其所作近詩也樂府力追晋魏以上論之則几席之間金石鏜然五七言古歌行近體質之漢唐鉅手當傳班張劻脩樵勁燕許曲江金華之製典型在焉油雲則論著稱據之文也鎔裁貫穿博該浩邈挹河取燧又惡得

而窮其際哉及讀其向日草則以名世之業託之傳世之文而予益發然自失矣 國朝典故在神廟以後爲詳沿革褒譏足發吾學憲章之覆而雖瞻瑰奇直欲均茵左馬 廟謨邊略疫疢旱盜賊之警凡公所預籌靡弗弋獲惜其言之而未盡行行之而未及效令人低徊惋惻而惜不知其故也或謂昔人職典樞機密參大政然必移疾引避者固非耶是又不然夫寬深自護以間執讒慝之口此善居功名者之所爲也然豈明主所望于藎臣者哉比肩事主而思禮獨至在廉正無敵望焉贊夾雍容則油然股肱心膂之寄也朝元首而野同國人乃心王室者所宜出乎故富文忠致政歸洛而于朝廷利害知無不言彼實懷國士之報而激于無所逃之義也公自 哲皇帝朝以事 今上亦倏蹶倏振矣夷嚌遍歷而風規凝然故嘗半不相倚則危而爲皇甫規迫甘陵狎勝則孫而爲申屠蟠履虎尾蒙蜂蠆弗暇計也卒之脫迹迷陽身名俱泰雖天若憖遺然非 明天子在上胡以

有今日哉故以其言之未盡行行之未及效者信之于今而徵之于後他日或有若高平之表章賈董而 廟社式憑焉是固公之隱忠也夫臣退不忘君自昔忠愛者皆然而公則深遠矣

文直行書初刻述事

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孟子之言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先君子毎舉以教小子暨諸來學云先君子之論定也諸學者曰維文維直維君子舉之我儀圖之亶維君子克舉之于是不敢援官階請禮官之議而沿儒者私謚之制諸學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文直之文匪特筆墨之文乃筆墨之文亦久播天地間然比遭荆棘版頗散軼而小子爰集又昌克購遺冊博梓之諸學者曰待

博梓而學者無所師案也昌若約而先行之以黎拭涕拜教曰嗚嘑道之將行也歟文斯行也失豈不有命哉讀皐陶光命文命在客勿問矣孔子集大成然而其爲相也魯也孟子之爲卿也客也時爲之乎命爲之乎董廣川韓昌黎生漢唐盛衰倚伏之間身在顯晦之際厥文猶能定命然廣川其以春秋經世若兼綜詩書實賴龍門良史才揭古先帝王師相之道俾後學覧觀興起厥功偉歟扶風以降沿龍門而氣漸遜至昌黎立意不沿乃筆墨之外神者來之斯後世所懸首推大家哉大家不沿史漢之文亦不至于史漢其詩不沿典屬拾遺亦不至于典屬拾遺然稱爲大家者諸體具備無纖媚粗僻之氣以入之也明興潜溪循用萬綱西涯奮勢開拓至空同似與昌黎爭烈先文直每舉五大家則首空同而次滄溟弇園太霞太泌云然滄溟未見其止太泌多多乎則大復非庵南溟海若四文人猶然旗鼓相當文直之言蓋猶推功守器哉文直之于弇園也蓋客得甚樂之傳而于

太霞也復深裹琴之寤故詩文備諸體與空同昌黎同規模然空同之文不盡矯趙宋昌黎之詩不盡符盛唐文直則曰姑舍是是又氣力之完厚以取之也文直仕萬曆盛時以彊項令徵入諫垣忤戚揆左遷閩臬天啓初保釐東郊忤璫荷戈五溪吏治風節爛焉不董以沿槧顯而綠雪釆薇諸稿久巳流播屆崇禎歸服兩戕中樞當大任獨以清德膺睿簪而客勿敷奏或用或尼夫豈不有命哉迨末年以中樞再釐東郊江波莫沸行召公矣乎

者益堅卽臨軒面折不能奪嗚呼此又豈特闕于一方之命哉文直既任國家事服官充艱雖難進易退里居時多嘗杜門自晦不欲如奔閧盛賓客標榜時英也以故文不盡刻刻不盡傳然釆萩芟宗二草以後在朝後有中樞南樞諸集在野後有華川英石攝華延喜諸集亦已傳之其人矣連年蒐徵去珠頗歸副本既少無以應學者之求敬約而編之爲三十卷題曰行書猶之寸晷而可定分至也夫文直書藏名山凡二百四十餘萬言今刻

只行者不及十分之二小子其曷辭于析薪弗荷哉蓋文直嘗言藏之時義矣退藏于密大易之經訓也二五精氣太用則竭內美修能太用則折故公守嚴一介而不以蕨劇繩削人推賢薦士唯恐人知處擊奸宄亦不深文傳重比生平宥小過以全仕類歷官雪冤獄最多不錄爰書恐彰前讞者失此物此志也抑萬曆以來所重在淸議矣而其後以分別之過激爲朋黨天啓以來所重在封疆矣而其後以朋黨之構貽禍封疆先文直在掖垣不刻礮以隨門戶在卿列不苟同以乘劇筭故薦有削牘諫有焚草雖密勿得意之籌如履樞時榆關以西潼關以東絶無赤羽之馳而將練撫慰輒見成効亦未嘗伐一時事以自明公之得力于善藏者又豈著所勝載而行道之志與列星服河大地問者又豈書之行所能慰哉

順治庚子夏四月吉旦

不肖男人霖拜手敬述

文直行書凡例十六則

一先文直公論詩最重辨體不惟律詩字句不可入古詩卽唐古亦不可入選古選古之與樂府亦各有門逕也是編前後以分體爲次而一體中則以原刻先後序之略倣詩紀之次

一先公論文最貴深重典雅六經爲經周漢爲緯弇園多多退入魏晉矣公雜文間有用魏晉六朝體者嗣當別爲一編與新語文粹並

傳也

一記有數體金石之文班氏燕然爲冠志事志地河渠封禪其則不違紀行紀山水則穆傳山海經盛姬錄貨殖傳蕣蘋之音猶可步獨園亭讌會托始南皮金谷蘭亭華林自不知漢大矣先公稽制考工取情漆園則又避秦人之不知有漢也洞天別闢後學石師

一書敘之體以孔安國尚書敘爲正杜預左傳序郭璞山海經序亦未可以魏晉減價也劉向較書諸作簡質明顯其原出于毛詩小敘若太史公自敘則述傳以兼述書變體之正乎昔日卧樓猥宗斯說諸敘其在允矣是程

一賀敘祝敘施之屏幛卷冊寵光一時景輝千古必推忠臣孝子之思會切倫脊關係德名須不廢規小可喻大固無取於祝史之諛也先公晚作引經斷史特深扶世之心茲刻敘從類分侃侃誾誾音容宛見

一論議之體始于賈之過秦桓之鹽鐵晁之兵

事班之王命文質燦然尚矣其後韓柳歐蘇則本莊韓國策爲之厥體克盡其變未可以時代降觀也茲刻諸論諸議諸策乃場屋應制體及課兒孫應制者綠幅爲經用資後學

一章奏本于董子天人賈生治安趙充國陳湯諸兵事對揚之體勿俚勿疎先公披草久已傳誦及中樞南樞題覆倒取司稿裁之勿多勿文未可用古文治書也若夫籌兵大計多從造滕敷陳或密疏御封下部原禁抄傳每

多焚草至今卽有効勝籌何敢伐一時借箸況旁璺中易以致忠猷未竟公且于甲申之春慟哭而與召對錄俱焚告天闕矣逾六年而碧已化越千載而鐵誰函後學紬考其時或彷彿若將見之耶

一先公少與梁溪潯上關中吉州諸君子游講道談心深契居仁集義之旨當身當官時時體驗晚而盎然達天獨不肯開講受徒恐啓標榜附會之門故論學之言僅存箴訓而孔孟正脈則口授庭聞者人寡其述於四書經

中

一先公究心經學晚而著五經說約不以傳折經而以經考傳盡刪聚訟獨闡聖真向刻擷華集中嗣當專版箋行不以作文字槪也

一先公究心史學披閱二十一史苦其大譏欲約之以便後學史記先成附之評斷大指以正直忠厚爲指歸史選言老氏之學出于史官公深得是意被埋論古名將則有劍草嗣當併刻專行

一先公憲章有志稽核勤勤復好問四方先達綜實每出世本之外所著名臣傳約及向日草諸志皆有明事也他集亦有志記涉時事者嗣當併入刻行

一物理之學宋儒意測實未細推先公壯時著則草矣晚較崇禎曆書復與西士辨復乃更悟西士所未了蓋西學以象數推而玄象之成在二氣五行之先則有非二五之象可推

者如金水雖有二動只共一天宗動左旋之外必有不旋之天冬夏二至一定而黃道斜絡赤道多少差各八度則分移而至不移皆意表象先神解玄炤曾有格致草書林坊間已翻茲不複載

一先公論詩尊體不肯一語涉晚唐乃中晚佳句每有節取則暇時游戲翰墨有五七言廻文五七言集唐五七言締唐各草中合之亦機盈尺矣嗣當別梓庶幾各得其所

一先公雖進易退家食時多不治田產不好聲
伎惟少與董太史陳安吉游嗜古之趣頗深
至于所見法書名畫怪石古彝奇樹佳卉雖
力不能入諸巳而貨不妨藏諸人或席間索
題或暇日追憶詩讚詮評每以一字千金不
負神駁此文難盡以漢唐約法施者別刪一
編用資鑒賞

一列傳行狀礦志墓表皆史之遺也名公巨卿
蟻慕易來幕客分類襞積遂乖古風公獨喜
于鱗以少勝多而公體專識大論更考時傳

之可備惇史之教至賞見乎此誠恐罰形乎
彼故當年所見之詞本然于多徵而今日所
聞之文尤寧于多闕

一先公事功在令吳西臬閩中臺操江者頗見
諸文而甘棠之平反不鑄慕耳鳴也金城之
方略不圖師大樹也屏軼之指佞多焚櫂錮
人也故集中可考之事功猶非其大者而嘉
謨成績更似房杜無可紀之烈矣若夫生平

止卮任運毀謗不辯皆先公之素心遯世無
悔而小子今日紹庭敢忘思成于形聲之表
乎年譜藏家其大指亦若此

辛卯夏五不肖男人霖拜稽敬識于瑞[illegible]嶺承
思山莊

文直行書詩次

文直行書文目

卷之一

紀事碑

卷之二

紀事記

卷之五
譜叙

雜刻叙

卷之六
自叙

卷之七

賀叙

卷之八

文直行書

文直先生傳

辛卯夏五官保熊公壇石既葬矣學者私諡之曰文直先生文之在諡法也異美而同辭若公之經綸學問其最優者乎直則諡法未之前聞也蓋公之諡宜在仲淹子瞻之間而私諡宜別于博士之議且以公之官階品望宜有傳者也國史之例立小傳于具官書卒之下公之卒也于何録乎余弱冠以先諫議之命父事先生耑耑守一經雖中壘之心未遠而虎觀之席未與然馬齒日增亦及于

鄉祉之悖史矣今有鄉先生沒可祭于祉敢不濡簡識之乎公系出熊繹在周受封江漢唐末叨公伯嗣延福姓著南昌數傳本公是居竹林厥孫開公遷遷進賢爲北山一世祖十三世爲璜公璜公生資政冨公冨公生資政儒公世有隱德贈君及王夫人年皆四十六乃生公蓋萬曆七年己卯歲也乙酉公方七歲而贈君卒公哭踊哀甚丙戌公從仲兄茂才遠受毛氏詩乙未受知于邑宰遂安毛公已入邑庠丙申娶南昌朱掾衙廬長女典子

卿舉冠本房辛丑賜進士第觀吏部政出入靚月太宰孫公器之十二月授浙江長興知縣選擇而使也壬寅之任奉王太君往公在浙潰謹省訟典學修城建梁疏洫置役田建乞倉雪盆獄士民甚戴之而掃滑太湖羣盜稱山君者尤爲三吳所稱大約公廉易以經術傳吏治與人無城府其待豪猾間以精察駕馭之方傳之亦不引繩批根也戊申行取便道過里值里中大饑公建議請賑濟調乞巳酉奉王太君北上庚戌擬授兵科給事中是

年江右多賢爭欲得科公引避郊寺故壬爵益賢之冬十月丁王太君艱哀毀奉柩歸癸丑服除北上是時　神宗靜攝而魁柄獨攬乃朝士微亦部分南北公中立無所倚然作令吳西雅與顧忠文高忠憲及劉念臺朱平涵丁慎所游至于綱常國本未嘗不動色言之也以是頗爲忌者側目是歲江右饑公建議改折二糧乙卯特旨實授掌兵科以軍政察武職也公揆事備陳疆事大約以核帀實斥債帥重堵截抑搗巢實武備爲首務而于明

作滇教匪賑荒逮奸奨諫諍言之至切及軍政
拾遺疏上劾掌府成國西司錦衣墨不任且比于
撰與畹也畹故以言國本忌公及公握垣篆間托
人爲府衛比己者游說公竟無所動而撰方附畹
爲與溪以此啣公甚衙擬府銜旨輒破例特留公
疊疏薦焉以去就爭丙辰四月會有榮府桐封之
役公遂請行曰臣可謂不苟去矣亦可以不苟來
矣丁巳内計左遷福寧僉臬時撥之門修隙也巳
未之閩臬任正巳餙下落落不隨臺使指十月遂

如州修城築臺茸坊里供應練營衛兵清羣盜倭
風潮爲剽掠者輿議補海道臺使弗善也及泰昌
嗣服衆正昌言臺使被劾移疾建南藩臬避嫌無
肯攝建南道者交議公往凡一月報陞寧夏參議
乘橐歸里辛酉臺省交薦内擢尚寶少卿是時福
唐爲首輔吉水景陵渭南高邑富順爲九卿皆賢
公淸議值新進諸名流頗挑吉水富順間公力調
之而湘潭劾與東林罌公力贊福唐溴羣君子之
道是以日長也冬十月移南僉院督操癸亥公至

南都選練蒼頭軍增練奇兵三月舉南察南宰孚
東何君總憲洛水王君與公同事值任子范郎私
單欲處王李二豸豸故風節士也又有豫教　皇
孫疏公持不可遂得保全而所斥亦多從輕恕不
欲以黨目累人九月指授標將擒叛宗睿爓南都
寧謐甲子建伏虎山營上申餙臺綱疏公署臺久
臺疏多指倭而湘潭嚮用楚材彙征楊公漣遂力
攻魏璫疏上得嚴旨公又偕泰贊陳公力救之時
餘不之門遂有贊公者璫矯旨罷戢公留俸贖于

京兆庫置賑田扁舟歸九月給事某復迎璫意列
公營石城糜費巳而楊公逮比司煅煉公與高邑
爲黨璫矯旨行撫按對簿十月鄞道蔣某將入嵩
祠欲以公爲贄公對詞不少挫而巡撫郭公號爲
寬平予輕比璫矯旨戍楚衛之平溪地實黔也吳
祖洲錦衣曰方比司煅煉楊公時汪文言獨口供
公黨楊左盡公曾致書二公言小人不可作緣頭
盡屏予公曹丘輩故文言卹之公羣而不黨如此
丙寅公如謫所肆力詩文德感蠻峒丁卯歲　烈

皇踐祚拜詔歸里已復官誥戊辰起家擢少司馬
十月履任攝部務會九卿會議倚公指晝皆有當
于大體巳巳薛某爲南臺所糾辨疏侵公　上責
其撓察尋罷之而慰留公公先後所推轂如李守
琦胡從儀黃惟正吳襄祖大壽祖大弼楊麒滿桂
等皆不通賂遺佐樞時會故大司馬新城王公召
入[illegible]擇時議或非之公曰魏絳不歌鍾賜乎護王
公欵成西北邊邊門晏閉輿論推公少宰公復避
權遂量移南大司寇多所平反而禁諸司擅勾捕

南中安之辛未夏　上特遣使者亟召公對平臺
郎日拜兵部尚書所持大計在罷淩河之築鬮島
兵之糜九邊則選驍騎以握機西南則愼開彙以
養銳每怵惕于古人並和非利之戒而三服孔明
氏粗安之言且曰封貢欵市成祖以來訏謨也其
于撫遼人尤惓惓曰此曹皆祖父兄弟塗膏原野
以爲朝廷扞圉之遺也恐疑之乎嘗中夜叩閤保
九城數百萬生靈而時論多疑遼人又以南宋爲
懲至雲撫沈君便宜行弦高之策闔門祖帥感誼

斿東牟之憂公之功遂莫敢自明而人亦莫爲公
明矣壬申秋公艤組歸　上威嚴前後中樞多得
許禍不良死獨公以清執蒙　上鑒雖解組上常
思之里居十年壬午夏　上特勅起公叅贊留務
公素得南中心一見咸喜而募練戲下士冠軍癸
未楚帥問荊藩失也欲以勤王爲功浮船將抵皖
中建業大驚衆議或主剿或主矯發粵餉公檄之
曰餉當爲將軍請給失藩之咎吾當爲將軍請原
澠池奮翼是所期也若下鳩茲一步驚乎劍尚得

爲純臣哉公既內周備守而江南北大帥多公封
植趨衛陵京楚帥亦服公誼遂斬江上之假名號
爲搶攘者遣部將入謝故列郡聞警登陴當都綏
帶如故時論服公鎭定乃闖說未遂者嗾公造蜚
語逮北都時言路有指公髦不任者部議以司空
上召問誠意伯誠意伯具誦公所以　上嘆曰叅
贊真清執既于物情不調且令解任吾行召用之
耳公既歸自幸得遂休退而尤眷戀闕廷恒哽咽
曰門戶爭官不休以危疆爲門入之地腐儒誤史

無識以弱宋爲殷鑒之吹不知　祖宗朝用人之良法防逃之深計刻核自悶大業必誤矣已而闖冦渡河流涕曰大業果誤矣忍言哉甲申三月之報至公痛哭不食食已強食食江左之時尚有老成人特薦公可當王謝而中貴阻之公里居益著書是時年已六十有六矣然愛君憂國恒夢寐君對揚者而逸愚間靡未與樞機之謀採山吟澤展轉流離至戊子從書林歸巳丑二月得疾避囂隱居梅潭坐卧小樓日食漸減至六月啜粥日益減以初九日日中端坐而卒嗚呼若公者可謂得正而終矣年七十有一遺命薶帳幙之嶺不設翁仲狻猊墓前樹四尺之石表曰瑞雲齋公壯年所自題菟裘也先君子後公十年令東吳後公十三年爲諫議恒兄事公而守其教崔魏之毒又同嬰之及崇禎初諸賢治璫案公每謂先君子曰泰卦內君子其下小人也外之而已豈可苛及以錮人盛世乎大都公與清流善而不立黨趣人之急而不居其功辭受取與一介不苟雅不以蘇仟矜在朝

在野任事無所顧忌故自令吳再鼎績之後若官率未三年滝不惟進退不累其心也方其觸璫而荷戈炎荒執義而與維豐鎬固巳生死不動于心矣公深于性命之理而不欲立講學名于詩文稱大家而立言務有補于世道恒曰堯舜曰中孔子曰仁昨而巳矣又曰孟子集義二字最當體踐所著有綠雪青王華日攝華中樞南樞英石延喜八集行于世公子伯甘旣塟公從考亭義例自爲之碑而系之銘曰天作壇石降神生公表世系學孝友淵文登明出經西吳肇莫直哉司直臬哉司臬月卿於爍僕臣正哉江表靖哉烏臺貊貊觸佞孫爾錫環貳樞風行瀚漠江國帯棠邦正握機靖共有恪彤弓詔兮十年林皐留守宣擢江瀆歌三原廟鍾簴依其拊搏衮衣胡歸　帝行召公諭誠孔彖皇天曷問柱折維傾疇吮弌廓考亭之塋梅福之潭負韱負哭於戲我公衛仁集義維侚維翟歸藏瑞雲神升帝庭浩然磅礴余里居得哭公之喪又得白衣冠以與會葬知公之始終得正矣嗚呼

余何能傳公哉又何能不傳公哉史遷于蕭曹衛霍歷牒功最而已至于伯夷屈原則低回嘆息咨記事而重闡幽亦以爲人生之大節存焉耳然史遷傳古此乃傳今定哀之際其辭微則公之功緒有所不盡詳而大節尤有所不盡表矣嗚呼余何能傳公哉說者曰公考終粉社于首陽汨羅豈其班乎夫出國罷將大星不隕于營中畫邑無授列宿自歸于天上綱目有特書焉管甯卒于魏夫因深子之也嗚呼余又何能不傳公哉後有君子讀是傳論其時覽觀遺跡詢之風謠尚知有明有完人如我公者世運厄之天寔成之其低回嘆息能已已哉

贊曰在易坤之九二曰直方大尚書禹載昌言曰其弼直然則直固臣道之盛哉孔子言人之生也直孟子言集義在直養而詩咏邦之司直舍命不渝則儒者之學盡性配命求之于直無餘矣余于文直先生也久跡其言行出處始終之際信矣哉

順治壬辰三月通家子章士鴻拜手譔

文直行書詩詞卷之一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樂府一

南山歌擬古詞

南山之石齒之不爛青牛之角扣之不斷人豈不逢夜喬共旦知已者來生我羽翰

又

南山之石白粼粼南山之牛九十犉扣牛之角行負薪士固有志寧長貧疇是明君疇艮臣

汝爲我楚舞

鴻鵠長成垂天羽横絶四海疇能取彼何如者爲之輔調兒恭敬我嫚侮咄嗟呂后眞而主我爲汝楚歌汝爲我楚舞

天馬歌

天馬來兮渾紅沐巾雲軒兮汗振血過都歷塊紛明滅四蹄如龍蹴霜雪稟靈淵兮托皎月太乙之神房駟列

漢鐃歌鼓吹曲辭

古樂府惟漢鐃歌十八曲最爲難擬蓋短簫軍樂諸詞既多古淡字句或有亍闕作可解不可解之間所以獻吉仲默只擬君馬黃戰城南二三曲之稍解者他無擬焉于鱗元美則全擬矣于鱗即而擬故多錄原文元美離而擬未免脫其氣格余擬之於離即之間釋不可解以歸于解而復欲存其古法竊自强爲學步也

聖人

聖人出萬物覩賢臣出庶績舉明哉良哉調風順雨五老遊河六龍御宇星氣斯符筮龜斯祐下民孰侮得其處所式歌且舞樂兮于胥

上陵

上有脩陵下有曲津上陵美美下津娓娓問客從何來客言亦不自東來亦不自西來亦不自南來亦不自北來天潢爲我船招搖爲我櫂玉繩爲我笮帆掛喬雲檣格澤下津浘浘鰕鮔國豐隆爲我車飛廉爲我策房駟爲我馬鼓擊天桴旗太白上陵美美狐兎宅滄海之外峙圓嶠蒼龍駕起頳霞標銅池芝草甘露洒紫玉紅鞋共碧瑶仙人下來祝聖朝

上邪

上邪世風斯下我欲與君相知交道在存大雅泰山東傾黄河西瀉厨門肉象角生馬桃李冬花霜隕夏乃敢與君舍

翁離 一日擁離又曰雍離其原文曰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殊爲難解丁竑僅易二四字猶未解也余推國風黍離之意稍演繹之如太白作空侯引諸曲亦不妨時出已意也

雍之離宮阿房萬重乃令蘭艾生趾中葺蘭編艾築土室壯丁征戰餘老翁

石流 一日石留原文有金蘭字面恐即上邪之意其爲神仙石髓者非也

河水北流湯湯汝錫以微盪離故鄉石以重宛其中央君子結交志金之堅懷蘭之香有如此石亘若河梁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大海南不在太行遠茹藘之阪東門墠室邇人近邪可相思不見遺君雙珠與玉瑱純束之赤緑綈紹綵之珊瑚串誰倘予美聞心中變拉雜燒之無留戀同心結子連理枝盡付當風揚其灰誓今以往勿復相夢勿復相思兄嫂咥笑雞鳴狗吠誰不知之始者不如今悵悵東方須臾高誰不知之

思悲翁

思悲翁美人傷我心中誰思奪我美人使我首如飛蓬有若猛狗逐兔齕鴛雉子斑雌來雄不從又若梟子五梟母六飛而食肉拉沓鴛鴦離其羣趍踠暮安宿

遠如期

遠如期期萬歲萬歲豈爲遠與天無極與日常轉雅樂陳佳哉紛單于來歸月支臣太平主燭天下春累世未嘗聞增壽萬萬年誠哉地上仙

臨高臺

高臺迴迴軒障之朱闌干漸臺之水清且寒瑟瑟悲風吹香蘭中有黄鵠飛且鳴我王歸之心多歡微臣一千歲我王壽萬年

朱鷺

朱鷺食河魚茄下此以趨獄其縷吐其餘黄雀有

羅澤亦有虞鷺乎魚乎魯樂乎將以問智者

君馬黃

君馬黃臣赭白二馬同時臣馬痡君馬太僕供芻藁經年不走長安陌臣馬屬北軍材官騎士鞭紛紛一自甘泉烽火達渭橋南北如屯雲

戰城南

戰城南轉郭北男兒立志死邊野枯骨何葬裘馬華裘馬之華飽烏食嗟烏之冢長三尺黃蒿淒淒白水激激渴飲壯士血化碧不如駑馬騎輿厮徘徊生入漢家壁

芳樹

芳樹葳蕤下有蘭池上有連枝其葉參差嗟佳人何用問遺繫雙珠聊寄所思咄哉妬人之風雨心不可禁目不可眙望芳樹之黃鵠三而為行如我乎悲矣

將進酒

將進酒浮大白咄壯哉赭如赫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永無射

上之回

上之回威異國出甘泉行極北寶鷄聲徵帝德封中雲起萬歲呼無惑四夷賓服功通玄默安得白日生羽翼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長漢水深深湯湯思佳人兮不能忘遠于望之泣下沾裳將予就之雲雨渺茫

艾如張

四車既安如輊如軒艾蘭為防罝旃為門駕言行将遊于北園雉罹于羅有兎爰爰安得如黃鵠高

飛不入羅椓之丁丁兎柰何

雉子班

雉子班朱冠錦臆羽毿毿朝飲澤中暮未還可畏艾如張耿介徒摧殘何不高飛遠舉鳴青山

鐃歌曲補（釣竿黃雀玄雲務成四曲漢辭亡闕矣今竊補之未敢為胡寬新豐也）

務成

皇哉唐哉揖遜用寧哉帝以誠哉士以名哉許由作俑洗耳賣清負石沉淵效者務成禹家天下萬

世爲經理本率分道貴近倚

擬漢橫吹曲辭 橫吹曲十五篇惟出塞猶存古辭其餘並亡此體蓋陳梁以後擬漢者今亦擬之本陳梁人聲口而猶就之以漢所爲擬擬者也

折楊柳

綠拂章臺下青垂五柞前陌頭驕走馬樓上哭粧鈿香風隨意暴明月得人憐折將離別恨飛絮入春煙

劉生 劉生不知何指蓋俠侶也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

諾金稱季布驚座重陳遵巨先與翁伯睚眦能殺

人劉生今擅譽意氣莫與倫鞠躬下屠豎引眼笑平津坐傾魏其客驛置鄭莊賓寸心指白日三尺起紅塵袖椎北救趙挾匕西刺秦縱橫爲草靡千秋任俠身

以上綠雪樓藪草

樂府二

古體 三百篇以後古詩無定體以古人題者爲體後人如作樂府古歌即當因其聲口想見其氣象發揮其精神如起古人復歌也乃爲得之明則以來詩家作樂府者推李獻吉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爲盛然獻吉作汝爲我楚舞曰若無四海之羅安川此殃君美人毒吾子則是後人爲漢廟斷也消英雄且憤且憐之意都失人模耳仲默易水歌爲易水行直述荊卿漸離等名曰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將前事一總說出其了易水悲歌節俠感慨了然無味于鱗作南山歌日車下短衣歌者誰因有叔矛當見知亦是斷做邦于家際發憤光景不像較之本歌不啻燕越兀美則鮮此弊如文王箕子拘幽于羑微直體口吻縱非冀野之驪黃亦庶幾于採叔敖之優孟矣而其作樂府變自謂杜陵遺訣以備一代採擇其盛心歎然恨不數青如壽寧泣等題明矣至于尚書樂非有人箋註孰知其刺趙文華之丁丙書也乃後人之作樂府者濫觴將時事直敘其體則近日歌行而題曰古樂府可乎哉余甚宗尚四家而其一二未穩愜處恐開後世傑衆古體之端又何敢隨聲附會也姑表而出

之以俟罪我者

白雲謠 西王母歌也

白雲高飛弇山吾家日入萬里人生有涯祝延君壽君木常華

又 天子觴而荅之也

瞻彼白雲瑤池之傍萬民和洽降福孔將三年爲期獻觴是常

漁父歌 擬渡伍員歌也

率彼野者虎耶兕耶縱來者楚耶卯有舟兮處即

又

蘆中王孫卬哀而進飱母畏卬弃蘆中王孫

又

歌滄浪兮春秋卬詘名而直釣于寶劍焉求日照當心沉舟赴流蒼天乎悠悠

公無渡河 擬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伯不仁吹怒波巫姬三老爲娶婦年年尚見蕩田禾况有張牙之暴鱷九首天吳十丈黿枯樹黑鴉饑欲食烏烏啞啞待人過公無渡河公渡河渡河竟死柰公何

落葉哀蟬曲 擬李夫人歌也英雄悲慨漢武之賦秋風忠直牢騷屈平之陳天問

秋風兮凄凄秋草兮具腓黃葉兮飛飛蟬聲兮傷悲間敞兮玉墀虛玄兮翠帷懷蘭英兮歲晚驚鴛鴦兮背棲望彼美兮懷疑翩何姍姍其來遲

城上烏

城上烏生八九子餔飼不避蛇與蝎清衣少年挾小鴉一縱黃口連毛噎何不學鳳凰棲梧桐朝飲

丹霞暮餐綠雪

車遥遥

車遥遥兮馬騑騑自君之出不可追君之出兮咸陽西人生安得常相隨妾願化作山頭木憑人採砍作車輻三十安排共一轂妾願化作陌頭塵朝朝暮暮着車輪隨風吹起上君身

煌煌京洛行 擬魏文帝

煌煌京洛壯哉城郭下里鳴鐘上邦擊柝東市放燈西郊張幕名利津梁千唱萬諾 一解 紫閣沉沉黃門赫赫豪聚五都衢通九陌金張開第許史列宅鞍馬駸駸名聲藉藉富貴之塲騈塡履舃 二解 功成身退卓哉子房淮陰不止鳥盡弓藏矧無功德啞啞怡堂若日胡傷多足不僵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三解 蘇秦傾側車裂宜加陳軫忠謀不用何嗟與起好殺伏尸禍者智矣郭生馬骨自誇彝遡郤金志干青霞 四解

吳江歌 擬張翰

吳江冷兮楓樹丹鱸魚肥兮秋風寒歸兮歸兮附

所安菰米蓴羹竹釣竿

小麥謠

小麥去年無人收大麥今年無耕牛騾驢括盡牛服轜買牛之價賣兒售丈夫征戰婦姑愁野田黃雀聲啁噍

兵車謠

車如鷄棲馬如狗盾如榆葉劍如韭十萬騎兵如戲偶將軍金印大如斗

以上緑雪樓鶴草

擬漢郊祀歌十九首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于汾陰乃立樂府采詩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擧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其中天馬寶鼎赤鴈諸什雖近季世侈談祥瑞不合王者格天之奏然略義徵詞其氣古樸涵莽未甚遠于三百之篇而六朝以後作郊祀歌者靡然文弱矣閒樂知德漢音已不可作而況太音乎幸際熙盛方當媲韶進濩技頌合雅區區猶刻畫西京者毋亦以三百篇爲素王手裁不宜爲無證唐突彷古人通鑑不續春秋之意而特存漢音以別于梁陳以降之靡靡亦庶幾乎治世之聲也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常郊南至日辰良耶蕭羝鬣皇皇沛罔象神哉昌餐六氣漱正陽靈之旂建雄虹靈之皷左雨師右雷公靈之馭飛朱鳥駕蒼龍靈之王澤溥土茂庶物靡今古靈安留燔養牛穆將愉斑其紛噐陶匏盛質文麤穢除精氣存獻瑤漿肅秬粢明爟燎和宮商瞰將出降以康報介福壽無疆

帝臨

帝臨圓丘四方從矩溥溥地靈降甘露雨均祠六

合氣行以五介我稷黍下民歌舞皇哉蒼蒼式序三光穆穆天子恭巳垂裳

青陽

青陽司辰靈氣流爛列草敷疏土脉膏潤仰蘇目遲傾聽雷奮夭喬跂蠕罔不若順惟春與王合震之巽

朱明

朱明之靈刻刻其揚景風和扇萬彙阜昌祈年長養祝融迪嘗芬芳鬱渥我享我將

西顥

西顥沆碭雲物髙明白露紛塗草木蒼莽百谷實
穎築圃登場令司肅殺鼓弧射狼越貉賓服妖孽
伏藏維神之功蓐收西皇敬授北斗酌此蘭漿

玄冥

玄冥司冬霜雪蒙蒙林榛脫落塞向墐風田禽利
執易亂除宄用建烈業以順唐功神光熲熲𢳆鼓
暾鐘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媪攝天根萬物之母是爲媼神經理陰
陽雷露風雲靈化豐豐百姓咸循德施則祀故以
具文𣙙糟飲酎揳瑟吹竽浮滴沛濁凌冥升虛雄
雄赫赫烈騰五都

天地

天高地厚並貺治安爰建圻壇𦆠纚夙陳仰陟望
皇延望雲霓八佾容與羅列旖旎斐然殊鳴靈其
有喜顯相肅肅多士濟濟各秉厥事奉籩進俎惟
予一人式恭敬止練時與日厚終虔始稻粱黍麥
盛張供翡帷翠幬飭齋官刻羽流徵伐號鐘鳳儀
獸舞合八風稽首玄穹祝歲豐

日出入

日出入遠無期故東有扶桑西有流沙南有炎州
北有寒山廓如四海之池徧觀日出入其中六龍
婉婉麥天地以徑度駛若飛黃其何不遲遲徠下

天馬

天馬驅渥洼下骨權奇汗流赭橫飛谷遑絕垠遊
驚霧剪行雲太乙況龍爲神

天門

天閶開闔耀靈畢畢睾彗星以爲旍搖六幕之旐
𧏳𧏳莽俾玉燭調光祁年之宮長生之堂紅壁沙
版玄玉爲梁桷畫龍蛇紫帷明璫鎮疏夜啓招搖
永望萬歲之觴時與雙躍常羊上天降監祉福無
疆豐豐摶摶叩精幽殷勤禱祀臚所求迎來嘉吉
弘昌休德譽配天式九州

景星

景星顯元冉見天道徵祥地寶與善爰祀汾陰志

儀精膴叩鐘調磬八風生蘭膏炬燭華容明昊醴
芬灑柘漿傾觴膳臭貢供犧牲夏屋沙棠覺其楹
微心感通康且寧作樂象成爲和平上穹下土降
豐登

齊房 一日芝房歌元封二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故作歌

齊房奇草靈氣布葉九莖亭匀三秀連疊精亥所
蒸用表烈業蔓蔓敷疏瑞藹此都莫莢屈軼晋爛
牒圖

后皇

后皇嘉鬱海內承福玄黃奠安兆民攸服王猷允
塞華狄分處經略正封中天啓宇

華曄曄

華曄曄芝扶疏高堂開株穢除神之遊造旬始覿
清都神之出覽荒忽龍躍躍雀麦麦神之行日晶
晶電昔昆容容神之愉靈湛湛豆登升醴齊泛神
安坐何以豫望洋洋合所慮神嘉虞進瑶漿覡三
階福四方汾之河横素波殷鐘石奏陽阿北面絃
比天歌

象載瑜 一日赤鴈歌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

象載瑜白時西幸東海赤鴈蜚五采文紛陞離起
虞羅泛太澤啄卅砂飲太液凝景福歡無極

赤蛟

赤蛟騰青雲蓋雨溟濛龍爲對晝馳騣靈巳醉沛
施祐酌言醇禮樂成伏符流靈殷殷集百神扶宇
宙齊羣眞靈將歸閶闔開象輿轙駕天街遠如期
萬福來

五神

維五神相天皇包四維立中央神來思風雲揚壇
殰肅椒莶香圭璧精揚金光貫頊濛聽惝怳豈不
承申三觴蝦大漢年歲穰神裵回福滂洋

朝隴首 一日白麟歌元狩元年幸雍獲白麟作

朝隴首覽金方踝雍時獲熹祥雷電祭白麟走鷄
吉時蔚羅吼披徃圖寶祥符殛匈虐追黃虞媲白
魚匹赤烏祭以告儀不忒燿玉石潔絨帛圖爾形
塡家國

擬河清鳳至璽出詩

天啓中陝西黃河清河南鳳儀玉璽出皆
今上應運之禎符也敬作三絕爰比華祝

河清 先噴白浪花數日後澄清百餘里

於皇時明榮光塞河滔滔西紀沆沆東波后皇貢
禎川瀆合和仰同天漢萬象旁羅

鳳至 大鳥高丈許見於禹州羣禽萬餘朝衛者數日

猗歟軒皇鳳巢阿閣岐山鳴文衆鳥鶴鶴相彼羽
儀物覩聖作崇斯禎祥陋彼神爵

璽出 四角完好則非秦璽缺於漢后者濱黃河居民夜見浮光燭天乃掘岸獲之

陟嶽獲簡瞻洛浮書畫存史籀跡紹河圖光景上
燭繫世寶符昌命永壽明明聖模

附

雜禮鳥言

子規啼

春去也月光暉桑葉離披桑子肥蠶三眠莫教饑

田家春黃藜蟹螺者宜高汙邪者宜低日中不荳
爲失時貴其所以貴者貴

倉庚鳴

蔦連蔓荼台台㜷婦鷺思婦泉新婦嬛哉于歸于
歸

以上青玉堂釆薇草

樂府 三

聖德篇

聖人出邁明良黃河澄清彩鳳來翔爰攬天紀延
彼慫瑄四門穆穆八風洋洋阿杓獨運綱目具張
殷憂默啓式遏寇攘蚤朝晏罷我武維揚遹望北
斗酌彼帝漿弃祝稽首萬壽無疆

東門行

步出城東門曷不掛冠歸試看漢家故事後有將
軍霍子孟前有丞相劉屈氂免身亢宗者共誰公
孫弘曲學阿世萬石君踽踽自持千秋後世猶論
之黃金如山將何爲人生百歲但隨時君不見東
門一路垂楊枝日暮黃昏烏雀悲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橫吹曲補

漢橫吹十八曲久已擬作惟黃鵠黃覃子
赤之揚望行人四曲見于樂府原帥十八

曲中而互異其名者何妨重筆六朝人所作多麗靡非漢人馬上本色也

黃鵠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昭帝自為歌以表其瑞若臨高臺武帝柏梁事也

青天一何高黃鵠背負之東海一何深朝夕鳴雄雌夭閼徑萬里下我太液池鵠不浴而白黃者殊所希千歲換羽毛以待仙人騎騎者王子喬歸者丁令威太宗改土德亦以黃龍為高飛離哉翻歌擬柏梁詩

黃覃子 李延年舊曲不傳惟梁曲有黃淡思益擬而失之情者曲中以黃淡思為

人名鄰于江外婦人淫冶之詞非漢人橫吹本意聊以意施為之借徑于櫂歌也

前歌折楊柳後唱櫂歌行中有黃覃子莫是黃頭郎朝演魚龍戲暮鬬角觝場羽葆橫白日紛旗耀太常誰家婉孌兒顧盼生芬芳出入慎洗沐行步中宮商但炫長安道不昵狹邪娼召來丞相府控地舉頭搶相書終餓死銅山空自黃

赤之揚 漢以赤符興至武帝揚威四遠兵戎著績立名以是大將軍出塞馬上橫吹所奏此其大者

四坐且罷聲聽我赤之揚我祖赤帝子劍斬白蛇殲神母來告符朱旗氣色揚焱焱尚水德厭勝以南方傳世至元朔威武震邊疆冠軍穿鹿塞飛將戰龍荒驅度陰山馬馬首風范菸徒使幽閨婦紅啼玉筯粧

望行人 此思婦望征夫之曲也存關山月洛陽道之前

朔風邊塞起秋鴈向南飛括括黃河水東流大海歸家家望邊信歲歲寄寒衣塞雪春仍厚塞草春尚腓居人尚內徙行子今何之日夜見去人寥寥還者稀思婦高樓上當窗嘆息微

羽林郎 古辭云漢世事道之君子不肯事二姓之況也

天上羽林郎壘壁營室次叢叢依烏光北落天元帥漢家孤兒兵驄馬黃金鞶調笑酒家胡依倚親軍勢胡姬楊柳春窈窕施丹翠躡足唱楊花不覺心情摯醉觧合歡襦流連紅燭媚不意金吾子珠彈秋鷹骨就我提玉壺酒引流霞觶物喜酬新知人悲戀故義雖云微賤軀事人慚兩意多謝金吾子私愛為能遂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三言古

危言

太哉乾玄而穹至哉坤黃在中孰王張圓九重畫州域通雷風烝民立類倮蟲分賢聖樹君公太樸散技巧通治趨亂始歸終四侯異六宗同王覇降文質從欲逐逐志幢幢神曲叟北山公喈何爲佻

天工

其二

時既耦三字除道未覯萬言書餓方朔飽朱儒桔槔智抱甕愚專之揄舍之亓逐穢侯相范雎遁無極走子胥厮養卒刁問奴長卿節馮讙輿牽黃犬賦白駒壽彭祖殤童烏有力者運而趨齊物論惡拘拘

以上華日樓壁壤草

四言古

祖德詩

於戲我祖肇于鬻熊厥胤有繹勳績惟崇師文翼成世載其功分茅得楚篳路是從亦越成莊歷葉會同是輔是傳公族攸宗昭屈景鬬垂烈流鴻拓地稱覇南土啓封式微秦漢散處江湖迄唐逮宋以農以書北山卜址爰宅爰居我徒我環是列是除代有達人壽耆位殊遠邇高曾質朴罔譁迨我先考善類楷摹致我小子一經出仕或婧或登嚼其焉滓於昔先人善道受祉顧瞻予躬惟持惟軌

天子我恤矜我髮齒懸車之義敢隊媐靡教誨我嗣式穀爾似皇天無親惟善是恃誰謂輦高齊而其企誰謂德難庶而其厲敬之問義無霖重黎之後明天德地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秋槎吟

平江之後余得溫旨解綬歸自留都風帆穩掛僅十日而抵章門時癸未之八月也浮槎天漢庶幾似之

惟天有漢倬彼雲章如漢東瀉地有長江時當秋令金風扇揚掛席西泝淵容歌商天與地杳宛在

中央

田鼠

我行其野生之鼠乎恤乎湫乎避水乘高食我黍乎我黍既罄爰食我囷聚而乳乎謂我迎貓貓乃臨乎

路虎

我行其阪生之虎乎嘓乎哮乎避晝入山食我麏乎我麏既罄爰食我羖聚而怒乎謂貘我弩弩乃腐乎

澤鴻

相彼鴻鴈集于中澤旭旦和鳴月宵斂翮彭蠡既瀦雲夢不隔關塞攸通春臣秋客蘆中伶篇天邊頡畫高飛冥冥弋人胡獲

以上卒日樓擊壤草

明宮保尚書埴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古選體

飲縣侯此樂園

王孫河間佀城衢開華堂竹檻隔繁陰松亭砌石梁王人事深簡假客任供張籩豆旣有踐殽核充圓方縣侯絲青組弭節稅中唐彈絲紛下走吹竹由東房列筵靈景歇金釭集朱光賓儼不廢禮任

達亦尚羊歡情殊未闌歌鍾擊明霜

喜丁仲章見訪

東風越江船孤帆冒霜雪弭棹薄章水睠此寒潭潔文章千古心十載寧寮熱村酒蘭危浮野蔌草堂設期君上公車甘我遠朝列殊亭南浦雲喟然傷吹央

以上緑雪樓蔌草

梁甫吟 擬諸葛亮

壯士矜意氣義重身可許至於事君王要貴以規矩嗟彼公孫捷田彊古冶氏豈不拳勇人國相恐無禮微言賜二桃一時爭趨死功不論馮河功不論拜虎功不論御軍得罪智費無處所君不見梁甫山邊蕩陰里三墳纍纍嗥狐鼠

野田黃雀行 擬曹植

悲風吹野田黃雀啄荒粟啃喞雄呼雌蒼鷹側雙目雀見鷹投人人喜籠雀篱傍有俠少年捐金將雀贖放雀摩青煙感恩還彳亍意氣在羽毛啣環相報速可以結交行轉眼成反覆利劍斬負心一

以激流俗

三傑詠

留侯

伊人始奮椎祖龍魄蚤失取履圯上奇獻璧鴻門佰扶漢策羣舉報韓心已畢銷印本艮圖躡足近謫術商山羽翼成辟穀辭縲紱玩弄英雄前飄然托鴻乙

淮陰侯

灼灼淮陰侯壘武本冠世寄食窘少年執戟既下

位朱光聚晝雲英雄撐王事威亮逾火烈功成乘
貞志謝絶蒯生言怨身中讒忌呂氏藴邪謀鍾室
血光沘

鄧侯

蕭公何堂堂奮跡繇王吏內撫三秦和外濟六軍
匱援奇感代工自汚貲多智封酇居蹤指請苑殊
不次折律垂規模經制允稱備詠信倘無謀宗臣
良不媿

留侯蹈海公是酇侯 韓信人賀貞淮陰侯

郭外尋秋

凉風流大火素節司蓐收梧葉辭故柯蘆花媚長
洲游宦窮海濱狗祿殊可羞微才宜遠擯況復古
東隰道汚見君子勉旃茂遠猷

寄友

鬱鬱園中栁青青嶺上松柔條與勁幹托根將無
同春華皆碧滋所識在秋風願君崇明德休嘆仕
難工

其二

落落澗邊石英英山中玉玉石世無分和氏應刖
足至人貴藏輝豈可抱璞哭所依在中庸寧爲儉
年穀

東郊

首夏飛陽雲清和快餘步麋祿羈岐海島嶼對朝
暮溟漲邈遠碧岫煙引輕素女蘿蔓朱華灼灼採
樵路

秋日詠懷

不薄淮陽卧寧知炎徼荒誶詞希抱牘青芻疏報

章山嵐出莽莽海樹鬱蒼蒼龍目綴玄珠荔枝結
冊房夏雲起突兀秋飆送悲凉撫化隨時運何用
徒慨慷

以上綠雪樓鶴草

選體 二

詩之有體如人之有是四體自面目手足達于毛髮無不出于一模而神爲帥氣爲充方成人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而和之于樂者也無論異方之樂不同于中華郎異方中有東西南北使各有禁侏𠍀離四樂之殊而中華之英韶濩武亦自有揖遜征誅之異不能比而同之其神氣使之然也五言古詩之體獨以選名蓋出于昭

明太子之選詩如建安黃初之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正始之稽阮太康之左思潘岳二張二陸元嘉之顏鮑三謝諸公乃出于昭明手定者高者莽莽次者沖雅次者沉雄熟讀之其神不無等級其氣則一出于古陳隋而後靡麗矣唐自爲唐矣歷下李氏曰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非古詩也有旨哉習矣不察諸詩家槩以唐古名選體郎琊王氏危言有自建安及李杜之句又何貴于隨聲觀場者耶如唐詩有初盛中晚異矣其氣則一出于唐音使與昭明選詩並觀聽何必師贋明何必離朱始知其渙然不相入也故唐五言古詩決當冠以唐字其佳處正不必冒體于選矣若云古詩皆當名選體則七言古亦可冒否余有概于中久之而察觀王李之言不得不僭爲拈出擬詩若干非云遂可爲選也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都亭早驅車路旁折楊柳對酒歌驪駒紅塵薄青天飄風吹長衢相去隔鄉縣忽如秋時燕物以異地珍人以離根賤生時已懸弧懷土非英彥國風戒忮求毛羽惡矜炫送子河之干且復斯須戀

青青陵上栢

青青陵上栢冬夏閱風霜衆卉列冊榮經秋紛萎黃四時轉氣候人生亦何常披裘帶索者所際殊悲凉俯仰能不作亦有孔顏樂富盛要路津何如宛與洛梁竇辟名園馬鄧延世爵高門旦旦開千唱而萬諾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朝露湛高枝結實在高岡期爲鳴鳳棲與君諾百年微軀有所依忽如弦與筈會少復多離明月燭我牀微風吹我衣下堂時騁望東西安所之蓀蕙發春榮芳馨應待時君能秉亮節賤妾豈無持

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秋實並春華素馨紛入室朱果爛盈車將欲寄遺君其如道路賒此物雖微薄生長在君家男兒志四方遠行亦復佳迢迢河漢上自古有浮槎所嗟弄杼婦盈盈天一涯願言擇交與簡金還披沙

君子有所思

君子防未然所思在守經日月不頓轡人生如遠行端言所思理患不爲孔曾雄雉誨用臧宛鳩規

忝生持損宜深慄從善貴如登良士罔懼瞿小人亦硜硜延佇望京洛車馬何崢嶸長衢逵九達高閣階三層美哉高梁士與博工自營願以草木心作爲葵藿傾

長安有狹邪

長安有大道隴首界褒斜漢與協東井澧灞舍帝車三條貫戚里九市徹侯家街衢迥洞達門巷紛狹邪遊童承華景妖女躡飛花鮮麗照春月芳豔娩朝霞余本窮棲士所植在蓬麻偶以舊英游相

攜疑泛槎夷庚尚枳歩岐路尤當嗟濯足咸池波誰矜白玉瑕

客路秋

蓐收秉西京金吹起洪河歸鴈嗷寒音玄蟬噑樹柯客子嘆行路投策依松蘿歲暮招遠颸川觀迴圓波四運皆可喜秋氣更足多卅楓過林樾紅鑾積丘阿潦水去澄渚寒潭澂黄泥乍向村炭炊夜就碩人邁天地一逆旅旅宿任嘯歌

浮湘

至人洽川觀逸士期無悶水宿愳羣鷗卬以酬素願况乃衡山濱嶽瀆朱方冠揚帆泛修廣洗耳遡流漫度灘既厲急眺岫復清遠雨竟日開霽雲薄波澄瀲企石泊連巖掛席曳飛練買舟發藻思遐史晋高聆以彼古人風迴廻有餘羨陟高臨其深情實理誰辨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秦淮燈舫

郊圃臨惠風長河擢遊舫綠窗紛清揚錦纜維深

廣簾隱越羅香窗藹秦箏響月共徙珠輝星與游螢朗廻檣倚桂楫去艇盪蘭槳古人貴同樂因之洽欣賞

燕磯江寺

江光瀲天雲喬石聚峯蹴墟檐如飛翬架栱疑立戟朝暾汨山紅午風漾水碧娟娟梵宮烟歷歷商船席遐聽棠邑城一葦渡廣液擬作凌虛遊安得生羽翮

以上菱棠草

五言古選必自昭明文選中出如陳子昂以後則唐古矣六朝人詩未入選者氣平調歇亦有微分已入選如漢之與魏曹氏父子之與顏鮑謝陸諸公雖不可一律然均之爲選體矣胷中縕結不牽輙隨時擬之非膠柱之鼓也

擬迢迢牽牛星

長漢夜昭回大圓秋氣鄅牽牛北宮星南方紛錯落貴女勤弄杼賤女競緯絡下有農丈人天田苦耕作不織安得衣不耕胡取穫世上虛相傳飛橋渡烏鵲

擬蘭若生朝陽

瓊枝紛葳蕤芳氣薰重閣冉冉青雲開朝暾映羣薄輕颸引孤觴山中詎寂寞陽翹向暑傾陰葩經寒落奇草何若茲冬榮并春萼四時執信貞韻與幽人託幽人如穎許雲霄比清倬感物戀所懷東日正高灼

詠古　道德功名富貴隱逸神仙宇宙以來盡人蓋說經營古之名跡不勝書聊舉二三殊令人憬悟也

玄經五千字柱史望猶龍逍遥漆園吏訓詁河上公含德乃無累處實本知雄宇宙固曠哉罻羅安所蹤

其二

人心抑何極天道如張弓衞霍豈有世空留出塞功兎盡烹走狗韓彭徙鬼雄誰不嗜殺人門大獨于公

其三

偉矣陶靖節種菊紛東籬清氣秒秋靚南山澹若滋懷忠守前楷沉醉有深思休光不可擬載賡葭露詩

其四

范蠡乘舸去張良辟穀歸本爲英雄姿而借神仙機何因終南山隱士披朝衣信古老彭鏗於今安見之

接胡方伯夢說書

昨夏枉軒駕慰此隱淪人四運不停軌野秀綠深春廬園當東皐疆外信希聞如君敦夙好裁書託白雲前行勗加餐末行細論文竟紙無小言襟袖

有餘芬趙璧人爭寶魏瓠我自珍耿介由束髮和
光愧同塵著述恐虛日銜茅可養眞好爵非吾事
慷慨懷逸民

接潘中丞昭度書

節牙塡上路肅舲邁行川揚粵開新道朱欋麗南
天疆場隨清謐旪謠祓管絃論學摹前楷課治儀
來賢文章一何綺辭旨馥簡編河潤寧九里明月
爛萬間而我固窮士尺書矜往還肝膽明於雪信
義定如山嗟君懷壯圖心爲四海關君執歲寒意

我敢上援扳古道久已遐開緘爲解顏濡墨數行
答眞率不重刪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選體　四

左思招隱

上哉堯舜世至治稱巍蕩所以巢由輩因之遂慉
罔渭水流白雲箕山鬱若莽洗耳兼掛瓢悠然滌
煩想詩歌浚谷姝書夢傅巖像山處雖殊途各自
得玄賞笑彼綺園儔何不竟長往餌芝可千秋乃
就建成訪羽翼寧安劉徒爲呂氏黨赤松罵晉侯
神仙亦骯髒富貴苟難圖從吾樂俯仰古今荒途
橫相招策鳩杖

王康琚反招隱

黃帝古初肇風后著奇經神醫本岐伯修煉見容
成大隱隱朝市金馬藏歲星老聃柱下史尹喜抱
關人何必絕世俗遊虛揭獨醒周才濟物重偏智
師心軆乃以磐仲連高蹈在東溟舌揕秦庭使一
矢射聊城功高不受賞長揖去躬耕太公老屠釣

晚出濯聲靈

阮籍詠懷

天地若函蓋日月如跳丸嗟世法度窄容吾禮數
寬不掛聖人綱埋哭神自安虬龍漫天飛組緬且
泥蟠昔有蓬池客邀我上雲端醍醐釀甘露挹汪
長生冊天酒寧沉醉應疑生羽翰引眼視塵埴楚
漢戰鋒殘駕言行獨邁前路任漫漫

謝朓省直

鍾阜資嶽靈逶迤基黃屋禁禦象紫宮虬漏銜東

旭別館名飛廉文波映扃玉虹梁抗應龍曲閣森
天祿九闢既重重四門尢穆穆垂衣化日舒與亏
開著錄郎事既多美奚奚必請休沐尺五邇雲霄寸
心于此足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附緯騷 三百篇以後騷其漢魏六朝唐人之詩之祖也泝龍舟於落葉遵鳳軫以推輪詩道周無二本然未有句字純騷者偶一爲之題曰緯騷

祝萬壽 卷阿二三四章皆五言召公之愛其君也今師其意而取材於騷固有不必同者昭明謂五言始於蘇李其然豈其然乎

上帝降純命嘉惠承庶康康二儀與同壽百姓無疆
惺沆瀣餐六氣朝霞含正陽神明既清澄精醇復
粹莊周道履無錯戾宗比其長羽人仍冊丘玉色
[illegible]晩芳朝輈發太儀赫戲陟陛皇彭鏗斟雉羨民
牧坐中央八龍駕婉婉青鳥飛軒翔聖人抱一德
日月以齊光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文直行書詩部卷之四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古唐體

詠史

吾奇范少伯楚客入甬東畢身藩越王治兵師太公君子六千人卒以沼吳宮苦樂君臣異智哉卜所終身退四時序乃不憂樊籠五湖易金鑄扁舟泛短蓬計然有七策用之殊無窮咄彼種大夫非

竟非英雄

其二

吾希張子房矯矯抱奇畫椎祕祖龍魄博浪匿其跡終始爲報韓假手漢羣策韓亾寧巳乎摧項脩韓隙三寸棹鴻門借箸籌前席功成耻分珪封留謝罷赫東有滄海君北有穀城石赤松翩然遊英名擅今昔

其三

吾慕李長源忠誠貫白日得君如魚水論心比膠漆同車傍紫衣終不拜崇秩諷諫備苦心宮庭消積嫉悟王惟樸忠抽簪豈傲逸士貴愛其鼎潛見要無失高聆薄青冥虛心羨鴻乙遺烈激簡編千秋誰與匹

詠李廣出塞

漢家飛將軍猿臂善弧矢汗馬鴈門西揮劍青海涘虎賁伏飛兒魚麗良家子敢戰喜深入孤軍包虎壘大黃射裨將箭落庞頭徙志吞老上庭氣吮余吾髓奈何刀筆吏猶持文墨訾屬鏤不待賜沙

場血巳灑千年化爲碧雄名還未死咄彼衛長平功名只如此

詠藺相如引璧睨柱

和氏非連城善人國之寶彊秦虎狼庭藺生挺孤抱璧歸城不酬兩國佯修好澠池會何危瑟鼓缶亦拷稜威萬乘前避左將軍導廉公固賢者負荊愧不早所急在公家交驩將相道乃知智勇人弛張不草草

詠史

浩穰長安里冠蓋何寵赫許史侈名園金張溯甲宅獨也公車間諫者殊嘆啃楊雄守清貧美新終變易谷永似昌言依王晦心跡直哉槐里雲千秋貞介石

懷古

古有素心人論交無冷熱青松淩碧雲朱絃調白雪市上鼓刀屠公子蒙折節軹深井里士甘將眼肯抉所以義俠名千秋不泯滅嗟彼邯鄲婦隨花百鳥舌已學杜鵑啼春深淚紅血更效百勞鳴秋

來聲切切嬌容不斂席轉眼繁華歇貴賤各分張隴頭水聲咽

嶰茶 雉城之嶰茶名于吳中而洞山之品余爲令時始有種者今別十年許聞巳鋪綠矣余每歲必購之

爲吏洞山閒碧桃沟秫影春風官事疎開園督種茗陽崖謝紅塵雀舌着青梗筠籠和露收焙須活火猛煑之惠山泉未若梅雨冷玉磁浮乳花幽韻芝蘭靜松蘿素封侯武夷胭粉靚圭撮珍虎丘亜濁夷能并本是烟霞姿不逐濃華境香色有無中所以獨雋永年年杜鵑鳴緘書明月頃爲欲觧沉痾寧云資獨醒盧蔡成古賢茶竈今吾領

以上綠雪樓藪草

江望

秋風吹江樹江船自來去蕭條露欲寒澄鮮潦巳素回首明月樓若笛笙歌處

其二

城郭臨平川極浦齊吳榜相唱采菱詞共盪木蘭槳秋色深於江景在蜚鴻上

其三

西山一片雲時與飛帆亂欲訊往來人江風吹未斷惟有釣魚船歷歷蘆花岸

看竹

清氣積雲壑兼有高竹林粉香資煙月寒綠罠清襟無事七賢侶惟與此君深

其二

倉庚啼南園繁聲穿修竹沼水清於淇漣漪映深綠持此曠士懷一以浣塵俗

田家雜興

青草漲春色白露飛水田種稻家家力老農惟望天山花開落處黃犢傍雲眠

其二

蒲葉秀芊芊桑條啼布穀養苗端欲疏耘者歌相屬幽人時往還提壺膳茶粥

偶讀孟浩然詩因憶襄陽

襄陽天下郊乃有幽人寓龐公棲鹿門采藥尋雲去詩伯孟浩然千秋驚秀句嘗渡漢江濱明月開煙樹

其二

杜預鎮邊疆決定吞吳氣文掞左氏設武奮羊公志漢水咽東流聲如戈甲沸但看峴山碑猶在襄陽末

其三

桐圭分御節驅馬過樊城山川包漢鄧王氣接舂陵必爭今古地草色戰場青惟餘大堤曲流風似采菱

其四

我涉漢水曲雲白楚人鄉南過宋玉里遺文堪斷腸荊門巫峽近誰是舊襄王迷津不可問隨鴈向衡陽

暑中

驅暑汲寒井夜浸青門瓜披衣振晨露洗手摘園花罨取玉磁潤浮香試嶰茶松間古苔色相望如朝霞

雨中

南方多陰雨況是古黔中林昏亭午日雲起亂峯叢連山似波浪積氣干長空來此冬復春恒見青濛濛風穴扇飛廉天鼓椎豐隆仰首問蒼昊何當現彩虹

東莊

東莊尋春意偃僂入茅檐中有小場圃遙望山嶔巖冶張梨樹陰素馨飛纖纖巒丁賣蕨芽稚子供椿尖磁盤蓋野花微着水晶鹽深杯發陳釀心醉復何厭

其二

貴賤皆有營客心安所寄達生在和光入羣要不異以彼村莊中乃足林水意况當寒食時芳菲可茂對山毛作供饌園禽爲鼓吹暫放雲外神賓王共沽醉

清明前一日遊孟園看棃花秀林高竹澗種有茶本手摘一掬以試澗泉隨作是歌

看花依大谷復就竹林中杜鵑高樹鳴新茗芽舊叢纖纖雀舌尖手掬當筠籠澗水洗玉甆熔以爐火紅賞識希陸羽癖好學盧仝神遊明月峽春生兩腋風

其二

楚塞臨巒境謾羨江南春種茶雖草草品水亦潾潾况復園池好曲岸夾修筠坐石不嫌冷尋花自取新吳興賦紫筍東望隔天雲松火爨素濤潾𣲖至芝蘭芬

秋望

南江肅秋氣山色清於水輕靄吹文波流雲勢淮瀰樵吟敵漁唱虎嘯疑龍起湛湛江上楓石帆飛旖旎

其二

秋水似秋山澄潭一以靜廻溪曲涓涓委宛同松逕灘頭噴浪花白石爛危磴遠望不可極悠然氾高興

歸途至武陵晤楊修齡恭誌　新天子明聖敬獻

去年征路西陰雲寒白日馬聲悲蕭蕭仰羨棲鴿逸負羈古黔中胡轉子千恤瘴煙遮大旗苦月蹦俅畢覩時黙撫膺讀易占藏密人情安足懼天道竟可必皇路肇清夷騰詔紓愁鬱英誼秉恭衷世雄聖德陽春廻斗杓惠風達披拂拔我百蠻鄉塗汙蒙滌祓遥遥逢故人爲陳新政術朝綱振儀軌王猷爛黼黻岳牧厲臣鄰勲華美師帥玄詰廻登三貞模準得一燮犀怪物藏見覞蒙氣息衣冠振亨衢田更頒明錫川嶽貢禎祥海甸通恬謐伊余非瓌材遭逢完朽質報恩無繆巧持躬只愊愊

不逵洛橋書飄然學鴻乙倩詔高駕入靖哉共爾
職治象貴和平神聽依正直我本無私蹊徒知秉
卅石焚香虔祝延萬年綏大曆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唐禮二

西山

秀嶺横青天西津隔廣水微微春風生飛帆迭一
葦山臺散景颷荒崗帶草市繆綳蕭仙峰白石紛
碕礒古寺藏深林鐘聲雲外起幾從官道過晴氣

擁車軏

渡青閣

江水襟名城碧浪揺高郭問渡訪洪崖野静見飛
鶴林巒杳映開石洞銜雲脚洲島龜鼈星長空濬
漠漠楚烟際天來呉船浮地泊山氣日夕青乘風
渡虚閣

盜起

百姓誰司牧氣候潑隴鴻衣冠為盜等何貴彼愚
兕山君連郡國餌于署官封老稚幽魂黷丁男瀖
眼空匝地皆雲擾中土更兵銜天河應洗甲聖王
福方隆

兵驕（兵與流賊每戰先講定打和仗賊遺金銀付兵而以脅從老弱付兵斬首上功此局牢不可破何時可計蕩平也）

盜魁即兵目嘯聚匪脅民給糈餌驕子當場累反
唇投醪無虎將冐餉有狠羣對敵先遺賂論功殺
市人頓舍誰七日合陣詎雙甄以茲兵討賊揚堁
弭紅塵

望櫧山（江省中幹坐壓三郡氣勢可凌廬嶽徐孺子嘗隱其中其所為萃蓋者浮

丘仙壇也）

頫瞰萬松廬夙裝儔雲旅南望三角峰櫧山形跡
古朝霞擁陽臺夕嵐奔雨府光氣燭天庭寶勢陵
地乳高士韜玄踪仙人搆靈矩石潤破虬輿叢深
猿鳥伍風蕭激孤清靄重迭遏阻地脉共朱垠雄
秀壓峋嶁西河挾貢章東壑纒盱汝透迤至洪州
名山洵吉土

憶衡嶽

我嘗挾雲裝尋山陟南嶽亭亭祝融峰真氣所磅

礴重霧起飛岑高掌麗雲嘐古斂懸蛛網莊嚴盛冊䕶渺渺瀟湘川一線見背蓼禹書金簡字仙笈神泉藥殉翰借晨風屐足假六駁日月浮洞庭濫觴始陽朔志意含三淸塵累出五濁經今逾十年念此冲虛廓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輕舉篇

木公東皇號金天西姥家朝飲扶桑露暮餐飛谷華拍手呼青鳥竦身凌紫霞竹杖雲匪駕虛舟海

上槎金膏浮水碧石鼎挹靈砂方朔桃如斗安期棗似瓜玉盎瀛州酒青蓮高掌花開看井公博千歲飯胡麻

步虛詞

玄天渺至秘凌虛御紫氛鳳吹明月管朝拜玉晨君焚香歸古洞鑄鼎煉玄津壇濕松花露鶯啼杏死春還取金屏舊更飲玉漿新試探黃庭策共鍔赤城雲廣成爲我友蕭史是同羣聊與尋淸隱山書小篆文

曲池之水

丘園希易賁諷詩賡臺萊依陰有泉鬱蒙屯乘雲雷芙蓉發苞蓼淸泚浸莓苔神𥂁膏雲降天孫灑雨來浮吹娛佳夕拌洄刺曲隈高樓峙西北流光此瀠洄白石何齒齒蒼巖亦崔嵬想見羊裘客微綸垂釣臺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古一

壯士歌

杜陵男子搏雙拳短衣窮袴窄褊緣腰下雕弓不解弦晝逐狐兎夜擊鮮家無擔石四壁穿止有七尺豪曹掛竹椽博塞場中偶流連空手一擲百萬還傾囊半償壚頭負醉倒平康抱甕眠明珠翠羽

飾寶鈿妓女誼拏金㥼煙十萬買得桃花馬十萬裝成軟玉鞭十萬紫遊繡羅韉牀頭恰剩二十萬盡數斥作賻喪錢明朝依舊室如懸輕俠聲名四境傳公子王孫爭識面窮巷車騎日駢填王孫致鯖五侯具公子供張客三千珠履滿堂虛左邊迫坐上坐驚四筵避席致辭主人前何以報德無食言君家有急我生捐君不見朱亥乃侯嬴之㤂年十萬軍中一椎奮大梁覇兮抑鄭全我若功成長揖去分毫不受主人憐但求生不愧郭翁伯死可見原巨先賣漿屠狗益蕭然嵩陽隊裏逐酒仙任君推盡綿上田

定海歌為沈將軍作

海水洪濛搖地軸海日朝擎開大陸固有羣仙騎赤驪亦有白龍困魚服無諸城裏高樓臺賈舶蠻舲競追逐紫貝珊瑚海底沉長安市上家家鬻君不見三千童女入扶桑鞭山走石秦始皇又不見漢家帝子開滄海樓船將軍下豫章吁嗟乎海水本定人難量荿荿變河繇識浪英雄一怒鯤鵬飛

盜賊亦作鯨鯢樣吾今為歌定海歌斷鰲之足海無波與君醉飲金巨羅泰山四維高峩峩

渡湘行 冊封渡長沙江大風因弔屈賈作此

湘江澎蕩湘山鬼猛風吹天聲若雷中流沙與挿江隈激浪成花洗蒼苔途長病渴思酒罌頻呼冊子莫徘徊冊子致辭謾相催舴艋乘風似飛埃果然倏登江上臺吁嗟乎此湘水至無情哉專使忠臣義士心肝摧三閭大夫何傀儡一汨羅源空淵洄驚得魚龍夜夜哀况復扼抑賈生才治安之策

等爽灰徒令中古之人腸一日而九廻吁嗟乎安能得秦皇驅石來塡平湘水只一杯千秋萬古愁雲開

渡河行 丙辰七月以冊封之役渡河

昔年幾渡彭城河城高岸夾河無多今年捧節渡滎澤秋水新漲孟諸波波頭立起如鰲山疑是鰲足斷波間蛟蜃混濁青天氣斥散鷗鳧羽翼飈快得東風吹逆浪船頭不𥨍下流灣又悵風狂逆浪吹柂師眼瞬敢差池舟中全藉檣帆滿槍檝蘭篙

了不施滔滔湧動銀潰瀉呷喋縱橫變化奇奇觀變化雲盪胸水府馮夷咫尺逢張嘯直欲平呑盡擬學琴高騎赤龍龍似蝘蜓心有主扶搖海運自從容噫嘻乎危渡快哉人道黃河天上來渾沌龍門孰敢開神禹大非盡人子鑿通地柱砥瀾廻萬古東流若吼雷固知經世需大才何事坳堂[illegible]杯

明河篇

西風吹霧白河明細細光星雙玉清織女弄梭不成藻空向牽牛度五更露花夜濕衣上月淚滴相思殘紅雪微茫海烟城頭起蜿蜒翠鳥啞秋水山雞亂啼日欲曨年年秋水埋秋空安得火雲熖流宇架作河橋飲赤虹

俠客行

延陵壯士氣如虹銀鞍白馬追西風意氣許爲知己用血縷吳鈎霜雪蒙要離冢上蛇舍草飲飛廟下隼擊空持圖慣上秦王殿殺人都向萬軍中荊卿死朱亥生男兒名字總崢嶸邯鄲城裏千金邦

三齊軾下五鼎烹事了身名毛羽輕英雄何必緩胡纓吳楚軍中誰姓劇亞夫得之爲上客君卿過遊五侯門千乘迭喪皆衣白悲哉巨先與翁伯睚眦殺人竟何益大原臨淮守繩尺西道南陽祇盜跖終不如賈人弦高犒師策道路一言存君國

以上綠雪樓轂草

從軍行 擬漢事

君不見紅塵走馬撾金鞭報道倚屠入酒泉臨門太守親持戟都護軍書十道傳日內虎符連夜下

六郡三河發兵馬馬在秦凉新課駒兵是孤兒雛
戰野亭長三老不容情沿門呼促眼猙獰寡婦遏
覔無壯丁願備長炊誰應承榆莢疎黃秋氣早關
門一片黃蘆草巾來烏合不成軍結隊反戈掠官
道沙場鐵皷響鼕鼕登陴望救急如風十萬殤魂
還未冷誰爲祈父亶不聰安得壯士一登壇橫磨
短劍夜霜寒紅旗半捲錦文鞍三千私客雄雞冠
西虔龍堆東白檀辭君直去定樓蘭盡逐谷蠡與
呼韓匣裏刀光濕不乾陰山千里氣漫漫捷音飛

奏九重歡不願黃金與高官但願君王帶笑看從
來英雄一怒天下安心血如虹照日丹

邊地苦寒行

秋天八月高飛雪都護貂裘冷如鐵可憐戰士着
鐵衣十指龜文渾欲裂裂指栗膚臥草鞍騰起戰
髯斧氷啄風緊紅旗凍不飜角弓折斷絲弦絕愁
煙黯淡殺氣慘耳聽吹笳聲哽咽幸屬漢家飛將
軍肯與吏卒同饑渴椎牛灑酒犒轅門逐捕遊羊
飲狐血箭落黃雲刀劈霜猛氣紛紜汗流熱論最
幕府秉至公春滿龍荒哭明月

銅雀妓

君不見鄴水東流太行下金銀氣識西陵夜青松
歷落鳴珮環宿草依稀蘊蘭麝二喬未鎖江南春
三馬已奪雲龍駕月明星稀烏鵲飛英雄色相銷
臺榭疑冢空懷千歲憂分香賣履何時暇只今人
耕沙岸墳畑火猶疑歌舞罷

其二

朱光欲頹漢家社黃星高照魏都野赤羽金戈氣

似虹翠管銀箏吹合雅寶釵雜墮錦氍毹鳳光
銜珮玉笙臺高雲雨並巫山群婢謔浪聲咿啞虎
視眈眈畏臥龍狼顧忽忽忌司馬至今曹馬並銷
沉富貴奔駒真亦假君不見鄴下荒煙起白楊春
雨犂飜銅雀瓦

霹靂引

東徵歌牛尾舞希聲太音古南風愠解五弦和千
秋萬世開琴譜羑里操文王臨河歎孔父師曠清
角風雨怒太古之音音漸微新聲靡靡羽聲悲濫

觴末世更妻竪大雅淪亾幽堪哂繁絃急節且停
徽聽我琴彈霹靂引君不見巍巍乎浩浩乎崑崙
劈斷中條分泰山千仭黃河奔龍門激浪飛黑雲
崇朝天下雨紛紛豐隆奮椎響殷殷陰陽噴薄氣
氤氳宮聲一動天下春如從鉅鹿破秦軍百萬呼
聲捲地聞又如昆陽大戰豺虎羣尾屋震破新都
焚直使黃河倒流泰山徙洞越朱絃尚鏗爾嗚呼
世無鍾期琴胡爲誰識高山與流水

楊白花

長安三月春似霞五陵年少鬭繁華金鞭嘶去碧
雲合日暮城西欵狹邪十五女兒當壚早筵前觧
唱楊白花白花濛濛落如繭深院芊茸點青蘚鴉
翎薄鬢兩邊堆荷葉新裙曳地捲千門萬戶趂東
風雪裡氍毹䌷素軟軟裁䌷素作流蘇沉香壁帶
椒泥塗珠簾鉤放芳塵柱婀娜猶自入金鋪昭陽
殿下涎涎燕雙雙飛舞月糢糊糢糊春月照春蘿
綠雲紅雨事無多桃李有情秋結果栢梧成蔭夏
祇柯那似堦前此日香綿落盡入銀塘逐逝波

太姥歌

君不見東甌之西西甌東高山大築瑣烟虹我嘗
振衣千仭上灝氣出入搖鴻濛浙江湖起赤城厝
岱嶽嵐飛滄海空洞庭紫貝鮫綃宮瑤臺金闕蘂
珠宮龍精噴雨松崖黑颶母騰光石島紅春湖十
里青菱角秋塘萬片錦芙蓉花落綠潭蹊窈窕鳥
啼紅樹徑蒙茸從新石罅開天敞自古雲標亘地
雄晃烺平吞杓斗下韃閉幽玄尺蠖通一線光明
溜乳寶三垣氣象卓螺峰結搆擬絕神明巧漢殿

泰房總未工我愛此山難屢至猶如雪上印飛鴻
且爲著題鴻雪館武陵春水學仙蹤嗚乎鬭海無
鴻亦少雪太姥萬古高巘嵲精氣凝成無毀滅與
君分疏如何說但將空色無分別須彌打碎作丘
垤鯤乾海水撈明月

支提歌

君不見支提山白雲鼎鎚海之開霍林兩童高八
寰九十九峯朝赤帝金垂渡口桃花班桃花迷路
山前岁陰霾古樹崖洞黑黃芽綠茹翳荒壇鶴觀

昔封冊鼎亙鼎亙冊成瀉玉泉鷄犬無聲兆律天
金燈精舍南華院黃面老僧燒竹烟煙竹依微寺
裏見鴻鐘猛撞天王殿藏經包袱肉龍文菩薩寶
相琉璃面琉璃寶相鎮香臺行雨龍王捲地來洗
淨閻浮風火刼霎時珠淨洞天開洞天六六此第
一方廣華嚴千載述陀羅彷彿化成林貝葉函中
看佛日佛日無盡山無窮莽莽石流瑤草紅劉阮
當年幾曾到謝李相期總未逢只今巍有高高之
太姥乃與此山作對甌西東都在熊生展屐中

奇樹歌爲方潛夫賦

君不見皖山莽蒼垂雲脚天柱亭亭漢南嶽三春
茅封五色壇江水東流淮水落真氣氤氳在古濠
桐邑分疆亦旁礴城中甲宅鬱喬林別墅星羅滿
丘壑白沙村裏老農庄方家上世讀書堂六十年
前振靈兆兩木交章畸岸旁鳴颸溢露捲平隰結
幹樛枝蔭廣場柳條綠嫩朝雲蔚楓樹紅深秋月
長不羨華平植春圃其憐朱草豐中廚君不見列
栢烏棲繼斧芑殿中袍笏皂囊霜又不見東甌海
畔芾甘棠刺史愚熊奕葉昌此樹扶疏新未已淮
南叢桂差堪擬更有紫荊與連理裁歌棠棣之韡
韡固知此樹非凡卉還看此樹千尺淩空起

海風行

黑風吹海海欲壓鍾鼓龍宮響鞺鞳巨鰌奮背亂
吞潮捲出黃雲天亦狹僧闘海藏珍的皪珊瑚血
紅高八尺鮫人珠子明月光波斯賈胡爭賞識又
聞神仙居海島十洲竿竿綠瑤草黃金紫貝弁流
精八道交繩擎太寶似此瑕玕拍天來靈仙異物

皆惡道嗚呼海風不惡人不平氣力雄時海可傾
莫說秦皇鞭石走駕橋直擬接蓬瀛就是太公釣
得文王上回頭便嘆天下清

嶺西行送張叅軍新將潯梧

九疑之嶺千萬尺嶺西錯落鬱林石寒亭水浸桂
枝辛桄榔樹子作麪食猩猩白晝學人語毒草春
榮紛鴆羽蠻婆吹蠱障行暉蚺蛇如斗膽如乳君
不見湘江風起浪潺潺秦皇一怒赭湘山交阯女
子徵側反伏波將軍大戰還又不見象州安置薛

都督出來三箭威名宿軍前免冑示胡兒十萬鐵騎皆俯伏

海鶴歌過白鶴嶺也

我聞閻浮提中芥子許漫擘山河與海水初生小兒名盤古繼之者誰曰神禹鴻濛氣蓄南條分衡嶽騰騰東南奔牛女星高塡越門支提之前白鶴蹲亥雲爲質雪爲魂朝飲滄浪日脚昏夜啄長鯨潮汎渾佛子休誇大鳥王金色兩翅搏龍堂南華老叟恣汪洋大鵬負背亦尋常我數騎鶴過寧陽

仰首但逼天蒼蒼有時雨師挾雲將連天和海都渺茫忽然罡風吹大荒分明歷歷見扶桑只愁刼盡八萬載此海此鶴何處藏君不見依舊芥子包玄黃

七夕詞悼亡也

星橋絕漢斗西傾漢水瀰漸波浪生誰家綺筵紛乞巧高樓退甲細彈箏人世悲懽無賤貴織女那堪折玉淸栖烏啞啞啼秋早流螢故故窺堦草招魂幾欲問巫陽明月愁看流白道

以上綠雪樓鶴草

七言古二

三百篇以後至漢魏古詩鮮作七言者漢武栢梁張衡四愁不一二見六朝暨唐人遂禘祭之而漫行爲樂府歌行窮變極態唐以降不可以復加矣然漢與唐其氣固區以別矣而六朝綺艷則一時之風會也初唐堆其綺艷而轉爲高華盧駱王楊謂緹厌之管燠若陽春之騁蕩神龍以後諸大家歸於雅正本朝楊用修欒府七言風鵝絕古四家餘體非所揩也開元大曆以後李供奉飄然有凌雲睥睨之才杜工部沉痛悽切維運感慨王孟岑李各極其盛本朝李獻吉長歌神骨酷似工部氣度亦齊於供奉諸公嗣是丁鱗元美本寧輩亦巳升堂誰謂明詩不及古人耶余論楚無事漫賦消閒輒不自量分體分時亦以見聲氣流遷關世代升降庶幾望本朝操筆君子吞吐漢唐于以苞含雅南之盛也

擬漢

五志歌平子四愁感夢京關漫盈情江湖文選中七言直如驪珠和璧有一無二李戲吉效之作五仰乃窮愁而思放曠所際固有不同也余今歌五志則向子平先獲我心者豈徼與二公尚乎

東嶽泰山

我所志兮在岱宗十八盤高磴路通鷄鳴日觀游煌朧遙見三山出泰鴻仙人冉冉騎蒼龍蟠木花

開千歲紅七十二家眞英雄金泥玉檢白雲封禪
草猶在云亭中側身廻望鄒嶧峄泗水西流呴孔
叢天爲萬古開羣蒙我欲東游攬岱宗

西嶽華山

我所志兮在華嶽五千仞高一壁削青柯坪上氣
磅礴玉井蓮花金作萼叔卿臺上碁歷落迎岸直
望青天卓仙人掌劈中原廓南連關陝西朔漠秦
皇渡口風頭惡武帝祠前雲垂脚側身遥眺函谷
關青牛背上有靈藥我欲西游摩華嶽

南嶽衡山

我所志兮在衡陽祝融峰上雲蒼黃舜梧風雨下
流瀟湘貢尉堠連荆揚羣仙朝拱赤帝堂靈娥鼓
瑟湘潞滂洋我嘗驅馬楚南鄉欲往從之路渺淼九
疑天高百粤長東盡金陵發嘉祥更有天柱在廬
江萬古作對撐朱方我欲南遊踐衡陽

北嶽恒山

我所志兮在恒山大行王屋迆其間飛狐險控塞
雲開朔風吹開鴈門關北宫玄武鎮人寰于中長
劍七星斑我欲從之行路難皆過眞定雲色發黑
帝之神幽崖寒秋草荒荒黝虎躲男兒心血赤如
冊何時環璧立呼韓我欲北遊凌恒山

中嶽嵩山

我所志兮在嵩高少室仙人醉碧桃緱氏山頭青
岧嶢明月笙吹鸞鶴遥我欲從之神徒勞昔曾乘
傳穎川軺大鬼之野黄神朝顧膽嶽鄙風飄飄五
色登封漢帝豪萬歲三呼意氣驕伊洛瀍澗共河
包中原千里輦神皐我欲雲遊陟崧高

擬初唐

春江花月夜

君不見流澌萬壑催花雨花津渙渙秋江水春城
水東花成林海棠夾在江梅裏花落花開月月春
城邊社鼓賽花神如花嬌色紅顏子長祠多錢花
滿身春水照花花似雪花邊醉倚黄昏月清歌妙
舞過春雲曲度春風絃上撥繚繞飛動屋梁塵月
落塵飛聲未歇明月樓中擣衣人夜夜春深夢見
君君在金河春水外玉笛梅花可得聞何處春風

不落花何客逢春不憶家春水流花到江岸紅芳
點點伴春沙春花歲歲皆如此黃公酒壚人老矣
五侯七貴開高門門前上客躡珠履春草綠深王
粲樓春波漂泊李膺舟繁華寂寞皆平等惟有江
津春水流飛花流水兩悠悠不如滿飲陽春酒尋
花問酒春春有十千買酌長命杯花醉常看春在
手源水叢花古洞天彭澤風高五柳前江樹搖情
春似海日日東風吹酒筵花間酒氣春風度春宵
刻刻霏香霧銀燭蘭缸明畫屏微醺半撲花間露

鷄鳴東方曨海煙青旭迎春滿江路

秦帝捲衣

咸陽殿前芳草春六王臺榭畫圖新離宮別館千
千戶周廬星宿衞匈陳南山表闕開雲見渭水通
橋駕月分驪山鏵作嚴更鼓學鳳樓開弄玉身山
東美人鬬顏色偏妍趙帶與燕裙秦帝程書讀法
罷衣裳倒捲夕陽曛九枝燈吐懸藜熖筑聲猶似
漸離存長城南北封關塞祝壽齊呼萬歲尊錢塘
不息胥神怒湘水橫波帝女魂蓬萊未飲仙人藥
泰岱先刋封禪文興作阿房繡土木穿鑿驪山瀉
水銀雲肆楚兵三月火暮雲愁色起紅塵

折獄箴

刑罰肇自黃帝李虞廷作士皐陶始予曰辟之汝
勿辟上古君臣真喜起由來判斷重如山由來讞
决平如水漢家蕭何能造律曹相規隨寄獄市文
景清淨比成康武宣振厲多姦宄所以釋之與于
公寬和篤厚揚青史班馬傳中慘酷吏報應俱得
不良死人命何可等鴻毛出入關頭係片紙五聲

五辭宜善聽三宥三覆莫輕巳朝廷法度本無偏
疑者矜者予生比天心好德原如此君不見紫宮
貫索常虛空斗卩陰德直大理

對酒歌

春城正三月况役近湖山鬱金香漬蘭陵酒十千
買得聊開顏虗窓獨酌伴書史世事悠悠付等閒
盛來不須青玉碗磁罌古色土花殷嗟彼中山王
酩酊垂三年笑彼吏部郎酣向甕頭眠高陽[illegible]衆
多狂客黃公壚頭有逸賢詩人遣興都需此莫飲

于今憶八仙撩亂林花飛作錦寂歷新榆落似錢
湖水自邀山出雨山烟半裊水明天鳴禽共觧伯
勞語庭鶴雙雙舞影便此中陶令有真意何須吹
竹與彈絃世人皆醉邑獨醒墮車逢虎醉偏全毀
瀝同登壟哺醨類乞墦貪泉焉可酌餘唾豈容吞
吁嗟乎鬪士猶知食駿恩所以伐檀羞素餐十日
平原飲八斗淳于髠豪雄侈河朔雅集屬西園吁
嗟乎古來酒政無專門玄水糟丘各有論唐虞事
業一清樽方知醉裏大乾坤

以上芰棠草

擬盛唐

路虎歌 過新喻新喻人言虎在版橋鋪典史騎馬迭官被虎就馬邊啣靴一隻去典史無傷過分宜分宜人言府官在屬縣查攏黃昏一虎當輿輿夫散走府官從輿中對虎作懺悔語虎亦無他厥後鄉兵採从來逐虎騰去次日獲一虎解虎送府官壓驚過袁州亭卒猪子爲虎攫食過辰州新店輿夫言昨有一虎搏三黃牛手平溪登山見虎遺鹿骨一具俱未傷人也戲作路虎歌

吁嗟乎召南歌騶虞楚國傳於菟至今仁獸還有
種茹毛咀血未糊塗君不見紅版橋頭南山研典
史巡徼過夜半觱聲吹起官道塵燎火黑昏人馬
亂磨牙鐵鐙脫靴奔腰間黃綬皆驚斷去脚凌兢
流白汗吁嗟乎知縣門前無數靴市與曹胥思恩
爺平時連結滿堂譁勝虎戴冠張爪牙此靴若到
縣門上笑殺臨江百萬家又不見鈐山峯勢高赫
赫府官行部威亦得橫前一吼輿厮逃獨膝黃堂
對白額幸哉此虎額非白耽耽相視不相迫府官
剛在收魂魄鄉民聚挺來擊刺此時騰傷血狠藉
明日剥皮亦何惜持獻公庭子民職府官堂上斑

文赤又不見袁州山亭失豬子亭卒憂愁渾欲死
幾見豬子肥大時不就族庖烹酒市人食虎食都
如此只有辰州新店堡一虎咬殺三黃牯惱得庄
家叫天苦我看此山煙莽逼雲路深阻行人過此
面如土三牯却饜吞噬心不鬪一一逐行人武還當
刲羊擊廟鼓報賽山神謝猛虎又不見平溪山上
草侵天荒墟古墓少人煙宜有魍魎口流涎何乃
樵丁牧豎俱熈然凡遺一具死鹿骨皜皜如霜壓
山巔我巳行山三千里徒聞俄虎食牛豕調弄縣

官暨府官輕輕昂背低搖尾如今只有府官堂上
高交椅亦文斕斑威風起更看張在車茵裏三簷
羅蓋飛旓旋傳呼皂戴野雞毛呵叱街頭靜如水

蠻婆負薪換酒歌

人說武陵蠻到有飛花水直自過辰沅黔頭交楚
尾亂峯堆裏一徑牽紅黑蠻丁住兩邊中間四衞
相勾連平溪城子特富前蠻丁賣米是固然乃有
蠻婆負薪不用肩黃繩純束頂顱巔雙足蹣旋幾
會纔盛酒葫蘆甕樣圓口角喃喃腹便便將薪換

酒不換錢平溪一歲酤千釀淸者爲聖濁爲賢酒
人樂聖賢何避博得蠻婆一笑嫣半醉半醒騰小
去直向蠻夫下拜虔傾倒葫蘆强取憐縈縈繭殼
作花鈿頭髮離披蹋毛氊香稻煑飯紅草煙夫妻
子母都流涎繼牀草席大家眠鼾聲直達五更天
自言蠻是武陵仙

飲平酒放歌

和合神人洽百禮上世汙罇酌玄水風流一觴酒
人遊賢豪爭作麯鄉侯杜康醇酎消九愁中山亦
已千日憂且向步兵廚裏問還從吏部甕頭求我
常作令茗之陽烏程兩姓昔稱良至今猶有遺風
在箬下春風稌秫穰燕市壚頭饒薏苡稍桑稽粟
犂黃粱閩中競貢建溪醽瀌巾多似採茶筐只訝
楚人無釀法酒星不照洞庭蒼吾希平溪東門之
澗淸湯湯潑茗挫糟背堪嘗相逢顏面多渥赭磁
罌滿淫帝臺漿吁嗟乎古來醽醁賦瓊觴舊事訏
今悉渺滋淥口近在湘東曲鄢縣元臨蒸水旁昨
已扁舟窮二水誰將米汁泛銀牀底怪軍城如斗

大竹葉靑靑鶯兒黃秋冬之際降微霜家家釆菊
漫滄浪蠻陬夷落新秋米黃昏手碓鑿香秔茆家
洪家相敵手却于無佛處稱王客舍寒更買嘗物
史漢燈前大戰場

紅苗歌

君不見卭作東頭靑天阜五溪溪上山磽确紅苗
路直平溪邊軍城三舍皆蠻落大種還屬長官司
小種畸零脫戎索刀耕火種禽獸居却有漢人相
連絡猿猱登山走如飛紅布纏顱很纏脚淸晨白

日打鄉屯殺氣迷天天色濁長鎗儼如文虵頭楮
甲酷似介龜殼卩銜短刃放霜光腰横大弩擎月
却矢長三尺鐵鏃尖伏莽射人人不覺蹲身跳盪
珠滚盤牯牛陣法電閃攉僮男振女一齊牽姦汙
椎楚多般虐君不見鰲峰一帶哨兵屯千兵難與
五苗角只有今秋擣巢多遮斫級掛梟竿苗落魄
雖然報後是其常除却鵰勦無計撲赫赫風摇帥
府旗軍前羽盎如連幕定有龍韜并虎略吁嗟天
綱洞恢恢豈肯盡稔蠻夷惡一夫决命便無前誰

云七擒不可學又不見鑼魚堡上紅苗薄數箇健
兒相掎捔一箭恰把苗睛矐至今孤戍數村煙火
人安樂

黑苗歌

漢家疆土直天南黔中古郡瘴煙含箐叢夾路風
吹草隱隱烏蠻戰氣酣酣戰無煩標黑幟蛇矛蜂
矢兎趯趯青布三尺裹上頭下體单露雙脚赤赤
脚騰山逐白雲喊聲一起亂紛紛種類雖繁無訛
計志惟禦貨不畧人君不見鷄鳴關上如蟻滿五
尺天險何人覺一直走到清浪城應考諸生皆被
略略得青衿身上穿次日覔食酒壚邊箇箇都被
村民縛官兵追到渡無船眼花落水水淪漣淪漣
流水石湢汲老烏啞啞暮雲黑官兵不戰功亦得
飛書報捷馬如龍大將門前排畫戟

犵獠苗歌

高辛小女嫁槃瓠武溪蠻種是厥初猶如夜郎王
姓竹水流竹節剖兒雛至今蠻姓與人殊一種苗
將犵獠呼畸零射獵自爲徒諸苗煽害彼獨無習

種山毛但荷鋤蔫居草屋似猿狙最是腰間一張
弩上落飛鳶下殺虎毒藥傅矢有秘方殺人只須
血濡縷生兒八歲便彎弧長大不知山險阻更能
爲人已金鎗豈是毹兒操藥杼種兇性馴亦可矜
倩作農兵堪禦侮紅黑諸苗都畏之箭頭一着無
處所當鋒匍伏草菁中流矢陰飛莫逃雨野鷄陣
法古無圖蟻垤蜂房寧有譜婦人喜着花紋衣縣
繭簪頭如繫組雜處山樊鮮伎求射生逐肉歷寒
暑非驢非馬烏孫王或者槃瓠是其祖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濟太史八公暨弟進賢大令鍾瀏王母及母

兩夫人壽

君不見蜀越星分南極旁天孫清切斗牛光又不見武夷峰外雲蒼蒼紫帽玲瓏金粟黃龍藏海蜃蟠珠母鳳哺靈雛叶女牀蔣家三逕幾曾荒桂樹梅花接路香金馬門前大隱客太微垣裏依烏郎當年一髮千鈞重今日雙慈百壽長嬪姑耄耋真希有期願還拜紫泥章看看青鳥啣書舞西姥同

稱太姥觴酒酌琴堂餞玉堂切音砂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采蓮曲采蓮曲本西京太液池中宮人泛舟爲巴人櫂歌也民間安得有金塿玉腕越羅齊紈游泳水戲之事作者甚多漸失初意茲不作新艷語而擬初唐體爲之亦古人飲食祭豆間之意耳

咸陽百二鞏山河漢主離宮紛綺羅太液池頭仙掌矗昆明湖底劫灰多石鯨鱗崚銀潢水豫章臺浸下津波闌干曲曲祓文繡禾不磷磷砌鱨鰥五牙教戰披犀甲三翼凌風載鐵戈沙棠檠棹黃頭

暨雲母幰遮紅粉蛾魚麗陳收香霧起雙鬟齊唱

采蓮歌

蒲萄酒從西域海中來者甘而烈酽而厚威色絳紅清瑩無滓山陝所造似不及也夜飲數杯微醺爲作此歌

禹貢稱皮服周書紀越裳漢朝鑿空去聲通西域可若明時萬里航波斯賈客珍珠腹虬鬚螺髻雙睛綠大舶如山裝海島王面銀錢通販賫攜來良醞盛鴟夷蒲萄釀就軟琉璃大宛富人藏千石轉到江閩塗路曼琥珀殷紅人競看看似春城長命杯

夜深微醉月徘徊醉後開窗遥酹月九萬寥天恭尺齋

湖中對酒歌

湖外邀來江外山湖中長得主人閒主人對客客對酒酒酣歌和水雲間一唱曲是烏鹽角再反題爲菩薩蠻君不見桑田歷歷變滄海白髮俄將紅顏改酒中萬事等混茫醉看白雲飛𩁹𩁹前而漁歌爛熳聽棹入花津聲款乃

孟門行

君不見青柯坪上仙人掌劈開華嶽分爲兩黃河中央地中行浪沫噴天天曠曠又不見巍巍神禹鑿龍門洪流激箭望東奔盟津津口如雷電砥柱孤撐勢欲吞雖然險絕猶漕轉請看石上挽舟痕最是世間輕薄子翻手成雲覆作雨簷前不銜黃雀環搖搖暗掉雄狐尾愚弄多少聰明兒藏刀笑裏深無底孟門何曾險如此

董宗伯玄宰法書歌

文籀以後書不同禹篆秦鐫自古風蔡邕張芝名

季漢眞草直至晉時工鍾王之筆欲行空龍跳鴻飛天海中唐宋以來多哲匠大都不能出其宗國朝名手起二宋吳士競以柔翰弄祝家狂草枝指翁文氏父子稱書種如今筆法推華亭氣勢縱橫不可控臨摹舊帖勝於眞片紙擲地黃金重更能方丈作榜題畫如値竿錐印泥蒼秀明潤山雪霽蕭疏轉折發雲低腕間蠕蠕蚪蚪動春花夢入兎鋒齊有時得意楮穎表驊騮滅沒秋鵰矯楷書姿態箇箇勻細繭抽絲㯋明妙逦來野鶩並家雞不將比量誰分曉我嘗逢君在帝京詩字淋漓剩有情況復與我寫山水一掃萬古開精英意匠經營嘗黯淡縞素漠漠煙雲生君今官高更壽考臨池意興飛縹緲疑是方朔隱金門且從安期分海棗將君眞蹟坐來看松窓旭氣通虛顥

哀江南 以龐宰眼前語入歌行盛唐時有之杜子爲甚氣格蒼莽可觀初唐則不然也

數歲江南非樂國水旱頻仍兼盜賊督賦征催猛捕蛇買米轉漕程時刻雹如鵠卵打春苗淡甘冷

風生螟螣食貨價直兩倍翔鄉民大市顏酒黑況復官府嚴遏糴開糴半款抽豐客訟師學霸把關津來往販糴遭逼勒刺奸辯脫眞桀魁何異橫民望屋食老婦携兒自鬻身行行道路延喘息幸有福王許眞君此地無憂仗神力流賊過江過不得江南猶勝在江北

題邵樗休呂白水 邵樗休名夫丹陽人任俠自喜有縱橫才人莫之測也隆慶初新鄭相高爲人擠家居憤憤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未之能邵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賄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某某某合之可辦三萬金果如所徵予之便道

一過新鄭日賀公且起趣治舍人裝從誇
其故不竟面別乃徑走都下貴人所爲道
且而新鄭公果召柄政于此遂自匿不見
德不快火丈夫哉猶流連未去江陵已側
目新鄭亦不能安之相與就司馬譚謀之
欲寄之胙守邊者所謊以立功名封侯事
初不疑遂至塞上不至乎以月數度將卒
驕不可使功名不成爲天下笑且日我所
求何等而循尺寸與殿殿者伍遂跳歸歸
又不能自匿欽時時往來諸所嘗遊故人
所酒酣慷慨嘆息將故以其去使自之新
鄭江陵使客微伺日夜不息益恐且虞他
變以幹吏爲郎尉圖之伴與親善往來甚
數而家忽多怪其弟亦智人勸其兄無輕
過人日兄名傾海内得無有謀劫刺者笑
以爲誰敢哉而公可易量家已畜數百健
兒頗自衛尉來飲所酣約過已飲食遂從
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捕令死

死且罵日而敢豹乃公我誠那爾故非爾
能也亟發兵掩其家其弟已聞之即席捲
去不獲一人武進沈光祿應奎郎以
乙科起家爲卿寺爲人亦任俠好急人嘗
活死士得其力守裕州廉惠有去思爲郎
刑部變建言則時人所共言者不凡爲異
太守汀州皆顯政績老爲南光祿少卿與
余善嘗聞及其婦翁邵事云邵同時又有
呂白木者嘉興人任倭夷方興總督胡公
往請約爲兄弟與軍中謀其誘致江賊等
及藏徐葉諸寇呂謀居多以屬布衣而
使制帥爲兄弟交事固甚奇且不自振暴
人鮮能知以功名見忌胡且不免而呂無
它斯有大過人者狀貌不踰中人覩瞻落
落華亭相徐公與新鄭構難呂亦與謀之
而解此其能緩急人誠異哉所聞南昌劉
文簡嘗與余詳呂事曰呂亦走都下中貴
人所華亭家居難覺作皆新鄭指呂伴好

新鄭而華亭實資之通内中貴人多折衆
其威議而亦與江陵游嘗萬曆初元呂謀
去新鄭而時爲奇策動之新鄭直人時時
請教呂給之日今主少國疑公擔任甚重
倘一有他天下人嫉忌公者不少公無處
所矣公日計將安出呂日公知 祖制立
宗人府之意乎凡當主少國疑之際得宗
室長老祭酒在中鎮之百變俱弭矣新鄭
大以爲然次日即具疏請立宗人府不知
呂先已宣言於内日高公殊有繇矣陳丞
相待諸呂意爾官正猜懼而高疏適至
慈寧急遣密璫就江陵圖之江陵正喜於
構會即日逐新鄭騎塞驅出國門而華亭
之難紓矣劉子威比之劇孟是耶非耶大
抵正人君子宜
厚防此輩也

自古吳中生怪人繡水丹陽有特聞繡水之子呂
白水丹陽邵夫相等倫邵子任氣尚譎數呂子深

鷙能韜神居恒揣熟蘇張術布衣直入五侯門高
譚廣坐稱上賓最是田竇自傾移回天轉日少人
知廢置宰相直嚄手數萬金錢如取携邵子矜功
不歛跡自以新鄭居貨奇江陵爲棧善伏匿一吏
死之無費詞所以道家貴守雌呂子好俠亦喜兵
督府軍中料敵情功成不見受高賞雅遊江海負
時名柰何秘授華亭指居間宮府作縱橫借力江
陵逐新鄭詼械傾危莫敢攖比之劇孟失題評太

上淸高節仲連郤秦存趙意翩翩千金一瓠聊城
矢寘飛東海傲雲煙其次朱家與郭解急難施恩
不自賢雖以好聲成敗異千秋萬世猶相憐憐者
直筆司馬遷輓近侵尋無古風前行豎子兩冊雄
吹噓亦是由生類矜賢豈與卒史同自此以後皆
鷄狗偸伺中貴作牢籠安得平津贊漢武誅夷此
屬遑神叢蕩平傾側亮天工

題沈石田畫

吳門老翁號白石胸藏丘壑譎成癖橫披縑素散

晴霞兮劈混芒起山脊山氣霏微根脚蒼水色空
明波浪白融鑄古法自我裁荊關董巨不牽迹湖
岸人家門不關平頭舫子對壓門高松刻劃老龍
骨幾片湘雲護竹斑峰頭直似青旻削瀑布廻流
捲峽彎點雪一天江野靜六月寒生几案間談色
勻勻噴墨汁濡筆含毫雨霤霤金粉滴香錯露融
玄烟漬玉土花滋意匠經營景象先毛起鶻落取
勢急圖成逈覺聚精靈點睛疑有蛟螭泣君不見
匏菴居士本朝賢文字聲名肯傳傳又不見文家
待詔擅賞鑒許可交親都下泛遊君手蹟與君遊
湊成儒雅共風流將軍已得丹青引給事長將潤
水留我亦貴目不貴耳知音何敢浪比擬與君遊
意少人知古道不存輕薄子俯到如今稱畫史憐
君本意欲棲眞寄興揮毫別有神畫畢詩成雙美
合相逢處處遺情塵所以古來高曠士屢貌尋常
行路人掛君長幅展君卷滿堂高壁一梯雲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五文人歌

李空同 夢陽

慶陽山氣連靈武入塞黃河開地戸遂生龍門固
扶風文章一派肇西土正嘉之際始崢嶸李子崛
起紹前古飮餐秀潤臨春聊闡繹鴻濛超儔伍草
疏鑿瑠泣鬼神大小臣工同捋虎文章氣節兩合
神莫笑坎壈纏其身自是盛名招忌自才人儻蕩
宜長貧大家作法具經史待詰一振千青雲詩卷
長留在天地輕薄之子安足論

王元美 世貞

國朝草昧開東隅金華青田擅操觚成弘之際文運起晉江毘陵俱通儒是時制舉攻時義古文尚未闢亨衢繼北地者爲王李王子博貫善招呼歷下大兒孔文舉其實弇州莫能圖畀恩草柳低煙鎖天日含雲落五湖胸開武庫羅經史氣韻清鮮吐蘭芷著述篇章堪汗牛此道還應執牛耳四部詩文今具存後賢何得浪比擬

李于鱗 攀龍

歷下名山華不注東隣滄海隨煙雨蓬萊蜃氣現

龍宮織就鮫綃吐文縷于鱗挺秀青齊間白雪高樓獨軒舉詩摹漢曲止開元文遡禹碑藏岣嶁峩嵋雲霧石霞孤峭壁寒巖松色古經綸開濟治邢州太行雲物卷篇收七子之行稱巨擘玩世依隱之虛舟時時卧閣能清淨蔡姬磨墨何風流只今華嶽登臨記洗面盆傾玉女頭

劉子威 鳳

吳門文命屬元美同時復生劉子威元美豐贍兼秀逸子威沉鬱更崔嵬倕綆輸墨良工苦周鼎商彝賞鑒稀材雅獨宗秦漢語尖新斬絕晉梁辭爲氣不肯輕降下目無元美又何誰文必經傳與子史詩則高岑暨杜李古色照人金石聲曲水重山氣如此由來評論自歸眞豈得循聲徒貴耳大雅深純有獨傳文壇壘對無堅壘

李本寧 維禎

竟陵原是楚材林太泌山人眞可欽著述富與弇州比鍾期自賞伯牙琴古作落筆皆漢語詩篇啓正傲唐音祗因晚年門下客集類代作失高深紛

紛後進多輕易前輩相將謾語侵我嘗同君爲九列同在金陵相劘切時君白首號能言惟我與君言相悅君文付梓懸國門精彩陸離氣超越試取謾者作同覲何須法眼辨優劣

四文人歌

何大復 景明

嵩高流下汝南水信陽泉石尤清泚何子文如金芙容秀氣淋漓香滿紙孤雲片月鴈行單落日寒林叫山鬼古作平穩亦標鮮詩似幽桂叢中語自

云舍筏岸先登空谷跫然誰至止緱嶺冊丘停鳳
笙箕山白鶴銜松芝矜抗不與世人宜客至晉門
不倒綖銜文學使眼空高一字題評成有美品目
應當說李何俗口隨聲說何李

楊升菴 慎

當朝黃閣鼎臣賢復有佳兒甲榜先頒命乃公功
謗日封章是子氣回天明倫 聖主從新貴謫戍
孤臣獲遠遷雲南洱海來才士著述奇書天下傳
六朝麗藻疑吞鳳萬里風塵看墮鳶齊梁陳宋能
兼美盧駱王楊並閩姸後漢堪摹出師表兩唐不
讓帝京篇較勘差訛分帝虎鑒裁今古錄冊鉛可
憐驚令江中水不返滇池逐客船

汪南溟 道昆

黃山搗外日頭黃白嶽巖前雲脚白精氣騰空誕
降神生出人才作詞伯汪家司馬宿高名却與弇
州交莫逆詩從燕許立規模文師左馬成標格太
函一集廣苞羅滿架圖書楊子宅春水瀲文瀠漾
波曉山蒼靄霏靈靂擬古雖少康衢謠識時却有

安邦策君家族子盛林林大鄣郡裏高門額留指
熙朝壇坫中誰人筆陣風砰易

湯若士 顯祖

臨川筆秀汝河清才子談文舊有名玉茗書堂充
棟卷霏光上射碧霄晴風拂暮雲寒綠玉月映朝
煙護紫莖漢般銅盆香裊裊幽山桂樹葩英英籠
鈎賦擬滕王閣鶴伴吹簫子晉笙胸中錦繡繡人
織紙上波瀾海怪擎抗疏排雲扶直道遷客孤身
一葉輕官薄南曹稱典禮堪嗟世眼不分明但唱
牡丹亭下曲誰和青浦折檻聲

林孔晉寄劉眘虛詩刻始知其籍靖安邑人
舒春陽考辨最詳喜而歌之

豫章龍沙望西北千峯萬嶺暮如墨古時昌邑海
昏間却與匡廬連地脈遠公蓮社結東林柴桑五
柳淵明宅盛唐以來劉眘虛棠棣鄉都剩遺跡青
谿每有亂花流丘亭野墅煙巒碧懷思緬邈孟襄
陽寒遂孤吹天一方美人蕩漾江南曲歌聲怨色
起滄浪霧雲幽石尋先隱風雨滄洲問海商臨水

醉酤歸鴈後開門深柳讀書堂蚤歲分符官夏縣沿途竹馬進壺漿君不見李新鄉歌贈紅鸞玉樹章男耕女織蒙惠化雉鳴麥熟秋稼穰又不見玉龍標京口期相望海門夜宿天起霜高渤海賦別意悲涼清風萬里一江長

偶過楊無我酌蒲桃酒因言偏頭鴈寧黃河鯉魚肥美時久雨早禾不登勠練二餉難供漫賦寫意

夏長巳過端陽節亂雲疎雨鳴題鴂着屐相過子雲亭塤刻盤尊隨意設并州美酒酌蒲桃醇甘石蜜殷紅血因君備兵鴈寧間爲說黃河如丙穴錦鯉銀鱗三尺長鮮肥塞上酥流滑剪燭不知更漏涿濕泥漏映半邊月兵荒懊惱困徵求舉箸席前難下咽廟堂諸公憂責深草莽奚饒恤緯舌

憫雨

仲春之月桃始華其柰經旬雨無正霎霧繁霧舞幽螭長離掩曜沉滯盛豐隆奮椎何砰磅辰星函劍太白瞑浥濡淋肌重御緡匹馬銜途潦及鐙江湖漲溢原隰平五沃墳壚遍泥濘皇天化產本榮敷寧恐黎民淹困病駭波奔揚橫沸流舟車阻罍罌餅罄租吏追呼似石壕係累鞭箠鮮善政人忍姦宄百般生勝人須待皇天定堯水九年稱警予當時萬姓歌明聖天心回鑒便昭穌仰望蒼蒼宜祗敬安得朗旦披玄雲五風十雨稱嘉慶

喜霽

汏雨時作蒸濕土豫意慾陽歲不豐忽然陰沴消滌蕩九霄晴旭麗長空修景昭晰開清旦羲和鷹駕馭飛龍若木始昇耀朒杲直映薄暮澄蒼穹和氣薰天無熇燥青青百草鋪丰茸黃鸝徙樹調新語紫燕歸巢趁舊宮曉看珠露凝筠葉夜流珪月入階應蔽芾參差搖樹色繁豔訬婧梟花容農夫服鎛芟舂草饁婦儲糧急早舂應知霞蔚迎朝霽便喜雰昏散晚風媛着淥池魚躍亂光浮青畝鷺飛重欣占易象離明啓萬彙繁昌荷化工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秋槎自皖至湓浦一日三百里歷小姑彭澤

馬當諸險山奇水廣心目爲壯作江上行

大風吹江江沓天江上高山斷復連神鰲不受金鈎餌觸動蛟螭浪作顛伊余一葉凌蒼烟百里瞬息不遑延當江熻燿參靈變隨山次第指奇褰肇罿飛凌鴻鵠陣舩䑽醉奪鬼神權吁嗟乎孟德老公乃不敵周郎少年鬭雞急着祖生鞭割去垂龍左耳朶馮夷川后各安然就是晋朝南渡日還有溫嶠與謝玄分付天吳暨罔兩屏息眞龍口下涎長江萬古淨娟娟任從滄海作桑田此水東流不變遐黿鼉爲梁水犀船浩氣淋漓太始前

花朝次日觀龍沙營房

江上鶯花恰早春龍沙咽浪撼江瀕欲教赤幟開油幕免使蒼頭恩市人挨排次舍成營壘橫行直列擬魚鱗莫漫沙中聽耦語須看里室息紛紜諸葛陣晋魚腹舊尹鐸功非保障新君不見心宿騎官連積卒天綱東壁羽林屯

以上延喜堂壞草

文直行書詩部卷之六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律一

竹里

竹里雩西宅城南古豫章水田春浸綠雲樹晚拖黃菊圃兼書圃農莊帶墨莊求羊來覓履吾與詠滄浪

園

近屋塲為圃編茅覆小亭蓮花長夏洛蘆葉晚秋汀散步牽荒蔓澄心挾古經畦蔬時自灌卽我是園丁

池

江山宜褊性避世有墻東碧浪搖池濶青皐望野通菱繁魚近岸柳瘖鵲歸叢為問林居趣羲皇太古風

竹逕

茅簷羅舍宅蕭秀蔣詡居過情惟聽鳥遠俗只觀魚鯆熟雕胡飯秫儲爲釀書覓閒時對酒夢覺總逍遙

月季

三年成楮葉吹息必天工應門生蓂莢知秋落碧桐未聞寒暑易而不菀枯同一種尋常植偏能月月紅

岳州道上

早秋凉送爽禾黍碧天風馬障山花拂驪歌竹塢通嶺嵐橫匹練湖靄隱孤蓬今夜巴陵月清猿客枕中

章江寺

野寺空江外鐘聲送曉風上方青郭對高座紫煙蒙岸際桃花嶺舟虛箬葉蓬西山看直北九疊到廬峰

以上綠雪樓藳草

五言律二

皇帝登極志喜 泰昌改元

新皇初秉籙萬物覩飛龍花蓋通三極虹幡拂九

重圓丘方望幸長樂始聞鐘大肆金鷄詔　天恩
雨露濃

其二

升儲曾拜舞東閣仰威神問豎龍樓迥隆師鶴觀
新寶符今啓泰珪質昔稱純日月臨鐘律陽生萬
國春

鴻雪館 太姥山新建之齋

欲種玄都樹希求煑石卌樹開紅雪落丹熟白雲
寒列笋闌銀牒攢矛護玉壇肉芝如可採鴻羽願

高騫

偶述

閩天不可極官况瘴煙清鉤黨摧人老思鄉悶月
明祗知藏短翮誰向奮長鳴若論窮通理漁歌秋
水平

其二

聞道金臺上天衢振鳳麟爲逢長夜旦俱際盛時
春命達文章掩名高祿位迍自然消息理應與智
人論

野望

寂歷山城曉楓林古戍西白雲連海潤青岸壓湖
低歲稔看秋獲時平聽曙鷄悲將黃老意吏隱卽
棲遲

逍遥閣

東南天地外官署一山阿水戰魚能舞風恬鸛鶴
歌樓高觀碧海樹老見青蘿吏隱人無避深藏得
意多

雨夜

風雨孤城夜閩中一郡偏潮聲淩鼓角烽火照樓
船南越全規海東甌半壁天乾坤無限夢高枕思
悠然

其二

漲海黃梅雨中宵殊未停漁燈攢斷岸螢火閃疎
櫺戍靜風鳴柝更嚴吏止亭綢繆惟覗力敢自托
飄零

聖水庵

靈芝青嶂側天乳注龍湫佛座居雲裏鐘聲度海

頭千年卅井滿萬个綠筠幽飲水眞吾分長生自
已求

其二

凌虛千仞上一似探河源玉井泰山在金莖漢死
存攀高逃宿鳥扶秘嘯清猿莫許白雲起巍將聖
水渾

偶詠

南方氣候煖風雨亦微寒紫燕窺紅壁黃魚响碧
瀰撼波多水母問俗少珠官留滯同眞隱青山日

自看

其二

閩中天外郡况復古東甌只有鵰啼夜曾無鴈叫
秋荔枝沿浦淑篁竹蔽山丘直置風雲氣隨時狎
海鷗

百洞

千年靈秘物廷尉恣冥搜禹穴疑堪探龍門似可
遊海光天鏡落江影石帆收吾與端非淺青鞋不
自由

梨嶺舊有暴客福安令張蔚然亭其巔

陸海兼天看銀河在袖携龍王騎碧鳥虎子掛卅
梯萬里蒼茫合千峰縹緲低都亭今可憩關吏戒
晨鷄

白鶴嶺

霍童削天壁此嶺復岧嶤一鶴雪中舞六鼇雲上
朝紅泉飛大壑白石駕仙橋日馭扶桑外羲和如
可招

以上綠雪樓鶴草

河街

楚岸千峰外青青草色齊因間常出往乘興輒攀
躋漁子驅山獺樵兒捕竹鷄春風應解意今度夜
郎西

逢陳文學邀飲其家蓋臨江人寓有江西布
客

卽景常行郭相逢桑梓人衣冠遥戶籍商買近風
塵共語天涯意同悲客路身殷勤一斗酒千里故
園春

小千戶邢大綬新裝官來謁

軍城荒服近千戶襲前庥騎射曾經試韜鈐亦拔
尤新從燕地客可作楚鄉愁紈袴毋同俗風流自
小侯

其二 邢有爲北部郎者

去日荊山遠歸來易水寒少年應努力壯歲可登
壇總角雖雄劍垂髫鵕鸃冠君家文共武同舍有
郎官

編竹

家鄉居竹里時問竹平安一自擔簦後淇園何處
覩倩人編薄籞乘興作迴闌綠潤猗猗裏紅芳徙
倚看

其二

垂鞭過楚橋芳岸碧迢迢野戍雖荒裔山城未寂
家砌草春無限闌花夜亦嬌塞門非版築疏綺隔
鮫綃

津口春望

南方春信早候鴈渡河飛倚棹逝津口雲山似合

園村人椎廟鼓屯戍掛征旗何日金雞唱垂鞭趁
馬歸

廿四日

離家一百日歲杪復逢春夜坐燈前卷晨興客裏
塵風謡詢牧豎月旦聽嘉賓飄蕩今如此相逢似
徃擠

其二

除歲行將近家家祭竈君椒盤辭臘月銀燭燿春
雲但値覊愁起惟憑濁酒醺挑燈清夜思窻外雨
紛紛

惠酒禮者多竹鷄鷓鴣斑鳩

作客三千里恒愁館穀貧殷勤猶厚俗稠渥自芳
鄰家醞花間釀山禽席上珍世情多冷煖此地獨
同春

其二

天涯漂泊客行李一擔簦雅士還相敬戎官亦疊
承射生登鳥肉貯酒給藤寄語歲寒交新知勝
舊朋

雨晴

山際春雲薄堂前蠟燭華叶衢開雁路浮渚競漁

叉細草薰芳徑新條長嫩芽射江紅日色應炤故

園花

其二

地氣烘成溼春雲去地高行人收雨屐戍士曝霜

袍竹色揺虛幌溪聲殺怒濤尋芳何處是携酒出

靑皐

廿五日出郭報任文學謂任爲老媼俏媼能醫藥因同鄉舊家并見其小女

市樓煙樹外出郭路無多帝女桑難採仙人杏可

歌章縫恭白髮鄉里見靑娥渡口花源水秋橋隔

絳河

鄭生維嶽惠醬醋

貨殖傳醯醬食殺自有官薄資忻味淡逆旅厭饔

飧自笑調和苦應知爕理難殷勤良士意持作五

齊看

孝廉惠歲脯

百郡興廉孝邊黔地更淸烏裒無剩物黃卷只孤

賊禮數因風厚周旋爲客情春程應不遠儕俗眼

方明

春初城上

雉堞逼春陰周遭爽氣侵竹光招亂鳥泉溜鬬鳴

琴小市春山口長溪古渡潯試看幽曲處何異碧

桃林

其二

南山朝雨暗北郭早霞鮮氣候由春幻風光置日

偏驛樓羣走馬漁浦聚行船最是削成壁苔文剝

古錢

貴寧道胡少恭見枉

黔中羅戰鬬文武盡徵才羽檄從西急旌旗自此

來春花縈馬首荒戍慰行臺寂寞流人戶還爲長

者開

讀閱制置進兵形勢疏

使鉞稱都護威名自久聞勑書天上給賜履日南

分露布平蠻策風傳諭蜀文不須煩廟議從此縛

山君

其二

一家兩司馬萬里控蠻夷貴竹新經略滇池舊視師金韜分虎豹玉帳陣熊羆談笑壎箎合方幾著定碁

李叅將任清浪過謁

君家楚邊衛縹緲洞庭雲自古十三望隴西猶著聞虎頭飛食肉猿背射超羣今向黔中去人稱李氏軍

其二

故李將軍後威名大樹看鈐經新武節綵筆舊儒冠談笑輕裘動光芒短劍寒南方今小試行矣近登壇

朱白岳直指按滇還途見枉

滇池行部罷驄馬獨驕歸萬里埋輪氣三年破柱威聞天懷舊雨楚戍借清蹕干旄相逢後依烏暎紫薇

其二

清漳稱國士臺憲號雄班繡斧搖邊月卿雲擁楚闈秉風西洱海閒俗黔蒼山衮職今無闕烏啼白簡閒

思石道向憲副便途見枉（談及解黔圍入大方之苦久不得他調賦慰）

謾說黔師武多君久歷年觧圍閑漢月擣穴闖蠻煙戰苦刀花黑兵驕血草鮮天心良有待切莫嘆迍邅

其二

我維南楚客君是郢中賢傾蓋君如故披襟我自

憐黔花開戰後戍雨落春前逆旅殷勤意相過思惘然

小年夜

春迴巳十日微霰尚漫漫詩思梅花伴鄉愁秫酒寬軍城猶玉壘客館亦椒盤氣序皆天定無然厭歲寒

其二

四氣各晉餘明朝定歲除芙蓉春到枕蘭茝客爲居祭蜡因鄉禮挑燈讀古書西南天地內自得亦

遷遷

除夜

杓斗攜龍角昏揺柝木津到明方啓泰多日已迎
春筆彩臨燈燦鷄聲忽瞎頻應知消息裡一氣自
新陳

其二

守歳罇多酒逢年醉獨歌蘭釭輝硯席火樹拂星
河月朔寅前合春風子後和從容聽玉漏不問夜
如何

元日

芳辰開泰象元日客中過錯彩花箋勝浮罇栢酒
和宜春人競帖獻歳鳥爭歌入律東風動廻看淑
景多

其二

瑞靄新堯曆青雲蔭楚城闕花如鮮意爐氣似開
情斗指龍驟重風歸鴈序輕春初多勝事燈燦九
枝檠

人日

歳功看運轉浪跡尚居停氣朔稱人日風煙伴客
星新詩三復就宿酒五更醒閒看梅花片春粧展
畫屏

其二

客雲幾匝月今始見朝暇七葉皆蓂影千條岸柳
痕鶯聲還未試菜甲可供飧氷泮河津上春沙映
小邨

元霄

圓月今宵對春香花露徵星橋開鎖鑰火樹吐芳

菲金鼓通城度笙歌徹曉飛天南孤戍地猶借上
陽輝

其二

軍城三五夜勝事競深更穠李叢中醉梅花笛裏
生龍御天鏡轉鴈度斗杓横遥憶家山月應同此
地明

送黄二爲太僕之偏橋

悠悠同失路君去楚橋偏郡縣皆荒服山川半瘴
煙星槎浮海客戍鼓動蠻天莫謂兹行遠艱難自

昔賢

其二

君昔黔中謫官爲幕下寮舊遊經雨露新法望雲霄挾得詩千首還須酒百瓢犇千應有象持此格三苗

清明

上巳誰修禊耆莅楚色遥雲深潑火雨風靜落花朝遣悶行山郭尋春渡野橋拜遣丘墓後東望路迢迢

中秋

移寓息茅屋凉生秋雨過南山開爽氣北斗掛晴河地遍花風少天晴桂月多浮杯聊獨對鄉思更如何

重陽

久辦登高興其如雨色深琴書雖靜好衣屐半侵霪野菊開相翫村醪醉自斟旅懷幽鬱處玄對白雲岑

冬至

荊南揆日景黃道喜迎長葭管吹灰起梅花吐氣香飛雲占歲物拜詔東歸裝飄泊經年外陽迴北斗旁

其二

茅簷向暖日陽律動黃鍾筆可風外勢花黙雪前容半夜鄉心劇先春聖澤濃挈壺須大曆萬國仰飛龍

拜詔歸經便水驛值雪

候曉辭黔服凌晨入楚臺宿雲鵬徙去殘雪鶴飛

迴古驛紅梅發空江白舫開皇塗今蕩蕩應賦北山萊

辰溪讀陽明詩

二酉山邊路盤江一葦航石樓藏緑字鍾乳滴玄霜五水分溪細羣峰合面蒼英雄塵壁詠猶作夜珠光

武陵

武聽橫吹笛千城萬里才雲連黃帝野風近大王臺水市看魚集沙汀聽鴈來禾菱兼種橘懷古思

悠哉

以上青玉堂釆薇草

五言律 三

半山園同劉去非徐季良謝發可攀傅大司馬陳總憲兩公祖

園開鐘阜下鑾響與雲穿野竹搖城暗琪花照席妍賓朋邀入座陪從集羣賢共對甘棠樹淸陰未改前

其二

鳳城連紫陌誰道有眞山帷石晋雲任淸泉抱郭灣日遲堦草碧春老徑花殷此會東南美堪題玉筍班

聞聖駕祀朝日

聞道中春月天臨朝日壇東郊羅萬乘北闕舞千官淸蹕神明護香輿錦繡攢羲皇初捧轂陽氣滿長安

其二

帝制依時令乘春節序佳靈旗連霧捲仙鼓並雷撾望祀行虞典登封陋漢家南郊曾托乘就日思無涯

後湖見荷簪

二里香堤路高城水影南藕根饑鷺啄荷芰醉魚酬岸色舒深綠湖容帶淺藍採蓮還有待何事早遺簪

雨霽

多雨南中夜微泓拂曙晴高雲看度鶴喬木聽遷鶯潮撼丹陽郭春深建業城晝長人吏靜詩酒獨含情

以上青玉堂芰棠草

留都赴召魏國徐公同年友劉去非諸寅僚餞於莫愁湖之勝棊堂

鳳閣飛丹詔江東驛路傳上公開綺席僚友贈華箋還勝新亭畔臨風賭墅邊應聆吉甫誦持此去朝天

渡江別文武官屬

節鎮長江舊澄淸意未灰軍麾迎遠浦祖帳列高

臺北岸辭吳何西岸別楚才諸公相慰厚感激重
徘徊

望鳳陽渡淮

山水含靈氣蒼茫楚國東北行看近日南望想歌
風原廟藏弓重初陵敞殿雄寄言諸守相亭堠莫
虛空

抵京上謝疏奉旨即行陛見不待常朝

帝城朝望迥拜疏復明恩側席催趨陛虛懷佇闕
門瑞雲仙仗簇霽日光暇兩載遺天尺今看近

九閽

邊警

赤羽朝飛急雲峰堠火明鐵山秦帝築銅馬漢下
兵月黑陰山氣風連暮角聲築壇思拜將誰可作
長城

經筵

春秋逢二仲聖學重橫經啓沃資前席班聯拱御
屏鑪香熏日靜晝漏與雲停賜宴來丹地文昌傍
帝星

推將

禁中思鉅鹿諸將重橫行郤穀敦詩舊穰苴用法
明功勳期鐵券方略望金城鵲印人爭羨誰邀麟
閣名

中府宴武進士首揆主席

明時新寵武科甲耀同朝賜宴雲霄迥承恩雨露
饒首揆聯鷺集庶采饗鸞鑣既醉登歌後凌煙望
爾標

歸舟津門夜縴

城郭連三輔歸途傍海涯烟波秋漲艇星月夜行
人別闕迎南斗懷恩望北宸蒼茫無限思魚鳥獨
相親

滄州沽酒

南皮稱勝地滄酒復陶真月下青帘夜風前白墮
春自寬頻獨酌求醉反勞神杯影乾坤狹悠悠何
足論

臨清

漳河歸碣石鑿空達漕舟萬檣連帆度孤城遶歌

流雨餘青嶂夕天澹碧雲秋小艇徐牽易風波不礙留

濟寧至楊州千里無岸

野漲爲連霖村莊散濕陰河公排瓠子水母嚙桑林帆影空中掛堤形鏡底沉扁舟無岸泊依傍樹頭禽

朝發丹徒

北來南悵望吳楚舊朱方廻岸風帆落平堤錦纜長亂俘擒漢濞鑿地起隋煬江水吞流急飛舟一葦杭

晚泊閶門

楓橋繞渡月虎阜傍棲雲橋影連烏徙鐘聲帶[illegible]開春秋遺事盡吳越隔江分荊有遊仙舫歌吹尚紛紛

郟子驛阻風過章氏飲

家村平望近飛帆阻石尤湖隨新漲闊酒向故人留鷄黍鄉風古魚羹水國秋驛樓今夜夢沉醉詠仙遊

焚黃崇禎二年以登極覃恩贈祖父侍郎妣皆淑人焚黃以巳巳過里行矣五年以冊立東宮贈祖父南京刑部尚書妣皆夫人至癸酉秋以霖兒舉同上丘也

啓佑懷先德馳榮世澤綿璽書光日月花誥動雲烟錫類蘇蒼震摛詞自木天顧瞻松栢下餘慕切梧檟

其二

留滯風塵外疎濶上丘林綸綍龍爲篆聲聞鶴和陰道因忠厚積恩遇聖明深徙倚思圖報君親兩繫心

以上華日樓言草

送黃又生中丞撫吳

海國南邊盡朝暘東路行幢旌搖旭氣鼓角動春聲越絕隣封近吳歌倚棹輕最憐財賦地羣吏待提衡

其二

建節姑蘇郡長江萬里澄風煙開鐵甕雨露到金陵海色分帆影山光拭劍稜東南天半壁賀得漢中丞

王修之司理見訪

君是維揚雋高才遏歷多風雲臨海國雨露沛江河驥足元超逸羔裘更委佗衙門蒙枉貢披對意如何

其二

詩與君能發文名衆所聽飄搖官轉遂拓落酒初醒氣韻雲流月風裁刃發硎莫嗟逢世拙吾道自亭亭

胡慎三司理見訪

文章魁士國筐斗道為尊造士勤分席亭疑照覆盆春風馴乳雉夜月息啼猿公事還多暇時來訪華門

龍華塔院

野閣江天豁乘風一葦杭水門標鴈塔貝闕起龍堂艇泊漁竿影厨燒竹葉香皈依禪定後章貢望茫茫

其二

密竹青無地平沙綠有江佛花低雨檻覺樹隱秋窻風急舟行亂天空鳥過雙法心無住着應把毒龍降

西山

便登城上閣青山檻外斜氣蒸彭澤雨峰掛岳陽霞天寶神人洞洪崖大隱家一泓章水隔步障擁龍沙

邇東雲而剩此軒

物情嫌好盡天道喜留餘屋僅侏儒枉門多長者車炊煙塵甑飯映雪門床書普眼觀平等誰人得廣居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五言律　四

壬午夏起祭贊南樞特旨差官敦趨簽任

尚書紫綬印十載與天違劍履欽蒙眷丘林敢杜機禹貢多南服周邦重舊畿廟謨期急使六月戒征旅

戒途別親友宿油崗先君丙舍

南昌亭子下冠蓋裊行驂草色連江遠鶯聲入夏

稀乾坤紛帶甲星月肅征衣夜及松臚憩豐碑道
拜道

蘇進賢之東鄉

邑屋鍾陵外筠松夾路青烏棲鄉樹隱大澤暮雲
停炎楚晏登臨東南候將星臨岐無限思惟取素
心銘

飯草坪驛苦熱

楚越一峯合天分江海情縣城三含達卉市數家
坪舳篠懸荒飽茶瓜快解酲望風跡竹泉不覺有

啼鶯

武林至姑蘇

江旭起潮頭平空野色浮元戎傳小隊派館候鳴
騶秀水溪人語胥門戰氣收十年經此地彌望意
悠悠

姑蘇至丹陽

天入長洲死延陵帶共區海雲遮兩越江月度三
吳驛舫排帮泊關樓入望孤故人無可問煙草自
模糊

丹陽晤賀中冷尚書隨從句曲之金陵

鏡湖逢賀監把袂僊移陰莫言平陂句彼見別離
心牽率從浮事遲迴謝所欽迢遞句曲路茅洞幾
層深

江操

王氣金陵舊長江天塹旂浮船風下瀨掛帆月橫
空舞起蓮花劍飛穿楊葉弓為煩南徼重夙夜話
戎功

其二

入幕皆英選澄清意氣雄將飛蛇鳥陣兵麗鸛鵝
風牛渚溫嶠戰新亭謝傅功四郊多壘日所志在
彤弓

同魏國徐六岳南和方心冢暨內殿科道諸
公大教場會閱

大將英威下旌門練小戎星芒光受律月滿像彎
弓鼎足三司貴蟬緌五等崇烏臺連書省麟閣佇
奇功

其二

晋都徵選盛牙幕迴生風劇咯看黄石戎裝耀彩虹夏卿師李法漢將紀軍功未雨謀桑土雲臺此日同

同魏國南和遊牛首

瑤宫仙嶽迥雙闕峙江濤命駕延玄賞牽衣攝翠岑龍堂將岫壓鳯塔與雲侵英遊肎侶盛對景共豪吟

同前八遊棲霞

正是炎天永相携野逕幽村花沿澗落渚栁傍林栖古佛鐫山列名僧捨宅晋彩霞棲泊處今日醉

公侯

乙酉立春

龍躔新改曆羲馭宿天黿夜雨兼雷奮朝雲罨雪痕浦浮芳草茁池漾碧波湲詩興隨春動還須把酒論

其二

太皞輪規日東皇正首春坤維開壽域斗柄轉洪鈞柏栗杯傳滿椒花頌擬新應圖多逸駿吾老席吾珍

王閣老鎮蜀 諱應熊

西川資作鎮黄閣舊名臣爲救鄉鄰鬪而緩水火民江流運旻楚棧道綏咸秦應叱王尊馭猿聲日夜親

其二

全才兼將相出入寄安危夜作刀州夢朝題劍閣詞還家安梓里許國序瀘夷望槩蒼生久難教來去遲

范中丞撫黔 諱鑛

巴黔如繡錯繇來古夜郎槃弧元狗國邛笮近羊腸未率苗民服兼鄰蜀寇張相如今建節鱗介襲衣裳

其二

魏尚雲中守北邊曾借才此方頻倣擾之子恐徘徊忠信行蠻貊風霜闢草萊臨江將去鷁回首望三台

見雪

瑞雲浮野潤春雪滿江闊樹裏棲禽寂池邊弱草孱酒斟鸚鵡綠山看鷓鴣斑爲美繁臺賦題詩取次刪

劉職方泌監軍故給事劉夢胥仲也

故人不可問爲政卓吳東忽爾見之子依稀對乃公毛分冊鳳日翼舉大鵬風應敵兵祁震期君第一功

其二

亭屯何日策保障賴干城棄繻寧殊智先鞭可抗衡荆雲隨曉角黔月熠宵鉦把袂堪投分悲歌氣未平

送朱蔚園考選

君是劉中壘宗臣自棟梁春秋明禰福洪範數陰陽艰望君門近心憂國事長倩言詢道軸徐孺老南昌

其二

大雅悲廖廓忠懷爾獨醒文章開一代氣象冠二靈久次頭全白相看眼倍青應懲投漢閣獨奋哭黍廷

東皋

夙昔抱微尚白雲隴上垂平安恒問竹澹泊只甞蓉飽看經兼史閒題畫裏詩于茲無善策奚以出山爲

其二

四方多難日吾自愛吾廬菜圃通圭竇筠樓貯史書淵明儕對客廣德保懸車江上春風起垂竿釣鱖魚

京山

城徧南郭內形勝表京山地聳八煙合池寬樹影環荷香秋馥郁鳥語晝綿蠻上客時來訪輪蹄幾度閒

其二

壯年新卜宅偶爾問花津圃築書連屋堂開德有鄰景山青旭旦臨水綠塘春十畝閒閒者康衢擊壤人

以上延暉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排律

江渚即事

寒輕江渚碧烟滿市樓靑打鼓船開岸鳴榔鶴起汀遠村交老樹芳草藉新亭漁子將竿掛舟人把柁停澄空飛白露浮靄隱蜻蜓晩對西山好嵐光作畫屏

吾宗

吾系原封楚宗人復楚遊江開夔峽派漢湧郢城流徙地陶朱策居奇鄭白籌衣冠起市俗耕鑿度春秋國士名三戶家儒讀九丘由來豪士侶淛海任扁舟

題張元戎冢圖小像

漢代金城將湟中逐捕還功成身遂隱時既貌如仙賜域穿高冢遺弓啓後賢白楊腥馬汗玄旐拂孤烟像擬麒麟畫文同駮琰傳不鯨疑舊壘金鑑

圖新幷百戰英雄事秋風起墓田

自艾

少小矜才氣文章擬軼倫先資輕拾芥弱冠濫拖紳剖竹分巖邑彈琴理鶩民揮斤驚霹靂守介避風塵五斗嗛嗛祿三年悶悶身有餘宜歲計無恙任官貧典禮方虛席談兵欲振鱗金門忻待詔堊室痛違親學業無聞舊韶光轉見新長安徒索米軍政適當辰短綆深維重孤忠悉具陳存心共職業何意作嶙峋仗馬鳴須斥批龍逆未嗔封藩歸北隴隨牒寄南閩多病甘拋棄連疏控苦辛天邊依 聖主海角放波臣立位寧爲忠修眞必有隣半生懸落落令德愧純純衮闕人繩謬瘡痍我拊循非非今始覺何日濟迷津

古出塞

宛馬嘶風急征書徹未央樞臣籌密謀天子坐明堂戰騎雲中市軺車塞上裝廟庭開斧鉞郊坰設壇場部護微河洛將軍詔朔方白金江左賦紅粟海陵倉征繕三邊劇租庸百郡苦封侯酬劍客款

貢媾名王羣策寧遺譖中權貴自强爭言多衛律
詎說少陳湯木葉三秋雪天山六月霜何日喧笳
鼓鐃歌返故鄉

觀音齋

佛海楞嚴界觀音像女流天花萬點落實相一空
收珠樹拂衣去金沙朊徙遊因何闤闠裏是處篆
香浮除祓宜兒種慈悲類婉柔紫釵敲磬細銀釧
遏燈幽婢子青蓮舌佳人紺色睇瞿波超俗骨愛
水溺眞修謾繡浮丘鶴長齋跨鳳樓

喜朱觀察開濬東湖（諱萬春號宸同無爲州人以御史左遷多善政）

江城開大陸百雉隱洪流渫泖雄州彩澄涵故國
秋西山連左蠡南浦引東甌雲壑通儞見菰蒲近
市求七門元古戍五事本通溝功德韋冊大風操
孺子優長橋環粉堞細艇繫紅樓岸幘觀區宇憑
軒攬勝遊祗緣桑變海誰問渚生洲孝闕朱公路
堪攀郭泰舟連橋飛石燕坐檻送沙鷗佩玉時邀
景鳴鑾且散睇光明眞有象翳滯永無憂但覺鴻
濛闢應知泰運迴文章滕閣上移入此中收

曹能始招飲洪塘山園賦謝二十韻

出郭拂塵緣聯鑣訪逸賢明花開徑古野稻秀畦
連巖壑經秋淨雲霞出海鮮玄亭除綠草絳帳隱
紅塵園以當門闢池從對屋穿橋頭維畫舫閣裏
聽鳴泉樹石雖粧點溝塍固蜿蜒客談清耳磬僧
梵息心禪義重江湖遍官輕汶蜀遷委蛇機毋杜
雅正論無偏今代文章伯前身山水僊經綸餘緣
筆吟咏摘冊鉛複滿緦强仕名高自少年珩衡能
辨馬得意可忘筌徙席看殘照班荊醉暝煙華燈

剛繼曜素月已流天勝引觴籌逸嚴更鼓角傳延
津風雨在谷口薜蘿懸吏俗辭酬飲途修拆夜眠
良辰忻此會疑趂武陵船

以上綠雪樓發草

蠻塞曲

漢置牂牁郡黔中直夜郎天文分井鬼禹貢界荊
梁六詔通僰隘三巴斥塞長樂欹元易種爨僰自
投荒據險菁叢密憑陵洞寨强皇風猗凹隔殺氣
歲披猖就族推渠帥依山作寇攘箭飛三石弩蝕

銃一竿鎗稜棘斑皮胥蒙頭楮敝裴邊屯紛鹵略孔道逆旗行鄉護頻征縷將軍幾蹶張首功徒彼此戰血競玄黃月掩刀花暗霜凌劍鍔光豈云猿與貜能作虎而狠浩浩五溪水英英六郡良麒麟今有閣努力効鷹揚

陸直指過黔 時以太僕兼監軍御史

吳門半萬里直指按邊兵冏伯金魚佩臺司繡斧聲天連雲夢野地控夜郎城守藏觀周史巡徵出漢京官寮傾耳聽棘猿抱頭驚爲奏調絃曲還高

題柱名旅常堪著績枕席易通行無限遐荒苦應憐父老迎

同年夏太祭齋捧見訪

匡廬桑梓社核稷鴈行來同學君今貴遊時我不才關門經紫炁齋土視寒灰桂樹通衢蔭槐花上路開南山呼萬歲北斗近三台儼若乘槎去紛從擁傳廻奎章依日月仙仗擬風雷敬以瑤池頌天邊獻壽杯

平蠻曲

黔山包楚蜀青壁帶長林險阻烏蠻竄憑陵赤羽侵人聲同鴂鳥箭舌亂春禽殘月攢箐見飛雲逼面沉嶺高風不勁天漏雨常霪草色茫茫綠榛煙莽莽陰干戈由鬼國輸輓盡荆岑剩有橫霜骨誰無向日心鐃歌關塞苦羌笛武溪深況復多羣醜勾連肆毒淫璽書新拜將率土仰爲霖北斗斑文劍南薰觧阜琴軍鋒摇地軸勝氣動天撓共祝清荒裔雷聲播凱音

聖德篇

帝德新龍紀天符協鳳翔歲星臨亢廟秋月坐明堂象執三階泰圖膺六位昌神功爲不宰睿質燭無疆雨露蘇沉錮雷霆殛罪璫舊經師傅重前楷典謨詳採逸諮屠釣掄材揀棟梁職方均貢棐田畯訓農桑灌鼠寧虞社疏苗必薙根威加四海表仁覆百蠻鄉諫職賡鳴鶴官寮滌爛羊虛懷求岳牧底力效軒唐況以祁升旭而扶貞下陽獨操魁柄早共卜曆年長北望微垣裏卿雲擁紫光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上御文華殿召對入覲布按二司官惓惓民
隱吏弊讀邸抄記汪志喜三十韻

三載虞廷績銓衡重考功諸侯官屬盛岳牧等威崇端笏黃扉左趨班紫閣東寒輕仙籞肅天霽苑花茸訪落弘衢室諮諏啟合宮周旋綿蕞習呼召何臚通上策弭秦盜名言破宋聲傳謀垂覆問清覽徹重瞳廉介教皆蘗貞堅戒轉蓬階墀登赤石壁帶倚青鋼款曲占交泰叮嚀仰發蒙夏民思召父奬吏嘆羊公物望誰居首王臣孰匪躬金河晴

瀲灎玉樹晝葱葱海國鯨鯢擾吳儂杼軸空垌場驅害馬沮澤集哀鴻治行何如舜文章若似雄酬恩惟砥勵奉法益磨礱止葦專釐弊開門爲達聰編年書是鳳得士獵非熊歌咏諧韶雅悉依違借叢光明借日照浹洽與春融保障邊關晏精禋歲物豐救災分遺使懋賞出藏弓惠慈憐赤子嚴貫對蒼穹共卜靈圖鞏應知景命隆細流歸渤澥大道得崆峒倬矣皇情豫休哉帝德沖威風萬里外佳氣五雲中歡忻同擊壤作頌愧雕蟲

以上青玉堂芟棠草

白鹿書院

新安留此蹟少室舊書門地以風徽著堂因名勝尊石梁橫大壑烟塢帶孤村修竹猗猗秀清流曲曲沄山高月益小林靜鳥逾喧俎豆羞蘋藻香鑪韻桂蓀傳經人已往肆業道今存靈壤兼幽敞登臨欽尚論

澹臺祠

孔席雖不暖江南未戒程言游居茂苑子羽到章

城拔劍蛟龍駭傳書弟子迎荆蠻新禮教魯國舊諸生剩有衣冠冢還餘琴瑟聲徑開王路廣風遠聖經明講席高分坐虛堂迥列楹香臺祠往哲瞻拜豈勝情

上避殿修省親郊勅諭羣臣力圖勤蕩敬賦
十六韻

天上開黃道殷憂啟聖朝省躬頻減膳撤樂輟聞部醜類猶嗟舜苗民尚梗堯素衣虛正殿嚴勅戒諸寮罪已心彌苦勞民意甚焦文思懸日月召對

敞雲霄紫橐簪銀管碧珩步玉墀刻期蘇集雁立
格捕飛鷹寶璐親郊祀精煙拜手杓鷹揚渭水儼
鳳來翹車招獨秉河魁重誰分化璽調臣工仍水
火將吏但逍遥旣急中馳盜還應左纛遥虎鈴清
廟鼎說作大川橈岳牧咨方切璣衡望更超共期
收底定勳代勒銅標

聖德頌〈戴壽之旦遠臣謹當嵩祝謹熏盥以頌〉

帝命禎符合龍興啓兆先河清呈九鼎鳳集擁璧
鶴聖明臨日月英武奠山川首斥五侯黨潛移七
貴權銓除釐險僻謫徙採貞堅已馭風雲會猶虞
雨露偏神功不宰運大道至公懸儉素衣三澣精
詳策萬全南郊勤禱祀北塞詰烽烟假廟宵開闕
橫經晝敞筵慈仁嗟水旱欽若測星躔溫室頻清
問平臺累訪賢揆文嚴滌弊奮武由陶甄時慮司
農匱常將內帑捐太阿元手握秬鬯總躬虔納諫
同迴蘗釐奸戒察淵清霜威盪海明月朔防邊馹
子餘殘息穹廬漸遠遷籌兵遥決勝爵吏絶夤緣
望杏親耕籍瞻蒲勸力田股肱攸卜慎心膂任人

專大賚鴻恩溥尨臺虐首宣賦加民歲納讞案事
無連願得夔龍佐長瞻虞夏天敬從華祝後歌詠
比薰絃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新年

氣序開正月軒皇至道昭握樞江左甸卜曆斗東
杓鐏滿宜年栢盤餘頌歲椒煙和疎樹杪雨漲小
溪潮匝地還鼙鼓斯鄉尚管簫風塵慙自老何以
報興朝

與蕭伯玉讀園記

知君抱奇尚卜築有中阿地潤多喬木城低見曲
河星楂裝浣女雪舫載漁歌彭澤門前柳山陰沼
上鵞西峯時拄笏東第乍鳴珂常恐移文笑攜尊
醉薜蘿

其二

少壯因遊宦燕吳老作郎相如新節佩子敬舊胡
牀蒼鹿羣分柴青鶴侶逐行怡雲穿短屐邀月進
輕航詩酒雄心倍林園勝引長墨卿聊寫記何日

懷徐魏公移病

豐鎬諸勲舊誰從雅尚高念年思挹袂客歲任同曹江海身局重乾坤首並播綢繆勤擊楫歌咏妙抽毫一別安孤枕相知到二毛忽聞圉令滮春思爲君勞

喜方南和掌府

留守陪京地惟君久贊襄共叨中府席同閲大軍場日月光南紀風雲護北方主憂關社稷公望繫天直行書

巖廊昔效秦廷哭令扶漢道昌深惟根本計珍重報明光

喜劉通侯操江

君祖元勲首文臣帶礪昌知兵唐李靖審晝漢張良族衍青田大官居白下長春風鵉鶴陣暮雨龍驤梁盜定高推轂澄淸銳處囊相知無俠介卯結義難忘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詩部卷之八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絶句

桃花

春歸南浦早渌水桃花塘灼灼紅煙裏金羈騎玉郎

羽林郎

少小從軍去爭功百戰歸羽林羅上將驕馬逐烏飛

其二

良家六郡子天上羽林兒帶劍隨龍座披香列鳳池

宿支提寺遇雨

萬樹藏僧刹華巖舊有名洞天今夜雨涼帶海潮生

其二

大佛脩行地香花接海洲龍腥陰壑吼風雨壯深遊

以上綠雪樓殼草

賦得臨池柳

綠占銀塘半絲陰玉液長春心愁欲斷花片落滄浪

詠汲黯

守高能自遂伉厲難為工不遇明天子誰冠武帳中

詠卜式

山澤牧羊子功邊結主知一諫不過貶萬世釣名奇

以上綠雪樓鶴草

漢宮曲

平明出前殿射獵渭橋西金彈隨風落兒童逐馬蹄

其二

馬上張公子金吾不敢訶千門隨啓閉五柞任經過

贈遠曲

幾度不成眠深深拜佛前沙場音信杳何日是歸年

洛陽道

紛紛玉鞭ㄏ共向洛川春不敢近前問南陽新貴人

長安道

笑飲胡姬酒追歡不計錢杖頭傾百萬醉後獨彈絃

其二

鄭杜相逢後論交倚劍看寸心何所托白日起風寒

容舍深秋應袁生請戲從金木水火土字成句

楚塞煙鋪渚秋塘樹鎖津江楓燒赤錦銀燭對清樽

其二

煙鎖深城郴霜清秋寺鐘漁燈橫遠釣氷鏡照筠松

其三

燈吐錦桃清樓煥銀河遠坐檻唫秋池釣臺煙樹滿

移寓草堂甫百日拜詔東歸

群峯攢古戍茅屋藹中間忽拜金鷄詔飛雲送客還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江南曲

江壖有重湖風吹綠浪影鴛鴦水面嬉礙著蓮花梗

長干行

楂下浮船便何棹在橫塘誰騎金勒馬盡是烏衣郎

盛雨

紈素收梅雨天花滿玉缸煑來春茗熟應受惠泉降

穀雨

細雨釀輕寒砌草芸芸綠春色十分深原田啼布
穀

惜春

紅杏飛如雨棠梨雪樣開不愁鶯㖒盡却喜燕銜
來

以上芰棠草

邊詞

黃沙滿寒磧劍舞鵰鶚泉牧馬千羣飲移帳野狐
川

其二

河曲流千里愁腸更九廻烽烟傳有警齊保赫連
臺

沖崗五里松

松樹種百萬周遭五里陰重重看偃蓋高隴瑞雲
深

其二

玄鶴棲無影蒼龍自有鱗流膏成琥珀先子此藏
真

南浦

紅蓼洲前水潺潺照驛樓碧波還北去春合楚江
流

采蓮

日暮采蓮涇蓮葉翻波起波面見紅雲越羅婿秋
水

靑山南望

芳草綠烟迷春舟繫野渡丹崖隔遠水疑入花谿
路

其二

高隴起平湖小村護深竹漁網掛門前牛羊牽放
牧

以上華日樓言志草

新歲

斗柄如環運太皡先執規栢葉開新酒梅花續舊
詩

其二

候鴈初朝北潛魚陟負氷登臺占歲物適見瑞雲

層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晴人

漆園紀齊諧夷堅識鄭圃都爲志恠人恠書今何所

其二

黃帝北門城老瑕陽子居相將論道學所論果何如

其三

徒稱鶡冠子但號鹿皮翁媿殺巢由輩名姓落塵中

其四

那是滄波客誰爲澹蕩人不如滑稽叟金馬自沉淪

其五

南翁巳曲醉海叟未忘機爭似玉姜女華山毛作衣

貧居

結宇雲津曲鷄鳴白版扉傍崖聊拓架朝夕挹清暉

廣居

仁義蓮廬爾鷄居是聖人茅屋可消磨仙然違俗塵

亨屯

臣時誰有調芰蕩闢神衢三光旋采色露版詔鋼相

其二

化道歸康濟雄圖麗史書龕世以拯亂電爍而虹舒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明宮保尚書塏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六言近體 律詩

尋秋詠懷

問月宦衙曠澹尋雲仙界岧嶤烟嵐漠漠滄海河
漢溶溶碧霄洞有泰巖石釜田多嵩嶺銅銚紅塵
馬頭流汗何不深山掛瓢

其二

秋後雨鳴葉脫霜前風急天高南方本棃柑橘海
國更饒蟹螯近鳥茅茨白屋依村竹護青皐眼腔
不妨雄眺無限雲峰雪濤

以上綠雪樓鶴草

自寓

誰貴千言吐鳳自笑一代雕蟲塞馬從教還去海
鷗相與西東胸襟高山廣水意氣青雲白虹與到
一杯濁酒乾坤醉裏鴻侗

麥雨

午夢華胥乍入羲皇即在山窗何須梁溪飛瀑不
待湫布奔瀧穀雨初來金藍松濤乍汪銀釘乳花
幾片溥游絕勝露濟秋江

義酒

爲少步兵廚酒虛傳投熟宜城取到淮南江浦寄
來吳下烏程點綴泰和若葉參合麻姑廿錫誰云
以水濟水由來五醞同淸

讀書

瞻彼虛室生白滿架圖書殺青琴有丘中古韻帙

多蠹上新經魚鼠鬚紙筆蟲書鳥篆碑銘開窻
展讀無礙夜以繼日燈熒

以上擊壤草

六言近體 絕句

東皐即事

門外平疇淥綠樓前畸墅鋪紅家本耕田北山人
今避世牆東

其二

紫鯉春潮沽活黃鸝夏木陰陰竹下茶爐烟起牀

頭洒甕香深

風閣

春煖烟和椰下秋高氣霽西山仰止先民敦薄皈依任哲廉頑

其二

樹色開窻款客茶香逗竹呼童爲有曲池渡月應教滿座生風

其三

壁素欲圖五嶽隐虛可捫三台鵲噪朝暾鷹射魚

遊春浪瀠洄

其四

巢搆依稀太古樓居彷彿仙人墨彩池頭噴霧梅花笛裏留春

以上綠雪樓鷇草

逍遥閣秋望

荻岸漁舟曝網楓林蕭寺鳴鐘綠茗七椀八椀白雲千峰萬峰

其二

拂曙烏輪出海將昏兎魄騰輝拭硯常有雲到開窻忽見龍飛

以上綠雪樓鶴草

春季漫興

楊柳毿毿綠雨山谿芥芥碧烟園茶疏客青壠石蘚駢連紫錢

其二

西道逍遥六詔北邊近接三巴雲光片片迷樹春色林林落花

其三

城上鼕鼕戍鼓驛前獵獵行旌莫言山谷深昧日有衣冠送迎

其四

爲國空稱戍士離家自胥流人飲酒何妨樂聖嘗歌直欲同塵

牧童歌

綠草横江兩岸黃牛被野千頭逃雨洞中曉暮迎風笛裏春秋

忠州胡太守郊亭餞別

霜葉黃遇五馬靄尊綠滿千杯疊唱渭城新柳橫吹羌笛落梅

桃源洞及徐季良同渡白馬

漁艇橫江楚客仙源滿洞秦人欲向煙霞問路碧桃千樹迷津

長沙晤顏大參

君是諸侯建節我爲羇客還家談心移日遷坐招飲深更放銜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漫興

懶性依隨水竹同人岸幘相逢魚步紫鰓朝市隣家紅稻秋春

其二

斗室松窗雅靜琴碁取次淸供讀書撲開燈虎郎虎羞稱酒龍

其三

白雪琴彈綠綺花箋紙寫黃庭對客吟詩欲倦東湖鶴渚鷗汀

六言絶句惟王摩詰臻于玅境如桃紅復含宿雨諸什自在無斧鑿痕可師也本朝楊用修焦弱侯亦稱盡美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出處

尺蠖之屈求信龍蛇之蟄存身幽人履道坦坦貴趾以葆其眞

其二

身在江湖之下心居魏闕之間所以孔席不煖要

在投大遺艱

其三

逸驥騫騰夷路潛龍起躍洪波須是垂纓論道毋徒佩玉鳴珂

其四

軒裳第爲暫客津要豈是生涯與時和光埋照臨便休沐烟霞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眀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律一

西掖卽事

漢朝宮闕曙雲開西掖清高切上台自信勿欺臣子職敢云能晳大夫才鶯聲晝囀闌花靜臚句時傳御墨來慚愧無能裨衮職循墻獨立幾徘徊

其二

千官虎拜大明宮四海降王禮節同瑞日光騰鳷鵲上薰風吹入鳳鑾中太微門裏看郎位天市樓前列辟公侍從叨陪龍衮近糾纚獻納但愚忠

殿試

盛世同文俊乂多臨軒發策擬菁莪諸生執管榮廷對春部徵賢重甲科冀野雲成龍錦絢瀛洲風送鳳鳴和侍臣奏賦明光殿醉飽天厨佩玉珂

賜進士

春開閶闔曙光分黃榜高懸射紫氛宮扇影移拖豹尾香爐氣遶侹龍文仙登閬苑笙歌沸花簇瓊林帶馥薰此日書生誇際遇須知天上布卿雲

沈使君建文明樓落成

高閣崢嶸切太清天開形勝甲山城曲江春雨龍鱗動冊嶂朝暾鳳翥明俎豆千秋崇正學風流一代觀時英應知靈氣騰東壁片片青雲日下生

白湖嶺 先君塋嶺北

白雲千里接江天縹緲層峰仙掌懸漠漠春陰開大陸霏霏秋色湧晴烟松盧佳氣瀛洲裏野壑幽光汝水前莫是洪崖仙子路桃花飛撲打漁船

經任成婚志喜

一歲孤兒十九春于今帶弁列成人書生家室構新造刺史門楣喜鳳因月朗河橋知渡鵲煙香奩玉卜添麟吾兒未了居平願賴爾撐持好立身

寄繆西谿

吳門路指越門邊尺鯉難憑寄斷箋湖海漂零官自拙雲山縹緲隱爲儒夢回春草懷良友氣挾秋霜慕古賢此日風流應未盡千年還看李膺船

王太常師總河啓行

司空新詔下行河節鉞風霜載道過萬里襟喉通地軸六軍司命擁天戈泰川砥柱桃華浪漢苑金隄瓠子歌一日平成收禹績江星隱隱靜滄波

送徐若谷赴閩中

鏖戰南征霜氣寒海門千里看登壇驄騎舊識蠶叢路龍劍新經灩澦灘祗爲鶴書催隴上且辭鱸膾發江干此行白雪將誰和珍重風塵道路難

題張元戎父先將軍塚圖

威名百戰勒燕然弓劍新藏甲卒穿朽骨幾擲嵩白草餘生李已到黃泉山河氣壯麒麟卧鼓角聲汹虎豹眠但使英雄扶社稷何須起冢象祁連

題故張將軍像圖

孤劍橫磨西塞秋陰風凜凜入邊愁朝廷寵戰吳臺像介胄橫戈細柳儔豈恨沙場留七尺還從圖畫裂雙眸英雄一具封侯骨漢將如今道虎頭

送章仲山北上

春風丙舍喜連床燈下傳觴對月光幾度竹林無

酒興謾誇蓮社有詩狂長安方急山公啓天部應開水鏡堂努力蒼生澍雨露清芬豈爲到池塘

青山古渡 今從西二里爲熊家渡先王父宅亦在青山窩

水國平連此地高幾朝車馬問津勞兩湖日月三陽市千里雲山九派濤古岸人家開甲第新洲花草媚冠袍風光好在鷗鴻外酣眼冊霄望鳳毛

龍岐砂磧 先太君葬龍岐之宋山

沙堤天築汝河蟠迤邐崗原帶碧灘水望千帆湖淼淼山看數點氣漫漫春廻曲港魚龍動夜宿芳

洲鴈鶩繁古樹畬南烟霧裏松廬兎擾一坏安

程埠更樓 元末紅巾賊亂鄉人推熊伯幾爲帥樊明仲副之于洮立寨起義兵故置更樓

蘆花洲上皷逢逢祗爲戈船賊寇通甲士椎牛連野寨丁男祭馬護元戎鳥啼花落江山舊暑去寒催日月同獨是陽侯貽害久端憂添室祝年豐

羅渡高楓 在西爲白沙湖荒橫十五里標涼時間行人以望樹得渡爲志

古木陰陰野樹傍河流日夜影如常蒼旂早建三春雨赤幟高標九月霜渡子槳從烟裏盪行人騎

向水頭灿何須別問津梁路大樹林邊一葦杭

長與寄若下春酒醉中口古

醇酒當年馴雉堂別來濃淡隔蒼茫白衣送到鵝黃色綠蟻浮來琥珀光甫里風高由陸羽若村名重爲郊陽山居頗苦春醪濁快倒芳尊興欲狂

高公園

江城中國有雲林曲水通塘拍岸深蔬圃三洲開古墅樓臺千疊湧春岑魚吹椰浪粘芳草鶯撲楊花囀綠陰過客不看因巷僻桃源曾許幾人尋

龍光寺

江上隆沙隱鷲峰千年靈蹟列崇墉佛疑地藏開金粟僧似恒河任蟻封卓錫池中無漏滿拂衣樹杪有天從勝情爲選章城北月曉香林嘹喨鐘

重憶荊門

曾爲節使度荊門漢水襄陽勢互吞三戶風流開楚服五陵王氣擁天垣朝雲不見來詞客秋雨空聞泣逐魂南國崎嶇猶夢裏綠綸重憶冊王孫

武陵封榮郎雲貴孔道

武陵秋色逐江來天子金符下御臺龍衮七章宮錦重鸞旂半道繡雲開東平儒術高藩節大楚王風出衆才南望烏蠻飛瘴雨桃源還是近三台

寄泰靈墟

馬帳分携不記年漢陽春色日風煙傳經心事人曾問抗疏功名我獨憐夢裏時鷩池上草燈前難和郢中篇須知聖主思空谷誰滯山公啓事箋

登塔

相將携酒望高烌躡蹬凌虛此日遊烟火萬家分佛土崗巒千里拱神州地蟠楚尾洪崖迥江帶吳

徼碧漢流龍鬬當年開混沌番湖戰氣際天浮

黃貞父先生同飲杏花樓

湖上飛樓湖畔橋靑山一片紫光遥高城落日通更鼓遠浦歸雲隔洞簫芳樹陰成沙徑舊杏花名在酒壚消傷心無限滄桑事宛宛蘇亭閱夜潮

其二

絳帳談經隔幾年今從湖上訪風煙問奇錯認楊雄戶共濟還同郭泰船水色遠搖樓影動濤聲亂

與梵鐘連江山勝事憑文藻肯教滕王閣獨傳

弔徐孺子墓 時與貞父先生共修亭堂馬巖

漢代衣冠半楚猴乞憐常侍自時流澄清孤負龍門志請劍艱辛較尉愁寄議無聞頓下榻高風不就獨盟鷗王侯高塚悲禾黍萬世崇瞻拜古丘

過白石公館

白石江邊小戍樓海門彌望萬峰頭地通甌駱窺三島天接扶桑湧十洲古道垂楊時繫馬新型短劍夜連牛登車無限驅馳意山自青青水自流

六月六日支提風雨

暫駐星軺禮法王千巖萬壑入寧陽龍噓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凉下界耕耘開野甸上方鐘鼓出山堂只因華藏稱名岳勑賜常傳御墨香

巡福寧城登太平臺

層樓縹緲五雲端山郭鼙亦大觀小草漫分廉察署空言慙負拾遺官戈船下瀨收春汛鐵甲歸營帶晚寒極目洪濤何處岸群鷗無礙海天寬

武夷仙掌

會聞高掌漢時臺幾見仙人駕鶴迴萬片芙蓉雲岫歛千枝菡萏雪巖開青天削處求丹藥紫氣迎來印綠苔舒嘯已看閩海狹好將清露酌瑤杯

和王中丞斗溟先生巡汛漳州懷舊

節鎮東南此壯遊樓船千里席前籌潮吞日脚魚龍嘯氣肅天邊鳥鼠愁海澨偏知新雨露河陽曾識舊風流只今直北多烽火都護還應屬虎頭

其二

丹心曾叫五雲端青瑣門前駐繡鞍百里春風輿

誦舊十年瘴雨主恩寬窮鄉父老皆扶杖橫海將軍並築壇漫憶輿衰經眼事桃花仔細縣中看

喜茅孝若遊閩見訪

書劍携將謁武夷浙江秋雨送潮時闌山一度無端鴈海岸千林有荔枝俠氣滿腔憂國計雄才全部擅場詩慇懃爲問弇州信却報春深紫筍遲

曹能始甚擊節浙江秋雨送潮時一語意在淡秀也

以上綠雪樓驗草

七言律二

登泰姥 宿王湖庵

爲訪桃花到碧山洞門流水浪潺潺閑黎寂寞昏鐘冷佛相荒凉古殿閒頗有細蘿留夜色寧無大藥駐春顔今宵穩作遊仙夢天姥明登尺五間

其二 上摩霄峰

幾作名山汗漫遊靈仙偏秘此邊州炎方瘴淨摩天近漲海波澄浸地幽紅日照來秦觀旭白雲飛去楚峰秋薊門直北狼烟起回首兵戈不盡愁

其三 謁太姥墓

仙人委蜕石蘿寒倩得紅雲伴死棺落日荒岑孤鶴唳迴風曲洞老龍蟠名山不道無常主瘴海偏能有大觀請向中原悲往事五陵松柏幾堪看

其四 入鼎洞庵

萬丈丹梯獨徃迴杜鵑啼雨雨花催峯尖隱隱鴻蒙劃洞古陰陰混沌開潦倒年華勤拜石縱横意氣謾啣杯分明鷄犬雲中現我白秋槎泛月來

鯡魚

四月梅風吹釣船鯡魚入市灑鱗鮮武陵溪裏開花後楊子津頭進貢前斜月掛竿通海市早潮收網隔山煙官閑一路渾無事慙愧魚翁索俸錢

弢園 張叔弢園也

春圃小築傍山高翫世幽人已二毛華瀨倒飛雲瀉練石巖横帶海生濤閒來坐上看書卷興到牀頭撫佩刀解脫不須僧說法含光元自合天弢

南峰老榕 福寧城南二里

石門斜夾小林丘老樹高蟠上世留雙幹拂崖棲白鶴孤根插壁舞青虬千年苔色凌霜古二月藤

花抱雨幽疑是曲輚看櫟社故將無用閱春秋

立夏

羽觴流罷領春風初夏陽舒淑景融官況草侵新圃緑鄉心花傍故園紅邊城戍靜高吹角海岸漁歸穩掛蓬清簟疎簾堪避暑蹉跎可惜寸陰功

偶占

拾遺書奏鳳池秋卧病淮陽我自求豈有姓名驚世眼漫將肝膽向人謀半生落落慙迂腐七尺昂昂任去留海上魚龍全寂寞橫吹片月似邊州

鴈字[illegible]

塞上飛書點畫工晴霞旖旎錦箋紅銀沙歷歷吳江雨墨瀋霏霏楚岸風圓曲分明排小篆縱橫疑似舞長虹不因路斷衡陽樹幾趁秋雲戲海中

其二

秋吹朔氣鴈門開陣陣雲烟自剪裁蒼帝製成蝌蚪幻天孫織就錦文廻洞庭落月織湘綺彭蠡寒燒撥荻灰最喜上林書信早漢臣賦別李陵臺

八月十一日千秋節

蒼龍元位角星東華渚看流少海虹膳視銅樓帷古禮文開銀榜自春宮重暉日月天增麗典學詩書聖有功稽首攝提添萬壽千秋并頌愧雕蟲

閣邸報奉　令旨撤回天下稅使志喜

二十年前起榷場舟車愁苦過關梁祇因將作諸三殿豈與中璫潤五坊言利本非　先帝急須恩應卜泰圖昌只今漢詔新騰布萬里春回黍谷陽

演八陣

八陣由來即六花方圓未伍任橫斜天衡四六分龍虎地軸餘奇配鳥蛇黃帝遺經存井地武侯留跡在江沙七閩只慣艅艎陣驚問知兵李左車

偶成

甌閩盤互萬山廻一郡孤懸保障哉天入南溟三楚斷海通西域百蠻開越裳白雉無消息關尹青牛莫往來自媿風塵徒潦倒好教鷗鶴久疑猜

懷李懋明

世上虛名誤聽聞相看能不悵離羣江湖未老元龍氣京洛還傳伏馬文賦作秋風誰念我詩題春

草只思君天涯回首添愁恨嵩嶺書來滯碧雲

崙與建塔

片碣停雲壓碧濤春花拍浪泛仙舠基憑匠石乘山重筐藏文昌逼斗高不為珠伴藏寶鴈還從筆海釣金鼇懸知元氣騰騰合象緯精靈射絲毫

送諸參伯曾縣入賀時參伯守延平

薇省旌旄謁帝行薊門秋色望中迎觴稱閩海歌東海劍出延平入北平冠冕共趨鵷鷺觀兵戈還擾鳳凰城城在遼東知君籌策憂時急肯學終軍浪請

纓

送詹見五泉副入賀

扶桑五載照高標此日輕車賀聖朝法署止收滄海氣明堂惟進白雲謠八蠻霜雨皆歸化九塞風霾尚遲驕宣室席前何以對從容敢屬蕭條

送沈將軍填登萊

瀚海憑陵萬里風戈船無恙試蛟宮黃金不結曹丘口白髮方圖郎署功回首江湖看意氣誓心天地論英雄休嗟漢法多孤負誰取樓蘭入帳中

端陽 時在福寧

無諸城北古東甌節序寒溫自海州五月榴花紅雪滌千林荔樹綠烟浮風塵迥隔吳都色詞賦徒添楚客愁日日城頭鶺鴒陣何須汎蠡競龍舟

長與老僧如茂送蠏茶至閩中憐其勞苦漫賦二律謝之

千里閩天漲海濱堪憐老衲逐風塵筠籠潮趁吳山曉茗笈遙經楚岫春珍重蕉漿難解渴鮮妍荔子厭沾唇何如紫筍家常味水遞平泉歲歲新

其二

破水田衣帶雨痕祇因督餉不忘恩閩泒乞食山村寄箬笠敲門野寺昏可去支提朝大佛還從太姥問真原攜將玉茗慇懃至接筍峰頭共討論

大行皇后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

貞靜徽音世所希恐看孤月與天違六宮陰禮清環珮萬曆陽光照袞衣內德常扶元氣合仙蓂應傍彩雲歸昭陵望斷迷風雨怪道勾陳暗紫微

其二 軒轅大星女主象東宮蒼龍之首龍尾爲九子

軒轅星大照蒼龍析木津頭九子從天上淑媛來渦涘人間衆母祝華封登年已見成功偉祚國方知介福隆四海白衣悲失恃雞鳴誰報未央鐘

張參軍擢潯梧既作嶺西行送之旋得題留復此寄喜

如君雄略未應多躅目南征繫尉佗祇爲鱷神吹夜浪故留龍氣射秋河樓船此日名橫海節冊他年傳伏波不是將軍宜急使能教重疊詔鑾坡

丁祭

尼山此日降靈神眷國諸儒翊聖眞百代宮牆崇正學千年禮樂肅明禋已看教澤今通越漫嘆詩書厄秦七十二壇俱寂寞六經天地獨常新

中秋

海國樓臺對碧峰團欒明月此宵逢波澄萬里涵霜兎陣列千營放火龍桂樹枝枝清露影蘆花淡漠澹烟容還凝劍躍延平波斗掛秋河紫氣衝

十七日萬壽節 時闕中尚未見新報照舊祝釐

十年京國近龍樓青瑣斑高御苑秋宮樹影隨仙仗入闕花香散絲雲收玉階祝聖朋三壽金馬稱觴戲十洲萬里波臣猶戀闕願將滄海頌添籌

其二

金天誕聖采虹標萬國衣冠拜紫霄東海屢傳青鳥信西池惟進白雲謡千蹄舞馬啣杯酒五位飛龍握斗杓願得塞門烽堠罷七旬干羽格三苗

大行皇帝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宮車晏駕闕中以祝釐之次日聞訃

眞人御世應河清五十年間號太平秋露方看金掌色曉風驚送玉樓聲仙輿上食紅雲護素幔移宮紫氣迎怪道昴星芒屢動泰山壇上叉增名

天妃廟

紺宇金柯廟貌新莊嚴帝妹廻淸眞黃河半作湔裙水滄海全淸度襪塵不似宓妃沉洛浦長如織女對天津龍王宮裡珠堪弄光照閶浮幾萬春

感事

海天官冷帥江湖廓落貧則意氣孤酒伴蝌蚪惟白嘆詩憑斂淚是明珠霜前菊蘂還含吐月下蘆花幻有無自笑一身渾便賤朝家多事欲悲呼

恭挽

大行泰昌皇帝 臨御一月起廢撤権發帑賞邊補大寮下言路勵精圖治天下想望一太平忽報登遐海內如痛考妣

蒼震潛光二十年于今剛御大明天祖宗制度頻宣詔耆舊衣冠盡入筵忽道旄頭經太紫莫攀龍馭上重玄忍看蓂莢堦前葉開落新陵風雨邊

喜

皇帝登極 萬曆朝孝定太后六袠誕辰于慈宮是時靈臺奏日下變雲見宮府繫心久矣

英名在昔長孫聞帝命眞人自不群東旭霏微排

案篆北辰中正麗星文生來王母三鳥日瑞奏臺
官五色雲天意久知開少主諸公何以報先君

黃華樓送張侗如侍御北上（時庚申之仲冬也）

城裏青山山上樓名都百雉桃洪流灘頭落日魚
龍吼木末鳴飈鸛鵠愁繙斧明春朝北闕清尊今
夜對西甌知君不負懸帨意宣室慇懃請借籌

陳季廸見招芝山僧舍是日風雨

溪潮帶雨浪花湍斷岸西風落木寒塔影馮陵青
漢迴鐘聲遠近白雲殘兵戈異代開滄海尊酒今
朝對碧灘遥憶江南春色早驛梅先向馬頭看（時余以事移趨裝）

聞朔方之命

咸陽自古號西京肩背先零百二城太華三峰天
外出黃河萬里地中行鞭箠本是秦皇策表衍猶
煩漢將兵莫笑書生投筆易擬將勍敵繫長纓

喜黃二為水部由黔中起郎司馬

銅柱南邊毒草香巴陵西畫楚天長黃茅瘴裏宣
蠻語烏撒城頭冷戰場馬仗輒鳴宜按劍樵工何
罪亦投荒只今漢帝新頒寵為報金雞詔夜郎

其二

詞賦憑陵意氣豪由來遷客總名高蠻方隨牒三
千里故國相知半二毛但道長沙疎太傅幾曾湘
水汲離騷諸公衮衮登台席暫借鄉材在馬曹

壽彭醫（彭生為小兒醫年九十而望切精當神明不衰亦人之祖與孫皆其摩頂哺藥者也）

小隱生涯肘後方藥囊提遍學醫王杏花滿種江
村景菊水長流野谷香懷抱兒童皆老大經過門
第半炎凉彭鏗莫是君前世百歲看看發始霜

李生以女醫名江城來求余詩率爾漫賦

却笑秦皇燼古文方書猶剩舊三墳奇經脉絡陰
陽合素問神明男女分可去邯鄲醫下帶還從淄
水視瀰裙請看仙兒春靈藥時傍姮娥月裏雲

聞尚璽之命

黃門曾拜紫薇郎視草晴窗御墨香幾倖批龍如
止輦不圖仗馬似投荒風波久擬淪炎海疎賤仍
緣訓朔方皇綱彌天無棄物自憐清禁得徊翔

送仲舒兄南雍應試

菰苑登壇衆所宗烏裘十上未云逢秣陵王氣今豐鎬太學諸生古辟雍天象光添龍劍躍江花紅送馬蹄穠漢廷對策君毋讓請看平津特地封

送李斗冲整飭川東

朝聞車馬動鄉關岔部星臨漢楚間三峽雲山高白帝五谿聲教達烏蠻時艱莫嘆官方遠地重偏看憲府間爲擬風流何所似巴江秋水碧潺潺

送涂鏡源大司馬還朝

曾向居延逐何奸新盟白馬欸呼韓中山發篋寧投杼外國知名自考槃爲有册心懸魏闕能將黃髮老江干邊雲磧月天王地好望凌煙仔細看

其二

胸羅武庫甲兵多塞上風霜幾歷過十載邊塵驅獵騎六年歸夢落魚簑耆英再起謝安石宿將重思馬伏波河北中朝皆屬望持衡廟策定如何

塔寺　辛卯讀書寺中至辛酉三十年止一老僧在耳

城南傑構法王宮寶塔標長挿太空爐氣霏霏千地影鐘聲隱隱四天風旃檀曉閣紀馱馬鸚鵡晴林樹拂虹三十年來僧盡老禪房何處見旻公

鐵柱觀

眞官靈爽護明朝法宇巍峩切絳霄毛節朱旛莊紺宇金書玉簡重霞標雲中鷄犬皆成果水底蛟龍巳斷妖沙井洞洞撐天柱長江萬里靜春潮

送饒聶明觀察之廣東

節使乘軺部嶺南秋天山嶽散江潭龍吹海氣朝迎馬鷄度閩雲曉駐驂楊粵舊開秦郡縣尉陀今

襲漢冠簪長安指日還牙纛莫向梅花問驛緘

送饒瑛垣南少司馬之官

當年江左是長安司馬威儀重漢官千里河山天草昧六朝烟月樹檀欒秋風鵰鶚前旌起曉月貔貅指掌看寄語遐方休匪非如今南北盡登壇

秋試湖燈　江城棘院臨湖秋宵燈火達曙最爲奇觀

文昌戴斗絲雲籠湖上張燈湖水紅萬樹珊瑚開海市千群珠母徙龍宮筆花璀璨光搖月劍氣憑陵紫射空兄復高天流玉露誰人不在桂叢中

其二

奎躔今夕照衙廬才子臨場意氣舒燈火萬人塵
棘動星河一道水煙虛青藜夜色吹天祿銀燭秋
光朗石渠莫訝龍文干氣象應知太史奏賢書

上藍寺 祝釐之地係南平王捨宅

西方何處給孤園中土流傳大法門鹿苑金繩裝
白馬龍宮玉柽鎮青鴛慈禪一日經空地祝聖千
年拱至尊回首王孫歌舞夜只今鐘鼓動黃昏

贈汪石逵按臺

節使橫簪獬豸冠雲霓千里萬人看車乘驄馬威
風遠矢射豺狼氣色寒曉日封章騰闕下秋天山
嶽動江干只今四海征求急毋劾陽城撫字寬

送李孟開備兵易州

憲府如君迥出塵勾吳按部氣嶙峋攜將短劍棲
旧里爲有長碑鐫黨人四面巳開殷帝網三遷仍
是漢藩臣功名喜在金臺畔珍重蒼生繫望身

陳和尚還俗以眼醫名

曾向禪關一附僑諸天燈火列熒熒皈依法海元
無住退轉醫王却有靈行徑巳辭祁祖印生涯猶
傍藥師經光明雲現眞珠影朶朶蓮華照眼青

送儀部楊邃祁蜀中典試還朝 時蜀路不靖儀部以春正始從江城發也

闕城何處不開梅乍聽驪歌送酒杯萬里風塵隨
馬去千門雪色度鴻來春江半落巴山水秋駕全
微蜀道才謾歎軍書飛驛路四方干羽在容臺

朱如容諫議以諫召宮媪祓譎賦此寄懷

憐君獨抗拾遺書暫向煙蘿夢謫居愛國任談溫

室樹辭榮寧羨紫鰓魚湖南霽雪開春野北闕晴
雲送直廬莫歎殿頭今萬里賜環原自有鋒車

送丘毛伯侍御按河南 時上書謝病居里中毛伯頗爲勸駕

風裁嶽嶽立臺端驄馬先驅截路看南國詞人爭
避席中原循吏正彈冠紅亭別酒寧爲禮白雪同
聲强自歡猛欲從君無那病巳將書疏報長安

其二 毛伯多鬚

若個翩翩鬚絕倫彈文出袖又時巡臺郎執簡霜
前曉御史隨車雨後春伊岸掀村臨綵斧梁園修

竹夾朱輪四方今日稱多難好把官評仔細論

送王永叔中丞之台州

碧波春水浙江船捲雨飛雲擁別筵禁裏封章曾夾日閫中仗鉞遂歸田湖通鴈蕩家鄉近山到天台海市連林下如君殊未老石牀寧許足長眠

其二

兩地爲家卜世安天兼湖海路漫漫西陵驛下潮光湧南浦江邊寶氣寒節鎮外臺曾共事拾遺中秘亦同官相看萬里皆烽火明月應難卧釣竿

送羅貞復侍御按滇

昆明池水達牂牁萬里長征匹馬過關塞有煙通漢節嶺雲無瘴聽蠻歌金滄氣煖春常度銅柱氛消海不波莫謂地隣豺虎亂南方功業古來多

其二

楊柳春前此送君兵戈聲息不堪聞聽猿切切巴陵月托鴈遙遙楚國雲鎮遠祗傳庸節度征南誰是漢將軍懸知黼斧經臨日便報黔巫散馬羣

愛妾換馬 本古樂府而混而爲律之詩則純律也聊拈筆爲此

妾名桃葉馬桃花綺陌如雲逐狹邪爲愛驕嘶朱汗落恐抛拂舞翠肩斜芙蓉夜冷憐巫峽苜蓿春深羨渥洼遊俠相逢都得意追風行雨各回家

酬曹象先文學

匡雲蠡月九江城秀挺奇人宿有聲學擅風騷頻黼詠拔精星氣每縱橫逢場買笑千金易知己酬恩一劍輕獨怪淺才多薦達君名猶在魯諸生

滕王閣

一片高城楚水西飛樓百尺與雲齊曉煙江上乾

坤色春樹人家桃李蹊柱鎖蛟宫收混沌劍含龍渚動虹霓登臨無限澄清意古渡平沙驛馬嘶

鴈字和鄭少宗伯

奎文天上曜清高散作昆蟲劃彩毫筆陣驚騰迷夢渚墨花凌亂落江皐秦灰不剪雲邊字漢使偏傳雪上操請看添書俱泯滅秋霄萬古一鴻毛

送文文起翰撰言事謫歸

臚傳春殿御書題瀛席縱容玉筍齊只爲主恩留諫草肯將官況逐沙堤雲寒魯道朝驅馬雪擁吳

江朧聽鷄懸幌含香溝要侶鋒車早晚莫教遲

壽朱太淑人八十淑人爲朱太常上恩母以九月重陽設帨

荆門南望楚雲長夢渚秋高橘柚香紫誥班衣供上壽黃花白髮對重陽瑶池宴會來王母金殿威儀屬太常最是武陵春樹老蟠桃如結海中央

禮部進登科録

上林鶯囀杏花紅春部題封達御聰才子標名依日月薦人訪道下崆峒爐香細細宮袍影閬苑偎偎錦繡叢共看光騰東璧府懸知師濟亮天工

秦淮過齊王孫邸

江邊春水碧波生楊柳河橋傍石城喜過王門青社氣憐看才子白雲情淮南鷄犬傳仙訣鄴下詩書副盛名我自疎狂常避客偏君大雅倍逢迎

彤雲觀

爲愛青山不厭登長松交蔭石崚嶒江來三楚稱襟帶郡到冊陽號股肱檻外瀏光春漲合城頭山勢紫氛層堪嗟六帝皆餘閏王氣應歸聖代興一

以上緑雪樓鴻草

七言律 三

六月暑中

高齋長嘯任猶夷河朔諸公痛飲時赤日度躔朱鳥味玄氷寒浸白龍皮登場禾黍迎秋早捲幔星辰候夜遲願得山川時雨降常留春色在江蘺

其二 是日聞戍楚之信

東皐林麓野人情竹島凝寒暑氣清雲脇天河朝雨細月明江渚夜潮平燕臺駿馬卿恩重楚徼文蛇入俗輕自笑自悲還自艾就裝書劍赴軍城

長興金蓮塔院僧送嶰茶至

單父曾鳴堂上琴縣門流水盡溪深漁船泊岸朱藤老鳳塔凌空紫氣沈歸到薜蘿渾朧夢別來桃李盡春陰開緘不比將軍客頻採新茶扣竹林

其二

憶昔褰帷摘貢茶青松碧石伴樵家春前色妬溪頭水雨後香侵縣裏花湖海無端浮宦跡滄洲自笑作生涯禪心惟爾無依着行遍雲山古道賒一

壽林屋宗矦五十 無外尊公

中秋秋色最澄鮮正值王孫敞壽筵桂樹叢開淮浦上白雲謡進酒杯前岡陵共祝長春月林壑元稱大洞天借問兒孫能玉立卽看年少特翩翩

饒我先朱無外見訪

江風吹老豫章秋獨坐真成一自由忽漫應門傳客至看來問字是英游鄉中甲族稱茁裔天上宗星照小侯避俗不能躬報謁知君居在水西頭

柚樹結實如斗

郊原物候正秋時紅葉黃花次第知亦有不凋停露榦偏能結實拂雲枝封侯自擬江南橘供客人稱大谷棃莫羡櫻桃須賜盛芙蓉閣下共題詩

岳醫七十求詩醫舊曹史也

獵得奇經泂市塵葫蘆常褁上池春尋思書記文無害却令醫王藥有神丹竈九層分火候黃庭三疊返童真共教鄉國人名越不羨花源世避秦

行役

淡雲踈雨入秋餘碧水蒼山作客初彭澤籬東誰送酒武昌江上但歌魚關城疊鼓催征騎驛路寒花伴役車此夫莫懸兒女念衡陽飛鴈易通書

其二

驊閬官路曙鐘鳴短劍青鞵過楚城洲樹掛猶秦帝色武溪流作漢軍聲微霜度夜河橋冷落月巖更野店清佇望金雞書五色翩翩匹馬趣歸程

衡山

南條千里峙山王赤帝端居福下方水到洞庭迎楚粤風摇銅柱控江黃翠微夜鎖仙人戶丹葉秋

飄羽客堂謾把靈峰量丈尺鴈飛高不過衡陽

登南嶽祝融峰宿觀音巖僧樓

扁舟乘興泝清湘客路初寒楚岸長拂劍平明瞻嶽帝掘衣薄暮禮空王孤猿自嘯前山月旅鴈回飛別浦霜此地星辰堪手捫應知南斗避文昌

湘江晩霽

江涵寒影水悠悠夾路蒼山向北流遠樹依微漁火外亂峰深黯夕陽頭凌波獨泛沙棠舫擊汰還摹杜若洲况有白雲明月在湘娥應不負清遊

晩泊

雲盡湘潭日暮天楚鄉三戸舊時煙監門雜遝闤
𩵋鹽驛吏喧闐賦馬錢雙杵擣衣驚客夢踈燈點
水照愁眠長沙前去無多路故國名因賈傅傳

過長沙顏雲漢年兄席上

輕帆衆櫓下長沙行子依依嘆路賖忽遇故人旌
節在還將舊日禮文加雞壇久要君能踐鳥道前
驅我自嗟皷角急催桑落酒十年心事對天涯

桃源洞

一竿煙月是浮家倚棹長歌楚水涯洞爲漁郎開
世界雲將仙犬吠桑麻玄都觀裏紅飛雨白馬津
邊翠拂霞我到已逢秋令過却看桑樹鬬桃花

其二

人間共說此丹丘瀑布飛揚古洞幽松磴層層隨
浪出桃林鬱鬱傍煙浮只因陶令傳奇事便與泰
人結勝遊駐馬欲探仙路邈白雲長在水空流

馬援廟

癭浙西頭毒草叢將軍雄略鑿山通封侯早識圖

麟氣廟食方酬裹革忠銅馬威靈新斥塞金牛地
界舊同風陰功況篤椒房重千古崇瞻矍鑠翁

其二

蠻落連山幾萬峰南邊瘴癘險重重天王左鉞能
經略大將前旌特正封登豆香升猶薏苡辰沅溪
暗自筠松飛鳶墮後誰人到七縱功名仰卧龍

軍城見雪

昨夜月昏雲氣黃北風吹雨凍南鄉開窓遥想青
山色掃屋應題白雪堂案上兎園文賦舊城邊蠻
店酒杯香蒼天此日憐關塞故遣瓊花壓劍霜

飲平溪酒一笑

粤北荆西道路難黔中況復被兵殘軍城喜得堪
沽酒客舍愁來便買歡吳下烏程風味邈湘東醽
醁水雲寒蠻傭滌器穿皮服當作臨邛犢鼻看

軍城夜坐 鴈過雲南多從洞庭飛度平溪而平溪無宿鴈以少沙水𤄃地也

煙開瘴淨轉星河鴈去滇池嘹喨過橫笛近吹關
塞曲短簫遥伴戍樓歌攤書論古情無限酌酒寬
愁緒更多明月飛來回首望鄉園今夜意如何

軍城早起 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古諺也

鷄鳴曉漏動晴鐘霜入寒原打霧淞烽堠漸扶青旭起闉樓平望碧雲重巒家賣米趨朝市村店炊饔急蚕春客子祗餘山水與相將臨眺自從容

南寺 同鄭生維龍饒生可光洪生國鼎往遊僧寮皆作教授室山峯白雲舒卷而已

何處花宮隱梵王城邊夾巷薜蘿墻精藍半作傳經席古殿空稱選佛塲香積有煙迷澗水闍黎無意問津梁青山色相如禪定却笑浮雲持地茫

戴笠居 鄭子書屋署北嚮之舉用䈾詩北斗掛城邊余因題其堂云爾

天上星垣似戴笠城邊北斗掛文昌開窻雨色深平楚入戶雲光動大荒客子喜看山勢合師儒聽水聲多康成庭下生書帶莫負春風北里香

閔會泉公祖以雲南開府總憲晋臺過平溪見訪

甘棠蔽芾十年餘仗見新除改佩魚萬里宣威經略久三朝著望掌臺初高牙大纛過蠻塞小隊元戎訪謫居楚色蒼茫無限意殷勤欲別又躊躕

軍城午節

五溪西上瘴煙青悵望南雲瀰洞庭處處水龍爭野渡家家艾虎揷窻櫺江廻楚塞楓林亂雨暗蠻山毒草腥最是村酤堪辟暑看花邀醉采蓮涇

五日鄉紳孝廉于江樓邀看龍舟時新制置張公將過平溪入黔也

滇黔驛路掛城頭五月江聲挾雨流時節天涯逢競渡賓朋尊酒共登樓郢中白雪誰高調楚國雄風此上游寄語羣蠻休跋扈巴閩都護到沅州

援黔胡副將從儀廉幹有威風敬而贈之

戎幕曾從上路開新經貫竹又登臺天清聽鶴傳風去夜靜聞鷄起舞廻塞北悲歌長揖客隴西飛將出群才如今債帥都腰折君自清廉獨往來

其二

瘴擁蠻徼夏亦寒夜郎天外路途難單醪味水春風度匹馬衝泥月色殘玉帳橫吹羌笛管銅標高築漢家壇肯教簠簋愧名將一片氷心向月丹

新築草堂

東海投竿學釣魚于今漂泊楚江居龍門有意推

司隸狗監無因賦子虛水濶三湘堪弔古山鄰二酉好藏書西南統屬天王地日下青雲護草廬

其二

茅屋新成近仈樓楚雲黔樹望中收迯吳栴福風塵遠去趙虞卿著作優授簡煙霞飛彩色彈琴山水散窮愁乾坤雙眼看如此何必高車是壯遊

其三

客舍蕭條嘯欲歌天涯生計竟如何傾葵北極心常赤采蕨南山鬢未皤戍隱無須披薜荔僑居且

喜定風波一枝自笑鷦鷯小千仭誰瞻鳳鳥過

其四

背郭堂開對景奇青螺九點坐來移客星璀璨臨書卷郢雪霏微伴酒巵戰馬秋馳羅甸遠飛鴻春向洞庭遲千秋事業還誰許莫把關山笛裏吹

熊廣文赴涓新任其先南昌人

賜祉冊陽楚世家江湖行蓆遍開花青氈無恙君能拭白璧難爲我自瑕天地百年星偶聚文章千古日重華相看泮水盈盈綠盡映紅桃對絳紗

送汪生赴圖應試 千溪松楚衡貢士山黔耆

晉國從來用楚才黔關應復比金臺青箱傳業郢能繼綵筆新詞喜獨栽名馬家龍紛道路爕篷羅鬼窟蒿萊廣寒宮闕秋天近桂樹叢花無數開

秋夜桂香

地到南方桂是樵天時况復對秋宵二山招隱空淮水百粵成林度嶺嶠玉露乍零仙蕊細金風初送國香飄虛凝清影歸明月欲酌瑶漿揭斗杓

喜劉生芳久發解乃叔尚德亦戊子舉首

漢苑秋吹槐市風鄉書貢士萬方同連城一片荊山出相馬應教冀野空已向龍門先得意還從虎觀再圖功君家舊物今無失寶劍雌雄紫氣中

送於生文光之洞庭湖

却羨江湖是客星洞庭東去喜揚舲但憑忠信波濤定莫慮關山雨雪零黃菊籬邊分楚色青楓浦上弔湘靈歸期屈指河橋路醉看壚頭酒幔青

雨中偶成

積雨重陰黯不開夜即天外思悠哉新飛赤鴈蘇

艸節舊謫青蓮李白才應有文章千氣象豈無貞
信動風雷從今不作登樓賦爲耻聲名鄴下來

同門楊霞標憲副由雲南入賀過訪

十年群盜亂如毛上路新聞嘆驛騷忽漫星辰占
使節猶能風雨問綈袍談心不啻師門雅叱馭前
呼

聖壽高莫爲極天關塞遠武陵溪口綻仙桃

陳廣文艮祐分較黔闈丙午江西舉首也

華閥多君古太丘單鋒蚤歲冠時流經傳戴禮聲
名逈籍起儒官藻鑑優鴻鴈高鳴如遠客風霜迢
遞正深秋于今擬奏龍門賦肯教𥄠如竟倦遊

洱海道蔡方伯公祖入賀見訪

棠墅當年憩召公何期客路喜趣風臨闕紫氣氤
氳裏出岫浮雲感慨中徼外征輸猶介馬日邊遵
陸漸飛鴻懸知前席詢方岳爲報艱危四海同

漫興

木落峯晴紫翠攢紛紛鴻鴈過江寒名場久懾寧
無服逸史新盟且鶡冠世事等閒天意定秋花作
伴客愁寬窮途莫怨逢迎少渭水應誰訪釣竿

李守備廉而習戰鬱鬱不得意賦慰（李曾戰遊蜀）

十年鳴劍走沙場美爾材官號踞張造水東流邊
月黑蜀門西上塞雲黃知名始列良家子筮仕初
除執戟郎前路莫愁無賞識如今開府杜當陽

蕭無競年友官黔司遺書見存

鄉闈同薦豫章秋雙劍含光射斗牛先後垂鞭游
漢苑比連宰邑控江流愁分落葉君仍遠笑作飄
蓬我自尤此日相聞思傳日乾坤渺渺一浮舟

諸曾懸年兄以雲南方伯入計見訪（曾懸分守延平）

（余正分巡福寧一別八年矣）

延津風雨二龍隨萬里今朝慰別離愧我萍飄來
楚塞多君棠蔭滿滇池冏官六計澄清日漢法三
章解網時滿眼兵戈憂不細天開　英主待撐持

皇帝登極改元崇禎誌喜

乾位初飛九五龍光華旦旦慶雲重漢家倫序思
文帝昭代親賢仰世宗杓斗轉迴元氣軸河嶽獨
柄太阿鋒微臣萬里瞻天極金闕依希聽曉鐘

拜赦

天上新頒紫鳳書夜郎羈戍沐湔除風霜久歷寒
陰後雨露均沾泰道初四面張羅逢教祝三錢封
府總來蘇荒煙客夢開鷄唱便别蓬廬向舊廬

袁州道中

携將書劍兢歸裝雨雪同雲接楚鄉　聖世無須
因馬角蠻方何必盡羊腸水春霜日濾溪樹落
楓丹揷嶺香況是皇公遷謫地袁州千古大文章
臨江渡樟樹望豐城輿夫識我十年前冊封
過此

兩岸金隄捍貢河農庄邊畔聽漁歌郊居花竹春
相待楚水風煙夢轉多雙劍斗牛占紫氣萬家城
邑夾洪波與廝識而還驚道舊是相如建節過

崇禎元年人日

青部肇歲日稱人萬里歸來一葉身喜雪梅花迎
喜氣乘風歌鳥弄芳辰香盆有福初栽勝滌酒千
鍾競醉春遥向莫墀開寶曆共欽　明王建元新
特恩復官誥以鍾給諫上書也時正春中
近蒙覽洪宥流人更被天邊五鳳綸錫命有加卿

父母衣冠無恙見鄉隣郡雲拂曙懷青瑣旭日曖
陽戴紫宸聞道逐臣多佩印由來元氣正乘春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寄朱如容

仗鉞閩中節制專投閒何意主恩偏樓船下瀨開
滄海瑣闥封書徹御筵世事幾將天地閉清流應
得古今憐欣逢　聖世除姦諛敢諫方知獨汝賢

謝長興僧送茶　岕茶名于近年余令長興時借廟後數壟鋪緑洞山則余從吏丁墾丞犁種者於是山間轉相效雜草硃石佳茶如是遂盈嶺皆芊芊雀舌

矣品貴價重非陽羨顧渚所敢望去彼二十餘年父老子弟年年稱僧茇馳至無問京塡郎在癬鄉不乏紫筍貴雨同僧之勤乎亦父老子弟之篤也僧名浄緑余稅師江上老僧如茂以送茶領至如茂遂叔則浄緑歲習至篤常父老累多淪謝惟子弟存問闕缺爲余令備閲四素之位不可爲不久視當時单車問俗勸課桑茶能無今昔之感耶因浄緑歸漫賦二律以謝之

自笑歸來萬里身曾扶渴病溆花津時逢五月過
初夏書報三吳寄早春僧衲遠遊雲緑雨茶經久
閣積紅塵清風一起松濤勢消峽雲開氣色新

其二

茶閣開逕箬溪湄蔦綠春深草色勻二十年前栽
植久三千里外寄來頻堪悲故老成遺事却喜英
遊接舊因長路關山僧慣習玉磁香覺水潾潾

拜佐樞之命北發

萬里金鷄貰逐臣重逢啓事沛絲綸膏分太液調
商鼎色起嶙巖笑漢薪司馬門環天上闕寒鴉影
帶日邊春　君恩到此深無極敢向淸時托隱淪

召對

風搖玉珮共趨朝高敞承明切絳霄面對　玉顏
疑就日親承　金語似聞韶宮花影觶千門靜蠟
燭光傳乙夜迢不是威嚴先喜起直將就業學唐
堯

送人使琉球

彤庭分遣飾旄新萬里長風送使臣部捧金函搖
海嶽槎浮銀漢犯星辰携將雨露天邊灑訖取詩
書域外陳切莫臨岐嗟路遠請看正朔共王春

以上采薇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律 四

餘干之建德

江湖交滙水天寛陽鳥隨霜早避寒呉地千峯經建德楚鄉三戸過餘干梅花送臘官程壯瀾酒通宵客夢安自愧無才裨 聖世已馳書奏五雲端

宿南山寺

一望烟雲思渺茫洪塘東去景蒼蒼青葱樹裏燃燈地赤岸津頭選佛場疎磬夜兼飛葉響高臺時有散花香南山到處皆稱好此寺今宵月更良

過樂平黃公衙中秘送酒

春沙舂雨過孤城竟日嘀嘔樂此平乍秀麥苗堪隱旆初舒柳眼未啼鶯風淳半是農家任路僻孫逢長者行却喜黃公來送酒東園綺季舊齊名

樂平梅厓峯勢奇崛居民採石燒灰書此護之

斗壁蒼嵐古石棲青天削出礙雲流秋蓮半吐雙金菡夜月斜垂片月鈎風起層臺光曳馬象分江野氣連牛山民莫學愚公事徒去雍南不可留

休寧塔嶺南幹要脊績溪箕嶺亦然

萬里南條一徑分大鄣名郡古時聞呉兼楚甸窺天勢海對江流湧地文綠樹重遮風浩浩青春半露靄紛紛金陵前去皆官道遥看鍾山駐綵雲

清明後二日

六朝佳麗未堪聞欲訪桃花色已殷酌酒温生寒

食火題詩春在秣陵山時親藥裹緣醫病乍聽琴聲為解顔更喜湖頭理公事綠波千頃白雲閑

三月三日

春城楊柳綠毿毿節序今朝三月三新漲江流晴帶玉驟添淮水暗拖藍呉都舊俗驕花醉晉室遺風競麈譚時事多艱無上策莫將官況薄周南

穀雨後五日同徐廷尉督京兆赴舉錦衣乾河園之酌諸公與余曾同官閩中此舉敦舊好也

接稷闕中計十年于今星聚白門天閶開西郭花
當酒景到南京吏是仙雲急岡前湖麥雨風遲竹
下逗茶烟衣冠此會文兼武不羨乘槎牛斗邊

得京中書有感

洛橋音信久相遙忽漫春鴻雪後歸羽檄共傳邊
郡急函書空復故人稀君王有道方宵旰臣子何
心只是非獨喜南中眞吏隱鳥鳴松籟總清機

立夏日飲魏國徐六岳園徐原籍江西與者

徐季良膺見五也

初夏時逢景物新留春此日與偏賒鳳凰臺畔山
門敞朱雀橋邊古巷斜恭敬共斟三雅酒豪雄相
戒五陵誇請看喬木迎飛葢不是繁華七貴家

題王攺予雙虹閣

雙橋放溜大江通淮水東西夾彩虹山送烟雲供
翰墨船裝歌舞入簾櫳籌邊起草心偏遠揖客開
尊酒不空紫氣夜來千象繞知君寶劍合雌雄

送川立賀表

龍樓新啓建元良漢殿宣騰詔幾行鵷鷺趨蹌朝
北闕旌旗飛舞出南鄉都亭草長迎袍綠驛路花
開拂綬香見說九重還旰食長纓誰請繫名王

爲長與僧浄緣送嶰茶

曾聞紫笋出吳興茗戰場中此獨稱雀舌初開迎
貢吏鶯聲半曉送山僧年年南北擔殘衲處處關
河挂短藤松火通紅梅雨熟江春長貯玉壺冰

其二

江南草木總清芬更道仙茶最出羣陸羽經中猶
未著盧仝碗裡幾曾聞氣蒸山峽含香霧色借春

泉起瑞雲爲謝弁州諸父老封題一轉轉殷勤

端午前二日飲臨淮侯園

節近端陽一醉過樓臺邸第古槐多雄譚慷慨當
尊俎逸興飛揚對薜蘿玉府書功盟白馬金符賜
誓帶黃河邊聲此日憂非細問爾通侯策若何

午日

羲輪正馭寶沉號雨捲南薰午霽徐街尸逈排香
艾葉關花新吐玉芙蕖赤爲年遠吳時寺朱雀橋
荒晉代居江左風流談不盡停杯且看六朝書

後湖蓮華次前司寇趙麟陽韻
玄武湖頭朶朶開長堤灌木幾徘徊香流漢苑金人掌色借秦封玉女胎吹落紅衣花作舞擊來綺席葉爲杯吳船莫唱江南曲樂府新編十丈才

熱審日雷雨漫成
聖朝恩令順天功雷雨今朝解澤通盡以精誠憐赤子敢將私意對蒼穹歸囚豈許呑舟漏視夜應知貫索空法律原從方便設鸛禽幾箇快開籠

其二

百十纍纍各有詞尋端竟案起矜疑憑將玉律生求路謾說金科死不移六月孤臣霜莫隕三年孝婦雨先滋竊環犯蹕批鱗苦請學持平漢釋之

小暑前三日同陳總憲中湛謝僉院玄中京畿道會審
旭氣浮空雨氣來湖山蒼鬱淨無埃皐陶淑問方爲士子產刑書不羨才官在南都依獨坐星隨北斗傍三台數年留獄今成判奏取明光乙夜裁

懷徐玄仗少司馬却寄
江上樓船舊視師南臺先後此規隨十年蹤跡萍浮遠千里音書鴈到遲銓部風流入屬目馬曹經濟衆咸推語溪烟雨君爲主只恐蒲輪下赤墀

懷岳石帆少司馬却寄
東園用里共名高叩關封書羽翼勞夜雨蟲魚居水市秋天鵰鶚起兵曹用鉛著作還千卷綠鬢憂時已二毛見說九重求舊急可容嘉遯在林皐

中秋
涼吹瑟瑟碧天澄歲物同占舊有徵鶴影涼依金

掌露蟾光高照玉壺冰樓前滿月人何在湖上清查事可曾爲領白雲官署長獨持風紀自凌兢

重陽前二日同莊陽初京兆俞容自光祿姚允初憲副諸年丈登清涼臺夜酌僧舍
岐路聯翩悵鴈行相歡此日對重陽江涵天影迸空碧樹擁秋山帶晚涼寶誌錫飛蕭寺舊莫愁歌歇石城荒登臨懷古無窮思剪燭僧窻夜未央

送姜居之典試還朝時九月既望
玉堂清近冠羣寮此日登賢替　聖朝太乙吹藜

秋照坐龍文射斗夜冲霄千林木落霜前曙萬里
江澄月望潮璧府圖書無賸物赤城霞起見高標

送李郎中伯可守寶慶

白雲同舍擅詩名大府分符遠別行北闕絲綸期
保障南方山水待題評江深夏口魚爲米天入衡
陽鴈有情應使兒童歌五袴不勞曹吏謾逢迎

冬至齋居

陽曆初回紫氣浸齋居夙夜儼郊壇郎星蔚釆天
宮聚卿月呈輝水鏡看列署今隣驄馬使分曹古

號白龍官懸知大祀勤宸蹕太史書雲奏治安

霜晴早旭 先一日釋寃獄

朝來霽宇澹烟霜臘近江春日漸長地占湖山開
曙色景連宮闕動晴光梅花待雪橫吹笛竹葉浮
星滿引觴公事稀疎雲署冷獨留元氣在三章

衙齋對雪

天上飛花不辨空紛紛綺素剪流風梁園詞客才
誰似郢市陽春調可同九陌浮光迷曉騎千門散
影度歸鴻呈祥最是農家喜掃盡蟲蝗祝歲豐

習儀日風雪

虹流華渚慶清朝天散奇花六出飄曉色平添琪
玉珮寒威不到紫金貂呼聲合沓同嵩嶺詩思依
稀在灞橋盈尺嘉禎今日兆橫吹曲譜是簫韶

江西館椒盤會

梓里衣冠聚舊京椒盤一會幾陰晴鄉音款曲談
朝事臘酒寒温慰客情紫陌風光同歲改白門花
鳥與春迎應知臺史勤占候南斗諸星分外明

崇禎四年正月二日同九卿團拜國子監

太學春臨泮水香衣冠肅穆共升堂時行夏正開
青帝禮憲周家重素王班定羣公先揖讓酒餘三
爵倍矜莊辟雍豊鎬今兼美南國遙瞻北極光

朔四日同劉去非集徐季良署中小飲對奕
季良詩成得春字漫和

相將雅聚是同人梅柳江南閱歲新世事等閒棋
局幻交情玄對酒杯親歸心未遂青門隱旅思重
逢白下春聞道名王將解辦請看高閣畫麒麟

十三夜烟火

王國雲光散曉晴六街簫鼓動春城高排火樹叢
天照並點銀釭匝地明父老占年酬酒祝兒童嘻
月踏歌行應知不禁金吾夜放假觀燈賀太平

劉含白鄉丈招飲白雲高處李良卿席有賦

索和漫步元韻

背郭林巒帶紫烟幾行歸鴈暮江天鄉心對酒忘
為客吏隱逢春擬是仙櫂板邊雲高唱合檻梅霏
雪暗香運新詩即景應酬和愁愧巴人未敢先

送劉印浦守鄖陽 劉號應天司理郎戶部

南臺舊部李官斑十載重逢未改顏京兆栽棠餘
蔽芾版曹撥粟寄清閑鳳綸早沛金魚佩熊軾春
遊竹馬攀鄖口西邊收暮雨千騎遥指穆陵關

小酌魏國賜第西園 國初辰躍將臨廳事前賓客皆左避

名園幽敞靜無譁乘興探春醉落花石洞雲生皆
徑舊銅池水照羅廊斜蕭何智計多營產去病功
名不顧家爭似元勳居賜第天臨門擁五星車

送陳緇谷守湖州

湖邊建郡古西吳之子新分太守符苕水長流稱
勝槩弁山高峙拱名都八䕫作貢桑為繭五馬行
春鼓不枹寄語弁州諸父老雲霓此日慰來蘇

送何孝穉少司空告歸

如君風望迴難攀抗疏當年賈陸間野服久操綸
石隱鋒車忽召到清班曾從燕市看前輩更在留
都慰舊顏休沐烟霞高卧穩藏書端合選名山

嘗洞山新岕茶 產高山巖石中者最佳時立夏後四日數十年未有如此之早者

仙君遜來種不凡托根高在碧雲巖園丁採製題

筠籠山客輕裝趁布帆濤起松間廻午夢香餅竹
裹襲春彤吳中歲歲將書寄此是清風第一緘

其二

携將活水試銀鐺品第諸茶此獨名沁竈火烘霞
氣嫋磁罌裛露香輕冊陽羨畔江千里顧渚西
邊路幾程久討山僧今日到為聞花外老鶯聲

以上茇棠草

特召

金陵卧護白雲曹符召須傳忽濫叨祗為宵衣勤

掛髀因將御墨灑揮毫書馳北闕風雷動使到南
邦日月高　君命自應無佚駕輕裝何暇整干旄

召對翌日改兵部尚書

紫微新詔帶恩光朽質慚登司馬堂麟閣舊圖諸
將相虎符新控各邊疆金城方略難遙度玉殿籌
咨倍悚惶早夜盟心思報答願將葵赤荅當陽

宿署

羽書晨夜競飛揚獨對齋居　虜筭長半夜中官
催覆奏犂明司屬共趨堂軍興久之三年積選募

從無六郡良左右方圓隨口畫丹心耿耿對蒼蒼

文華　召對

文華川殿紫雲迎　聖主齋居午漏清却爲憂邊
宣入內因承密旨細論兵日臨晴闕觚稜靜風定
香爐几案平惟有此番無侍衛丹誠獨對擬登瀛

武進士傳臚

甲科舊制獨掄文雲閣新開待武勲草創規條煩
禮部酌裁儀式仰明君紫宸尚㕔頒恩重黃榜傳
臚掛髀勤安得四方多猛士大風臺上起飛雲

社稷壇陪祭凡祭皆北面行禮惟社稷壇南面行禮

石壇西砌殿宮端南面威瞻玉藻冠燈燭薰天人
濟楚禁垣依水樹嶒屹尊罍淨潔陪周鼎劍珮琳
瑯列漢官最是夙興剛半夜九門傳漏月光寒

煖閣　召對此番召對霽色獨與他時異

禁門左掖是平臺清切東邊煖閣開壁帶彤楹延
蔣板砌臨丹地障屏恩從容燕語關時政款曲溫
綸闡　睿才自喜恩深陪色笑愧將螢火近星台

欽賞

獨慙餐素凛孤踪忝冒欽頒與衆從左藏裹蹄繇
禹貢禁中鑾錦自吳供分携頓覺雲霄迥捧出邀
霑雨露濃控辭猶沐　皇情眷尊藏莫褻御題封

午門前喫麥餅自嘉靖一舉至今麥餅一盤佐以湯點殺烝茶酒數行如常賜飯或文武官近千員

四月風和屬麥秋春卿新薦御廚羞忽傳詔旨排
千席盡令官員坐兩頭宮柳正舒柔氣泉苑花新
吐酒香浮百年曠舉人爭羨豐歲群呈五鳳樓

長興僧送嶰茶至漫賦癸酉

錫杖雲裝行者挑吳江花月浙江潮青絲籠帶山光龍白玉杯擎暑氣消纔是御園開貢早却從仙峽寄春遥須知品水皆天澤乞得閒身雨露饒

其三

門前車騎懶逢迎特喜山僧不世情雲水遠經雙草屩陰晴謹護一茶罌龜蒙舊譜青春色盧阜新飛瀑布聲誰是解人堪共啜松窻獨對午風生

中丞解石帆新練水師因葺滕王閣於閣翼建閣樓

江上飛臨百尺樓丹霞抱郭桃洪流絃歌比屋春聲滿寶氣凌空夜色浮才子摛文成舊事重臣經武振新猷不妨登望茫茫遠楚水吳山一片收

其二

章門傑構倚天開乘興清閒獨往迴帝子樓高窺大陸王孫草長睞深杯江風陣擁魚龍起浦月秋明鴈鶩來山水暫需公作主御屏今已証卿材

再題塔寺 寺屬晉建坐灌嬰古城中

別却招提四十年闍黎無復舊時禪金繩塔頂青獅座寶藏經傳白馬筵晉代山門三楚外漢朝城郭九江邊登臨莫便分空色沙界微茫鵝孔天

為送茶僧賦 時因久雨僧舟阻滯未歸

柳陰荷色共依微忽報吳僧午扣扉舊雨需書題鳫字新春寄遠問漁磯携將雪汁當爐湧撲取雲香遶案飛謾說俗情澆磈磊洗心端合澹忘機

其二

經時積雨漲前池市泛江高總未知茶出西吳山好處僧來南浦水深時琴書濕潤爇紅火童僕龕

疎盥素瓷隨意一杯堪已渴何須金掌露華滋

弋陽王府廢園一石蕭光祿伯玉購以六十金就葺矣李宮諭太虛用百金留甑皆韻事也

片月孤雲賞識稀王孫春草静相依忽如和璞連城剖怪似靈峰一夜飛鴛海應無秦帝鐸尋河空跂漢濱機平泉別墅連東第牛李當年可是非

其二

粲語朱門舊苑荒朧朧暗色拂長楊空留片碣辭

砦鎖故比兼金重輦裝箭射鴈門思李廣書傳屺
上憶張良細推物理難平準閑煞雲根特地坐

七夕觀星 是夕月在亢亢爲廟廟斗爲填星廟心爲熒惑廟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斗牛女虛爲玄武皆在漢中月臨諸宿故漢失其光過宿七日後矣

秋宇宵開霽景懸蒼龍玄武靜排連共言長漢當
空濟誰識明蟾入廟偏河鼓三星占將位牽牛九
坎傍天田男耕女織勤征繕莫把烏橋舊事傳

秋堂雜興 時流冠閒出淹圂袁鷺鳳陽陵寢

光陰未許嘆蹉跎歲物逢秋濩落多不學短衣矜

楚製更嫌長袖舞吳歌大風臺畔今如此明月闗
頭近若何但願諸公勤報答懸將松桂獨婆娑

其二

歸來三徑理荒蕪恐負深恩早自逋齊國盟熏非
仲父漢庭何斥是狂奴金商應節梧枝瘦玉露催
涼荻管蘇最是烟嵐開晩照青山幾片不模糊

其三

脫却樊籠謝縉紳南州舊里一遺民淸江碧石貪
齊厭白飯黃虀恥說貧山鬼柳榆俱列妄谷神吹

息是童眞道經周易研硃點雲近松窗月近人

其四 案上偶有左國及素書陰符經類刻成套

懶性何期與世猜人情今不如寒灰素書略共陰
符解國語文同左傳裁園蔬曉灌多靑甲徑草秋
鋤少綠苔獨念至尊憂世難四郊多壘重卿材

接李孟闇手書

飛來尺素古廬陵壯歲論交白首朋世望龍門君
有分李郭人窺狗竇我無能種桑崢嶸意氣元期許翻
覆時情可記曾芳訊開緘如面對寸心雙照一氷

稜

萬吉人見顧贊其赴補

畀萬先功世德培大名盈數自天開闗南十里延
華族巷北諸公接上才老吏竟平持國法少年英
穎動時猜從前遶到多經折請看黃河九曲來

贈郭掌科冊封藩府

暫遣西掖使桐封龍節親擎下九重諫草排雲椉
白筆詩篇載路寫青峰銀河色借天潢朗玉牒光
添御墨濃江國風謠今異昔維城磐合倚賢宗

長興塔僧送嶰茶至 丙子

山城製錦幾春秋塔院沙門訪舊遊筠笈半裝蒼
霧濕芒鞵全帶白雲幽茶經甫里傳聞古瀑布廬
峰品第優三洟歲星無限夢風爐常戀五湖舟

其二 時大旱

青霄赤日淨雲虹三伏炎蒸歲未豐吳地春香來
遠水楚天涼雨望長空欲將雷筴驚龍蟄擬借松
濤潑火紅謝得并州懷舊侶年年封識托魚鴻

閔邸報有感

傳聞上古世如春士作皐陶化導神漢法有章三
尺舊周官無漏八條新判山不動繩宵小盤水還
加議貴親天綱恢恢何用密願扶元氣拯沉淪

空濛積月田無潴水作農家歎

去歲驕陽巳半年今春微雨積連綿旅人共嘆塗
泥滑田父猶嗟土脉堅密雲空作屯膏象虩震常
虞解澤偏却說天心元不宰眼看新漲綠迴阡

其二

春寒悄悄累空濛霢霂恒陰鎖旭紅燕啄濕泥巢
畫棟牛犁犒粟雜春尤瞻蒲勸穡農師亟鑽火炊
粢社鼓通安得人情乎帝監五風十雨布玄功

喜歐陽于珙添曾孫 曾以上蔡令行取選工部擢贑州守

七十餘年紀舊遊為郎將作古鳴鳩朱崖太守羣
黎地上蔡中原百里侯卜築郊關隣舊第收藏翰
墨倚高樓蘭孫喜看雙如玉又見明珠弄小虬

其三

本支瓜瓞衍淵源四世含飴齒德尊稀就蟠桃屈
結實栽將仙李累盤根作求重復歌繩武詒穀連

緜卜大門闢道子騫同泰姥慢亭高處妥曾孫

寄呂孟諧年丈

同行鴻鴈悵離羣四十年來幾問聞南國一尊山
寺雨東方千騎海邦雲升沉仕路飛蓬轉翻覆時
情落葉紛楓絲吳江春不冷栽書把筆倍思君

得霖兒覲政兵部信寄賦

形庭榜揭御街東拂曙卿雲捧日紅五世恩榮懷
祖德千秋際會戴天公循墻凜懼誰予侮立壁嶙
峋莫漫同官試馬曹應數馬而翁舊政只葵忠

有年

西郊是處慶年豐太史占穰物候同四月來牟岐
化雨三秋黍穀阜薰風牛車競力供輸急虎吏爭
勞禁糴通願得潢池桴鼓靖潚朝師濟亮天工

長興吳霞舟刖府書同送茶僧至

具區漂淼岸西頭箬水縈洄憶舊遊棠樹陰陰依
縣郭蓮峰矗矗倚松樓山僧跋涉貽茶遠邑子殷
勤寄信稠况復神明湖上宰書銜庭鶴下江鷗

長興送茶僧至接諸公書

七年巖邑荷 天恩漢吏歸來長子孫夜舫茗溪
賒月色春杯頤渚醉雲痕衣冠故老猶遺社帶弁
諸生幾在門最是世家敦舊雅茶僧特遣尺書存

題羅氏栢林

舊家名跡事堪圖古木成林瑞應符蜿曲根蟠霜
氣老離奇影散月痕孤仙人服食春巢鶴御史威
聲夜宿烏謾說崧高三大樹漢朝封字已糢糊

其二

錦官應是久移春爽歲森森蓋門隮武帝高臺雲
未散桓公舊寢器誰陳凌霄翠幹空中色溜雨蒼
顏畫裏皴南楚以來羅不小請看喬木似輪囷

題松水圖爲九江張太守壽

九江名郡楚南衡太守風流自雅宗水上桃花迷
漢紀嶺頭松樹表秦封民依畏壘歌三祝郭背匡
廬揖五峰保障屬城皆壽域仙杯泛酒似春濃

爲江夢庵六十壽

序日夢庵江老先生質行素孚里社文章久重盟壇驥足受伯樂之知步桂宮而歌鹿琴聲得鍾期之賞牵花縣以懸魚合浦還明月之珠帶林載片雲之石文犀起謗

史跡幾同馬伏波擔負代輸民心實戴侃內史歸來林壑滕遠見孫鵰鶚成行牙牙學語酒酣以往筆與如飛茲屆六十懸弧適當二月既望桃花流水杯浮獺膾之香椰葉歌鸎響和鵾絃之韻岳升角亢壽星凡見東方鄭侯春分老人正躔南陸志物備矣獻慶何如明遇忝附女蘿之施于松栢敬倩莊椿以叫乎基莪異曲三章敢日陽阿激楚箕疇五福應緜大耋期頤

文通詩賦舊當家新息功名薏苡車日晏三竿娛
翰墨春深二月醉煙霞南山正秀金光草東海方
闊碧樹花欲向河源尋海屋江星天上好浮槎

長興僧送嶰茶至 戊寅

沙彌折葦自東來驛路輕帆帶雨開歲序日新看
茗荚平安依舊報琴臺千花泛乳香如玉七葉藏
春色似苔袁就琉璃生碧眼銅仙掌上露盈杯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七言律五

戊寅元旦 是歲六十初度蒙 恩放討已七年與山婦舉齊眉之案伯子亦叨 賜進士假歸孫曾具慶一堂仰 戴 天造殊常敢忘所自耶

天開歲月兩重寅斗柄東迴木德新昨夜椒辛方
送臘今年花甲正當旬箕疇泰啓風雲合易象離
明日月貞遙憶紫垣龍闕曉千官虎拜賀元辰

東皐

問向東郊一枝藜田園稻黍綠迷萋壟喧隔斷成
思谷野水灣環學武谿犢影遙看桑苑外雞聲近
聽杏村西欲將樹石開三徑惟許求羊過品題

爲撫臺解石帆公祖賦

中樞官攝大中丞六載勳勞帝股肱嚴鼓高旂銷
戰氣金城疆弩抗威稜西江从叶甘棠詠北闕旁
求版築朋公論朝陽通晝接佇看槐衮使鶖騰

其二

望重幕府世簪纓再考書功莫與京武節忘家同
去病威風改俗擬然明彤弓此日須天府黃耳他
年作鼎鐺江合淇川歸九派東南吳楚盡澄清

其三

從來節使重橫行況復中朝表大名鵞鸛陣需銳
吹瓏鯨鯢浪捲劍光晴江天露澤敷三楚蠡服省
威控百城縱是勞謙如大樹壆書端合報營平

開先封銓築室湖東題其讀書處曰足菴落

成賦賀

卜居依就水涯東曲岸橫塘野趣通南浦碧波飛
六燕西山爽氣度雙鴻傳經已作商巖雨援筍還
叔宋玉風世事茫茫誰肯足多君桂下學雌雄

贈余溪萬老

洪塘邊畔是金溪汝水東流蠡水西深樹間閑花
自歷橫崗瞬岸蹊高低人同太古憑呼馬隱作山
翁學祝鷄四十年前勤硯席如今書種漸堪題

賀解中丞加銜

星卿出鎭等威隆詔帶樞銜職事雄虎節臨江澄半壁龍文射斗佩雙虹玄圭載錫雲霄上紫誥重頒雨露中自是非熊頻入夢君陳應不滯郊東

其二

黄門給事舊才名節鎭膚功又報成治辦聲聞倪內史恩威表著李西平衮衣信宿分周陜麟閣標垂重漢京貢水滔滔通萬里何人不誦倚長城

冬至

六龍齊駕捧曦陽刻漏剛回晝漸長黄道轉東行

夏正玄英待臘賀春王玉衡權炭含風重石鉢移梅噴雪香草莽微臣衆　帝力遥呼嵩岳祝明光

送南昌郡學許廣文覺三之懷仁邑宰

詩篇唱和動江干一坐青氊冷自安薦剡忽推秦博士除書特拜漢郎官伏波笛裏關山遠諸葛營前劍鼓寒此去蠻方需雨露聲名應到五雲端

爲諶孝廉太君胡節壽

孝廉鄉國共知名節母孫來善玉成寶劍青霜賞壯志琅函碧字署長生丁年夢斷鴟鴻侶丙夜書傳蟋蟀聲若是天家旌大節高臺應築女懷清

婺棗

傳聞火棗並交梨婺産于今亦出奇價重三吳啖晋齒秋成八月詠豳詩耘耔擬種蟬鳴稻問饋應題瑪瑙枝更有安期長服食如瓜似斗可曾知

衢橘

東方信到橘香浮爲憶三衢浙上游林裏火珠垂帳幕壁中金彈落弓鞴山農溉植多勤力水客齎裝輒倍售怪得隹名傳太史江南千樹等封侯

寄順昌藍錦淙使君乃公先令浙之桐鄉

延津雙劍合龍光大邑新加綰綬長楚國材林稱竟澤君家治譜本桐鄉彈琴奏入熏風引製錦裁成衮繡裳桑梓因緣兼世講閩山越水共蒼蒼

贈九達弟遊閩

擔簦征謁武夷君江水悠悠接海雲黯淡灘頭蛟浆吼無諸城北鳳希聞烏裘舊敝仍寒色白葛新輕似水紋絳帳淵源爲地主建溪茶酒倍氤氲

爲彭頴之五十

青袍端不誤儒生大衍于今數未盈俠氣曾經過趙李家風原自祖商彭杯浮午節菖蒲酒筆夢秋花桂樹英父子雙看鏖棘院漢庭當得甯玄成

壽歐陽餘山太守八十

從來天壽屬耆英華皓僊僊閣太平五馬當年綏海國雙鳧今日下江城榴花映酒紅霞色蒲葉編詩白雪聲聲史何勞推甲子望聞稱祝動輿情

其二

國人爭賀白頭公八十嘗珍禮數隆聞道緱山新跨鶴共言瓊海舊憑熊東方大隱三千歲南郭高居六一風借問孫枝重玉立應知世德種無窮

其三

扶鳩祝哽任逍遙閱歷天家已六朝北陸方長黃道晷西王正進白雲謠詩名廣播同蓮社逸興幽栖似午橋日捧仙杯齊獻壽紫霞高建赤城標

長興僧送茶至義烏官衙轉寄

雲帆搖曳送江船信到稠川自霅川小覕提筐來路遠孤僧掛錫返途便吳山草木長三月越水東西併二天梅雨煮開魚眼浪滿堂清氣韻熏絃

其二 長興畫溪縣西十里義烏畫溪縣南二十五里

稽山東畔弁山西兩邑清流兩畫溪却看今時新父老還如當日舊毛倪先春瀹茗分香久奕世戢花取蔭齊來往不勞千里展歸鴻隨帶幾行題

庚辰元日

東風入律此嘉辰戴被天和適老身蜡臘歲資南郭讌蒸嘗時憶北堂親河陽再見棠花芾澤畔重逢草色春取次罇前留醉賞桃符爆竹俱宜人

壽楊子儼七十

闕門紫氣薄雲霓仙籍長生碧字題綠醉色如春草婿紅歌聲與夜鐘齊渾忘得失哦蕉鹿勘破浮沉學祝雞共道今朝同浴佛桑弧擬掛鷲峰西

長興嶰茶從義烏至 庚辰

兩浙東西共此春前因世現宰官身苕溪茗熟傳鶯舌稽嶺書來托鳳臣煮雨輕微雲脚淨迎風飛梟乳花勻不勞僧錫行長路次第關山若比隣

其二

治譜家傳有脚春愛民修政本修身莫從水遞勞
飛輓但採山毛寄隱淪玉盞湍浮清飲露金渠不
礙緑成塵弇州無限甘棠思手識封題憶舊人

送何松石父母擢工部北上

八年花樹湍河陽此日新除水部郎父老還錢攀
去旆兒童騎竹送行裝虞書底績勲熙禹貢平
成德澤長　聖世用人今不次綵綸閣下待文章

其二

規模漢吏本清真不嘆勞薪嘆積薪北闕君今看

正笏東湖我自笑垂綸崑山美玉連城價貢水恩
波百里春前席若還蒙召對好將民瘼達楓宸

楊學訓膺薦報湍

苜蓿先生自古風清真迥不與人同雕蟲蚕歲心
偏苦薦鶚今朝道既通宣室合應徵賈誼玄亭豈
復老楊雄談經振鐸橋門上芹草青青泮水中

題朱蔚園徙鶴軒

華林池館四時清更敞高軒放鶴鳴似宴梁園看
賦雪如騎緱嶺聽吹笙月斜松下雙棲影風急天
邊萬里情六翮養成霄漢近鵬圖運海是前程

早春喜晴　辛巳

六龍飛軫御朝暾自是寒餘喜負暄春意欲來凌
彩筆雅人誰得對清尊因思考父前銘鼎可學于
公後大門岸柳江花皆歲物條風化日總天恩

義烏連信報平安

昨報平安正歲除嗣音又喜接春初郎官汝占微
垣象處士吾編鄴架書越絶山川堪寄寓吳興雨
露更留餘尋思宦跡江湖老幾度嚴灘羨釣魚

讀吳明卿甔甀洞藁

君昔曾分禁省班當時七子共追攀休言命達文
章忌可說窮愁論著閑詩卷長流天地内姓名應
述古今間才[illegible]自是推荆楚上古書藏二酉山

敘極峯[illegible]文集有感

壯歲身依日[illegible]邊司存獻納各爭先批鱗尚許牽
裾後請劍寧容立仗前疏斥敢云輕外服回翔實
愧負韶年青山剩有藏書處莫笑楊雄賦不傳

其二

公車共奏上林篇忽漫蹉跎四十年君自隨車澍
好雨我偏持戟衛鑾煙欣逢聖主同環賜喜際明
時並兎全白髮相看天佚老蠹魚生計豈求傳

憶遊泰湖 予令長興時與丁長孺泛舟湖中竟日今三十餘年長孺久逝因讀楊龍友洞庭唱和詩記感賦四章俱限青韻

遥憶吳天際杳冥茫茫巨浸盪精靈五湖雲色歸
林屋七郡煙光鎖洞庭無復水犀鏖鸛陣獨餘風
鶴掠魚舲尋思放艇浮杯日記得包山點點青

其二

禹貢三江震澤寧煙波萬頃入蒼冥吳宮美女銷
歌館越國謀臣問釣舲洞裏乾坤堪鼠鬬樽前風
雨作龍腥我從湖上曾爲宰幾度褰帷到水亭

長孺意氣橫秋風節昂藏筮仕中秘即以東林黨目排計典謫濱尚罔顧田溪上廬

其三

開卷沉酣讀水經具區風起坐來聽鴟皮實作胥
臣浪角里虛傳處士星千樹橘煙迷溆浦一天蘆
月漾沙汀深山大澤龍蛇走萬古同悲白露零

其四

石勢參差虎兕形雲封金簡秘山靈夫椒島上常
凝碧縹緲峯頭不斷青倚棹疑聞黃苇曲飛檣似
泛采蓮涇長洲苑上無窮事贏得漁歌夜夜聽

聞流賊陷襄陽

南陽西路接襄陽漢水滔滔帶楚鄉自古卧龍扶
漢鼎何今乳虎亂天常習家池館沉兵燹峴首風
華莽戰場都護共思羊叔子輕裘緩帶定封疆

北來人談京師增城鋪穿河湟

龍尾分星定紫垣羽林車騎列雲屯高城逼斗還

增堞大壑流虹更濬源燕市風沙連九陌漢宮楊
柳暗千門廷藩將相應陳力共贊昇平答至尊

與贛令陳鳳阿看大理屏陳雲南人

昆明萬里古遐荒大理如今入版章怪石不聞通
禹貢滇池元自邇蠻王車書正統開文軌風雨均
調比越裳祗是聖朝輕異物遺來霞彩伴青箱

其二

君今不必嘆離鄉滿眼風煙是點蒼雕玉巧移雲
母障繡檀回椀雨花牀天連洱海通南詔路向盤

江過夜郎更似匡廬闢九疊峯嵐瀑布共飛揚

澹臺祠

道宗東魯倚先賢郡學前頭敞講筵折角誰能容五鹿操觚若箇頌三鱣羣居慢逐蒙求利敬業還須震省愆愧我生平徒潦倒盟心獨對只蒼天

閱浙江圖

吳地襟江控越門海光雲靜見朝暾山藏夏禹神靈穴水捲秋濤伯佐魂南服封疆連楚粵東偏煙月別乾坤披圖不盡興亡事醉把深杯取次論

長興嶰片自義烏衙中轉至　辛巳

四十年前大邑侯曜峰春滿畫溪頭泉花釀就蟬雲嫩雨萼飛來麝月浮隨便家人傳茗笈不勞亭父次書郵浙江衣帶東西近歲歲薰風憶舊游

其二

夏水浮船江路長奚童遠到解行裝擔頭珍重先春草書果綢繆舊日棠世戴天恩饒雨露家傳治譜學鸞凰牡丹花笈唐朝詠為説吳興紫筍香

賀浙鹺使馮薇園

柱史星光傍紫微巡行牛斗又呈輝巴看時雨還車沛不待秋霜落簡飛財賦東南煩石畫吏民吳越仰風徽卽今海服澄清日五色卿雲護繡衣

為金豈凡兵使賦

共道清標最出群語溪秋水赤城雲中朝捫髀思廉頗外服攀車借寇君劍合延津龍氣起琴和松塢鶴聲聞只今四海稱多事竚待麒麟第一勳

七日立春

七日稱人値立春青韶應序曙光新堦蓂昨午重

三葉月桂今宵正半輪釆帖金裁祈學鳥碧池冰泮乍遊鱗音官奏鼓迎蒼曆太史傳書拜紫宸

壽車雲而六十

一枝依隱曲池頭閱歲看看六甲週遶膝兒孫歡戲彩塡門賓友賀添籌花逢二月韶光麗酒到三春瑞氣浮莫笑裝螢長寂寞漢庭還拜富民侯

壽龔深源封君

右族文名甲第重如公壯歲冠軍鋒箕裘玉樹連春榜誥綍金泥疊御封芻轉卅沙天乳熟節臨朱

夏雨花穠從今世德傳芳遠請看楊雄賛兩龔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壬午起南樞

秣陵今日漢東京羣盜窺江繫重輕銜結　主恩
懷舊偃憴從民望作長城騎官奉旨先敦趣驛吏
驅車蚤戒行天塹雄開分陝地甘棠猶慰召人情

其二

金閶通籍四朝前三任陪京是宿緣憲節先臨蒼
兕陣刑書載簡白雲編江門浪靜浮魚棹海市潮

高放客船今日兵符全掌握迎來黃勅兩番宣

叅賛奉二勅書

會閱

高帝戎衣御冕旒冊陽古郡冠神州斗文天潤龍
光射霧彩江長蜃氣浮鐵甕平分東楚尾金陵遥
拱北辰頭凌風肆習蒼鷹艑震疊潢池悉寢謀

試茶

嶰茶名冠天下實長興產余之并州也距今四十年舊部子弟年年從松社僧錫挑來來輒有詩答之今領南樞輩書旁午久未作詩然僧與茶來矣詩何可廢也漫興豈論工拙哉

中樞高戟立排衙江上風魚靜不譁越縣棠留春
後色吳僧茗送雨前芽玉瓷梟梟浮朝霧石鼎颼
颼噴曉霞太乙天河長取水清香汪滿舊京華

壽大京兆詹見吾七十

熊子與京兆同官于東治又同官于南國論心可如白日把臂不限清樽乃弃闕經歲星之周忽卅沉覺年月之駛緬邈懷思共結池塘之夢優游行止各深山水之情邇至陪京時親哲衞風生臺閣氣吐虹霓喜際懸弧欣逢授杖詩篇徧賛賀客祝詞敢後封人輙矢齊謳濫譜郢曲

京兆門前上路通柏臺從起振家風鸞峯神降長
生佛鴻寶書傳不老翁仙宴驚看青鳥至村謠疑
比白雲工如今　聖世方求舊佇看蒲纏下紫宮

莫愁湖

白雲黃葉鴈行秋江上平湖字莫愁樂府石城雙
艇子盧家明月一銀鈎山形自挾河淮壯海色遥
將楚越收舉目梁陳煙草在能將歌舞到今留

癸未冬盜陷袁吉前馬將下南昌余從史呂
督部選騎三百為鋒疾至新淦以虛聲嚇

之而去

幕府寒飛白羽聲却聞南楚盜縱橫長驅險隘迴千騎直擣衡衢走萬兵黑霧不遮雷煥劍紅雲長護灌嬰城儒生慢說安危計天意須知欲治平

其二

一葉翔風返舊廬方將麈尾拂琴書寧知鴈避黃雲箭賴有熊馮綉幰車幕下治軍思李廣帷中建畫憶穰苴自言司馬遊多倦拭目時平賦子虛

壽青嶼掌科

艾城秋色白雲間心遠烟塵得賜閒西掖昔將綸綍掌東山今取薜蘿攀時招野鶴頻來伴狎猜求羊共往還見說洪崖仙洞近好分靈藥駐童顏

驚聞北京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

乾坤慘淡動戈鋋嘆息臣隣共積愆封豕觸頭天柱折長鯨吮齒地維穿請纓那奮終軍繻擊楫誰先祖逖鞭獨使 至尊光社稷遺弓痛哭鼎湖仙

與初蕃談滇事

行省西南控僰邛旄牛徼外有奇蹤鹽花的的[illegible]青蛉水石勢參差白蝟峯華首門原通舍衛金沙江可下艜艫自從七縱蠻王後沉木餘苗是漢封

又談粵西事時初蕃從滇令擢桂林別駕

天開百粵控蒼梧半刺雄都佐虎符銅鼓匏笙龍戶樂椰漿桂蠹馬人餔乘舟道士金留石煉藥仙翁火滿爐春色容江波浪綠衡陽南畔是程途

桃樹

飛樹成蹊本不言從遮小徑任橫掀東方慢記花兼實南國聞歌葉與根野水通流邀短棹清尊相

伴對衙門紫雲新苑移栽處可比寒梅夢返魂

南新武寧邑侯行取

為政風流漢吏才諸公衮衮近三台黃雲晩稻登場熟紅雨春花滿縣栽民譽一時推上第 君恩三載召登臺須知世事安危倚梧栢含香有[illegible]裁

馬援鼓 有蛙被花文者是鑄金馬所習餘也諸葛鼓則純素矣見後漢書

駱粵南邊習俗悍家搥銅鼓鬧晨昏蛙神幾個鳴蠻廟馬像千鈞立漢門古色摩挲看黯淡洪聲撞擊聽騰驤伏波舊物何憑考 自有東京正史存

燕

楊花落盡杏花新燕子啣泥又一春玉藻揺開波有暈玳梁羣賀棟無塵茅山歲歲巢庭樹社日年年識主人最是翻飛能食肉雙垂紅頷像圖麟

輓魏國徐六岳

二十年前把臂過邇因晋守共鳴珂壯猷仡仡心全赤短髮星星面半酡魏國大名垂宇宙中山儁伐誓江河堪嗟握手成今古痛哭楊朱岐路多

其二

奕世簪纓十六朝翩翩坐滿紫金貂常將酒政行軍政更看詩調似物調祗爲憂時雙淚盡却甘報國一身凋爲聞傳說騎箕信千里江天潰絮遥

彭觀民分巡湖西

南昌舊政賴川同艮牧專城看畫熊已見璽書惴暘屐從歌周雅受藏弓春歸野潤隨車雨夜靜邊徼肇椰風清惠如君那可得名銜應紀御屏中

牟總戎鎮蜀舟過江城見訪

江邊青雀擁元戎夏五天吹黄雀風相贈七言坐

上座心期萬里奏膚功南山射石還疑虎渭水垂綸却夢熊諸將中興誰第一知君指顧定蠶叢

其二

春明調遣接橐鞬爲有威名控薊門昨歲初陵開節鎮今朝小隊過江村彤弓盧矢尋常賜白馬丹書次第恩身老時危贈大樹坐談那得數寒暄

以上延喜堂聲壤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廿編

七言排律

南内

掖門清切上林花内苑春風御柳斜閣道高傳冊鳳輦尚方先噂絳龍紗夾城蠟燭通天觀遶岸蘭橈貫月槎賜菓函封諸戚里須蓮宣勅五侯家千官劍珮香迎旭萬歲觴稱酒駐霞金掌滴來飛沆瀣玉簫吹徹動鳴葭釆真遊豫朝開殿抗疏希疎午放衙喜起若還蒙召對不妨宮樹噪棲鴉

馹遽

草綠天山牧馬橋明駝飛奏羽書遥朔方選士連雲谷細柳嚴屯出渭橋都護豈多班定遠將軍寧數霍嫖姚樓船直破秋溟浪鼓角横吹月夜潮漢取朱厓開郡遠唐因高出亦征遥只無東海能書鴈那逐西飛善射鵰輪將本爲邊防重搜括還憐野竄消但願諸公憂社稷昇平登建答典朝

閩海蕩平志喜　萬曆己未

使者專符一路分行營時閲水犀軍令嚴鼓角三更月氣肅轅門萬竈雲盜賊革心歸買犢蠻倭納款淨收氛青青烏色黃龍陣隱隱潮聲畫鵲群賈舶聯翩天外至魚舲歌笑夜中聞由來海熱如田熟盡屏山君賴聖君横槊無人堪作賦登高有興漫爲文直西兵馬何時罷寄語諸公早策勳

以上綠雪樓藁草

文直行書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絶句

吳吏載惠泉至

泰湖東岸惠山高石澗淪漣汪素濤吏子載來江滸月爐吹雪浪浣牢騷

其二

吳地清流楚地來長江帆影逐風開松聲半與溪聲亂好似平泉水遞廻

山居病渴長興舊友送烌嶰茶至

好將明月換春風採得雲芽寄早鴻煮熱江心清冷水黃花香入紫烟中

其二

江山秋色翠依微露濟天高木葉稀千里故人槭尺素晚茶香比荳花肥

黃鶴翎　以下詠菊

騎鶴仙人天際遊空名還剩楚江樓罡風凜冽沖秋灝吹落金毛滿大洲

白鶴翎

白羽翩翩野鶴姿黃花隊裏色參差莫從靈囿分根蒂好取周詩咏素絲

紫鶴翎

白蘋紅蓼碧雲流秋色繽紛眩遠眸鳴鶴何曾生紫羽祇因烟映暮山頭

回子眼

碧髯愁明雙綠瞳三時恨恨不秋風如今却喜弓

梢勁引眼歸雲彈過鴻

檀香毬

天竺華嚴佛說文眞珠樓閣香檀雲西風吹遍閻浮界幢結金毬帶紫氛

海雲紅

滄海瀰漫蕩碧空蜃作樓臺蛟作宮借得金吹開颶氣晴光遥看十洲東

詠藕

秋深素節出汙池渾似江梅雪裏枝拾取寒香清

浸月仙人掌上露凝時

其二

應月生根水竹鞭同心並蒂斷還連凌波採得如

船種玉女盆頭簇綺筵

其三

翻盡西天貝葉橫蓮華都向佛頭生設言孔子此

兒大遁得魔王十萬兵

其四

水底鮫人巧織綃玉梭拋擲亂絲沉嫦娥皓腕纖

纖露月裡難穿九孔針

其五

英王求仙意氣豪春宵宮裏照翰膏西王更進千

年碧雪映嵊山萬歲桃

逍遙閣　福寧道者

吏隱無須世指名尊前雲氣擁寒城閒窗已把扶

桑色更有大風入海聲

其二

太姥山邊看落霞秦川千里傍天涯我淵逐臣來

嶺表人言仙使星槎

其三

萬里洪濤檻外開青山照眼抱僧臺東風吹散雲

邊壘橫海將軍水戰廻

其四

旌門羽扇指麾閒領取雲煙日往還六鰲爲戴蓬

萊近誰道官銜不是山

以上綠雪樓藪草

中秋同藩臬諸公西湖曲宴席間遞報

秋淨雲高海氣開月明沙渚鳥飛廻鳴榔聽罷江

南曲城闕西風畫角哀

其二

諸侯張宴冶城西楚客啣杯意不迷共說秋風吹

塞草榆陽邊外馬聲嘶

賀蘭曲

青霜九月遍寒墟千騎孤兒出射雕大大將軍

也　排漢陣邊人驚說霍嫖姚

其二

將軍此日踏西庭鐵馬雲屯塞草青只恐外廷先
絕幕天孤無計射狼星

與張叔發集太平臺偶譚城上退倭用火攻
策

城高滄海起樓臺楊柳青青入望來共話如君眞
舊史登臨我媿大夫才

氷山歌

豬地黑風吹東海中天炎氣水爲山相從廣野看
宮闕蜃影微茫波浪間

其二

但憑風力上雲霄只道高山勢不消若是峩嵋眞
積雪千年明月照岧嶤

其三

秦皇驅石海之東海自無橋石自紅就是秦壇風
雨地由來七十二君公

其四

炎〻日偏同夏日威炎風朔雪兩依俙昭陽殿下生
春草愁殺王孫無處歸

荔枝

漢帝當年扶荔宮交州移種度春風其如海岸芊
芊綠五月烟籠樹樹紅

龍眼

本是勻圓鞢鞨珠生憎呼作荔枝奴吳儂寫入三
都賦茂苑如今樹有無

撫劍

三尺青萍匣裏安磨開陰縵斗文寒自言不許千
金買留得英雄帶笑看

秋郊

石與松山護海州樓船千櫓泊沙頭秋清漲逸渾
無浪紫蟹黃魚上酒樓

其二

溪水瀠洄抱郭斜石橋流急寺門遮沿堤楊柳疎
疎綠可有漁人訪落花

秋思

家鄉離別兩經秋吏隱無須嘆白頭自愛名山來
剡縣風波定處是丹丘

寄題崔孝廉微仲問月樓

秦女簫中鳳欲鳴陳王閣上賦初成素娥有意憐詞客桂子開時分外明

閩郵報會推部院大臣俱得點用

漢官班席半成虛一日彤雲掩直廬刓印本非明主意容賢能不望中書

右皆萬曆庚申以前著

送趙太室治兵睢陳

旌旗獵獵動河山憲府新開楚宋間三疊不須頻勸酒天中今近穆陵關

其二

梁園賓客舊如林草長平臺歲月深好向中原收意氣知君猶是進賢心 趙故吏部郎也

其三

使者當年水鏡清睢陽小吏識逢迎漢廷久重河南守爲借卿才暫治兵

其四

渡江車馬衆如雲夾路鶯聲此送君我俟秋風來

渭水須教閫尹候星文 時余有備兵寧夏之命

乍聞蜀中土司作亂

江滾平羌鼓角聲金雞隅上黑雲生千年正朔天王地一日淒涼爲調兵

其二

書生織計誤朝廷滅餉由來只守經可憐血化川江水夜夜陰風鬼火青

其三

渡瀘五月稱諸葛鎮遠千年傳伏波祗爲太平文治久征西諸將重橫戈

其四

善戰從來說隴西金牛開道殺聲低臨邛一去題橋客幾代哀猿不夜啼

乍聞蜀中官軍戰勝

西蜀兵戈冬復春蠻城收鹵不堪論將軍一鼓傳奇捷好唱巴歌弔夜燐

其二

瞿唐峽口鎖三巴一片孤城江水斜閒道王師今

轉戰春光方到杜鵑花

其三

峨眉雪霽錦城開韓信壇前論將才鸚鵡飛來傳吉語轅門今唱凱歌廻

其四

從來節使重橫行況乃蠻俘敢抗衡此日西川春草合邊徼早築受降城

清明

綠軟紅肥二月天宮中白打賜官錢介推不賞因寒食千古名高一馬田

書付送茶僧如茂

松風閣畔涌金蓮箬水春濃煮茗烟二十年前僧已老猶擔瓢衲到江邊

感黔事　逆奠撫提兵入安巢圖其山川欲厥章之食盡班師被擄不返

漫讀陰符玉帳經圖將煙瘴入卅青還嗟七縱功名薄怪得中營夜隕星

其二

羈縻兕國已千年無那開邊漢過先縱取黃茅都剪盡蠻丁難使種梯田

金陵景詩

唐人作律詩甚少沈佺期鬱金堂紅棲院李白鳳凰臺珠樹鶴以下不能五六章崔顥黃鶴白雲語足冠軍乃自行經華陰以外便不可多得豈非七言律體諸家所難即王維李頎頗臻其妙而渭水黃山洞門高閣微霜初度曉月流嘶屈指易盡于美絕句雖衆潰然自放獨七言絕句自也入神昌齡入聖王維賈至岑參王翰高適諸公明珠徑寸照乘十二如蘭陵美酒霜落荆門羌笛楊柳渭城朝雨夜光葡萄秦時明月日落轅門北鴈歸飛橫行鐵嶺十里黃雲歷下鄆瑯以來有定評矣卽李益之邊霜片月回樂峰前天山雪後朔之江口千家春城寒食賈島之客舍并州張謂

之邊州匹馬劉長卿之猿啼客散韋應物之路闊攀林俱自嬌嬌大都尚論古人從其多者以窺其至者精神聲氣之間庶幾十得四五僧之乎九方皋相馬于冀北馬羣中遂爾得其天機忘其形容也今時作詩家如雲山僧老儈無不粘筆但時尚忽趣瘦淡標宗于自然以文其不及誤解北地負詩在民間之句以爲貪言重諱直窺三百尋行數句與王李操戈浸假而高者幽僻早者蕭條自以爲不落前人窠臼而不知其已入于別發矣夫朝廷之上必存清廟明堂高將華祕邊境之外必有老將健兒鳴劍彎弧寓縣之中必有贊宇法堂儒生雍容官吏靄僊春臺雲樹牧野牛羊方是太平景象若盡是幽人野癯逸驢病鵠豈成世界故系鄉中谷之風與而天保鹿鳴之雅變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治亂氣運之關吾爲此

懽郁不自揆拚其區區之鄙以告同志漫賦絕句若干首以效古人之多者卽不欲自君傳孟亦所爲去國三年見似人者而喜瀕以振此道于宮聲天下事猶可爲也

鍾山紫氣

龍虎金陵錦疊屏山川佳麗著圖經紫氣千年凌
海日紅雲一朶照江星

石城古壁

水暎楊花江色清高臺雄枕石頭城戈船下瀨防
天塹吳楚東南作舊京

東山碁墅

別墅風流擬會稽一枰酣戰暮雲低空傳將相名
如在屐齒春深草色齊

龍江秋雨

空江鳴雨氣濛濛古驛棠梨幾樹紅潮水平添沙
際遠飛帆逝在片雲中

冶麓初年

地是吳王舊冶城如今雲瑣洞天清雌雄莫問風
雷氣拜舞惟聞萬歲聲

桃葉古渡

市樓煙火夾橫塘桃葉春歸別意長疑有芳魂爲
燕子繁華何處舊時堂

彤雲新觀

吳宮陳苑舊京華表裏江淮屬漢家萬歲高陵雲
氣起重湖深瑣玉蓮花

達摩石洞

金陵一望海西頭蘆荻蕭蕭風滿洲聞道神仙生
羽翰白雲流水兩悠悠

以上綠雪樓鶴草

鄧四將軍爲言平溪酒佳小髮有能簫者

沅州地是古龍標楚岸西南去不遥況復玉釭春
色好深杯明月聽吹簫

其二

關山長路未堪嗟共說軍城醞百花學鳳樓頭簫
史曲秋風吹入小蠻家

楚中古意

湘江明月照湘君苦竹叢深鎖細文珠淚不隨虞
帝盡秦時猶自起風雲

其二

舟飛青翰楚江冷雲夢天遮氣晝冥借問鄂君何處是棹歌聲散彩霞停

其三

沅江春漲到巴陵青草湖頭碧浪澄漢水珠還神女弄君山幾片白雲層

其四

巫山十二接荆襄才子風流賦大王霸氣巳隨雲雨歇空留妖夢到高唐

其五

岳陽西去古章華宫女如雲闘君耶榔色年年臺畔緑細腰魂散夜棲鴉

其六　金陵有莫愁湖楚郢有莫愁村

莫愁村近郢都西共道盧家桃榔蹊何事金陵遊國色石頭城下水雲低

詠懷

離亭初見鴈雙飛下馬殘尊對夕暉分付閨公編槿宻護持修竹待春歸

其二

輕裝曉發鷄徘佪馬色遥憐秋草乘祇道親朋毋遠送但悲歸鴈寄書來

滄海君

力士何關滄海君張良東見遂名聞分明總是赤松子玩弄英雄亥紫氛

河上公

逆來原在海天東漢殿偏名河上公金馬再容方朔隱神仙從此古塵中

張制置過平溪見訪

夜郎天上楚雲西漢將喧闐事鼓鼙適爲十年邊草緑羣仙深擁鷓鴣啼

其二

元老中朝仗鉞來尚方金劍晉登臺運籌濂虎新開塞莫遣蠻王匹馬回

其三

夏官司馬大中丞節制諸藩遠抗稜見説并州風望傳無勞飢外掃悲陵

其四

谿水年年向北流昆明路閉幾經秋如今欲寫麒麟閣第一功勳屬虎頭

其五

廿陵南北愧申屠誰問平原黨自無　聖世定寬三面網旄倪同我望來蘇

黔撫王崑璧遷南少司農過平溪見訪

漢官儀從喜相逢千騎東方領大農數載殺聲吹瘴雨多君保障舊提封

其二

楚鄉山水夙儲才况是文星照上台回首沙場堆戰骨溪聲猶和夜猿哀

其三

山巒本是漢臣民無那當年討索頻君獨屯田兼戰守洗兵風雨一時春

其四

翩翩旄旆出黔中傳擁光輝上路通巴向謫居存下客還從大楚賦雄風

三山苗屢寇思州邊屯胡太守柟力爲拒擊

魍豈是古三苗屢入邊屯殺氣驕一自郡齋馳馬原田春草碧迢迢

其二

孤城廻合萬重山一綫溪流出楚關剛是郅都來守郡引弓爭敢向南蠻

其三

壁戍連綿置郡兵欲教諸將重橫行從今莫把文儒笑太守時時出抗旌

思州莊節推談水西勦撫舊事

司李天垂左角明誰兼右將喜談兵蠻酋勦撫如碁局君在行間有舊盟

其二

盤江瘴癘草頭黃負固殘酋國狗狂戎索若龍窟上策虎皮包載綠沉鎗

其三

蠻人愁擾漢人頑馬邑姦豪闌出闌都護盡如班定遠極天邊塞鳥飛搨

其四 王逕幽入大方案總督單騎廣皆以權盡大敗

南詔自古號米王請看殷宗撻恩方轉運只無流
馬法兩畨風雨盪沙場

壽袁栴掉六十

虔標雪幹白雲痕芷水長流貢水源借問漢廷誰
得比公卿四世出高門

其二

鶴髮金尊六月天甘瓜朱李醉華筵多君拮据供
公事敬盡家財賦馬錢

其三

縉雲官屬學弓裘文武衣冠異俗流見說西南多
戰伐還期矍鑠取封侯

其四

楚岸天清太白高知君世佩呂虔刀且將綠酒消
長晝共看仙源綻碧桃

滇南王侍御過平溪見訪

珠勒總騎上路來昆明池水漢廷才如今丁衮幽寧
須補曉月踈星御史臺

其二 侍御按蜀特以讀禮歸

捋斧曾聯八使班檀弓晋滯點蒼山相看不盡憂
時色莫漫排雲冀轉圜

其三

使者驅車入帝鄉荆塗遥望五雲長流人自笑飄
零盡紫氣猶來闕塞傍

其四

栢府烏啼濡絲毫劍門西上使星高班行此日新
風采還屬當年傳繡袍

立秋日韓百戶送新米

拂曙嵐光帶草堂金天此日應淸商風聲一葉梧
桐老雪粒千珠粳稻香

其二

南客何須重愴神逢秋猶有獻新人深山曆日隨
花看白飯青蔬可是貧

各道府以迓大吏至實從甚都詩七月朔

天清障塞淨煙沙伏裏初秋若氣賒上客不妨河
朔飲仙人應泛海潮槎

其二

郊迎負弩屬車多誰似臨卭建節過諭蜀題橋昔往事憑知此日聽鐃歌

韓仲子畫扇

染盡蒼黃氣韻鮮篷頭山嶽散秋天君家畫馬稱名手墨瀋飛花落楚邊

其二

斗大軍城技術稀忽看文藻動秋衣裁紈莫漫悲揺落却喜煙雲到手揮

拜詔東裝

萬里辭家戍夜郎荆黔相接水煙蒼忽傳漢詔通南極不向蠻家貰酒嘗

其二

雪晴風緊楚山寒莫道盤江瘴厲難爲憶相逢萍水客如今都作故知看

桃源

市口青山古木稀朗江西路鷓鴣飛漁郎莫向津頭問碧樹含情春未歸

萬曆丙辰冊封天啓丙寅往役今丁卯拜崇禎之　詔東歸歲月幾何山川已閲四朝矣渡湘憮然

三渡湘江二十年四朝山水共蒼然風塵馬上他鄉路愁見長沙落日邊

雪霽渡白湖嶺宿山莊

半夜回車自楚鄉不勞松火照行裝積雪遥連明月影却聽鷄犬是山莊

以上青玉堂秉燭草

宿潤陂寺僧法耀引尋戴叔倫讀書處漫賦

隱士高蹤不可尋鍾陵橋北潤溪深讀書臺上瀟瀟景秀句流傳楓樹林

其二

弋陽西下楚江天彭蠡匡廬山水連驛路停車無限思林僧指點到棲賢

過東林寺

飽看青山意未閑屏風九疊緑雲鬟虎溪橋下東流水猶向蓮花社裏灣

其二

松林鐘磬已清虛況復秋烟自卷舒到此俗情都不染却嫌官路擾匡廬

渡彭城

山東驛路掛黃河水决彭城屺族多一自金隄開瓠子秋風猶送漢時歌

望嶧山

東山東與岱宗連石磴盤空噴紫烟借問秦皇無字碣蠹魚銜在夜燈前

河間

趙割河間遠事秦六王圖霸笑前人請看碣石西頭水也向長淮放海濱

涿鹿

羣山西峙白雲秋草昧黃軒作帝丘北望　神官環紫極蒼龍掉尾向天鈞

朝見

黃金海岳是天家曙色微茫拂彩霞鐘鼓乍鳴仙仗肅　玉皇高擁五星車

東閣直房見梅花

去年江嶺作流人驛路梅花歲首新爭似　帝京溫室早臘前先報十分春

其二

紅爐熾燄御寒威況以雲屏蜀錦幃朝罷紫氛携滿袖更催香雪滿空飛

其三

交讓廷推示至公九卿鳴珮共趨風閒來小院聽傳漏不覺寒花放坐中

青詞

柱下西來紫氣浸笙歌羽客雜千官長生殿裏神靈藥青雀飛歸太乙壇

巳巳夏僧淨緣送茶至北余乃復南僧還南致之山齋勞苦備矣書此慰之

即看僧送寄茶書乍覺經旬渴病除待煮青蓮秋夜露仙人掌上四更初

寄玉堂桂

玉堂日麗暮秋陰桂樹生香花葉深識說小山招

隱士惟依明月朗冲襟

青玉堂松

池上高齋小院前古松烟煖似藍田青葱色借琴
尊潤萬卷書開大酉天

青玉堂英石

峰勢嶙峋洞壑開傍松淸切讀書臺片雲收盡羅
浮色嶺上梅花作伴來

以上釆蕨草

高座寺口占

南京舊有散花臺五六年間去復來却喜仙僧多
識面引看高竹與寒梅

早起

吏隱逍遥古白門滿城無數種蔬園家家汲井乘
朝旭尚見松枝掛月痕

夜坐

嚴城寒漏響丁東羣鴈飛鳴夜半風古寺疎鐘聲
遠近燈花又結火齊紅

梅花三詠和徐季良

玉笛吹開第一枝樓頭黃鶴酒人題好句自從何
水部教人苦思雪香時

其二

嶺頭流水路西東香夢迢遥驛使通若爲寄來供
歲暮隔簾嬌映舞衣紅

其三

離奇老幹吐仙葩最盛西湖處士家門外一泓淸
淺水霧珠剪綺浸晴沙

枕江亭　同臨淮觀梅曲宴

亭枕空江散野雲波光明滅亂斜曛今朝劇飲通
侯酒春向梅花勝十分

其二

山川依舊是前朝一片烟波醉未消此日陪京根
本地不將歌舞鬭嬌嬈

春分日入暑見太平堤下杏花無際

江春一半入新年城外風輕拂曙天小市平林山
共水杏花千樹起紅烟

其二

平分春色望長隄湖畔青青草色齊車蓋傳呼開
法署漁人網集杏花西

集魏國絳雪園

東風葉葉動春衣曉集名園向晚歸最憐深綠山
窻下萬樹紅香鬪雨飛

其二

春社纔過燕子雙秦淮新漲接長江渡頭桃葉今
何在無限飛花撲酒缸

詠古二首

范少伯

英雄骨氣帶神仙上將功歸萬里船裝去西施消
禍水豈將歌舞自留連

張子房

圯上兵書傳浪椎鴻門玉斗定雄雌封留巳從赤
松子猶向商山薦採芝

李長源

穿黃着白每同車苦口回天意未舒見說後來還
入相當年出處定何如

以上菱棠草

突厥三臺 感固原邊外事

莎莎上谷直王庭陰磧連天塞草青見說開邊由
馬邑赫連臺上血燐腥

其二

殺聲吹度李陵臺月照關山望不回沙草夢魂無
的信寒衣淚滴剪刀裁

其三

白登臺上暝烟孤婁敬當年策禦圖祗是功名開

衛霍河邊戰骨幾堪枯

塞上曲 感陝事

黃河套子雨廉纖宛馬秋肥矢鏃尖却說受降城
畔水南風吹作水晶鹽 河套產佳鹽

其二

蒲海西頭百尺臺赫連城外暮雲開沙場萬骨青
燐夜還向高樓夢裏廻

六州歌 感甘肅事

甘涼直去是西羌大宛當年產馬良一自貳師征

戰後玉門關外磧雲長

少年行

黃金彈子寶雕弓紫馬如飛繡束騣遊戲五陵歸
去暮相期不怕死桓東

其二

登場負進擲千金仕漢初除列羽林短劍腰間常
夜吼紅塵起處表雄心

成德樂

彈琴古曲奏陽阿世尚新聲雜調多笛裏落梅兼

折柳橫吹猶是漢時歌

其二

畫閣春深月上遲春聲疑引鳳來儀坐中盡是懷
春女却怕春歸人未知

長興僧送嶰茶至　甲戌

青林白石護輕寒紫筍開時春未闌三十年來留
雨露山僧采得訊平安

其二

罨畫溪頭山復山茶烟晴逗竹風間鶯聲送到西
江水六桄淋漓倍解顏

長興僧附買米舟送嶰茶至　乙亥

顧渚西頭溪水流雲山入夢隔并州年年春信憑
茶荈遮莫沙門拄杖遊

其二

千里西吳一片帆風吹估客薄春衫月明齊唱江
南弄中有新茶副遠緘

其三

茂宰風流年少時看看兩鬢已成絲炎涼歷盡門

如水喜接先春第一枝

其四

中原豺虎亂成羣　聖主殷憂孰可分獨是長江
通羅遠採茶僧帶五湖雲

江南春

蒜山晴日過楊州瓜步南邊錦纜收十四碧樓歌
舞處秦淮猶是六朝流

金陵詞

朱雀橋頭六代宮年年佳麗度春風樓臺歷盡亦

深夢依舊長江襟帶中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觀海市圖

秦皇鞭斷石橋摧誰架龍王海屋來莫說鼇簪撑
島峽應知蜃氣作樓臺

其二

田橫五百事堪哀徐市三千去不迴剩得滄桑今
古恨煙霞幾點照春杯

漢宮曲

露井桃開昨夜風月輪高照未央宮延年女弟新
歌舞別院珠燈點自紅

其二

新年宮裏白雲高閶道神仙降節旄西姥筵前羞
雪藕東方海上薦氷桃

燕京四時樂

城西春水灌金鼇戚里侯家意氣豪寶馬銀鑣文
蛤餅妖童佼女翠雲袍

其二

日上東華照碧欄承雲水榭浪游漫華堂宴客荷
香午片片銀氷幾座山

其三

連陰過雨入秋涼薊北霜零樹早黃一騎紅塵金
彈子羅紈七寶簇輕裝

其四

煖閣瑤箏處處彈西山白雪玉巒攢青樓小婦歌
金縷醉着貂裘馬上看

金陵曲

鳳凰臺上鳳凰歸白鷺洲前白鷺飛王謝堂中尋
燕子時人争說有烏衣

湘妃

黃陵廟畔草萋萋班竹傳聞灑淚啼洛神自與江
妃類莫把湘君作舜妻

其二

楮山風雨笑秦皇博士當時失考詳訛到如今祠
二女雲窗月檻鎖明粧

臺城妓

風簾水榭灑晴霄玉琢雲碁金步搖歌舞未闌荷
夜月寺鐘沉寂紙鳶飄

其二

煙柳青樓滿院春髻鬟倭墮靜香塵梁朝宮館裂
王夢長見湖光長綠蘋

以上英石館詞風草

漢宮春

仙園桃李爛春陽殿閣雙飛鐵鳳凰花燈遍照平
陽舞未謚恩光那處長

其二

春到苔生紅粉樓鴛鴦瓦濕露華流新聲不拔唐
山曲王母雲謡在上頭

其三

甲夜金爐爇御香綠紋螺盞酌紅梁鳳管雲璈催
駕起宸遊應是幸昭陽

漢宮秋

芙蓉敲墮雕雲鰲爽氣西來鴈影高一望碧天涼
砧水尚方衣進鷫鷞袍

其二

桂樹飄金御酒香樓頭紅葉帶新霜班姬獨處收
團扇不與秋風逐晩涼

從軍行

邊地長寒雪作花將軍名冠李輕車天兵矯矯鷹
揚出奪取陰山屬漢家

横江詞

白露蒹葭氣泬寥江天秋色在闌橈西陵破鏡貪
趨約不怕靈胥八月潮

其二

朝來銀屋欲迎天影入青山倍可憐勝似古查秋
貫月年年浮到斗牛邊

其三

二丈鮫綃縱筆鋒冊車城市馬頭逢玉敉函谷關
千里錦幢秦城嶺萬重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壬辰五月合纂

共詩十三卷完

明官保尚書璽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長興縣建倉總兌記

東南轉漕歲四百萬石全浙六十萬邑當其一它如大邑尚食民運粳秫通天下二十五縣亦邑當其一邑固素稱雄劇然小民終歲勤動強半急公家夫公家惟正之賦豈其勤動民民迺告急哉法以習吏弊因法猗綱不操於上民分其目而亂之也蓋轉漕之法計曹歲請一分司專轄各省大中丞總劾罰於淮洪而仄儀則臺使者擘榷焉議卑臚列諸款極爲綜嚴此特當事約

有司之綱耳有司知之而民不知之顧有以目爲綱者有司與民所共知而共守一張而萬理竊以爲今日建倉總兌之役近之已長城左太湖右大鄣百姓以罷詐爲強弱甲制於里單里制於豪里鄉里又制於市興市駔與吏胥近與漕卒背家無兼辰之業動輒挽百十石糧關出入水次倍科民間而又淆雜爲蠹動與官軍譁及所收不足澹所啖計屈逃死有司不得不逮及正丁累民廢町畽瘦圜獄連涂親戚比他正丁在官者又逾甚總憎烟戚竈給官軍朝四暮三耕鑿之民入其局中耳目易位誰則堪之大鄣此輩能壞漕政什之五六至

見年應兌必藉數人之力箕斂於散戶又藉數人奔走官下肈而赴諸廠倉苦無完廩苦無守者一切委寄於無賴之倉厮及巡倉壯民每里納賃價若干顧募廩若干鼠在社盃齋糧風雨漂擾泥沙委頓歲不知耗米幾千石耗緡錢幾萬即押兌該翁率石需一分便歲有五百金之浪它可知也余承乏玆邑目擊弊極爲之心惻因嘆曰利百而法可變兒以脩法耶工十而器可易兒以循器耶於是議建倉議立兌總以八利二難之說上郡大夫上監司俱報可檄里輸白金七錢聚財鳩工三月而落成之其法以通縣五萬石額漕均作百廠每廠

貯五百石約與一艘所勝之數相當連四廠爲號號立一總計號二十有五總出於糧解解其別役毋疊累也總必謂區防乾沒也官米分散衆總務均平也衆總遞爲一結覺侵盜也計石增二升備脚耗也每里不二三廠間分逐也米限與銀限同稽省官以省民也下令曰豪里重科細戶許細戶告納取官由爲照而監守盜者其罪墨令在必行於是良民翕然稱法之便奸民亦慄乎避法之嚴牵輓相屬五旬而歲報悉完迺進二三父老而語之曰勞矣爾其休役東賦蟋蟀三章爲爾儕慶卒歲事乎爾其于耜舉趾賦七月一章爲爾儕勸來歲事

寸典日漕卒卿艫次邑下我爲政爾儕無與聞也父老唯唯當有客説難曰此法創見於浙西東漕卒萃千人馴民擾置當不易與余謂處之以其便應之以至誠何不可與彼驅獨無全軀念妻子念耶比其至爲之作三章之約戒漕卒船販對公正增米俱遵明例糧里業放歸農矣無可增藏戒總者止掌出納之數與漕卒無好無尤無樓杯酒戒候人偵布中行與旗軍耦語者縶問如例於是千人若卿枚就三十五人指麾肅然竣事諸南北白糧匠局務標亦以總收節制於兑軍同事並竣是役也官不煩於茂綱百姓[illegible]狎於川之濶版部使暨郡別大夫以故事比勘兩至邑不以一錢加遺邑民且診勞邑宰宰之樂觀厥成也宰知之須民宜相忘於一切期會猶然不知也因於倉之[illegible]榜曰合樂因棲樓當縣治異位榜曰文昌祠文昌帝履綏甫田蒸髦士遺意云

長興縣[illegible]通橋[illegible]記

長城三面環山而以一臂當湖山水從襄茗諸嶺合卷晝溪如建瓴東下遶箭堞分隍爲三拱闢門通橋爲六分注具區復循溪爲二逝南瀉文昌橋滙下箬寺寺故陳蜀先帽起處逝北徑金蓮山之麓山即識所謂磨盤涌金進者是也邑得水之勝有餘於用溉而不受其衝汜此故道也迴因承恩橋居民堙其二竉桃華水盛勢浙從來者高甚湍悍僅以北箬一線泄之數美溢爲敗面南箬之友壤填閼者百年於今矣何獨於青烏之法不利尚矣爲胥化爲股肱兩郊坻隸完繕隄塘咸不知勞幾萬人農不便涸賈不便市商不便轉運食貨邑中黃髮翟瞿議復故道而不果亦百年於今矣余辛丑上春宜明年授長興令籍拜邑意甚銳更張首舉水利滑華問大夫士之仁賢者教余曰民心初附未可以使也至期而議之比歷一冬夏麤挈領要然苦心於棼絲爛鮮之後惟一意循簡而已迺長年三老相屬而請曰敬塞之急當從時也農末之利無或廢也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周禮也三月中氣後五日天子命有司導達溝洫月令也治隍陘中橋七十所如從枕席上過師奏宗鑿六輔渠以益溉收漢官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誠

能預見討定令浮游無產業民得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策又爾便廼請余瞻原泉觀形勝於時長河內外沙塞
舟行若乘橇因易藍輿劉覽四周三老隨所駐指余曰
此承恩橋諸水之咽喉釜鬲久矣此宜春橋水門紆逼
榜人上下苦觝觸叫囂無虚日矣此嘉會橋此吉祥橋
此長安橋且莫將告圮政可爲斜梁畫柱題矣回車邑
門三老又遮而請曰此爲飛橋冠冕雉城雉欲雄飛湮
廢之後望氣用數者[illegible]雉伏子大夫亦有意假之羽
毛耶余曰雉之飛君若止於童兒之傍異日橋成將榜
政事堂爲馴雉飛止相向雉其神王哉於是以癸卯三

月朔改塞門因復飛橋橋跨方池如駕半月翼以欄楯
厥脩爲丈有三廣埒之糜白金三十兩有奇甲辰冬新
承恩橋環石扃爲三厥脩爲丈有六廣五殺之糜白金
百十六兩有奇乙巳正月三老請灑二渠以利舟楫余
因盡發市丁役之市民不習畚鍤人願持十日糧以募
役者余不忍以此爲督行學宮主其數令甫下輸者雨
集博士先生通夜唱籌二日得米千二百斛爰募丁夫
千五百人丞尉幕分董鑿皷五日而兩河大浸榜枻歌
唉聲環邑下內河延袤三百十有六丈廣六丈有五尺
深八四尺外河延袤三百六十有七丈廣七丈有五尺

深稱內河計鐵鏃工食之費蓋當米八百斛爲隨以其
羨四月新宜春橋棟石爲三門構木爲欄長可六丈廣
一丈崇丈有五尺所需匠石計白金六十兩有奇當米
二百斛是月霖雨暴漲如北如西如南諸舊甓橋一時
並塌果驗向者三老言三而病涉余哭曰使今日有公
孫大夫車亦應接不暇矣命工庀材仍舊制而增治之
嘉會橋所耗鍰鈔三千四百貫長安則減四之一吉祥
則減四之三而兼報成於五月皆樽節聯石之餘於民
間固毫無動也是年六月米價翔貴石近千錢因先是
開河羨米二百斛盡括發山民採石固竹頭木屑遺意

不與三老知三老業意之矣聚族而謀曰金蓮之麓諸
水尾閭厥有隹讖且當義興車馬道廼請余所採石議
建長橋橋亦因山名名金蓮合浮闔相時如鼎足蓋金
蓮三涌云余許之捐二千錢爲倡邑紳衿義士各有所
率又將二百金焉橋制於石三竇緇石爲柱爲欄長十
有二丈廣一之高勝廣若干經始於八月既望工五旬
落成蓋正當余三年報政期也將有事於銓功邑士大
夫冠蓋相望致美詞舉巵酒相賀曰簿書期會三年之
澤耳吾不以賀子大夫子大夫實平政於風氣彊理原
隰泉流邑翼翼爲改觀日者制利獨盛比歲東南大旱

而邑不失有年此豈子大夫籌書圳曾之功哉余再拜
首曰徼天之幸托地之靈勸民之力令何功為惟是以
邑治邑實恐曠厥職特盡力於七橋三箬以道勰西門
不仁不知之罪耳令何功為雖然水土稼穡邑之大利
害興事而不以能民余夙有堅盟許諸大夫不敢崇空
詞無施行因告成而備論其事以俟吏考者

伏虎山營記

天官書西宮咸池參為白虎觜觿小三星隅置為虎首
主葆旅事中三星直者為衡石外四星為實沈肩股隆
參蓋黃帝七將狠為野將主盜賊承其右股弧矢張焉
則虎之利于用兵天道燦然備矣先王仰觀俯察行地
水之師置田狩之法歲時講肄風后握機左山陵背水
澤前朱鳥後龜蛇審形度勢顧義思名非苟而已也
高帝于南都定開天之鼎武節雄建立極抗稜
文帝北治神宮
列聖相承留南都為豐鎬宮闕山園無改其度特以
璽書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操江而樓船伏波諸將

軍屬之號稱重臣然都城浩穰轂下別有蒼頭信精者
居其重若干人罷太平營覓地逼民舍不便教火攻熊
子相署西之山幽蔚廣蕩山形銳厥首句曲厥項豐厥
尻張厥左右股草木離披其文炳如遂不覺踴躍而字
之曰虎哉諸軍史曰城壓其偏若何熊子曰虎無所措
其爪則虎伏矣蓋臺署負扆都城由狳為
賜第都人名其東山為龍山則西山之為虎儻亦造物
者之所設定耶青松二百餘章皆
國初植章有龍鱗犀甲之文當松下為將臺將臺東西

爲火攻㟁直臺納陛而上者百級爲山堂堂背冠山爲亭署曰彤雲觀以其處勢當積高鍾山紫氛昏旦冉冉應接不暇長江淼淼自三澨大別而轉廬龍俯挹玄武湖綠波千頃菱荷被光鵝鶩鳬鴈鷗往來交屬遠則雙闕嵯峨萬家雲屋原廟初陵彩霓縹緲可以觀矣泰山之上有日觀焉周秦漢各以其國名兹山閱六朝乃今王氣以久特鍾不爲我

明大觀哉工始於天啓甲子春及夏而竣𢊏匠石者四百金關西惠子承芳以司空郎治城隍醵四之一旁置僧廬二楹結構蔭樹石之秀藉爲鍵閉出入亦事之不可以已者也經營既成熊子建參旗奉井鉞登壇而陣蒼頭軍肆火攻超足以發發輒中鵠擊巨礮如豐隆之奮推步兵上下山如飛列陣若常山率然暇則緩帶歌詩於堂若飲至焉壺觴嘯咏望氣察祥卽不能如虎臣矯矯文武有威風亦庶幾于善人卽戎之教也莅其事者戲下遊擊將軍黃金臺千夫長周文盛張鳳儀徐石麐俱可並書

石城營記

余既以留臺殿御史臺部勅江南北軍吏西起楚之夏路東方則逹鴻溝淮泗之間南連吳越通渠三江五湖逮淮甸盡揚州之野矣承平日久戈船橫海之師不瀕江者稟于兩中丞董屬兼制其瀕江而嵩嵩受要約者不踰六千人上游畧限之湍而下放于海疏密總不成軍籍第令有他非常起萑蒲閒欲傳檄而召之雖懷之長不能及也先是嘉興徐公爲操江兗東妖賊薄河南都大震稍稍募淮浙浮食奇民可數百人草創未就稟于司徒隷于司馬事無定節河上乎翱翔而已余至乃謀于大司馬新建陳公少司馬歸安沈公少司徒金壇于公大司空太倉張公少司空長樂陳公曰司馬門總五萬之籍軍兼水陸兩營客兵六千號稱坐鎮而令不必行于國門三舍之外者以有司治之耳操江課南北軍吏殿最在于與兩中丞同事稍易行惟是無一旅見兵可備緩急虛當天塹之名非所以經遠也請以司馬門六千見兵虛伍者以前徐公所募淮浙奇民伍之而分其一部受操江要約令得嵩制可乎大司馬曰可哉因頌職方氏曰若其以千八十人往司徒曰不腆之稟如乘輿從司公曰余皇艀艋竹閉緄縢鳴鳩氏之職掌也

因合歲而請于　上得敕可爰相瓩地于石城之隙舊稱局監旋圃染人需之其實穫細灌瓜蔬壺茸以納金于監而染其名也齟齬者久之余乃引功令城隍不得植蔬之文欲上章案言之而大璫守備茲土者解余意[illegible]曰監局指不治者與管治者仍與圃作筴兩便于是營石城句已處植竪種柳三面爲籬後爲臺臨臺以軒額其臺曰右角取天官左角李右角將也傍西轅門建漢壽亭侯廟以爲家主高大其門而題之曰石城營循環爲涂兵出入若魚貫毋令躪耘耡者營下爲市市下爲秦淮之尾閭北[illegible]臨瑧而守之水逐蛟龍陸扼虎豹作

策復兩便嵩嵩隸操江戲下無十羊多羔之擾軍中役石起距以戲法簡易士佚樂儼然稱成師而陰拱以鎖好關之窺伺者直折衝于尊俎之上矣雖然一里之地而動千里之權者勢也一夫之表而章萬夫之望者風也余既以　簡書履盡吳楚之郊覽撫舊京豈屈莅待此蒼頭擢船耶共與爲治乎乃徼于道之在九江者曰嗟江黃間彭蠡攸瀦陽鳥攸居西通漢水雲夢之野詎潯陵楚之材也其猶有乘流之雄耶巳徼道之作頻者曰[illegible]陶之六[illegible]陽之處形錯梯陵天下要眷潤陵壽春浮舒之地[illegible]雖湯[illegible]蓋能無桑土之慮耶巳徼道之在淮徐者曰豐沛芒碭大風之鄉彭城雎水楚漢戰場在焉淮陰下相韓項舊跡今耕夫尚拾矢鏃于田黃河如帶可無衣袽之戒耶巳徼道之在揚州者曰江都繁華隋堤楊柳淮南賓客如雲善者著鴻寶歌叢桂不善者載鞬車反谷口今利盡煮海伏莽如蝟漕轉咽喉能無覘覡之虞耶巳徼道之在蘇松者曰王濞遺俗春申故都闔閭舊國鴨城雞陂館娃響屧浮奢之俗徒存至問及湛盧水犀之色則又安在哉子胥武節季札文章不當憑風雲而弔耶巳徼道之在常鎮者曰毘陵之下笠澤渚焉賦侈吳都書傳越絕要離慶忌

借交報仇故英雄之氣尚在江湖盜賊之心猶雄海島亦越孫吳業隆鼎跨今不知南徐兵將尚能令曹氏臨江而嘆耶巳徼道之在徽安寧太者曰皖子之國山號天柱漢武巡遊實爲南岳黃山大鄣秦置爲郡敬亭秋浦千古風流采石衣帶褰裳可渡今未聞三脊之茅可侈封禪而鉗子山君探丸塵起履蹻貴豨衣塞路履霜堅冰戒宜未雨詩稱南仲之師如江如漢豈古之人眞不可及耶抑之翼之又從而振飭之緊惟各路之分藩使者是賴余不佞總其凡提衡神氣于中權以春秋燿吾軍士俾千里楚流水之勢而萬夫偃君子之風敢

不惟力是視哉即邇者鯨鯢之尊小小眈視不旋踵而齊吾斧焉夫豈余不佞之能則惟是　高帝之神於昭于天式靈南邦以鞏北都萬年無極余毎出入御史臺顧瞻　山陵松栢王氣欝葱則今日石城營之建亦不過點綴太平之物色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吾卜之于明明赫赫者云

雜役田記 縣堂倉庫獄四縣役馬路例有更夫工食碎例甲也均徭今買田易之以免里甲浮派故名雜役田

明興賦法大略量吏祿度官用準上供酌土地之所宜而納職有司不擅賦令甲犁然具矣然賦自上供外强半以饒役迺東南之民又不免因賦得役名爲里解擬古差役法是正役也態于千長輿別有編至于雜役擬古之顧役法而不盡晝一者則今日之役田所繇設也州邑之長吏初是猶有乗牛車意飾輿皁輩都不關賦僅以里甲過更庶人在官不習官事稱不便於是變而爲均徭均徭費于賦以顧民徭俗所謂一條鞭是已便矣未之具也如長邑城池臨深山大澤號稱巖邑其民獷悍不均太湖中戊巳間暴桀子弟出沒動以千計即

今狴犴中猶藏活死四以百數斧庚儲歲會金錢兵荒籽粒輒鉅萬則抱關擊柝所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何可無役而賦書不載故萬曆八年以前亦以里甲過更稱不便有司以不擅賦故變其法募浮食奇民充是役而食給于里甲通縣糜白金四百九十兩有奇計里之當甲者甲糜一兩八錢庸賃之子終歲勤筋力所需財稱是名不擅賦實與賦同且當里之甲治衆使者督漕大農督歲報而又以差役徴輸南北官下行者齎居者送勞苦備矣千鈞之重以銖兩而移若之何目爲纖計

而不知圖也偶邑民有積胥弄玩弊以巧法匿山田不賦若干畝法當沒入比沒入田輸價若干金及捐奉祿並金矢之羨若干金而郡太守陳公亦以臺使者行部案言豪富民贓若干金行心計三老敦幹文學主進出市貿郭沃產若干畝募民田列租爲三等上等率畝致二石其次損一之其次損二之直視焉綜其租數于縣官以食應募其賦循納職之額輸公不以公免布方册刻石有成數矣事旣竣邑君子謀以屬熊子曰是一舉也而四便民得輕徭官無廢事措公田於磐石牟奇羨爲求澤昔充國報屯田方略而不嫌于誇昌記之熊子

曰王臣縣官衣租食稅六年于今上不能以租賦假貸民如左內史次不能弛夜禁如東海並董以訟庭滅末奉宣上德行其一節一隅之效何敢日用別播散避然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今天下生齒繁文網密作業劇山川園池市井之入各有主者而不贍尚仰機利以給食有司安能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浮度力所能爲稍稍導而布之上下是亦太上之貴因也

進賢縣漕倉定兌碑

江以西賦法歲漕轉脫粟以輸太倉稟六師從河渠之便則無不漕之縣矣進賢賦粟近四萬四分其一以民漕南京軍漕復二之亦民漕於會省而交兌焉先是裝粟于舟以待漕艘稱不便仁和寓庸黃公始建今水次倉計都選一人領運貯粟與軍交兌二十餘年矣然每歲不能無利害利害視爲政者田農淳直之民有事于漕卒無異羣羊御狠苟拮据藉手竣役不挫產爲幸何利之有弟害

擇其輕則歸與老幼歌呼稱慶也乃天啓末巨璫擅國矯旨出私璫監護漕轉罔密而文峻爲政者凜凜救過不給漕卒之勢益張虎而翼矣卽南昌衛漕卒吾郡屬也家于郡其勢爲主下縣之民反爲客則擇肉其孱弱者且繕艘最後竣事獨遲彼釋耒耜而僑居省會以待漕疲于奔命矣惟廣信所漕卒爲外屬以吾縣視之其勢彼反爲客繕艘銜尾齊來竣事無時日之稽費省而官惠向來以十艘兌吾縣惟昨年係他官假守并十艘爲何縣

奪去則盡兌于南昌衛民純客軍純王害得其重
有挫產以償耳幸今　新天子撫運誅巨璫盡撤
璫之監護錢糧兵馬者民旣欣欣急公如天之福
乂獲借晉江蔣公鍾湖自東鄉調來名家茂齒擅
才力敝賦不索而完乃持牘請于治粟監司陳公
九歲日功令隨到隨兌今進粟到廣信所軍艘亦
到不此之兌而復待他艘之參差非所以一法令
視民信也陳公奮然曰可哉而郡太守彭公觀民
監漕理沈公鍾岐並從臾出一口于是盡進粟二
萬四千悉兌廣信軍艘四十有六不十日而竣矣

粟無蒸浥雀鼠之耗凡足輸軍官復革其餘耗之
陋無害可擇公私大悅而舒文學偕里父老介余
于任輩聚族而叩曰微仁侯之惠不及此曷碑而
記諸使自是歲歲令進民與廣信漕卒交兌有四
懿焉耳目馴習諠譁不生一也艘至早兌省僑寓
飲食二也米無蒸浥不挫產王進三也餘耗盡革
官有清譽民無苦科四也熊子聞而善之曰懿哉
爲政之良非能家賜而人益之也調之而無宅愁

擾因軍民之剛柔燥濕而先後其劑焉是君子不
費之惠乎夫害莫大于求利而利莫大于無害向
年怵于轉漕之害重輒倩豪猾倩禍人與軍鬬擇
輕害爲倖今并輕害而無之歸而與王伯亞旅宜
力南畝嗣歲父老子弟領運者視今年爲成法五
尺童子借箸爲籌莫之或欺是時爲政於吾郡吾
邑者矜式今年郡邑諸君子成法尚望其遊意於
法外爲惠於法內忍變法耶豈非吾邑百年之利
哉是可以記矣蔣公名德瑗晉江人乙丑進士始

終監護有勞者則王簿沈主臣也

平溪衛建置守備公署碑

平溪古荆州南裔也度其水經當在無陽且蘭間班史所証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里者近是硤陋無覓大地西御滇僰西北近邛笮以一綫通巂昆明卽在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也　明興剏城滇里牂牁夜郎開頗置吏徙江黃南北官軍塡其犬牙相入路卑城設平溪衛不以有司者治經制亦云備矣惟是高山四塞通天崇崇左右五十里外紅黑苗鷹居猪稚髻耕田出沒爲寇盜九

股黑苗種甚夥頋然粗朴少慓野戰不能具甲盾且得偏洞諸寨馴苗繫沅州籍者遮斷之故河以南之患少紓若三山紅苗獢虔善鬪持長矟若修猶之吐舌蒙上楮之祓爲甲要大弩若却月飼伏隘溢如蜚一可當十頗有漢人雕扞者相輔于是乎河北近邊村屯皆罹攻剽兼以水西之叛未經懲艾諸蠻生心是衞當滇黔貝官路通五尺道一夫塡月萬里爲哽則又　朝廷防禦之阻也嚮者豕隷于清浪參將當設守備自近時水西之叛始

請來守備者無公署僑寓民居視陋寧壓薄而傳舍視之無言武節矣邇觀察使景鄰陸公偹兵偏沅亟視平溪請于制臺以其戲下紹興吳中軍家相假守之旦暮眞矣選擇而使也中軍嘗爲潯陽巡徼吏矣當僞漢子孫之巢姦闌人內外煽動𥟖章洶洶觀察時備兵潯陽屬令周密微行伺乃盡得其猾折以報蓋陳氏之族雖羈夷而豪長尚法盜賊恃賴者多治以宗約中軍稍廉其主名起弭牛數人令豪長自縛送有司姦闌譌言不煩尺

兵而定矣觀察所以才之也余待罪操江盜賊課督及潯陽亦因觀察之才之才之也所以觀察監護黔中軍多與俱黔中苗如鳥獸伏匿倏便爲寇非以奇兵滃𢫬不可得觀察一日佯言行邊兵實欲批吭以襲之遡苗衆數千驟至諸將吏擁兵阻阸選蠕覹望獨中軍以十數騎爲鋒突馳下山持滿直前苗衆不能測遂潰然解退乃招阻阸各將吏追逐獲首功雖由天幸亦勇氣之決也今余謫徙于此而中軍署守備適至猶然學李愬橐鞬負

哲乎余謝不敢乃舉中軍以文武之威風而賛其
敢任于是乎不以假守視守堅邊覈伍蒐士繕城
議闢戢下次第井井可觀爰相地于衙之西偏得
倉廥故址謀所以建置新署此廠者衙董董歲之
所入取之不足以更費乃撙節其奉入既稟若干
并請觀察動宅奇羨若干共可百金會思州太守
漢中胡楠廉幹倜儻君子也視此地爲休戚亦率
材料什三以天啓七年春正月鳩工隆隆之棟登
登之築翼翼之軒陳藺乃不覩陋諸士卒兢勸力

作踰月而役竣矣中軍廼三五申令日兵民不雜
武之經也自此士歸垣卒歸伍部勒登陴即居即
守無隙入市門無闌出郭門鈴鐸之聲甲夜達曙
偵也部有遠報即驟馬征援不避風雨于是所獲
四境謐然不聳者久之鄉余擧中軍以文武威風
而行其敢任豈不章章效哉觀察置將之善而使
才之各得其任于此見一班矣余遂踴躍而備記
其事令後之蒙故因遺者知作始之非苟簡云

重修南京刑部碑

黃帝李法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故曰獄者萬
民之命也　高皇帝開天金陵爰建法司斗入北
宮之玄武湖而倚鍾山之偏雲氣聚散水波動靜
光景煥發御製之詞曰此仁智之所居也眞如綵
繪哉右御史臺左廷尉官寺立於中央規制特視
它部爲廣大已折衷周禮大司寇官屬盛其任使
决讞通都輕重訟牒品式既備具矣　文皇帝定
鼎燕京兩都並建留刑部與六卿齒而趨稱則冠

以南重根本也余鄉在御史臺承乏署事每見獄
犴無多囚訟牒亦簡同舍諸郎視爲冷署半借假
休沐於里門直寄焉訟者久立吏前曾不爲决則
賜視此部若虎穴不可入時假守第去其泰甚不
能有所興除犁今七月眞奉　簡命而來乃見儀
門及諸曹吏之舍先一年不戒於火董董垣而圍
之殊覩陋不肅大司空華亭杜公發千金鳩工壁
於庚午之春及秋落成然但就火所完繕其前後
大堂兩掖募廳强半漫漶十三司頹圮錯落即半

中同於樊圖無堅打諸如此豈非掌邦禁者之事
哉則樽節疏剔得奇羨如千金分工董率煥然頓
還舊觀别置輕繫戒所司時時頌之毋闌入重繫
吏民訟者即與决平庶睨視不復有難色則質成
相屬各厭其意以休息矣態予於是進諸郎而語
之曰皐陶非古之良士師乎而所以事堯舜者一
則曰宥之三一則曰執之而已蓋天之道聖人所
不能違也天官載斗魁有大理前列直斗口三星
若見若不見曰陰德勾圜十五星屬杓爲賤人之

牢其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又太微三光之庭
四星爲執法明乎紫宮象平南宮象執觀李法於
唐虞之際一天而已矣嗣是夏禹泣罪殷湯弛罟
周武釋囚三代之所以法天而行也秦用慘急而
促史謂其有十失而治獄之吏猶存其一非之非
者漢高蕩滌煩苛與民更始號爲網漏吞舟之魚
文帝承以黃老淸淨天下無爲戶口滋殖武宣以
來脊脊多事酷吏如張湯郅都趙廣漢輩以苛察
繳繞稱其位旣索國脉厥身食報俱不良惟趙禹

稍加緩而名爲平乃得老壽則天道昭然可知此
于公之所以高門待封也至今日而平與執之義
不明遂有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
亦有虛矜守古復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殘賊無極
兩者皆議若夫鬻獄如市用法或持巧心析律兩
端殺人獻媚賂遺是沒則左氏之所爲昏墨賊者
也寧待天教哉嗟乎惟執迺平皐陶之執執堯舜
之中也 今天子粹精鏡照操斷神明欲多以風
雷之厲除陰曀然時時誦法乎堯舜之中而儆省

於上天災異之告間聽平反特停論决則人臣何
可不循三尺法乃迎合持兩端婾爲一切以自遜
於皐陶之執耶諸郎聞是言唯唯而退各謝絶賓
客知友問遺無所受請答無所聽庭不留案案不
逋追縱舍寃纍邪暴衰息豈不庶幾善承天意哉
因告成當記年月而備及共事之姓名如左以識
一時之盛

重脩仁政祠碑

南昌郡學之西偏古洗馬池有祠曰仁政何昉乎昉於祠故巡撫都御史江陰應谷劉公光濟之行一條鞭法也法亦非昉於劉公也

肅皇帝臨御久軫念江南之民苦賦尤苦役授指於華亭相徐公階慨然與天下更始擬彷顧役之意為一條鞭編役費於賦以食應徭俾無人不在官也蓋賦計畝而輸輸尚有程役則用里甲糧長踐更豪者多賄役推裝在官率未必

中訾市之駔曹之胥吏皆視為俎上肉秩官之吏亦隱下以漁市人之產立倖矣鞭法一詔父老方嗎嗎傒德化廼敝積柝法積巧在里不便豪在市不便駔在胥不便胥吏在堂不便秩官寓縣莫有應者獨巡撫江西都御史餘姚觀所周公如斗斷行之與諸司矢曰所不悉心舉鞭法為父老計有如江水爰開局立條手批書答坐觀坐想耳聽目覽四闢八亂具大槩而須行而使者麇至不言免役反曰實於加賦議沸

洶洶周公夷然不顧也竟廼坐此精力銷亡二病不起哭者罷市歸日廣郝車為柩因從章江之滸石亭寺西建懷仁祠祠焉嗣周公者為劉公又力申周公之三章斷行之時鄉先生兵部侍郎兩溪萬公恭為謀府決正文學胡君湜會畫亦贊郡邑諸公之議曹瑣棘條教層纍上之劉公折衷歸當而後懸令國門初年以南新二縣為嚆矢明年遍七十縣矣初年以四差紓野人明年又定坊甲禁舖行紓市人矣鞭法廼大

定父老懽劉公度次遷法中解羸糧走闕下上書預留

肅皇帝重違父老意三年乃召入戶部旄倪遮道謳思計無所出則尸祝於洗馬池青雲樓址此今仁政祠之所自昉也語詳在萬公恭吳公桂芳記中然吳公記止稱劉公無它及萬公記廼有常熟徐公太倉凌公吳縣楊公悉唯劉公鞭法是守之文而今祠中儼然春秋俎豆者則劉公正席左次常熟鳳竹徐公栻右次烏程邱

川潛公季馴並巡撫都御史又左次巡按直齋
顧公廷對又右次則南昌兩溪萬公恭俱南闈
坐文學胡君混號友泉者亦以布衣從東闈坐
微與萬吳二記所載不同蓋事在萬吳二公之
後父老秉彝里巷公論特列五像與劉公並祭
不問其爲御史爲都御史並不問其爲鄉先生
爲布衣俱得齒於一堂受齋醮以覺報也說者
曰條鞭之法劉公握軸萬公扶竅胡君衍幅其
所以祠固也潛公徐公顧公義何居曰義在史

傳蕭何爲政於畫一曹參繼守以清淨孔父與
歌於廉表子產詔謗於褚衣劉公政雖稍微潛
公徐公成之於久道之後又微顧公祭之於驚
民之先卽雲雨欲爲滂潤如虹蜺何管子曰明
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是數公者皆先後
經臣飄飄若秋風之遠動人心之悲蕩蕩若流
水之深發人心之思蔽芾甘棠之三章豈嬰譽
然哉余因是有感於王政貴因時泥古而偏執
者瑟柱之膠也鞭法非假從之別名亦可以求

臣差役之爭爲我戒耶生齒日繁罔容事叢遝
會推移嗜覽之哉今日如欲設閭師掌任能令
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各以事貢乎如欲設均人
均力政能令豐年公旬用三日乎如欲設廩人
待匪頒能令倉氏庫氏長子孫乎此鞭法之無
敝正謂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歸一也則諸公
之世祀也宜也因是更感於得衆者動天有陰
會者必有陽報也仁政一祠昔爲閼伯燬像烏
有矣適兩溪萬公之孫爗起甲科郎工部易像

爲主而五六公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工部於天
啓之季又能抗疏劾逆璫杖死闕下崇禎改元
褒贈甚寵祖武克光何其盛也印川潘公先是
以才名尚書工部行河精誠之極至斬毒龍之
首以奏用巨石甃隄所靡亦鉅萬然嵩峙之
勢以遏控而殺疏惡之土以石延而貞至今賴
厥功不衰當時卽以靡蒙訾觀纖計僨決者何
如今門閥鼎盛子姓項背簪裾其以布政使觀
按察使分巡道事昭度潘公曾孫非其從孫行

歟清任獨持一銖之贖必費之公增城除墮成
梁繕圩百廢具舉卓然有萬里之望焉頡聸茲
祠之頹圮鳩工飭葺盍以賜吾鄉父老畏壘之
思於無窮而留當事諸公之澤於有永祟前楷
勸來賢意良深遠家世之聲名焜燿又其餘者
矣豈不亦尤盛哉

福寧重修州城碑

予既以璽書按察閩中郡而治于北偏之福寧州者古
甌越閒也負大海際天地四面阻山險自昔民衣文紕
漢武帝遣嚴助朱買臣招來東甌事兩越謠俗始通中
國至于今益彬彬大雅矣然地确貴粟小民徼山谷之
業羣盜擅斡奇貨與樂浪海中倭人市閒或勾之剽攻
覘風候騷閩中州猶當路塞也控海曲而治城以外無
它障嘉靖閒盜渠洪澤珍率倭數千環而攻之而不勝
堇堇篠就長老談之猶色變豈不亦維城是覛乎先是
延石而堞之門阿之制一雉容乘車之五个其城之身

外不燕而內不挫旁腫而迆內薄可登既易以摶埴之
工陶磚而甃之縝理而堅稱馮馮矣然門者城之咮也
樓者城之顱也陴者城之目也中經涂而外環涂者城
之腑胃也此數者薄厚之所震動不能如錮南山無郤
侈弇之所由興人且齧之甚而扼咮以塵環涂沒于市
屋宇既卑登阤而上若階也豈復顧城哉已未六月颶
風爲祟撼樓發門倒陴羣盜啟嘯海上長老告余曰城
如此而使君獨不悸耶值時詘告于主者僅得百數十
金而州之小吏主會計輒寬然而不存見少蓋曰故事
也以蜃灰堅之以塗塈附之蒙彷敵餘糊餙以侵牟其

羸不問明年也且發閭左右之人而役焉踐更可以詭
脫是宜其歲歲率國人而城也此無他有司流也城于
何有于是進領衛之沈鷹揚而申之曰汝聚族于斯守
之世維茲城工汝其于于治賛以若千夫長若百夫長
有所不稱爲國人口實予不能曲三尺儻金之不足也
則即衛士與人徒而以金售物直去市屋之蔽環涂者
用礫甃其涂距城十尺衛士各負礫三百觔涂長千尺
矣西門重構檄州增金兩倍爾乃撤朽剜蝕完鬱濬其
灰而盉之而揮之而沃之陴則鑽空而塡之樓則審曲
而匡之竇崇三尺墻厚一尺門之石楣鐵柱則革故而

鼎之俱毋憂其不度也于是樓櫓暈如渒睨齒如臺堠
翼如覛其城朕而直廡而不腫剉而不迆此以後寧復
歲率國人而城乎夫書稱勤墉場戒覆隍傳罪恃陋古
之人所以諄諄于域民不慭王公設險之義者誠謂以
佚道使民也今茲之役興人徒于衛士以其祿在官而
比閭之廝人惟適觀厥成而已有以佚之而未嘗使覛
征之歲率國人而城者此其故不可涿思哉後先經營
厥事假守州者邵武太守丞蘇子萬傑真守方子孔炤
也熊子曰假守如守哉真守守哉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嘗從長安中閱西域圖書其所畫記四裔宮室之制甚
備大抵天竺以西皆延石爲屋不棟不楣不橑不櫊層
堞而礨空之或方或圓其王長之居更壯大累臺增成
巖突洞房純不用板木上下盡石延也制皆如塔故中
國佛寺多建塔從西方之教俗云然靡敝財力近傍祝
延福澤近愚癡舍利金玉貝葉多寶詫其放光近誕悉
無益之作也獨形家取其意象置邑屋之山水要害則
甚靈神而猶靈神以鬻文學余官吳興吳興長老爲余
言郡之碧浪湖浮玉石上自建萬魁塔後制科必魁進

士必儲館閣歟之歷歷若左券余感其言亦于雉城建
金蓮塔告成之年一榜得三進士嗣是第者頂背相望
且邑之風俗更黠驁而浮嚣盜賊衰止吏不入牢百姓
不困內外之繇而今悉得徵遷者十五年于今亦歷歷
若左券矣迺今按察閩中而治于福寧州著東西甌之
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大海浴日州城環群峯而逼處
其襟四面氣勢磅礴溝洫東入于海有山塡之微壁焉
中一山名崙嶼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呲然潮汐
池中凡抵其壆占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會福
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束矢直百金余復捐他鍰愿

署守州者蘇郡丞蕭傑經始之而方守孔炤以嘉定與舒調來拮据半朞始就大約縻三百金蔿紳先生張君大光力贊議任而諸紳亦各有所率調發人徒僅借衛士一日指揮沈鷹揚役之海舟收汛多維與下叅將王君雲鵬亦間令士卒負磚以戲如拔石超距者故費省就速工堅臻厥成而晏如矣厥崇八丈厥盤七級頂盤之級如其級命冶氏執上齊之金鑄之厥基純石石取于故塔埏磚以甓其身陶旊人多舍山麓而蜃灰又悉土産因其天地之便不敢輕百姓力熊子與州守固熟籌之而後乃事觀厥成者也因爲之記曰夫天地成物

而聚于高惟山爲土之聚高高下下以鍾其美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天地之定理也乃何取于西方之斂俗而塔之是爲曰理者氣之籥也氣者象之精也象者景之表也夫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穹廬南夷之氣似舟船萬物之情各有所類故城邑猶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各變掉而動罔或不類其情惟塔之象骨直以立昂聳而盤圓大類頂椽筆上干青雲潮汐浸之光采盪漾雲霞沃之文章爛熳形家目曰貴人之星以其處位高卓又曰貴人騎馬如是而以景歸象以象歸氣以氣歸理鍾天地之美而聚于高君子曰福寧必興夫福寧固無餘之國及后少康祀明之御蓋猶有禹之遺烈焉句踐亦禹之苗裔也棲于會稽今會稽郡人文冠海內豈非州之前茅耶何乃久罪地脉哉熊子廼之曰龍光寳塔祁也在叅蕭之二章矣

銘曰禹敷下方　𨺗越斯將　漢開荒要
無諸是王　溫麻晉縣　長溪唐疆
亦越我
明以福以寧　控𨺗引越　地平天成
象耕鳥耘　風和雨靈　文明以止

有待聿興　卜云其位　東宮蒼龍
卜云其歲　白帝重逢　石盤窣堵
金削芙蓉　天姥仙岑　弔戟森森
支提佛土　龍象沉沉　精英蘊結
護此珠林　鬱葱春皋　澎湃秋濤
既飛威鳳　亦躍巨鰲　於萬斯年
海潤山高

泰昌庚申八月之望

福寧州議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國制經費其大綱領于度支自天子之卿下逮庶人在官者皆有恒奉祿節目具備而守令食租衣稅一切既稟六曹史遵故實舉行毋愆于度吏民不雜政乃大和敷天之下覇若畫一矣乃福寧之州暨所部福安寧德之縣高山大海原陵淳鹵齊民鮮藏盖網疏而俗儉陋官府供具無品式廚傳不飭苟且假貸于坊里有司孰不勵節槩而吏緣爲奸騷擾相奉如新官下車購絕器物勢不能汙尊坏飲乃假貸器物率苦惡久之靡敝埒于没入馳道供張人徒之費疑于郵置幸地偏稀賓客

簡高會會則設惡草具而觴爵簠簋無夙陳其宅萊茹瓜瓠果蔬醯醬適市不可得勢必需于坊里在上者曰此薑葷末吾禁也在下者曰亦有從徠緇衣授餐之詩非與在上下之間者曰吾居要害而爲政良孫吾口也豊約吾手也不吾事且重困孱汝市民因緣與之習有所受取頭會箕斂于野涂井里中悵惘莫問其出入此上之所爲葷葷而下之所爲謷謷也語云苛政甚于猛虎豈盡爲政者甚乎爪牙吏虎而冠耳且也州邑雖鄙遠而當海外蠻夷盜賊之徑蒼兕滿水赭衣滿山既置一叅軍儆巡之復置一防海之郡丞監護之其供具器物亦無品式勢又需于營衛之軍兵矣軍正法士卒取非其有罪殊死誅情而不計直柰何上人先樹非取之臬耶彼悉以軍租饗士者豈不亦炳然名將哉熊子于是集文武吏士告言之曰絃可更張乎會一時皆賢良方正之選具條言其品式悉索敝賦之奇羨者治厥供具賦仍舊貫毋加銖兩大都器物帷帳問工曹史廚傳饒牽問禮曹史江海旗纛之祭問賊曹史而專設亭人掌庖餼賤人掌燎火各與之廪防海郡丞下車取器物于州叅軍之旗志羽盖取足于公覈不約而議論大同爾乃上其事于中丞御史臺曰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請定爲三章之約得報可尊而信矣後之有司卽惡其害已也而籍可去哉盖則壞定制量官用以賦于民本末之藏公私之路較然纖悉而要以安民殖軍爲統紀夫民者國之庇也軍者民之衛也庇焉衛焉而縱尋斧焉樵父賈豎且知其不可而況上而爲父母師帥者乎斯其所以不約而議論大同也與是舉者署海防蘇丞萬傑福寧州方守孔炤福安縣張令蔚然寧德縣鄒令用章址路叅將王君雲鵬法當並書以志作始之謀一出乎公也

撫臺解公惠恤鹽商去思碑

春秋傳韓宣子聘于鄭有環一在鄭商謂諸鄭伯以請之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成賈矣商人曰必以聞于產引先君桓公與商人質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宣子辭玉曰子命起勿取玉是賜我玉也乃私覲子產以玉與馬藉手以拜子嘗讀及此竊疑二子皆晉鄭執政名卿大夫請玉辭玉事甚微淺丘所

氏必歷歷詮次而傳之何今乃知古大臣謀國要在安民富而教之雖商人庸敢忽諸庚辰元春吾江右撫臺與化石桃解公遷南司馬行有日矣鄉大夫誦于國士誦于學兵吏誦于伍父老稚子誦于衢是享其利者爲有德固也乃忽有鹽商十數人聚族欵予華門曰吾儕末民挾錙銖歲買運司積引稍操奇羸于大那仰給人農度支小人越鄉懷寶是懼又機利之孔也秩官誰不愛禺而吏緣爲姦驅緣爲市盜賊緣爲

窺伺賴上有潔白公正之大臣如解公爲之耆帥三寀俱除八年一日若先此兆鹽道烏程潘公摘陰伏如神令吾儕心服近署道山陰邢公無錫胡公清寬大雅又令吾儕心悅皆稟解公教也莫知所報憶曩乘入衛之役以聞戒爲辭華裔嬰壞于境上塈戲下塵垢曾不足動公一盼乃辱温語遜謝其清而有容又如此于大夫能言乞于開燕煩小史舐筆和墨吾儕將伐堅珉役雕人用屭贔贍諸丘亭以志其崇之思可

乎熊子驩然解頤曰善哉日中八尺之臬形端而景正夜中四知之畏跡隱而聲聞公眞可以碑矣予因是益嘆國家之不可賤商而鹽商之尤重于今日也禹貢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洪範八政一曰食一曰貨易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幹焉况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山澤林麓國之寶也而鹽尤食有之將故太公通魚鹽管仲官山海漢時齊鹽之利與田租口賦鐵

官佃提爲重東郭咸陽齊大鬻鹽鄭當時進言之領鹽鐵事不以屬少府而以屬大農佐賦鹽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計本量委以調盈虛以收奇羨以佐公家之急何可輕也其可輕者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牟大利痛騰躍罷苦百姓于公家無秋毫之佐而已獨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者耳今日邊供半出煑海鬻以四郊多壘引課倍增至遣中使督趣扼關而譏非正引銖兩毋閑出

淮引至淮輸則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史所稱東楚西楚南楚皆諸商爲之轉運航帆所集是曰都會徽塡撫大臣深心體國正已率屬則吏馭以下孰不以爲貨可居而虜是使也公于諸商不爲响响咊咊令之易于匿就亦不爲赫赫繳繳令之難于仰贍古所云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任道之便而我無私焉諸商曰若翔翼于高雲泳喩于深淵走適于曠野八年間不見有弦矢畢弋之驚至于今始知大臣之爲政也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彼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定位之無等布嘗之無藝而徒以雖娛市好乎交私雖三尺童子能窺其微況諸商之善觀時變智足以權衡勇足以決斷者耶今日之請情見乎詞痛發于至誠忍重違乎由是而觀晋鄭諸君子何愛于一環乃愛商又何愛于一商乃愛禮茲碑也可謂上下之間咸以禮相愛矣後此君子敬之哉

沈叅軍定海新署落成碑

閩中都東治環八郡山谷磽陿鮮地財民就食於海之蒲蠃魚蛤左方直東越右方直南越張嗉而仰穀焉盜賊哽之穀恒涌東北直倭羅倭羅悍跣跔科頭提白刃兆盜如蜚一以當百頗有中國人相輔有司嚴禁闌市鐵器用以別異蠻方而彼之鐵劍倍利需我之蠶絲陶器布物益甚中國人因奸闌出物與之交或勾之攻剽郡縣於是乎海上樓船三萬師如魚麗經制益密矣皆故戚將軍遺教也余奉

勑書治兵溫麻東行海上不覺望洋而嘆曰甚乎哉天

下之大利大害也蓋中國東南負海萬餘里西南閉昆明莫能通漢張騫號能鑿空第云居大夏時見邛竹杖耳而西極人為余言大夏以西笮以東冉駹白馬以北天竺烏弋諸國無不需中國蠶絲陶器布物每從海道揚大舶與我市南越則番禺閩中則蠡宋舉章亥不步之地大禹不貢之民歲航數百鉅萬金而我第以蠶絲陶器布物之奇羨者為購使當管仲握算范蠡持籌用以償西北士馬備胡之費豈不亦利哉然此豪傑度外事非凡所見必不能行有其一日為奸雄所涎踞要害而眈視之百世以後其害忍言乎即如東番居海中甌脫千里其人竄於輿莽標野鹿為生衣食粗惡如鳥獸然其中無可欲者故裔漢粗安近奸與盜佯言辟草萊而陰欲開四裔之市市既開倭羅必薦居易種於茲土閩中百世之害也大有萌芽矣幸宛陵沈叅軍士弘曲弭其事而羅其奸與盜厥謀不竟幕府論徙薪之功而定海新署適成叅軍為余曰定海寔使君屢吾儕藉使君監護以有今日請一言為寵而署之規制始末福唐相君已詳哉其言之矣或曰署其傳乎余曰定海故無署而忽有署猶海故無田而忽有田也吾惡知其傳傳者其人耳余所聞叅軍本良家子舉射策隨以蹶張從

故李將軍備邏捕生斬首過當法當得千戶叅軍曰吾何愛千戶也願得金酹平康貰酒負謝諸故人贈遺耳遂裝千金入長安日夜與窮交惡少年醉高陽市上時擁趙女彈絃跕躧為樂不數月而橐中裝頓垂矣故事司馬門主吏拜大將如呼小兒偏裨以下視金多者予善地是時叅軍年少何知謁主吏竟令護三百人乘一嶂閒無所事事會銀夏蕃帥叛叅軍遣人上書司馬門願得一當行問自効司馬怒而笞其上書人曰咄嗟而小校何敢言事叅軍乃投戈南歸宛陵治產積居與時逐而樹蓄田漁之入遠過備胡時所遊皆天下名士韓

盜喋於是海上有大役無不以參軍可急使東越急則
參軍在東越閩越急則參軍在閩越自小校積日累勞
結髮與倭奴紅番盜賊大小數百戰是宜肘後金印如
斗柰何四十年功名猶董苞定海參軍也毋其不善事
貴人與毋其不謁司馬門土吏主進與抑有功輒以分
下不擅殺降敵與當在東甌也交趾佔船以海風波闌
入內地部曲皆從吏曰斬其首可以官廟參軍曰駱人
即吾人也爾曹不畏道家之言乎以他艘授指南令其
逸去比閩有東沙之倭參軍以計縛百人上幕府議者
曰此倭非反者詘其功參軍復漂然歸宛陵屏居敬亭

山中以射獵爲娛居無何倭以且謀攻牢計與奸蘭箕取
之爲解脫七營衛士遮斫亦門相紛拏衛血欲流此即
鄉之所爲非反者倭也而參軍之功詘而復白又急使
之備盜賊爲遐徼將盜賊見平幕府評最請以副將軍
假守定海如故吾不知參軍卑亦與司馬門主吏主進未
嗟乎參軍非大丈夫也耶柰何不即爲眞將軍哉參軍
自此傳矣熊子喜其新署之成遂作定海歌以落之歌
曰蛟龍騁兮翻扶桑柏天日兮盰盰湯湯謂海若仁兮
地得寧經萬里兮吾山平萬里貢兮來荒裔負炎區兮
埀後世歸墟安兮神哉沛蓋屋高明兮功無外

撫臺石帆解公德政碑

今上御曆之五年歲在壬申江右塡撫席虛詳
疇咨于廷有能綏惠奠茲土疆者畀之治廷臣
僉推高太僕卿解公學龍曰其命𠕇哉時明過
承乏夏官長從冡宰後目擊班相舉也如岳牧
交薦無異同疏上即俞曰龍往哉公隨叱馭蒞
止則南贛羣盜越境攻剽者畏公之震望風継
冢不煩鐘鼓之師而消伏之矣公即仗鉞行部
諸上郡簡賦除戎高城深隍而增省會城埤三

尺磚石魚鱗功費尤鉅斥金矢羡用飽浮食民
爲員程役者無黥楷之謠植者無丹漆之謗屹
然金湯也下縣庫墉亦修築無慮數十用是八
年乙亥臨藍羣盜攻圍永新宜春不得志而遁
以十一年丁丑盪平巳是年延建妖賊擅自號
掠鹵鄉里亦攻圍縣邑公建旌提鼓敦陳整旅
至彼躬覘師不三月兇渠授首巳是年瑞昌爲
與興國際地阻深而人抗健柯陳其大姓也前
此國中率疑二姓人屈強有異獨公明其無異

進其文學諸生于庭尉獎備至適大盜呂素脊
殺湖廣二一假守郡都尉負嵎不能制而栁陳文
學諸生集族以禽之獻戲下巳十年丙子五月殺掠貴省城無賴惡子附搏掩罷宗數十人沿衢剽劫或白晝闌入攘室中藏鄉都郵效如蚝起公偕賢管理監護屬籍而梟無賴惡子數人施其首于郊遂不數日按堵明過俱別有記而膺功業次第上司勳用公考績兼樞貳建節矣在易之離有嘉折首在易之師王三錫命則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又在詩彤弓之章也其他理根排枝疏剔蠹弊公一一憲舉其衷外若無所事事而內所經畫措施規畫覃極弊民役以困上者允孚格之而禍猾胥詭譎舛罔邪忤刻害侵牟官帑俱重發其狀輕者俾贖穀丁丑之秋公發三千金俾鄉三老轉糴入義廩合節次所積可三萬石倘猝有兵荒他非常闔城之司命也獨撫軍一廩爲然諸司之廩則靡于碩鼠耗矣百貨之買我無與知古之訓也公所需布物脯膾薪炭一一如市直不以官直實賈尤感庇殖
向者郡邑自有精常兵因承平久不過類蒼頭廝兒供傳呼耳公于會省建三營官用欽除春秋都肄甚耀又釐剔外縣兵數更增益規設令縣縣有主兵各以戲下材官督錄諸材官亦皆慴于威而湛于德焉毋值歲不大稔則粥糯零以祁育穀又騰奏爲瑣尾請命雖度支緣軍興急無他懇貸而所調劑拊循建畫仁聲之入人深矣至于崇儒講學建塔開湖致文武甲科占榜首爰立踵繼作人之化不減文翁公勳烈記在功宗經政憲在故府復何容更僕縷數哉而要歸于德宇寬大以宥養含覆爲量愛惜人才耻于鷹擊毛摯殿最屬吏若燭炤而不盡其情精光所蜜民治友信中孚上獲今天下以填撫兼銜樞貳者有幾填撫內推得俞者有幾獨非

巳卯冬

上以南都爲始基命地視之豈鎬上應鶉火之精州嶽東海咮加中夏乃選擇重臣往臨制如

君陳保釐東郊頡斯參贊之簡非輕畀也然覆露我江右八年而喻矣父老聞公行則共驚告失所怙曰公德政謀勒之金石垂不朽羣集叩敝廬以乞言不知業已三爲公言矣父老曰在鄉大夫言鄉大夫在士言士在商言商今在吾儕子民言子民誰爲國老忍懟置于耳哉明遇莞爾而謝曰昔嚴君平卜縣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友父老迺君平我耶解公德政多端雖連篇累牘不能圖豈二三章可竟乎于是詮次如右復紀公履歷而繫以辭

公諱學龍別號石汎直隸揚州興化人癸丑進士以郡理高第選諫垣累遷奉常太僕至今官

其辭曰豫章豐福借寇國楨惟時祇選結于黔氓高賓茂畧彰流駿聲旌能別惡黎庶攸寧帝猷弼亮元化起貞民保于德德保于城智足應變寛以持平捄乏振滞匡困嘉生民之多辟亦陵用兵允釐宜靖弼諧謨明布敷善惠冲而不盈八年沛澤久道化成羔羊委蛇時辭有爭政通盗背人和歲亨將司鼎軸奇徑陪京四方之事待公持衡擊石作頌後賢是程

撫臺廨公護持澹臺祠碑

嘗讀魯論子游爲武城宰得人如澹臺滅明者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之二章夫人童而習之見以爲卑之無甚高異而士君子立不易方嶽嶽標節澂居是邦者事賢友仁物我無間道法治法胥在是矣至于愛人易使壹本之于

學道此唐虞執中熙皞之盛也吾夫子爲萬世教萬世法豈有他哉學道焉而已矣春秋之季豫章在吳楚之交不賓于上國獨滅明仗劍渡江裔土始聞木鐸故豫章相傳有澹臺墓澹臺門綜其實雖不見經傳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尊素王以及素功之臣未爲誣也澹臺之有祠始于吾師四明太蒙王公王公由太守而監司而撫軍二十年德造入于民深上下皆無苛且用黯周禮大胥之職春入學舍菜遺意而十頻

宮外爲大夫士鼓篋孫志敬業樂羣地俾講肄如建鼓待問如撞鐘眞一時盛事哉天啓之季貂璫亂政宵人牢石附若爲奸厲道學之禁斥毀天下書院此澹臺祠業命次于里室矣幸就李彭太守觀民捐奉祿復之熊子爲記其始末刊三尺碑具在屬以薄遊南北數年守者以傳遞視之四方賓至如歸簦笠相望臯比之坐夷于廃舍講席榛莽久矣熊子自司馬門投閒歸里里中諸老率百金請于撫臺廣陵石帆解公

曰以時之間二三子耻爲視肉綁囊欲因學而鑑道鑑道而光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澹臺祠二三子之肆也敢告于授館者請屏四方車從行李敬以不腆除他隸人之垣以贏賓客公勃然作色曰有是哉吾縱不能守學彌惇奈何俾講席爲廃舍此有司莫告之過也旣却贖金復勾稽四明王公以來有所爲稅羨壹百兩者悉捐之以佐餐錢而時祭脯餼社蒩雕俶更多脩助又清覈祠田如干畝行司李李公嘉錫先簿

正租入此虞庠之米廩也于是大夫士歲時羣處其中箴縷衆家採摭羣言嘶五德之轉移辨六家之要指觀風直指使者宣釐宇養簡察郡國之暇亦率監司郡邑長戾止於焉稽合同異校理秘文大夫士具攫然杜由徑之行戒非公之至美教化而厚風俗孰大乎是夫徂丘稷下堅白尨雜無足比數若諸儒講勝者賜席殷亮重至八九裁憑重至五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豈不亦美譚乎惟處士橫議啓焚書坑儒

之漸則通人喆士之所大戒也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本之則無徒褒衣博帶危坐鼓歌此又嚮者徂丘稷下所羞矣吾里自滅明過化以來徐穉表其清高梅福合于大猾前楷今模學宫之路靡然鄉風焉公撫此地八年其爲綏乂阜楢砥修平政惟靖民之以不欲徼徼爲名高去後當愈見思蓋君子之澤方其被之若膏雨之潤初不自覺逮于滋殖茂繁而後知大化之功爲而不宰也傳曰國家之政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公蒞臨漵邑人愛之如父毋歸之如流水未可以一端名而即護持茲祠可謂事有業禮有經矣

上軫公久勞且召入統均邦國曰惟爾弼諧者猶未忘南服用司馬實以九法宣靖之定封畧固根本公之惠我江右爲九里之潤且滋大輿人謳吟載路固由之而不知大夫士知之孰悉矣茲僅予講席一端以志甘棠之勿剪夫非秉彝之好乎載觀歷代以來書院屢毀矣惟傳稱

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公此舉嗚乎仁哉

北山津梁道路記

北山名爲山其實以平原廣隰宛在水之中央地勢盤曲包九湖而自塞其兌信撫諸大浸滙洞陽洪坼而澤于彙者復股引爲支河句已以帶之屬南逬二竟之峉五里外必再問津迺得達傍津盡河堧地與草丰茸彌望青陸奈夏水發溢衝圻坍埂地流寫則岔刮除成空久湫大沉沉有漏注兼湖之置梁笱所深沛如屋霤向所謂再問津者今且阻四五津褰裳涉焉輒溺

勢不得不爲長渡渡凡五里往來甚滯夜則行旅荒莽無所依宿多爲伏戎所攻剽盍馬塘羅渡至白沙湖是也又上十斗湖皆巨瀦湖彖爲河所嚙竟深廣無輓道而蘆潯渡五倍其長病涉與馬塘羅渡同百年父老有憂之計無所出會昭度潘公奉　璽書爲屯畿水利使者持廉有惠多發鍰贖與原田河堤之役所在謳舞父老曰時哉不可失也熊子遂謀于同里中丞鍾陽樊公捐百金爲倡問山師伐石問段氏鑄鏄

季子弟栓之潘公公上其事于撫軍石帆解公下其議于司理嘉錫李公下其事于邑侯石雲王公屬監護之甃鼓於高廣文曰昇斥鹺羡二百五十金又屬邑侯淸本鄉漁利銀贊是役於是熊子偕樊中丞舉里中有識長者敦敏文學經其事俾其爲大橋三橋高廣丈尺有咫下可通百石之舟而上可連騎小橋三高廣半大橋與浮食奇民輦土塞漏注凡七處爲路堤十里繕舊五里鼎新六里計費覗諸橋約五百金而

工粗具作始于初秋比定星昏覗南正竟報成事向之撾塡褰裳車揄馬殆半日而問一津今瞬息徑彼岸覓若從枕席上過矣是誰之功哉夫泉里以小惠遺譏謂其有悅衆心驩虞如也即斧斷若西門豈不去後見思如當時鷙民之怨何今茲之役慮始樂成民皆懸之而不知倘亦得太上之因無夏革之迹爲政者固爲之而不等耶雖然民可不知也士君子不可不知也熊子於是效黍苗之歌召伯者若曰北山四輪

堤小民豐裕皆能捧數錢飛濟此境補
米穀有寄而撈死耳此橋梁路堤之興適逢
本道潘公捐金倡助之厚真百年一時也並
程繫鉅而助銀止六十兩政需爲北山歲修
之用廼梓陂之鄉沿一十年之假借遂欲賺爭
爲彼地世有宜北山之未冇平也今蒙本道
再三議詳以見在三年專爲北山橋堤之用
以後則聽北山自承課戶仍自助修築銀付
鄉耆爲北山修建備荒誠爲妥便兩鄉允服
感悅緣蒙憲批勒碑縣門事理相應節畧緣
繇備登堅珉用垂永久等因到縣該本縣備
查前後案卷無異擬合遵批鐫石須至碑者

周貞女祠碑記

此周貞女祠碑記也古無貞女祠祠貞女自今日始古
無貞女碑碑貞女亦自今日始女雖貞孝必祠而碑
者何周碑孝女曹娥意也孝女得幼婦詞千古妻絕廼
貞女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有烈丈夫風李何令其邀
廿中木彫也此祠而碑也貨聘頭司寇王公司馬許公太史
廟公秘書丁公諸如椽之筆爲貞女誌貞女傳不啻佛
矢近於今
天子詔所司表貞女閭夫非其精誠之極皭然與日月
爭光冰霜爭皎奚能切

朝廷異數而傾動名公卿筆舌共余可以信貞女貞矣
蓋今之所爲貞烈半慷慨引決卒不之從容然非有三
尺孤可撫亦必爲擎於我儀乎偕之一者也廼貞女之
貞則出乎此出乎此奇矣而其父余忘業成體成章儼
乎儒者學問中作用則又奇請及其概貞女父參軍以
貞女許大京兆張公家嗣日伯道者之季子光裕僅一
年而光裕殤訃至貞女不遽哀也徐叩曰請歸姚爲未
亡人參軍鄂曰言何容易一時長老亦謂爲不更事浪
作不近人情語貞女廼劃然長泣一聲踊而幾絕參軍
始是嚴視之亦佯諾之遽密撿其平日所御鉛脂服

割髮誓粉黛與以臨姚喪也參軍多方榮之三年而知
其必不可奪迺治輜車輦貞女歸姚宗黨送者千人皆
白衣冠相視嗚咽獨貞女神氣冲散自謂往而成義我
求懿行政可含慰及至亡人墓悉草土慟哭爲文以祭
辭義清烈音響悲哀觀者人人泣下已而及門而笄曰
吾今日得爲姚氏婦矣先拜舅氏次吊亡姑次揖諸宗
人次分序妯娌秩如也命高墉嚴扃置杯焉通飲食晨
夕奉姑與夫兩木主焚香禮拜紡績之暇惟誦金剛經
口佛號不絕性詳整室中婢媪無敢褻者主佾亞旅儼
視之如殿賓雖齋素自持亦時以甘旨承舅氏懽父參

軍以馬市役厄于番脫簪珥治裝千里訊起居狀其孝
行又如此傷亡人殮薄出衧䌷所積購巨材爲櫬卜葬
唐興之山事竣請於舅氏曰小宗不可無後盍請嗣旣
得受命中之者遂喟然曰吾之爲姚氏婦者畢矣可報
亡人於地下矣竟嘔血稱疾却醫絕食旬日而逝居姚
九年比卒之日春秋僅三十噫嘻乎貞女也生來不識
君郎面而代養而遂葬而立後萬死一死畢竟暴白其
所爲靡他眞繼栢卅而與而班姬荀釆俱爲之遜烈者
其正氣之所蒸發乎我無媿於祠而碑矣自有此祠而
潯河獨大堤花艷聞風懃死彼有丈夫其鬚眉而妾婦

其道若薄其忠友薄其信者能無愧耶能無愧耶祠之
堂三楹名靡他堂前爲綽坊如制東近松水居援青示
心指白旌信貞今凜凜生矣

鐵柱宮　勅書亭碑

江右四封皆深山大澤之鄉水土用乂本昭顯天地滋百物而生之嘉功然蟲豸所穴不無借陰陽爲戾三代以後失水官所爲豢龍伐蛟者無其傳江右土俗憐荆越多禨禳于鬼神惟晉旌陽令許公含陰召陽宗淨明忠孝以立學修身艾民保國神道設教今萬壽宮有鐵柱鎮井中蹟具在夫水神集于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幾水之内度適也可謂大有功伐于世豈里巫所守之常祠可等禦災捍患祀有其秩數不過物古之經也故唐宋以來禋享不絶名封隆重

我

聖朝稽古釐祀正統中　命禮官具祀冊歲以春秋二仲守土臣行禮祠下不因唐宋冊號專稱晉旌陽令許公其辭曰維神弘闡玄教夙濟斯人惠澤之施久而弗替維兹仲春謹以醴帛致祭神其鑒之于仲秋亦云嘉靖中更峻其觀宇　賜璽書護持業巍然用剞劂被貞珉弁中甍下昭其敬矣乃萬曆中亦　頒有璽書久藏羽士私室民其何觀會黃岡劉直指宗祥行部兹土率五十金資他繕治父老請採石爲碑爲亭鐫　玉音當甬中視重臣明遇恭閲竟放寫款式屬匠文諸金石父老報成事不覺舞蹈而颺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福守之以長我　明興萬年之業維

世宗肅皇帝

神宗顯皇帝享國並五十年方寓淸夷宮隣昭泰符吐瑞臻穀輿盜背政詩所云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者也今莊誦　兩璽書惇明簡勁不似前朝人作金龍玉簡多媚道乞靈語書不云乎配天之主言則移氣慮則移物洋洋乎帝王統馭神明之大模此其一班矣則父老之請爲碑爲亭以視重俾民其同觀祝延

聖天子于無疆豈不休歟斯宮之所以署爲萬壽哉

南京刑部題名碑

虞廷命官皐陶作士夏商官倍爰有士官之貳周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即今尚書侍郎而尚書則自秦少府吏主殿中發書其長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侍郎秩比四百石位貌猶輿等漢置三公曹始爲崇重晋因之魏及五代或稱都官或稱比部其稱刑部實昉于隋唐宋相沿至今未之或改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分建六部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六部各領丞相事權

不顯而體貴　文皇帝遷北都留南都視周之豐鎬六部如故止裁侍郎一員官與事稱矣刑部長貳題壘者宿相望向無題名有題名繇前尚書四川金公始國子祭酒弋陽汪公爲之記時爲正德辛巳距今百有十年滿書諸公姓氏爵里邊幅已盡不可復壚又不可更樹兩碑乃命工礱琢書其方界俾書者無復有奇羡地而以汪公文入部志倩附此於額以紀歲月二百六十四年以來之長貳燦然在目留左方以俟君子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余因有感於天道之仁而治獄者之不可不愼也天道陽常居春夏主發生間有震耀不終日而於陰於冬寒空虛以示不用聖人則之晝衣冠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三代以下廉平寬和之吏吏不勝書嘉稱種德彼蒼鷹乳虎輩雖慘酷稱其位亦烱然爲萬世戒矣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奈何身列九卿復效刀筆吏文深小苛不爲天下持平耶夫姓名獲題于此石階級非薄前此之積行累功非一日豈溝瀆集兩者比然居高民瞻無實

易朽顧斯名也能無凛凛有難副之懼歟夫天以順動則日月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大臣之義要于長養羣命匡率百寮和合天下今當堯舜之朝際仁壽之世吾知君子之名於斯者皆明允以寧萬民師師乎濟濟乎庶幾九官之盛也

廣潤城門碑

天垂象東西藩之匡紫宮也端門掖門之衛太微也齊楚諸侯之羅市樓也聖人則之建極京師猶衆建都會于外以樹藩屏民始有城而城焉以幷民也門焉以限城也樓焉以表門也春秋成城必書義不敢輕百姓力云然制城蓋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乃變而不動彼殷殷而肩摩轂擊勢不能一門然必依山川奠區坤靈正位負陰面陽以爲大

門而冠樓于其上閎麗決鬱視諸門稱甲所以隆之也吾江右會城之廣潤門是已江右于古號豫章遷史稱灌嬰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下遂定會稽豫章則灌嬰城之所自始其迹視今城微偏東南今城則唐韋丹袁東湖建斗閘頻河而受章貢之潮洋洋大風哉

高皇帝盪開江服嘗親駐蹕于都閫之堂登滕王閣放鹿西山命大都督朱文正欽章門入內三十丈而展東南維里許七門九津鱗淪繞霤

三百年來臥戟生耳臥犬生氂熙熙乎稱樂土而廣潤之衢商賈雲集市肆比櫛宵燈曉突不戒時有焦爛之虞三十年間吾服見其門其樓兩燬于闕伯矣巳卯庚辰胥史稽故未及完繕辛巳秋中丞臺梧陽劉公直指臺松濤徐公檄南昌令沈君戒畚鍤都閫何君董鼛鼓國中長老郄顧而慮衆族謀之熊子曰是門僥成僥毀其何以弭裨竈之言熊子曰六府三事水火金木土石相濟不相射彼市肆既編竹駢木積理

壅雜勢易致火而城樓之觚棱薄廬純用板與市肆逼輳無復遮扞是何異徒跔科頭入鋒鏑戰場中不有甲冑可恃乎議如北都東兗之城樓四週純用甓甃外向一面開闔竇便矢石下擊竇門如睥睨編若方罫磬舍千堞各居其所火何能及于是爲之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薄而差筭其徒庸財糗計無慮千金爰募匠石之習者率埏埴之費于陶冶舍取甎甋三層鱗次之旅楹林立于中央甓垣監護于外不見木

楯宋廊侏儒聮樛壁帶鋪首淼井無不度者高
三丈有咫環三十丈何君奏記兩臺一二如熊
子指南六閲月報成萬秋青綺金牙鴻都之勝
庶幾彷彿焉而馮馮矻矻屹屹實實璀璨嶙[illegible]
杙岑嵒嶭豈直備而不陋抑可建威銷萌闕伯
無虞又其餘矣夫非當事諸公之厚庇我江省
乎哉夫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何也有
司避選事名而胥史稽故塗附粉飾歲率國人
而城嵜費塡漏巵耳民其何覩昔華元爲植來

睅目丹漆之謳于罕巡功分澤門黠皙之謗諸
公明而熱于計槩民力是愛妍暇愛胥史故瞽
省而功鉅也適長老猶鰓鰓却顧曰承平既久
向者小有野警一虞侯之力能制之今歲惡人
貪大江以北雲梯麻沸豫章四境亦微有出入
與非常綴綴干掫者率文弱迂緩試思僞漢來
侵餘皇大牙高與城埒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
板張子明狗解揚之節敵八十日環而攻之而
不勝夫彭蠡乃殪委土可以爲師保毋[illegible]憲

也厥後又有狂王若濞戊者闌出兵攻皖王文
成建中軍之鼓以歷斯門守者倒戈開入夫逆
豹順狂王返棹隨僇則又衆心之所成城豈高
堅之以哉夫僞漢時憂在外狂王時憂在內今
安得鷹揚虎視之材搴盪其間而措省會于磐
石十三郡皆泰山而四維之耶當事諸公俱卓
然有萬里之望[illegible]之此爲時矣夫司空不祀塗
道無列樹史傳所譏而城郭溝洫重爲國之班
事其當三王之世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於戲肯堂肯構周書紀之式
勤于喆城謝城齊詩人歌之乃列于雅是役也
卿士庶人僉謀惟協堅茨丹艧願與諸賢求圖
于無窮以此門爲嚆矢而七門行且遵功令漸
次完繕樓櫓煥然爲金城湯池之固矣敬因其
考成而具記厥端委以告江人之蒙豊福于是
城者無忘諸大夫之勳力也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碑

文明門舊建於學宮東偏道舛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與等謁吾邑從薦紳先生父老子弟之請直學宮改闢焉高門且閎而明堂若冠泮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凰鶴之峰若翥耕之趨原田者舜舜也康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譽髦之朝夕贇守者訢訢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邑必興侯舉廢脩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奚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大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麻榊作鎮橣以高宗之南而蜿蜒者雲霞蔚蕩水之東而蜿蜒者蛟龍噴瀣而皆大會於邑一鍾美政事堂臨崗面京從山秀也則水合其後一鍾美學宮坐杈東汝之注則山水俱合其前半壁中央曲江映帶自然之形理也邑先是未有城學宮所對知天繪於將台座鼎盛彰組雲臺者肩摩後郵第者頃背不無微遜前美且城之七門皆不當朝宗年來市廛鱗蓋藏邑屋鮮甲宅而闤闠之煨於閉伯並十三田圻之之犯於賈沈者十三今日之文明寧有官恭賴乃通邑之正門也舊建之址其涂舛其位隅其山水反走改作之美獨君子受乎哉蓋仍□而視聽不如奮曲以宅中規小而乖方不如面勢而經大天之道也太乙當紫宮之戶也端門正三光之庭也藩國匡天市之樓也斯其燦然者矣是故星辰爲天文而不明於雲霧山川爲地文而不明於蓁莽精粹爲人文而不明於蔽陷斯門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人雖於慮始而易與樂成彼接足而朝夕近市者披三條經九軌耳目曠其一新孰不喁喁欣富教之有象乎所爲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也乃君子之至於斯覩重門之洞開瞻宮墻之儼翼於以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不啻披雲霧而覩天廓蓁莽而矚地精粹之所鬱發詎止於灘合湖明之兆而已耶若夫冠裳聚止承筐是將作賦登高鶯鳴雅歌暘谷而熊嵐香嶺層雲盪胸睨玄圃而飛猨漸石蒸霞照席洞陽之藪龍岐之澤又魚龍之所吟嘯而日月之所沐浴也憑闌舒嘯廓然有萬里之思當斯之時不啻吞雲夢八九而直凌霄漢之上矣其爲文明豈不亦大哉門之制聚土爲閣環石爲穿搆木爲閣埏埴爲甓睨舉以法直學宮榜曰甲秀樓而高美厚倍則侯之新匠也功成于丁巳九月糜可六百金皆侯斥金矣不入民間由之而不知者也侯諱景初號日倪癸丑進士浙江餘姚人

龍華寶塔碑

國家經制寓縣規方千里中爲一大都會江以西則就古豫章洪州今南昌郡治建百雉之城視重控領十三郡人文財賦若川原之仰浦焉鍾美豐物於是乎在其地阞自東赤句闤凹向朱鳥之咮章貢建瓴自南而西回抱玄武之尻凡岱江中有洲焉長可百里從下撑距而上其喙之銳直抵章貢爰分爲東西湖而滙澤於彭蠡凡上流三墩九洲若漢中龜鱉至此悉鑠鑰

捉閉焉盖大地之完氣也余行天下風土善處靡不於下關置琳宮梵殿輪奐堂奧屏除之次華辭閎整鬼神而護之雖立以爲井邑蔽汪是土也青烏五行家所論形勢控壓宜立窣堵波夫積高乃神明之陳地道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同也先是左司馬萬兩溪先生肇舉之大學士張洪陽先生暨劉大將軍鋌再舉之業俱猗而畚揭除垣場儲物用土庸計齊衰厚薄之叙矣然洲體純沙穿不及仞水融融出沙體益弱不任載因再舉而再輟僅移其物用土庸剩高閣衕宇署曰江天可以觀矣久之財植甎瓴不能無敝而竹樹翳薈愛蔽閣中之景不宜士大夫鰓鰓爲通國計文明之運大學士劉是菴先生謀之少宰姜燕及先生輩具今學官弟子上書中丞臺廣陵石帆解公于時虔中丞臺吳興耶度潘公尚以方伯視分巡水利道事合措鉤矣之奇羨者可二千金南昌李廣陵嘉錫李公南昌令崑山松石何公以賢良贊之舉者仍

舊法穿沙爲基亦不及仞見水復輟矣兩中丞業已孳貲擬爲地方造搏荒之功眞如帝釋舉手揷一莖草又如給孤長者布金施地俾水土演和作文運淵耀光明之氣盛心哉可竟虛耶會余解綬歸里杜不能門偶常羊龍沙浮船出河以濟問所謂江天閣勝處老僧指在灌莽叢薄中且語及建塔幽折余低徊揆測私念沙附土生同稟坤厚之性豈不任載井爲令西浙備兵東冶曾兩作塔而作法兩不同迄今爲堅牢

界則同稍稍得其要領會潘公析簡見及偶一
布復逐白解公竟成之峕峕見委董厥事而貯
金於質庫以便鳩集乃爲臺像蓮萼舒葩前銳
後廣高容大扁五个三方各十莛夾巨石以蚤
灰㞦之菌栗不泄緇石爲欄三十丈周遭遮護
而虛其中以基塔戒匠石勿穿沙面而縱橫設
版其木用楠松之巨者中心塡以鐵柱重二千
觔用壺涿氏之法取牡蕣以象齒午貫塡柱上
用厭水怪隨琢丈二巨石百條句圜設版上如

盤倚累犬牙擁灰泥沙秵合㞦其鎛盤高於臺
一仞水地以縣置泉以縣眂以景爲規彷考工
記爲防之法廣與崇方其綱三分去一夫廣與
崇方則不領高高外綱內弁則骨直以立所謂
承不懈尚旋不散越者也石盤而上取陶人埏
埴厚倍者亦層累犬牙㞦以白盛爲七磚盤磚
盤而上取治氏之鑄爲七鐵盤重五千觔周遭
角端維以鐵索鐵欲孰於火而無燀無羸漆其
鐵之外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厄其盤之簷阿也
者以爲蔽風雨也塗以丹青炫然朱湛也縣以
鏄鐘然鈴鈴有聲也夫地十二丈環盤而弁之
亦十二丈上下微有等衰正合廣與崇方其綱
三分去一之法是役也其不拔之建也乎哉後
構宮以棲佛爲
至尊祝釐衆生延祐署曰青蓮佳中爲觀臺署
曰名山護國取西竺氏桀亨之文署塔曰龍華
寶塔適是春禮官甲科吉郡臚句傳第一秋廷
推南郡復有爰立作相者乃九江郡武甲復第

一爲之兆矣億寧百神和柔萬民今河之衍翳
焉若有煇者即靈氣之所動薄可謂無益之作
耶或曰浮屠氏言阿育王令四天下鬼神同日
造八萬四千窣堵波方士言黃帝時五城十二
樓語既無稽而漢史盛言神明通天栢梁銅柱
承露仙人掌之屬用幾世主之驕汰不爲正訓
此之作也寧有所取則耶熊子曰取則於天之
道大禹之蹟也天官書西宮咸池水中有三柱
柱不其兵起焉鑿龍門排伊闕東下砥柱於河

中鳴乎天事武象番之地事文禹敷之天與聖人顯然以文武徵象教爲下上萬世作則其則不遠吾循取之而已矣自此被帶崗阜跨據沱汜左引右攬莘山川而經綸之徵效至上無伏陰下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爍天之所支豈繄人力是爲歌功者能不歸功於兩中丞舉念彈指乃諸大樓臺儼具哉經始於崇禎乙亥丁丑觀成是可不以無銘銘曰鑠神功兮儷三丘驅蛟龍兮方遠遊河公仁兮瀨潺湲搴宿莽兮

杜中洲參日景兮考辰極面鶉汴兮負牽牛宮文昌兮戴筐斗擁沙星兮羅庫樓祗祿來兮固磐石吾山平兮吾水流遠如期萬歲千秋

鞋山建塔始事碑

江以右章貢汝信諸水東匯澤爲彭蠡汪洋瀇湙容蓄可三百里際星子湖口兩邑界則山岸斂束句圓如玦鞋山峙其中若砥柱之屹龍門蓋地形關籥鴻濛胚渾以來大造之所敍設十三郡風氣所共鍾也舊有佛塔七級卓其巔而高止五丈從下望直擬立錐湖江淼瀰殊屬視陋且歲久震于風雨敝壞欹落如秃筆缺折非所以張文武而示國邑之息也士大夫聚族謀

完繕積有年所會丙子省城建龍華寶塔功甫竣丁丑吉水劉晉卿郎中鼎元蓋一百八年自羅念菴先生以來律未曾有司李慎三胡公嘗登匡廬眺鞋山如龜鱉星之居漢中又如長汝子之黠風車有意嫣僊式增其廓以續龍華適晉卿過里遂爲四六文用勸施布胡公約剩于十三郡司李暨守宰諸公各各薄有所率大略可得六七百金屬不佞哨過董厥事不佞前向龍華所羡更行捐助共千金可就華舊鼎新高

擬加一倍有奇屋圓爲六向厥人亦擬加一倍有奇巻匡廬彩瘳于雲霞蠡澤沃蕩平曰可以政塔未免祇小覻陋天人之事恒象象者景也景者氣之滋也氣者精之聚也二儀成物而豕於高高高下下鍾美以豐物輔相裁成之功古聖賢有執事在士君子既已冠圓冠而履句履則天時地形之搏捥安能委諸度外哉況此地爲

高皇帝開

天時鏖戰屢忠勇効力川嶽効靈令承平之久蔚然文明諸公爲通國計淵耀鴻嘉垂之永遠豈得漫漫承始事不深筭而力圖之乎敢告此爲端告同志俟異時功成券合焉

鞋山建塔成事碑

今歲千在昭陽支在烏蹢風車之次月府文太室是爲塡星之廟月紀嘉平三老督共工者白東滙澤秉晨皃裝匠石歸報成事曰邀天之福席地之靈鞋山之凌雲寶塔告竣矣熊子適肅容東北嚮再拜効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法鴈雙騫趺鎮蓮花之趾天龍合部珠騰貝葉之緗寶地重開金筦再照阿蘭砌玉上等色天窣堵甍霙旁連仙界善事哉三老曰云何曰在禮

水土演而民用是山之靈爽其所鍾値于人不爲聖解爲義學則爲當世佐王具五行家所論形勝控阨壓陵被帶地脉結聚奇咳出焉實于十三郡井邑有繫阿育王之說猶幻也是役也自劉晉卿翰撰開其端胡愼三司李贊其決約瀏守宰諸公醵貲僅四百金倍之爲八百則余與司李唱無緣慈行不捨壇斥龍華之美開方便門爲之再須僧寮佛殿之飾垂千金可就矣或曰何用約而功鉅也曰故塔之磚石可當三

百金而甃以畫井塡棋之法不用魚鱗櫛比磚可省十六其爛曼奇零皆可抅錄拔爐千其中而灌以盞灰久之艮磑礴砎枚枚仡仡矣三老乃詳陳其製曰當山之喙盤盂爲基幹匝六方閏以尺計尺七十有二基上七層嶙岏堞霓高以丈計丈一十有二自趾至巔豐約等衰合考工記三分綱一之法純獼槵佹爲七簷恐風雨濡之不以木而以石石之軫栗而綠者爲拱桷平衷而青者爲駢板俱嵴嶸有廉隅合尖之上

復累七盤以鐵棼儷之緜攣堅石漆塗其縫通身飾以形朱雀蒀爛汀瑩之若彩筆下有雲焉掛鈴十二以揚嘽嚓錚錚有聲塔下風帆彌亘與天不盡湖蕩沃其中江環流其外洸潒流養匡盧五老之勝在眉睫中林郭峻崎川漢湘沅滔滔乎遡三澨大别過南郢而攬七澤章貢盱汝發鄱袁吉之源又活活乎匯柴桑而挾九江演漾顥溔交輸庠嶔此塔不啻柱星之壓咸池坐旗之標東井也其出靈氣見光景發流祥異

豈壽常咫尺之覲可差等耶熊子復肅客東北嚮再拜劾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經文東譯丹鷲所以開緣舍利西來赤烏因之建剎宮宏忉利地敞竹林水月空茫蝸扶贔屭煙雲聚散龍吐眾恩勝舉哉三老曰猶有異焉蜀以秋伏積霖陰潦閱月滂滀墊隤所在而然獨造塔處日曜長懸又新震脅于百仞之高掟若騰猿易同逞掌其鬼神而呵護之不然舊歲止基臺二層今歲居幾何時七層乃從地湧出哉熊子于

是行漢儒頌言曰天出苞兮地吐符岳修貢兮川效禎庶徵序兮日月理太極運兮元氣轉兆足以興矣夫爲高必因丘陵覆簣進由吾往則又吾孔孟之言也豈規規竺乾之是云吾嘗泊舟星渚仰登廬山之太乙峯天池寺噓吸江湖精氣浩然意在參寥閶次宿大姑之塘即今塔所拮攬開發遐闊無倪蓋三十年前事不圖今日會見構雲輿晝拱甊空飛繡松礌竇戶法座建長標之至於斯也敬役于墨客卿爲之銘銘

日天建豫章式宅南鄉控荆引粵宛在中央十三列郡貢汝滂洋經絡午貫番君谷王和丘東北江漢湯湯靈峯句履任石龍昂浮圖𡸣建斗魁戴筐柴虎岳勢泛瀲波光帝釋插草大佛選塲宰官摩路各輸寶藏勝業成就幡花迫颺叢生忍草秀發慈篁鏤玆珹石佛土金剛盤級嶒聳鈴鑄琳瑯榮光斐尾長發其祥五穀垂穎多士思皇庇民護國自天降康於萬斯歲山高水長

南京重展標營碑

國朝經制自永樂建都北平于垂象直九子之神宮天策焞焞矣而南都爲洪武龍興重地直斗建十爲廟建星者旗也先是以監國留守比其後用內外貴勳爲守備而以兵部尚書特賜璽書爲叅贊機務班序百寮之首一切戰守機宜俱視操斷盖其重乎南都諸營有大小教場神機巡邏新江池浦各設提督嵩嵩稟成無他越盡叅贊屬也說者謂泛而不親萬曆間議言行籌餘姚孫公鑛爲

叅贊始設標營精信而親他營無敢望然營隅置于城東南不甚寬廠熊子以崇禎壬午夏特起田間受斯任乃選招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若而人益入標又加新標中標合衆講肄建肥胡文犀之渠張大屈之弓挾申孫之矢勒赭羅之騎習雷風之礮肩摩夷于是後購金吾衛曠地三之一左購居民屋四之一移漢壽亭侯祠爲冢土暨閱臺斥地而囿之次舍連比庫廨備設盤基方廣步騎縱橫演左盂右盂前茅後勁鳥蛇握機恣所爲驅馳

無枳無蹤靡五百金而報成事焉夫國之大事在武爲榭以講之故古有宣榭爲臺以臨之故古有雲臺祓服力人熊羆不二心之羣朝于斯夕于斯疏旆連騎敦陳整旅居其中以馭重而後威建萌銷他營無敢望者望斯營之兵以爲標斯營之兵人人以衆贊爲親已彈壓他營莫敢差池豈爲無益之作哉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華日樓記

余既構堂於京山之阿丘堂後爲寢左右介之兩榮爲翼室古謂之夾脩廣皆視堂背市枕天倉罕車面沙池之水旁羅所指則天駟明堂之中也斲桷不礱椽櫨榱構無丹鏤之美無髹漆之塗但關屏介然垣翰翼然房廡靚肅以別內外堂可揖賓室中居者攸寧耳鄉也庋置圖籍

於青玉之堂松桂數株蒼縟蔭蔚昕昔坐息吟讀屬以長子孫延塾師其中油緗綈素方冊簡牘雜庋恐少小者覩傳而遷業爰於序之東北偏復構堂五楹後爲樓脩廣亦視堂而半倍其高左右庚有樓如夾夾外結棼栽爲閣健髹黑其楹閣之窗扃塗以彤朱取所積經傳子史甲乙列架之坐息吟讀而肆所爲文猶外寢也迺踈達以翹舉務顯正不爲薄蔽延板二層伏夏炎暵蘊隆之氣不干侵閒燕無所嬰濡墨役筆不至揮汗用以爲適也華日者何緣樓階於堂而上矗且向朱鳥之味樓上之壁帶觚櫺未春分既秋分日行赤道南陽曦之光華無日不照被也樓偏之閣宇之以樹青槐植蔭取庇焉瞰沙池列栽檉柳芙蓉而紅蕖的皪水上滿也葉驗田逆風聞薰牢堵波七級當鶉尾壽星之際於卦爲巽五行青烏家稱爲得位亦偶合之時課孫子葺閣上取景於眼取象於神乎寔素門風不能飛陛長翼虹頹岑青檐負陽虬柯承陰

馬第琴書雅潔背市遠囂聒臨池見漾渚庋置圖籍免蒸浥蠹蝕浸潭菰蔣冬近日而燠夏遠日而凉且於揖賓之堂攸居之室布武不數十焉出王爲便則弛張於蚤莫之動息豐約於崇庳之差次與顯於隈閫之寒暄從容於俯仰之安適合於古人燕居之義高不過蔽風雨大不過容宴豆豈爲華者哉獨陽曦之馭經天光采嘗新雲霞朝夕隨以絢爛吾妆之爲文章五色之觀矣

南京諸營記

國初京軍百萬　高皇帝展京城西北金川儀鳳一帶欲以居軍東南居民軍餉皆取于屯田故曰養軍百萬不靡民間一錢此開天草昧之初戰爭甫息衣食滋殖俗儉而生齒未蕃宜其爾爾永樂北征諸軍皆隨從三踐漠庭居守北平宿南京者存而稀矣不及二十萬歷朝或十二萬十萬不等縻南糧百萬崇禎七年會題以八萬爲額皇城四門監局匠役京城内外門孝陵守衛運軍旗甲頁

船小甲倉場斗級老幼優養五十一衛印屯皆在其中操軍僅四萬而已惟水陸營五千爲兵向皆烏傷東陽力人今以長子孫亦化爲南京人氣槩柔美矣萬曆中叅贊孫公鑛警于妖言設標營挑選軍之矯捷者充伍差堪觀然亦未經援甲大教場五千五百小教場五千五百新江營九千巡邏營三千神機營二千爲舊額近時增出神威三千振武二千專爲護陵增出新標二千專爲建威水標一千專爲守江約略皆在八萬中承平日久不

過壯儀衛供差使内外守備叅贊提督操江非不日討軍實而訓定之及詰其可資征剿否直應曰不能但晝守郊圻而已熊子以壬午至值流寇亂兵爲震議欲增兵計曹執議不可爰詰軍弊軍之父故者子頂各衙門非用十六金不能支糧于是轉相竊賣兵部之職方司戶部之察糧廳官胥以此爲市價二十金寄糧買頂歲亡慮二千餘人熊子屐任後立一長単事故簿単以稽存簿以稽亡不許各衙門零星發操一歲約得軍缺三千五百

人因以其缺餉召募奇力鬥士標營八百人立中標營一千二百人新標營增四百人合二千四百人皆手劈張足蹶張戴胄披甲負矢五十筒又使之肄西洋大砲一發聲如雷風佹有警諸兵俱踴躍爭先今春擊亂兵于燕關追襲繁昌有擒馘皆此曹決命爭先擬欲得全數一萬已經題請果也虎豹有在山之勢矣水戰久不講新江營操江諸營舟半沉于波底存者如敝屣腐瓠予守兼工部爲新造一百艘諸水師中僅水標營三十艘可備

緩急是區區者足恃乎爰採嘉靖年募海上沙船舊議發銀牌花紅千餘金爲嚮東海義氣之士或捐資或効勤不三月而駢帆至止一百二十艘風上下如飛不論順逆衆二千皆鮭鰈之民貫于航扶桑之津蹋黿鼉之梁者意欲練此習流三千以備亦壁牛渚之壘見在題請果也何異伏波下瀨哉而蒙恩回籍候用之命下矣諸海師來者見予歸大失望予勞慰再三且爲首事題銜秋帆而拊逆者千里從雲俱絜絜泣下予笑曰此鮫人淚也當落與珠滿船矣古語爲豚魚可乎況于有血氣者哉未竟之籌端以俟後之君子

南昌府復澹臺祠記 彭太守名期生別號觀民丙辰進士

仲尼之徒受業身通經學者七十有七人澹臺子羽以修行著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大夫之堂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史書所稱澹臺子羽居楚又吳中有澹臺湖豫章郡有澹臺門而祠湮復往往見表雖原委不可考要以徵古訓今勸學講義洽聞興禮以視四方使公卿大夫士履無徑之途矜不至之節斌斌多文學之風豈不亦善哉吾郡澹臺祠剏於四明太蒙王公王公自太守督學至中丞官此地二十年無改其素置斯祠于西湖之十郡學之前郡大夫士講肄其間舉蓋有年忽天啓末有大璫如曹節王甫者擅國盡誅竄骨鯁懇譽之臣布其曹耦於中外畏天下議已厲黨錮僞學兩禁斥賣郡國書院取水衡錢而澹臺祠乃在賣中業還主售若干金輸將作廢亦有年矣且欲撤周濂溪祠爲大璫尸祝之堂幸太守就李彭公觀民來此初一年璫勢政赫一二輕儇子弟逢貴人意指急欲剗金考工

太守多方寬緩之每課士必標示義命而出癰疽
痔環諸題目以見意得不速就恭逢　今天子握
中正以臨四極昭至德開大明歷茲兗厲風教特
青復江右周澹諸祠而太守業先具奏鏝如斥賣
者數以償買者羣大夫士奉子羽氏之主歸故祠
素觚木豆無改其度諸大夫士訢訢于敬業樂羣
道禮風樂太守之功于是爲大會熊子戌夜郎蒙
恩賜環遂詮次父老之所譚述而爲之記曰六經
之所以爲治天建之也三代之長道鄉里有教焚

詩書坑儒士獨李斯趙高爲之耳漢興重太常博
士之選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高第或以爲
郎而其季葉之黨錮又何其苛暴耶清論出自庠
序當吾世獨無太學生從陳蕃竇武者乎微太守
砥柱其間士風幾爲一二輕儇所壞矣僞學榜禁
業爲有宋萬世之羞　二祖監啟立軌或親幸國
子監或纂修性理大全明乎以六經爲未亂之治
彼詆誣孔子之徒奉刀鋸餘以取富貴而婣頌漢
王莽之功德作唐藩鎮之義蓄君臣父子之間有

二本矣是豈不可爲寒心哉則茲祠之復也復而
不俠終日也太守眞善承　新天子作人之徽懿
而主持風教之極思也哉或曰學之不講爲聖人
憂乃講者又屢召僞學之目而激成黨錮之禍是
必遵何道而後可熊子曰惟孔也能誨互鄉之子
惟孟也能容從者之廋今危坐秉鐸者開不拒之
門勢必牛驥曹聚而虛標性命有口皆可剽竊何
若實証之于經術以明天人分際古今治亂河渠
律歷之考邊海鹽鐵之官日討六藝分曹程課又

期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而要歸于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言行不叛所師者爲講學實際能
與不能自有資材彼市井之徒有望門而反走耳
若子羽氏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大夫之堂即學
者當前之標準矣而太守持二千石之法謹察其
可否一如漢太常博士茂選遺意行見自此以來
群大夫士沉涵理道矜尚節概而斌斌嚮文學以
視四方壹稟於豫章先正之風廼無負　今天子
復澹臺祠之意哉

箬溪書院記

同文之　朝本六經語治天下兩都辟雝暨郡國[illegible]
奉素王如郊天禘祖於戲盛矣泮宮之外往取素[illegible]
義祠理學諸賢所在書院如棊時而兩浙尤盛焉自姚
江倡學以來豪傑何風茲多於是即如長城無朕獨非
崇詩書好禮樂之國哉邑故有講德書院在城西南隅
已爲荒鞠多年而學士因循頗有倚席之譏不佞明遇
甫至見之愀然謂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禮有其舉莫
敢廢也是之不復而使衿佩之徒爰集無所與起無地
夫安用君子學道爲則與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謀所

以舉葺者相度經營各有次緒繫結搆而省徵役如期
而成不愆于素復之於箬溪之上因以箬溪命名志地
也中爲澤堂其傍翼以精舍最後爲論道講書處屬諸
茂才畀等迪一藝以上者肄業及之左爲松水社薦紳
先生倘稧處也景光映發比之山陰磅礴蜿蜒多所鍾
美諸攺觀易聽於更新之會者靡不喁喁競奮以千載
一時矣日月省試期之中程所具既廩蓋資度稀之[illegible]
市田百畝爲之事在丁秘書記中明遇不佞即未此[illegible]
經術倘吏治亦不量于簿書之餘時致高足若而人執
經問難角材程能敬業樂群互相推第爰寢尋于姚江
之門而折衷于孔子要以尊賞擯革疏獲鎮泮析與梓
讓規矩之內則無論他一切彌文即如古良令之所躬
導素木瓠桒以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先自猶之濶上
藤門戲耳寧足爲諸士先諸士生於湖亦習聞胡瑗所
爲教授者遺法彼其模楷作人所重固自有在況我
國家道化旁洽文軌大同詩書禮樂之所式靈兩浙尤
盛其豪傑爲世運與會百倍瑗時天目苕水之間鄒啓
之風在焉長城無朕所爲兆足以行者惟是固知書院
之復所關不淺已時至事起不佞明遇適逢其盛遂不
覺肅容而嘆曰六經之道同歸萬物之理皆備聖門四

科各隨其才器之近而要不離于孔子求志達道時與
要宿惟人所造又何必以意穿鑿標取名目而精[illegible]曰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諸士其無負今日復書院之意哉

北山鼎新宗祠記

記曰厥初生人莫不有所自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禮大饗尚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本而親用也史稱黃帝封萬國神靈之系七千故古之得姓者別子爲宗然世載悠藐如青陽夷鼓之受氏僅見于國語以後惟四嶽十六族史不絕書他則若存若亡焉蓋古者質其源之所分一姓而別爲數族殆不可知若吾熊固重黎氏之後也爲高辛火正以淳燿惇

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夫成天地之功必章其子孫俾有蕃育之祚太史公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鬻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墳作楚世家四十餘王之名字皆弁以熊公族則別焉昭氏屈氏景氏薳氏鬪氏班氏莊氏若敖氏則吾熊爲神靈之系正史可信矣秦漢之際遺胤散處荊揚遂茲茲江湖間屢經兵燹亂離不能紀其世即在南昌地望不下隴西諸李清河范陽崔盧以世之難紀故但稱宗以別于異姓不敢齒昭穆者懼本之先後倒置也惟宋淳熙間竹林開公同子元昌公元政公元榮公徙北山居屋丘墓譜系井然如碁置珠聯蓋嘗有合食之堂矣夫敬其祖因以追祀其始出之祖以覺報也與國之郊禘並重舊祠逼處東偏榮序門廡尚如里室之所命次民其何觀神將焉依夫族之衍澤非先德覆露者深豈有天祿哉遇敢不引爲已任爰左右相度面勢宅中卜近祖地開廠處量廣運飭亶基堤下沙建坊

表作閎堂刻儀門旅楹有覺斵椽毋雕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合土木匠石址直無慮五百金不以累宗人舊祠仍易爲居屋以巳卯夏中啓宇秋中落成而坊表書開公支下徵聘封贈甲第蔭貢用以見丕奕彌卲爲宅之章亦旣斐然庶幾從卿大夫翼室臺榭三廟二壇之禮矣鄉也遇嘗指毋錢貰貸宗老輸河課子錢逓生可嘗經費之半宗老有勸焉暨丁丑吾子人霖第坊金百兩再斥租羡如干事全畢矣適人霖

又分義烏倅金如干付宗老修息買贍族義田漸爾成章蓋十倫九族八行五典待其人而後行惠遊靈庇于先公先大夫俾賢達繩繩蜡臘獻春薦豆脯醢于是乎潔牢饋魚菽于是乎恭班序頒毛于是乎敬署行尚顯于是乎虔歌詩受侑于是乎和讀法訓違于是乎戒則祖宗長享盛德之祀子姓永保不墜之姓書稱敦睦詩咏敦葦何以加焉蓋吾里北山土氣所占渾雄湛灝秀靈清遠川澤迤邐以導其化陂唐汙庫

以鍾其美受豐福饗勲力鼎提五括發祥流光遂古神明之守實式憑之吾宗大小疏戚非行德焉能承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說在左氏之傳矣尚其尸誦斯言哉

開濬東湖記

江右省城爲古豫章郡有湖在城中原貢流其西因名東湖漢以來未之或改也地脉旬巳三處羅湖水旬巳一處沃若驪龍鱗頷下之珠遂稱形勝云沿湖回遠不得不絕湖爲徑徑必有津以導沉沛勢也乃市地湫隘民聚殷蕃積漸填閼結構其上徑而衢津而霤矣一湖而股分爲三矣久之湖身滋高又不得不闢于城下之津閘之長者曰豫建閘時水深洶輒敗城疑有蛟蜃窟宅其中爰取城隍廟內四金人同四活

龍因築之勢乃定而津傍所祠斗門神者此也距今又若干年填閼結構竊幸不可問湖身盆高湖之竅竅益小猶人身喉注臟腑之官扞格不通惡得無病于是士大夫處文運市非爽大循廣疾疢當事動色數四號令操畚鍤從事奈沮淖瀰漫逼近街巷無壖地一石泥五斗水溼溉不可掬澄瀣擔負出城與穀同價置之湖干天雨復歸于湖父老私憂之不知所出匪朝夕

矣適萬曆巳未無爲家同志公萬春以名御史
出爲是邦分巡水利使者與熊子明遇暨劉司
空夫非王太僕仲緝皆同榜奮然開徑下之三
津擣石各爲洞橋如垂虹駕月之狀棹謳往來
太平有象于時郎占爰立爲甲之兆而林下盡
起亡何快也居無何有老謀長慮之君子恐流
弊爲漸臺鴈沼之觀會始議者俱薄遊四方竟
扼津而柴柵其中央凡值天啓甲乙間禍不可
言及有言橋廳斗峻积擁負者之足醵金堙之

橋如坳堂置芥津復爲窗矣崇禎壬申熊子歸
自雎鳩之署巖居川觀戒閉戶外事國中頗眷
眷多故鬱攸更僭父老復歸咎湖堙所致癸酉
東萊御史新家王公按部是邦爲美官詹居之
之門人承宮詹意捐濬湖金五百兩行水利道
昭度潘公屬郡司理嘉錫李公執開塞之牛耳
沿湖剔其墳閼之壤邊偪稍廓而湖中汛淖亦
疇蹈于畚鍤之難施復有議開城下之閘引小
河船漕轉食貨入城中者屬李公必行李公明

而媚于計熟視閘下有金人心口自語曰果也
如城何且河低湖高一啓閘則無湖又安所用
漕轉因枉熊子之華門而下詢焉熊子曰使君
語良然抑知閘外有閘乎外閘所以扞長漲之
羨入內閘所以砥冬涸之斗出盡量灑外隍俾
湖水繇城北之峴子湖值夏漲第堅閉外閘內
水曲折東泄距章門五十里而遲法當低一尺
可無虞潦三橋之堙人心積不能平盡循朱公
巳事復其垂虹駕月之舊俾無底滯乖隔之憂

可乎李公曰可哉大學士劉季晦先生亦贊其
决遂分屬鳩集之事于南新二邑宰松石何公
坤儀卜公不三月外隍鏞廣內水通行無所累
而湖之洪恩廣濟靈應三橋煥然神明頓還舊
觀矣其橋之廳視舊倍延君子履小人視並稱
有夾之行也計三橋之費可一百五十金灑外
隍剔湖涓稱是鏞廣三橋之下可七十金尚存
一百三十金畀質庫貯爲通郡山水利益之用
鄉也東萊直指王公之所布金錙銖無他靡而

後乃知李公之勤力民事綜覈水工眞可歸也
癸酉冬開橋甲戌大稔是春制科三十三人得
四十年來所未曾有且也火菑頓熄無俟禋竈
占禳父老踴躍走告熊子曰异哉湖水之爲利
害如斯夫熊子曰固也火之強神曰閼伯通則
無閼矣水之強神曰實沉壅則不沉矣邃古之
世伯禹爲司空隨山浚川奠安中夏重黎掌火
正以淳曜光照四海先聖人操氣母搏捖陰陽
順天之道而無私焉然而天事而道者也後時

鄙儒小拘反以橋里青烏之言斷斷譚機祥不
幾于天而人事而術乎既人之術又烏能與天
爭道哉夫湖之天本開也繫人實塞之雖聖賢
復起必將以人事補天道裁成輔相俾水土演
而民用也今茲之役可謂無益之作耶吾將證
道于詩焉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大雅之所以贊
公劉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小雅之所以懷召
伯也水火土穀國之府事諸君子實勤力于是
邦也聿觀厥功之成豈不亦九德可歌哉乃作

歌曰湖寫河兮河公仁疏反壤兮悅吾人延道
治兮就水因柏冬日兮火德純鼓龍起兮紛其
鱗舍毳載舟力平均地得寧兮功誰倫東湖開
灑沛哉神直指王公諱萬象別號新寰山東萊
州人乙丑進士水利潘公諱曾紘別號昭度浙
江烏程人丙辰進士司理李公諱嗣京別號嘉
錫直隸興化人戊辰進士邑宰南昌何公諱謙
別號松石直隸崑山人新建卜公諱象乾別號
坤儀直隸武進人俱辛未進士適是時潘公即

建大中丞節撫南贛川渚公皆金馬雲臺之望
兆足以行矣府事之成功如此

新節菴記

節菴故鬼壇地熊子以三老議遷壇于西爲卒堵波于東築臺以貢茶開院以廣學千載荒丘蔚爲名勝而是地當前門宜有所以新其蓁蕪者爰謀諸秘書丁公語余曰子祠清惠于書院之右亦所以風士大夫者善已吾邑猶多襄陽大堤之俗昌有以風之乎于是得節婦五强半未旌丁公别有記而姚孟周猶著熊子别有記刷之貞珉分竪二所一爲節菴一爲靡他堂按以比丘子精舍數楹護其籬落朝夕口佛號如西方教磬鍋林間花鳴松裏泠泠若玄鶴之唳清霜征鴈之吊秋昊過此而東登劉庾之堂能無西山喬木之思耶

退漏澤園記

漏澤園舊址卽今之金蓮塔院也先是爲胥郭上壤占於豪右晉江黄公清其籍而公之表曰義塚於時嘉隆之際氏鮮轉死公不過借孫叔敖寢丘之名與人争奪耳善哉公之深于爲滄桑慮也居無何爲萬曆之戊巳盗夜逋典溝中委瘠仟佰殘魂若哀五丈人之骼而京觀之爲成鬼窟矣桃縣治上游所長貳官舍僅一城隍爲形家忌之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邑治蓋長令布生氣而行神明之政者也于是遷之於北二里許蜈山之陰繚以周垣築土室三楹居黄頊資假守之而封其故地爲多寶水雲之勝庶幾于竺乾氏所謂無漏之因云

重修太公廟記

雩爲壇以祭山川邦大夫春秋耀其俎豆牢具矣而雩之東里市㕓比約四五百炊火而聯爲一社社必有神曰社主東皐之社主曰太公不知其所自始民各自奉祠不領於邦大夫祀官其所謂神或前人之聰明强梁正直爽精不昧者歲時祭祀禱祈進醵而夏之孟仲間尤盛牲以壽特考鼓坐歌數日夜張優戲于衢坐社主之偶觀場下同社之人飲白金具牲各割肉歸遺婦子與飲金稱惟古有傑禳之禮及鄉人之儺今所作謂當夏之時陽氣或有所壅閼湫底時乃爲厲於時導迎宣暢振發之如天官所云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未嘗不合於禮也况古者有國社有鄉邑之社或依栗栢或依枌楡各用其物土之所宜而覡巫是守若將曰是能禦災捍患而除其苛慝者然在昔有能知神之族氏及其主之日與所以享之故有九巫之日各以其族爲之主鬼有所歸廼不爲厲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史傳記之而重黎氏世序天地以淳耀四海俾民神不瀆無禨祥妖怪之震其所繇來久矣然所爲太公者兒童婦女皆習呼之而其居處安豫和靖不似他小鬼之神妄作變徵簧惑人即如近日居民欲遷之寬廣地謀崇飾壯大其守聚族以告於予予曰故廟雖湫隘神之舊憑也易卜筊比卜筊果也如予指此亦安豫和靖之一端其世祀爲太公也宜哉今里市人採石爲坊于其門以陶人之埏埴甓之而除其堂之陋布武不數十焉容歲時進醴射牲燎褚而止聚會之繇順不妨旅拜于齋焉神之顧思庭里市之人消弭災沴而揚闡其土房舞雩之東世世祠太公爲社主也豈不亦休乎

胡松菴先生祠堂記

新昌城之東門有祠焉榜其中楹曰致知堂胡蒙說方伯搆以祠其贈公松菴先生者也或曰先生以布衣贈通議大夫貴矣是其宜祠態子曰非此之謂也今天下以子貴得官有加于通議數等者未見其祠亦有以子貴高貲棟隆隆然春秋耀登豆者祠矣又未見其宜祠獨松菴先生之祠出乎此過其門令人低佪動高山景行之思焉是何繇哉華亭董宗伯今之鍾王書

其額曰理學正宗其自中丞臺臺御史暨學使郡守或揚清風或寫芳徽額不一而足大宰不離董公書指若福清葉少師諸公所表傳誌蓋方之於餘干新會間秉懿好德說在蒸民之首章矣或曰傳誌松菴先生者不過曰守經義爲儒衣冠雍容蘊藉正襟危坐譚道開教斤斤於利義理欲之際如還拾遺之金拒冶容之挑鬻產以償漕脫裝以歸姝其跡亦脩士通人之常庸不可及乎態子曰先生之所不可及正以其常不以其異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也聚謟聰明僞儒之輩矜勝智驚權諂匿情求名炫一二高節奇行以拟世耳食之徒輒同舌而賢之然徐考其潛伏之疚孔炤在外鄉所爲同舌相賢者忽反唇誹笑此無他繇不真之襲取也真則必常常則能通乎倚伏窮通久暫之際如松菴先生眞矣宜學士大夫與其里之愚夫婦至今思慕贊嘆之不能諼也態子知蒙說方伯深居官廉介非有高貲爲是祠不丹楹不刻桷不

礱椽前爲門中爲堂後爲寢用春秋以獻登豆如家祝奉禮廳則已矣蓋孝子紹庭上下出戸聞聲之地而異時私淑君子猶依然見玄亭絲帳之遺焉是豈可以無記哉

平漢衛重修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廟記

漢興之初絳灌隨陸皆從高帝馬箠以遂功名而當時乃目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自太史公世家次陳丞相列傳同樊酈稍稍表見千世之下惟灌將軍有廟在豫章諸公英爽無聞焉若其季葉之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自大都以及郡國邊塞蠻裔無不有廟自天子以及大夫士庶人兒童婦女無不拜其廟而肅祗之若凜凜生者大率欽公武節其淺者喜談公勇氣摧陷無前其深者曰秉燭達

旦而已而公之精神正不盡于此也公降曹報孟德書曰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樹非羽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其辭曹書曰羽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必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既勒之寸冊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俟三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讀此二書其名義則孔融楊修之所以折

老瞞也瞞嘗曰死之日墓前署故漢征西將軍之碑足矣分香賣履咿嚅不敢問爐鼎是誰之故哉其文辭則左氏春秋華而不劌婉而不諂東漢以來范曄陳壽之所未有光武辭命孔明所與諸名士尺牘多似之絳灌隨陸之所不兼公兼之矣猶末也觀英雄者當觀之于轗軻折辱之時跡似委蛇立意則皦然不欺需卦之險其道孚貞孚則光亨貞則吉而利涉君臣朋友之義兩全無害蓋肝膽與學問合并公固嘗聞道者此不可以虛辭借

也若跳盪摧陷之材呂布先之矣秉燭以別嫌鄉黨自好者能爲之豈必公耶公之威震華夏鎮在荊州此衞荊州之西鄙也是宜鼓歌讚拜血食公于洞達之衢廟前爲棹楔其中儋阿翬飛楹柱有覺悉朱漆塗土木刻塑爲騎將門外二石突兀隆起不繇徙置遇每過而式之落成之日爲是記稱帝稱王稱聖乃後世高山之仰而皆公之所不欲受也今故題曰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廟備錄降曹辭曹二書俾覽觀者見公精神之所折衝也

北山表勝記

北山當鍾陵迤北本大澤緜川泂從復滑淡何哉有所謂山者盖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川以導氣澤以鍾美每能產化嘉材夫固彭蠡西南隅之平壤也凡諸平壤濱蠡者皆夷隰似低濰莽蕩漾廓惝而虛第用白圭堤捍之法障外浸不入歲登宜稻歲不登一望蒼煙白葦而已北山之壤雖平而岸迴欝映樹龍蓯蔽翳墟里相接高下凹修長薄羅絡坻阜蚍蜓浦漵交

輸灘溼宣瀉豈區區魁陵夷陸陪阿頎壤所敢望臨深爲高山所由名乎而支渠涇汜藪汚午貫河壖多張味勢不能堤捍外浸然田半屬隆阜亦無須堤捍也幅圓廣運徑以十餘里計關以三十里計而我朝二百七十年以來辟召入館翰一人中禮官甲科十五人南宮鄉薦十二人而既家絃戶誦矣水草之涓戴茅蒲遊牝牡謝艰留登川禽以薪蒸可耕可牧可漁可樵可讀豈非秀靈上奧哉其地脉由東南之雄嵐峯

而西行榭山麻山麻山之近者爲巴洛復自麻山而西南至琉嵓泉嶺皆臨川境泉嶺東北行至玉嶺而漸嶺盡之帳自上坊埗上竹林厚田揚坊渡水矣爲白沙皆東北行溯然一巨浸爲忽于北湖湃瀁中崛起宋家山大可百畝地形家所爲蛛絲馬跡也過水重蟠支幹是爲北山則逆勢南行者十餘里如蝌龍蜷蜒支幹自爲藩衛東西南北比汝水溝之三陽神浦爲朝山彖隔水朱衣又振盡麻榭源來水二百里句岜

襟帶洞陽淩其西日月湖盪其東人民皆營度爽塏之塲而聚之爲居麥跨駢羅甲第鼎鼎輕林茂木映蔚相依吾熊聚族當冠首諸著姓若繡錯河環在外而包納滙瀦在内處處可以浮船羣木秀長婁婁然其葉若苑蕩篠娟娟亦蕭蕭其陰相傳有北山十景見于先達之詩予亦有詠如青山古渡于平湖曲沱中突隆隆爲高崗厥土赤墳登其巔四遠之丹崖碧浪可挹可凭先王父大司寇簡夫公冢在青山之首焉家

後爲崗者三里外既戎菽木棉麻菓之種而諸樊
祖冢當雷坊要衝並稱吉土龍岐沙磧宛若遊
龍爲吳氏族居其上世所葬在涂婆崗稱雙魚
拜冢爲父子甲科之兆院春回身顧祖宋山當
龍之蟠旋昂準毋夫人王窆焉後沙墩積高爲
邏城登其上北望匡廬如垂雲康山南山几山
如黙金岐李岐岈岐如林勝國時帥辛敬築臺
守望所謂清果灣臺也前後左右幽煙細邈清
潭沉沉漾舟入葑菰鳩鵲鳧鼉鴛鵁鶄接翼

翔嬉霜鶴晨警細雁秋歸號其數千萬未已也
鶴山丹井傳爲旌勇悟眞人修煉處亦昂丘于
湖之中而梧山與卓嘴擁之若玦湖名大王塘
小王塘屬與顏家山際吾上世祖丘也視其兆
甚祥楓樹數株乃宋朝舊植山以伯顏子中隱
此得名汝河重遶在其北立于掫之司于龍頭
十景有龍山過艇即此程埠更樓徐壽輝之亂
吾家伯幾先生及里人樊明仲團結義兵處寨
址猶存梵寺長松本梵葉寺樊氏盛時廢之爲

屋今屋亦廢僅數株龍鱗矯矯溜雨干霄而已
大抵地在八九兩都者龍勢多北蟠至吾家三
里後則南臬鍾美毓秀收山水氣局之正西偏
之劉家山爲吾曾祖冢師公廟爲御史大夫祖
冢稍西南則舒文節祖冢與吾家孝廉祖冢皆
相望而官橋草絲一景則密邇三陽碧萋萬頃
瀲灩一帶丰茸蕪薈水陸通衢是御史大夫功
德也三橋鼎建即在羅渡高楓病涉處關繫野
涂沐之使無穢堤之使無濫康之使無坎瀕湖
之滋梁其出納之喙凡三所密緻堅牣僩僩孽

孽如虹飲水無梗行者予嚮也與樊中丞潘方
伯始議鳩僝語在津梁道路記中二公已不可
作暨斗湖之堤與北湖之橋當始終以河相之
餘任繕治作堅土界有吏之行子孫保之豈目
前塗飾是爲夫古者王政水地戒潦旬人具徒
川虞視澤梁畝人視洫遂水師監決塞雨畢除
道火見期于司里藪有圃草畺有寓望皆周制
也生于斯者被人和食地德罔宜隨分修六府

三事之遺以輔相化育而成嘉功山川之清淑
者神明守之惟士君子能節宣其氣毋使湫底
沉痺彼耕鑿者庸次比耦芟刈蓬蒿之不給誰
適任度外事耶是在子與里中賢三老子弟也

北山十景

青山古渡　龍岐泳市　青菓嘯臺
鶴山丹井　龍山過艇　程阜更樓
梵寺長松　官橋草綠　羅渡高烟

三橋鼎建
徵聘一人

熊釗至正四年鄉舉臨江路知事元末起義
兵解省闈保鄉里文學經義一時之望洪武
四年遣行人趙呂造廬辟召其命同館[illegible]之
校書典試仍聽致仕登年八十

甲科十五人
樊靜永樂二年甲申科梁山知縣歷編修
陳子倫永樂二年甲申甲科御史　樊鑑永樂
十三年乙未科左給事中　吳頎永樂十三
年乙未科金華知縣　舒顗
二十二年甲辰科供御史　熊鍊宣德五年
庚戌科廣西布政使　樊金成化八年壬辰
科山東運使　樊臣嘉靖八年己丑科滁州
知府　熊汝達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工部
左侍郎歷南京掌院事右都御史　樊坊嘉
靖三十二年癸丑科工科給事中歷遼東苑
馬寺卿　江和隆慶五年辛未科錢塘知縣
熊明遇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科兵部尚書
見家居　樊尚燝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河
南巡撫　熊人霖崇禎十年丁丑科義烏知
縣吏部主事
鄉舉十三人登甲者如右不重錄
舒頊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　楊潔汾水教

諭　高資感恩教諭　俱洪武二十九年丙子
科　雷鼎永樂十二年甲午科　李英正統
十二年丁卯科順天府通判　舒琫成化七
年辛卯科巴陵知縣　舒琮成化二十二年
丙午科廣州府通判　樊維嘉靖四年乙酉
科柳津知縣　吳濟川嘉靖十年辛卯科
熊應昌萬曆十九年辛卯科慶遠教諭見家
居　行張鳥萬曆四十年壬子科閩建知縣
熊文昌天啓元年辛酉科宜城知縣見家居
許應潮崇禎十二年己卯科見會試

世阡記

吾熊氏之祖宋以前自有名字載家乘而其昭
穆之系不可推也丘壠亦不可槩見惟自竹林
徙至北山昭穆可系存有三墓可表其一爲查
山一爲院背俱負甲而向庚爲北山六族之祖
一爲顏山負午而向子爲北山四族之祖覘其
兆俱甚祥語在各表記中廟前學賢公墓衍金
履木如鵝首之張其嘴焉留合形家法則爲吾
省上後族之祖最近則劉家山於居屋西偏平

疇戌陛臨水開鉗自生爪角穴在𨵿中水中洲
渚圓而聳者似印長而脩者似魚袋銳而有勢
者似笏似旗而御史大夫祖壠焉陽參逆收三
河之水西山朝夕雲霞動盪氣所鍾毓甚貴則
爲吾高祖正直公曾祖丞直公父子合塟之兆
負甲而向庚雖其旁寔纍纍可無論也贈司冦
祖簡夫公塟青山乃先子司冦公所手卜于嘉
靖癸亥襄事負癸而向丁河湖漫衍中𢌿起爲
高壠梟而逆行開太窩穴在毬簷之下河流環

麓麓外皮河有洲焉隆突而銳拜河中朝山三
里外𤃬水而掛朱衣古有記識是所謂北山山
表者寔其旁亦纍纍俱族人故壟今空羨處盡
以金購之不令再寔祖母羅夫人塋先司冦舊
並塋陶功之柳庄二十餘年矣明遇以奉先夫
人諦苦心講求塟旨始知柳庄大謬地脉麄塲
穴上寬大土色疏惡隨於萬曆壬子買關外之
鷲嶺山改厝羅夫人買白峰之油崗原改厝先
司冦兩地亦奇得之不費重購枚卜于形家法

揆準高下斜度規耒鵝嶺山得土金掛角之兆
來脉于平壠中墩阜相屬明堂拱揖如烏咮外
案內寬特案峙前無須牽合負子而向午油崗
則蟠龍蜷曲而自衛起太陰金星本相中開水
歷面太陽特案白峰爲貴人騎馬峙在午方龜
蛇擁抱水口作後合襟石山土穴膺中土色偵
理具五色文四週之石光璈如此璧非孫蘇合
穴後崑焉大金來氣而下令種松頗蓊鬱子孫
百世所當護封殖者也負坤而向艮土之吉氣

當塋時蒸凝於草莖者采爲芝夫芝之實乘木仁
德所及則生吾父居平寬然長者有度此其徵
耶先夫人王前一年辛亥塋龍岐宋山南來之
脈迤邐而西而北復而南悠遠延引作大金圈
格湖水瀰迤瀠潰曲抱者亦復作金圈河水四
週襟帶雙魚砥之而隆沙爲後郭穴底微有紅
沙一暈長廣凡如穴負癸而向丁此皆明遇之
所手披草莽精察負倚之勢備其制而爲之節
用妥先魄微愜本心不敢爲盈禮焉者也因識
其畧作世所記

東皇廬園記

余世居鍾陵之北山河端服分與蠡湖滙時際
夏水羨溢田既不入庸除房廡復漫聚族湫隘
地不能拓爰於萬曆戊申卜居會城外之東皇
構貴堂爲家祀奉禮所供高祖以下木主前爲
樹滋堂見賓客後爲寢亦有夾室階陛避燥濕
同儒者一畝之宮無所寫放不能爲曲室綴榭
便房窈窕之規積今垂三十年次第增斥臨池
爲濯雪樓藏書識制草亭醉所崇飾而竹林中
颱湖鄉鑿鼓其搘颱如廻雪別有亭連樓爲讀
書處植桂一本杏一本木蘭一本異蟲三尋之
勢赤鳶璀璨如香玉柚如斗橙如升春取其華
秋落其實因以之名堂貴堂之左相屬爲宅一
區顏曰之匹修埼廣之五中爲東風草堂取其
西嚮對青嶼谷氣吹息在者之意或曰何以
草亭如以昔則左思吳都賦中所爲石帆水松
東風扶留皆亦有之然可養作彼不在此經
嘗護朋土不無文納之彼雅擬於鶗鴂一二枝而

水土和演足以攝生溝洫環匝足以周衛不賁
鑿引而濬流紆徐浩衍曲屈者縈東用折而北
而旁溉潭中開膏沼渟滀深靚沼復屬溝溝復
屬千畝之洫元元混混溪鶩鸛鷗泛濫乎其上
羽儀湛淡隨波參差魴鯉鱅鯿涵咏唼喋舉網
綸纚可引可鮮以佐饔餼西臨沃壤畛畷無數
原隰疇隴泉隰與壄驅牛力耕耞可足食而暇
阜崒邃樊若屏蔚蒍樹宗生攢柯布垂茂倩青
鮮餘竹淋林苞衍抽節橙欒婥娟往往箐結鳥

不停羽翔者擇木雛者擇音俱得之坐檻臨池
不煩矮屐古巷曲徑之餘佃人農叟耦耕並耘
稚子饁饋老婦有儲蓄廬囷錯列也徑巷南蔬
圃頃畝緣垣而闢之西界曰觀圃佳木竦尋篁
篠穠風檜柘蔽虧牽亂藤蘿以為長溝有池焉
方沚廣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以浸潭柔
蔓嫣其昕芳細翰縣其池色景氣之撩人誠不
知所從也亭之于筠竹之中者曰綠玉峽有阜
焉雖不甚崗崒而開勢溥遠復亭之於衆木之

末署曰松濤花雨西山南浦剪樹以覜覷之者
招而近河中挐舟者擊汰聲入几席間出豫娛
神臨眺遣放舒寫適意亦坐檻凭欄而得之不
煩移屐也下爲書帶草堂別有記古樹冐之炎
夏無日影入則歛扇亟欲御縉秋之既深樹菊
數十本煌煌扈扈椑橘之實摶朱剡綠雖朔氣
明霰飛雪凍雲之候而芬馥或郁猶自不減且
近市朝夕得所求四衢之街冠蓋習習蒸徒莘
莘又非深巖迥谷之比屋後豫章二本擢根千

雲輪囷亂蟠登郎誌所載松陽門外之樟耶物
備矣歲時社蜡亨羔豚祀於奉禮之廳與父老
飫坐彈歌大極野人之致庶幾康衢擊壤之遺
乎夫高下下高如繁臺兎園司馬相如且自免
以游則以有好士者爲之招諸王家之侈泰不
可問固也而今之以儒素起者稍有貲入亦置
歌堂華軒極王爾般輸之巧窮山澤而羅禹貢
之鉛松怪石搜具區之產以效夫高嶠絕嶨使
樂雲從案署不移徙以明一時之得意其與

何而誨淫啓汰身受其累而不覺余心之所惡
亦力之所不能也君古之石戶漆園非不翹然
出蕭寥之外不可方物然饘粥不繼且郄覡果
以爲名高此于孔孟中正之道又何如哉余則
僅能於日用飲食中因之而已矣爲作東皐廬
園記

觀園記

余東皐一枝之居鄰乎甕城在澬城松陽門外背
市臨田渠水環匝竹木蓊蔚柯葉菴藹鍾美占勝
距今垂四十年祠祖禰長子孫其中奚居左有隙
手植花樹松筠擢本成陰雲日蔽虧闌內外畝鍾
之田溝塍刻鏤原隰龍鱗秔稻穲稏綠亘短垣廣
輪二三里搆綠雪樓以貯書籾備圖史不必漫言鄴
嬛宛委書帶草堂待燕坐筆聚精良不必言韻射
西室抱膝長吟無嫌偪隘所種竹竿千个孚尹之

色琳瑯之韻寒燠早暮紫氣丹霞羅歷籠蓋儼宇
經營爲綠玉峽爲春塘館爲囷非倉以儲穀爲井
幹闌以扞牛豕皆余所位置方池連屬蘋蘩蕰藻
菰蒲葭菼無不暢茂猥大鳧鷖鷗鷺鴛鵲鷄翠以
時飛鳴宿集春雨夏雲秋月冬雪茂對時育靡所
不佳蓋自萬曆戊申至今尙不過望雲物大不過
容宴豆無土木崇高形鏤之美出而征藏而修息
而游靜而聖動而王樸不陋華不靡審曲面勢因
山水之體性遠城邑之紛囂穀取諸廩鮮取諸池

食品取所樹畜無幻人蔺子之戲無聲色狗馬之
娛無市井猥鄙邪竊蚩眩之務無淫朋比德沉湎
號呶之過無敖辟喬志飛鳶墮鼠之患門耕以釣
以薪以蒸以筏以杠以藍輿乘以蔾杖步以縣几
憑以胡牀坐以麈尾談五朝邊歷三事登痡平陂
險夷此園顥氣精英吐欲咽吻飄揚襟袖日涉巳
多可以觀矣業題之曰觀園爲著其說語在華日
樓集中余攝官南司馬霖兒將赴水部之任坐妒
歸省倚閭因拓園之邊幅黄石取于雞籠白石致
于西嶺青石裝于分寧脩直簡賤不過百金累堄
積蘇以爲營宇臨坻注壑以爲沼沚椒樧茅茨以
爲藩衞臺如匏居堂如橘齋橋如蟻芥獨新桐初
引岸柳長垂鈴還齒齒成文古山茶老桂樹偃蹇
連蜷枝相繚也臨高阜以亭萬雉之城七級之窣
堵波一一如食前登豆西山捲雨南浦飛雲將取
諸几中無厤耳田更禍爻牧兒樵叟共較晴雨鳴
鷄吠狗春鳥秋蛩果蓏稻粱土物恒產耕稼畜字
倦業經營昔人所爲荷簡之田不貸之圃殆此類

乎又何羨乎平泉午橋鴻臺兎苑耶客曰園以觀
名云何曰是在于易易卦有中正者觀與乾訟離
益姤巽凡七觀从雚从見雚巢居高大士人覩其
飛鳴止食以占晉變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居
土上觀卦內三爻初六宜和光守黑若嬰兒之未
孩則有童觀之無咎六二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
見天道博觀劉覽則無闚觀之醜六三度德量力
或席珍待聘或式穀爾似功不必自己出則有觀
我生未失之道外三爻六四貢士之禮王獻賓酢
明試敷奏利用賓王國之光矣九五省方設教同
民出治令聞廣譽布于民施于身因人觀己是爲
反觀以己觀人是爲達觀觀生觀民君子哉上九
功成身退雖不當事任而漸逵之羽可儀在陰之
鳴可和門有白駒郊有六馬豈以位不在我竟賑
豫之吾吾而恐恐懼觀其生志未平此之謂矣受
臨者觀臨之爲言大也大道不器大匠不斲大旣
不豆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而天下之大

觀在焉受觀者嗟盥噬盬之爲言合也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音希聲玉韞珠涵善價自至可觀而後有合而天下之大合歸焉大抵爻不中正我以中正用之無不吉以不中正之人而用中正之爻焉能免咎周史之筮遇觀占吉繇豈非觀古之人耶是園也吾勤垣墉吾子塗墍茨吾勤樸斲吾子塗丹雘又合于周書梓材之旨矣獨易云乎哉

逍遥閣記

福寧深山爲城巨海爲池以州治而繁重視大府左方與島嶼倭羅直號稱閩中北門置水軍三千衛士三千步卒半之治兵使者奉

璽書填厭其間等威視幕府然群山自東既斗入海不當車馬之徑層峰矗矗隔阻冠蓋前使者率以爲偏鄙不欲久駐視陋而居會省之巡署爲常五百里遥制稱不便熊子于是弭節欲素得軍吏拊循之餘閑清閒放衙之後鮮所事事爰就署中隙地搆木爲閣閣高二丈廣半于高糜白金十五兩顏其上曰逍遥下曰山雲海日之間有客望而笑之曰巢我謂宮也無沉沉者謂榭也無亭亭者如太倉毆粒如潮汐浮漚其何逍遥之與有而子張之也曰天下官署臨城衛近市奇得見山即見山而山入于城亦魁父之丘耳安所得千仭嶻嶪如是山之龍首嵐飛泰母之瑶壇雲出霍童之丹井也者又况坐檻敞櫳而南溟鵾之背北溟鵬之翼皆歷歷耴諸眼耶夫體者境之住也用者心之道也境者天之滑也心者人之揆也天者宇宙之圈也人者古今之弗也通住爲一天人如環圈串無涌直寄焉而已矣葛廬之幽也以才顯玄亭之寂也以文著平泉之麗也以功章

午橋之勝也以望表故自其至大者而觀之宇宙一粒也今古一漚也自其至細者而觀之一粒宇宙也一漚今古也吾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惡至而倪大小耶善夫漆園吏之作逍遥遊也即繼以齊物論吾何不可以名吾閣

鴻雪館記

鴻雪館熊子秉徽之定居也軍衛五千戶地槩鞠圃蔬其東偏而翼幕官之左者最爲占勝置棨以縣眡以景對鶉尾之風車而桃歲星之淸廟南山交車戟其前兩端高先常有雲擁諸雲見以五色合郁郁紛紛精白則陰澤密則雨深頳則霞蕭索則風早夜嵐帶峯要疏越而動盪則霽五氣備矣熊子相而樂之乃問材於攻木之工直不必繩大不必棟衡不必梁靡十金而山虞之掌若爲貢楨

也問礴於搏埴之工模不必埏旗砌不必白盛堊不必蜃灰靡三金而段氏之鎛若爲効能也盖屋不必榱桷竹竿三千个个規以寸靡三金騎危而縱橫縶之猶椽也藉用白茅三百扃不問草人諸馴纘負擔相屬于路靡四金乘屋而鳞次結之猶陶瓦也上階三等拾河中砥礪爲甃磊落而疏理若編貝若貫珠庸賃作力之人以日計食所靡無幾猶不延也前爲門塞門立土而塗附之若傅賁垩中爲廳深廣丈尺有咫後爲室略與廳同吐水

之嚮何已而漱之護屋之垣同互而巷之讀書之扃肅客之座無所往而不見雲山熊子自謂鴻鵠巢於深林此亦一枝矣客則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既居之矣因署其館曰鴻雪客有問其義者曰是在蘇子客問曰漢蘇子嚮雪而繫書鴻是宋蘇子亦有飛鴻印雪之詠子必居一于此曰皆是也漢蘇子以節顯者而鹿鳴野草晨月秋蘭諸什爲十九首古詩之祖開建安黃初所未有作詞人互言祭洒節而文者也宋蘇子夫人而知其文矣留

漱楓桐于脩耳千古之下頌文忠不襲交而何當不節哉客再拜以復曰　新天子及大曆將必讀上林之書鴻飛遵陸于汝信宿請爲子賦九罭之三章熊子曰王臣如天之福獲涉冬以歸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余則請賦采薇之末章于是相和而歌鴻鴈之二章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以媲美于成周中興氣象之盛

東山草堂志

東山草堂熊子題膠州大司農高公硜齋之堂而書以顏其堂之中央者也公爲御史有直聲天啓末以璫禍罷歸崇禎初起而復沐至辛未壬申間乃顯遂丞都御史遷侍郎大司農之部時有璫監部事列公座則正席中央然亦不恒至會公緩任璫喜得臨公爲寵公是日竟不登堂僅于燕寢署文書而出璫鄂不懌銜切齒熊子正攝官司馬門殊服公眞有趙艮寒心袁絲變色之風操乎熊子

時以調遣胡漢騎平東牢頗不協于山東諸公宗者曹起而刺之得旨解綏瀕行之際惟公有知巳之言相慰藉居無何公亦以它事削籍去或云爲璫所中也彼此杜機林壑十年所矣壬午熊子召起南司馬癸未公亦召起南左司馬彼此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以共事一堂爲快居無何熊子蒙恩賜歸公適正南司農之席瀕行之際公與南都御史貌山張公攜酌私署爲別公出所藏唐楊凝刻相賞見署額所臨董宗伯書體肖二公供索書乃

書經德堂似張公東山草堂似公書成不覺自笑爲優孟衣冠也公曰於義云何熊子曰吕氏春秋禹東至摶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攅天之山此大言東也左傳蒲姑商奄皆吾東土此小言東也茲所云東舜分青州爲營州營州者近是然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并抑又何異耶徵信莫尚書若則有禹貢濟河兖州海岱青州山則泰岱原蒙羽嶧之眾泰萊川則汶淄濰泗膠沂公所居之堂爲膠東國分野青州則岱萊一帶

之千霄拔地者何莫非茲堂食前之豆耶雲霞沃蕩吸秀于扶桑日月出入噉光于渤澥詩書耀伏生王吉事業畢晏嬰管仲學術兼蔣沆蓋公是取于高公之堂至于孟軻稱孔子登山而小魯詩人歌我徂東山以美周公周公孔子吾輩非曰能之乃所願學焉彼世人區區倦言謝安東山之起者豈足盡公志也哉

菉軒記

平溪嘗楚之鄙路俗儉鮮藏蓋郎紳衿之家堇堇量嘗以足更賁不能汰也以余居停之鄰有袁生鉉者蒙父金堂君之故而因其遺豈非彼所謂遊閒公子耶然其囊甚垂而好客自喜兼喜積書余脫身遊至此借書以供篝燈獨能不吝不窘余殊喜之乃天性疎佚讀書略解大意苦不肯竟學儒生俗士竟學苦者亦不能多出其上惟日馳逐于少年之場一市人頗笑其所爲而立義感槩尚氣

矜諾不顧問生死利害則猶節俠君子之所收也楚俗鬼嘗見市人奉木偶奸詐設財畏若神明生不憚奮臂驅之往惑者如大夢得覺此亦足以覩矣而余復時時强以繩墨之言術不能終無所聽則三復於大易白茅無咎之文歸正于孔門百工居肆之論就於室東南隅飭書屋三楹二楹蓋摶埴之工一以草藉蓋者各修二筵廣二几藉者修度以尋廣度以步土木素樸塗無丹青被無文繡以白盛堊牆壁而已僅有竹竿百餘个猗猗如也

菁菁如也疎密成蹊逗入南山風雲之勢莪莪如也葎葎如也臨臺之軒庳而見山臨竹之臺廠而見月生將奕於斯飲於斯而室中所置古今文字生將無讀耶余是用命軒以菉切磋琢磨古之黃耇修德問業如此其進進不已也况生方盛年乎說在淇澳之首章矣

藹園記

藹光祿伯玉少年時閉門距躍專精趨學舉業妙天下猶攻苦不輟或調之曰子攻苦如是志將何欲伯玉隨相視而笑曰鄭家有園不啻司馬賦中根丘陸洲劉向嘆語咸唐兩館非讀書至大官不可得坐是不輟攻苦果也以萬曆丙辰雋南宮卷爲本房冠首偶病未能赴廷試移歸歸而讀檀弓淹次里室至壬戌始成進士除大行人昔陸生以使越之裝徘令居于奵時伯玉遂使琉球爲忌者

所中忽坐左遷又歸而治產力作與童僕同苦樂營第稍饒不藉大官與出使橐中裝竟有鄭園矣時時極意經營高高下下甘心散秩天涯春明每過章門作色相矜稱引其園之勝乃有客自吉中來者曰伯玉之園殊不似閣臆朗跡野廟似豐廡村莊余笑曰牛李官大方有東第平泉伯玉第二十五年皆散秩落拓强半家食買石栽花開池構屋聊以消牢騷强作英雄欺人語耳壬午余從田閒起爲兵部攝署吏禮伯玉始以大官承旨祠祭

調考功爲郎相臨者一年癸未秋余得賜歸臨岐
時伯玉又矜其園索園額爲臨董宗伯蕭園三字
似之又索園記余笑曰須君官大乃便奮筆適一
年甲申秋九閱除目伯玉晋光祿少卿登等太常
大官矣遂搦管而爲之記曰古之談高致遠神者
或在水一方遡游遡迴莫得而從焉或在空谷皎
皎白駒莫得而縶焉或在空同之下風莫得而拜
焉或游五嶽三山影響莫得而即焉區區于籬壁
蹊程巧致功位置妍雅被飾華整爲事則卓王孫

一邊鹵田池射獵擬人君而石尉金谷巨麗乃從
牧守剽遠使商客致富皆爲之何足齒數莫若漢
陰丈人抱甕所灌彭澤陶令辭五斗所鋤爲有致
耳是園也政以其曠野似村莊方成伯玉品局伯
玉有石癖自署醉石主人矣然不過故山所產取
其重大古拙者不必有仙鞭帝碁督郵袟廪君舟
昆明鯨零陵燕陳寶鷄也然積累餖飣亦有陟有
英有嶠有崪有罰有密有盛有隙有嶞有扆有嶂
有隆山體備矣四面而課其草木禽魚臺池則揚

翠葉抗紫莖發華秀挾朱榮煌煌邑邑錦鱗可餌
而躍言鳥可狎而語鹿麛鶴子可馴而摟綿槿以
爲藩圃構木以爲匏居粲杌聊足巢燕閣榭几備
藏書園中之觀止矣惟是觀于園外羣峭葱蒨無
不造天下蝍萬家之邑棟宇鱗次林薄原疇商舟
魚艇稍似淮南雞犬武城絃歌耳此又衆人之同
覩園不得私其美者也或曰光祿蕭姓園以蕭名
將無同梁朝寺號乎曰非也孔雀楊梅舊有雋語
漆園豈漆雕開墅耶天官書昴畢之南曰咸池其

西旬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苑甘石星經又載苑
下依烏十二星曰天園苑以蓄禽獸園以蕃草樹
蕭園草中易生者而小雅歌之曰蓼彼蕭斯零露
湑兮天子美諸侯寵光壽考皆取興焉大雅歌之
曰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宗子祭家廟迎神歆帝又
取賦焉以此署伯玉園簡而文典而中矣遥想伯
玉此日必心口相語曰吾今列九卿非復二十五
年前侘傺可令吾園林憔悴傀儡笑岳嘲頻孔德
璋移文乎其假司馬長卿諭告巴蜀節便道反故

鄉即不敢煩縣令負弩矢先驅庶幾令吾閩𠑽𢇁
飛躍寄徑章門定先登熊閣論文熊子恐至則索
文逋因閣除目之喜其夜即吹藜作是記時節臨
霜降仰觀玄象歲星正守天閩也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經說約叙

易經

易道一時也至信莫如時至易莫如時君子明時取諸革革者天地之易易者聖人之中也時客移于寒暑晝夜不能離陰陽爲運其運無象卦一畫而象見矣八卦以天道言六十四卦則屬之人事

一陰一陽之爲道率之于性爲健順自本體也剛中順所乘中健所即本體即功用也乘剛與過柔乃氣質之偏卦之所以拳拳致教者中而已矣而要于退藏守正爲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時爲中時則無過與不及也此聖聖相傳心學僅占而巳乎占爲下所以古無非上象爲顯所以象無非微道器不分聖凡共貫晝初有始畫後有象晤于晝前之無始無象斯可矣

書經

讀虞夏商周書道統治統盡是矣自欽明畢贊精一傳心帝王敷政立事惟敬是主而事天法祖勤民則其綱也書皆天子之事不及列國而終以費誓秦誓何孔子于魯宗國也錄費誓與作春秋之意同錄秦誓或有謂繼周者秦聖人若或開其朕然與否與

詩經

古詩章三千孔子刪定三百篇與羣弟子絃歌之可以爲約矣又何約焉且今經生宗朱詩爲制舉

業爲指南詞達無待于說獨說詩家自子夏作叙韓詩外傳以來無慮數十家而釋義以智外馳即鳥獸草木之名多未歸一宋儒訓詁微漢儒爲之剡能師心獨創耶祭先河後海元本也吾家世治詩于詩中之意意外之詩有一二得心語便者之楮穎然不欲汎濫誇多守其中而數不窮約之義亦大矣哉

春秋

周禮天子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

冊小事以簡牘而已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氏曰其善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董仲舒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胡安國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度之有斷例也今時列於學官爲士子制舉先資獨宗胡傳左氏公羊穀梁亦恭觀焉乃說者有祖晉范甯之論者而曰左氏失也誣穀梁失也短公羊失也俗漢劉向父子獨宗左氏欲與左學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

可與持論雖不一然皆經之翼也愚不自揆約爲書詩三經已取四傳互相證嚮間發以管見曰春秋說約或曰春秋一字褒貶既已約言示制矣又何約焉曰愚安敢約經約說經者也蓋說經者以智舛馳一切穿鑿附會恐未必盡得聖人之意遂有以刑書目之者嗚呼聖心與天合謨豈苛刻繳繞如諸說之紛紛異同哉君子惟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可也

禮記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古今言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抑何其取數之浩繁而無紀耶夫禮記業列於學官矣與易書詩春秋並稱經以取士然易詩書春秋皆聖人所論著刪定而禮記實漢儒戴氏馬氏之所輯說者叢諸家之腋而孔門之唾也故文或蕪複而少簡嚴其中簡嚴者則眞聖人語而所引孔門答問亦與論語逈異頗似稷下裒談漆園寓語至月令乃謂自呂不韋客狗河汚經而王制又漢文令博士諸生漫作豈足

鼓吹休明紹隆經緯故宋紫陽朱氏欲刪定三禮而成一經我明弇州王氏欲取周禮儀禮暨論語中問答屬禮者審裁令記之簡嚴爲眞聖人所論著定爲一經然皆有志未逮夫自弁冕宮室之制與惇庸典叙之義起至周而損益二代度數等衰自有可追想其盛者何必如今記之汗漫然今記中雅馴者咸在其中矣愚約四經已爰錄禮記之典則溫麗合成五經之約聊爲後學奇徑俾覽者不苦于數乙而古聖人度數等衰今並釋皆可習焉而已矣不能別有所說也

徐巨源四經箋序

在昔西漢表章六經以得列學官爲顯于時號令文詞煥焉可述故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沿至于今樂經失其傳春秋一經則吾夫子手裁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後儒雖擅才淹識與學精辨自左胡公穀外何敢輕持蒙焉惟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易又子所絶韋編而讀者學人既專以經業凡搜引採掇闡譯敷述自分

内事余睹徐生巨源少負異稟于九流七畧之書無不緯經條理燕總釆索而獨于易書詩禮四經牆摭其佚累暢疎融釋發舒己意不襲前人一語而稽據精覈有倫有脊以其藁示予展閱數四不能已遂不覺喜躍而爲之序曰易繇宓戲氏始作八卦綿絡天地文王附六爻周公爲之詞孔子錯其象而著彖繫文言以發陰陽之藏定萬物之基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漢儒傳說施孟梁丘最著以及服光楊何段嘉京房之

屬凡十三家書則上斷堯典下訖秦誓夫子之所敘也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大小夏侯之屬凡九家詩六家毛氏爲著云是子夏所傳而浮丘伯魯申公齊韓嬰輩不可勝紀禮十三家經三百儀三千曲臺明堂篇什未易殫論高堂生傳士禮而魯徐生善爲頌后倉說禮數萬言戴德戴勝號大小戴皆繇武帝設科射策訖于元始傳業寖盛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

餘萬言表章之功于斯爲盛彼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者矯激偏枯之論也或曰漢儒說經玆多于是矣後儒復有說不駢拇而枝指乎曰義理無窮經豈爲漢窮耶西漢易志十三家隋志六十九部唐志七十六家宋志一百四十家西漢書志九家隋志三十二部唐志三十三部宋志四十三家西漢詩志六家隋志三十九部唐志三十一部宋志五十三家西漢禮志十三家隋志一百三十六部唐志九十六部

宋志六十四家經無窮說者亦與之爲無窮數千年來端藉六經治世世乃不亂經正民興說經者豈不多多益善哉　國朝昭至德開大明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設科取士經拔之儒抱一經取青紫多至大官而治民事神規天條地臨中國撫四裔經術以經世務功莫大焉士有離經畔道者則樵夫笑之而憲典亦罔赦謂宜說經家部百倍于漢隋唐宋也然自墨守宋儒章句集註演繹爲講章訓詁作制

舉羔鴈外殊不見精研窅探博稽微諗特立議論頗門自耀者巨源斯著統攝華贍兼總周詳網羅放失發前措所未發而持論恒根圖象有據是亦　熙朝一偉業矣嗟乎漢儒守師說人持其見立議巧慧諸儒不能難劉向傳五行而洪範夷于術數許商妄自標榜公孫弘學詩広目以事轅固二戴講士禮而不及天子諸侯說者謂禮之衰楊雄太玄擬易似吳楚之君僭號則何若折衷于夫子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約說之易蔽于讖密書蔽于敬專詩蔽于無邪禮蔽于忠信博且詳焉累世不能殫其蘊隷首不能數其篇然徒貌經明不覈行修雖多亦奚以爲巨源斯著予取其不勦襲陳說亦不標領新异次敘整齊直羽翼乎游夏之傳焉與時鼎列于學宮可也

史記章約敘

司馬氏父子疇官抽金匱石室之秘作爲史記所取書皆古之遺也刪裁組織而以其才潤色闡弘之成一家言其所爲文辭與所載事直焜耀千古後之作者必宗焉至于今家傳戶誦矣余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迺於縱觀之餘命筆檃括其終始間斷以己意或全篇如史斷或點次原文於前而後爲小論或簡略其辭章以會其度要其不詭於聖人約五十二萬六千餘言爲十三萬餘言俾學古文直行書

者閒卷知黃帝以來至漢太初閒故事無汗漫望洋之苦曉然於是非得失明其藥可以資博雅綜其實可以論前軼譬之於水近者爲涔坎滿遂遠者爲經瀆沱汜合流爲川湖淑浦而大入於海若浩浩乎不可窮實悠悠乎可分可合也蓋於司馬氏所自贊與班氏評騭之語互相證繹而非偏措人苟有所見何必襲述附離哉夫三代以前皆竹簡蝌蚪漆書故古文勢不能繁而渾噩之氣雖窅尚留秦變爲隸字畫趨於就易語言簡嚴日就務

頤漢以後變爲今眞草行書毋怪乎說經說史家部汗牛充棟也茲約其章而事與辭詮次略倚發明義理不敢以私智舛馳亦庶幾存古之意云

歷史綱鑑補叙

居恒每謂域中有三大天大道大史大史蓋乘天之運秉道之公維持名教于無窮王侯卿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與萬世共觀之濊戒凜如袞鉞乎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凡辨法者攷焉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四方之書內史讀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

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不得與目典制抑何其隆重哉周中葉失官列國亦各有史不統于一孔子乃因魯史脩春秋于平王已末四十九年魯人立惠公之子息姑是爲隱公元年始載筆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訖敬王庚申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時因道不行又脩詩書詩多存周綴頌商啓書則斷自堯典訖秦誓書即左史之言春秋即右史之事而今皆尊之爲經蓋聖人法天尊道以乘教豈學徒能贊一辭哉惟司馬遷式尚書起堯典作五帝本記實黃帝高陽帝嚳堯舜而三皇覺夢存亡之世則不書訖天漢而止左丘明依春秋爲傳與則溫麗今並稱左馬膾炙儒林矣自是班固前漢書詳整有法度可與龍門差次稱盛范曄後漢書詞語溫潤雖太樸微散尚燦如可觀以後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十九史汗牛充棟僅紀錄當時之名迹耳然皆分部揚鑣各依朝代求折衷于孔子之尚書春秋自黃帝八年訖今七十三甲子集成爲帙俾四千餘年人事若

指諸掌則戛戛乎難哉惟宋元豐七年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衆考群書評其同上起周威烈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下訖五代蓋光與劉恕范祖禹及子康所編集光自出知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合三百五十四卷然遜續春秋之嫌不敢繫接獲麟敬王庚申後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二十有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乙卯崩威烈

王丙辰立至戊寅冊三晉垂七十年矣朱考亭熹
就資治通鑑爲綱目綱師春秋目訪左傳褒貶極
其嚴正而楊愼冊鉛總録云綱目乃朱子門人趙
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朱子手筆故文辭遜于資治
云然班馬巳降世會自不能爲先秦兩漢但論義
例主意文辭焉可求備哉至威烈以前曼遡泰古
五代以後更歷宋元皆出于通鑑綱目之外非有
徵信何以流傳幸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
木紀止周共和蘭溪金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

止威烈宋則丹稜李燾有續資治通鑑元則四明
陳桱有通鑑續編至我　明商素菴輅有續編宋
元綱目而萬曆間攜李袁君黃世稱了凡先生者
高第甲科爲郎司馬門枕經藉史黼黻河漢和合
諸公之所纂記聯集于涑水考亭之前後名曰歷
史綱鑑補刪煩就簡事備而文約曰紀曰編曰鑑
曰綱曰目欵識攸明乃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曰經
曰傳冠屨無倒史以己意爲斷立論多奇不盡落
宋儒蹊逕比于蘇紫溪濬李九我廷機之刊行于

世者似覺有進焉者矣嗚乎作史貴擅三長讀史
尤須獨見鴻荒以來循蜚因提禪通疏仡諸名氏
或繇子書寓言而談天紀曆强半譎讕荒唐事受
曖昧之誣功成罪過之案南董以後多曲筆公穀
以外有深文冠圜冠襟大袑以喉脣持槧尚論千
古者必格物窮理參以識力而後齊諧稗官有所
衷嘖室徂丘不待闢而自服矣脩道立教法天之
雨露雷霆以勸懲萬世此願學孔子者之責也

沈明澹刻管子全書抄序

黄帝老子萬世李法兵法之祖覇者之精神也仲尼之門號稱賤覇而望尊猶龍嘆深披髮則陰重其力而顯詘其名奉天而巳矣天垂象大角帝庭左角李右角將廢兵與刑雖五帝不能以爲理況三王之後乎王之不得不覇猶帝之不得不王時爲之也孔子惟不違時故用則爲兩觀夾谷不用則爲春秋今儒生迂濶口談王道徒沾沾剽孔門賤覇之目儻易地而處必見玩于黎國聞人掌股中刻曰罔商之俘其兵之也而不知孔門之貴王而賤覇傷時之降也管子一書治國理民經亂扶傾萬世言李言兵不能出其範圍而歸本於仁義中正荀楊之所不敢望況申商乎逈其精微要在畏事而忍詬不自用而用人上合桓公下合甯遬弦章隰朋東郭牙王子城父諸人以成其爲管子故法行而民不驚兵行而農不易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諱寔黄帝之大矩老子之貴因而默合于造化無爲之成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吾友沈明澹氏痛乎内多事而喜事者隣于脩能耑偵者隣于斷割乃旁寄者舉飲酒市人奉之如東郭王子爲者敗執者失天下其何賴焉因刻管子書抄删引釐正備極苦心豈區區儒生佔俾助耶明澹感槩義俠毎談及忠臣孝子輒流涕直言之聲著于鵜鴂氏之署一守方州一守大郡儉幹有遺愛少學擊劒喜活死士今雖老慷慨如壯夫此所以抄刻管子哉

名臣傳約叙

居恒謂士大夫誦詩讀書致通顯自當尚論于古而知其人與世臯夔益稷伊傅周召在謨誥中者於戲夐矣左史所記單褰佚仲僑肸之倫其言與行即不必盡合中庸要有裨于匡時悟主而總以忠信廉潔爲品行大端漢唐以後雖雜霸其卓然可表者甚多宋名臣言行錄頗猷人口然亦宋名臣言行耳宋以前事業具在二十一史中通鑑綱目既列于學官國門書肆皆購而讀矣惟　明興

光嶽華夏樸棫薪槱至今垂三百年其開國靖難遜國禦戎定變忠諫觸權守正理學文章卓犖魁碩之彥豈不貫珉琰而昭日月哉然金匱石室之藏學林所不得窺目不過憲章錄吾學編與弇州王氏剳記紀蹟李氏續藏書治世餘聞古穰雜錄鴻猷錄國琛集諸野史是非各以其意引事雜錯人各數篇無慮百餘卷泛濫而以誌狀刋史料說不可讀載亦汗牛覽之數乙不能竟竟亦隨忘致諸公之名欲章而愈蓋異時何以徵信乎且萬曆以後未及入殊屬闕典竊不自揆歸田多暇取各名臣紀述條言之約千百爲什一第表其姓字畧見梗槩間有王李所逸者如新鄭蒲州宜興之類則爲增入其瑕瑜不掩者附見如績溪靈寶安仁之類乃正見者亦自有瑕瑜如東鹿濬縣璦州鄞縣之類未盡爲名也王李所筆止于萬曆以前令通籍四十餘年當事諸公具耳而目之自元年癸酉至四十八年庚申止謬自托于見知亦但畧具梗槩爲異日金石之鈢蓋論祁定而辭宜微安敢

刻覈太至然汗不至阿其所好啓禎以後事夥人衆進退用舍生殺予奪之間未可輕以簡牘盡不能不俟于異日也

平溪志要序

熊子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圖以周知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之利害凡山林川澤司險達其道路而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自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禹敷土下方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以來至周始爲詳備矣故君子入境必采其謠俗風聲與其氣候寒煖生業息耗凡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守先王不窺牖戶而制天下之道也　明興煙火萬里車軌書文靡遠不屆業有一統通志行世蘭臺石室不憂文獻無徵而下自郡邑以及世家大族亦莫不有記乘之可觀皆異日正史千狐之腋也獨平溪衛舊爲西南夷荒服地元宋以前鑾落薦居洪武間開設軍衛通滇池直道荆棘新剪求問所爲名山大水勝蹟先賢已付諸風雨溟濛矣不有乎獻文其何觀熊子之至于斯也惄焉有憂之遍爲搜訪僅得鄭孝廉維藩志略一草稿繕寫未端魯魚相亂掛漏既多而所載今文皆非雅馴其于古文繫歸漆合然猶炎燼中之發靈光也檢閱數四黜其蕪冗核其不經復從荆黔他圖史中稽括掌故語必不牽而合者乃錄庋他年獻徵于文大加刪潤則茲衛控引荆黔以達滇池亡慮萬里一綫要害若天上朱鳥員官非朝廷緩急無關之地豈得不比于文獻之方耶漫記數款字曰志要如其鴻富之業以俟君子

學古適用編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誠聖人萬世不易之至言非以自道也蓋唐虞授受精一執中之指治與道相統矣益稷周召用以經國綸化宣序平秩濬澗備闡譯不無損益學在其範圍中至春秋戰國及兩漢之豪傑名跡大備矣試取左國史漢傳記讀之其所論建規措汎指一端必於義理事勢天時人情曲當而直行之其謀老其事壯取效則光被蘇寧傳又強圖似乎古人聰明之所裁法今人不能外非不能外其聰明也事理時勢竅會既中猶方圓之不能外規矩也亦宗璧　本朝名賢設施同乎漢以上者無敝若創於專巳即一時有獲甚久必窒學古非以守古此吾年友孟諧氏之名編期於適用爲貴耳孟諧同余第辛丑稍長余數歲精覗氣力直欲與古人齊賢槩自爲方公中爲圜宦履出入拯屯爲亨與余鼎不敢數南都長干佛寺諸同年讌敘後今歲星不覺一周

憶余謫戍夜郎時孟諧以使舟過九江三百里外遣蒼頭持緘款華門不及達比余奉
詔還家人子爲余言而感可知也溫寒之際柯葉無改其行古之道乎即微可以概其大矣傳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何者不繇學古入未聞以政學者孟諧茲編使士大夫皆學而用之視巳成事習吏如金之在冶良工爲範如木之在繩大匠爲引又如盧扁爲方者宗凡醫獲其證治準案則箴石湯熨爲三分五分之齊用以審診起度量合色脈豈不俾今依據視貿然望切何加耶今日吏跡之衰有不甚聰明惘惘者隣悶悶有甚作聰明察察者歲鈌鈌安得深慮大畧知化之士讀茲編參而伍之神而明之斂智名勇功以輔萬物之自然使天下國家之治猶一身之治而不知所以治即一世爲唐虞三代之古可矣何兩漢以上春秋戰國之古之足云

宋宗子固宗子文兩先生遺稿序

南昌之宗郡中推爲名族盖自宋中葉爲儒宗忠簡澤致身匡扶正氣光蔽天壤與岳武穆同休烈今兒童走卒無不能口其名子乃宋之季葉有子固子文兩先生其曾祖源實忠簡從兄弟也源生德德生政卿政卿生兩先生俱第宋壬戌進士各以貲授官亡何宋不祉爲故元之世兩先生遂遯于荒野潔身隱矣元世祖網羅遺賢留夢炎程文海輩交薦子文不可屈逮置

獄三年始釋遂兄弟擬古之高蹈亦匿脫死如毫毳耳今四百年光曜晻而不宣郡誌止載子文于忠節而遺子固兩先生生爲宋臣耻食元祿返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完名全節可抗忠簡則誌以存其號祀以顯其魂是誠有心世道者之責也幸皇天與善名賢之族苗裔茲茲今有爲大鴻臚官屬者有爲督學御史者爰採錄兩先生言行上學使特祀于宮墻郡邑公論翕然稱快舉而鴻臚君又于蠹魚之剩索得

詩文若干篇屬熊子序其端語云士非玉璧誰者爲價文章氣節必表諸柔翰乃可千秋里中後學何敢以不佞辭盖嘗讀易之遯卦九五曰嘉遯貞明夷卦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兩先生侘傺革命之朝遯雖不足稱嘉而全名爲嘉箕子被囚後見訪陳疇以時有周武之聖胡人主中國冠履倒置可同日語耶則兄之不可得而臣弟之不可得而屈風聲皆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夫顯位貴榮尊高遂大何時無

之惟是身不再辱扶無所逃于天地間之義愧莽大夫光晋處士比肩于三閭兩龔豈凡所可及哉班史云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爲貴兩先生較然行一意無心近名至今四百年而名必不可磨滅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仰止不衰固後人好德之秉彝也寧待要譽乎余觀兩先生之文明白宛摯不作奇求雕鏤僻苦蹇澁而詩則感創屯鬱淒入肝脾慷慨隱悶可以知兩先生精氣

之所盪薄神化之所回滷以故蜒雷煙消雲滅世易代移而猶有亢宗之賢者舉晉祖豆之筵并闡發其遺文豈非魯大夫之所謂不朽而宣立者耶時予子人霖亦刻忠簡集于浙得茲遺稿可爲後先輝暎矣子固名必應別號虛靜官至江西招討司計議子文名必經別號玉溪官至協理二浙爲副總管統兵餘詳其譜乘考略中不具述

熊仲舒選初唐七言律詩序

律詩倫於唐矣言詩者多推高初盛而下騶中晚譬諸望氣觀象初則高帝之朝未央宮武帝之讌栢梁臺也盛則孔子之登泰山楚王之遊雲夢也中晚之際未免爲新豐雞犬章臺車馬云致各有極而氣象不侔此何待樂師北面而絃季札淸耳以聽哉客曰果也則高山大澤曳馬若練火起若虹蜺者天地自然之氣之象也漢家宮闕罘罳雖壯大不由人力耶君家仲舒大雅宏達乃顓顓於初唐七言律選焉編焉豈不令沈宋賢於李杜乎熊子曰而不見豺獺之祭魚獸耶享其利忘其爲有德可乎初唐得唐氣之先者也三百篇尚哉漢魏頗近古至陳隋而柔曼靡麗之極矣其氣則晚風殘月其象則落花豐草質之五音宮聲亡羽聲作此其所以六朝哉唐王破陣之後君臣賡歌不覺一振爲髙華文綺其貌莊嚴其骨眞如登王者之堂雲扉蘭翰瓊璧靑葱百常表闕萬雉環墉自足肇三百年太平之韻然而不必爲盛之蒼莽者亦勢也於時律體造端強半奉和應制之作正如斯干崧高蒸民諸什生於洪華不[illegible]感槩開元以後多故矣士大夫憂時憫俗抓鬱頓挫發爲詩歌又不覺一振爲蒼莽情深而氣盛意遠而象樸

遂爲千秋詩家祭酒所不知其何以與初異也然非有初之高華博麗之捷而蒼莽之綸雜龍盤之瓶有初若寒暑之有二至也故空梁庭草之後必得盧家明月青門素滻爲之兆而白雲楓樹始興矣故曰初唐者得唐氣之先者也此吾家仲舒選初唐七言律意也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西域天官書引

黄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蓋古曆作於孟春於時秭鳺先滜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据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蟄火猶孔子譏之至於迭推五勝歲首娵訾舛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矣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鑿張倉蒙訛於黒時公孫術繆於黄龍事不師資廣延何取一行運算浮風徽文唐曆屢更迄無定據郭太史守敬測景之法最爲合理而侯人乘遽僅止北溟誰云桂海無天氷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圜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耑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紬績曆理茫然何知天部故文曜之罹者明愆歲差之犄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臚言考誤證頁頗祠官之稟請而

聖明愼重宣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懺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黄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悸昌淸揚者環動薄靡重濁者中止澄凝隨處顱玄趾黄而目力所際恒半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崇入域是域誰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儒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開闢以來詎閼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叅官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黄帝天師叅佐有羲和五官曆法聲明上哉夏矣惟黎亂泰燔莊荒列寓疇人耳食學者隱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切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彙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裔其語猶信古未有歐邏巴通中夏通中夏自

今上御曆始上古至洽龜呈馬負焜燿簡編中古輿朝馴象麒麟旋贄荒服至於星槎絶海禺谷賓王抱圖史以覲光㬅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瑞哉倘祠官采譯以間太史氏參伍刊定以補臺監之不及將三辰定於次四時定於紀舉正歸餘宜媲美乎黄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

寓林集序

黄貞父先生刻其所論著若干卷題曰寓林集明遇讀之既肅容而嘆曰文哉備乎境矣夫境觸於情情動於心心會於神神發於文文者境之譯也先生高才豪逸制稍一軌于先程自諸生時儻蕩能以風義行于邑屋而聽爲俠名醇如也教授至中與英俊並游大江以南知名士無乎不出門下及起家令我鍾陵綱張目舉盜皆民舒以治行異等徵行將持槖喉脣之司而才名取忌竟左遷泛浮儀曹久之始以憲臣卒　至書視學江右裁決嶽嶽壹禀于至公實以宿名莫敢望愈見嚴重

士之畏者愛者參半居歲餘稍遷秋亡何中浮議去棲遲虎林山中此其歷境不可謂不夥矣故其觸之而爲文者言治理則太公畧公之報政公孫僑之刑書桓寬之論鹽鐵也議節度則賈生宣室之對叔孫子綿蕞之儀匡衡汲黯禮樂之論也敘讌會則紀金谷述南皮之游也記山水則封泰山禪梁父之書也放而之酒則高揖酒德醉鄉之儔逃而之禪[illegible]横視東林輞川之座雜出而爲詩歌古樂府則駸駸乎建安以下大曆以上而錢劉餘子視之若諸任之不得與則同姓爭長矣雖然此猶非其至也江河愈下文章一途高者舒嘯寄傲畢者苟見鬻利所在恒曲筆而諛之且也朝分南北部立言家不能行一意欲有所是非于其間守古徇時蓋兩難焉而先生之傳誌南北名公卿不少矣摹寫各極其時是非不謬于古蓋惟身立乎南北部之外如古之與子言者依于孝與臣言者依于忠故涇渭自呈無爽衡石儻取先生文而通觀之則用人持世之道與士大夫得失之林寧有外乎先生生平慕說蘇子瞻今觀其所歷之境或出或處或欣或戚情所動心所會神所發逞逞亦略相似吾乃今知先生之文所繇殊矣辛酉晤先生于錢唐神明烱烱談天下事若懸河漢而無極則從

此而爲源本經術潤色太平之文皆根極茲集中播敷黔而後煒其神彌全其氣彌浩豈不亦宇宙大觀哉

靜儉堂集序

靜儉堂者吾家仲龍太參學經奉禮所也取古人寧靜澹泊之義以制宅命可以觀德焉而樹德滋者必煒煒乎與于文學本根敦固英華播敷天人之恒理也故曰儒者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有德有言言立而不朽豈非其較然者哉仲龍居是堂解纓䋲十餘年履跡不入城市亦十餘年課問子耕問奴織問婢除行善不祈名師仲尼克己守老氏常足凡同土壤槩無睚眦默爲惠利保乂一方里中共稱郭有道人倫之度薛廣德懸車之榮故心逸日休而以其間寄興于詩文殊不自知其有關于元紀之統揖人彜之經緯也憶予與仲龍同第于萬曆辛丑時俱年少仲龍已能詩予毣毣耳仲龍官大行人予隨牒爲外吏居七八年兩人需次臺省暇則以古文詞相劘切咸自負不肯折下而所以推挹未嘗不同時人莫測也及上書言天下事亦相約爲杜欽嚴安梅福徐樂大雅之辭而以谷永附五侯任昉彈事及細微爲誠俱得罪政府先後左遷泰昌天啟之際予稍移清近仲龍堅臥不起居無何璫禍作予坐謫戍仲龍臥復堅恭逢

今上秉執至道振肅綱維予以用廣其器斥歸東皐仲龍亦再起參名藩徐自引謝居鹿渚兩人無事時時緘白襪相與切劘古文詞仲龍既先爲予序矣茲仲龍集就梓獲縱觀之四朝因華蒼黃兩人升沉倚伏相視當一笑也語云文章關乎氣運古人以辭命造文上通神明下專對奉國之典如史佚射父子產叔向之倫春秋莫不耀之戰國策談鋒飈起時事恒彜離騷誹怨小雅以亡漢道昌明西京爲盛下此亦無慮數十變永明黃初元嘉諸人似不至相遠而靡極于齊梁顏謝何劉江鮑才氣亦不讓韓柳獨韓柳變其聲耦音節而行以迭蕩汪恣勁質流便遂爾勝之唐文至此無以復加矣古詩雖亡于唐而唐詩近體之變乎古者竟踔絕千古宋

人所不能遊其藩郎明興諸家亦僅能爲述也
仲龍是集碑銘序記傳贊詩歌不規擬漢唐而
馭篇綜辭選意用氣捉形命體皆有法存淡質
蒼遠漢爲骨而唐爲韻如倫曠清耳婁輸耿目
六律規矩以神遇而不以耳目遇其致淳越溫
窈其達充腴滌化緣淹該久故制搆堅所謂可
合無可合可離無可離厥義甚微顧操用何如
耳仲龍居未嘗廢㫁牘與人東札慰藉慇懃篤
摯悃愨覺曹植吳質諸書反流于清綺浮艷也

者夫以言忤人弼違矯非朋友尚難之而况于
君相庸臣論說不過昉君相意上下甚者窺所
向迎合取寵誰敢遇事妄發萬曆朝穆清垂寬
容之聽而旁落于政府政府復旁落于暱近批
鱗易立仗難立仗易渙羣尤難不能夬揚于庭
乃致坤戰于野此吾兩人之所以先後左遷乎
奏議具在追往事慷慨激膺耳夫何排陷之恨
哉居恒與蕭光祿伯玉燕坐私論世之爲文者
才識不逮而不務稽詰以洞之耻自絀好夌厲

强尤嫉之將以進退予奪標要約以命令一世
羣聱摘塡索塗翕起而和之不過三四年復反
昏相譏文既不眞何能垂久今夫弦者高張急
徽追趨逐者坐客不期而俯試爲之施咸池揄
六莖詠九成則莫有和焉者矣仲龍自謂文章
大業必舉一代之風氣埶其人之性情蘊藉隱
露毫楮間乃爲不朽然而山川之功亦有助焉
太史公自敘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
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彼區區見不

越圭竇安能覧聽出曠古故屈子賦遠游相如
頌大人必一舉而夌忽荒隘九州齮寒門上下
無垠乃不作夏蟲井蛙見仲龍爲大行人歷華
陽振衣天際娥眉而又東使朝鮮渡浿水践王
險降灃清荻葦之侯蹑眞番臨屯之境自飄飄
有夌雲氣而御史觀風採俗象魏所爲法歲終
太丈獻故府而君齋戒受質焉是仲龍歷官始
終以敷文物採風謠爲職也則玆集豈凡所及
哉

寶綸樓集序

寶綸樓者吾邑寄庵傅公恭藏累世誥綍所亦於斯論著歌詠教子孫諸大夫邑人所望而矜式焉蓋鍾陵敝邑雖不腆山谿紆秀蔚然文明三元全盛得公爲壬戌臚傳第二人而鼎甲始全盛六卿備具得公祖孫而司寇宗伯學士始備具天開之矣讀公集豈獨言立不朽哉善承上天之報況而保世滋大政未艾也公自秘省熟覩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書虞夏渾渾商灝灝周噩噩皋陶之謨

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四代之跡淹貫具悉而且獵徃昔儒墨之遺文明昭代禮樂刑政之統紀無論今操觚家劇目鉥心寒慮嚥腹者不敢望即古稱大夫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祭作器能銘乃高文典冊光著廊廟未嘗兼焉執是而評公之集果凡可及耶說書道在啓沃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堯舜但淸微其身以聽覩天下可矣代言則若教孝父教忠華衮一字榮及三泉内閣諸奏疏明言所職以和陰陽道在格非溫宅中語名色但衹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名非寶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知乎此而後可與言庸前造膝相得之精神也詩以情志爲本以成聲爲節此詞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古有采詩之官用能布王澤陳民風獨韋玄成自責詩豎戒子孫詩先儒稱其有祖風父常賢號鄒魯大儒爲相五歲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又與公出處同乎其他如碑志序傳諸文溫淳剽舉簡稽緒正實能惇大曜明毋爲夸毘若振滔淊罔凌越

奇恣之觀則公所不屑也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公丞輔　先帝萬方之事大錄於公時朝臣舛午徃徃群朋更相是非傳授加增文書糾紛前後錯謬愛憎之議因勢抵陒公壹是以寬平愽厚爲剸要渺密勿和佞百事絕不攘袂私有詆媒又畏愼無所交通　上意殊安之猶歛然自謂三公鼎足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疏廣之早引履老氏之常足上書謝不任堅請就閒夫固乘流則逝遇坎則止與道翶翔衆人固不識

也歸而翳茅作堂高廂四注日與父老嘉會側尊無禁大逸樂間曠而不失爲清勝虛達快意者綠野平泉裴晉公李文饒業先爲之又何必矯激謫奇故植稿拾穗爲名高陽皋冠而陰鄙悶乎若揣量當世非薄前賢高議矜抗未嘗推下則又公所不屑也世道所禁莫大於貴私學而寵無功夫衡行則重相倍也縱行則力相底也紆行則衆相窺也彼附上罔下者刑如附下橋上豈不亦罪哉公立言必雅未嘗顯已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短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外示闊略中實篤密惟其真耳今遭世鞫凶天崩地坼幸而厖渠剪剿於北都聖人聰明淵懿繼天立極旁求俊哲眷注耆舊安車軟輪不日當抵鍾陵出寶綸樓中緒餘靡爲不得專烈矣夫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陟颺尚可統平四海是集同已成事也寧待他習哉

崔徵仲問月樓集序

問月樓集者集崔生徵仲之詩文也生居冶東下縣介洒既間山水深莽海中諸島嶼若蒼兕玄龍之飛伏隨而汐靈氣動盪光景生以一樓收之雲日煙雨無不奇者而尤奇於夜潮得月白波燦照浩然有萬里之意故其詩文之備美一似乎其樓之觀也詩則大曆貞元間文擅蘇柳之致而擬於今之當家直互覇中桓文焉嗟乎生豈不魁然名下哉而必問序於余者何蓋余嘗與生言詩文之體矣人之有是四體自首領股肱至于手栩毛肌各載其神氣於質貌變掉而動天或冶之若夫

塑者偶者倫者和合水土而漫望焉戕賊桃梗而機械焉純束齊橐而衣冠焉其貌似是也南方裸壤之民表龍章而紆紳弁之列焉北方髦首之豪髗髻笏而朝禮樂之堂焉西方深目畫革之人附鞮譯而登言語之科焉其質亦似是也顧其神氣安在哉詩之爲體自三百篇以至於唐文之爲體自尚書檀弓考工以至西京體具矣然世代循環不必一體而必各載其神氣以成其一體擇而取之而已矣仲尼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書契興爻象畫咸韶鳴迄今書五千餘年有其可作古人已先作之仲

昆之不作無可作也吾深懼夫今作者之衆也載以月
喻月不能自成其體以日爲體日萬古常圓月之朒朓
朏魄不必常圓而其虧盈弦望之數必不能舍日光遠
近爲圭黍之異故天下人皆仰之使其能舍日光遠近
爲圭黍之異而別見像影不亦爲怪月耶日月天下之
大文章也生試精心以問之其境政未可窮矣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序

從閩中獲讀方伯沈公真隱軒文稿和正以廣肆直而
跳達廓然若登高山臨大澤見元氣之搏捥焉已叩其
所爲詩語則曰吾不喦喦習此偶一爲之欲作不由蹊
徑語莽莽自遂亦時有獨至以此不敢出及出而味歌
之果也杜蹊險徑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乃所爲莽莽自
遂者政優優而尋變入節也公于詩深矣夫詩之爲道
非第以見性情樂師辨之北面而絃所以同天心而出
治道關氣運之隆汙爲至其聲格高下若江河遷流有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盖五聲協五氣以類萬物之理

而合八風之調要不能離宮氣爲主宮居中央商張右
旁大小相次第以及羽先王考中色而定黃鍾所以宣
養九德也于性爲仁于時爲春于情爲好于德爲生誠
歌商周之頌寬靜肉好廣大恭儉純宮也尚書之文純
宮也故曰是五帝之遺聲也漢表章六經稽古甚盛如
兩司馬氏班氏之文賦蘇氏李氏之古詩其言雅而法
樸而振曲折沉浮累累乎殷如貫珠猶宮之音焉東京
以後其氣商矣晉人之織語純羽也五代之月露風雲
純羽也即陶靖節詩真素夷澹學士大夫爭言之而氣
入于商幽人獨立志士嫉俗之衆乎柑片燎之文李杜

之詩能不盡失宮氣而局體一變當爲唐以後詩矣之
祖古文亡矣宋之詩文純無宮元擅詞曲麗于濁
佚純爲羽其細已甚也嗚乎聲氣一也而三代不能不
漢漢不能不晉唐晉唐不能不宋元其間治理與替運
数修短喬夏遠順之故若操券衡而對一二也是誠何
謂哉夫咸池龢于皇管南風解于帝絃大護之德猶慚
武樂之善未盡聲氣所適此在至聖明王尚不能避遠
于秘忽而況晋臺清角朝歌北鄙易水變徵垓下羽聲
其微應寧復有待耶

明興

高帝擅天縱之資抱無師之聖
御製詔誥碑書無不炳諸典謨渾備黃鍾之氣居然
帝王之言草昧諸臣皆含章而不曜成弘以後養士右
文開教廣學陋視西漢太平之色日鮮故制義推姑蘇
毘陵古文名北地信陽亞斯嘉靖歷下弇州蔚爲朋興
于是詩無舉大曆以下文無舉東京以下者豈不亦振
哉哉觀数子北地抉草莽闢鴻濛渾然宮氣厥功爲大
信陽以下即不能純宮豈有一之流爲徵羽者耶
今萬曆壽考作人大化融朗家擅和璧人握靈珠急需
執杓戴筐之人以主司中之命而起古文于西漢之上
君沈公者可以興矣公地近而名高知必能以宮氣調
天下之焦衰猛起而歸之太和吾審其詩文之志與聲
而知之也

雪崖遺稿序

熊子曰明興文章之運必祭酒金華宋學士濂云蓋當元閏垂百年操觚之士拙思逞妍耑耑詞曲高帝以馬上定天下書缺簡脫日與諸儒臣受經則宋學士爲冠首而青田龍泉諸君子輔之於是大收篇籍予史傳說皆充秘府龍門郁離諸集亦煥然有述焉嗣弘正間慶陽定先秦兩漢三唐之位而汝寧太倉濟南諸君子後先蔚起士大夫遂文必稱西京以上詩不稱大曆以下矣夫農者蜡

先農蠶者祀先蠶金華草昧之功焉可誣也嘗歷瀫水婺川間見其山水之秀氣鬱爲人文日以新盛不勝恭敬及得讀雪崖戚公遺稿其詩之穩順聲勢其文之條達格體皆宋之遺焉而先秦兩漢與三唐之風益於茲綿綿也然詩文者境之譯也品節者人之幹也鄒枚詞賦奉筆兎園則優矣而不可登董賈之堂卽谷永杜鄴自下劇上論篤矣乃史臣猶稱其談有餘而諒不足豈非華與實違文與行謬而天下後世竟推見其隱乎故必有劉宗正之封事始可與言文也矣有杜拾遺之憂國始可與言詩也矣以余所聞戚公爲御史巡徽長江値藩王有爲吳濞之事者浮船出海攻剽郡邑漸逼南都于是巡江御史員三人或跳或犬馬之決獨公擊楫中流長江上下倚就無他及嘉靖之盛　天子神聖時有所誅逐以行其威重獄事稍豐廷臣容容持祿不暇給公獨悃愊發憤蒙暴繫旋蒙恩醳懸車二十年自老于筆墨山水竟不復振此所以有今日之雪崖遺稿也夫江湖而懷魏闕之思固忠臣之戀戀亦功名者所托爲捷徑乃

建言自廢二十年永退不進則古人之所爲漁釣于一壑棲遲于一丘不奸萬物之志而余之所以恭敬公者又深于世俗人之恭敬矣獨詩文也乎哉余往令長興分較浙闈得公曾孫良史其人精醇大雅一如其先資言理南康平允以高等尉薦稍遷瑞州太守丞清恬之目下信上獲歲計有餘所就正未可量以茲稿傳諸其人雪崖侍御之名于是乎同宋學士不朽矣

四留堂詩集序

嘗考迹詩書推表山川唐虞稱天子都而衆灃
澤爲彭蠡皆列之古經惟殷周以此夷于南服
職方氏不足備徵自太史公登廬山以後綴文
之士衆矣而詩尤甚盛蓋十八賢蓮社陶謝眷
冠首李白寄迹稱斯地山水俊偉瑰特則詩之
流風遺韻宜其至今不墜也余年友吳瘦生氏
家世居星渚匡廬彭蠡日在研席間峰巒縹緲
壇波沃蕩豈尠父曉涔所敢望故其肆力爲詩

上干青雲下屬江河意不可一世而目亦甚斥
臧否過于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諸公又未嘗不
擊節嘆服每與余揚扢雖一字句之微必推敲
歸諸當而後已視斯之輕易言詩目無前哲矣
日熳駡夷考其作固平平無可驚人者不千里
耶瘦生所著四留堂一集生平韻語在焉五七
言古體絕句近體備矣然諸所詠歌則不崗崗
吞吐匡廬彭蠡也者東登岱宗七十二家之金
泥玉檢光景動杖履西涉洞庭之野南陟祝融

峰小則悲嘯而弔靈均湘妃太則捜峋嶁之牒
問赤松之壇至聖名仙不得秘其蹟矣經新道
絕五嶺度揚粵入明珠翠羽之鄉縱觀蜃樓蛟
宮之變化何其盛也問津閩訪天姥期霍童
謁武夷君丹山碧海恣所爲出入以供筆端抑
何壯也其它雲谷走燕趙北邊伊洛瀍圖書靈
跡淮泗禰帝王大風耳目浩遠心氣玄曠發爲
聲歌日新富有豈不亦壇坫中桓文哉或曰以
瘦生之才而官止司寇之屬天道是耶非耶曰

固也造物忌才惟瘦生才甚是不免世俗睚眥
汲黯褊心尚不能無所望瘦生自見孤立抑欲
遂退而性倨少恐詬兼簡易不矜方幅豈能與
世之匿情求名者比量得失耶雖然漁釣于一
壑則不掛聖人之網棲遲于一丘則不奸萬物
之志年已七十夫復何求蕩然肆志使譚者不
得而名焉餘俱留之可也此四留之所以命堂
也然則瘦生茲集又何必別選名山藏副東匯
澤爲彭蠡其上有匡之廬在

禹卿宗侯詩集序

詩之爲道樂師北面以比絃管及其至也陰陽節序解愠阜財龢平之極也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聞樂知德彼擊土吹葉可以與其知能甦濩傚武聖人之知能或有不盡可易言乎吾讀禹卿宗侯詩而喟然於論世也夫樊過之夏不入里耳淸角之調通乎風霄使早之在華門圭竇窮固之宗者月染日濡境接膚薰不過塗歌巷咢若二南之關雎麟趾洋洋乎周召之遺文之昭也即一變而爲離騷作漢魏六朝三唐鼻祖而屈原實楚之公族桂樹冬榮開淮南招隱芳草王孫之賦秋蘭羅生啓西園公讌朱華綠池之吟此吾論詩之不能已于論世庸得謂無稽耶史稱豫章長沙皆南楚騷雅流風朱戶爲盛蓋自大寧攻棨以來醇洪胄之德豐茂世之規代有哲匠宗良用晦鬱儀尤近時之表也禹卿嗣起景色若增而煥篇翩若飛而翔斂思也微選材也精發調也逸制法也詳研苦

以寓其致而微婉約裁直而不越曲而不傻蓋所紹祉皆名宿質善而賢良贊之于是乎今日之淮南西園諸唱酬不能與禹卿爭衡也有二惜焉　國家禁例宗室固于一郭灌花木問風月修禊事展古今圖書以外觀止矣禹卿能不爲題所局從漫衍浩翰繽紛蘢葰所著甚富藉第令如太史公登嶽浮湘沂淮泗從封禪則赤波玄圃皆供禹卿筆頭矣

今上除例許登仕版承明金馬之廬治中別駕之任翩翩多宗袞而禹卿曰吾老將及之不欲逐隊行使除例早十五年禹卿不較天祿之書亦上五行之疏矣然所嘉賴禹卿者亦有二焉士不隱約不能著作有述於後世詩道之敝蒙師傖父輕儁遊僧俱以搰摽能掇管徒各以意寫而貲筆難誣深溫麗厚之氣淪斲殆盡得禹卿精思雅材爲之一振且也膏粱之性難正坐糜奉祿無所事事優笑在前裘馬在御負進鬬鷄含南探尤薄暮塵起禹卿介石之漂樹爲儀

表若天潢文曜爛于雲漢間俾宗星不雜于市樓屠肆彬彬秩秩國中皆有矜式仰副聖天子篤親除例之意其嘉賴豈不亦大哉夫有龢平之聲則有章祚蕃祉之應不可謂玆詩無補於陰陽之序也

尊拙齋詩集序

尊拙齋者歐陽公于琪之燕居于焉朝夕博覽遐稽以詠歌先王之風養性敦道所也年已八十矣出生平所著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付諸梓裴潢成帙貽熊子時春陰積雨款謁不煩當日褰帷讀之竟乃不覺肅容而嘆曰是壽者聲也西方之書有壽者相葢取諸骨格精營神彩人身聲發于任督之經聲洪亮悠遠者腎堅志强角犀瞳紺漆園氏所謂衆人之息以喉眞人之息以踵者是類也公自弱冠以詩名六十年來俯仰泉石意深魚鳥時與平生故人宴簃舍羹藿飯糲側尊無禁昔酒不涗或隹風日載筐及筥攜侶命賓倡和里社之下與季公于玉狎主斯盟温淳沉鬱都雅麗嫺簡映高寫融溢于兄盎之盛神化回潏精氣滺灝豈衰志洪洗暢易不沉騺深切而徒以割鐵襲竊者可等乎太史公曰詩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然風必曠觀遠采故古有覲風采詩

之官而大史公自敘亦曰南登廬山浮湘泝淮涉河濟若行不踰跬閈耳目約結心乎安璧谿舒公于都下沒溫金臺廣川滹沱易水或時遊燕市酒人三河俠少矣而南都爲司空官僻則吳越春秋泰楚陵邪漢諸王招致天下娛遊子弟如枚乘鄒陽嚴助朱買臣之徒文辭竝發貴顯朝廷其名跡在江南北間具足以供公嘯詠匯邑六朝佳麗又時人之所爲觀也至于上蔡之宰則楚文王齊桓公取威定霸陳兵次師處

而昭侯美裘李斯黃犬安在哉若夫瓊州乃漢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湛離夫甘都盧黃支以爲隣海天合杳雲霞沃蕩漢譯使所希至況于中朝士大夫而公憑太守畫熊車塡其地五年所人間未覩之奇恣公手筆出入矣故公詩之諧者皆可比金石入笙絲而七言律尤暢適而恭敬恭敬則不佻不佻則凝重凝重則眞一故曰是壽者聲也季札觀樂及秦幽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請觀世之輕俊其爲聲甚細而哆口嫚罵前楷彈駁知名第取卑薄幽僻纖巧麤撫以驚愚使淸廟明堂高山遠水之觀上讓古人此時事之所以兆亂乎乃輕俊亦不承而其所爲詩人琴俱往矣幸有公詩爲三門之砥柱庶幾乎治世之音倘行憲老之典乞言于黃耈卽請以是詩爲採風使者獻用當今日之雅南可也

萬載韋使君詩序

予曩令長興韋氏諸文學斌斌稱大雅今以烏程籍起家成進士令萬載青岑使君者亦長興諸韋之疏屬也其爲人也惇惠靖厚豈弟眞簡試官萬載八年有仁聲而格于催科不效官級盡鐫比其後奉

明旨責令對簿臺司知其清身苦體終不能他有汙傷撫字心勞神明可貰人不堪其憂使君若將安之留滯待對蹤寓市廛時有歌詠乃出

生平所著韻語見示予疾讀一過其詩出于萬載者居多迺不覺喟然而嘆曰文雅飭吏治古語豈欺我哉夫子賤爲單父身不下堂子游爲武城絃歌滿境然其世遠吾不知其所爲治何等雍容于上而俗以休遂如此乎漢世則倪寬始以催科課殿終以牛車擔負更課最何萬載之不可格至斯耶嘗考地理志漢書註宜春南卜至新淦入湖西近長沙長沙以萬里沙得名左洞庭右彭蠡古三苗地山甚崇峻層凌舉雲峭秀分霄其民以田獵山伐爲業呰窳偷生無積聚善家子皆匿不肯就惟猾黠者佐縣官田王令佃戸輸稅而詭寄隱藏正籍久不可問急之則佃戸若鳥獸散文學諸生善把持此萬載之逋八年不入嗟乎有以也書所稱草土之堂武高或下各有所歸又草物十有二衰豈萬載之土終不可等衰而爲之歸耶已矣使君旣安之夫復何言端言君之詩可乎詩者承也故曰詩承之其承意而發者耶又云詩者所以已

怒使君天性寬厚居平未見其淩遽失色而又深于老氏不爭之誠大易退藏之指偶發爲詩雖感愴屯鬱憭悷隱惘噫邑傷歎中而華會[illegible]利奮揮佚起悠然是春風之風夏雨之雨秋月之月冬日之日其于文雅何愧焉乃竟不可飭吏治哉載觀七月之篇登場納稼以勸其事獻豜稱觥以奉其公倉鳴蟲躍棗剝瓜熟男龢婦桑而一時太和景象在成周宇宙間非周公不能爲此什也後至小東大東愾歎隨之矣此論

詩不獨可以觀人更可以觀世夫使君學優直宓之文雅而萬載遜化于單父武城使君何罪而使君爲詩又若無怒之可已優柔平中倘取絃管而比之太和之韻依然嘒啄有盛世之音焉則天下事正可爲也

林孔晉詩序

記予爲諸生時讀閩中郡楚石林公諫垣封事未嘗不擊節而嘆曰古之遺直也越二十年予亦從諫垣左遷閩中僉臬式林公廬相見若平生雖已越五年予承之南臺覩師江上林公則從謫籍起驟遷南納言朝夕接帶履雖如故也無何以璫禍次續斥謫去已越五年予召還司馬門林公不復可見見公子得山以父任爲郎戶部風釆政事動一時已越八年予棲托京山

之阿賓客盡落忽有少年美秀而文款蓽門當日日閩中林孔晉乃故林公納言孫得山戶部同產子先尉睢陽坐飛累復暴白復其官隨牒爲江閩參軍需次受事者于撫敝衣冠一見之如見林公云孔晉自視散吏則時時從吾里諸名士社中爲詩積二年所既以成帙又出舊帙所爲芋江志別乃閩中同社互相唱和者俱滔滔汩汩靡若流瀾攄雄詞構新裁以自寫引怡懌遊舒發越陶愉不磔裂襲蹈寄人藩籬彬彬

乎詩可以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聲詩之道與治化通古之人執六聞以調六氣展百事敘四時次七政感八風農夫紅女之所謳謠太史行人之所觀採瞽師音官之所弦次郊天享廟之所和寧豈區區騷人流連引寄可依稀其涯涘者哉孔晉且爲詩且爲吏近攝官靖安其政精明振作百倍視眞令非詩之一班乎自此行遠且大　閩中郡古無諸城也三山鼎足句之雄秀而險固于東行海上遊支提泰毋詠明登天姥岑息必廬霍期之句浩然意遠煙虹上干青雲日月沃蕩溟漲其于江南所稱佳山水幾希以魁陵岑瀆視之而詩亦爲之益振况生于其地者乎循記無諸城中有晉安詩社孝廉諸生及冠武冠者各奮筆欲約剩海內而冠文冠者則曹大叅能始學宿齒壯名字柄鱗號司杓柄但其爲詩嘗欲律中兼選意是耶非耶要不如福清相臺山葉先生七言近體逼

似唐人詩具在汗不至阿其所好予因思二十年前與葉公曹公雅游揚扢賦詠四十年窮語林公諫草通風素回首思之忽成往事能無永歎今讀孔晉詩豈勝昔人并州之感撫几搔膺依然御鵠鴻曲折幔亭丹山碧水間揖武夷君更念及振纓陟泰姥摩宵峯俯視甌越如粒粟夜宿支提華藏寺風雨澎騰蚤起觀九十九峯斗入海意未嘗不浩泱滉瀁欲吞吐六漠也

許于遜叢青軒集序

余第萬曆辛丑于時㬋然舉首者同安許子遜也既釋褐借觀政吏部子遜長十歲以弟畜余日追隨冢宰之屬不治而坐論於翼室每見子遜平晚高視拊膺盱衡論說裁量意不可一世而坦直疎易人人喜其親已然雄力兼才博通乎流畧未免遠騁域外爲氣無所折下故事南宮舉首無不居髙甲立躋金馬門于遜猶觀政待詔常吉士而後乃持橐史館是可以觀時抑

可以觀子遜也余錄錄爲縣官隨牒在外居久之聞子遜竟作古人天可問耶今四十年矣同第諸昆如晨星落落無幾余亦以中廢杜機久不通戶外屨忽有投謁持子遜叢青軒集以引言見屬者乃子遜仇子則雍也余嘉其意疾讀一過則論策時文尺牘咸具不覺嗚咽而嘆曰不朽哉許子魯人有言先大夫臧文仲旣歿其言立是爲不朽非夫言而能爲不朽也有所以不朽者

國家用制舉義取士束以格體股引成章猶記于遜畏聖言題以領鄉闈場學者稱元脉必曰己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城辛丑同安如先輩之稱毘陵晉江也者蓋支經肯綮理貫轡策節奏存乎其間琳球考擊律呂相宣韶濩之音也齊轡勒銜急緩啓吻良樂之御也制義自子遜以後諸公蠭起者强半爲李將軍不擊刁斗設步伍矣高者用才布勢陵跨跳蹦標宗以命令一世無敢不屏息以聽然而其氣象雜霸于

大雅之章何吾思子遜制舉義實惻乎有人琴之感焉載觀子遜詩則逍間清綺動與天游論則揆權規構束則眞摯朗發俱自成一家言蓋邃淵者思致之密博綜者涉論之深而其鳴鷄者出于寥廓之外殆天授非人力也談者謂子遜再假年所就更未可量吾未見賈誼治安鼓鐃表龥諸東哀湘悼鵩諸文以正朔易服色裁除宮諸議有讓乎白首懸壘先生者傳曰言身

之文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子遜其言而文行而遠者耶故曰不朽余嘗薄遊閩中東行海上陟天姥岑望泉南諸峯巘㸃黛發翠如食前豆籩交錯旁羅與日氣霞標相沃蕩此叢青之所以命軒哉

浴碧堂文集序

萬曆丁未至庚戌四五年間豫章太守實莆田盧公鉉卿起家壬辰進士爲郎共工選擇而使者下車之後經明有威重益民佐時和衆皐從布常陳藝咸中程用儒術飭吏治居恒則曰太守吏民之本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惟是爾民之不獲時乂我則不能經政光祿厚命官司之守爲何緣寬和清辨與時上下不爲擊斷亢暴之治以博名高循循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而威

惠澤流風業光美守豫章者莫效于此矣然公專精經學善屬文用史漢爲綱兼綜諸子旁采象家擘析其膚理臨制其領要獵儒墨之遺文明典墳之統紀他不具論即修郡志而毋開局毋分曹毋委閣筆啓聚訟若左思作三都賦籓壁戶牖皆置研墨遂踰年而成如劉子玄所述史有十品郡書地理書居其二蓋兼有之乃文辭爾雅則又非時流所敢望暇則進縫掖諸生歎其考課第甲乙學官弟子彬彬嚮風其尉薦

待遝屬吏殷勤甚備每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
其令之爲非二千石所及昔黃次公善勖庶吏
無失賢者心矧當時推轂其官屬丞史皆以爲
賢于巳端無譁焉至于署雅正堂取漢太守陳
蕃雅正矯俗以禮導下之義石甃東西湖俾邑
屋不觸湖之邉幅汪泄無哽此何異召信臣造
南陽鉗盧陂累石爲隄杜詩繼而修之其民歌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耶諸懿不勝書旋擢觀
察副使者所部仍豫章居無何用薦遷楚大叅

以去治如在豫章故迹惠聲流江漢間海内搢
紳疇不以國家柱石相期乃偶臥病竟不起位
與年俱未配其德今冢上之宰木可材矣不佞
浮湛中外無所底遁迹林皐久杜疆外信忽公
子伯安走書千里持公所爲浴碧堂集屬序言
弁其端主臣憶三十年前同里父老沐浴風教
思戀之至比于兒啼今焉敢以不文辭蓋談藝
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
爲經故君子在位可愛去後見思言語有章身

没而不朽竊慨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
諸子各以其智舛馳才大者俶詭昌恣弛縱凌
茂猾海萬類鼇氣横起裂銜泛駕其細者又爲
怪迂柝辨以撓世事或孅靡淬弱氣力不能振
鴻羽均非治世之音縱觀公所著序記論策疏
議温純典則通達古今布局引勢一規矩于東
京以上可謂詰古之極而淘汰復無痕滓譬之
于御正如王良韓哀執轡引策齊戢乎中心馬
志範我馳驅更不必凌高而浮慕乎大丙鉗且

飛龍夭矯騰鶩于掩靄恍惚也昭明所選諸書
李陵答蘇武司馬遷報任少卿自是西漢氣格
孔融論盛孝章朱浮譲彭寵遂爾爲東漢矣降
而陳琳阮瑀吳質應瑒稽康孫楚趙至丘遲劉
峻之徒魏晉六朝之容移運會疇覺哉公尺牘
甚毅大抵兼綜諸家而絶不作輕易諧笑誹薄
語蓋自子産叔向應對辭命中得其精神于世
未數數見也其他雜著銘詠情意篤摯得事之
中文約指明可謂粲如矣語云經術所以經世

務文章吏治豈有岐途哉尹翁歸抱公爲近世儀表張敞緣飾儒雅縱赦有度條教可觀史書稱之若王尊雖文武自將而好爲大言詭譎不經又君子所譏也公自爲郎守郡歷監司碑在國人之口文藏洛碧之堂異時使者出而求書于四方則必取以爲蘭臺備制作公即早世夫復何憾況有穀似能世其書正所謂無涯之智結爲大年也嘗薄遊閩越碧山碧海熿炳煇湟盪洛天日是取于盧家之堂

朱司成存稿序

國朝功令宗室以將軍中尉封不與制科與制科自壬戌山右朱中翰愼鋈始選庶常吉士則戊辰晉江右笠閣大司成始讀書秘省道先王語雍容藹藹聲著臺閣坐忌者口語改中翰公亦爲傷時論建竟不就請歸越三年詰闕自理疏下吏部時余在司馬門見太宰閔公爲公條覆甚晰獲還館職爰自史局晉講官志用閎深加以沉切密愼篤至 天子大器之壬午典試留都時余又從旧聞

起衆贊南司馬門見公頓綱探淵振綱羅雲招龍引鳳較閱勞苦共賀得人然坐是小困便道一覲太公旋稱病引告不得而祓南大司成之命矣又引告奉溫綸趨裝道經信州盤櫛不廢而逝禱迓龍沙寺余悲棺一弔不勝茂蘭秋霜之恨見猶子十人大小俱能成立長君議潄食儀巳當貢乃哀次公所存講帷敷陳筵仕奏疏代言制草館閣詩賦序記誌狀付梓人而屬序于序其端嗚乎人琴俱往恐不序哉公因黄帝之青陽夷鼓也神靈之

統各以其國官奉之公獨從禮官甲科自奮生平鞠躬履方口不喜劇談黙而好深湛之思頗似楊子雲行年五十守學彌惇　天子亦以爲修勑宜侍帷幄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忽焉淪謝其光淡淡其影沉沉道路無不惋惜十子林立可無怛化也讀公諸草如講筵啓沃經義疏條之外嘗口畫天下便事揆度安危多所匡建制詞代中外臣工綸命綿揣規裁嚴於立體而朗於命篇詩賦則都雅閒麗簡映高寫合建安以來之氣骨顏謝以降

之宏麗可謂升堂序記誌狀經緯不爽得文之象叢寶無夸得人之神辭澤節調非諸子各以其智外馳撓世事者比也談菽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爲經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神有生最靈其言立則其人不朽公自此傳矣夫復何憾余讀漢史五宗三王荆燕齊趙江都淮南衡山之倫以親愛爲富貴容優笑在前賢才在後甚有胥靡申公者逮及詩書其人俱無足述邈草木同腐惟獻王德好學被服造

次必於儒者入朝對策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宗正封事侃侃貴戚表此二人便爾輝映簡策矣吾知今天下後世定當目朱司成爲河間中壘之流亞其在茲刻乎

王修之使君諸刻序

聖門四科政事文學惟冉有季路子游子夏見稱蓋學而從政臨事不惑斐然成章經術所以經世通儒之爲吏久矣故予𨤲古之循吏也仲尼稱其惠稱其愛又稱其文辭未有敷奏不能言而明試乃有功者也豈是以人品之修飭爲本今司農郎王使君修之維揚之雋也早登甲科爲浙仁和宰廉平鄉正治民與等大吏業最其卓異上三年計而以不修小禮曲意失要人

當路之助坐謫吾江右觀察幕中隨擢司理饒州郡理以稱䀝庶官糾虔民隱爲職人不敢告言爲理者飛耳目動悉得其所以聞臺御史不耑耑規一郡事十三郡皆受衡焉故諸司視理如視臺御史謹事之殷勤甚備監司無如也使君文武自將廉正有知畧外有直項之名而論議持平合和上下居間無所聽餽遺無所受入郎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所至衣冠懷之而最造于饒者在屏除盜賊清釐賦書屬以四垂多事

徵發如雨民不聊生無賴惡子取人于萑符之澤寶蓄有徒官司不亟追爪捕卒保姦爲利而反擊亡家盜賊得志益麻起使君鈎摘如神有二人見殺無主名懸空披籍問牛先馬用類推迹贓犯並得即訊鞫寫不待笞掠定虎負嵎者五揹爪搏掩路人使君爲檄告山神率虞羅一日剌之立盡讀使君討虎檄及虎觀記彼爪牙吏虎如冠者能無震耶各郡邑賦書方冊雖具乃吏緣爲姦抗弊巧法收輸淆雜督趣騷擾民疲而賦亦不登使君先簿正賦數爲易知之單

視戶爲總撒之單視甲爲縣票視輸者爲合同票視守者大凡五端至今番君六屬行之稱大便安得槩以視十三郡耶嗚呼此瘠者江湖之民水潦不時不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日耬犂穉耨修疆服鎛時布菫茧不乏匱悉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而上之人莫適任患宜重民瘠而輕民徒且攻剽爲非也周官司會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凡邦中之版土地

之圖山林川澤之數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先王之意何其深重使君不以錢穀文俗吏自待而直欲加惻隱于窮窶單陋助聖天子流教化守先王之典圖官物此豈慬弱不任職者能窺其深淺耶使君自此遠大矣嘗得承使君風諭倜儻疏眉目美須髯隆寛廣問委曲宜人而高議清抗亦未嘗輕有推下加以藻才華聞斟酌辭令讀詩稿文稿二刻風雲色澤飄洒浮動居然登作者之堂則經術所以經

世真使君其人哉今爲耶司農行矣鄉之拓落漸以顯遂益民佐時和衆阜俗渙羣匡國正使君與道翱翔之日乎易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不佞謹于華門圭竇中拭目賢者之明其畫能得意于海内也

題徐鍾陵玉梅館錄序

詩書而後言史則郊龍門禘扶風言詩則祭酒青蓮少陵矣至於苞括洪瑣綱羅經怪鴻寶齊諧以降代有當家歸於各鳴其盛未聳兼之者也鍾陵先生胸中傲睨一世筆底驅役百家敝屣方州天放自命著玉梅館錄行於世尊令稟功令於孟堅傳往追放失于子長比律左手諸子美長歌右手摹太白其它凌雜畸細倘後之人復有作鴻寶齊諧者必取材焉若是乎古人所不能兼先生兼之耶熊子曰固也畫馬者寸楮皆走千里其神王也畫山者尺幅卷舒萬重其意遠也先王之錄不

必兼古人先生之思兼古人也則於是錄在也

寧澹語錄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鹺東越其下教郡縣率以寬厚子良爲大指而精密則傅以經術於時余旣以牛馬走北面堂下簿書之事惟有司存安敢越俎而顓叩公之學然亦以政學矣公在臺多所論建其巨麗者爲餘千新會諸公請謚天下誦之及於役閩越公子潛夫守冶東出所錄寧澹語問序敬授而讀之而後乃知夫道若大路然布帛菽粟中性命之元眩焉則公之爲政所以持大指傅經術誠有所本云蓋居恒而嘆學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聖焉嘗以不講爲憂洙泗之間不斷斷如乎而

其要歸在於爲仁春秋之季綱解維弛諸侯害大夫壅五覇起而扶之其學本於黃老雜於陰符世之殺運漸開皆不仁之種而憂也聖人有憂之仁者天地之春人心之孩卽堯舜之中也其費旁羅而無外其隱滲入而無內顏閔入室由賜登堂曾思傳火皆是物也及軻氏之言性善也吉斯露矣而善機正殺機之對也戰國之運甚於春秋軻豈好辨哉漢表章六經於斯爲盛乃一代大儒董仲舒標正誼明道之語及其末也諸葛武侯以寧靜澹泊爲訓雖造語有深淺而皆得仁之一體矣宋代諸儒發明理學標目無遺孰非有功之素臣哉而善惡太分蹊徑太狹朋徒附和率以來小人僞學之禁說者爲明道之未醇正誼之未淨竇竇然於好惡而寧澹之意微也似也然此一時之時也不有萬世耶乃今之時亦有不幸而類於是者余不學不能窺其際但妄謂世尚解講者非講之足慮也默而識之之澄其神也學而不厭之實其踐也誨而不倦之善其同也講不亦難乎若徒以一堂之鼓歌羣市人而高坐嶽嶽四筵諾諾是奚足哉孔子又何憂焉讀寧澹語有慨乎其語之菽粟布帛而眩性命之元也轍跡四方不及時時請益如往者北面然事其父友其子皆寬厚子良而傳以精

密斯鞠躬君子也所繇與黃老陰符之學異矣仁之端也性之善者也是宜其學之世也

引湯質齋文集

删繁以後至於漢文甚盛矣衡之者曰西漢文章東漢氣節似也然汲長孺伉直引是非摧剛爲柔栽丞相御史大夫以上不少絀孔文舉楊德祖文士雄也斷斷持清議格物如緣之鼎奸雄嗄嗌不敢問誰謂東漢無文西漢無氣乎故氣節者天下之大文章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也庸人溺富貴輙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此豈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祇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萬世耶義與湯質齋侍御筮仕宰豊城剸割有聲而行脩潔徵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彊相即貴彊相客抜宣雲七閣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難於辛亥爭大計癸丑爭職掌玄黄之戰此何異東朝廷辨誰肯助主爵都尉是魏其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懸即狀及載今集中不具述而侍御直以此掛冠神武卧病金鵞山中未逾年而殁此一時也與侍御悟者聞之而不笑且幸者幾希大生死朝莫也同異聲觸也不通論其人之生平而第以同異轉好惡好惡轉生死若將曰世道持於斯士品定於斯則孔門所爲惑之大者亦不倹辱侍御草木之味必格格焉此今以玄黄語盛謏之于青雲之上人必曰夫夫汀而阿其所好者但跡侍御之生平與天下平心立論恐盛毀者亦莫以奪也人琴俱往言之何益天道是耶非耶今獲讀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其依然不絶之廣陵散乎嗚呼秋隼擊而毛血灑空罕車明而天讒卷舌好侍御者固好而名侍御之疏即惡侍御者亦惡而名侍御之疏侍御之疏眞名矣孰知其詩歌之悲壯序記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眞簡志而晦約而該華而不劌盡而不汙無乎不發舒其忠憤剴切之氣獨疏名乎哉侍御之文傳侍御之天定即揖讓兩漢諸君子于一堂可矣

明宮保尚書疊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關南楊氏家譜序

豫章之望族多蕃于四鄉附城郭而保姓受氏稱久大顯遂將順者惟關南楊氏勝國以前不可推

我朝自弘正至今二百年間甲科五乙科二甲科歷官方伯者二叅議者一郎儀部者一郡太守者一乙科歷官郡邑長貳者二迺有聲績其出處委悉千生也後不知其所爲治何等定一一詳譜系中衍遼初方伯居相近通籍先後不相遠官方皆相及相與稽合詩文壽誄理道指數里社村巷故家遺俗興廢之事坐談必移日而屬序其家譜之端曰古之得姓者自一人分爲數十族所謂別子爲宗者也神禦之統皆以其子孫本厥身使有所依故遂古之裔若上六族若四岳其胤遺史凡猶有之而世遠經離亂尚多散佚灰燼況不腆之宗始別自一人徙至

于斯垂三百年初百年間未嘗有顯者迨及宗乘爰自中葉有其聚之距今又垂百年苗裔茲茲宜續紀異時治亂雖殊不可知吾將持彙載筆請了一言爲冠冕可乎熊于肅然改容而對曰盛事哉愚何敢辭夫譜之爲例道古以本始敦仁也庸敘以明世類義也係先以彰緒亂收族也隆近以崇長弟展親也立宗以存家介貞教也書地以記遷徙稽疑也六懿具焉蓋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譜自上世已其泰夫圖籍剗除王侯世家惟世本存太史公採擇兼國語左傳爲本紀列傳起義立例遂徵信于後世然于庶姓百家無睹焉自劉湛王儉賈執王僧孺諸作而代有譜矣濫觴至今附會蒙冒李必隴西崔必清河胥華寒素傭隸衣冠僭楚裔夏了不可憑其于古人稱頻號稱系遠存疑輯比部會聚列牒析以同而異以異而不殊之義謂何不等于稗史乎方伯健名某初徙至關南之始祖某一人而宅無及識度齊將人遠矣郎

以揚論漢以後文燄盧駱武繼梁陳夫豈無人年壽榮華欷焉灰没名亦不述惟關西立節玄亭立言至今兒童婦女莫不家傳戶誦則族以人重獨族重乎哉古語曰郊禘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廟祭之有昭穆也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上焉一王之憲典所式下焉奕世之精爽所憑焉可誣耶今楊之子姓茂才興等日翩翩項背起方伯榮聞嘉祉愈簡簡盛屆指合先達諸公之數若使當漢世豈不可稱萬

石君然史稱諸石下車過里門舉鞭數馬以對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孝謹如此方得以功名自壽則能亢其身乃能亢其宗若族大而馮厚賴衆而驕雖以成季之勳宣孟之忠子文之治猶有傾跌此亦方伯意中欲諄諄如馬援之誠也者然方伯居恒抗法于鄉羣從雍容實能惇大曜明以德義協于遠近禨祥是兆而丕奕爾邵用對揚祖宗之光烈誰謂關南不關西若耶茲譜之修緜同以合樂辨異以同禮覈實以

徵信藏之家廟歲時蜡臘展拜秩如殊異乎時之所爲修譜者異時輶軒使者出而求書于四方則必訪取以獻以備太史公其人採擇爲萬石君傳豈不與蘭臺石室所藏之故憲焜耀無窮哉

王氏家譜敘

太史公作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然則非諸侯而欲譜其世於虞夏殷周間蓋亦難矣氏族之有王也相傳皆周靈王太子晉苗裔出於姬氏遷琅琊或遷太原本支夥頤遂爲諸王姓鼻祖第子晉緱嶺吹笙翩翩登遐倒景覽觀玄圃又豈向人間炊火論種耶則當存而不論矣吾郡南昌之王可譜者自季友公居省城之東湖徙豐城雲嶺登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封豫章伯越四世子邳以武節起生十子延蔓延於南昌豐城進賢凡二十餘族計六十餘支自稱皆太原郡云爲唐迄　明幾千餘年衣冠甚盛如南昌之少宰太僕則與余年家修世講彬彬大雅矣嵩論進賢則舍源神浦與余里北山甚近其土赤壤其山水深秀其地財饒竹木戎菽其人愿質耕讀多髦士烝髦序者而神浦實余之外家外王父世瑞公生外大人爲家女余舞象時先夫人携余爲外王母壽于時舅氏慮在至今四十年夢寐不能諼也表弟某手家譜一帙見示曰是故乘也今新修有次第願得一言重首簡熊子於是避席而歌渭陽之次章曰何以贈之瓊瑤玉珮舅氏不可作而以不腆兎碟之詞當瓊瑤不慙愧古人乎禮王立七廟一壇一墠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士庶人無廟薦於寢如農有畔其尊祖以敬宗報本以友始無貴賤一焉書稱敦睦詩

詠敦蕎蒸親九族用慰所自出之始祖俾後嗣有觀仁人孝子之用心詎僅僅欲其姓之張耶然王之爲姓固張矣　明輿守白馬之盟文官不得封公侯而靖遠之驥威寧之越新建之守仁皆文官也皆伯也皆王也王之先豈有天祿哉然今修譜諸君端不藉是爲輕重壹惟演詩書敦睦敦蕎之義即族大無寵而以清白世其耕讀效六順去六逆肅肅雍雍濟濟秩秩俾祖宗無若敖羊舌之恫而子孫有萬石建陵張叔

之風庶幾是譜之繫諜如珠聯玉貫異日爲太史採摭入世表亦可以觀矣

南昌萬氏家譜序

明興海以內吉氏族當以萬爲甲蓋衣冠盛生齒繁所在第宅綦布豈不亦磐石之宗哉而其中多賢士大夫不欲參家世則嫌非種有如東西坝墨山厚田城頭獨䃤山前之萬也者必丘墓同表昇祖同名字昭穆同廟系乃敘爲譜他雖尚貴訢錄有君子正世之心焉東西坝如少司寇學憲璽卿皆以祖孫父子顯及銓部儀部孝廉諸生人文望南昌墨山之廣文司李則祖孫也萬與余家世爲婣譜猶及與璽卿儀部廣文雅遊璽卿儀部才而篤廣文忠而惇司李爲余兄女親聰明而決正厚田近余里北山力農勤讀髫士有烝爲孝廉者蜀䃤亦稍近有烝爲髦士者城頭御史論建有風操太守純麗而壽寵名字行業俱在譜中山前在武寧稍遠不及問想亦古之遺民則萬氏之宗真自尚貴矣何他援爲項東西坝十七世孫延議脩譜所立義例無舛迕而要歸于無他援司李吉人還之而

問序于余余不覺喟然而誦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則論世者當問監于天所好即所求天與民誠無二道世非所論也春秋之季欒郤以盈至之汰而速殄韓趙魏以厥起衰盾舉絳之忠而滋大韓趙無論矣萬非畢萬之苗裔乎其封魏也大名盈數天以是始賞數千年後猶傳華族則畢公高佐周之德與周召散宜生乎烈天不能遠也如以世而已矣西漢之季公孫弘

發迹于牧豕衛青奮椅于人奴霍去病託産于寄豭金日磾宣力于降虜而齊諸田楚昭屈景遷于關中者抑何泯泯也已豈可恃哉黃帝之子二十五宗惟青陽與夷鼓二人同德皆為己姓倉林氏同于黃帝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黃帝炎帝俱出少典黃以姬水成炎以姜水成成而異德不免用阪泉之師宗同而德異者復如是則德之不可以已也德合義義道利利阜姓古今所通諸葛子孫在牒者俯思瓜瓞俯思

門地指先德也求其德以合天天必贊之民必好之豈直攝固保其土房將高貴綿綿太史採入氏族志特南昌之望而已耶

厚溪張氏家譜叙

尚書春秋史家之祖筆也左丘明司馬子長班孟堅依經立例為傳志表書則譜系之所為宗報也西漢以前之文不作孝思自唐尚氏族元魏崇門第于是儒耕而冑華貫白屋而弁朱戶矣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天實使之一本從人情為二本可乎賢子孫重祖宗者自不與凡同也厚溪張君永煥字鴻烈質有其賢忠信世篤一日持其家譜屬余叙其端則以永樂年所修

為定本始祖保奉使饒州保生權改卜南昌之厚溪為龍門碣石之源焉稽古黃帝第五子為弧矢主祀而弧矢星麗南宮朱鳥鳥咮為廚先張之弧自鵠及風車為三列虎丙離明宜張仲而下名實大著于詩傳載記哉然而鴻烈不欲侈言但曰我厚溪張氏由唐宋迄今六十七世祖尚敦睦令闔譜于一因中葉生齒稍繁爭逐乖違遂列支閣各拜各擯子姓利相更本根無所底夫族姓家室之枝葉也可以不如葛藟乎太叔祖孝廉甫于成化年間修輯譜與圖未合萬曆年間叔仁等重修仍未一乃與兄弟叔侄熟議于崇禎乙酉二月更正幸而就緒敢乞鼎言為冠熊子遂驩然引傳史之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居同樂行同和祭祀同胙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厥名者惟勤禮致敬竭力敦誼也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生厚而幅以正德故能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厚溪子孫其無負今日合輯圖譜攝因宗祊之意哉

家譜序

黃帝有熊氏之孫昌意生顓頊高陽氏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居帝嚳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重黎之弟吳回繼居火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娶女嬇坼剖産子六人最末爲季連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嗣稍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爲文王師鬻熊子事文王其子曰熊麗熊

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而封熊繹於楚蠻畀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荊州枝江地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衞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繹之後遂世世以熊爲氏五世至熊渠始稱王十八世至熊通是爲楚武王通生文王熊貲始都郢貲生熊囏立五年其弟熊惲代立是爲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楚乃益大至孫莊王熊侶益取威定覇甚得江漢間民和莊

王卒共王熊審立共王卒康王熊招立康王卒子郟敖立康王寵弟公子圍弑郟敖自立是爲靈王弑在乾谿弟棄疾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厥後昭惠簡聲悼肅宣威懷皆稱王凡王之世或苦吳或苦秦懷王皆秦虜頃襄考烈之季陵夷衰微矣竟滅秦亡獨楚之三戶子弟而大業已歸於漢楚之後多散處江湖間世次靡得而紀焉夫季連於史傳稱芊姓而熊繹封楚以來之四十餘王名字之上悉冠以熊其公族或

爲昭屈景或爲班氏鬬氏薳氏非氏非在漢猶爲滇寵王故太史公曰楚之先其有天祿哉夫熊繹以後諸王侯將相支庶蕃夥安敢定誰何爲嫡派而熊繹則以一人肇楚其爲鼻祖無疑漢唐以來氏族志古今人表浸湛不可考斷嘗以始祖涇尹鄱陽者爲豫章之熊所自始涇公生杢杢公生陣公陣公九子從南平王力戰佐存重玄一人重玄公以後世系如珠聯綫引昭穆雲耳旣粲然其如指諸掌此今日之譜所繇

以傳也從浮黃河者觀瀾於龍門遡流於積石
必探源於泑澤于闐之西可忘本耶余因有感
於天道報功德之厚而知吾熊之昌于子孫孫
有勿替引之者益上古淮水之世厥初生民六
府五正之官所以開物成務萬世永賴土司空
之報在夏殺司農之報在周甚盛矣伯益掌火
亦啓秦趙而况當混沌初闢重黎之官司天治
曆度地居民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者乎是宜
季連圻剖祥同彭祖鬻熊師周封侯齊晉况祝

融司神明於五嶽列在宋恨實麗楚服史稱長
沙豫章皆南楚則吾熊獨宗與於江湖他處鮮
儷矣乎有以也或曰然則公族如昭屈景今何
以不彌大蕃衍熊之張於楚耶曰周仇併吳
萬封魏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季連本羋
姓比封楚而四十王之名字皆冠以熊其音屬
宮大名何減於魏且文從能火適與上古六正
祝融之官合聚族南方豈不亦天開哉嘗巡長

沙登祝融峰東西望日所出入景氣員神紅光
所司記曰崑崙之山其光熊熊余於祝融亦云

題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者余西利氏次順陽龐氏友高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諸國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弟云天馬筇竹特邛京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大官日曆曾不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眞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龐氏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

先生家戶傳之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

朝大收藺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支之五官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地理人天眼目引

李氏昆季擅聲堪輿素鯁介落落不諧獨余謂其質有學術也相得甚驩一褭先太夫人於龍岐再改厝先贈公於白峰龍格穴法確有所据不作時師誕語以目力揆山體亦不甚依傍羅所刻人天眼目龍穴二卷葬經嫡派砂水微淆諸家彼亦不斤斤也余因有感於矇師爲造物尸柄而拘儒之賤事其親也今夫隴畝寒細不階尺寸其門忽大一坏封土類多闇合靑囊富厚者遂欲以朽骨壟斷於山川虛地上實地下甚且席其氣力謂牛眠鶴飛可以奮臂而休咎之徵反出圖度之外

地而天者也若拘儒守經義之反眞斥堪輿爲湫漠舉父母體魄委於水泉螻蟻之間曾不如寶珍器者之什襲此其不孝之罪亦上通於天矣然則將如之何盡其心以擇術陰行善以待造物之至人而天而已矣李氏昆季專主龍穴其學術所繇與時師異是可以信其不矇也昆號和石名現季號少湖名瑜

江西武舉錄序

國朝功令三年一比士于鄉秋開文科又取禮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是月課武舉崇禎十五年壬午冬未暇舉次年癸未赤眉青犢之徒繇楚贛騷我袁吉會省為震議暫輟而明年甲申秋侍御史周公省方觀民立綱陳紀將報竣有其舉之無敢廢也而都御史曠公訓厲戎兵申固封守同心共濟雖丁北方傾側擾攘而樹之軌度佐車攻吉日斐然成章矣周公爰檄守廵備兵諸使者集材官良家子初試五步騎而射射多中率巳三日百步步而射旅升耦發合者得若干人巳三日偏棘較韜鈐論策合者得若干人為錄上司馬門錄成宜有言序首簡屬筆不佞請先誦江漢之篇為風而徐式諸士之氣為醮可乎宣王中興召穆公虎率滔滔武夫以鋪淮夷詩人歌功千古耀之今時即際百六豈無魚鈎兎罝為熊羆不二心之群者耶然而在上之人所用何如耳華丘游有言束帶而綏吏民使國人愛之孰與鼓

三軍之士以走強敵自文武岐視刀筆士持口舌譏訶即使周大尉李將軍功震人主威行萬里尚為不如獄吏貴不欲對簿于是武臣巧于匿瑕其上者竊名請美田宅自污其次者坐鎮淮南數遺稚貴托之避患丐貸無節瑱環相通營右職善地自便非腹部士而虛冒軍需市租于何取之諸士有一于是則今日之執轡如組舍矢如破與陳說古今決策利害事有徵而言爛然吾不無趙括之疑也則何若守氣而善用之猛虎之猶豫不如蠭蠆之必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用不用之譬也餳童子以之粘雀而跖以之粘門牡烏喙國手以之已病庸醫以之殺人此善用不善用之譬也然猶用氣耳更莫如持之以忠貞而申之以禮義禮義者以樹援之心禦侮以保軀之心殉國以腹下之心奉上以私憤之心公戰忠貞則生死不內怵榮辱不外眩爵祿功名輕若脫屣矣江右在禹貢彭蠡既豬又云東淮澤為彭蠡而吳起所述亦曰左洞庭右彭蠡史記漢時灌嬰將吏定

東城鎭歷陽渡江取吳下定會稽豫章郡故今猶有灌城名迹五代時鍾傳取洪州遂跨有八州其子匡時不能守楊氏不血刃而下宋時南北二朝稱樂土比僞漢友諒攻南昌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版張子明殉解揚之節鄱湖之戰廖德慶以六舟首敗其鋒常開平脫御舟于膠韓將軍殺身以代王劉文成畫策而移舟王文成王家渡之戰伍吉安邢戴諸太守之力爲多於戲前戰開濠上之真主後戰開鄖上之龍興今宜春盧陵錯子不靖

至于用鉞亦星陳而雷行適際河洛之圖書越江淮而定豐鎬則勳崇番鴻發祥隤祉其所開豈不萬年鞏固哉諸公膺干城爪牙腹心之寄者覩前生收功于章臺驃騎發跡于祁連馮異勞謙于大樹其居伯仲之間乎

觀風錄序

禮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風之見于毛詩十五國者率多出閭巷婦孺畯夫之口而孔子述之爲經萬世誦法焉得失汙隆理亂之故毫髮不能遁勸戒如日月麗天雷霆奮地其重如此今巡狩曠遺侍御史代之澄淸激濁之暇臨校諸生差等其文辭錄而梓行于國門則經術之醇疵關俗尚之邪正庶幾古觀風之指矣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兌之象

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風行地上觀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合論之則上人觀士之文要在觀我以示儀的與士之觀感而興起要在朋友相觀相說以收麗澤斯風之所以爲古乎今侍御史以觀民之間觀士不觀詩而觀文不觀古文而觀舉子業時文也評古文者如相如之文神矣僅以淵麗稱子雲之文奇矣僅以淵雅稱然則文之正派可知也論言文之派有三代六經乃當稱西漢二千適于時

之古也論今文之派有成弘以前諸大家柰書肆
演爲講章莫若萬曆巳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
州辛丑同安之四會元適于時之時也梁昭明文
選云大輅始于椎輪增氷成于積水踵事增華變
本加厲物旣有之文亦宜然如夏尚忠商尚質周
公豈不知之而其制作繁縟綢繆杞存夏宋存殷
孔子豈不知之而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聖
人固不能違時哉然得時之中自不畔古左操五
音右執五味貴調和也懷繩與準多備規軸欲圜

轉也淺深浮沉曲直收放雖破拘攣必就嘗經爲
可繼也鼓之有桴樋擂響應不爲惡聲也慇毋垂
詩喜毋孅氣訪佞蓄諂竹凶覽讒慎爾朋比也先
正科擧之文意義遵傳註體格遵功令若布帛之
有幅焉今破除繩墨規矩制藝與論策體幾不辨
矣形意丁魑魅魍魎之鼎聲僻于寄象鞮譯之屛
蹤山十里蟪蛄在耳白晝封豕人立而啼王司柧
昧心收之使其人其文登第而司言責有不爲宇
鬼瑣梟亂天下者哉左氏稱公子札聘魯請觀周

樂使工爲之歌國風則美二南思陶唐細鄭而大
齊淵衛而夏秦聲音通于理道猶文章關于國運
也　明興統攝聖眞取士專重經義經正則庶民
興經繇聖作自非宏覽博物容與仁義之士安所
得明經之言而稱之侍御閣邨周公吳下名宿質
有文武材來此觀民民治適有芻蕘之警覘兵兵
治用其餘力觀士先爲榜檠以矯不直爲椎鍛以
爽不平以表示目以皷汪耳以法教心分集十三
郡諸生試署中而閱之得義若干篇錄其中正不

離經而畔道者梓行爲多士矜式大都醇美豐衍
闡聲暢達聰明特達之士俱在收中矣蒸民之雅
以尹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嵩高亦曰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夫吉甫薄伐玁狁燕喜鬻人以爲奔奏禦
侮才耳而秉彜好德柔嘉維則諸語孔孟性理之
學實不出其範圍文武爲憲侍御其以茲錄爲左
券

章諫議魯齋疏草序

記謂君子正色立朝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言用身顯不敢以盈卽達其言而莫之遂不敢以疑天罔無乂而不定者人未可與慮也吾友章諫議魯齋以名父子起家甲科爲華亭宰廉平通敏用治行第一徵擢給事黃門于時羣龍滿天吉水鄒忠介爲御史大夫予亦備官悶伯際萬曆末士氣厭抑乂天啓初宮府尚無大壆福唐葉相君當國善調御諸公奮筆言事展意

無所依違共推諫議爲龍首稱進者榮貶退者辱遂作重劾劾監織造者璫時魏璫業有萌芽事發相護幾蒙重譴閣中力持僅奪俸嗣是論建漸廣屢條狀先後在事者過失以拱默尸祿爲恥而同官中有譏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者人又指目諫議發蹤予與諫議燕坐嘗私相念曰杜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見稱漢史夫其口衆我寡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諫議于是疏言立賢當無方以成蕩平之治亡朋消黨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閣部甚韙之乃溪刻者又稱燕容爲養奸甚乎哉中立之難也居無何鄒忠介得請予亦量移南臺獨諫議久次言路同者異者人持所見俱未免有枘鑿比高邑冢宰爲政豪傑慕年稍爲知友所牽率彈事者屢皆莫不誅傷且目福唐模稜亦風謂使歸鼎司失調御手諸後進又不能畏愼無所交通示人以瑕而魏璫權勢得附着者益熛灼遂釀成甲子乙丑丙寅之禍大獄繁興誅夷竄遣無

虛日諫議竟削籍危得不逮矣丁卯之秋恭逢今上英武立極憲天敷治改紀前政環召寬謫特起諫議庶六垣之首予亦從夜郎召入司馬門戊辰之冬會廷推閣臣屬吏垣職掌烏程宗伯不與推疑虞山宮詹陰持其柄抗疏直彈口實于浙闈關節

上命東朝堂辯之九卿皆在禮部持硃卷進

上細閱有左驗乃大怒切責廷推不公烏程面糾諸會推者爲朋黨諫議隨面糾烏程曰朋黨

二字乃從來小人所以傾君子漢唐宋有已事詎殊長聲氣亦發舒無顧望
上乃命緹帥逮出班是夜繫待漏院越二日得
旨削籍歸苑不入獄矣至次年巳巳秋忽遘病竟不起嗚呼天道是耶非耶于今歲星一周烏程且入綸扉當國六七年俗士吞謗榮辱霄壤玆同及黃泉當國之相業治乎亂乎諫議數篇遺稿不猶愈于文園令之封禪書耶長公凌九京輯役梓人既成帙予獲縱觀之則天啓初抨擊異同未免爲坤之龍戰于野也若崇禎初廷論不局趣效轅下駒則夬之揚于王庭矣語曰衆鳥累百不如一鶚既巳當言責而苟容求全懷危內顧倘以古人之跡見繩能不內愧于心乎假令諫議如在目擊斯今治亂之數其直項發憤又當何如哉君子之氣定卽君子之天之所以定矣

一　惠聲序

粵若稽古虞廷聲教訖于四海實維聰明元后綱厥羣紀亦岳牧而下質有仁聲庸底喜起也史傳稱循吏奉法循理庶乎不背以愛利爲行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然率天性公正不可干以私故政平訟理庶民所以無嘆息愁恨之聲也江藩參軍姚虞功用吾師太僕公明父家法起嘗幕京兆尹假守宛平以治辦著蹟矣屬吾邑進賢令人計階獲借寇攝篆一年所流平恕之惠明淸之譽全完之澤父老子弟式歌且舞蓋吾邑地埆人嗇儉嗇艮罪固非有槐里平陵俠道穴左右卽禍猾小豪無蚝起者山澤二叢耒耜枷芟擊菜除田時雨既至挾槍刈薅鎛盡其四支之敏仰供歛賦而巳惟縣官重責更租稅騷擾以相役故賦不能驟登使君智足以應近世之變究足用得人不爲斷擊亢暴而輸納不愆小大之獄必以情行之發于至誠庶潔通達折而不撓卽大家請寄紛然高下在心

不少徇由寃獄辨誣服者纍纍堤湖衝梁氷闢築市嬀傍事半功倍政未可更僕數也士洪相屬走臺司頓額而叩曰安得使君爲眞令屬新昌令缺又攝治新昌一如治進賢時其邑震于羣盜兼大浸登陴揲恤災振墊時斷而循知斷而備使民無傷而農蕘勸其邑士氓又相屬走臺司頓額而叩曰安得使君爲眞令夫眞令專涖則神氣不旁鶩假守者人情多以五日京兆相擬而自擬亦爲過吏傳舍民其遑恤髙者

苛察猛厲督賦如捕蛇卑者並公受取通裘橐而止矣何使君之超然表出流俗外豈無本而然耶計硯內經曰惠稱生聖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則前所謂吾師太僕公家法在法明父爲衆父教忠移孝兩得之矣而亦關于資學焉夫聰明疏通者戒太察寡聞少見者戒壅蔽汎愛溫良者戒無斷湛靜安舒者戒後時廣心浩大者戒遺忘必寄巳之所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此吏氏之所以詩詩爲循吏傳神也若

王溫舒多諂善事有勢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又爲酷吏誅心矣使君明如鏡淸如水定如石公論皎如日月臺司徧賛于上童叟謳吟于下尉薦之剡業巳交公車旦暮即爲眞令

聖王于側席求瘼思良吏如饑渴行且不次進淸近惠聲一刻特爲之嚆矢耳吾親見其行事因僭序其端如此豈爲世好夸毗哉

張元孜永思錄序

余昔在雕鳩氏之垣與聞行間事會驛騎持赤白囊報邊狎至每嘗當食而嘆私念邊境之民靡敝愁苦方藉諸武臣力爲爪牙而令其以賂遺起吾恥之因與司馬言置將不善以卒予敵自今推擇大將必從其瑣環不通於京貴者請自部科始不然吾不敢貰白簡適軍政後更置南北大將軍暨偏將軍亡慮數十人而榆林諸將軍爲盛蓋其俗剛直尚氣彊毅感槩大率精急喜功名雖不徑子公曹丘之口而名聲籍甚造陽今張將軍其一也將軍舊塡韓而以故張將軍之戚上書解印守

墓下武人罷綠臨戎沿爲故事今將軍獨以通禮自居賢於時人遠矣以故薊急則推塡薊韓患又從薊改拒塡韓皆非將軍意再四上書辭不獲比之塡余且外轉移病臥山中二年所戊午夏以李本寧氏碑志墓記另潢圖冊走余東皐乞言志所以詮次故將軍奮擊狀如龍門之傳李廣其墓記則取裁班掾故實以客形主長於諷而短於諛余生平喜三李先生言北地歷下征矣京山部曲行陳如程不識恨未與之而決雌雄得其文津津讀之再三不覺作而嘆曰嗟乎道家之言忌世將謂多殺也余所聞故張將軍以良家子積日累勞至偏

大將軍印結髮與左賢戰大小數十斬捕降下過當不可謂不殺也然其最無如薊西之役牧馬入過畿輔諸路兵雲翔而不敢擊獨故將軍提劍麾捽搥崖殺其騎且盡洮河之役慱實畜夜犯永昌故將軍扼險截其梟騎短兵接臂中流矢殊死戰不可敗慱實亦中流矢遁去誅當戶以上十餘人之二者皆穿塞寇也乃王凌轢吏士甚鷙無消衍將軍其暴骨乎所謂以殺止殺也今將軍確然秉志殊有父風畢侍御謂余言其臨財廉與士信不牟餉不殺降所至持重不乘危徼倖夫廉信持重而猶戒心於殺降之禍將不當如是耶即以韓事

論中外張皇艮悁十餘年無功而糜軍興踰百萬王者甚欲乘僥倖大肆撻伐以邀婁爲期妄意闢邊拓土寧遠之封可復得稍移大軍東行以挑之而西旅乘虛蹂河西陷城堡殺略吏民以丟吾恐啓釁樹禍艮煕之難自此始夫世無甘延壽陳湯其人而欲探烏桓之壘蹈姑繒之壁微論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撤腹心之備以圖攻堅不可知之功此其情數雖三尺豎子能辨之矣今張將軍塡韓擢軍備西而實以偵練遍備他如故約邊不烽舉則兩全不者小入即枹鼓立於軍門必追逐令騎輪無躙春秋閱四防而韓吏民按堵如故[illegible]非大將

不貪功之明效哉夫故將軍以殺止殺今將軍不殺而
殺亦止乃知偷避於境內與徼幸於境外其事一其心
一也是父是子雖世世將其於道家奚忌乎至其圖墓
圖像孝子至情無關彊埸大計詩以歌之不復更端表
及也

明良錄序

贛爲古虔州當豫章南楚閩越南越之交山谿
深昧疆境廣大饒穀栗篁竹多盜賊依阻
明興用中丞臺建節填撫之治于贛守巡使分
左右晝軍門提桴鼓四出征討典法叢急所賴
調劑宜靖于其下者一贛縣令也往往難得人
乃雲南昆明陳公亮使君以丁丑進士選擇而
來聰明静壹濟以恭儉用文雅飭吏治智足應
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精深審謹愷易清通吏
民見者皆輸寫心腹急則少緩之小解輒披籍
遂立名迹稱大治頌聲在路薦言盈庭今既三
年滿考報最績大吏宰司將以上第書
璽書褒召在旦暮間矣乃以其所梓明良錄見
眎備治贛實政劉大史孝則業敘其端明良者
何使君父以庚戌進士歷令西充華陽高陽擢
吏部稽勳郎應靖寡慾恥立名稱近于古之清
良人知使君自居于清良人不知耳孝莫大于
嚴父父之所尊于不敢不承杜延年爲人安和

[illegible]事居敎官府不敢當書位坐臥皆易其
處使君以畏人不知避乃公畏人知得其義矣
循吏傳曰奉職循理曰去其泰甚曰以儒術飾
吏事庶幾德讓君子之風若一切精悍武健雖
修潔稱其位皆列之酷吏若今之紛更行收削
令上下楚楚及居宅惛惛無辨者吾不知所傳
入古人何等使君雍容醞藉亮烈視其父不偷
官而外交請寄紛然高下在心毋少徇增埤浚
隍倂粻簡賦理訟剔奸廉饑者粟老稚者置伯

格長以牧司盜賊者皆苦心節宣贛民大說兌
之象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益之彖曰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而要于以不盡民力爲本
善射者審埶臂而不盡弓幹之力養由基所以
爲精善御者和鳴鑾而不盡馬足之力造父所
以爲範善斷者應心手而不盡引斤之力奚仲
所以爲巧良吏豈在盡民之力哉晉叔向之言
曰良吏所居三月而六畜不濡而況人乎酅子
之言曰政平于人謂之文政禮恭于人謂之文

禮治仁于人謂之文治使君于三者備矣在澳
治行尤異者察舉表次爲公卿今使君三載書
功潁川河南異數實固有之而居圉多虞要在
爲
國家樹長畫治贛之績特九層鴻臺累土耳昔
孫叔敖爲令尹吏民皆賀而白冠父老獨不賀
蓋將有進焉者吾欲進使君爲
國家柱石異日憂責方大則亦不敢隨吏民歎
揚考績登堂稱兕于士壽也再讀郵旌疏草知

使君父稽勳公以送
先帝大行山陵攀髯號慟疾作于途使君繼母
王扶櫬柳車還鄉次黔中龍里衛值安酋叛攘
陷龍里與使君弟戚厚罵賊受刃死先後俱蒙
表贈一門忠孝簡冊當爲熠之使君亢身以亢
宗斤斤以清畏自盟此濟美有本之學也史稱
夜郎以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其外同師
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嶲昆明滇池三百里旁平
地肥饒數千里西北牂牁江廣數里蒙自爽

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以郎中將往喻後置滇爲益州郡文武威風所繇徠遠宜至今人物世起如使君家奕然以忠孝表遐方豈不亦可敬哉

祝延編引言

壬戌春王正月吉水信卿李公七十初度里中薦紳先生多公通好雅游爲之作誦以比于南山之什蓋有激于公之風椽而情見乎詞藉手舉酒以祝公延斐然成章矣明遇與公長君孟闇兄弟友也薰盥而讀之再三不覺慨然而嘆曰天之所好人之所忌吾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何以明其然也自唐重族系李氏凡十三望或蒙臯陶或禘玄元而推高隴西爲第一公族著吉水吾不知其於十三望何如而衣冠甲第鼎鼎稱磐石之宗公獨自守若寒素內廉行脩讀書不倦癸卯廼與孟闇同舉於鄉甲辰孟闇隨第公即決策一氈由州序晉辟雍徐評廷尉久之轉司寇諸郎皆南也癸丑孟闇持斧兩浙公慮畺地錯厝易爲奸闌所假借遂請假里中徃來皆不入傳舍買小舠由長江遡洄行李蕭然竟未有名其爲大司寇官屬者諸懿行不可更僕數其精謹大抵如此有一不符於天之謙道者哉且晚且二千石矣會丁巳大計京朝吏主者以朋黨張目牢銜要人陰誅不附已者空國而逐是年如武進宗伯之清嚴渭南御史大夫之方毅亦在塗汚中他可知已三衙門之不能盡協者故事以年例遷名陟實斥也

是時銓部則魏貞甫得恭藩省中則明遇得[illegible]台中則孟闇得恭海讀淮陽亦不薄然一落事而盡以江右人坐白己可去矣而主者猶曰虫斥亦陟也於是染及朋友朋友盡落尚計孟闇有老父在晋曹必並罷而後愉快竊以世清規公爲公必不得意於孟闇謂孟闇實貽親以憂而所以傷孟闇者始至孰知公不爾也聞報之日搢紳大笑曰吾老矣八旒旒一經不能早遂董董與孺子同樂乃遂[illegible]禮官[illegible]乃遂有郡廉孝謂選人優游俎豆之舍白雲之司將謂厚實耶計必不出此將謂名高耶老人資於復不能有所振與今得以黨坐

隨諸君子之後吾不恨矣可使皇甫規獨爲西州豪傑也耶尚羊文山貢水之間神明倍王而闇亦辭藩參不就子舍愉愉今五年所公春秋政七十恭逢　新天子大服[illegible]豫脩筆而薦孟闇者章交公卑方推擇塡東方以海道與[illegible]直恭卓然有萬里之望焉孟闇猶欲依堂上娛綵上書謝不[illegible]進其行而[illegible]中薦紳先生聞其事而式歌且[illegible]董仲舒曰壽者醻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每醻之於人知言哉董子夫不必醻之於人而必醻之於天人情無同而伐與天道違盈而吉謙丁巳八心方欲使公父子撫心對[illegible]余

公無豪傑之槪以腐鼠之嚇稍減飲啗孟闇亦何以對天下哉迄今五年而公春秋益高神明倍王孟闇且卓然有萬里之望天之所醻可謂定矣人何爲哉余故曰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

明宮保尚書瓆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中樞集略叙

黄帝以縉雲氏紀夏官兵政之祖也唐虞之際無專命臯陶作士猾夏自正固天官大角帝庭左角于右角將之象也至周禮大司馬掌邦政九伐之瀍官備矣漢制列于三公非勲勤師傅不輕授唐曰兵部宋曰樞密雖分曹列府而其筦鍵多丞相操之至我朝罷中書省分六部兵部則耑耑典蠻

裔課盜賊節度中外虎符云其官之長必遏歷邊塞彷漢任衛青霍去病爲大司馬陳湯决幕府事遺意往往省西北諸公當之其人儻募不必收斂闊大而足智遇事能設權術上承宫府之意指而下行督撫鎮一任其操裁言路亦陰拱而覵其成功錦衣延世之賞直掇之耳東南之産則指不多屈即吾鄉正此席者惟毛公伯溫譚公綸與不佞明遇纔三人也毛公際國家無事譚公督薊將無

幾名王以愛孫跳歸雲谷我箝其舐犢之私以要之遂頫首受欵比入中樞可畫諾定矣况两公又遏歷稱知兵非後進所敢望且明遇宦跡不過两京及閩浙兼有狗馬痾附以醫藥衛生無經保身之哲一官九坂氣體屢踣幸沐　聖恩浩蕩賜環置之南都卧護白雲差可蓋短不意鄢陵梁公急代者固推之當宁特召對平臺冐昧而攝官承乏者十五閱月中際榆關上谷隴西北地上郡東牟烽火屢徹旋亦底定其間曲折事苦而心碎皆仰庇聖明之威福臣下固不敢佻天而封疆之尉侯

晏如或庶幾可幸無罪而罪言驟至微聖明俯鑒無處所矣痛定思痛至今猶耿耿病悸因簡橐中未焚之草僅存十一于千百付之梓匠題曰中樞集略凡十卷恭際聖明岦重疆事中樞條奏多御前密封徑下省臺槩未寓目其抄傳者亦千百十一耳則此區區之大畧亦何足以見席前之籌而令天下知今日兵政梗槩耶愚謂約言之馭邊之法具在漢史其曰種自有豪勢不能相一又曰諸

種並和非國家之利故必有以乖其國若起一害
就二難非本計也西南者不可純繩以漢法在諸
葛武侯只能令土漢粗安而已近滇池土司幾爲
氣奮者所鼎沸若黔中水外能終弭爭端否揚粵
既閩盜賊結綜雲擾海上郡國似非禁海所能隄
島嶼所需戎絲磁綃錫藥草如饑寒之于衣食不
得必不止我亦得其犀象旃檀璧流離奇物而白
金之生于閩粵直百餘萬若梗商賈路徒爲奸猾
與盜賊開戸耳然海寇猶一面之疵也而中原流

寇害在腹心出沒如風影難捕誠縱復多良民大
吏朝夕更置似奕棋無定着非急就安定蔓難圖
也嗟乎去婦而翟瞿恤梁笱徒爲世所誹笑耳語
曰遠不忌君恭承聖明灌盥拔置耳提面命者數
數矣廷臣徒見聖明綜覈妄以爲一切在操斷未
必轉閶垂寬容之聽也非也如新遣監視各自請
立戲下異單一枝此內臣與兵之漸部疏持之仰
報可不與一也泰凌長岡之役諸將士自知于李
法無可逭幾掉臂不顧九城揺動部疏稱自有戎
事以來逐之父兄子弟相尉轉死堅守河西爲朝
廷外蔽今未死之子弟皆已死父兄之遺也欒麗
以法又誰爲守請曲赦之奏上隨夜半批答九城
得完二也東牟曩發鋒甚銳部疏稱東省係漕運
孔道不可久于搶攘與其少發而遲效不如一舉
而疾決必徵調關寧招練丁取勝乃可十全于時
耳食者頗洶洶于外兵之召聖明獨深計審俞竟
賴成功三也如此而尚謂聖明一切于操斷不轉
閶垂寬容之聽耶此皆要渺于機密之籌未可得

而同聞者明遇感激異數輒爲揄揚以例其餘用
見　上實有黃帝堯舜之君而下無縉雲皐陶之
臣也至樞書無功自知不如前楷然硜硜守墨尺
之經無敢以瑣瑣通相問者惟日以精兵積糗堅
邊設堠繩切督撫鎭而要歸于參彼己強弱不敢
謂納其說以便偏指使有勝兵十萬何難言戰勝
攻取今僅遼士二萬稱勁餘壩上棘門戲耳方立
科條程限責成選練聖明正踴躍決策今不知竟
課無輟否夫兵難喻度百聞不如一見趙充國必

符至金城經能圖上方略以生平未涉邊塞之人欲不下堂階而徙以精神爲折衝抑末矣願後之推轂中樞者以人事君太上必如緝雲皐陶其次則漢之任大司馬與決幕府事者其意豈不可師哉

攝華軒集叙

文章之道要於揆權義理篤喻情勢楷範後先而經綸不爽於天地則世教人心端必賴之然要不能專己稱作第述古文以擘析其腠理臨制其要領湛精覗覶於絲縷之就綜天下後世自莫能外焉則博約之旨仲尼之所爲素功也夫三墳九丘八索之譔上哉敻矣今列於學官者五經炳如日月行天司馬氏史記亦彪列如星紀無柰說經說史家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以意外馳名臣言行錄

宋以前業懸於五都之市昭代文獻或藏在祕府或學士用私好惡爲阿斥鮮能覈舉嘉義穩合至公至公者天地之心發爲陰陽之乘除休咎之倚伏燦然著於易之爻象書之謨誥詩之美刺春秋之予奪禮記之儀則故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長於變書記先王之事長於政詩紀山川草木禽獸長於風春秋別是非長於治禮經紀人倫長於行聖人立言爲萬世功通於神明上推三皇猶辨之德及濬哲文明精一之傳諸大夫聘享詠歌

以觀政治之得失推陰陽數禍福定褒譏而亂臣賊子懼敘名法度數列執章物範位宁而上下辨民志定厥功豈不偉大燿明章章天下後世哉夫人亦既童而習之矣其自首之紛如何愚不能爲施孟梁丘易伏生兒寬書申公韓嬰詩公羊穀梁春秋高堂生二戴禮但於兼總釆索之餘單思夫多言守中之古來一該百刪繁刊蕪祖述前備閒發己意初學喜無泛濫之勞成材亦未能別標其軼彼嶽嶽鏗鏗吾斯之未能信也遷史是非頗不

謬於聖人文辭燦然單佚伊摯丘明叔向以來此爲大雅傳事之筆思攟摭而嗎咏之刪裁不失面目未著小斷貫天地閲自有此義理情勢毋能逍者後先否此楷範焉然守古而不違諸今是爲貴耳賤目約名臣傳自生今學禮之意然亦於監官弇州上下其議論或補或芟片言點綴定家之際多微詞乃所願學吾夫子敢發舒無所頗望耶夫有評古今者又有評評古今者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哉此通經術固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至於作奸惡以下洪範彝倫之敘則尤臣人之誼所不敢出也

南樞集略敘

書稱畢公保釐東郊詩紀召伯廵行南國皆於王畿密邇方制規模大略可見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官位事六曹九列濟濟師師而國之大事在戎莞於兵部視他曹爲劇比　文皇帝都北平而留南都爲陪京官署不移而具則兵部固開天大武之中樞也先是以　太子監國後用内外守備中貴人才資重者勳臣名品卓者充是任而以兵部尚書奉兩璽書叅贊機務班高冢宰誠謂根

本發祥地蹉　天子二千里係漕鹽財賦員官因特爲視重所以彊幹而奉山園用一威權爲萬世安耳故此官必選擇而授然後扶政帥先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軍無秕政國有柱石非豪傑名世不能行度外事也明遇質性孱昧不習兵鈐崇禎辛未從南刑部召入掌中樞十有六月于時中外雖多震虩幸敵未穿塞盜未出關士大夫借封疆修畛域之郤以不能阿黨事要孤特寡助抑厭退廢者十年所脫夏壬午盜陷廬六濡須　天子

南碩拊髀求智偶承人乏遄沐陽琨御批差官教趣一月三至遂竦息於不宿之義單舟東下受事距祓命之日僅蓂莢一開值羣盜乘利屢勝軍書交馳而輻輳大僚虛席統攝吏禮兵工守備五署機政因選徒敎騎方舟設柎技不拔距皆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祓服自奮應募若而人爲精信標兵賜余皇大牙并海上習流爲跳盪水師都城蕩蕩其閭石布渠若新樓櫓甫半朞思省吏職條教武備海有風威而大盜擅自號爲闖王將

者破汝窺襄隨鄖逼漢提督大將不能當其鋒十萬衆飈然離鄂渚之城絕潯陽之日宿舟秋浦聲日勤王一時羣盜叛將紛然假其名壓蕪陰乃勤兵衞擊盜叛解散隨折簡喻提督大將斂集散渙總一領歸戲下返棹爲桑榆之收　天子神明亦以孟明曹沫相期果也部衆廻楚全恢武漢是役也甲不解纍戈不解翳溥言震疊措陵京於泰山四維之安皆　高皇帝鐘簴式靈　聖天子之豐福微臣何勲力之有夫書生安知軍旅事但以古

方策比測事宜平常者職之衡斗和者事之經誠能制令尊威爲國家樹長晝政不必赫赫稱橫草搴旗暴骨如莽且乘危邀倖也史佚曰毋始禍毋重怒窮富貴而以殺人功此固道家所畏哉夫時惰舛午膠戾乖刺怵迫之徒或趨西東然而大人不曲意變齊同飭身正事之外安能枉己以徇人也予嘗有徇馬之心齒長力病不能任部事業齊盟其疏乞骸顧瞻陵京關係重大何等敢久稽耶銓宰猶以水衡推高幸　聖明俯賜成全溫尉歸

里不令違俗而危殆廢道而滿溢此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竟何異耶昔人云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鎖夫好聲矜名與府擢招利敗皆其所誠哉韁鎖之言而仁人不黨義人不回患仁義未至耳亦何羈絆之有哉今簡十五月以來所入告疏草彙帙付梓殊愧未焚豈趙充國所云不嫌伐一時事者耶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要渺書不能文也知我者索我於言與文之表竭區區憂國之誠守慈儉不貪以爲寶而已矣敢云畜謹之外有他大界耶

延喜堂集敘

余通籍至今四十五年實服官政十七年其二十八年放斥山林謫徙鄙遠讀禮里室暨需次金馬門無他嗜好鮮交游則喦喦與筆墨因依崇禎壬午夏攝官甫祭賽以癸未秋歸田驚心於搶攘國家多故未有涓埃補荅亦聊於筆墨隨時隨事隨人模寫附應不三年又成二帙矣夫文章之道有才有法無法何文無才何法才者作於法前法必可述述於法後法若始作游於法中法不病我轍於法外我不病法三代文體不過數端漢不過數十而今且以百計而要皆以周漢語傳之上哉六經統揖事理事屬史則左氏內外傳戰國策司馬遷班固范曄諸書理屬子則老莊列荀呂覽鴻烈諸書騷賦周有屈原宋玉漢有司馬相如楊雄樂府五言古漢有帝孟玄成蘇李枚乘策論封事則董仲舒賈誼晁錯劉向諸家其才具矣才而皆法也法漢政法其不遠於周也文章關乎世運自古記之周以前無論漢高帝起亭長豁達大度質直豪兆有三代遺意唐太宗風華闓美卓然詞大宋藝祖取天下於孤弱用寬和自保氣實爾然故文章之業漢為盛唐則降矣宋又降矣我明　高皇帝起徒步歌大風似漢內順外威綢繆其典制纘繇其禮樂似周精神氣象爲奕千古是以文章之士自比地弁州歷下太霞大泌信陽成都新安臨川諸作者霞蔚雲蒸鳳翔鷹視跨唐比漢猶有周之遺風余嘗作九文人歌前揩如靑田金華義烏與後起之銅梁熊熊輩俱人自斐然不及一一枚數也萬曆之末先之以輕俊啓禎間巳繼之以雜霸巳繼之以奇衰輕俊似子夜吳趨雜霸似秦人嗚嗚而扣缶奇衰似侏儷咒唄重譯而貫觧矣余是以郊周禘漢非西京以下大曆以上睥睨唇吻所不及蓋亦炎稍比北地諸公三章以明余猶及爲萬曆盛時之人也敢云自我作始哉

采薇草文叙

余負戟打黔中之圉時值西南蠻内訌徵發如雨三苗種人薦食邊境官道不斷如髮平溪衞當南楚咽喉地雖荒落尚多三戸遷民夜可借書篝燈清晝閒燕時取筆墨與掌故論述山水玄對樵漁雜坐父老談農桑子弟問奇字暨嘗作考工諸主者徵文記年月又通憶去來載塗之景餐風漱霜耳目所經信紙劄記不覺成帙矣因付梓而為之引言曰大哉易之時義遁於素也君子素其位而行境有四端富貴特處一焉而貧賤患難夷狄三者為之對則刊落繁華砥礪質樸正在逆處自得君子順而入乃逆而藏也易道貴逆其貞固幹事與居易俟命之旨若函蓋之合乎然則又焉用文之曰素而皆文也文而皆易也素居其位易居其時夫人日受轉于易不得其素則不能變化以成章境無枯菀道總斐然惟榮通醜窮之意消於等觀而後身所受境所授無乎不文無乎不素也學士大夫知進而不知退徇華而忘根于是乎有天

啓甲子以前之亢乙丑以後之失貞亢者悔矣既見笑於中屠蟠失貞者終吉乎章交公車謏滿北寺又趙邑袁絲之所寒心也是豈可謂成文哉余謫民也行則高山遠水居則茆茨環堵蒙犯則瘴雨荒煙遍處于椎髻鴂舌之閒合貧賤患難夷狄而兼之道汙從汙名辱與辱素如斯文亦如斯何能有位外之談耶

采薇草詩叙

先王歌詠以理性情比之絃管詩三百篇皆可供樂師北面其盛者感神人通天地儀舞鳥獸聞而知其爲治世之音和之至也變風變雅各寫亂象當時詩人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鍾律之理微音聲之闇鉅晋于野吳季札有定論矣漢唐人主好音多徵詞以備樂府伶官操觚立奏延年龜年其顯者然詞多徵司馬相如李太白諸名手亦不輕易此道耳　盛明之詩含吐于草昧至李長沙

相君以臺閣名貴奬掖文藻學士鄕風而北地肇還古之功洋洋乎盈耳哉嘉隆作者品式具備聲調燁然郎未之詣極于至和亦可爲和也萬曆之末輕儁起而以晋語攻漢以元詞攻唐以宋人之嬉笑怒駡攻經史之雅正騷騷乎徵亂矣夫崇尚氣格而發紆掉厲誠無當於溫厚之音然孅妍類婦人寒瘦類僧道恢諧類優劇其於治世之象何居三年前切切然約同志曰宜振宮聲以救之術亂環治毋曰偶然今則約以宮聲協四聲則於含吐宇宙之完氣而歸之至和焉嗟乎充類至義之精郎少陵諸篇什未爲盡和也少陵非不能盡和其世使之然也猶武之不能韶也余謂聞安足比數然三年間動盪於登嶽浮湘靜深於風霜瘖厲一切浮游感槩之氣黙黙就調御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氣兆聲聲兆象恭逢　今上坐明堂肅清廟歌天保鹿鳴而以采薇杕杜慰負羇之臣則諓諓之章政如牧豎嬉遊於晴天化日扣牛角而吹木葉耳出於天倪而已矣

釆薇草叙

小雅之臣歌魚藻其君爲之歌釆菽余讀之而知成周君臣之所以交太和在宇宙間矣夫那居飲酒頌禱之恒詞也玄衮乘馬錫賚之通典也斯何以稱焉而共所以揆天子申福祿則曰彼交匪紓於戲此千古人臣事君之極哉天啓之季余既以釆薇西行恭逢　今上秉執大道垂意至寧張天下以爲羅恩加胥靡事隆盥爟而後乃得踐文石之陛親承渥澤賁於三世釆菽之予胡以加諸又

威咫尺每次朝對不勝踧踖卽尋常退食鞠躬穀方毋或有忒詩人之匪紓余以匪敢紓學之自被命及南移一年而周翼翼乎惟恐隕越也故生平泚濫于詩文而此則日不暇給卽事用希論著槪少蓋縉雲氏之職所接在楹階俎豆之間要于爲國折衝厭難宜專邊塞之思而詩所云殿天子之邦尚未能稱塞萬分之一敢鶩其它耶所紀諸事則余所目擊而心經者備而錄之使是非炳然可知俾當世君子共覽觀焉余因有感于四朝君臣之交亦多故矣江陵承兩宮之虚已治國不失其柄威功白著久之父子之間數倫扞罔而廷臣左右袒者因之成毀相除太原四明西昌初俱以不附江陵得脩名及其相也西昌多易四明深微相難哉太原兼之而廷臣左右袒者亦因之成毀茂苑雖有內應亦不能展意無依遄福唐善于避權勢御人情其德力讓山右中州然際萬曆無事遂得專久而其成毀絕不汙連廷臣說者謂調劑似華亭然華亭成毀何嘗不與廷臣連獨其當嘉靖

之威嚴繼分宜之賊壘而燮理委蛇俾中外蒙福新鄭之所不敢望矧福唐耶餘不湎於醇酒嚮下委天啓諸大臣多失貞而仕皆不繇其道固無足論著矣今當　英明撫運金甌蒲輪汪簡最爲鄭重迺暖席者殊少而廷臣之成毀若踐更豈其所以交于上者盡非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余始終謂詩人匪紓之義爲千古人臣事君之極也

茇棠草序

余鄉者以僉都御史備官留臺奉璽書督課江南北軍吏職在講肄樓船水犀之師建威銷萌而猶得決平訟牒時時與百姓申理寃抑止暴安良自天啓癸亥至乙丑三年於茲矣旋以寺人起黨籍譎從去語在釆薇記中恭際　今上振治正氣端平法度於崇禎戊辰從夜郎召還司馬門每借席前著爲王者籌邊塞之思半售半不售語在釆薇記中巳巳蒙恩晉今官則與鄉者留臺同名三法

司治署不移而以決平訟牒爲顓職庚午春復任迄辛未夏二年有半父老子弟如雅游信習質成相屬余思訟理則政平夫待讞者愁苦不得安田里緣胥役以留案爲市賤人之牢匀圜十五星在天上豈可輕置人其中余爲之約法頌繫諸司競自勑正判如山決如水百姓稱便因得以其暇爲古文雅歌此無它平易近人也夫召伯聽訟舍止棠樹之下南國之人護其剪拜則前賢之不恃貴倨以臨下尙亦爲甲而不可不因者民乎余亦願學召伯也因彙所著奏疏及詩文若干什之梓人題曰茇棠草

言意草叙

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虞廷命夔典樂之詞也於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載覩南風之操解愠阜財則詩之先天聖人以意開之矣故博釆風俗協比聲律而萬民咸滌蕩邪穢以飾厥性是以衰感而噍殺樂感而嘽緩喜感而發散怒感而麤厲敬感而直廉愛感而和柔六者皆意也先王愼所以感之期於和安而無怨滯順氣成象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甚乎哉意之與詩倚詩之

與樂比而樂之與治通也聞樂知德百世如貫乃三百篇之風雅變正抑何其皦如繹如乎學士大夫之詩歌漢魏爲盛漢武徵詩以備樂府郊祀房中鐃歌頗存古意六朝靡靡矣建安以來質渾真摯顏謝以降輿悁靡遂宏麗劇若漸以多途唐詩屢變古亦無存而元人之詞曲亦以樂府名罪矣樂府雅也古也詞曲鄭也今也然古巳爲今勢不能作朱鷺石流翁離赤鴈寶鼎之章而就今以揆其氣就氣以揆其意詩豈可類於詞曲哉氣必渾

滙乎鬱積旁魄倜儻所會形之詠言各抒其結搆含蓄以自寫引遊憬發越陶緰語必天造無所杼軸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方中矩何中鈎浩浩瀚瀚乎如四時風雨夷淡逸遠冲肆簡質高徹綺賸縝栗峻潔歸於敬而不嫚重而不輕而後其所言之意和正而聖者動宫義者動商仁者動角禮者動徵知者動羽樂師採之協律比絃可以綱紀天地變化黎庶豈區區與下里競尺寸之度哉余辯淺徒抱其意前所稱引范古垣今僅詎

審其津途而力不足以致之秪於釆薇釆菽芟棨以後起辛未之夏午至今其中勞逸榮辱憂喜之境具矣境具而意亦與之具言我之所欲言能言當言不暇旁溢跳入藩籬譬彼候蟲之鳴或以胜以翼以涯以咮皆動於時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輒端委古今啓發前行者特權俗目之綺靡輕薄戾聖朝薰和之治也教厚文儆之言非門能之願學焉

會應草敘

昔虞廷賡歌伯益咨繇其言炳諸典謨周公之才之美周官一書經國緯化潤飾闡譯粲爛備哉畢之爲管仲田穰苴者亦能以其才氣之豪摯毅疆發爲事功而牧民山高與司馬法諸篇馭意綜辭揆勢揣情又何一如其事功之必行必效不託之虛恢無當乎則古人之所以爲文審矣熊子邁盛際早歲嘗介雲臺與高議睨而凌獵非分又嘗數奏以對明廷要渺以籌密室有所當輒氣奮無顧

望俱未能騁席蹶起者屢如經綸宣敘何祓放以來垂五年杜門却掃未嘗廢俯牘間亦抉羅爲酬答風景光美時往玩川原之溥汜偶然有會濡筆因應夫心無爲隨其時言唯謹恒與化爲體流萬象而冥物固設對獨遣而遊談乎方外哉會而後應善乎郭象註莊之敘也羽幹金鏃非機弦則不能致遠權藉不在焉又安能爲有用之言惟私念學猶植也不植將落能文則得天地於傳有之余浮湛嗜古匪一朝夕確見文章與氣運關四十年

而三變矣萬曆中王元美李于鱗劉子威輩淪謝天下忽然學六朝人雋語居無何又忽然學蘇氏兄弟英俊之士標宗舍筏輕易從流掩口於刻鐵鉥鏤似是矣今忽然矯之以雜霸秦漢唐宋錯落頡端剽剟諸子苗軋字雅俗闌入其氣芒刺于陰符之殺機宜兆時事之多故也其善者則又顓門燿四家是亦不可以通世乎夫自齊梁之靡靡韓愈柳宗元奮欲更之自許典謨復作然僅能變其音節固亦唐之古文也歐陽修似漢蘇軾似戰國

策古文矣則亦宋而古者也彼涇瀆坻埋濫觴可尋黃河自崑崙來源流漫羨支絡千貫浩不可窮越艅蜀艇固循埃洄於尋常間卽鑿空浮槎之談豈真際耶余生也晚不及尋盟作者之壇早得交陳季廸季廸老於法吾資之及與湯義仍遊不數數義仍易儻陵蔑才無所不駡人或謂其古骨微以詞曲掩金陵追隨李本寧稱白首能言矣而不理於佻佻之口謂其類古而酬酢也浙中得沈叔敷閩中得曹能始吳中得徐子先秦中得文太淸里中得舒元直蕭伯玉皆執橐鞬相與周旋並欲揚鑣爲不朽之立畏友哉乃說者謾謂叔敷文勝韵實勝虛能始韵勝文虛勝實子先樸勝藻理勝數太淸藻勝樸數勝理元直著勝論離勝合伯玉論勝著合勝離是耶非耶夫人各有能不能能各有至有不至摘人之一二不能不至者爲口實幾無全瑜然舍數君子而外又奚名哉若後來之超乘脫潁者則政未可量矣居恒謂文無濃淡繁簡急緩要以氣質深厚色理勻稍爲貴故必本於貫

淹萬類包洞三才而出於光遠宣朗之識隨以惇篤塡其掉溢黝深鬱其淺輕稽詁詘其逖濫峭削浣其嘽慢疏越震其怗懘婉渾恬其怒離如是焉而文不具體乎余於此竊日有孜孜也

格致草叙

儒者志大學則言必首格物致知矣是誠正治平之關鑰也然屬乎象者皆物物莫大於天地有物必有則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是思孟之所以受於孔子有味乎其言之歷千古之諸說同異得失而無敝也物以則而呈象聖人則其則如虙羲氏則河圖以畫八卦禹則洛書而陳之洪範其義精微矣上古之時六府不失其官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其後三苗復九黎之亂德重黎子孫竄於西域故今天官之學裔土有顓門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三代迭建夏正稱善寢尋至春秋戰國騶衍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荒唐曼衍任臆鑿空其則安在秦火之後漢時若董仲舒第以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數禍福傅以洪範而司馬遷之書班固之志張衡蔡邕鄭玄王充諸名儒論著具

在文辭非不斐然其於不貳之道所以然之故有一之脗合哉唐溺於攻詞疎於研理僅僅李淳風以方士治曆但知測數立差其於差之故亦茫乎未之睹也宋儒稱斌斌理解矣而朱子語錄邵之皇極經世書其中悠謬耳食者輒羣然是訓是式而不折衷於孔子可乎恭際我朝天明普照萬國圖書物於秘府士多晉臣之聞家讀射父之典人集剡子之官而睿慮廣延考課疏密以資欽若臺史業有充棟之奏竊不自量以區區固陋平日所涉記而衡以顯易之則大而天地之定位星辰之彪列氣化之蕃變以及細而草物蟲豸一一因當然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以明其不得不然之理雖未敢曰於大人格物致知之義贊萬分之一但令昭代學士不類首服膺於漢唐宋諸子無稽之談俾兩間物生而有象象而有滋滋而有數者各歸於中庸不貳之道庶幾不虛負覆載可列於冠圜履句之儒乎

調風草敘

詩若樂之章也古詩章三千孔子刪定三百篇與羣弟子歌絃之而游夏之徒則云風之動物詩教微焉風人之旨所以正謠俗厚人倫戒教化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葢民函五帝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氣故謂之風虞琴歌南風而解慍阜財聖人所用以發舒引寫直與天地通豈若後世音官瞽史僅以聲律紀其鏗鏘鼓舞而已耶余家世習詩作制舉藝爲出身羔

鴈尚拘拘帖括然其温厚和平之意治亂升降之會具在十五國風中何必于野淸耳季札聽聲而後知之葢時運遷革俛興俛發是非得失無不燦然歸田以來或閉戶杜機或出王游衍庸不無胱發遣寄懷思綿邈務竭翟翟之思締搆鎔鑄和劑埏埴而時出之其順風以吹噓吐納不能別有詰也夫音聲之道以開山川之風用耀德於廣遠知風之自聽於無罔披於廣莫放乎無繫拂乎怳惚而不聞調調之刁刁乎安得起漆園氏與之譜大塊噫氣樊和三籟宣暢八風而詩以調之耳以合之也

洄雲草敘

昔司馬子長之論曰訓辭深厚文章爾雅班孟堅之論曰典謨之篇雅頌之聲非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士君子提槧以執把大化秉摭貫串莫先於典誥易象經子猶射者之審固於正鵠也然上世事少民質漆書竹簡自不能多言繁稱居要挈領萬象旁羅至司馬氏班氏父子嗜官自名一家言總方略一統類備極文質之變而要歸於道文至於此止矣東晉以及六代淸言麗

句漸開俳耦而大雅之氣盡宣洩於驚挺綺靡郎規擬揣稱新警動人亦猶黃門名倡喉轉引聲與笳同音其於后夔之拊石鳴球百獸率舞不啻高山廣川之於丘垤潢潦也葢非究極六藝掩該五典迪叙據攬羣列畦析於邃古心目手口不逗入晉以後輕狷浮淺之氣而可以易言班馬者故論古莫先尊氣而調之以自然之和氣之與嚴者流岨峿要容與以寬之氣之幽渺者流鬱卷要昌明以現之氣之鷁鶂者流輕揚要蓄勁以重之氣之

博大者流淼駭要沉越以緩之文之不可類於訓詁猶詩之不可類於詞曲也余非曰能之願學焉四十年與作者上下評騭未有以易也或曰油雲爲文命何居曰雲之飛流騰軼其氣力皆薄惟孟子曰天油然作雲司馬相如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帥余陰閉晉然陽開儲與變化霖霂天下於文則合子長之深厚孟堅之深潤是之取爾吾惡乎不可爲文命

向日草敘

草向日者將首見日識今事也識今事之大者莫如鄉官鄭氏弇州王氏京山高氏然皆在萬曆以前其他水東菽園寱談餘話諸刻潰雜屬稗官識小或齊諧識怪於國家經政無關焉余通籍四十年承歲蔭追隨於國之壽耇文學掌故爲令西吳則耆舊之南山也給事黃門則論建之稷下也領事南臺備官鵷鳩濫竽司馬財乂昏才親見於綱紀法度之施防邊弭盜之要也四朝禺莆是區區者亦不勝其榮辱倚伏之感矣今歸田垂十年造

化佚我以老而戴高履厚無時不乃心天室譬諸草木則葵心之向日焉四朝大政豈不筆諸太史氏藏諸金匱石渠余何敢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而與父老談農桑未嘗不詢政俯宇與子弟課制義未嘗不教策治安兼歲數不入中外兵荒普天見告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因舐筆和墨作誌若干篇多今事尤多萬曆以後事未必非補救之通鑑也夫龍門之封禪河渠諸書即扶風之郊祀

滿治等志皆日光博贍雅馬高奇余又何敢睨其
藩而亦不欲無所因緣以成其文事雖志今語則
模古庶幾於述者之林非設不可讀者也夫日躔
經天指采吉鮮日旁雲氣人主象王朔所候黄道
一紀萬古無黍粟之忒自昔云見占者當發日蝕
戎備祀日之官祀崇例日之典兇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吾敬時時向之截事命辭慮几間皆容光之
所照該矣索隱搜怪侈譎詭誣世語則吾豈敢

穀草小叙

余舞象而讀三百篇之詩將治爲今車先資未暇
通風雅之意以爲今詩洋溢中外二十年間有
韵語酧應非從情深氣盛中出猶未詩也年四十
而息心皋野放神雲外率然觸詠比於童謠巷咢
不以示人及于役閩中輒已成帙用付雕刻尚不
獲如今人况古人耶然詩言其志也音由人心生
也吹葉鳴砧彼亦有所合之余初學詩何能爲大
聲耶其以爲興于發音仍以鳴乎無以辯乎

鶴草小叙

旣刻鶴草或人听然而笑曰子嘗爲敳音矣忽然而鳴天野之間何不倫也熊子曰是音聲自然之理也宮和而聖商和而義角和而仁徵和而禮羽和而智大小相旋若環無端樂作而詩比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倫莫加焉夫細下極則焦衰大上極則廣賁其惟雅頌之聲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心詩之至者也學詩而不本諸雅頌猶未學詩也余固幼而讀雅頌者今之詩不能雅頌其聲不能不雅頌其理雅頌之理至平人人可和者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實殯然希心于陽春白雪之調以寡和爲奇余實不能矣然余之爲敳音也亦未始異于鶴也希音之爲太音有古哉鑒子之調會子曰鶴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然則鶴盡詩與曰鶴千六百年始能與鳳凰同鳴遊于聖人之庭聆音者必乘律歸昌合陰陽雌雄之要渺而後爲詩之至也鶴云乎哉

素草小叙

夫規矩方圓之至也史漢文章之規矩也操觚者未明于聖人不文不遠之義但云辭可自致奚必前摹達而已矣嗚乎果也達於修辭何有斯達鄙悖君子所貴于道者恐未易言之也明興北地好古而愽見彊志初亦見誹于信陽成都祖信陽者也而詩工郁鬱氣色爛然至于叙記則諧語雜厝筆端務碎義逃難豈非不規矩之故哉欲知何李之是非者觀于左右何李之楊子而論定矣歷下弇州紹隆厥緒蔚然不墜即說者謂歷下以模擬傷氣而蒼色照人何可滅視弇州之議論精暢古法備具即晚年稍趨平易學者未之或先至今而大泌山人白首能言矣然文運昇爍斌斌鴻匠登壇亦不盡皈依大泌循其才之所際各有造位非不佞所敢雌黄也獨妄謂大匠不能廢規矩斲何獨于文而疑之循循焉所作如素草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焉可誣也吾長見笑于太方矣或曰草何素也曰雕鏤萬物刻鏤衆形文之綺者也吾僅能規規而據矩又焉能不素也哉

琴草小敘

仲尼之徒治有鳴琴戴星之異而王霸之道存矣馬遷列循吏酷吏二傳雖法戒至明而弊實施于後世蓋文武不備良民懼叔季而邇焉爲唐虞之想不憂憂乎難言哉彼各有取爾也而要以安靜惻恒爲循吏之宗故鄭之俗不均剛急多感槩囂訟善遁豬衣半路囹圄成市余七年間無善狀然毋敢救火揚沸第因而利導之而已諛余者爲吏無姦邪土芥和合賦備訟清盜賊衰止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其然豈其然乎但浮慕于破觚斵雕之帝廼督獄如捕蛇課盜作況命實恥不爲亦不屑屑焉簿書關決煩碎奉職循理以冬月展吾事足矣其餘三時悉紓百姓之力于農蠶登山臨水酌酒品茶抹風觀土是余之七年功課也王臣錄其可言者刻琴草

掖草小敘

天人治安之言尚矣梁昭明太子選彈事董錄任昉沈約三文呵譏及細微而辭語溫潤試取以質諸葛出師孔融薦士二表則六朝已不如漢矣况其後乎載觀漢史所記趙充國金城方略淮南王諫伐閩越書直而不汙居然大雅即嚴安主父谷永杜鄴諒不足而談有餘然其披愫引義深切著明亦皆疏家之當戶也今明王垂寬容之聽兩置狂猾之言人臣精銳銷耎莫敢盡節即間有見事風生發舒罔所避忌者第專厲鋒氣訴傷庭背爲訕而已矣甚而子虛亡是公之目媟嫚至尊之前又近于隱也余不佞待罪諫爭未暖席亦不自量時致封事策定邊境剴切衮闕規刺宰衙矣何能窺漢時諸公之藩而敬共一念質之神明如農有畔其敢有訕與隱之言也哉草具在竊愧未焚云

臺草小叙

御史臺南北並建而南臺以右僉都御史督課江南北十五郡吏士所 賜璽書曰汝其不妨臺務明乎以風紀爲耑職而兼課澄清云余不佞偶承人乏竊不自揆雅與御史察計簿謀王體斷國論亦時時明言所職白奏興除然臺務按故事丞史檢柬舊草輒辦矣而江南北十五郡之課多闔太宰殿最少府金錢而大獄歸司敗大衆歸司馬有其舉之毋敢率爲苟且余諸所上章即未嘗元本

經術通暢世務實不欲崇空語無施行必度時量力曉然與吏民共其淺深而後乃敢塵清問之燕也夫議政者苦其諷諫辦慧深刻自古記之故貴於秉心正直策慮悃愊規盾篤密此聖人所以耻不逮之躬乎今之世孤特者抑厭朋從者發舒歙歙相是章交公車至夷考其施行則不顧是不獨無事功兼無議論矣余所告建殊平平其於兩者何能塞萬分之一然容容陰拱亦有不肖之素在其於臺職豈云不負哉

展草小叙

有客讀熊子之展草而笑曰遊非聖賢之所務也而子記之謂何曰黄帝問道于襄城之野堯見四子于姑射之岑遊之祖也禹得書于宛委山中四周遊四瀆五嶽使盆疏記之爲山海經記遊之祖也此其牢牢大者他如孫綽之賦天台靈運之期廬霍褰裳于西池眺彛雲于東田彼託遠遊仙探幽招隱俱青嵐捲于縑緗白雲動乎油素達人之稅駕從欲高與各盡豈好爲是役役者耶且夫

盛之必衰猶朝之必暮也山川閱人多矣惟文章能閱山川試取廻盱高臺曾阿曲水一經筆墨無論千秋就於目前富貴濃郁肥甘白汗紅塵之下忽忽見山高而水清不覺聲利火宅頓沃清涼浸假而老病支離容華欲歇試展奚囊散襯圖帙恍若緒風倚巖微煙歸岫想少壯濟勝之具經營之勞則白首玄鬢之容移與古人之詠懷者默識而道存矣况乎臨流志清登高意遠物表靈而繁賞人蘊眞以待傳於曲洲沿出王林間推分取足處順研生文仁智之同樂宇宙之無障者與

劍草小敘

用兵無定法惟明于事理而已天時地利人和其綱也三軍之將誠能將寒煖險易彼巳强弱之數熟思審籌究竟筭及于至平至穩即至神至奇也事理所不得不然兵法所不得不勝豈有他謬巧乎余庚戌在長安邸永夏酬應之餘輙取古將傳閱之率意裁取僅百餘則片言指目諸公在千載必有以熊子爲知巳者斗牛之氣自合或非凡所亮也題曰劍草

明宮保尚書塽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賀虔臺王隣華平寇奏功叙贊序

余在中樞隣華王公以御史巡關有聲今果擢
中丞督南贛軍務威風首路用平臨藍羣盜增
秩賜金盃令丁易詩書之所紀雖載在功宗而
官屬奉爲儀型士民發爲謳誦尤詞之不可以
已者易解卦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
利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詩彤弓章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采菽章君子來
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書費誓敿乃
甲胄敿乃干備乃弓矢礪乃鋒刃偹征殲渠宥
脅汚俗與新而盤爽之于姦宄殄滅之無俾易
種于茲邑皆其章章者也南贛當江楚閩粵要
脊表裏山谷盜賊依阻冈特建中丞節選擇使
成名折衝之臣填撫上游而治于贛自王文成
以來爲　聖明揚歷深致遠之威率皆柱石材
公以名御史烈卿寺予留于臺班目擊公風采
端凝秀整望而知爲三秦人傑也故下車以來
百里望塵千里聽聲案無餘牘庭無勁脊門無
貴踊叱霆嘯電捲飈擊霜百城凜凜冥三尺毋
敢陽魯冠而陰鄰鼎既稱大治矣獨九疑之麓
臨武藍山二邑猺民舍居其中天性暴戾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十年一反自高
縣紫[illegible]二源尤甚嘉靖時一煩用鉞比崇禎八
年至十年幾如封豕長蛇之薦食焉在楚則攻
昭衡醴茶攸湘潭祁陽諸城郭而睨視江之袁

州永新環而攻之而不勝又攻粵之樂昌韶州
郴桂間暴骨如莽四省爲震十一年四省督撫
出宿于次公親以鞅韋之附注称馬訓兵右鞅
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攀簟卿剁而舍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直嶁巇以撻之六月興師九月
奏凱盪寇之功未有不淹時如斯者雖四省重
臣與有勞勩然每戰必虔師執蟊先登誰爲之
帥耶蓋公秉資文武忠正有智略望塵知軍操
箠制變平日所儲武力鼎士遣百分之一以攻

賊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不留行矣于是露布
草疏目列曰臣所部游士十人不靖不敢避遷
詔以臣才務用命往總戎不自意獲全捷皆
陛下威武神靈所宣化也
天子下司馬覈覆命太宰增公官秩宗伯賜公
兼金名聲暴于駱越歲稜乎僥乎鄰域雖古竹
帛所載冊青所書不過加用此典耳予沐浴黄
河九里之潤與江浙士民謳誦太平欲删發附
惇史以待采風者會未有路而韻縣令陳君履
忠與予有世講誼乃走幣徵言同諸屬賀軍吏
具悉公之名迹救災恤民肅寮貞度更有百倍
于討賊者予不覺避席而嘆秦風之大華嶽之
高也昔魯工歌秦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又觀西嶽志所謂
巨靈仙掌篇括通天乃知河山正氣宣朔大運
降神挺異世有國楨予通籍四十年得侍秦中
先正加富平太宰渭南御史大夫兩孫公雒州
少宰王公長安御史大夫溫公皆剛正有豎立

為昭代名卿此外間有一二不類乘高勢為邪
者率皆塗地豈不顯明命山河明神實綱紀之
耶今四封多事
天子拊髀思腹心于城公必進鼎司借搖轄以
副萬里之望南韻敷猷特其嚆矢耳吾知有方
有虎端委正色潛消泮渙不軌之端具覘百世
利為
宗社靈長計豈凡所見可及哉

沈日倪縣侯入覲序

國家功令凡三年天下縣邑長吏集

闕下述職其治行第一者課最

賜宴郎吏部拜給事御史異日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即漢廷黃金璽書爵至關内侯遺意也是故

明興良吏於是爲盛明年爲已未

王會吾邑日倪沈侯趣舍入治裝行有日矣擬以䦨道一省太宰子舍行獨旱邑中父老皇皇然若兒赤子於懷具知功令不可再借寇君謀所以贈言焉首尸祝以見去後思者無乎不至而學官弟子獨於侯深則崇徵

不腆之言塵祖帳於東城門外明遇主臣避席頓首曰不佞於侯深猶弟子也然而非世倍之所爲深也竊者侯報政已條言政之大都令能益乎日益矣事事而數之猶未深也請言所以對學官弟子者問嘗屈指漢以來循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吏無姦邪盜賊不起令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耳其徵應遂至於麒麟鳳凰降集郡國然求其以文雅飭吏治止廬江文翁蒡自飭厲學官弟子孜蜀地遊京師者比齊魯焉陳留劉昆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從令江陵反風滅火守弘農虎北渡河光武稱爲長者兩公之外雖廉平有風愛者踵武然絳灌之文史無稱焉而況乎今之世也甲者無論高者曰吏道以法令爲師烏用儒爲此曹非公事而至偃之室可嫚罵而溺其冠也茀目覽詞訟手答牋書精心事上官而以其餘爲束脩遛外之交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翩翩長安貴人亦稱治行第一矣其毋柰諸儒之口未厭也今侯何以得此於章縫間哉聞之曰侯始至也即結搆黌宇而鼎其甲秀之門暇則躬行學堂論道講書時致秀才之僑聆角能程藝互相推高更誘進初學惟日不給案上計簿與經生課簿雜

視劇則乙之硃墨點勤隨間命小吏屬選衡文主者宿名持威重精許可考試諸下縣鑒裁畸嚴而獨於鍾陵若寬然選棟於鄧林之野則侯之以也棘闈之校侯以資望領經房得儁甚盛則又侯之素心經術之以也大吏揚侯於廷有祥麟瑞鳳之目抑又何必移羽儀於漢之神爵乎侯自此遠矣近事計吏之良留選給事御史但太宰雖居東山

主上未聽其高安車在門蒲輪在唐則侯又束於功令不欲待選必即吏部而淹敘百官矣言路以叫雲批龍爲職

主上神聖安得用之擴拾微淺以佐攻擊於職謂何曲筆阿人侯復不能得侯郎吏部進一人而君子有所恃退一人而爲不善之小人有所懼亦必如今日之甲乙學官弟子者共功德不萬萬於給事御史耶勉之哉其他善政碑在口矣語畧具鄉者考績文序中

送張鍾山僉憲入賀序

廣陵鍾山張公以憲節督部江右十三郡傳政公廉不紫私繇關津吏者卒望風棄繻閒視他道篆一切與民休息不畏豪敢爭訟但簿責是非耐金矢勿入甫半朞政通人和於是里父老與其繇徙保馬者咸歌之曰張公爲政樂不可支矣江右不當天下郊公尤清嚴治辦傍傳不甚煩碎視其庭可以搏鼠暇乃進孝廉諸生論道講書孝廉諸生重公制義宿名北面堂下執弟子摯惟謹而公於諸制義來請者輒爲之硃墨點乙梓其尤懸諸通都之市學官靡然嚮風矣會　新天子萬壽初

元邦君大夫隆重厥典北嚮稽首推公載見公单騎無累重拜表就裝孝廉諸生徵不佞之言出祖以公治粟吳中不佞爲吳吏辱公知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可無言哉昔人云文章關乎氣運始吾不信以今古况之良然虞夏商周渾噩之言尚矣漢表章六經而兩司馬之文興光采若日月經天三代之治惟漢紹隆焉唐宋雖遜其盛而韓之文李杜之詩歐蘇之文並大雅有氣力故紀人代者必曰漢唐宋云其他月露風雲之季抑何其亂亡之踵也　明興以制義取士即有宋王氏之經義也緣名理綴文尺幅爲限不能如詩賦之淋漓盡態然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不能授幼童而守白首而不能
竟要眇神奇名公鉅卿率借爲先資夫豈可爲無關氣
運而目之曰小技也哉　國初㨿事草創日不暇給金
華諸公含章而不耀弘正以來瞿唐王薛稱盛兼與北
地信陽歷下弇州之古文詞並立不朽此無他大雅而
已雅則新而無窮也收盡而無愍也近時文運燄煥才
俊雲翔後進沿以馳逐不無鄙夷四家若曰匪色必不
鳴矣匪异必不稱矣高者務碎義逃難剽撏新語卑者
詭遇亦一朝而獲十而媺杜太過者則曰我惟先輩之
是程劃落光采執筆若槁木之枝未免兩者皆譏云惟

公之制義高潔如秋雲溢湧如春水所治毛公家言清
而不劌葩而不汙盡而有餘味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而公復孳孳教人以好古博見勤則曰六經子史當無
所不讀卽不必囁志其辭但涵繹其大指而奪其精神
以供吾筆鋒何難自爲今之瞿唐王薛者而必有意于
離之合之也夫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謂之國
工國工能以規萬水懸量權之法與人不能與人巧而
巧豈在法外哉居嘗妄言文章三年一小變以褎然舉
首者爲之幟乙辛以來六槩可評浸淫不止氣方漸趍
於巧薄亂端見矣得公文與公之所以教人爲文振遐

其大雅而知天下事尚可爲也夫漢有兩司馬之文章
自有長平冠軍之武節唐有李杜之詩韓之文自有郭
汾陽河朔之勳裴晉公淮蔡之績而宋之歐蘇在翰林
不與韓范諸公之出入將相者稱天下大文章耶以古
況今不失案黍斯文不墜則東方一隅之難寧足有無
哉故文不關氣運猶非文也人不關氣運猶非人也詩
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豪傑大度士且文章之
祭酒也吾知其所關甚鉅謹以前言授簡賀舍人之治
裝者其他尋常稱述不過一歲九遷爾公爾卿則里父
老與其絲徒保馬者業已舉酒酹地祝誦之載途矣不

佞何贅焉

沈日倪縣侯考績序

姚江沈侯以丙之辰蒞吾邑越一年上計簿司功蓋合虔南之績爲三年云丞史諸君徵文爲賀熊子曰傳有云同官爲僚知侯莫諸君若也曰不知也吾儕下執事日侍使君如御於風中不知其所以噓也所以拂也熊子听然而喜曰風不可知也知其風之自可矣諸君亦知侯爲天下貴公子以太宰十爲父乎下車之日長年三老耦語市中曰新使君定倨敖鮮腆必不能茹食而憂民深也乃侯則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而廉潔通敏民之情僞與其疾苦靡不諳以身周知雖寒素老吏弗如

殆天授耶抑家法之素耶余每見世家子一上公車無不席氣力得京朝官卽不得得京朝官佯遜於一氊居無何扮署天曹取之若掇似汗之實徑也而侯則令矣令復南康矣此不足見侯之家法乎風之自也知風之自而後可以知侯之政請臚句其六邑累年大荒薦饑先一年以失正官遂莫以告侯至而告獨急乘舟乘橇勘視獨勤是以兩臺爲災民請命冠首進賢司農覆題報可許以白金五錢代漕粟一石率千石約三錢通縣約紓六千金有奇而會邀權金頒賑亦可抵荒都歲報什之二蕪邑列都三十有八而五都淛彭蠡厥田下下厥賦上上侯露冕戴星行部野澤中一望薦草莽水泉侯喟焉若巳拯而納之溝中督其繕治隄塘振拔不遺餘力司農責賦如捕蛇侯曰姑紓此孑遺令之得糊口於四方民乃柔吏呼不至就食於蒲廳無流徙者皆云杜母生也建學宮之文明門庀飾廟庭唐宇結搆號稱繁鉅勢不能無徵發侯擇罪人輕科自城旦舂以下當鞫繫者頒繫之俾負鍤折贖而兼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作策兩便鍰自登報御史計簿外一切不以主進故成功速而民不知有徵發也羅溪湖爲車馬五父桃花水盛波逗嚙堤甚汹悍馳道幾廢當事動色相督曰此都莊也

意非大興繇役不可計金當中人五十家之產侯茁薤捐數十金而有夷之行不月成之民復不知有繇役也神矣哉不大聲以色侯之謂乎官河漁課積爲黠與右所据湖民施罟者稍拔左足則以爲闌而沒入之是弱肉而強食也青浦錢侯坐分其河於湖民而歲責佃價於黠與右以待凶荒立法甚善乃黠徼舞文與縣官抗法幾格侯甫至卽廉其人而鉏之佃價遂無逋矣俗之敝也邦君大夫每亢岸塹與搢紳釜鬲或爲科例以防請托甚者謂丁人如謂帝侯以爲是邑土風淳直其小人儉愿其君子深思何請托之可防乃盡捐城府若家

入了相响然青白不見而内朗陽秋士大夫有不凛然
於節槩者哉至其精力推行本之誠而致晨起坐堂
阜訶決如流晝漏下三十刻訟簡立空胥吏如負霜雪
供奉案牘外一事不敢闒决市駔起滅者移之郊盜賊
得主名不輕貫一縣巾不寒而慄不纘而溫豈蹣跚廉
諱者所敢望耶其它存問鰥寡覽觀謠俗偕渫偏忽遠
聚丁户酧應賓使敬事上官如庖丁擺臂奏刀合於桑
林之舞真所謂郢斲風生士與民下與上都在嘘拂中
而不知其所以也丞史之言殊信大抵斧斷似西門而
出以渤海潁川之平易左勝之右安之一年之内煥然

神明百廢具舉凡報政而中丞以司空行河薦剡稱侯
治行第一司功亦會以第一報
天子其爲御書加璽以勞苦循良吏者厥典豈不亦鄭
重哉且莫須澄敘之寄刀尺百官無繆浮渭吾知侯之
宰天下亦如是矣澤敝天壤慶流子孫其以鍾陵發萬
里之軔乎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軔乎

新建邑侯吳毅銘擢户部序

漢陽毅銘吳公蒞西昌凡六載連值洪潦爲沴閭復大
暵民與玄螭赤魃爭旦夕命轉輸力絀公下車憫焉如
納於隍力請監司兩臺議貸議蠲卽賦緩勿及格主者
督責若雨公曰縣令綰半通綸爲此孑遺攸暨柰何以
捕蛇束濕之猛博上官課最比歲稍有秋下令催科而
大者牛車小者負背上與下寬然有餘而不知公之所
以調劑也邑地當會省故事疲於手板公簡曠自若晨
起坐堂皇部署官事如流水六曹曹居於所其胥如梗
其隸如塑章水之西饒山谷民羯夷不均尚氣喜囂訟

侯於詾者譎者突梯者桁扶不縱其餘瑣細一切傳以
潤目鉤金束矢無闌入焉下鄉濵彭蠡與鍾陵星渚相
繡錯生產纖薄强半食於芟牧戊申大浸父老子弟登
屋巢居煙消累日公露晃累餞糗爲之痛哭分火徐議
弛長河之禁施泥濈濈瑣尾者天於鮮食甚矣公之仁
聲入人之深也熊十曰父毋哉父毋之保赤子心誠求
之康誥以此該王道愚嘗妄論衡吏治者太上論心其
次守其次才以公之仁心質有其内而才節兼焉西昌
之政特噶矢耳至於問澤宫之翼翼如也問雉堞之馮
馮如也問衢道之並湯湯如也問堤塘之井井如也公六

年問所以造我西昌者寧可更僕數哉而公之心之才
之節諸大夫之於童叟亦既熟耳目之矣今壬子冬孛
內郡邑諸侯功令當趨　闕下述職公亦將飭琴鶴北
上諸士庶方皇皇謂公此行必內留晃飛漸遠巳謀半
俎之地爲公千秋尸祝廼王爵者念良宰勞勩久在外
特拜版部尚書郎行且需次天官氏云蓋今寓內南北
綏寧中外輻輳非不號稱極治然四方奏水旱無停牘
邊陲之間羽書狎至卒伍枵腹荷戈秋毫惟大司農是
仗太倉冏寺之貯若掃官府動輙需億萬當局者惄然
仰屋如不朝夕公一持籌必有所以濬其本源塞其漏

巵何如而令九塞士馬飽騰何如而令兩都十三道不
困大東何如而令內府二十四監局斂手[illegible]心不敢騷
驛計將有烹弘羊誅卜式而壹本之於大學生衆用舒
食寡爲疾之正經者公固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哉居無
何且叟破天官之庭涇渭搢紳無謬衡石吾儕業於西
昌之政見公一班矣謹因諸大夫命於黃白攀轅之會
輙忘其無腆以賀舍人之治裝者

送潘昭度公祖巡撫南贛序

今皇帝秉執至道捺魁杓振厲衆工而于塡撫
一官尤隆重每廷推或再三選擇或簡貳推非
文武質有其威風者不能膺此任屬南贛都御
史缺吏部以江西左布政使視按察使分巡道
事昭度潘公名首舉朝上夕報朝野手額得人
三司大夫欣欣有喜色相告曰有三懿焉傳曰
同官爲寮吾輩與潘公朝夕形跡心和協恭亮
采　朝廷予節鉞示醻光寵在寮友矣一也江

省二節使贛撫雖專亞省撫而以萬里之望爲
九里之潤建威銷萌于上游閩省陰拱而享淸
寧之福矣二也卽私言之今時塡撫非當路塞
率以予京卿潘公以外藩奇得之爲之兆也吾
輩不益可以自奮乎三也行有日矣有此三懿
可無一言耀祖帳江門之外因役筆于熊子熊
子遂踴躍再拜歌崧高之七章曰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潘公之謂也巳歌韓奕之三章曰顯父
餞之淸酒百壺三司大夫之謂也巳歌烝民之

八章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能子亦主臣自謂
也然非其倫矣則有周人之賦其棠在召伯巡
行南國政不勝書周人獨紀其棠下聽訟一節
公之官無乎不攝于按察使爲布憲掌邦之刑
禁于水利爲雍氏掌溝瀆澮池于驛傳爲環人
爲掌客爲掌訝逆賓于疆于外巡爲掌固爲司
險修城郭溝池澌塞阻路于備兵爲軍司馬都
司馬掌戎令于屯鹽爲士均掌平土地爲問師
任商以市事貢貨官何備也公于官又無乎不

將問訟牒則獄犴清乎戴白之老齯齒之孺無
愁歎之聲矣問川澤則斥金矢之羨完繕河堤
野人歌鄭白之沃津吏郊溱洧之車矣問驛郵
則牢醴餼牽各有等數裁其腆冐嚴其節限鄭
莊無敢私留孟嘗不敢夜闢矣問于撫則通都
之城下邵之邑式角其宗所濟殊俗而敵賦不
煩於坻隷繇宗抚獘巧法所應坐者覺劑之而
名爲平已溺者嚴窒之而砥其濫偏蝕有餘務
矣問詰戎則四徼五丈水陸各有士者撫軍戲
吏士加舊之半春秋講肄之懽赤月羽如日
月銃徼如雷風矣問屯稍雕政則清其進之田
部吏發機利之賈豎子飽伍輸課之外稍有奇
羨銖粒盡爲公誅而又不沾沾爲一切求濕薪
故撫軍得展布于上郡邑盡承流于下矣是公
之衆其官又何一如其官之備也且以宣序清
問之燕進子弟于硯席摘文脩史論道講書各
因其資材而取之又幾幾乎文翁之化蜀也以
故治理流聞京師三年前九蓮羣盜攻剽之時

廟堂已注目于公今果于城倚之矣知公至彼
或爲朝歌之設三科或爲渤海之罷捕逐或爲
潁川之集鳳凰或爲東里之褚衣冠神明變化
出按察南都之成蹟遊夫若然又奚待聲色之
動哉天下填撫錯疆特置扼要脊形勝而控制
四封者惟郎陽與南贛郎陽則項襄教南贛則
王文成並開世勲賢立名當代皆公之鄉人也
天目精氣實式憑之公自此遠且大矣又何必
責耳賤目侈口于史傳諸循吏哉敬以是復三

司大夫曰唯唯否否三司大夫曰唯唯

司理愼三胡使君考績序

國家課吏治彷尚書詢事考言底績三載之意報最司功至哉備乎虞廷明試以庸之典也于時岳牧羣后師濟允釐而尤于象刑欽恤諄諄洛戒爰命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則今日李官所自始乎乃漢吏又系李于黃帝曰黃帝李法李官之重于古上哉覆矣仰稽乾象北斗爲帝車大理星直斗口杓構龍角左角李足李又天官也非其人詎能輕任哉吾郡南昌李廷簡無錫愼三胡使君乃丁丑會試之第三人也其爲文隱栗呂明高華秘奧不襲述以附離誠統楫羣元之手既已魁天下而出其緒餘陶鑄一郡以和顏接士月有課肄稱彬彬大雅矣然南昌首郡李甯近臺司十三郡之事大錄于君若使俗吏當此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俗流濫恬而不怪或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握齱好苛禮自用或遊意爲惡于法內外析律二端增辭飾非故入縱舍令吏民見之灰目者比比

也使君菜食而深憂民持廉爲表倡剃整亂日
以謹力乃論議務存寬厚恥揭揭然言人過失
至于涇渭庶品如度長短不失毫氂如量多少
不失圭撮如權輕重不失絫黍要歸于守正持
重合和衆工不似世之矯矯爲廉者多深刻喜
陷害人也民習彫敝姦軌不禁御史察計簿引
緄覈治惟李是倚使君爲法比亭情罪相準得
理之衷案言一定雖鄧析之刑書所不能該叔
虎之侮智所不能折壹是以寛德施生爲本夫

扶世導民莫善于德天地之德莫大于生萬庶
性命豈以供李之喜怒爲使君蓋行古之道歟
南昌鮮地財嘉功或磽瘠無所農桑穀畜或饒
廣薦草莽水泉使君毋宴惟訪俗廉問築甫所
至籍有誦聲蓋天資廉靖因公生明不假搏擊
武健以爲威而府史胥徒自穆然曰無譁罵乎
無上下蓋端本之效也今且三年有成矣使君
早失怙奉太君和熊劬勤以績學習知閭里艱
難故深嫉夫行汙而寄治身私以並公凡茲獻

哲獄臨事不惑有于定國雋不疑之風所立名
迹治行
朝廷知之天道贊之今日之考固將司之矣
那使君奉
恩綸褒異太公進藿珮鳳珈鵑太君養掌人生
榷慶之事未有高焉者也夫翠蚵絲蛸之發乎
天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攙膠
葛騰九閎使君以得民爲階以蜚聲爲翼致閎
虛席使君行且驤首奮臆霖雨四海將天下實

賀南昌郡寧能久私使君哉然天下之民舉女
而南昌安其更永賴矣熊子居鍾陵之阜修農
圃之疇與父老子弟日歌詠廿棠三章其如周
人之干召公乎謹因諸薦紳先生屬燕之會爲
箴箴之言作徼書前烈　頌告舍人其治裝以竢

賀撫臺石帆解公祖南樞榮行序

天垂象斗爲帝車杓指四鄉以衛紫宮一內爲矛拊揺一外爲盾天鋒五材之不能去兵也玄蓋其粲然者矣

國家兩都竝建法天設官樞部有長有貳于南都則特署叅賛機務爲根本視重其長貳如狐趙郤先胥箕隨范迭爲將佐謀斷相資非曰閒曹可坐嘯也廣陵石帆解公塡撫我江右八年于此其兼樞貳建中丞節亦四年于此矣前後膚功歲奏露布誼騰爲奕大常鏤旬金石夫非令日之方叔召虎乎若以稱功論寵卽一日三錫手序星辰特陟咼司豈凌秩序乃五年僅兼銜樞貳又三年始爲眞南都在精急喜功名之士見以爲遲徊而公固委蛇于道者也公德造我江右樂其成忘其淹如祖父之于子孫䄙䄙之顧復之如一日在百姓若孺子依依祖父膝下冀得長有我公而倏焉免懷豈勝眷戀乃諭者以天下大計與久私公以江右䟽若早惠公

于天下奈何舍明試煩蔓卜勞我

聖天子宵旰耶君子曰此

聖天子所以坐炤萬里而與公咸有一德者也何也撫方夏者有全神致中輿者弘遠畧藉第令顧堂奧忽方隅將藩籬鏬而窺伺生憂尋中于堂奧矣大江之南自百粤五羊以逮三湘二夢九江八閩其間險僻阻奧封狐長鯨之所跳梁延袤不下萬里一尋陽綰轂其戶而豫章實爲掎背故建公節以扼其吭也自公蒞止以來威風首路武節飈流迴陘游源遐曠泳沫試覿四隣屢震而十三郡安若覆盂是誰之賜耶蓋自公苦心拮据三屬五刄水陸營伍無不備飭金火矢石無不講肄脣指呼吸無不鈎聮所以一閧虜䒸投袂入衛屨及于室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肆矣他如臨武藍山瑞昌馬寮諸狗盜則紅爐之燎毛髮曾足以稽執事者之用鉞哉于是中原寇擾望江溢而却步不能越皖灊一寸睨視天塹而後知金陵藩翰久

已默受公無形之保障貳樞之秩非虛加也鄖
虎豹在山餘威扞及藜藿當官幹實之効也蓋
至江右底寧詠厥寬矣而後移節南都彼北道
諸賊耳公威名尚敢怒其螳臂以效鉏子山君
之覆轍耶則公之前用實而後用聲也用實者
積精以濬發不得不需之歲月用聲則神行而
已矣夫然則久任公于江右而後可以速起公
于南都豈不亦保大定功全撫方夏之長策哉
嗟乎今日之事誠難矣大師剿寇歲星周而盪

定無期全力捍邊帑所苦而闌入莫禁增兵索
賦騷擾以相奉民亦勞止長楚堪嗟紛絲愈亂
倚檻之憂政未可歇何如公之為江右也峻城
深塹屹然示金湯之勢一切官辦備具多方權
畧不取公帑水旱為民請命不以用衆忘恤農
公之所以戰則必克坐而制勝者能同其心而
一其力也推是以操化權佐
天子撫方夏以幹江右者實兩都以翰南都者
維四域終茲一德精神折衝則采芑之歌方叔

江漢之美召虎公實似之狐趙郤先胥箕隨范
又何足云吾知樞司一席且虛其左以待矣

賀清江令秦若水奏績序

今天子御厯之十四年序除夏秋百嘉備令萬寶告成清江縣若水秦侯以三年治狀功列民俗之化遵奉典令奏其績王者將上上考藁報之宰士必且齋戒受質以其成質于上顯用錫命以風示諸獻計者即當選擇館閣省臺論思密勿其留以須召縣父老子弟跡彼公堂洗爵謌王史稱賀而侯巳卯闈中同考所取士孫子孝標何子衍之肅刺欵熊子之當日口某等七人俱出秦師冀野之汝請一言壽屏為徵庸兆托在世講誼毋敢辭謹避席役予墨客卿為之序曰漢吏治行有二等其一切奉三尺律令以從事發姦邪擿陰伏如神明精悍暴抶夜犬無聲京兆東海是也其休養安遂不徒厲威遨赫赫名乃條教法令允孚格于至誠羽綏戢之潁川河南是也然遷固傳循吏必曰奉法循理所居民富去後見思津津稱德讓君子之風固知循吏者民之表也為政者將酌于民

者也所重端自有在清民素謹樸稱易治而屬以歲之不易抗弊巧法因緣為市泯泯紛紛上下皆有痌焉侯籌畫篤容峻節如杲日凡可為除其病慝雖緒使百由一鎮以靜淵挈領而襟袵從時若百敍無壅底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有寧壹之惠有保乂之利有董攝之威有純肅之化劑量兼其衷仁禮成和惠洽寧億衆庶休有令聞上不虧令厥務下亦不病浚求侵傷之苦雖比不得歲而計常中程清為楚粵五父使者午貫于道侯樽節供億司里授館賓至如歸古征則不調粜賦馬口錢額羣掌之卒矣積久漁于禍猾市民輕貲者多買復或隱于胥徒遠累鄉閭善家子弃命無不疲者侯挈令惟視其人不令胥徒免輕貲買復雖上人米肯以阿意為說所與爭承挑議堅確必裁以利民即盛氣為威者皆詘服謂侯能諍以義實恩其民非為巳地也戊寅夏水嚙梅家俞河堤丈計數百四悉泯侯奮然曰原隰泉流經政大事我在此不

能令土疆川又高下稼殖于用職何果將坐待
既從地出而水以蘆灰止乎乘辰角天根之見
捐俸祿募人徒收而揚功待而希揭役不淹時
水道就軌侯規造底濟勞不在肇馬下而康幾
者聚其老稱者作屏黎菽蓬蒿而生嘉功者驅
蜂蚋之集榛枳而民無眇翦失圖者一以禮義
爲科指可世世通行不致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而造之情無待笞掠定之毋敢詭詞不服且時
復多暇引文學講藝頌述雅化閣西里社彬彬

盛矣清之市鎮以樹樟名者四方走集猶秦鄭
之具圃原隰也百貨之賈侯無與知而仰給機
利者如雲集農耕野士嚮風旅出塗人咸謂侯
罩懷鞠育之所及懇欵精毅應深密謹外不示
其迹故歲計有餘至于今上下交猳豈非循吏
悃愊之效耶夫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
聲也侯之情在緇衣三章侯之聲在蓼蕭四章
今
聖天子聰明睿智握機獨運必大選天下賢才
則莫如取忠信之長廉善之吏置之左右丞弼
正衣冠立
朝廷又誰敢附上罔下附下擠上哉侯無錫產
也故多忠鯁君子熊子竊獲附草木之味于先
正顧端文高忠憲及近時亮烈之後頗不乏人
則侯之風節氣義知更有出于政事之上者異
時匡救治理領神人倫其以清江發千里之軔
乎書所云其惟時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
侯其勉之哉

賀司李胡愼三行取考選序

國家令甲以言責重給事中御史清近而要徵取天下司理邑宰之治行第一爪及者考於冢宰待報可用以扶政卹先百寮補闕拾遺拂世矯俗棊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文俗吏之所能爲也如我南昌理愼三胡使君爲政七年於茲奏課連最首應徵書今甲申春王正月部劄至行有日矣鄉先生暨父老子弟欲攀車卧轍而不得謀所以賀舍人治裝者屬筆不

佞請質言其前懿而期望夫後效可乎使君無錫產也地居蘭陵梅里之間濱於震澤周禮職方所謂揚州其浸五湖雲霞沃蕩天與地沓其山之夫椒九龍若龜鼈星居漢中東南甲秀文運毘通而使君尤以文第丁丑三人雋甲榜筆精墨瀧辭成廉鍔義吐光芒恍登峑山而闚策府隨牒來理吾郡持冊筆稱平衣不重采食不兼味耻以鷹擊毛摯爲治折節行仁克心復禮庭無勁脊門無貴踊毋漏吞舟毋掛尺網確然特立然亦時有大貸至於衡隲摯吏如白日曬光幽隱畢炤乃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吏稱黃次公善廉吏毋失賢者意鄭當時推轂其官屬常以爲賢於已使君兼之矣夫扶世導民莫先於德禮齊文峻而姦軌不勝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姦止邪養育羣生若或持巧心析律二端轉泊比况深欺文致斯又豈刑中意哉旅卦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使君體大易之義而以于公之志行其廉平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內行既修外不以求名論議

寬然長者其度勝耶以故賢愚咸服輕宦徑崎嶇九阪七年復之若一日無枳跳者昔虞廷皐陶爲士苗民率服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將以兵通取類於天之震曜屬者奉靖有攻剽之徒十僕區之法使君假守兵定梁糧坐甲固惟敵是求然猶惻然通乎上下曰出師者奉靖未弭軍政豈有裔民乃以蕃爲營攀鞏[illegible][illegible]識案省齊文告省諭不待痛而服烏乎仁哉蓋刑法兵法同稱太微垣大星將位執法左右端門紫宮大理直斗口陰德

星若隱若現法者天之所施王者之所制質也人
臣第不以意重輕令民搖手觸禁致事勢相激麻
起雲擾則刑平而兵亦寢矣使君天性寬厚有斷
割積厚之光久則難變獲上信友行且對揚休命
爲左右弼直之臣以嬖 非紏廸仁人一言天下溥
沐其愛利而悖患靜正之遺愛南昌亭下赤子恐
免於懷哉吾知使君當軸可使官亦挈壺殘坐中
箴聲樂而則以軌憲憲以倖度度以名分分以盡
制如農有畔如布帛有幅行矣使君請以一言爲

從史贈可乎慮置常靜者之謂貞觀細猶鉅者之
謂一居泰如約者之謂恒中立獨持者之謂強使
君內視宜高知不與庸庸伍也使君往哉

賀南昌令沈方平考績序

漢史豫章郡屬首南昌則南昌爲古縣云介在西
表爲都會首戶口殷大徭賦煩重非有叱霆騁電
行雲捲颶之才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天建此邦
得方平沈侯以庚辰名進士推擇臨隰而來今既
三年有成矣三年前後屬以水旱盜賊頻仍敝邑
幾用不保聚猜禍吏去籍嘴惟正之供且鉅萬稍
一批導齊裘蠆尾之歌且驟起侯苦心調劑豪猾
慹服循守條職出入有經縱赦有度已責逋緊救

之錮逋重民蘇而輕民無徙誰之力耶縣四履高
者田嶢沃衍卑濕尨半侯袁次等衰准量決塞如
毋鮫守澤之萑蒲虞侯守藪之薪蒸俾民耰犁稚
穉提閼通瀆故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夫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九
德可歌孰大于是且也楚寇震鄰亭長不戒烽火
巳摩袁臨新都護提兵數萬雲翔以至資糧屝屨
咄嗟取辦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時吏道之
失如敗屩然大吏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流

脩溢恬而不怪盜賊充斥不能擊追禽制反繫命
家爪牙吏虎而冠速桀良善侯操舍得東隷卒不
敢上下庭置驛馬賣請買役夕改朝更中人之產
當之立碎侯守文專已干謁不得通漕轉近十萬
值不登之歲追呼楚楚長年倚掉而索輕𢥞役鉅
萬燥濕精糲必以度釜庾豆區必以槩雖歲事在
穀玉之間而牛車擔負人人誦倪內史無閒也王
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愛養基本不敢窮極術
吏之則也語曰惟則定國侯禮以體政政以勝衆

衆以勝事事以靖民及爪而代行且肅衣冠立于
朝廷攘袂而正議令朝士莫敢挾持浮說如漢九
卿自治民高第入其遺愛在南昌者視單父中牟
啓縣殆復過之也易曰君子饗信思順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侯亦可以自信矣侯吳西産也蒼弁之
山餘不之溪其深秀醇和鍾爲人才乃標俊翩逈
即君家休文雲禎兩僕射弘先司空叔源御史文
章氣節暉映國史祭先河而後海道固有本哉昔
晉人之歌東皆曰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報

長生明廷之上請司功奏廉辦之課璽書褒讃榮
及所生不日鋒車下南浦省闥清要且虛左席以待
矣請諸薦紳先生踐公堂而颺不腆之言以祇王
吏之奏記者

賀新建令郝綱卿考績序

今縣道視古侯甸若也國制祖虞廷考績之意領縣者三載奏滿書晉郎并晉所生如郎位益其重哉六安郝侯綱卿第丁丑進士明年除豐城令酌於民以爲政養材任地載時豪天廉問築重雖饑穰吏事耳循聲流吳臯劍水閒號稱甚治乃用南康軍糧不及格爲主者所操切議鐫旋以牛車負擔如格議復乃改玉新建兩邑煩劇相等新建尤在會城中丞臺暨臺御史藩臬諸公事無鉅細皆

倚辦晨夕手板僕僕非質有其才品者不能明得意之畫也侯滋文有度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緣飾儒雅條教可觀又相時而動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觧輒拔藉治如在劍水故迹邑西北負山陸阜積石陵墐成林萑葦竹蕭草木蒙蘢則教民薪蒸採伐田獵東北滂下戒潦甸人其徒吠人視泝川虞視澤梁木師監決塞是以雖頻仍水旱歛穫不致大匱而賦輒先登群盜震隣至于用鈹鏦帛而附汪者雲集會城侯文武自將車僕雖及室皇蒲香閒而神氣閒定無馭有方芻糧充飽都護騰首剡尉薦矣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侯於百貨無與知鳴桀卧闔薪米魚菽不倖易不以入觧溥書顯白狐鼠竄屛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侯之政平訟理也治兩邑如一跡穆如沖如剗除氣矜之隆謹容和合上獲下信今奏課上司功定拜璽書黃金之賜行且入爲九卿如漢廷故事夫無將汚於冀州孫寶撓於定陵此不善改玉者薛贛君鄠宛句從長安尹子

心鄠栗邑徙平陵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舉高第遷上蔡此善改玉者侯辦之審矣夫六安屬廬子國古臯陶庭堅封地霍山天柱漢時所指爲南嶽鍾毓於人文率磊落有樹立不與凡同侯且奉徵書高議雲臺之上發策公車之對渙群亡朋領袖縉紳壹意靖共以贊　聖天子蕩平昭泰之治謂西山高謂貢水長皆周人召伯之棠燕地樂公之社矣德迺澤流風業光美其以兩邑發萬里之軔三年垂百世之休乎

賀張坤安公祖榮擢撫浙序

今上運河洛圖書于江淮東表宅　高皇帝開天舊都秉執四象振治五氣用肇中興儀軌實視兩越爲股肱蓋古會稽郡大禹執玉朝諸侯處而范蠡計然名迹猶與神靈相綱紀也會撫軍缺廷推我江右備兵使坤安張公主爵疏朝上夕簡宇內翕然稱德舉爲士大夫懷公政澤屬烝民之誦于熊子諠不敢辭公桐產也世登上第爲郎司農治粟而相人稱廉辨分藩晉楚所至有聲令春借鼎

江臬備兵適楚寇爲震羣盜橫民四起公行部分寧遂無取人于萑苻之澤者乃領北距此垂千里又借兼轄彼道蒙嵠峒渫惡民亦徐受羈索倘所謂朞月之可非耶父老子弟政喁望三年有成塡撫我豫章而兩越之節推高矣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詩人所爲歌裳華也夫撫軍在漢爲御史中丞漢刺史檢察二千石郡國煩細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爲守也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體耳他事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今撫軍下臨監司監司臨守守臨令而權力齊于撫軍者又有直指按使耳目多寄郡司李稱貶未必至公而故人邑子使客遊操毀最守令患得失之心重逢迎養交阿意取容何暇問民疾苦上所舉刺與民所愛憎頗不相謀則撫軍道在知監司監司以能得守令賢不肖爲功撫軍斟酌差次焉淸淨寧一然後漢治可幾也公於此握斗杓運中央審書精矣然人情濃淡之分豈惟利欲惟名亦然浮慕其名與以其名爲的者皆自不能淡始中庸之不

可能賢智之過甚于愚不肖之不及望名爲鵠附影爲奔殖徒黨報恩怨能鄙相籠强弱相凌內藏猜禍外炫觀聽欣羨畔援色取行違施于有政或以苛細繳繞摶明作之名或以因循叢脞襲惇大之名攖擾萬緒逐名之生心害事豈淺鮮哉公執義常定持法常固廉而不劌辨而不爭柔從而不致流孤立而不必勝書云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一夫有忍乃濟有容乃大是豈沾沾自喜者所辨哉每見兩臺有大計大疑質公如考鐘指掌不俟索

故府其炎炎者椓以理諭之以權低昂之稍受檃
括卽止不用溪刻醲决裂之虞意思深永從學問
涵養爲播敷以此牢天下可也寧難撫越乎然越
于今實視重天下矣縣官資越爲外府幅員千里
庳者迫江海高者羣峭剌天諸曹書記彝智飛文
刻章僞書高明之家宗黨賓客依勢作威用虐煢
獨近復專使榷市舶之利于番賈實非無事之國
也葢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爻九五曰有孚惠
心有孚惠我德公奠麗陳教疏穢鎮浮軌事緒功

輿壞墾菑除苛解嬈反搽白罪寧革纓而艾服毋
秋茶而凝脂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行見皐司三
事之席虛左以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豈
區區兩越所能久私哉謹以此同諸大夫賀舍人
裝之前焉者

贈秦心卿山人序

余少年遊武林北門獲晤鄉先生侍御秦公賓行
君子也距今垂四十年小草自下侍御之季心卿
欵當日典謁一見雖若平生秉燭坐談出所染畫
冊見示覺煙雲之氣冉冉飛動而於案上所置鼏
樽觚鼎一一鑒別若川是商周間物釆典章在焉
因詰其素則自弱冠時已飄然爲塵外踪王公大
人不能器之敝道德放論學莊周蕩然肆志不詘
於諸侯學彝仲連喜爲詩亦溫醇暢醉不用雕鏤

鍛刻靡心力於句字間善題素信赫蹏紙施章爲
玄黃朱綠百物圖象筆精墨瀧灑奇辭摛異景簡
簡閒閒純白不設機事曰吾其浩居而自順者也
愛吾一鼎曰力無朒不能致願以一閭易余曰君
囿奚若曰闔在武林之北門纍石爲峰巒巘嶫水
中爲泒爲隈澳朱榮芳木雜襲其沚池晶晶受風
月芹藻搖颺迴軒曲室流膝漆其上几榻置桃笙
象簟觴客可容宴豆夾爵旅之側尊無禁占酒不
流其視括槁拾穗爲名者此不猶泰哉余相視而

笑曰君之圖即君之蛊吾不貪君圖不亦各有其寶乎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而遊俠傳亦列季次余多君在布衣之位守學彌惇所至衣冠懷之遊大人有排解而無受取更不藉談說使虛譽隆洽倘亦季次之流亞耶夫外物則形不傷違生則精不耗君即游戲汚瀆之中實馳心乎神明之圃近世士習爲罕疵纖趣比猲以求寵則君抗其法於中孰不曰是芒然丈次諸猶等矜式也夫積厚者流光有德者饗樂漢伏生申公轅固生桓春卿以老文學掌故天子親爲執業焉知心卿異時不東面几杖承辟雍酳爵之隆典也耶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壽撫臺石帆解公祖序 癸酉

今歲在昭陽之干日臨天廟中丞石帆解公開
張嘯之厨以觴賓客懸弧矢旌門以威四方軍
吏畢賀三司大夫徵祝嘏之章於治子弟亦曰
輿人之誦草野無諛耳竊惟　祖制初建三司
于諸路代勝國行中書省事寄綦重後復建都
御史節奉　璽書填撫即漢中丞在殿中蘭臺

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遺意班高而名寵非
其人不輕授今方寓多水旱盜賊邊埃之虞
天子以殷憂爲操斷綜覈名實矯厲具臣非其
人亦不能輕受也大凡推轂而出爲民依暨者
才品備具猶須福德吾江右地不當天下郊東
越閩越南越蔽海長沙武陵蔽西南裔雖稱
腹裏然山澆脈水游決原小而觧生齒夥數仰
穀不給多糊口于四方而鉗子山君輩所在有
含匿　天子選于九列之衆而　廷簡公登區

區業公官哉公之才之品如司理東陽聊城左
角星與陰德並曜矣徵爲諫議黜狂狷之言抒
侃直之悃含類領袖而不能不蹶於乙丑固也
戊辰以後泉工皆羡宜其再踐封駁周遊奉常
冏伯之署議論公正享祀豐潔牧圉蕃息才品
已見于天下矣爲江右乎何有吾則特徵公之
福德焉比歲虔中下縣叢孽盜攻剽流入文江
汝水間聚徒衙擊會城爲震公聞信于通德里
中以六月叱馭甫入境威風首路前寇遂豕息

遁歸夫兵以不殺爲武戰以全軍爲上此不可
以徵公之福德哉說者云暫跳虔復突茲緝緝
安堵已周年此不可以徵公之福德哉而公不
自恃也行部郡邑往還方二千里置戍要害扼
章請馬錢增士伍列金城强弩用戒不虞會省
百雉之堞下縣三里之郭悉完繕屹屹且也募
鐵官千閩越市佛狼于南越每當講肄蘊炮火
如雷風以素不經武之民而煥焉神明此又不
可以徵公之才品哉或曰此麤者江右費于何

經曰公與三司大夫同心一體治國人國人自有樂其費而不知者如告案奇羨田官侵牟胥驅儳利鄉也强半豪吏擅私與居間裴橐夫蕭曹爲吏以奉錢蓋人今吏不自主蓋乎爲人排難解紛無所受取曾仲連以下尚有不奪邑中賢豪長者權如郭翁伯其人今又何可多得乎公與三司勑正以先羣下兼塞此兩賓調劑之而名爲平固綽綽乎有餘裕矣夫損上益下大易之微旨也儉固能廣老氏之明訓也公𤕤用

老易之理于無窮其緒餘以治民則民舒其貞以治身而身有不長生久壽者耶壽在眞嗜五福中公才品既素表而福德又育明從日與諸大夫同心爲桑土之綢繆伴童叟綬帶而咽哺其爲壽也與或中同之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謹爲歌閟宮之章以常貴人之誦敢復爲諛哉

壽徐鍾陵刺史八十序

惇史氏曰古稱八十杖於朝食則常珍拜君命一坐再至又稱八十曰耄毋亦謂其視聽步履之詘觔力智慮之衰優之所以相之與是以三王之民壽而不孱然有稟氣敦固八十而不耄者於世未數數見也今得之鍾陵徐公焉公七十時余既以無腆條言公生平稱不佞矣几月幾何爲八十而公之歷境異神明無異是操何術哉彼一時也公始舉男子今則讀書舞象翩翩露頭角矣里閈中盈縮盛衰之故公又閱三千六百場矣乃說者謂公產挫貲富損於七十時獨不聞韓宣子憂貧

而叔向賀之乎蓋公曾倅襄陽治權襄故天下陸海漢水通焉瀰漉涇渭之南條也而雲夢高奢石則赤玉玫瑰土則瀕至錫碧水則瑇瑁黿鼉材則櫨栵橘柚公於咲味觀萬貨之情卽富與陶朱乎佯訾易易耳而公不爲也惟不爲而天且錫之雙珠益損之道也說者又謂公第不治產積居多規良田以念子孫曰能之而能不爲也公者年舉子疏屬中妄意閼内中箴誰不幾幸公朝暮而躭躭是黃口者至今日而意塞無慮他非常異時不失爲清白吏子孫貧乃貽之安也智矣哉夫公以鴻漸之羽當困於燕爵靈棘闈十三科而竟以學官貢

南宮非戰之罪也天也六十入官不可不爲遯世情貪
癡誰不倒行公優游廣文傳舍中及以襄陽別駕陞守
滇池若敝徙然何其曠也七十舉子不可不爲桑世情
必皇皇萬方求兒種玩色無厭反自促者而公於澹然
無意中得之何其異也及其老也人情在得宜爲子孫
計不遺餘力而公則事產不問出入困庇空虛歌聲出
金石又何其達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弱其志強其
骨斯其所以壽乎公實靜閱於八十年間之天道有力
者運之而趨非巧智所能及故任其儻然而去倏然而
來無乎不獲也孟子曰順天者存公握其存存者自此

而百歲期願又豈爲不獲井雖然公固委蛇無兢也然
當其斗酒百篇歌呼慷慨其猶有烈士之風流乎夫神
以蓄而王精以佰而昌氣以翕而張斯其所以壽也蓋
合於道家之旨矣

壽喻封君寧宇七十序

寧宇喻公以長君上義與最得封如其官春秋政七十
其也
天子錫之璽書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咨爾司勳懋崇
典策用優胡考以風循吏煌煌乎育緋紳而炫龍文長
君偕次君茂才奉公與太孺人稱壽於具慶之堂諸孫
翩翩狎膝下而舞曰壽考維祺黃髮鮐背酌彼金罍以
介則願諸父老子弟牽羊挈壺而頌曰若翁若毋萬福
來宜伯氏汪汪千頃之陂仲氏昂昂千里之駒公與太
孺人必解顏舉案以進三爵明遇不佞屬兒子親姬誼

當致詞輒忘其無腆以自附於惇史之義公少有大志
好產讀書幾積千卷俄而曰篆刻雕蟲壯夫不爲當效
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黃金印肘後如斗迺挽兩石
射百步無不穿札三尋之矛騎上下超距十丈船舲則
發陰符十篋而傳以司馬穰苴故試輒高第然承平久
主上方嚮用儒術文墨吏多蹄視介胄輒發憤曰力田
不如逢年措大如許惡至以馬上髀肉受貴人伻倪或
曰何不名奇自比於程鄭擊鐘公曰吾有心剏奇不在
阿堵語有之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吾惡夫好殖者
之如虜守也獨喜司馬言不置毋謂于公高門淮陰相

塚豪傑之士自識宇宙間別有一段神理於是三徙而長君成名於天下次君茂才犄海內注目屈指冠射官之首公生平所不酬者有酬之者矣公惡得不解顧以進三爵而公益耻麥昆一意折節爲鞠躬君子郡邑大夫多公世講公杜門謝不一見鄉黨人亦不敢以域外問公公既貴出有輿矣則時時安步里中曰吾幸未憊習與故舊遇諸塗如轍跡畏人將無扶兒輩聳寵於車上儛我其它無貌言無躁容無闌費無厚事家人生產皆所爲長者有質行而君子之所不可及天道益謙而留有餘公之介上壽而昌厥后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賀誥封寧宇喻公喻毋朱孺人八十雙壽暨次公達叔高第序

人之言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蓋兼才若斯之難也易家人九五著交愛之義上下數千年間僅獲梁鴻冀缺龐公三人夫婦齊德而隱然史不紀其年即其年足紀未必八十即八十又未必偕也矧其萃文武材於一門而少者英華老者彊固乎吾今有異於寧宇喻公云蓋喻公者壯而欲封狼居胥挽弓騎馬上下山如蜚既以射策鄉舉乘障寧州爲循徼主吏盜賊不起桴鼓稀鳴幸天下屬安定使其當搶攘遇

高帝萬户侯豈足道哉孺人亦操作椎布資公爲武俠遊久而不盡得意輒自負曰丈夫何事與兵子習磬折下人也吾世不有青箱學乎彼手植三槐於庭者夫非人豪也耶乃散部曲橐弓放馬開西塾以延郡國知名之士居恒手一青嚢經几所爲先公宅兆相其旁皆可置冢舍千家雖數徙而不憚煩長公遂以丁酉甲辰顯給事黄門矣次公復以今戊午高第適公與孺人先後八十覽揆是年也公之孫一以太學生試南京兆一以諸生試於鄉爲郡太守案次選首盛哉公不必身兼文武而家兼之矣次公即日上公車奏賦龍門需次玉堂

之署率未能以安車迎二老人北走長安道宜其於瀕行吹笙鼓簧奉觴上壽於其履之堂態予於是歌七月之六章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公與孺人以長公封貴矣不日次公館閣馳
恩璽書行且累錫兄諸孫皆射雕手也態予於是歌敦葦之末章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公之取精於造物者豈不甚弘共或云恨長公不見是鄉里兒女子言也蓋長公諫草扶陽抑陰正直爲經忠厚爲緯薦紳先生爭傳之讀治安策誰爲賈生不至今存乎彼箋鏗何述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長公之言立矣名且不朽次公以强仕厚積薾發而爲公家礎棟立功正未可量諺曰胡荽不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詎非本於公與孺人之德之立哉請祝哽而酌大斗何以侑之則載歌鹿鳴之章次公今日之事也

壽信卿李公八十序

龍飛五年壬申之春孟日在清廟月在風車爲前南京刑部郎中今封戎政尚書信卿李公八十懸弧之旦也公長君孟闇輟六師鞬鞡承歡白雲之舍自庚午於茲朝夕不離養堂天倫之樂孰大於是明遇在長安於公家吉甫吏部訊起居諗公壽期同里諸君子命執役爲祝嘏之章誼不可辭蓋猶記公七十時明遇嘗爲祝延編引言侑南山之卮矣于時左都御史鄒南皐先生見引言而笑曰若眞可爲信卿父子惇史大抵公之人品其介如石其靜如山其不苟同如丹鳳白鵠不與雞鶩之羣爭食它無暇論即丁巳大計京朝吏孟闇之罹于黨目固也公何爲自附于西州豪傑耶豈不亦偉哉越壬戌爲公七十孟闇驟起撫天津晉兵部侍郎公自視欿然無得色筭壬戌距今又三千六百塲矣乃乙丑之事倍甚丁巳吾江右所歷之境與孟闇所歷之境眞有人不堪其憂者而公以老人處其際飲啗不挫臥起如恒恭際
今天子御大曆芟闢邪枉取布公平孟闇復從削籍起
戎政尚書
御書加璽封公如其官爲之一振矣而公不增喜比已

已烚誓薄郗下
天子震怒孟闇中蜚語𨀣歸而公亦不增懼至今日有
微聞温室語者頗稱
天子在禁中思孟闇如拊髀嘆廉頗李牧云御史有章
上公車薦孟闇章留中思用孟闇不得當而公無覬心
也公蓋于喜恩之外蘊其神明養堂聚樂朝夕融融則
公之所以益壽寧復有艾耶夫天圓而不積者寒暑晦
明異其候而日月之度不忒天道之所以貴信也地方
而中立者剛柔燥濕異其所而山川之氣常鮮地道之
所以貴貞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人
令信貞而環中遊無定之世榮如辱如有樞有機不可
度也悔如亨如無門無房不可宅也要不外于中庸素
位中四端而君子之入無不得者定故耳定之爲學襌
家得之戒後儒者攝之靜先公惟定而後于榮辱亨悔
之交漠如也試觀丁巳弄搮之人即乙丑失貞之人而
今安在哉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公持其定而默合天地
之信貞得最貴之生理生生在握其壽也豈必熊經鳥
伸學養生家言乎公自嘉靖至今閱七朝凌歷世故其
如天陵之松嶰溪之竹寒山之桐令黃鍾以吐幹據蒼
崒而挺生飽食風日霜雨之精氣固不受人間斧斤雕
斲者儻
天子拊髀思孟闇鋒車特起知公亦如嚮者壬戌戊辰
時玄覽于榮辱亨悔之外而持其一定自視欿然明遇
當載歌抑抑之雅稱南山之巵爲百歲期順之祝焉而
且以今日無腆之言爲左券公其解順以進三爵

壽虔臺劉警圃公祠序

大江以西筭地廣可千里帶湖阻山丘陵川澤磽陿沮洳之不可耕者十而當三然而名爲國家財賦之區徒以外有粵越閩越並海斷島民楚蜀西南夷三面隱憂獨以一面拱紫宮之極悉索敝賦供匪頒好用備邊諸經費也比者閩左不靖復以軍興法復敵增稅百姓力耕不足于糧餽兼之旱潦螟蝗相因而吳越諸郡人滿之地庚至告糴粟直翔貴禍夫寠婦含糗不飽負力不逞之徒阻山谷爲攻剽南贛二郡尤甚以其衢于東越交于閩

越錯于楚也疆埸之事一彼一此羣盜徃來伺便出掠得利去守望者輒尾之境外以功報上下相蒙卯辰之間偷行逾甚大掠下縣慮無不掛帆道章貢浮船出湖識者以爲國家腹心之憂無逾于此廷議推轂中洲劉公警圃可急使　上特簡擢公中丞賜璽書節鉞往填撫之若進嶺州而江楚閩越東越皆復也公以綱紀宿名威風首路下車數月諸賊悉平捷書上于朝海內咸喜國家無復腹心之慮矣若藩若臬若閫諸大夫受公方畧克咸厥功喜倍于衆僉公覽揆初度則謀祝嘏之詞于明遇遇不文然屬公詞辭令又庇公宇下無所辭命碩惟壽者天也壽之所然者人也易之不息原本自强疇之五福原本三德要人以人占天惠廸之符顧若斜臺諸大夫祝公之全于天亦知公之全于人乎于是在藩言藩者肅而進曰此嬴者西江繇多賦重司農考成錢穀文符如雨宗室卯奉祿自濟督餉若磬懸一問征誦戢朴追呼猶不

足供餉資之是公仁心爲質謹身率先召募完具堇堇于橋税鹽鏹爲設處不以一夫煩里一錢出自閭左蓋法寬嚴得宜故能廣吾儲之無得罪于羣黎百姓皆公明德所廕也請爲公歌南山有臺之三章于是在臬言臬者肅而進曰俗敝網密吏緣爲姦深故巧文以搖手觸禁公一切傅以寬大于里巷微細多所縱釋卽潢池弄兵之徒渠魁而外槩從罔治向者赭衣滿路今皆解劍買犢矣而汚弁滑胥則抉發無吝渾厚精明公蓋兼資焉請

爲公歌泮水之三章于是在閫言閫者肅而進曰
古者寓兵于農文武爲一軌近文吏憑案牘覩巳
成事無能運籌帷幄者公自少習兵法陰符之書
身履典軍成算先定幕府初開郎察山川形制之
勢强弱虛實之情陰用虞詡三科使賊自攻而鉤
棘長鎩刀劍之屬無不備也魚麗鵞鸛箕張翼舒
之陣無不肄也木櫓檑石漏壺禾杵之具無不飭
也吾儕受令處飢羸若猶免于罪戾之罰請爲公歌
閫官之五章余曰可哉諸大夫之善頌善禱也夫

德音不已者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之占也永錫難
老者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之占也壽考無有害者
是將是懲莫我敢承之占也驗之人則可以言天
詩之與易與疇其義一也諸大夫之頌禱公甚善
然以余所聞公令容雲元氏皆巖邑兩地尸祝至
今郎鵝鳩氏治獄多陰德守寧國有潁川渤海之
譽藩臬歷楚蜀秦晉治民則春日之溫治兵則秋
霜之肅晉尹京兆均徭役鋤貴强通商惠工輦轂
之下晏然民之懷詩人之意而願祝公者不自今

日即今日四履之地盜賊民舒仰父俯子財賦漕
輸神京海內無腹心之慮民之懷詩人之意而願
祝公者亦不特大江以西而諸大夫在官言官特
以前所說爲吾江右私慶倘所謂稱尊者之美不
當其辭以遠諫予詩亦有之嵩高之次章曰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爲甫士慶有申伯也諸大夫曰如
天之福今　天子握中正以臨天下建太平鏡至
精邇迹周宣我公文武是憲且晚衮衣繡裳入居
鈞軸爲龍爲光中州嵩高河洛之靈昔在申伯今

在公矣夫河以道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而
易者河圖之詮疇者洛書之詮也是宜公之自强
不息又三德疇五福有合于易與疇之旨于是余
與諸大夫相與誦嵩高之首章曰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遂退而授祝嘏之辭

壽崧予成相君六十序

今歲仲夏日月舍於五潢九游之間分野屬兩宮其下比地直弧矢曰老人老人見治安正值師相崧予成公六十初度得天官矣公以三事之貴榮兼二疏將朝野賓賀南都九卿仰公如杓斗且昔掌院於茲風望繫人長公偃別駕南京兆有令名而謝少司成受知公門獨深謀祝嘏之文於明遇所以逮賤也主臣敢自外乃避席而作不腆之詞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言各得其道之

一節而合以徵君子之全天之所與也公生平不具論當河間寺人擅國牢石相倚天下畏罪持祿百僚震恐鄉曲雅故尤易因緣燕趙間固多慷慨特立士好遯不汙足矣公于時獨危行如揭日月又于親暱中作危言隨落其官所冡幾不測比今上端平綱紀匡飭舛迕舉錯畢清公始起佐冡宰紋百官登明選良毋謬銜石時明遇亦從謫徙還長安傾蓋如故每見朝臣斷斷讖呵人未嘗不動色相告曰過也蓋衆賢和於朝則百姓和於野業已披雲霧覩太清便當收止霆擊爲景風甘雨發育萬物不宜往往羣朋轉相是非起　聖明引嫌封己之疑而諸公不然反以兼容爲養奸公從中調劑實多明遇則嘿然南行矣涉冬夷虎大入穿塞薄郊圻於是　上急法振勵具臣無有當者特簡公入揆地以公文足以勸善武足以執邪也公亦綜覈名實砥節盡力與文武諸執事除戎具糗力絕欵謀一意合勦邊郡遂復則以帷幄勞晉

一等國家方柱石倚之公又慮綜覈之弊流爲繳繞納爵五鳳已事可監時以寬和恩貸之論納約自牖不虞弄口者左右盻伺微窬噂沓背憎公遂浩然决歸志再四上書謝不任　上眷公屢慰止不得遣官護行以禮予告　上御極以來賜輔臣知終未有如斯之盛者繇是而合觀公之出處語默豈不爲天之所與哉夫天道之所以運而不息者惟陰陽之如環無端一陽生於凝寒折膠而陰不濫一陰生於癉熱流金而陽不亢乙丙之際陰盛矣而公退以存陽庚辛之際陽盛矣而公復退

以養陽以公之出之處之語之默無乎不與消息之又相順順天者存公存其存而壽寧有旣乎六十特嚆矢耳况 聖明顯白聖道雅音均和三九大僚人人以前事爲戒共期役於唐虞四岳九官師師相讓之盛則平其心如公者端有安車軟輪徵問治道公雖不覬而天下之所以祝公者寧不心唐虞堯舜之心耶嘗過叙南西望大行靈氛磅礴而挺特東行漫衍爲河朔人文傑出率深博有骨立如欲平治舍公其誰夫壽者精神之有也精

神者天之有也明過謹窺公精神合消息之天因以卜公事業卜公難老爲諸大夫執爵其他子孫婚姻門墻之貴盛則國人皆能揄揚而歌舞之矣

壽虔臺袁虛陸公祖序

南贛當江湖福廣要脊峻危之嚙通天崇崇篁木深昧四衢交錯其民猲戇不均多阻險輕薄作盜賊常爲天下劇於是置巡撫塡之治於贛而湖之郴桂廣之南韶福之汀漳皆屬也于時江西建兩節品式粗具至正德中餘姚王公守仁特請提督軍務晉州王公瓊謂餘姚才地雅稱且當江省上游特覆請報可隨以收吳濞之功繇是贛撫戲下材官蹶張如林立治兵兼以

治吏專亞于省撫而雄駿過之非文武有威風者 廟堂不容易推轂也萬曆以來綱目疎濶間有狐鼠逆執事頗行者付賊曹吏枹鼓勾之立辦兵政因循撫臣過吏而已太倉袁虛陸公用循良徵入兵部爲郎久肄戎事遍歷中外布政廣東有廉辦聲 上御曆之三年大計肆覲召天下監司於文華殿諮地方利病獨公敷對詳明嗣南贛缺巡撫廷臣熟計屈指無如公者遂推高建節云當公擁旄而來也九蓮山寇業

已萌芽公時發吏士踈捕之羣盜負險雜于耕
牧之氓自不能悉草薙禽獮作沉命法乃身先
郡邑敦宣教化譴訛隨恤凋疲毋羅元元之不
逮使反側子不安于是饑寒迫脅者漸以解散
則又時時討軍實申儆之鈎棘長鎩强弩跡射
之械無不具也巖崗潭淵亭障寓望之險無不
設也扉屨刀斗金火水木之需無不戒也羣盜
日懾不敢近焉篳左右度公轍所不及乃從鄰
境數百里迂迴突剽南安瀕盧陵樂安崇仁會

城未免張皇備輿廝之出入公復發吏士聲擊
即俘斬未易盡賊然賊自此狼狽宵遁江以西
鷄狗鳴吠仰父俯子左餐右粥無他愁擾幾一
年豈非公庇焉衛焉扼吭於上游斯不至滋蔓
難圖哉夫公備極苦心事未能戶說以家諭然
而　當宁簡之彼著亦陰隲之矣方今　天子
神聖功令嚴整當江西報警時部科且兢兢于
明綸必後無觭輪棘矜之關出而後　天子曰
是今之種育櫨子也又何苛焉說者以爲賊自

遣未嘗對壘當我鼓旗藉第令盧陵樂安崇仁
被蹂時南贛以秦越視難出兵賊益發舒無忌
憚何以有今日賊不慮南贛之歸路焉所創而
獸散魚駭哉虛弦可下正兵之先聲後實也公
且安意樞鍵嶺嶠常弇龍山貢水間將南邪是
殿卸四履爲古之尉佗無諸三苗之遺耶將緝
緝遼　皇路况嵝峒之獞耶七月既望爲公覽
揆之辰布按都三司大夫徵言走价稱壽愚不
敢引他端謹就南贛近事而綴其巔委至功懋

懋賞有道路之誦聲在公棠引滿以進三爵

壽新寰直指王公祖序

天官柱史一星比少宰上弼之間爲紫宮西藩
客近帝座周室柱下史老子守藏即此官也秦
置丞相御史階級等衷漢蘭臺御史入掌圖籍
秘書出廵行郡國如八使之選事寄綦隆然鄭
玄不常遣明與御史臺班稱雄峻內與　天子
爭可否宰相爭是非衙　簡命出按一方歲遣
有常員不腆江右邀天幸獲借寇東萊新寰王
公夫東淝景晏嬰之賢夜邑奉田單之績望而

知公爲海岱才也甫下車父老子弟聚族而語
曰吾江右上郡新被羣盜攻剽早夜虞出沒直
指公至將如暴勝之之持斧誅捕耶抑如渤海
龔遂之安之耶余曰不也扁鵲倉公不先設方
論而以原診王良造父不先立轍迹而以軼能
余習王公則恭寬溫栗清辨縝執之君子也必
本正而事理風行而草偃靜則岳峙動則川流
整齊教導非可預期期于謐寧而已果也嚮之
猲㹈矜鋤耰爲亂者喙息屏伏方內無狗吠之

警流徙頓復獨歲數大儉禾麥戎菽皆不登市
米翔貴公時時憂形於色進藩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上塞功令下塞民心進臬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始計殖民終計靖奸進閫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內險無形外險有備三司大夫同寅協恭
下令於流水之源爲通糴爲積儲爲除戎爲高
城爲深隍爲進忠幹退軟弱爲奬廉平懲殘墨
政通盜背枹鼓希鳴而公又拮据棘闈部署許
客觀士錄遺躬閱試卷若探珠滄海選棟鄧林

學宮之路靡然嚮風矣前父老子弟妥意公爲
猛爲寬者竟不能測公之所以余亦如飲瀾黃
河之水戴蔭泰山之雲日夜與衢歌巷舞謀爲
芔棠之誦而未能窺其際適三司大夫以公初
度壽言見役則余始知所以誦公天官其燦然
者乎按仲冬哉生明之次日律中黃鍾陽氣正
踵而出月建毋甲而子子甲者言萬物剖符甲
而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日庚臨於龍
尾尾爲九子又言萬物始生如尾說夫陽氣方

進而日在九子之始生固公自有之天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請歌裳華之末章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則載歌既醉之二章猶未也老子曰太上貴因曰治天下如烹小鮮曰清淨而民自正曰慈曰儉曰不爲天下先是爲三寶吾江右不當天下陸海君子深思而固守已小人儉陋而畏近官吏道無所容其赫赫而要以奉職循禮方正潔白爲上課公因民之欲能不擾亂故民安因吏之才使其各見故吏稱夫壽者精神

之有也微窺公之精神實黙與道家之吉合矣夫長生家言宗柱下史公官其官道其道悠久之業當於五千文字中徵不朽如東方生海上恠迂之譚淮南王枕中鴻寶之訣又其至微淺者豈能與燦然之天官比論哉敬藉手三司大夫以奏康爵

壽撫臺石帆解公祖序　甲戌

國家函一區宇開明堂以治四遠分土字氓之制斟酌古今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其大曁府州縣彷漢守令布政使彷虞十二牧按察使彷漢刺史唐廉訪都指揮使則猶古連帥之遺乎而後稍益設督撫以都御史奉　璽書行事蓋　天子欲明目達聰惠和元元地方大利大害守土官勢隔不必即以聞維都御史職視重在古殿中執法權與宰相等號稱亞相而今制

又長十三道御史員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熟悉利害即與廟堂大臣執爭無所顧望也以近所見海內督撫凡三十二人皆廷臣鄭重推轂其出也　天子臨軒予勅光祿賜餐內府給寶鈔特置令旗圓牌視古節鉞文武吏士莫不震慴屏息受令麾下此無他以都御史實奉特遣禮數不得不嚴重顧此三十二人者廷推或至再三始簡用用或未久於其任即去盤錯利器殊難其人石帆解公名□家□非貴先以李憲

高等給事中忤權自落今　天子嗣大曆始召起爲太常太僕才名烏奕推高一時會虜寇有萌芽前撫告沭吏部集議僉謂公可急使疏上公名即日報可公馳至則推誠與三司商確選將蒐兵高城深池餙亭障寓望境上四門之管鑰有掌者復躬歷視要害以春秋耀吾軍士羣盜悉屏喙不入境舊歲大旱穀直翔涌公抗疏請命而捐鍰贖爲民補漕轉之不足民于公真如黍苗之於膏雨哉乃廷臣復以公文武有威

風首推貳兵部父老子弟方皇皇慮兒於慈母之懷幸　上神聖念江西爲南服重地久弛新振毋遽易帥且近議樞貳將儲督也江西非無事名撫實督何僕僕勞吾良翰爲遂畱鎮撫如故俾竟公用行虛銓銜一席副天下士大夫甲乙之衞父老子弟聞之而後乃喜可知也公清篤任事久而不懈凡將吏士民之庇宇下者皆兢鼓於公之精氣而公之精氣常旭旭乎如日將出蓋三初度于江以西云今秋之孟日在員

官則辰星之廟也月在營室營室爲清廟又歲星廟也仰稽乾度歲星躔東井東井主水事俱有水木相生之義公以生道生民夫人之氣畢聚風雨時若禾麥戎菽咸登謌舞載路三司大夫同心協德而臻上理皆公之壽朋矣董子曰壽者醻也以今　明天子重賢都御史信任之久且專必有異數醻乃庸詩曰鍾鼓既設一朝醻之余請試三司大夫後再奉觴爲公謌彤弓之三章此醻之于人者也若眉壽黃耇醻之于天者不有南山之四章五章哉

壽楊邊初方伯七十序

天官書太一常居象帝座環之以匡衛十二藩臣名曰紫宮象方岳諸侯

國初奉天建官兩京尹視內史十三布政使者視分陝左使號藩長或極其隆重厥後乃寻都御史節稱巡撫藩長之等稍夷然而灌輸大農水衡少府邊內諸供及提衡屬城刺史以下黃綬以上南向而朝之督成事至爲百姓開立與除則無不於藩長是經是晝都御史不能益也士大夫必宿名兼積資始得推擇居是官非輕易少年所敢望而恒俗居是官者率濡忍於處瑞不能爲見險之止置至而危比比矣若吾里邊初楊公熟洪範之沉潛體大易之知幾行藏眞兩無愧也年已七十矣禮大夫七十而懸車爲國黃耇憲老乞言典行自上故古有敎於鄉養於學俾俊士執事而民知有長焉公今得謝恭讓而不盡其力固

君賜哉亦繄公之素所蓄積沉潛淹遠渟[illegible]究

宏安徐靜正能凝之自引其元命其度勝耶當公丙辰奉大對余直青瑣之廬充受卷官耳閣中諸老稱公策如董賈字比邑縣擬在一甲三人中臨期讓居四首選郎儀部越二年典試川中縣令負弩矢郊迎其逰不下司馬長卿況收巴蜀楝梁之材以蹊桃李乎過里門余特左遷居東皐辱公往還觴詠歡輙竟日已越三年余攝官南臺奉璽書視江公出而備兵常鎮凡大事率與共如王孫公子爲淮南萩蒲之謀者頗有端賴公先發獲早定無它而公不言功也已越二年曁魏盜柄起黨錮夷寅朝上余以論建少韞籍負戟蠻鄉公僅以常調晋滯山陜一備兵肖嵐右贊欵於邊故事有所輸遺欽䘏之如漢繒絮麴蘖餌谷蠡勢必靡帑金後瑠有行邊者苛細責公償進殊合古人毀家紓國之義

今天子神聖不過也益遠次晋公爲浙江布政左使浙首藩財賦人文甲天下公豫和需澤而行其物正不爲專已抗矜操下如東溫薪而官

屬吏無敢易之益爲盡力故賦辦而民寬上爵
請擬以大卿節鉞疇公庸乃於載覲竣事堅辭
告老歸歲時選杖履有所觀未嘗諄諄視日早暮
余亦獲從公放於山澤里屢所次復相隣如疇
昔往還東臯時值公覽揆諸同好者皆願有獻
余爲發焉敬上一觴曰黃帝書古之眞人與天
地相畢餘可延引爲長者或假存敕吐納姚冶
變化其語幻不敢爲公引惟孔子曰智者樂仁
者壽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
勝用也彼握齱無庋者不論矣即專厲蘥氣川

權禰立名稱雖聲炎翕赫酷於皜日其餘幾何
公即之而知其不狀也望之而知其不可量也
典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雍容
和良黙而沉湛由前所諸公生平有一不躬厚
於植于孟氏之戒行不仁之事者哉與物不爭
家邦無怨而又早引以傳於息機之義試觀代
公爲政浙藩者課催科不效鞫繫司寇久乃得
頌則所謂洪範沉潛大易知幾公實黙合於仁

智之撰而無心焉公遲得兒種今艮子具有德
器大小成立不亦樂乎樂而且壽夭與善人政
無窮有如老㝹是徵安車之使旦夕及門知公
亦順天無心自若也順天者存公仁心爲質以
存其存扶養敦固眞自操其造命之宰矣其爲
壽也何可涯哉余是以用孔孟經常之譚爲諸
公升皆實爵之辭焉焉用佞

壽左司寇章仲山六十序

虞周之盛睿德端拱以爲治于府列辟咸濟濟秩秩如五臣九牧三公六官畢宣力朝廷野無遺老太平嘉瑞之紀焜燿圖書　國家治安踰二百七十年皡熙出虞周上亦惟是卿貳大臣皆元命所挺訏謨諶亮襄兹鴻業繇萬曆以來士大夫狎于寬大綏靖之久分曹爲黨往往羣朋交擊林有披猖矣

今上厲精求治謂嚮之涵育悠裕將壅底焉慨

故振而起之百爾君子嚀不竦側而專巳搒衆之蹊未之盡塞予年友左司寇仲山章公從松盧累晉左司寇不待爲右異數也至國門言路中禦之得請歸常羊山澤垂二年爲巳卯秋中適六十初度古道尚齒里有長者則率其子弟而聽焉所以聯忠敬教孝仁也矧以貴序如公之身名俱亨何可無颺熊子于是隆階肅覲懿登言曰昔司馬長卿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諸君抑知章公表仲山之意乎仲山甫樊侯字也說備于蒸民之章矣奉觴之詞何其他求哉予長公一歲與子同舉于鄉通籍四十年吾兩人歷歷聯閱　四朝平陂往復延促天壽之故人其有不芒者乎而天則定也然公賦道粹淑而予質重遲公許謹豈易溫厚與人語發自衷而予恒抗矜吐嚮臆公歷踐中外無不以蹟著而予乃數跌因以獄罷三安而公愈用聽予髮種種意憊藐藐公輕強甚筋力視聽不少衰豈賦命殊耶内經云五十至六十而榮華

稍落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智者有餘愚者不足又孔子居平云仁者壽他日與哀公論壽何哉獨屬之智夫高位疾顛左氏之誡也年幾不殆道家之言也他不具論即今司寇署中長貳[illegible]繁靡謎者纍纍使無國門之禦恐公朝受命而夕飲冰内熱攻之矣何如甓休林谷絃次南陔䢖荻之詩孫曾協之祝于織壽之堂樂豫康周穀強光祿以待他日鋒車之召哉公孫弘年六十不欲上人人強之始就道乃竟取漢相公

之齒尚未入望事歸每志其出處進退以爲時
輕重則從容委徐綏顯休命當吾世之川匡乂
戢安溪羣需澤端必賴之古之詩曰天壽平格
格之云者乃有大造于時建無窮之基緊亦有
無窮之聞烏用是皇皇者爲或曰子之迂繆數
跌固也以章公之聰明和艮足以當時取合而
亦有齒牙之得何曰惟容容者厚福使坐致九
卿而終身不得于齒牙則孟氏之所謂無非無
刺不可入于堯舜之道者矣夫和同之界世道

之所爲安危也君子和于義不和于非義小人
同其同不同其不同吾兩人覆四十年平陂倚
伏延促天壽之故無毛髮爽善塗汙人者塗汙
隨之善摧辱人者摧辱隨之上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上則下有不讓之
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故君子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遷而不淫復而不猒處而不
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和也夫心和則氣和氣
和則形和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成壽世

百壽史傳之言豈欺我哉子素有志而不可遂
能無厚助我仲山甫耶公之資性悃平剛稀是
柔嘉維則也爲郎屬冢宰是式是百辟也參藩
二東是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也官作納言是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也急流勇退是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也顧名思義始終以蒸民八章中所稱
引古大臣之詞爲祝敢自附于吉甫清風之誦
公必敬舉諸親懿之觴曰知我者熊子有味乎
其言之也

壽吳濤上八十序

晉虞廷三代右學膠序之間奉觴憲老天子親袒爵而餽公卿進杖國之俊士皆與執事而民知有長長者所以教孝悌也　明興重熙耿命用典禮賜天下高年上大夫存問士民粟帛誠以壽耆為治世祥瑞平格保艾邦家之基豈區區修漢時更老具文耶

今天子崇禎十有四年歲次昭陽大荒落律應林鍾日月會于鶉火凡值立秋為年友吳比部

濤上八十初度親懿鼓歌舉酒酹地稱賀而從酌詞于明遇四十年老同譜世其有幾逆不覺踴躍祝延曰盛哉在禮高年八十者二算不與鄉飲加六豆況士官得謝閒逸丘園稱介老昭受天之多福實乃大來子孫縣冀者乎蓋天之眷祐清時弘畀純嘏協氣休應浹涌漫衍洶湧四塞人咸得遂康乃深山大澤名區廬彭蠡形勢磅礴江滙瀰淊蕩者無不毓蘊菁純固渾灝其美盡洩發于人而又順敘五行無逢不若

公挺生其際山川之神實綱紀之壯歲登禮官甲科凡三宰巖邑皆有遺愛一為大司寇官屬比亭輕重得法之衷大司寇倚以聽自此拾級登等可立致九卿乃發憤上書彈山陰相又不肯骫骳曲隨羣論專已抗矜似剛而危行攘袂持議歷詆娸用事者雖閒曹人猶懾其氣僉曰是嶽嶽將折人角耶坐是再仕再已廿落落為所擯無悔家居十八賢蓮社間天子都雲霞冉冉泱蕩于滙澤發為詩文天質滔縱時露牢騷

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涉水經歲忘歸東南至海北至邊塞皆選杖履及之而隨處詠歌悽惋感槩義形辭達有四留堂稿行世結束入城市民間利病亦侃侃發舒無顧望雖見者亦謂介僻而和于義不和于非義屈折為喔咿儒兒非其好也斥金置義畝贍宗族哺饑者食曠者衣寒者歲飫不倦野席無爭以故顛毛雖班血氣常治行年七十有九猶能侯少婦檀暈之期無所避舉一男于其成人者三皆丈夫才

孰非公精神之所篤發哉夫人之能任視其所
受公早被推擇處通塞間使獲竟其才必致用
于不涸之倉載神于不測之谷旣以其身免焉
則引翼息機愛其章光充遂滋息日引而月長
譬諸朝陽松柏蓁葉條枿不斧琢于繁華根蟠
凝腴霜雪之而益榮以其受性多杜者機不與
羣木爭發者機也莊生曰令德之厚比于赤子
公三神還精老且復壯是豈假之存嗽導引哉
書所稱事天治人莫若嗇公再仕再已皆由令

不署右職老于郎竟斥于外且復拓落嗇何如
之斯益生日祥使氣日強耄年而其胆肩肩其
[illegible]臨臨其舌聃聃固盈虛損益之定理乎說者
曰引嗎驊之足策千里輿載萬鈞動摧阜靜絕
川然車徒衡師毋探瓶以塗空始滑滑如泉涌
焉故不爲天下任重致遠者以探瓶塗空之術
疎也吳公官不配才其以是耶曰非也人生地
上寓耳郎白首鼎鉉其與幾何惟吳公不塗空
探瓶故爲人忌而爲天與盈而不偪慊而不貳

有而知足舒而能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流水
之所以不竭乎惟公官循常調故得年不出于
常調蓋靜然補病背娥休老眞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長生家言也公精神挺動至老猶
施接氣亦厲發而息不深深何以行年八十乃
輕強如四五十人哉吾知公不常之調實濬于
非常之源如河源出崑崙自龍門至碣石入海
萬古如斯不舍晝夜豈與潢汙行潦絜淺深久
近耶公大耋期頤端可坐而得矣請以是揚觶

爲祝

壽錢武山太守序

仰稽天紀歲君直甲申秋分後八日日月會於風車龍角之際爲吾郡豫章太守武山錢公懸弧之旦正曆書所爲壽星之次也南新宰沈郝兩使君致一牀七縣之意徵文稱壽余正襟俯躬以答曰楊朱言百年人之大齊今錢公年值剛壯譬之於日臨曾泉次桑野臻衡陽其對昆吾猶遠未可以壽兩使君曰錢公爲政愛之如冬日酌之如醴泉披洛之如和風甘雨吾曹受事嘗成值茲覽揆而

不奉一卮酒非所以示民美報也敬請事於侍史毋讓余因記四十年前爲故郭宰問以公事至武林會省式鄉先生之廬則有錢先生心卓爲名吏部領袖人倫實太守公父于時公年尚未舞象昨壬午癸未間承乏南司馬門攝官司空署公則以進士高第郎水衡筦長江蘆政周禮所云澤虞之官也砥節首公萑課無逋國有班事部有序成瓜及借寇守我豫章下車以來行安而節和吏胥不貪饕陰詖情嫚逋蕩士不㚒訴亡節杜絶私交民不摶掩推剸强宗巨室不兼并豪奪伍兵犖确郎利而舍亡敢横行市衢靜鎮默剗清寛作則士民覩太守鼻息爲安危甫半朞而三年有成百年勝殘去殺爲之兆矣豈不亦可覩哉孔子曰仁者壽洪範九疇其六三德臣道也臣無作威作福務子平康正直剛柔相濟平之爲言中也天道人事皆至乎中而止覩公爲國家鼎臣歛福錫民王道平平將在茲矣史載龔遂年七十守渤海開倉假貸民移書罷逐捕盜賊令郎將賣刀買犢渤海大治

郭伋守潁川招懷山寇束手請降年八十再牧并州及與參政事與兒童訂日待期成信公今年甫四十六耳尚未及艾在禮强仕服官政之間恒人盛年經營奔走膂力有餘然更事少任其一至之氣多猛起而不顧其後患在不足於識比歟歷多思慮審有遠大之識而精華消耗患在不足於力識以年益力以年損代爲乘除若年偪强仕服官政之間識力雙超眞大有爲之時也麥丘邑人之祝齊桓公曰願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是壽民自壽

夫爲有二哉公德足以昭其馨香惠足以同其八
民其持重足以鎮躁消邪其識度足以遺艱技大
行見以壽一郡者壽四國三壽作朋爲岡爲陵說
在乎閟宮之二章矣請有司入爲公頌之三爰觴
致賓而後舉旅行酬曰幸無忘今日之禊比于契
子置食而樂閟女二大夫之三歎云

壽靖所管理七十序

高皇帝有萬世功以開其後而爲昌明博大之
治天是以章厥子孫玆玆蕃衍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猶慮以親愛富貴故長淮南衡
山之驕立宗人府以治之
列聖相承復慮宗人府開宗室預政之漸而以
戚畹假守玉牒天下宗室受約束于親郡王或
缺親郡王則推擇其支屬中有才德者爲管理
賜璽書約束如親郡王宗室坐事者輕則收繫
重則奏請處置若吾江省之宜春府靖所宗侯

其一也侯爽朗洞達開敏和良遵蕃臣職丞輔
天子十餘年來用三章監護宗人若而位賢者
表之乏者振之困者匡之邪僻者則編書其罪
使屬籍知爲惡之罰而又卑下賓客誠當日典
謁無貴賤無留門者餽人不止具器食設稌糜
膹臛脂胭粔籹之屬問遺無虛日夫樹于有禮
艾人必豐故聲名籍甚遊諸侯守相間累經尉
薦秩宗轉請特膺登等之寵異數也行年七十

神明甚王此閭丘先生所謂君賜臣壽君賜臣
貴君賜臣富者也而侯則三命滋益恭庶幾冬
日行陰夏日行陽坐必危見裘褐之士必禮見
斐訴無節豪植大猾之宗人必正訓而規范之
使無越厥志嘗記有一宗與水漁爭利者侯曰
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潢汚也揭示
五父衢立止之夫義所以生利仁所以保民祥
所以事神德純而福祿並至豈爲倖哉如是七
十授玉杖耋及耄以致嘗珍飲六豆大官酒脯

之賜可預期之矣昔機杞七十而不釋恭魯居
所尊異成回七十常恐虧節伸由稽首稱君子
焉貴榮福澤何所無之獨名者不易居知侯終
日乾乾夕惕于此也易九三若厲無咎侯將合
和親疏助流政教風聲騰茂美實嘉詷
天子行賜號爲祭酒曰是黃帝之青陽夷鼓也
親何如之九宗四正汝其於予治胄裔長幼昭
穆左右俾無失等次分相屬誼相綢也乃侯之
仲君不避祁奚之内舉考于吏部易授東越郡

別乘治行流聞昔在漢宗室子賢者得隨二千
石議論冠諸宗室如劉德爲宗正池節中以親
親行謹厚封爲城陽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子
更生以父任爲輦郎忠直明經有行推爲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數上書言
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顯
訟宗室刺譏外戚其言痛發于至誠豈非侯橋
梓今日之前楷乎今侯初度屆建子月凡值長
至予者孳也律中黃鐘爲陽氣踵黃壚而孳息

也得天官矣廼内外親懿入門召宴居樽下稱
觴子上壽士大夫各爲詩歌比于敦葦南山之
什而都閫何君武君暨伍營裨將感侯知客款
熊子之盧乞言侑酧有客見而問曰天市垣宗
星躔帛度下宿在東宮太微垣帝座旁一大星
將位也宿在南宮位分相去遠矣諸師武驟張
附注亦胡爲曳裾王門稱觴洗腆羣賀客之塵
哉熊子曰固也雅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風不云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漢產祿之難微

齊王與灌嬰連和則勃不得成左袒之功滑戎之難微梁王拜韓安國張羽爲將軍則亞夫不得取堅壁之勝今兵荒相踵四方蠢動赤白囊告急如蜚蝟不腆江右猶得父老綏帶稚子咽哺衆心成城緊德是保有德交驩人心豫附建威銷萌眞

國家萬里之倚也余是以不辭喜躍爲祝嘏之章如此

終

壽汪用晦六十序

歲在祝犂之干其支單閼冬十月既望日躔龍火之次爲用晦汪君六十初度君歙人也歙俗相矜以遠賈子姪親懿輩多遊豫章爲海鹽菓布織作氷紈綺麗所輸會介余孫孟啓以脩詞請在昔尚齒之典行於鄉自少逮長皆習禮讓故其俗純厚而氣不疵戾澆薄庶老儁游得極其遐享而日引月長諸君盍行古之道也古所謂曰孝行以親親友行以賢賢順行以長長有其颺之亦足以教三物程式天下鄉禮云乎哉嘗之金陵取道於歙山溪深與明秀地脉屬脩矜句已如玦風土凝固鬱積旁魄視他所爲異邑屋視幽遐貲殖視臨卬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勸其業樂其事以末著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槪此皆誠壹之所致他所人欲學其術終不得意也汪尤欲之中族讀書至大官項背相望多余道好雅遊其爲賈人者僉有賢操若用晦是爲學官

弟子貞父乃徙業攻詩嗜酒托跡于賈暨其子侄頗法南陽孔氏之雍容趨時不甚爲鷙鳥猛獸之發亭貨輕重任勢之自然而守其流知物務完市易必質謹取利羸四方皆跡其門廉乃得五然其爲教子與文墨長者廣遊道雖財不雄也道家之言知雄守雌多藏是戒惟善藏者不自炫天質篤成不酷與外物爭而外物亦不能入淌游灝滅韭然以視營然以聽食氣之毋其神終不蕩越流放體自堅强而不贑君克然

見於膚澤筋骨正柔縱調利口不言神仙方技怪迂事幾發於踵油油然人而天焉從此貳膳嘗珍以引以翼登年以載其德何可涯量哉書日商不出則三寶絶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明與海内爲一開關梁轉輸遍内供佐農工之所不及緊商旅是重彼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雖巖處貌奇士之盧名於世何賴焉即本富者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徵商旅以通易之亦自守旁耳故擅幹江海化居貿遷之利非凡可等夫利及於物者溥則與及於天者親况用晦父子用儒雅行財貨溥飲食恐皆欲太史公所云治生之正道庶幾得之矣正以治生而生生之脉又惡乎不治是其壽且寧也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驗耶爲書此言以侑升階之辭

壽劉大司空江餘暨配黃夫人偕壽序

嘗讀召南之篇咏羔羊稱虞以美在位而咏采蘋采蘩美夫人載讀小雅祝楚茨之公卿曰使君壽考而先之曰君婦莫莫太和之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乎蓋男教脩陽事得女教脩陰事得陰陽和懌二儀貞觀故家人之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采風者見朝有懸罄肴文之臣而在中饋者復貞吉未嘗不低徊讚嘆稱治世之觀焉今崇禎曆書乙亥孟秋日在天廟昏心中

爲南大司空江餘劉老年翁七十懸弧先一月季夏日在天社昏亢中爲年嫂黃夫人七十設帨亢爲疏廟心爲明堂凡值歲星躔鶉火之次貫廟上社以其時考之天象之休徵粲然備矣于時司空在南都掌邦土夫人在里掌家政維桑戚好諸公謀欲灑江水爲酒采廬山爲殽借長風飛鶴往來奉觴上壽楊方伯無我萬司李吉人欵熊子之敝廬而徵詞焉再三責以毋遜熊子則正襟端言其大曰一柔一剛天地之常也一健一順夫婦之理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人生戴圓履方作晝入夜發語存嘿皆屬精以度氣神以吹息壽者精神之有也御精神者用張弛合天地之柔剛即東皇西姥之所以與山石無極矣而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化色五倉之術不與焉司空之與夫人生而同時名位崇顯白首相莊子孫振振里中稱爲盛事予不必夫人出夫人母之爲無町畦司空亦與之毋爲無町畦諸子亦與之爲嬰兒無町畦此其事至

淺近而揆之人情世俗實未可多得健順交而泰道成此其所以賢而壽壽而偕豈偶然之投耶然夫人從者也請端言司空致壽之因可乎自封光祿卿華江先生成進士不遂司空少孤依其兄滕縣公爲兄師又滕縣公先領賢書司空隨癸藻儒林十五年間每試必軍鋒其爲文洪亮爾雅如雲漢之章于天錦呂之奏于亭辛丑上春官熊子附驥之尾每心折司空能爲大聲之文聲大者腎堅志強骨勁所就必大而年

必永此生人之大恒也爲郎武庫分校命閣得
士然多有以鼎貴特聞若然時時歷亡於氣運
乎成人才往復之故不欲以郎位黜而已爲曆
癸丑拔縣太宰當路其人清而論闊而執屬爲
羣小詆搆空舍類幾盡言路三摘餘者抱葉之
蜩時揚無我教授豐潤以公事至長安邸寄謂
熊子曰吾鄉武庫郎發憤欲上書擊太宰熊子
曰果也必悔尚可止乎無我曰彼有成言雖悔
任之書竟上逾三年丁巳遂爲考功法所中熊

予亦坐方遂數年往還東皐意殊不猒越三年
泰昌改紀冥莢一開之堯舜罍顯忠遂良之意
于天啓初吾兩人始次第列卿寺居無何恭顯
牢石播惡誅夷譎徙無虛日吾且戍夜郎司空
時以太僕居堊室危得無及際
今上厘明綱紀光顯日月拔茅連茹吾兩人復
次第列正卿久之彼者仍往小者仍來熊子任
匪于力登罷歸獨司空如碩果不食也　廟堂
推斷用人比積薪而卿北淵之輸相屬于路司

空安之且引年謝其門人在樞軸者曰刋告我
無日送鍾山之雲口吸秦淮之水澹如也感嘆
雖隔江而遊然征繕日戒筆固根本猶惟力是
視大流水不蠹戶樞不犢司空之勤瘁于竹頭
木片安知壽國非所以壽身昔武林張太宰以
冏工特簡又安知避權非所以得權張弛剛柔
之大道任天之便而已無與可也夫昔日當難
言之時而憤然爲夜邑之一擊言出而禍隨視
世之貌擊大臣名朝擊暮擢者其智愚何如今

日當難爲之時而悠然爲爭時者所不屑穆穆
落落在吏隱之際視世之居大臣之位而復選
擇于權力親近以爲不拔地者其智愚又何如
然天帝不吝神尚之智聖人深嘉甯武之愚彼
各有取爾夫張于人所不能張而弛于人所不
欲弛此深得太上固翕之微指天地之剛柔司
空直搏挖在手而信詘惟道精神無、往不返
之虞則天壽平格之理儒者之所以操左券而
致也周呂望漢張倉豈引匙君子所不可及者

敷以後無我吉人之請里中戚好持羊酒稱觴
十侍壽之堂知司空與夫人必譚咲大噱門啟
衆君之觴

壽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序

今歲戊午九月之旦日月底於天根李太史麟初太君七旬初度邑士大夫稱彼兕觥效封人之祝於綏壽之堂太君隔絳紗幙西嚮而朝賓客視聽無鈌神明甚王環佩之聲鏘然明遇於是賦旱麓之次章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諸君知太君之享獨不知太君之所以享乎太君父徐公長者同生爲名進士家授周官音義則太君今世之宋宣文也贈公烈士有賢操爲學官弟子祭酒侍太君左右之鮑桓陶湛之遺風鄉里兒童婦女皆能稱述焉余因謂人生先後豐約之數必不能一若畫

一而悲喜隨之迺造物於太君若獨有偏厚者蓋太史自舞象時文章光焰萬丈餼學官十餘年名冠天下太君之喜何如學使貢南宮則太史首選比試京兆上公車太史無不爲軍鋒之冠太君之喜何如隨以儲相秘閣迎太君長安邸中分

玉堂之饌聽

長樂之鐘

國有大禮則太君翟茀以朝縱觀

宮闕衆息之盛而太君之喜又何如此無論閭巷婦媼所不能逢卽所稱和熊畫荻者能視其後不能視其前

也以事翰林爲供奉官稍積資累年輙簪筆石渠之府
天子視經筵則執事
文華殿
東宫出閣則爲講官陳說帝王之道於
文華左个
皇太子以先生目之而不臣至貴倨矣將復執牛耳典
鄉會試收羅天下桃李爲
朝廷棟梁榱角之選抑何榮重也皆太史所可坐致者
迺徼寵太君憐其季茂才且欲一視贈公松栢遂領龍
虎之節飭餘皇之艦溯游齊魯避暑周南封藩使竣致
巴蜀布物及道地所通西南夷蒲萄枸醬筇竹杖還而
爲太君酒持節畫繡縣官除道郊迎而太君之喜又何
如此不可謂備天下之享耶非其內德之茂何以臻茲
太史高潔里居八年飲洞陽之水爨玉嶺之蘇於先世
舊廬無更朝夕承懽諸孫玉立太君曰此不啻分
玉堂之饌縱觀漢家之宮闕罘罳也融融如焉太史資
望行當左右青宮太君匕筋政健獨不聞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乎宜以軟輪奉太君上長安太史出入
龍樓虎闈之間以師傅見重且以其餘收羅天下桃李
成蹊於李氏之門爲六君壽俾太君再聽

長樂之鐘如山間雞鳴鳥語此之爲善吾其不能以名
狀矣大塊爲勞生之機憂悴則促暢豫則延恒物之定
理也太君自太史舞象以至今日有一日不暢豫者哉
則其享受固天道篤裁之必然矣是可以徵大君之德
是可以徵太君之壽

壽魏太安人七十序

庚戌春正月既望二日魏母太安人七十初度也太安人有丈夫子三其長則銓部統百官而曹選爲任稱至貴倨者明興仕格凡拜爵一級以都卿相之顯率束於功令君親先後之情不能自擅獨天官尚書諸郎週環如日月之代得以恣所出入此太安人届七十而銓部拖朱紫稱壽於晝堂之上榮莫大焉諸薦紳先生謀所以奉觴而屬執筆之役於明遇所以逮賤也明遇主臣避席稽首颺言曰宸暉昭被珩組繡幰赫赫龍章榮流望族

夫子之典策也渥顏紅藥玄髩肴素華大谷假蓋南岳絳實衆人之頌禱也不腆之辭夫寧有加其惟是以所習太安人之德之功之言以惇女史乎閨太安人奇朗昭於齠齔動無躁容弱笄事贈公南谷先生鷄鳴盥漱纚繪饘飾壹稟於新婦綿蕞惟謹廼贈公承汝汀翁清白吏之後屆首讀書不問家人產業中裝夫其餘幾太安人益折節爲儉椎布操作晨昏備承姑舅雖無乎不至而解佩贈來門多賢豪問長者交游自此贈公傅士名大噪中國而授弟子室學者未之或先間遷當路諸貴人幸舍雖貧猶挾一劍鋏自傲贈公固質有其文行者共亦梱以內不以粉墨縞綺相累也贈公見背銓部大露頭角太安人一廸以父風隆師取友錚然樹左胡赤幟居恒每勗銓部日而所游皆公輔才而門必大銓部果以高第累遷今官涇渭搢紳無繆衡石振天下滯才明目張膽按格律以定國之眞是倘亦式於太安人內訓之素也耶其宅令建而建號大治分水部水部底績則史所稱崔寔五原之政焉不疑京兆之理緊母助也范逵論陶侃之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根茂而葉著天道之篤栽也固然共今華轂塡門貂蟬滿座諸孫遶膝下瓊蜚玉立而銓部聲實行滋大爲海內第一品目以

尊顯太安人之至皆太安人精神之所折衝其本彊矣而壽寧有咸哉明遇輙踴躍而效封人之嘻曰曄而貞耳而苦女而丈夫母而父稱彼兕觥醉言舞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古

壽涂母史太安人六十序

涂母史太安人之封也以吏部伯聚郎水部恭遇 覃恩云在易鼎之初六初在下而耦上應于四因子貴而上達之象也是其福德勝男子歲癸亥熊子奉璽書于役江上與伯聚雅游見其人清正擅風操達國體心切重之謂念東廷尉眞有後時維六月里中諸君造敝署而言史太安人春秋六十屬子一言稱觴以從祝哽者熊子因肅然拱手而揖諸君曰若習太安人內行乎具曰習也初是廷尉遲舉男子選諸良家法相宜子者莫太安人若太安人遂以少婦充下陳乃謝一切鉛華椎

布治緋雜女奴操作賓客日進供給餔資無乏閣不皮肉手執亨調伺廷尉寒暑絺綌楮絮罔愆于候女紅女誡少成若天性耑耑小心咸曉事理其自嫡夫人以上上皆懽焉畢世無訽誶此其行之不出梱者未可更端盡矣熊子曰公等所言皆凡所見吾請言其大者有二懿焉婦人無儀儀視其夫子大都人情動于房帷婉孌之好則志氣柔荏內顧牽纏且無論廷尉爲御史時所至埋輪破柱者何如比晉光祿言責已謝而適有三王並封之議是時 神宗靜攝寵人根据中外黨親連體躭躭奪長而時相逢迎持祿幾搖 國本諫官杖斥餌適

山之芝者無虛月廷尉獨抗疏吁閤削籍罷歸此雖廷尉感槩無避忌則亦太安人不以粉墨薰蒸累廷尉于閨閣中也人情艱舉男子者倖得之視之若兒種甘食脆飲以糜其腹繡褓文茵以安其體笞掠不加義方靡戒及其長也膏粱之性難正苟守先祀爲庸人而已矣乃太安人之舉伯聚絕不效兒女子呴嫗一廸以父書于是伯聚高第爲名進士郎水部榷關旅人喁喁頌廉謹及在虞衡飭化梓材督鐵官將作物省而工惠 廟堂以輿望特遷吏部雖在南也且將需次銜石縉紳之榛求河源于崑崙則太安人訓廸之功豈在廷尉下哉

至于仲子非太安人出而早失恃太安人撫之不啻如已出今且褎然成立皆人情之所難而天道之所必篤也以德徵壽自古艮然今夫譚長生者宗老子老子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爲天下先太安人事廷尉與其嫡夫人執家秉勅顧視伯仲三寶備矣玄牝守雌蓄默合于道家之言而壽寧有旣乎伯聚迎養太安人建業官邸地當天下陸海搀以世俗何難具鼎烹盛絲肉三鸛七葅以爲享吳紈越縠以爲奉而太安人憶先君子不忍御曰非吾家素也惟是北固之魚漑之釜鬵楊子之水薦以戎菽伯聚奉太安人祓 天子所賜翟冠象服

爲褕魚軒南嚮而朝孫子東嚮而朝賓客里中諸君采二南而絃歌之升堂奏彼康爵曰括囊含章叶吉黄裳安貞不二應地無疆太安人豈不爲之益喜自負哉而採風者聞之以備史氏之彤管亦一時盛事也

壽朱母萬太君六十序

萬曆庚子之歲蔣鄞縣王公太蒙揀文衙端嚴精藻鑑余邑進賢考案則余與故朱文學今瞻君聯次五名前各持卷相質見瞻君辭義深厚字畫疎朗而風貌更秀舉非凡心甚儀之是年余倖第比上公車及王會給事省中又發與瞻君父司理朱公遊燕市時朱公爲孝廉見人多引白眼好面折人過儕輩落落難合獨余心甚异之重之私念曰此亦非凡所見也越數年朱公就選人司理淮陽頗聞朱公治淮陽狀廉倨如仮黯遂不久坐罷歸越數年爲天啓辛酉鄉試放榜二少年褎然首舉問之則昔年同考朱文學子同遊燕市司理朱公孫是今之名下士子强子美兄弟也其爲文咀六氏之英華而行之以無意操觚者轉相倣效文體爲之一變每會試簾内官必暗中射覆曰安能得進賢二朱聲稱籍甚子强古文有蒼崖集酷類子書而不假優孟衣冠子美至崇禎辛未成進士官大行

人矣時余在司馬門習子美清心逸韻具知爲
遠器而贈君方以明經選不欲籍見輩尊寵爲
卓上儕越二年廼賁志則朱氏前後之所以取
大於天者以聲名文章兼富貴是又非凡所見
也鄙語曰菽根不養麻胡荽不結瓜斯豈無本
而然哉適吾友萬吉人豎子強兄弟同社諸君
子以宋母萬太君届六袠屬不腆之詞祝延因
獲悉子美乞言小引不覺避席而歎曰有本哉
余邑世族稚高萬氏金華太守之後子爲太守

一太宰一孫爲御史中丞一爲少宗伯一太君
即少宗伯女孫其外家又爲東門張左司馬奕
世鼎貴習見無復家人子事太君獨折節爲恭
儉女箴孝經少成若天性張母鄭重覓快婿屬
妁氏曰必得雲里朱太恭孫渠乃可及笄歸贈
君執婦道事舅姑鷄鳴盥潄總衣紳佩箴管施
鞶袠適所問寒燠饘酏酒醴芼羹棗栗飴蜜惟
所欲佐贈君讀書不以粉墨相累脫簪珥之明
珠翠羽以其半助中饋半資篝燈贈君六盃爪自

奮每試必高等教授里中從遊如雲產子女五
六人乳哺衣絮罔愆於侯課讀之聲與杼機相
軋翁司理公性高簡喜嘿坐太君約束子女臧
獲中庭肅然無呉放者紉箴治繲同女奴操作
無間寒暑而壹御以寬和惟裳布素及贈君歲
薦始爲一易衣綦得贈君所餘束脩餮錢子貸
親戚貧者輒已責二子即得雋倫時時易贈君
自致青雲贈君亦時時歌伏櫪擊唾壺讀書不
勌贈君近見背室中侍者隨厚遺之日惜爾年

少非敢望老人結草也最奇者無如翁司理公
任淮陽屬令盡室之官淮陽天下陸海小大踴
躍急治裝獨太君曰行也吾冢婦當伏臘奉家
廟齋酬且翁性高簡御物少款曲豈久寄宦途
者竟不徃居無何翁果坐罷歸歸時槖甚垂固
婦之清識難量而翁之廉倨不亦可傳乎夫以
翁處脂膏之地而不染以夫抱環瑋之才而不
遂火宿乃兆太朱之門是誠在于天道也通不
遂不遂之意引申于聲名文章富貴間天道又

何嘗不從六道哉今歲仲冬爲太君六十設帨之辰太君愀然誡子强子美兄弟曰而父柳車在堂何忍稱壽子强子美兄弟曰吾父不可作吾母逾異粻之歲當宿肉之年何忍不稱壽社中諸君子曰義猶母也太君廣而愈詳而有禮貴盛而不驕是壽徵也亦女則也何可不稱壽熊子曰是一舉而三懿備母道子道暨友道祭得焉請采二南之章絃歌之披帷升堂以奏三闋

壽萬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許書之言流化必始於內教之啓以克受茲多享古語雖云婦人治業寢內閨門與之言不踰閾然其服勤示訓表則憲存而所孚又何不至蓋厚植滋育彌斐惇佈生之嘉福豈與夫尋常佻易綿薄者論乂近哉吾徵之萬母泰太孺人焉太孺人距始生之辰於今丁丑五月望三百有六十五甲子矣古尚齒而敬德有以飲食之義接者因揚觶以詠宣盛懿而且祈焉者禮也宗人戚好子姓將進而執膳爵栗階以獻太孺人詩由儀之章樂南陔之闋服其命服束嚮坐子姓拜者冠雲冠履句履夫不亦榮豫光重里社稱名顯哉然古今婦人名顯者多刻肌厲身砥不苟之節或晚歲食報或不必於其身膺福祉至初終愉懌而永於享若太孺人貞未可多指僞是豈無本而然耶余猶記舞象時隨兄仲讀書東湖祠徐孺子所仲受經於太孺人之翁但所稱萬育初先生者其爲人也敦龐純固敬

恪豈悌翟翟繹繹誨人不倦輒摩予頂視羣弟
子曰此子異日不凡諸君志之後廼以明經廷
試教授泮梁吉水稱名宦焉有良子一稍長余
數歲于時髫而志學亦角立嶷嶷饒直質而無
流心即今贈君太儒人其元配也發聲澤宮甚
駿數屢棘闈末乃賫志不大酬有良子三家尙
古人弱冠成進士理潮陽歸德以史跡最徵政
封大孺人如其官矣公文章名下上尤以治才
推高且應舉日得聘季幼亦川髦上舊膠庠孫

三長者即余將俱總角過從以從令和安而
好敬太孺人可爲有後矣居恒嘗謂人之血氣
順治精神周彌此其自爲壽者也若至行乎恪
啓佑無斁克開厥類是乃天所爲壽哉夫高山
廣川大藪琱玕璆琳珠玉產焉楩柟椅梓松栢
產焉皆更千百歲而光彩常含榮葉不改豈
彼步仞之丘魁陵澮瀆之所能比焉聞之太孺
人微織女事朝夕不渝承其翁姑與相其夫壹
惟和恪之以克勉其子勉之學問隨發累中俾

日恪位箸以儆其官不盡習嫗媮常態蔚爲禮
宗正訓諸孫雍容齊正用匡我軌儀是以家政
肅雝品式具備傳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
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蔣氏皆有焉斯非太孺
人爲之矜式手上乎夫受者不溢其盈則施者
若挹而注彼是狀養醇厚元精篤殖濬衍長流
渾渾灝灝太孺人壽何可涯哉余又徵之天官
焉壽星之次左角李右角將將芒布李深澤紫

宮大理直斗口陰德二星在下若見若不見其
以含章爲體吉人理兩那吾不能一一知其曲
折但知其以薄案言人吁非不能堅伊儒見當
中貴人指致翹蹻待左遷則李足之深澤與德
星同陰固也與日必取效於一定之天和不名
寧不應乎夫和平則又久固則純純明則成能
角之爲壽星也斗口之近帝座也是毋足于吾
直以燦然之天官卜其名壽又何必稱引黃帝
老子書以爲觴詞哉

壽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序

詩書所紀婦人以其身顯名當時聲施後世者必奇節苦行所際坎壈歲寒而知松栢之後彫也若德福兼隆者顯不必以其身而以其夫即不必以其夫而以其子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今黃母李太孺人以石公爲子而以拙子贈君爲夫夫以學行聞于以經濟志義聞今辛巳秋九七十設帨凡値石公宰建陽奏三年最績

天子用璽書褒嘉之被鸞褕翟珮南鄉朝子孫東嚮揖賓客非德有其福孰能當此者乎彼扶風襄陽史氏爭記而齊眉之配躑躅于賃舂廡門之媪寂寥于釆藥史皆不著其年必也武昌虞太夫人以子若孫膺金章紫綬王丞相而下皆就養堂拜焉然而止富貴之容耳未聞其子孫之經濟志義何居若石公則聰慧質仁秀出于泉開敏有才卓爾不羣子備官南臺時文太淸京兆識之于布衣奇其意因遊太學諸生裒

無百金之裝爲洗腆豈[illegible]家俠白將有時列鼎奏伎羨酒藿肉乃煦君遊道曰廣爲文友會日夜不休庖廩取諸中饋無所失客意豈非太孺人截髮挫薦之劢耶石公以丙子魁北闈明年丁丑成進士筮仕得宰建陽迎太孺人官舍若不疑承歡告平反亟囉奉命稟忠淸石公爲政詢質行于耆舊討素業于賢良究論事于老農察善敗于羣吏章好去惡剛不蔽柔不坏政通人和賦登盜背號稱大治而以其暇恭韝上食

偕子姓䐑而獻之日是不肖合菽之養而負米之情也太孺人必逌然爲一引白建陽去武夷宮不三舍大王峯下幔亭固泰姥宴曾孫處今日上眉壽之觴挹九曲爲酒揉接笋爲茶西王母金液九華眞妃之霞精不珍于此矣夫沆瀣之氣巳足酹爲大年況闔邑億寧萬家謳歌而祝曰泉母母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自可卜之造物者莊生有言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石公衆民之勳力太孺人自受

天之豐福以石公好倜儻大節兼資文武深博
有謀行將周遊黃閣青瑣之間爲
國家柱石太孺人遠覽王畿觀四部樂建陽直
爲之嚆矢耳然吾知太孺人猶毣毣思贈君不
及見曰昔者奉匜沃盥潔蘋蘩蕰藻佐魚菽豚
犬之祭耳今幸與大夫之羊饋嘗酎與執燔焉
噍噍者烏足狃乎考父之銘鼎魯母之勤織太
孺人蓋有無窮之思焉思無窮壽亦與之爲無
窮天胙光德而監昭節必有章與蕃育之祉以

報禮宗大耋期頤端可俟也里中諸公往爲壽
何操請操此丘里之言以侑飡于席呙可乎

壽游子六母五十設帨序

蓋坤道柔靜爲教屬陰但於梱內日用起居闈
梆之間尊卑有次中饋貞吉是即爲內家洮範
無貴賤一也人之所稱天之所相胥此矣以余
聞游母周太君者歷春秋五十而苦子見背垂
二十年翁姑生而耆耄中帑厠衣治澣紡而殁
而解簪佩襄大事遊孤子辇讀書成立婦而子
母而父秩秩有條理未見有一毫鋪張粉飭之
迹里巷稱譽焉其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於設帨

之辰牵牟携酒望門而祝曰是盡之後必昌天
壽政未可涯也游固宋名賢鷹山先生諱酢者
苗裔茲茲十數傳而生懷德懷德生贊遥懷德
爲子擇佳婦乃支定之竹田周公道隆女以其
地風氣鍾毓果也太君實能支持游氏門戶教
子藝博貫經史典籍研精天文曆數制器尚象
圭表測驗奇慧絕人匪究所思張衡璇璣之經
功妆敬授劉向洪範之述義悉陰陽此亦天士
之最者㳺參議帷中以書相質余爲其仰觀俯

祭按圖窮理造重黎之儀定羲和之界與他人言惛惛無所辨蓺輒得心應手此亦見母氏曾敎之一班矣古聖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則陰陽分數所以觀氣變風采光景所以序惟於玄黃鉅細所以與宇宙執塗之人告之焉能得意哉是母而後生是子於世未數數然也夫陶侃母食貧剉薦以秣范逵之駒虞潭母商居養堂以受王導之拜韋逞母年八十隔絳紗以授周官之音義皆門冑鼎貴史冊耀之與人

稱說聽者自色動神飛今游母匹飛之鶻中道為單鴻別鵠遐孤一綫似續妣祖雖勤儉可風而賀客居舉下上壽者欲揭非斗之柄效西姥之謠獻南山之誦知母不任受也然則引何書為觴詞而祝諸計然曰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五藏屬乎心而不支離則乙氣無從襲矣今人所以不能引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薄以為生者即得所以長生之道其循嚮之報群乎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東魯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蓋我
國家方制函夏
鼎定神宮漕轉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會通河一
綫而滇池天表又寄徑於貴州官道一綫譬諸人
身
京師顱也山東嗉也貴州尻也此其要害何如而甚
此凶亂哉以山東言之其地負山海爲國家鮮蓋
藏歲僅取足於來年戎菽別無蒲嬴菓蓏之給失

時不雨民即狼顧況以比歲方二三千里之旱而
無赤米繼以蝗飛蔽天木葉盡脫罷夫羸老易子
而齧其骨少年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叢已抒擲
兵盜庫金攻牢墓死皐囚刼畧吏民如安丘之變
矣長吏倉制不如法振救復不如法於是流亡滿
路死人如亂麻其計畫無復之者又行阻險爲盜
鉗子山君之輩所在見告儻麥秋無望雲擾鼎沸
即在目前矣一有草澤奸雄乘饑鼓煽塞濟寧之
津據廒倉之粟如人身喉咪一哽百骸立枯臣不
知
皇上東南四百萬之儲從何濟轉吳越纖紵綈綌之奉
從何起運德州一衣帶地即是三輔米價騰躍訛
言行籌而白蓮紅封邪教實番有徒皆爲寇藉
皇上能無動念耶幸
聖衷明見萬里特
允撫臣之
請發闕金開倉粟差專官山東父老皆忍死須臾扶
杖叩地祝延
聖壽之無疆也然療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闕金倉粟既奉前
旨戶兵二部業有定數主者宜以汲內史之意自取機
便部院即宜一面題官馳驛而去若層累轉
請便踰月餘又不知僵仆若干流移若干矣風聞該省
尚有不肖官吏以稽查富戶賣請樂指者又有倨
朴擊而問逋負者甚有乾沒賑金百姓不沾實惠
者如茲墨吏該省撫按暨差去賑臣俱宜不時彈
劾應提問者提問而循良任事之牧亦宜不時獎
異若各州邑武斷脅訪干日所目爲閭里魁桀不
妨用虞詡三科之法各把其陰重而寬其文網俾
之盡力追捕而盜賊誅亦不必一切作沉命之法

大都什一爲綦勝之什九爲難遂尹鐸可也至吿
羅轉販惟在擇人也而任之淮陽避左馮其海禁
一聽商賈自便其廣設粥廠毋徒爲漢季長滑宮
盜稟故事儻行之痛發于至誠豈有不效者哉以
貴州言之該省故羅施鬼方地先王風教所不及
厥土磽确榛山取道華實之毛不供於
上國洪武初置貴州宣慰使司隸於四川永樂間討
平田酋始設專藩嘉靖間銅苗攻破思州石阡諸
郡官軍夾剿久而始定夫以荒僻之區兼多反覆
朝廷必張官置吏借資于巴蜀長沙以灌輸之歲糜

金粟不訾豈好勞哉無亦曰六詔西南大都會也
此道不通萬一有莊蹻趙佗者崛黃屋左纛其間
豈所以大一統乎黔中蠻獠種目爲豪部長以十
數而安宣慰最大稍稍約束諸苗而藉其卒騎負
弩于五父之衢餱糧既禀之衆皆取給焉雖陰陽
間持兩可而藉以羈縻無事徵兵可傳檄而至也
近苗仲標盜如雲而起當艾職官燔燒村堡凌轢
士女商旅之途幾塞赤水烏撒平溪清浪安莊平
壩南丹泗城之間亂如飛蝟每讀該省邸狀一疏
中報標亡慮百數十起報殺亡慮千數百人議者

方謂安氏能効其一臂今安堯臣又物故矣其部
目且有生事取悔者以安治安尚不暇給遑問其
他而監司强半掛綬藩臬兩署幾空官吏三年無
俸軍士五歲無糧撫臣張鶴鳴嘔心入告雖蒙
乙覽下部而該部緣時絀事艱以策舍始而以束閣終
將置此遐方於度外乎乞
皇上發自爲計
勅兵部借發馬價六萬兩戶部曲處四萬兩即日解發
以解倒懸若撫臣所陳增兵增餉諸議不妨從長
處置其川湖積欠黔餉二十二萬九千積欠黔米

八萬三千石乞
勅戶部嚴催協濟此項既已載入考成而逋負如故則
鈴轄不專之以也自後年分宜將川湖協濟折色
改入京運如各邊遍例庶幾有濟蓋黔事壞豈直
滇南隔斷而巴蜀長沙桂林與黔地雜厝如犬牙
者斷不能高枕無事南人自此反矣夫事不先圖
直需其衝決而後收拾則黔之事必有役百播州
費擬麓川者東省之事必有役百朝鮮費擬寧夏
者願
廟堂諸臣深籌長慮毋以纖計誤

朝廷之大策也臣讀司馬遷天官書曰狠角變色多盜
賊昨年金星晝見未已也而狠亦晝見五星硇悍
猶可言也至盜賊星敢與太陽爭光豈小故哉漆
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尚知倚檻而歎臣職掌所關
不敢不破膽寒心直言之伏惟
皇上財幸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東省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未明恭請
聖斷事竊照比歲軍政屆期該部按成事先將在京錦
衣內外七十餘衛通行考選連翩斥罷其中豈無
一二關戚里外家乃朝上疏而夕
報可仰見
皇上法在必行無從中寢天下於是服日月之明及臣
與河南道糾拾中外勳將若而人雖稍稍
檢發近因邊遼旁午肘掣禁中將王樹等革任回衛不
少貸仰見

皇上法在必斷無從中亂天下於是服風雷之勇是役
也可謂十有八九完局矣惟是該部覆自陳府臣
則宋光夏衛臣則陳𥙿徵臣等糾拾遺察府臣則
朱純臣衛臣則李如楨夫豈於諸臣有纖芥睚眦
蓋不如是則功令不肅功令不肅則
朝廷不尊今催請數月
天聽愈高五府諸臣俱各青衣待罪殊非事體臣惟法
令者
先帝之所造也軍政何典處分軍政何事若邊與內異
而南又與北異毋其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且諸

臣未必有絕異之姿足當
留眷不過蒙故因遺取富貴于日月之際贊非馬實字
溢金張此亦紈袴之至榮布衣之極遇矣禮義有
徵國言未已拜彈露布部覆方新是果諸臣悍然
不顧時耶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戒盛滿也易
曰藉用白茅無咎賢改過也若怙侈不退則牽犬
逐兎李斯悔於戮餘倘閉閤省愆則刺虎伐蛟周
處卒為善士前途不盡國典當嚴
皇上為諸臣計與諸臣之自為計似不俟臣言之喋喋
矣至于兩司鎮撫陸達楊宗吾者小臣也部司明

糾之不動部堂公斥之不動以久麽皂衣之吏敢
于塹闕王命閹奸
天憲使其得志豈在朱寧下乎為虺弗摧為蛇柰何願
皇上行部臣之言亟逆之毋須時也臣在該科與聞軍
政義難拱默伏望
清燕之間留神省覽將部覆諸疏仰日
發下庶陰消夬莧陽長泰芽豈不完五年之盛舉快萬
代之仰瞻哉臣無任疎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一題為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竝行隆典以鞏萬世治安事臣讀周雅歌文王者
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歌
武王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是以周祚之篤於三代世亟為久長我朝
聖子
神孫繩繩有道業二百五十年到今臣不能悉為揄

揚惟會典所載永樂八年
大駕北征
皇長孫於奉天門左視事侍衛如常儀諸司有事具
啓施行若軍機王府要務一啓
皇太子處分一奏聞行在所
文皇帝聰明雄武度越百王重
太子併重
長孫者蓋
太子本也
長孫本之本也今

皇太子親則家嗣登明升咸日辛丑開定名號繫於
人心久矣乃十餘年而儲斷講席虛沉道路之
人不勝爲國生意昨年
慈寧
召諭明許禫服後開講今果有八月諏期備官之
詔臣懽忻踴躍爲
皇上布大信於天下爲
皇太子布大喜於天下惟是
皇長孫春秋亦十有餘齡矣
慈寧

召諭且以
聖母遺命冊立爲言大典所關臣豈分宜拱俟
聖斷不敢激聒若出閣讀書自有舊章臣輩所宜引經
而爭者也夫有刀礪諸貴其器也有玉錯諸貴其
寶也
皇孫金枝啓胄器關
宗廟龍種振鱗寶在
社稷匪焉不礪璞焉不錯臣未知其可也且聞
皇孫誕生之月政
聖母六袠之辰瑞靄若龍云□爽焉于時

皇上薦馨于
祖廟下考選補大僚布施令行屢賚數年廢弛之治一
朝煥然神明頓還舊觀有識長老莫不謂
聖意
天心會有所屬今年逾舞象尚羈出閣毋亦曰
東宮寫字侍書不乏老成内侍然
朝廷之上大雅宏達濟濟如雲而徒以一二刑餘褻
太子于視膳三年之通典已過百辟之仰瞻正切特
在
皇上一啓口間其靳之也至夫

二王春秋鼎盛嘉耦未諧賜同東楚怨提摽梅生
帝王之家違父母之願臣又未知其可也豈駙馬都尉
之言于茲驗乎昔漢相不對溫室樹臣在外廷何
敢攙然臣諫官也置諫官者爲補闕拾遺計也
宮中府中皆得與言家之不齊國于何治此其遺闕
比于外廷毛瑣不啻千倍臣如不言臣溺職矣孟
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臣竊臆
皇上靜攝以來秉執至道玩心神明自謂於天下事無
不勘破而臣下所請似皆有所爲而爲於是一切

以無爲消之間一執鬼中殤官以震厲之豈不謂
總攬之術當如是哉而不知猜疑之積其流廢弛
廢弛在此竊弄在彼試觀今日三事六曹之政有
一不受病於廢弛竊弄之中者乎臣請竟陳焉以
吏部言則貞士銷骨於石林就吊魂於湘纍英才
積薪於金馬反落魄於朱儒是吏部之廢弛也而
啓事之章有報有不報臣又慮有竊弄者矣若金
花剳納遴之稽執奏祇覺天高權使張絕綱之漁
供夆偏嶷日近是戶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
代藩奪長怙奧窔以塞

明綸試典容奸錄盜黨而羞盛事是禮部之有廢弛有
竊弄如此者大帥之風聲易劾偏裨之買請難稽
饑軍之鼓噪則驕悍將之登陴則怯是兵部之有
廢弛有竊弄如此者傳奉非不道之誅法官未嘗
具讞造律
詔臺臣之獄圜土頌繫無期是刑部之有廢弛有竊弄
如此者
門殿之鼎建方肇水衡之度支已竭織造之中璫一
遣空頭之
勅草公行是工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三覺之會

推冰閣且儀票而條留諸差之望代旌懸至告哀
而告病是都察院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至夫
內閣班高九列禮絕百僚于
密勿虛靜中幹旋元氣之軸者也似于天下事無一得
爲實無一不得爲票擬代言天關扃鑰自先臣張
乎敬收其職掌以事
世宗所以隆萬之間閣臣俱以愼
內批爲首務近日紛紜多故柄漸中移矣先閣臣於
威嚴之
王竭誠而得之今閣臣於恭靖之

朝拱手而失之非所以杜私蹊塞斜封也乃得
君者不任知難者不退釀成廢弛竊弄之病其究庸
可收拾乎於是中外爲婁蒙氣侵冐上干三光之
明下失四維之正起風積雲崩山動地河不用其
道而四境盜壘道殣相望盜賊司日民無所放
皇上是之不恤猶肎肎焉持籌蓄聚積貨之是問臣虞
悖出之患從爲瓊林大盈之續耳臣嘗揆之術恭
之談曰今日有從古所無三事一曰
內庫金銀充牣從古所無二曰
天子二十餘年不

視朝從古所無三日
皇孫十餘齡不就傅
諸王二十餘齡不選婚從古所無皆大亂之法故然
而得須臾無亂者以
高廟驅戎正夏之功亦從古所無用是靈長氣運綿綿
在天然而不可恃也亂端見矣恐
高廟神靈亦恐恫久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經曰欲治
其國先齊其家伏願
皇上乘此
几筵升祔之辰爲驚人冲天之舉詢入直咨二號敢金

華開承明既來
儲講之典故
勑皇孫出閣以次選
王婚章奏其家無不可教矣旋而補大寮起廢遺
下考選蠲[illegible]師斥貪弁殲無賴次
行罪宥將行減刑派贈中丞遺豸史而以票擬之
責專付閣臣便於下其日有所注射而閣臣不遂
避矣
皇上將恭己以收垂衣之盛豈不休哉業者賤臣策康
[illegible]

窃敢冒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並行睿典以奠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勳臣怙勢蔑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乾斷以重軍政幷求罷斥以明職守事臣聞國之所存
惟是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令壹稟於公論威福
壹出於
朝廷毋敢奸也
本朝之制吏部三六年有考功法兵部五年有軍政
法皆以參宰司馬蒞政猶必令科道七品官頡頏行
事豈例柄哉亦曰科道官位級卑則發舒無所顧

望耳目廣則視聽不至壅閼
祖宗立法意良深遠比歲適當軍政偶緣人乏
皇上不以臣不肖
命之署掌科事臣矢心天日收據六科十三道訪單謝
絕一切拔援與河南道職方武選會單朝房酌量
留去於時勳臣中不無醉飽之失者而左府僉書
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則多營求戎政一事臣
等謂戎政擴地勳臣誰不營求惟營求於原任戎
政甫病未死之先則大無人心之尤者部中議欲
斥之居無何科臣疏下破例
欽留矣臣備查故實從無
欽留僉書之事且倖端一開漸不可長臣遂與河南道
定議料之而疏中明指破例
欽留一節一以塞倖竇一以存故典職掌如斯而已蓋
部臣泄其垂涎之語原不繫公而覆疏有損擾十
乘之文可爲證案非泛常風聞比也乃候
旨杳然部覆亦杳然不知何緣作斷章取義之法將丁
柄等另疏華任而府衛諸臣竟置之
九閽萬里不可問耶臣復有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
未明一疏趣之而省臺建白俱多摘及乃閱邸報

見朱純臣李如楨陳胤徵陸逵各以恭送
聖母神主爲詞具疏俱奉
聖旨准行禮夫出城送
王自是臣子至情然行禮一畢宜復杜門惶恐爲可憐
之意以待
聖明處分乃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豈不駴人觀聽哉詢之道路謂且出府視事矣聞
陳胤徵等亦效尤欲出矣夫以軍政法五府錦衣
衛不處一人儻異日
輦轂之下有武定錢寧者輩出誰當討之後來將無

軍政矣而陸逵以千戶官亦能陰梗
天關耶幺麼小臣行禮即行禮耳何敢妄比勳爵大臣
具疏瀆
請而准行禮之
旨亦若取之於奇何也
絲綸藝於下寮微賤敢於上擬寧復知
朝廷有體統乎若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於是乎失裁矣人言藉
藉謂純臣係首輔方從哲國子門人當徐應坤移

病亟涎戎政實有之夫絳帳沙堤勳弁中誰不希
光附景然昔人有云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乞哀者
自乞哀臣謂政府無心焉及破格擬留則隣於無
心之心矣比臣言之而遜詞謝過引為錯誤臣又
謂政府無心焉夫政府始終無心理當揭聞於
皇上曰五年軍政決無府衛不處一人之理再四催
請以完大典豈不堂堂然光明俊偉之業乎乃宋光夏
李如楨等尚不敢出獨純臣悍然見
朝視事閣臣即不護純臣純臣實怙閣臣矣
朝有朝常士有士氣原共事河南道之耿鳴雷業已
丁憂誰在樞垣可容推諉臣雖不肖亦
皇上拔置為耳目近臣者乃亦跂跂胍胍以與聞軍政
之人與軍政被處之人脇肩累足同事
皇上於交戟之間心實恥之
祖宗二百餘年軍政法何可當臣身而脣越至是此亦
臣引義慷慨去就執爭之時矣伏乞
俯念
祖宗法度斷不可假
赫然電斷將朱純臣陸逵等一如軍政法罷黜以謝
國典并罷微臣以謝諸臣臣在該科敢不以失職執

咎干冒
天威曷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係黜勳臣怙勢滅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臣聞至德之世上帝嘉饗海內承福
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世衰道微災異之見史不絕
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時禍亂輒
應篡弑三十六失國五十二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漢興重大官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
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
禍福傳以洪範頗為規切後之史官衷紀疇人子
弟分散因時務論書傳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
有宋之季君臣之間不能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乃
有倡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于
是釀成淪胥沉陸之禍蓋天道若斯之昭昭也

皇上御極四十四年以來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不
聞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乃近年以來天鼓兩震于
晉陛流星晝隕于清豐雷火霹靂于西蘭俄光起
落于隰州地震凡二十八見天火凡九見石首雨
豈遼東兵端吐火河內女妖雷變稅監樓頃見于
祠官之所斬撫按之所紀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也而其災之大者莫甚于山
東人相食事之大者莫甚于河美盜反叛而不用
其道者夫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日月暈
適背穴抱珥虹蜺穢恐豈史之官候星氣者未必
諳知知未必盡奏奏未必

皇上之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也夫政治之感陰陽猶饑
炭之低昂梟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
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動于貌體
病則欠伸動于貌然乾氏日燃光日如人有目眚
則見圓影猶日月之光亦自如此方國土感有惡
緣則作雲變氣互見彼方國土圓日不見斑固所
謂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氣使然也非和之氣如
孳畜淫聞南發之氣類刑殺慘毒大水處敗軍場
破國之墟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氣之變化為
五行四大停勻磅礴則泰為治象偏枯激戾則剝
為變象天鼓鳴于晉陛非鼓也火乘水氣而激也
流星隕于清豐非星也火附土氣而燃也雷霹焉
閫雷果何象水包火而射也俄起隰州俄果何質

火乘陽而炳也地震陽氣憤盈而不得伸也可畏
火煉土氣象其地財之産也人身小天地火偏勝
則爲狂陽爲焦枯之疾水偏勝則爲癰癧爲跛躄
之疾亦若是而已矣今災異疊至陰陽舛午除臚
列昭昭如右者尚見太白經天權星暗小輔星湛
沒熒惑襲月金水忒度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
或爲恒風或爲枯旱天責愈深曾無謝過之實而
皇上所行一皆誣天拂經徒欲未殺災異滿讕自文畧
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此禽息碎首賈生痛哭
之時也臣以諫爭爲職安敢不冢死竭知以盡其

愚除事關大本及六曹之政臣前疏畧陳不敢重
瀆外臣謹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
皇上能不懍然動乎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一可憂也餉
臣無餉邊臣開邊二可憂也南開圖王北胡圖賞
三可憂也黃河泛溢運河膠涸四可憂也齊苦荒
天楚苦索地五可憂也鼎足不備棟幹微撓六可
憂也羣譁盈朝遮謠滿路七可憂也吳困逆綱楚
困粟死八可憂也八憂未已五漸互根太阿之柄
漸入中涓一也魁壘之稽漸爲稿擇二也制科之
法漸爲奸阱三也武遼之兵漸至銷愞四也商賈
之途漸至梗塞五也五漸未已三無蔓延奸民可
熒惑
天子千戶可惠邀
絲綸是
朝廷無紀綱雲貴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半規避
是邊遠無吏治挑搆口給于蒯武傾危禍慘于蘇
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分言之似肢體排擠也合言
之則腹心擁腫也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而猜禨
見于天光之貴妖孽見于蟲豕之微且剽輕奇詭
之士相率而爲服妖牢騷沉鬱之人耦語而爲詩

妖皆天怒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俗之祈禳
小數何關洪範
皇上惟法天可矣臣聞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
微外朝象天市內朝象紫微大角之攝提也明堂
之心星也皆天子位也今
皇上不居
乾清而居啓祥是天極非太乙之常居而
坤寧正后未免與妃嬪伍是勾陳且爽于女御矣太
乙前後爲子屬今
蒼震不設棓槍之位周廬漫無盾鋒之設于梗河招

搖之義何居焉陰德二星若見若不見今掖庭獄
大爲亂阱榜箠瘠于炮烙玄武之筐屍如驛西寺
之殤骨疑山陰德其復見乎貫相無能效其忠文
昌未必司其命宜三台之色不齊而斗魁之筐不
耀矣議郎竟闕其官處士虛招其隱宜依烏之不
蔚然而廷藩之隋星不朗矣左賢鴟突于胡門稅
使虎眈于闤市宜南北河之蒙氣乘卦而闕丘之
道不通矣囷簏虛而轉漕索瓊林積而封樁竭非
天庫天倉之義也
三殿戍荒莽之象四門乏漢官之儀非太微三光之

庭也憲府空署于霜凝六曹疎落于星曙非藩臣
匡衛之象端門執法之體也二至不郊四孟不廟
錦衣塵鹵薄之容
御幸僅離宮之館非閣道警蹕之儀王良傳舍之制也
事事不合天體而
皇上安然謂久道化成是誠在我不知三代以後御曆
過四十四年者止有漢武梁武唐玄宋仁四君然
漢武以英明釀虛耗之禍梁武以仁柔擒同泰之
身唐玄以女寵致播遷之痛惟宋仁宗克守太平
當時慶曆諸賢輔之者何濟濟也今仁賢讓于宋

宗而邀內之虛耗似漢佛寺之修盛似梁[illegible] 處之
妒娟似唐有識故老莫不憂危獨
皇上無勤念耶昔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商王六事甘雨
澍霑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若
景響世所同聞也
皇上誠敬天法天
郊廟親而牽牛爲犧牲矣
朝講御而明堂爲正色矣拔廢臣而處士光矣下臺諫
而郎位燦矣居紫宮而極樞正矣戒楚搢而陰德

恒矣尊賢考功則執法拱端門正矣旌勇獎廉則
河鼓直右角與矣散財振施則婁聚衆胃天倉矣
去讒止佞則卷舌殘附耳不搖矣今歲在析木生
照
神京此正
皇上之觀天文察時變享成湯高宗成王之福之時也
寧宋公之足云哉臣猶有說焉尚書一經以欽若
昊天爲首義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
諧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考寒暑殺生之實至隆重也今五星忒度日月食

差辰刻致孔子所謂伏蟄火猶司曆之過則當傳
求幽隱拔擢天士以課臺史之疏略堂堂
朝野寧無許衡郭守敬其人是又在祠官之奏請
皇上之廣延宣問哉臣非瞽史直以天人之理列其相
與之意如此伏惟
明主財幸緣繫故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恭請欽
命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臣惟經國有大法立國有
大體大法傳之
祖宗大體通于天下
天子不得私宰相不得誤諫官不得蔽上下相維綱紐
相繫是非炳然于天下而後姦宄不生善類滋殖
今次軍政
皇上特委臣與閣而適有閣臣方從哲破例擬留朱純
臣一事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

糾駁乃開僥倖故臣于拾遺疏中點破言國法也
非言閣臣也軍政之典不比泛常糾劾即無議詰
命旨尚且青衣待罪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賢勲未奉
朝寧直目無臣等實目無
皇上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糾駁乃
坐軟弱兼陞遷以倍臣梗
國命已堪痛哭復公然擬一品勲臣抗疏取
旨故臣于糾參純臣疏中并及之言國體也非言閣臣

也閣臣謂人言再至立題差矣雖然閣臣不能守
法徒以誤字解嘲閣臣不能持體徒以失字認過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且誤且失爲諫官者循職攻
爭自是本等何足駭異閣臣謂臣疑之責之認意
又差矣夫一純臣也昔當諸勲自陳待黜之時獨
也破例而蒙留今當諸勲屏息待罪之時獨也破
格而奕出寧獨臣疑將天下實疑明明
天子在上渺爾一千戶官臺省合糾單糾不動至以軍
政法議處又不動
皇上如天之大何故眷此一卑官不過爲中璫所匿耳
倘具疏發票之時閣臣寢其奏以聞于
皇上曰此無禮於君之甚者不應復責以禮官太卑微
聽其逐隊而出可也豈足辱
明綸廼與官保勲臣一體擬
旨豈不爲褻乎堂堂大
朝廷此等舉動其細已甚司票擬者乃稱不得已何哉
臣何敢責恐天下之責四面至矣且臣之疏曰若
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于是失哉相提而論皆

乎批鱗猶易立仗眞難矣閣臣之疏曰勢之一字
必有權力作威福者始能當之庸劣如臣無勢可
怙人人知之等語此政未易知也如人常在温室
中只道氣候原是此等平和而不知壁間地實費
多少偷寒送煖龍興雲屬龍不知雲虎嘯風生虎
不知風固也是必須天下人總看怙閣臣者何如
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見又必須後
時人平看怙閣臣者何如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
閣臣之勢始定微矣哉天道神明非精于道家言
者莫能知而人人知之乎臣固不必饒舌也惟是
謂軍政之疏未盡下諸臣之處未盡明生羣小覬
望之心隳
累朝黜陟之典以不能揭閣催請爲失職請將府衛諸
臣應處者照例革處此眞宰相語審能行之何患
心迹不白于天下哉至若微臣齒馬不嫌投鼠不
忌罪當萬死然常浮慕古人居官奉職盡力無私
守身深堅責有莫奪卽爲柄人所駭異臣不自駭
異矣但求
君相明結前案俾
大典不至决裂臣得藉手不負任使卽諸臣富可敵國

力能通神區區七尺爲所漁食没齒無恨拜疏之後謹杜門席藁以信前疏去就執爭之言寫疏將完隨接得朱純臣揭帖内稱于本月十一日以感激

大恩等事具奏奉

聖旨准行禮欽此爵于十五日報病可見

朝等因查得本爵之疏係十五日日中所下章奏禮科收本可據豈有先日

旨尚未下可遽報單之理隨查行鴻臚寺據回十四日准本爵報單内開病可見

朝命未有送

聖母神主行禮字樣等因是本爵之見

朝原在于未奉

朝旨之先不覺與今疏剌謬毋怪發抄各衙門邸報與六科脱帖俱移至十七日

朝係中爲衔艮苦勳臣註籍例有手本到科今距行禮經旬未見遞到亦爲可畏總之不奉

旨而見

朝較之禮畢而不待罪更爲可議且疏内遂謗者之怒百計中傷等語又欲另尋冤對爲反噬張本是臺省糾拾之疏皆屬人指使者矣臣益耻之掛識

軍政之人倶不屏息候

旨紛紛辨奏使他日僅以病免不從部疏發落是又于法與體無當也敢并及之伏乞

皇上俯念

累朝典制决不可隳如部臣之擬閣臣之請將朱純臣宋光夏李如禎陳佩徵陸逵楊宗吾如法罷黜即罷微臣以謝閣臣則

國法大明

國體大正而微臣職守幸甚又其小者矣緣係恭請

發

俞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封使耒
命敬效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幷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臣以白屋濫廁樞垣每嘗扼掔承平日久中外
單虛綱紀頹廢以奉職循理之心作據經守古之
論拳拳之忠未能自列且拜
命而捧皇華之節矣能無一言以去然臣向所條言
皇孫出閣及六曹之闕災異疏中八憂五漸三無之
陳言止矣惟用人一節關係
國脉緊置條言中

乙夜塵覽不日泛而不切則日約而不該臣請更端其
說可乎一大僚當補先臣李夢陽曰成化間三原
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衍在背常義
遵鎬且咸稱名卿夢陽蓋言成弘間有王恕劉大
夏等諸臣光弼
兩朝太平之業號稱獨盛今九列大臣臣自癸丑五月
候補以來屈指掛冠者則有趙煥孫瑋王象乾涂
宗濬孫愼行許弘綱吳達可等若而人物故者則
有劉元霖衛承芳李德陽等若而人使一大司農
以九載積勞陞一南太宰以八年林下起一而吕坤
憲席久不
俞報依河之淸人壽幾何大僚消長之數可參覩矣官
有正佐事有要詳今全署之政責于一人朝不及
夕如有大疑大難發于忽然突然誰爲
皇上擔任此眞覆餗夢卜之時也一選補當下昔汲黯
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自嘲曰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以二事況今毫釐不失蓋戊申之候補虛懸而
庚戌之俸在其上矣甲寅之考選不下而丙辰之

諮訪又重跡至矣此不謂之積薪乎
京朝之制卽庶人在官者咸得廩于儲胥乃候補考
選諸臣自解杖頭索長安米如炊玉焉蓋三年于
茲此皆欲與
皇上謀王體斷國論者奈何暴挫之至是
皇上天也寧厭直言耶抑別有欲銷懊英雄之氣者耶
竭誠催請臣有厚望于康國焉臣見三年之內言
官以事故去者亡慮七十餘人僅有垣陞一太常
一太僕言官安可爲今封駁寥寥糾劾激濁則迥
然河決下候補之顧士琦王象恒等候

命之李若珪孫之益暴謙貞等此其時矣一廢棄當起
壬午丙戌以來諸臣中或以忤觸或以挂誤放擯
江皋憔悴澤畔不可勝紀而一世龍門之鄒元標
趙南星王德完等所謂國之楨幹人之典刑何可
不及時于環查閱舊報察國珍分別起廢之疏無
慮二百三四十人至楊時喬發訪只一百九十九
人矣昨年吏部奉
恩詔列名又不滿百人矣夫就井
王國克生乃簡之若恒沙之金銷之如鄧林之火此
忠臣義士所以撫膺而長歎也若者皆于五斗失

在
詔書列忤權于被論失在啓事賢者好遯不污曾何加
損如國勢何近日稍稍殊擢竟未見實有登庸豈
眞天地閉塞之時耶若夫五年軍政
祖宗相傳武察鉅典乃五府錦衣諸大臣槩不黜斥渺
爾千夫長亦且力抗
天威豈成世界且諸臣席其氣力以沉案爲翻案之舉
跡見有端臣職掌攸關不覺義形風色三與
皇上爭再與閣臣爭且矢心席藁以去就爭不意
皇上適有收擬二科臣封使之

旨微臣資序會直應差
欽命于役
梁府行有日矣春秋之義無遂事臣獲以不爲苟去
矣進不得其職守退則得其貧賤臣之自盟甚堅
惟軍政國之大事
陛下欲愛幸羣臣直富貴之耳至于
朝廷之典何可以不肅臣雖去國不忘昌言乙巳文察
柄臣破格留一二私人遂至公論鼎沸則再四催
請以完前件亦平章軍國者之自爲心跡計也臣
謹于途次鵠望邊境雷動四野風起僨帥如雲請

託成而操樞政者必預將中外將領諏訪明確韓
白滿強自不臨期借聽否者蹊竇百端幻出雖甚
孰亦無如之何矣其督撫等官咨薦將材勢不能
廢然須爲地擇人不宜爲人擇官若薦人公朝謝
恩私室何以觀武弁也今之從事皆賢豪無此
而功令其可不嚴耶至于各鎭所報首功道路洶
洶頗有發冢誅降之謗勘覈其又可不愼耶伏乞
勑下部院人之應用者亟用法之應行者亟行俾文武
吏道廓然公正煥然神明亦望平章軍國者以澄
清天下爲己任仰贊

明王力行耳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是在

君相交勉哉漸遠

闕庭曷勝瞻戀欵欵之愚伏惟

鑒察緣繫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徐𫎇謹

題爲懇乞

聖明宥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臣惟敎忠

之道有二當時疏爵以庸之已則錄焉使盡忠者

雖久而必揚則委質受官脂韋婾阿容容求福者

遠矣表忠者言之而無罪則上請封爵於上而下

責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者愧矣此兩者異用

而同歸

陛下臨御以來魁柄獨持磨礪羣品衆建英賢

先朝

國本建言礦稅詿誤諸臣林無衣褐固存推亡澤及

枯朽高者易名次者贈官且直迴靖難以來節義

之臣槩蒙

恩數四隣百官無不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精白乃心靖共爾位手額而相賀於

朝曰眞大有爲之

聖君也夫周表商容之閭漢寵無忌之墓史書不以此

二事爲迂緩輒盛稱爲王覇首略者何蓋舉一諷

百上操其名義之標以示重則下惟如其意指以

取之靡然嚮風矣伏見吏部司官徐大相爲先臣

薛蕙
詔卹蒙
旨降調臣不量微淺敢端言其當有以希
聖明日月之照夫蕙之在
武宗朝直言極諫發揮無所顧忌一遭擯落終身不振
天下莫不悲其志大相亦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斤斤職掌懼不能究宣萬一乃據故實
以
請詔嘉一薛蕙而天下之蒙死竭智自下劘上者無言
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守節不傾竟蒙後凋之賞愧

彼險險諂夫拱默尸祿祇屬暫取富貴而滃滃小
人熒惑耳目不免青史塗汙則所以厲具臣而矯
曲士道無踰此區區之心忠於為
國無他端也
皇上之斥大相直以
卹典至重而近日文罔疏闊陳乞甚多恐臣下或爲悪
於法之内或游意於法之外非痛抑之胡以有紀
然而覬
恩當裁宜先富顯大相雖愚何至要與陳人內交新進
毋亦欲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用意有忠必揚卹于孫微甚無氣力可假者皆在
追崇所必及自非然者卽用黨親之重通賂遺之
謁紛紛陳乞無能爲也大相之心本推明
陛下之意偶未見信終當爲
陛下所憐幸而其人素蓄忠鯁居官守正執法不阿
皇祖末年亦嘗昌言齒及路馬
陛下未嘗不用其言而黜舊璫於外至衆之爲冢宰之
屬彼實感奮知遇切切自効展意無所依違若使
久居衡石之司推賢進士必有可觀未究其用衆
心共惋臣言卽屬輕微乃閣部院大臣皆白首耆

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
國如饑渴者陳見悃誠不一而足而
上亦不然其信耶語曰詢於黃髮罔愆又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臣願
陛下終聽諸臣之言
特免大相降調其薛蕙仍
敕部議優卹則
轉圜之聽正古帝王大度事又何難焉臣忝署南臺風
紀是非之關義同一體敬從諸臣之後補牘伏惟
聖明裁答緣係懇乞

聖明有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應祥賫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二年七月　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庶宗養盜謀亂黨親連體越城亡命官兵追獲擬貲報　聞事據應天府帶管理刑通判蔣允彥等呈稱該本院批據江寧縣知縣田有年申詳先蒙臣憲牌前事內開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推官吳麟瑞揭稱該府已獲監生陳鼎相養盜刼掠及與武舉湯之軫等謀爲不軌共擁孬庶人睿熾爲盟主大盜胡五等爲爪牙等情到院本犯聞風寄開妻子財物縋城下江該本院密差家丁許應武等追至鎮江睿熾胡五一併捉獲本院面審略與府廳揭同事係干紀理合發問等因該知縣田有年番據胡五即陸明宇吐稱胡五原做强盜有南京孬庶人朱七即睿熾說我有親家陳鼎相要做大事你去那裡投見他胡五一起部村有三四十人下塌有二十五六人常州有四五十人內有史六李廷佐胡器

之胡元等俱是大頭目與胡五打刼共四次所得銀俱送陳鼎相家此人原是主謀說成了大事先將我親家朱七立作天子待事就即封你們府部衙門又稱徐君常胡器之會相面他說朱七面方耳大日後必有天子福分因此鼎相說你們可去各處刼些銀兩來相助後面各有官做胡五原從正月內即到常州打刼至八月常州將鼎相拿在監裡徐君常胡器之與銀使胡五往南京朱七家買

鎗刀器械急急往常州來約同二百大盜砍倒城門刼出鼎相就刼庫殺知府起手到高淳縣刼糧次入南京先據舊內扶立朱七為泰興王再審供出硃批印劄五百張印係徐君常雕成印就待事成封與人官的見在陳鼎相處又審朱七供稱我吃了陳鼎相虧他與我自去年十月結親即同徐君常胡器之說我面方耳大有天子福分我並不曾往常州去再詰問你既不造謀徐君常差胡五往

南京買器械你就該出首如何使家人鼓子買這些物件又如何密叫沈大同胡五下常州送器械又供稱鼎相說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又說南京有真天子我並無此心原是他們擁戴我器械我買送去是實又審據沈大供稱八月十三日朱七與小人密說你同胡五邵七同去常州地方去至次日五鼓與一大跨箱內裝柳葉鎗頭三十件鷹嘴斧二把平頭斧二把被袋中裝盛大鎗頭五根

行至夾崗門外覓驢駝去至辰時到邵村只見邵村人邵象邵文等三十餘人俱將胡五稱叫陸明宇唧唧咱咱就將被袋護書內東西取出午後到下壩又有雜貨郎等二十六人迎住胡五焰舊密話至次日有大漢陳之和向胡五說上壩兵要拿你們你快走及到船上有常州胡五名器之差管家胡元接本京胡五來說徐君常在水佛寺亭候你速去常州救陳鼎相出監及在水佛寺將前兵器

变與徐君常謀說聚會江陰縣君山關王廟
上要往常州府刼出鼎相就刼庫殺知府只
說衆人在關王廟等候及到廟上見無人又
聞常州差兵捉拿胡五隨往京寄信與朱七
各供吐在官看得逆宗虜爁何物么麼敢為
不軌據沈大胡五所供一恃懿親陳鼎相為
之主謀再憑策士徐君常胡器之為之運動
先倡異相之說佯動貪天故胡五等願効爪
牙而胡元等二百餘人甘作鷹犬沿江上下

呼吸相通刼掠人財希圖大舉及至露泄擒
獲鼎相乃聽胡五刼獄買軍器密遣南應謀
犯　晋都所幸　祖宗示靈遂令沈大作眼
南北渠魁悉爾就擒今據所供口詞逐節申
報等因蒙批到廳今該各職會集公所吊取
虜爁胡五沈大到官逐一隔別細審各供與
前無異看得庶宗虜爁窩養亡命作逆犯科
皆由陳鼎相等主謀徐君常等煽惑而胡五
沈大等為之効力線索一通妄念頓生如種

種僭逆之言纍纍刼金之積意欲何為但人
犯繫于兩地各職不敢擅便等因據此先該
直隸常州府知府曾櫻呈詳准本府理刑廳
牒開稱犯本府公出江陰有監生陳鼎相穿
生員服色稟見口稱被王道燿挾讐造謗中
傷等情當時責令寫出據開緻商王道燿向
與合本小典因局宦父名色恐招物議于上
年收還典本稱恨入骨怨于本年六月捏造
本家告示數紙黑夜遣僕天爵張掛街市傳

揚誣相不軌據此隨差皂快當晚拘王道燿
史甫天爵吳思研審天爵係是稚子道燿不
肯承認及喚吳思密審據供告示係鼎相親
叔陳廷簡說是伊光兵部自京師寄回湊道
燿家人薛祥被鼎相收占在家陳廷簡因令
前示到道燿家次早差役果得之道燿家亂
帙中係大紙楷書硃批開稱兵部武庫司員
外郎陳照得本宅家世寒微又從學幣遷轉
豈有羸餘供給遠客比者嘉湖之變臺省有

疏嚴行禁約有等無籍子弟借本宅名色以
爲職在兵部法得召募智勇多方招引潜住
寺觀以圖誆騙攬授木鄉自後若有前項等
人即煩各寺院密禀府縣拿究謹告據此嚴
審道耀始供出廷簡送來真情與吳思史甫
言合急喚廷簡總供鼎相同胞兄弟三人次
即鼎相素不學好上年至今春夏間日養外
方無籍在家打拳習棍夜聚曉散持械駕船
蹤跡詭秘以致隣里側目今年二月三侄鼎

祚進京省父備述前情以此兵部兄發回告
示嫂沈氏令廷簡貼後門上又騰寫數道徧
貼他處欲使鼎相改過不料全不收歛六月
內有溧陽縣關提强盜一名正在侄兒家內
被捕人拿去自是形跡漸露又奏熒惑犯斗
侄兒大言無忌遂至遠近人心懼怕即兵部
兄亦曾有書求本縣正法須喚他家人蕭武
沈壽便知詳細隨准本府差快押到蕭武等
送廳併鞫本廳同本府各廳詢訪士庶皆云

鼎相實江南北巨窩自稱善知天文地理博
圖符呪且云不做皇帝也做國公出是舉國
旦暮不測罔不憂懼因于初六日提出再審
鼎相供自上前供稱此事也與王道耀無干
鼎相熟知兵法前年隨父在京每笑熊王二
人作事戲將朝報批評時有縉紳看見要薦
我山海關去又有沈名老所薦都司二人把
總四十八人同來要我統領將因父親力止
于上年五月南還過夏鎮之變侄同家人蕭

武各挾器械武扮歸家人都驚異說是山海
軍師九月至南京入黄岳會有二三百人皆
同我談兵至十月內前諸把總因征西不用
陸續南來常到我家近見妖星犯斗人都亂
猜我說是熒惑星八月某日繞過度人便說
我要謀反我若要謀反前者山海去擁兵萬
人做事反不好又有人要我做登萊贊畫我
便據登萊以反有何不可倒在這斗大一城
麼言至于此聲色俱厲初七早急提武進縣

文卷查果六月內溧陽縣關文稱有盜陸汝
槐供同夥蔣中行唐四趙貴見窩陳鼎相家
被快手朱成挺獲關解去訖又據鼎相送來
伊父將技武進縣書其中有次男鼎相多所
失教以致放浪之語併查其前次致縣書至
有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等語據此則廷簡之
言有據矣參看得陳鼎相談兵説劍謬託終
軍之請纓納叛招亡自流盜賊之藪矢國人
皆曰可殺三尺信爲難原牒解本府本府隨

印會同通判于元燁杜應期推官吳麟瑞再
加鞫訊其鴟鶩之氣自命之詞與刑廳原招
一一符合至問其溧陽之大盜何以獲自汝
室且曰不知而悮收此人闇常事而本犯于
是有定案矣參看得陳鼎相矜小有才作大
無道不特談兵于紙上輒敢納叛于家中跡
其窩强盜一條已干大辟律以煽妖言三字
允正典刑本月初五日一更時分又據常州
府知府曾櫻揭稱陳鼎相被收羽翼密穴全

在　晋都有胡珍胡賢實鼎相羽翼多方索
之不得捕廳密擒一盜李廷佐卽胡珍妻弟
報稱若輩皆竄匿于　晋都朱胡兩家朱日
朱七胡日胡五除胡珍胡賢外尚報有大盜
二十餘名卽李廷佐亦熟往來其家今本府
已經批付捕快吳榮等押李廷佐前來但禁
城大地未易措手敢懇密拿等因又據推官
吳麟瑞揭稱陳鼎相事據其親僕蔡成供有
溧陽湯仲木幸本府採官蔡茂捕快吳榮等

先獲李廷佐作眼到處密拏獲于白土境上
的名湯之軫與楊八麻子等五人同獲身邊
血刀匣中兵書盟簿現存鞫之軫及楊八等
親供因鼎相見朱七相貌不凡結爲親家欲
圖大事遂令君常胡珍等爲頭目分糾亾命
打刧錢粮而後舉事查天文書熒惑入斗先
舉者敗欲俟其斗出時十月內約各處兵只
說往南京領糧援貴州先奪南京是以一刧
溧陽史氏一刧李知縣家眷船已殺死船戶

二八矣細叩朱七的名脊熾能犂五百斤提
火面好相鼻準高隆下頷略短黃鬍鬚住南
京新街口陸明宇共乾兒也今常州胡珍及
家人胡賢亦在其家臣隨啓差家丁拘拏緣
是日早先有常州徒黨報信本犯便將妻子
財物寄開初六日五更逃躲武生朱子潤家
是夜二更時分同胡五從清涼門跳出臣隨
切責中軍遊擊黃金臺懸賞責令家丁跡捕
彼夜隨獲沈大供稱胡五等跳城是渠送去

卽差許應武馬承祖等押本犯密僱民船趕
至鎮江地方脊熾胡五一并捉獲于初十日
酉時到院隨該臣而審與該府廳揭報無異
隨委江寧縣知縣當夜審訊前項口詞在案
隨據齊大分二分三分宗長脊熾慶棐帶領
合宗知度可演等揭稱脊熾比周無賴開賭
騙人萬曆三十六年曾公舉各部院送至家
廟𡎴鎖冀其小懲大戒無奈下愚不改悖逆
至此伏乞軫念衆等無辜俯賜分豁等情據

此臣當諭令安心罪不連及各宗踴躍而去
又通行告示五城曉諭軍民人等逆黨主名
審案已定並無株連俱各安心生理不許兵
番捕快妄拏市肆貼然隨牌行常州府嚴拏
餘黨并差兵押沈大前往宜興高淳地方取
起兵器并拿首惡徐君常等外臣又查得陳
鼎相原供有黃岳會諸人名日湯之幹又係
該會應天府會首取有刻本姓名與逆犯所
供姓名除湯之幹外餘皆不與遂牌行寧國

太平等府通行告示禁止私會以消亂萌以
安良善凡稱會中之人准令父兄保領毋得
通同黨與以免連逮該會諸人供亦安輯無
異今該臣會同南京內外守備等衙門會看
得大江之間五湖之南其人輕心好作亂自
古記之屬以東事告急　廷議遣官持赤白
囊徵天下兵草澤之雄沉悍而深鷙者陰影
觀望比歲山東妖賊薄彭城　南都大震亦
稍稍征繕而江南北之奸闌畢會冶城于是

陳崗相遂以其女許婚彝庚人詹𥁞子鼎相自負能為兵法候星氣日夜聚收江南北盜賊及有罪亡者治器械積金錢妄作妖言推戴彝𥁞以其為彝王苗裔足以聳動天下又以其身長七尺腰大五尺輕財慱塞可以樹衆藏活死士陸明宇號為飛將武舉湯之輅故悄宮胡珍等為羽翼推步星曆見六七月間火星貫斗魁五十日不退舍邪謀益急頗部署兵所從入覘視　南都幸鼎相奸發于

其父之告示與其母叔兄弟輩之擒獲先行就縶乃胡珍等密遣胡五買兵器于　南都舂𥁞手自封識遣沈大鄧二遞送聚黨太湖謀攻牢墓取鼎相行有定日會大索之信至蕩蕩都城輒為樓季之跳矣臣等于時當食而嘆謂此犯一逸孟河太湖之賊必假借其名目東南禍難正未歇也幸　高廟鍾簴式靈吏士用命踰日擒于江滸入城之時罷肆聚觀其宗人慶棟等亦率其宗為二百餘人聲言其惡然以臣等視之固一騃豎子也徒以其血肉之身藏托在屬籍為數妄男子所熒惑一至于此隨下郡縣雜治事驗頗明白而兩郡所搜書節印圖與盜賊所賂遺衣帶亦頗有狀

聖明在御臣等甚不欲輕言反事此獄初起之際擬以窩盜妖言律付吏案言行誅足矣今若此則又安敢不暴章其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為邪僻倍畔之意除一面行各

郡縣應跡捕者跡捕應解散者解散應安輯者安輯今止據見在情形據實報

聞恭候

勑下法司覆勘施行

天啓三年九月　日

奉

聖旨法司便看了來說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亂黨次第收案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應天
府江寧縣申奉臣憲牌內開據標下家丁許
應武等稟稱奉領軍令前往高淳常州宜興
等處捉獲貨郎陳之和王先生徐君常胡五
胡元等於本月十三日至丁嶺地方捉獲王
希孟芮善成帶至高淳縣交付縣堂轉解外
身星馳宜興於十五日夜二更時分挨至南

門外地藏菴前港口找認的確急上船搜尋
有徐君常左手持鎗右手持斧逆出背船相
持乘勢赴水而逃身等急分人追趕當被擒
獲有胡五胡元二人在船各執短鎗相拒不
時亦被擒拏所獲假哨船一隻船內搜出綠
鎗二根長鎗四根斧子一把撓鈎一把鑼一
面大圖書二顆印色一盒招兵印劄付一張
解手刀一把鴈尾刀一把小刺刀一把玉洞
金書一本被囊一件謊書一箇爲此仰江寧

縣印官卽將發來各犯同先發睿爁陸明宇
等研審具詳只據現在人犯對証不得聽其
再供他人名姓以杜牽累等因蒙此隨該知
縣田有年研審得徐君常吐稱小的丁巳年
出閘平日會畫會相面先年跟隨榆林李總
兵因見遼瀋殘破我想起宋南渡事定是有
的纔生妄念湯之幹先與本京朱德符向小
的并陳鼎相說南京新街口有一宗室朱七
官睿爁相貌奇異真是英雄你們上南京會

他一會小的隨與陳鼎相于去年九月初間
來京拜見睿爁果是奇異至十月因同湯之
幹等謀說作成鼎相與睿爁結了姻親好做
大事來往會飲常稱七爺看你這相貌能入
海伏牟貫頂鳳眼能攬手掌五嶽朝天有絕
貫福分我們就扶你爲主罷睿爁聽說甚悅
小的下常州在陳鼎相家與舊哨官胡器之
等謀說要做這事須招納些兵湯之幹就說
這事在我如到各處見了壯大漢子卽說如

今陳兵部招軍往山海每人先與安家銀二
十兩窮百姓誰不想這銀子今年小的又與
睿爁畫了行樂圖小的說真是箇帝王模様
睿爁亦喜在心小的見陳鼎相謀說機不可
失鼎相說我船上見養着二十五人逐日喫
費我銀子必須大家去打些東西來用先打
刼了常州城內吳四官家又刼盜常州城外
姜家并奔牛鎮人家銀子俱送在鼎相家內
又打刼溧陽史家內有瑪瑙帶一條比陳鼎

相又恨武進李知縣時常私行踏訪于七月
內小的與陳鼎相共聚二十八人有秦興水
賊周二等二十三人俱到鎮江僱姚貴船行
到上河遂上李縣官船上打刼無甚東西止
搜出蹺箱一箇內有銀七兩八錢恐怕自僱
船上人說露遂將一箇船家用刀砍下水了
小的同五寺俱來睿爁家將瑪瑙帶送與睿
爁住了二日仍下常州不料鼎相事敗捉在
監裏小的與胡五等議須救出他來方好趂

此機會舉動大事其買鎗斧聚亡命人在君
山廟原想刼陳鼎相出來又要刼庫搶犯高
淳隨上南京原有此妄念因見君山廟上無
人只得寢其事小的們起初原要希圖富貴
借睿爁名搖動人心如山海不穩就扶立他
爲主當初陳鼎相也有些眼力說睿爁相貌
雖好只肉盛些又審胡珍吐稱湯之輅徐君
常等說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新近又說
星往月裏過天下城池破七月內因星變以

此原有妄念再審家人胡元亦招跟隨往君
山并上新河去只未殺人再審胡珍等供稱
小的們與徐君常湯之輅胡五等因受陳鼎
相的恩希圖買此鎗斧約同刼獄出來就往
北搶高淳縣因爲念六日君山廟上無人隨
行各散聞得睿爁在京事發隨同徐君常并
家人胡元逃走被兵船拿獲執搶拒捕是的
又審芮善誠吐稱我們八人俱是頭目先[illegible]
湯之輅徐君常寫帖來約說我們下邊約會

二三千人此時先約四十七人見在君山廟候你們可于二十日動身二十六日同到先刼了常州獄救出陳鼎相再刼庫卽往蛇山借幾萬兵要往南京來成大事小的們在下壩看見胡五因暗問說下邊人已齊你可前去我們後面就來及船搖在君山廟沒有一人因此四散又審獣子卽邵二供稱朱德符卽朱錦是箇武生常在家主家内談天論地九月初五日胡五從常州回來將常州拏住

鼎相監禁消息報與家主得知後因常州差人來京投遞公文要拏家主小的隨報睿爁慌了遂同胡五俱走到朱錦家内隨將老米飯與睿爁同小的喫了放從他後門去了再審邵二吐稱買鎗頭原將胡五從常州發來銀買到朱七家裝入口袋内總叫沈大與胡五裝入皮護書内與被甕裡次日着小的擔送出夾岡門他僱驢馱去再提睿爁與徐君常胡珍等面質睿爁說道你們下邊幹事的

如何拖累我徐君常胡珍胡五等同口說七爺再不消辯了我們在你家來往喫你的飯食受你恩愛原爲你這相貌奇偉曾奉承你我們在你家窩藏扶立你做箇泰與王你可曾否歡喜就是這鎗斧器械是你使晉家邵二買的送出門外你說不知下邊做事却不是昧心了事到此間你認　能睿爁俛首無詞看得睿爁一獄早縣細訊徐君常胡珍等之吐則其與陳鼎相湯之輅輩賭邊事而生

心遂屬意于睿爁皆其所慮諸衷發之日者卽江湖之間走死如鶩之人多所招而畜之妄言星變搖惑衆心刼掠貲財欲行不軌種種俱有成說所幸語以泄敗遂至毘陵建業之渠魁悉爾成擒至睿爁者自恃昂藏覬幸變局雖崇奉擁戴原出徐君常陳鼎相湯之輅諸惡而窩盜贓受賫帶者誰從家僕買送鎗斧南下者誰其胡五胡元茍善誠等甘心赴逆以効鷹犬邵二等希覬後効樂爲奔走

卑縣先爲隔審再爲合質細微由祈不爽若
此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常鎮兵備副使
楊弘備呈蒙本院憲牌轉行常州府掌印官
會同理刑官即將現獲陳鼎相事犯明確具
詳蒙此該本府會同吳[illegible]官當堂研審據楊
八供稱係泰興人的名[illegible]繼禎本年五月有
族兄楊玄宇與徐君常胡器之唐玄宇四人
來說陳鼎相父爲兵部要募家丁本月十六
日同張九郎到天寧寺彼陳鼎相來寺相會

陳鼎相說只好做哨官令回江北招兵七月
初九徐君常等約至鎮江相會打劫李知縣
八月初三鼎相令隨湯之輅同往高淳東壩
初九日在東壩聞鼎相被拏後又聞溧陽拏
湯之輅家爵隨同衆人逃往句容據湯之輅
供稱係溧陽人曾中武舉上年五月在南京
遇朱七時有堪輿金三畚在彼看墳之輅亦
識風水即同三畚看牛首山下墳次日七爺
到承恩寺回拜問比紫金山鳳陽陵何如九

月內陳鼎相亦到南京同寓承恩寺之輅也
去拜時鼎相帶有徐君常唐玄宇等在彼七
爺携酒共飲一晚後鼎相說伊父在兵部要
募兵之輅遂同鼎相十月盡到常州陳鼎相
送錢五百文做盤費回家今年七月念九再
見陳鼎相有唐玄宇等俱在其家鼎相說目
今夏令金星不宜太亮且熒惑犯斗天下將
亂九十月間非遼東則貴州必動我親家係
洪武七世孫那時就中取事題目極正今留

守　孝陵天亦必無意江南必是齊王的但
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說進可以戰退可以
入海我親家要在南京起手說得了南京江
南傳檄可定還要到南京見七爺之輅道今
無錢糧器械奈何鼎相說器械着他各人造
一把錢糧到那時自有你只管去募因與關
書簿子一本之輅同來高淳見過街人說鼎
相謀反之輅等共欲逃生至白土被獲又據
蔣六楊孫官李二供供係泰興人被楊八麻

子招來做家丁同打劫李知縣是實又據慧
光供稱原係武進縣僧今年賣茶到陳公子
家公子要我招些好漢又問宜興何處可以
屯兵我說張公洞邊天妃宮倒塌基地平正
可屯人馬五月初八鼎相史六等同往看山
中地形各犯供吐前情明白該知府曾經會
同推官吳麟瑞審得陳鼎相包藏禍心號召
死黨劫聚資財擁戴康宗幾令東南百萬生
靈塗肝腦于鋒鏑此其肉豈足食哉殺人血

刀現存招兵簿劄併獲幸天不惠姦元謀既
獲于毘陵孽庶旋擒于白下而湯之轄等諸
兇亦就縛非仰微　宗社之靈何以有此查
現獲各犯陳鼎相應處極刑若湯之轄楊八
麻子蔣六李廷佐楊孫官李二慧光史六八
名同謀已真劫殺有據均應議辟者也申覈
到道據此看得陳鼎相潛蓄異謀妄圖大舉
結宗人爲姻婭糾亡命以招採江南士民已
深疑其叵測嗣而父書叔口亦漸證其逆情

至于家人蕭武等之供惡黨李廷佐等之供
慧光和尚之供劫財有裴家史家李知縣船
上之賍殺命有鎭江之船夫予人以官有假
印兵部之劄付募人招兵有自比管樂之圖
背帥牛首山之間氣可比　孝陵鳳陵自有
孽宗在而宜興山中之地形大有割去之幾
許又誰問之逆謀大露所據見獲鼎相等九
犯與蕭武等三名分別重輕傑斬遣配以明
國有常刑逸黨胡珍等嚴行捕治轉呈到院

今據官兵續獲胡珍等行據江寧縣知縣田
有年取出先獲脊爐胡五并作眼沈大十面
質證前項供詞其詳前來復該臣看得東南
天下陸海江湖間盜賊如雲殺人不知主名
然不有姦雄爲之號召不過志在攻剽飽金
帛而已自陳鼎相以太學諸生湯之轄以武
科射策而附孽宗脊爐爲難媒兼徐克非自
負布衣俠骨周遊寨上胡珍又罪亡材官挾
其敢死蒼頭之胡元與大盜陸明宇俱有跳

盜之材勾連江南北非望之人遂薦非望之
念矣此數人者戎首也若朱錦係睿爐宿交
頗聞祕議故臨急遂舍匿而解脫之比於王
應學鬪雞走狗之遊罪尤重矣邵二趙旗皆
睿爐監奴而邵二則多買兵器一事芮善誠
王希孟皆東壩居停與湯之輅通行飲食者
而芮善誠則多往君山會齊一事郭朝樊經
不與亂黨而實盜魁睿爐陞明宇平日所狎
嗚咲之雄也情罪案言亦各有別至沈大者

為亂賊耆鄉往來情罪本重但以踪跡各犯
未獲尚多姑貰其一死以勸瓜捕之司目獄
貴初情臣輒先行點次以待咎𨐂之聽非敢
為判也專誅之柄出自　朝廷伏乞
勑下法司詳定施行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前件該刑部尚書孫瑋等會同都察院等衙
門看該請　旨行南京法司再加細鞫奏奪
該南京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周希聖等
推究明白隨會同都察院合于衙門依律擬
議具奏奉　旨這謀逆事情重大著法司詳
行擬議具奏又該刑部尚書喬允升會同具
覆奉　聖旨各犯既經覆議睿爐謀為不軌
依律處死陳鼎相監斃仍行梟示徐君常等
會同處決
餘但依擬
按天啓癸亥閒遊談之士稱兵事以竊餉者
蠭起訛言吒山有王而游士不得意于當路
者即邀遊鄉老甚且與觀黑白之奕局矣葉
甥生一案吳中幾無静林睿爐一案徐君常
最狡詭任㰅者初訊時洒洒自喻云及者非
盜者且有師友淵源而不言其名項之忽云
某學詩文則帝執贄于虛公闈時大人叱之
日反賊安得依附清流乎再言拔舌矣是夜
發旧江寧就訊次早江寧請見日夜來內署
研審彼吐有故李御史者為之主盟實與蛇
山通衆且數萬即江南大家亦多受要約若
押彼密擒而不得其器具其證案者請膏斧蓋

彼賊意洶為秦人必清流而李素與清流隙
也大人曰彼謂株連紳士則玄黃方起而案
且數年不決因命爰書勿旁及且重搒之成
其妄言徐知計不得行嘆曰咄咄君常乃僅
為朱陳豎子夠乎蓋大人常日限霜戒其殺
戮寧為煦日使蕭艾家温可也
人霖附記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地震亘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據應天府
府尹畢懋良呈稱奉臣劄付備開天啓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聲如雷雨片晌
隨止爲照地德主靜震則失常合行通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傾圮等因到府隨備行各縣去後嘗
據上元江寧二縣申報時刻相同又據句容縣申
稱該縣地震瓦屋皆動西舖城垣墻垛傾倒三丈
又據溧陽縣申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墻
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又據溧水縣申稱本
縣縣城內外地震異常民無不駭又據高淳縣申
稱該縣地動一聲北來南去又據六合縣申稱地
動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倒塌城垛四堵又據江浦
縣申稱地震從東北起向西南去倏忽之間屋瓦
皆浮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地道主靜震則失常
剝破屋毀墻如各縣所報乎
留都根本之地遭此異變震驚
陵寢尤所皇皇恐懼也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申稱本
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窗斜歪且多
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又據鎮江府署印推官
高可法申稱地震聲若微雷墻壁几傾屋瓦俱動
間有落地者戌時微震二次又據揚州海防兵備
叅政郭士望呈稱據泰州申詳本府地震廳事墻
壁俱動城雉倒塌數處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地
陰象也以類推之猶文德之有干戈中華之有夷
狄也以今
聖德修明羣工競勸寧必有所以致之而變不虛生或
亦兵革難偃之徵乎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
同伏念
陛下居質冲睿乩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
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
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
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迸起
多于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近者如關中異㞕中原豕妖此蟲豸之
之微害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之四履目所經
見爲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劾者毋然泄泄也癸

亥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魁逆行二十二夜以後
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踰五十日
不退舍漢志曰十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昏
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是時月在角初
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若彈丸少頃金星爲月
所食金星以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
大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槭劍十二月初四日日
加辰太白晝見于神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
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
書曰軒轅黃龍體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

熒惑占爲衡則軒轅星正值南宮朱鳥又古人所
爲吳分也此精祲見于天光之貴者如此黃河爲
四瀆之長今乃淚溢大決沒漂逼陵秋水灌徐淮
間彌爲沔諸臣負薪沉璧勢逾燃于費倍宣房斯
固陰盛違經之應乃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
不能漕此逆蠡見于地氣之舛者又如此夫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月地變見于
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爲陰之常義震則不寧不
令豈非異之至大至大者哉臣雖不能如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

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
遥瞻
高帝弓劍萬靈訶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鈴鈴然則山
陵松柏可知臣卽從太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禳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illegible]何如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
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者六焉畯夫紅女方疾耕力

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織監之料價踰
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
其量入爲出之管一不安也吏逼寵雜漁奪百姓
姦邪並生楷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庾死
獄中彈劾保薦幸憑氣力爲行止而田更野叟之
公評壅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囷廩空虛民以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
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避匿征徭繁劇
縣役崙累單寠㓾産鬻子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

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蠶
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挑梗其
形侏儒其腹府史胥徒抏敝巧法割貧軍之稽爲
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藝精兵一當緩
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异怪談兵說劍家藏
禁書路蜚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立盟歃血伏
莽候便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
持長短犄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鷄狗之
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燀嚇鄉井五不安也
中都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咪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艘
互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遠江帶海
攻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近又告于故鄣矣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一乖搶攘
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姦猾捕盜賊飭江海
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
必能行之臣與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
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背可懼之大異
緜承天之至言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
是臣等草茅疎賤區區自効不過犄衛塡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于鼎豈不爲異
高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
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
足異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修其政齊亦無
害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
宮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何事反身
修行思其咎謝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響行將
上帝嘉饗海内承福東方貢楛矢南鄙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爕理大臣直陋齊相于不足談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緣係地震亘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理爲此具
本專差千戶胡汝英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正月　　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為申飭臺綱以重官守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官制名御史臺為都察院名侍御史為監察御
史兩都並設樞機周密品式具備居則主論建行
則持斧督部郡國南御史雖稍遜
輦轂然
高帝鐘簴在焉監護六卿之職事而盪滌其龐雜疏遊
其條理厥官甚重
祖宗建置以來始末嘗不貞肅而後稍凌夷者起於一
時之人便文自營遂上下相安於苟且訛舛承襲

恬不為怪即賢者亦嫌於違衆炫異而南御史之
體日輕夫國之司直必自矟正以先羣下而後賢
者之精神自著
廟堂之上操人鑑以課臺官亦無以其為南御史故夷
之而後
國家並收其議論率功之效此皆臣職掌所當言亦
諸御史所欲臣言者敢縷次如左一申飭巡江二
差夫兩都襟帶長江上擺潯陽之船結豫章之口
下扼丹陽之咪控淮海之脣故稱遼邈因差兩御
史一駐安慶一駐鎮江逐捕盜賊講肄武備必陸

月而後息萬曆末年以來御史缺員領差者皆遙
陸行部若賓客之過遷廬曾不信宿於是駐都城
之日居多其於巡江之義何居臣以為兩御史宜
各遵制移駐安慶鎮江在上江巡歷池州太平和
州無為州九江南湖而歸重於安慶在下江巡歷
揚州常州狼山吳淞孟河而歸重於泰興其非濱
江郡縣日有暇給酌量巡歷專查兵壯樓櫓器械
其營務有屬操院者有屬江南江北江西撫院者
並得商量綜覈往必稽弊來必觀成期以六月呈
明臣院回京造冊其協濟操餉與舉劾悉如例行

但南都各院俱無公費廩給既駐巡外郡之久而
賓從餼牽胥史供億不具於體褻何以視下查
該差座船多至五七隻量議裁減即以其籌工楫
師之所糜留貯巡劄縣聽支應事體甚便一申飭
倉屯三差夫巡視鳳陽倉京營倉及屯政為三差
而鳳陽係湯沐重地衛士林立天囷櫛密耑差憲
職用以稽核完逋清猾鼠雀抓搔糜蠹屯政亦以
清疆界課籽粒督衛弁墾荒蕪剔侵牟為職顧名
思義則巡倉當遵制久駐鳳陽巡屯當久駐滁州
即不必如巡江之期亦必經歷數月為是乃相沿

出巡星臨電激甚至與[illegible]江諸臣相直一時騶斧輻輳有司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憲體漸夷臣以爲巡倉宜駐鳳陽行考察江以北郡縣該道但以計簿課送賢否經太平鎮江江以南郡縣課送賢否如之屯臣於屯多郡縣行考察屯少郡縣該道課送賢否亦如之則事簡而功倍其他濟邊舉刺一如舊例可矣惟是京倉一差舊例止舉刺京營各官不筭大差近南京戶部以督賦

題請如巡視鳳陽倉例議行舉刺南直浙江江西湖廣諸有司在各省多贅疣之一檄之傳半年始達而本官無及覆之鞭何以能如鳳陽倉例疏課賢否臣以爲應照戶部查參完欠明例但課錢糧分數完者彙爲遞者等罰其期亦視戶部發疏爲先後多同少異庶評官與督賦無一瓢百輿之擾如農之有畔焉又肆差有濟邊助餉之例所以聽理科罪不爲無名乃巡京倉不知何年作俑凡錢糧批迴銷掣違限一槩問罪又多批詞究其故則曰歲以百金助解戶部公費于先年領是差者多蒙潛訴近年兩倉臣俱向臣[illegible]以百金故開京倉罪鍰之例於心不安詘之爲[illegible]此其立論甚正相應免幫部費毋論詞不可批而錢糧批迴銷掣者截然不問一罪則催解疲苦之時如登袵席以息矣

一申飭訟牒贖鍰夫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江淮吳楚習俗輕薄民人抵冒吏不奉法以其賂爲市罔密文峻姦宄不勝其在外郡撫按臨其按牘之門有限惟南都除巡視五城日行事件其餘部院以職掌受詞者無慮十餘處市徂訟師[illegible]肩抵冒哆侈南箕百千成羣勢不能終無所聽而聚蚊成雷一事數案不能竟郡縣勾提轉相迫促姦胥猾吏抗弊巧法良民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冤枉未白連逮經年此江南北第一困也令四差以行部外駐南詞便可省半即還詣治所尤必約各部院告期一月率二次以朔望次日爲程歲[illegible]伏臘農蠶之候一切停理五城日行事件一月[illegible]六次以二六爲期不得參差投受庶幾抵冒者不能幻身分遞又可省一半至鋪行一節先經會[illegible]

題禁近各衙門漸有紅封小票入市者眞贗莫辨買肆讙譁在巡視五城嚴行懲遏則邦畿之民稍受清寧之福矣至贖鍰一節各差濟邊助餉雖有定

程而官吏既禀交際紙劄無平不取給馬且詞多
輕情其爲城旦舂兩鬼薪白粲以鈎金束矢代者
寧能有幾乃一差拮据僅十餘月報
命於京又不無禮際羣輕折軸所糜不貲於是不得不
坐招支錢坐招雖非溢取然民貧吏蠹安能一一
頓輸多累有司曲應臣以爲御史報滿豈得屑屑
問遺古稱淑人君子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而況
近時在京臣工無不欲砥廉貞之槩苞苴之禁屢
見封章且間有摘發以示風槩者諸御史是亦不
可以已乎既已之而復有坐招支錢者便非清議
之所許也至訪犯一節各差俱未有行惟下巡江
相沿間舉相應截然通除爲使一申飭建白封事
夫御史職專言責諸凡謀王體斷國論擊姦邪
朝廷原許其言况南中清議之地一言而智不智攸
關諸臣豈不籌之甚熟但夷考古之人有彈劾不
避權貴者有議論務崇寬厚者有陰有所附專攻
上身後官者有袖中之彈辨姦獨早者有對仗之
彈令人膽落者有每朝候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者人品心術不一付而千秋尚論是非炳然可
鏡令諸臣立不詳之

朝豈不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人披[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家持買
陛之忠然捐沿率有一二媟不可讀之語入吉非
體檢點宜先至雷同相從隨聲附和中懷妒嫉不
才情貢鈎摭微細毛舉數事種種視陋皆非大雅
之辭而山人門客占候風氣刺求徵密左右弄口
積使羣工不和尤當遠絕其薦剡一節始爲爲積
行之君子壅不上聞受誣之貞士沉於下澤藪賢
不祥義當闡發乃浸假不已力蒙于公聲希月旦
瘡痏無痕鼠璞成寶幾於人人欲薦矣然則必薦
而後賢彼不薦者遂皆不賢耶臺官霜簡鐵面不
宜同於使人今而後願
皇上禁之而諸臣亦重發之也抑職又有進焉史稱貢
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人立身厲名
者多後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遂令智者結舌
君臣隔塞可見言責雖在言官而導其氣以作之
使言則在
廟堂之陶冶彼仗下之馬一鳴輒斥臣不具論就南臺
諸臣建白亦多所發舒純正平頗不溺職乃從
臣兩年所見僅僅數人其餘皆囂囂外遷矣臨
諸臣不以此短氣然有抑厭而無表勸臣終不敢

以為得其平也迺茹無朔抱蔓立見轉瞬五城四
差無人踐更是所望於持世者平其陞轉不得一
槩外遴即急行考選備補員缺焉
根本之綢繆有賴而一綫之清議可延也以上條言
雖四端畢之無甚高論而其中節目若貞憲規久
巡察甦糧解禁官市輕罪鍰省訟牒遏苞苴隄濫
薦杜雜賓止蹤蹟無慮十餘事皆切實可見施行
者繇前言之課事功也繇後言之課議論也然必
有議論而後有事功夫人而知事功之難也乃議
論亦何容易哉臣為此言諸御史皆聚族而趨臣

言可見賢者之精神無不人人喜於白著而相治
苟且之便文非其好也倘蒙
天語叮嚀
勅下該部院俾臣等遵守施行則開天綱紀之地豈不
亦文武右威咸興禮樂而豐鎬遺黎共游沐於
舒長蕩平之天矣緣係云云
天啟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臺綱宜肅所奏各款有裨風紀着
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陳道亨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
僉都御史臣熊明遇等謹 奏為權璫罪狀已著
舉 朝公論宜伸懇乞
聖斷亟斥顯姦 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治
安事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
監魏忠賢二十四罪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抓
臣懇直招言謹辭東廠一疏業奉 溫旨因是在
廷諸臣前後疏劾魏忠賢罪狀宜聚楊漣疏奏宜
納並奉 嚴旨羣臣為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迺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
處而已於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
但不 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
擾不但不蒙 優容而已此只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啻益之瑱耳哉然切禀高不伏
思
皇上一心 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
假如替御媟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
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悸曾不得闢吉

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舉何如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　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
告正漣忠於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聽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
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
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
比昵於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

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於
皇上皇上奚庸致疑不第近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　英明果斷之資　視朝勤政　講學不懈並
聞　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
物不厭　披閱章奏而又　從諫勿咈　任賢勿
疑似此　舉動光明宜庶幾於承平之理然至近
年四郊多壘百未弭一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
種種遞現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
厥職而交左支右什撐持不起邇來愈見　朝政
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召致

而然今覩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
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距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
忠賢下哉一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於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　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
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姦優
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眎天

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
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法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懍懍
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
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款參覈情

罪覆疏上　請恭候
聖裁即　賜處分以消朋腋隱禍於一　皆念令昔微
勞姑宥顯戮亦乞　亟罷廠務置之閒宅仍一一
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厥哉而又慎選
小心謹慤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
得相沿專恣如是而　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就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於
先帝惓惓　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臣等曷任呼籲

虔懇之至為此謹連名具本專差千戶潘熺齎捧
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是時明遇署院事最久臺中諸公多所論建疏上旨意承明遇指此此疏發陳公遂請告得歸乙丑璫禍作明遇逐牽率為楊左二與許顯純具奏則與趙南星等撫按提問追贓戍炎恭逢

今上召還司馬門痛定思痛此稿[illegible]標末焚云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為恭陳江南省直情形仰慰
聖懷事臣被留樞之
命深念東南半壁襟帶吳楚控引閩越隨處延問
粗得梗概近惟粵閩粗安粵東南雄之穀且
度嶺至江右但聞擣猫損名將陳鵬然猶僮
自古有此種固不必窮搜而閩中亦聞有海
寇竊發蓋其常也湖廣荊郢以北無處不震
而江右連歲之荒米直與湖廣等石皆二兩

今六月中水發圩鄉盡塌獨高鄉禾穗不假
庚辛盡於蟲豸可望半登至浙東撫臣董象
恒在溫州左顧海汛右顧青冠按臣左光先
駐金華亦注意於澄清姦盜臣皆未暇而臣
子熊人霖候臣於穀水驛稍悉浙中曲折臣
子蒙
恩賜丁丑進士令義烏垂四年已報滿考三月間
蒙
恩陞都水司主事業交盤庫篆辭撫按擬抵新任

乃爲撫按二臣固留檄其護討寇之畢臣勗
之曰皆
王事也義當黽勉寇之所以蔓延四五年閩浙官
兵爲其所敗衂者入險而脱也但塞其要害
嚴詰接濟通行叢槖者可坐而困也然徑連
三省爾兵未集近地江右尚未見整旅犄角
肆逸可慮要惟以全取勝耳臣單舟東下至
杭州見閭閻半閉問之父老則云舊年閭戶
饑死疫死得鹽臣馮垣登發糶官米稍甦轍

斛目下米石三兩三錢今六月一兩經旬杭
嘉湖三府粳路盡沒三府中湖州爲甚諸縣
中德清崇德爲甚至蘇常粳路不沒者一版
幸巳開蒔苗秀無傷米直石二兩七錢昭撫
臣黃希憲云近府海賊一朝聯百餘舟至金
焦間渠親至鎮江彈壓稍稍得其要領多哭
之姦民與饑民竊聚沙上也至南都父老云
近日蝗蝻甫發得大雨隨卽消殄惟江漲稍
溢於常年耳總之數年東南雖未被兵寇者

於奇荒大疫
恩詔一頒謳聲四起目下蟲豸不生災厲亦寢年
穀可以望登而後知
天心旋轉萬物回春益覓大合於蕩蕩敬簡合於
安安古帝王搏挖元氣之軸實不外此若人
臣拮据抵屬精衞塡海竟未能筭計見效也
然而人臣皆當飭篚篋消畛域融枝忌合羣
策羣力以仰佐
皇上平明之治自是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又何水旱盜賊之足虞耶
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具
題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奏江南省直情形知道了寬大敬簡是朕
本懷至諸臣飭躬消畛合羣策力以佐平明尤
當共勉該部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爲南樞屬員需才謹舉所知懇

勅坐補以便任使事竊惟人才難得而時際搶攘勵勳之才尤難得南都官屬向視爲六朝佳麗吟嘯烟月今何時哉四方避寇流寓者雲涌而至米直踴湧日下科舉驟添四萬人入城議訶甚難且據巡江御史揭稱安慶營遊擊釆石營副將屢報江北之賊於巢湖擄船五百驅舒廬習舟之人駕使欲出泥汊裕溪口窺犯南都此操江皖撫信地除甞整搠防

禦外而臣部以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爲職臣但能總其機要而已司屬須得二三異才職方郎尤爲喫緊今陞者欲去補者未來誰爲效臣指臂訪得原任固始知縣今陞武庫司主事時敏見任安陽知縣羅國士二臣才氣無雙一日千里時敏令固始擊賊有成績今將之新任便道過里原籍常熟可

朝被命而夕檄至也安陽在河北尚非劇地羅國士亦可移也臣與二臣未識面亦未通書但耳其才名如此仰知

皇上爲

陵京視重必如臣

請蓋臣部職方郎一年便陞郡太守任此者視之如傳舍踐更何以考課二臣若來萬勿輕遷三年五年果有成績京卿節鉞何難予之南部官屬裁汰後落落如晨星臣近兼四部之印吏禮二部若除齎捧每不及三員臣部諸

員似應還萬曆時舊額儲才爲

國家計張羅宜廣更宜盡其器用也又臣與守備勳爵所轄各營號數雖有四萬八千然皆官旗軍餘老家象人戲偶而已僅臣標營陞鳴皐所統二千九百之軍新標營翁英所統一千二百之兵稍堪備緩急臣見在挑選奇力鼎士五百名以爲精信武鋒擬於節省各項每名加二錢犒賞而外之督撫屢垂羨此二營滿標有馬健丁先後爲鳳督調盡南都

諸營更無一馬兵矣殊不知流賊過江之信果眞守　都城應四萬守　陵應二萬乃可百全則應天淮揚督撫道將臣當奉
敕書咨調共至拱護犄角豈有外邊督撫倒調臣部標營兵將之理臣守義堅固萬不能從乞
敕樞部勿輕爲允覆也臣又有　請焉臣向待罪中樞每有密奏從　會極門上即夜漏下三十刻未嘗不達今南中套數一本必奏啓副三件閣揭五六通傳寫便需數日此尋常封事則可若萬一軍機秘密祗須具奏啓本與閣揭一臣署一密字於封字上從閣臣驗過徑於　會極門恭　進庶無漏洩之虞統祈
聖明裁鑒　俯允施行謹題請

崇禎十五年七月　日具

題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留都防守宜毖兩營不許外調并各營通著嚴加挑練不得僅以充數塞責密奏准從會極門封進餘著該部議覆

文直行書文選卷之十

明宮保尚書亹石熊先生筆　男人彝伯甫編

君子有絜矩之道

夫道一而已矣維皇降下民以生雖耳為視聽乘受為居處摶埴為飲食浸假而為玄黄之色鐘鼓之音棟梁之麗珍錯之饗嗜欲所逍爭窮取極追趨逐好機械變詐所未能厭者于是復假干戈篡弑以盜之是天下之不平積喊積欺之勢太行孟門之阻未能喻其險鎮鄉谿子之刻未能喻其銛

世事之所以日相尋于亂而樊然為物芟緒使將何底止哉君子愁焉有憂之仰思皇降之衷聖賢無增愚不肖無減其增與減至懸絕而不可方者後來好惡之所波流百千萬億秭有所不能數爾寸管尺鍵之所能樞軸也于為帝車運于中央分制四鄉春夏秋冬無不方之時東西南北無不方之地寒暑晝夜無不方之令雷霆雨露無不方之教合八方九埏漫衍之居然一大矩矣密聯其中之管鍵固細如秬黍也合上際下要其觀之矩房

然一大方矣密聯其中之樞軸周圓如蠙珠也此君子絜矩之道不假裁割而邊幅自爾整齊不資量度而長短自爾畫一不假比擬而神機自爾肖類合天之健以規地之順體方而用圓合日之渾以映月之匡形方而情圓合冠之上以覆履之下趾方而顱圓此矩之為器絜之則即器即道是因非因是華非華君子無心而天下皆心其心矣天下無心君子之心心其自心而已矣世豈有人子而心無父者哉人弟而心無兄者哉人父而心無

子者哉故虞庠夏序商校周辟雍莫不以教養為義而三德三行三物周官大司徒訓萬民而賓興之無人不使之學至其不率于學或移郊遂以屏之或侯明撻記以並生之古盛世人心寧復有不端于矩者哉而人人可用矣乃知人官人之謨備于咎繇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禹以之籲俊湯以之丕釐武周以之建官位事而行其八柄六敘八法之權是用人之人又能盡人之用矣乃詩書所述又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之法成周爲備冢宰所職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三代有道之隆用人理財豈非萬世之極矩乎而傳猶取楚書晉語秦誓魯大夫遺談者何哉誠以秦晉楚魯雖非矩而其輕寶玉重善人急親喪緩嗣位思休斷之大臣惡昌嫉之小人薄盜臣之愆以舍己嚴聚斂之戒以寧民則萬世同心之矩所當絜不可以人廢言也故心同理同有方之矩君子以之繇小人而不使之知王者絜之以爲王霸者絜之以爲覇要歸于天下之平豈其守古據經執一方而結一途之跡之謂乎上下前後左右矩之設物也使先從交矩之設知也毋者禁止之辭矩之設意也而道豈有設哉大人明德之學始于慎獨繇于格物致知而誠意自是正修齊治一以貫之試從定靜安慮時默觀至善之止而矩儼然一太極矣天下平乃其徵也學必至是然後爲大學之道

右會墨鈔稿

馬援奉書人見

君子論史謂馬援以豪傑之才赴功名之會識帝王之眞此有大過人者至其所以待隗囂始終于交道有愧焉何也當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特一布衣之雄耳隗囂雖微淺然與公孫述並稱西帝天下搶攘漢鼎未定于一以囂自視其不爲銅馬者幾希乃畧援羈旅之分加以國士之禮及知公孫述與援里閈相善使之往觀而不疑其以國情輸敵此不可不爲援之知己也士爲知己者用貧賤之交居平握手相然信以死況于英雄處敵國之間哉及奉書洛陽光武引見于宣德殿卽有臣亦擇君之對此囂爲以取功名奚俟將突騎五千之日而後見其端耶或曰帝王自有眞識時務者在乎俊傑隗囂與公孫述皆孤雛木偶此何足久羈天下士乎以恢廓大度如光武靈睨誕命當民厭湛詐神思反德之時卽責隗囂亦責其貳于漢者耳然則淮陰非與夫疽陰之爲楚執戟也不知也庸人之遇也于漢登上將之臺連百萬之師豈援待詔之樓所可差肩哉使援爲兩全之術當譬喞於囂惟力是視使之捧首歸漢立功名于馬堊之下計之上也卽囂偏信王元發兵距漢非援論述之所可通則萇之廷猛將如雲謀臣如

甫頻令耿鄧諸臣發偏師以狥封疆不轉一除日何乃
極陳滅囂之術者援也離間囂將高峻任禹之屬者援
也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者援也焉帥朝濆
而援之大中大夫之秩旦夕升矣囂雖負漢未嘗負援
以素所敬重決籌策之故交一旦推鋒刃而不顧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抑功名之會不容以毫髮間耶光武
沉幾先物深略緯文聰明爲傑之主也外雖賞援之功
中必疑援之心以故匈奴烏桓寇扶風不命援而援自
請行也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帝倖以爲憫其老
而不許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乃許之比士多疫死而

虎賁中郎將梁松遂乘驛責問矣會援病卒即追收援
新息侯印綬而明珠薏苡之謗竟行至妻孥不敢以喪
還舊塋賓客故人莫敢弔豈非援反覆有交有以疑帝
之心哉援居恒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眞
功名之士之語也雖然帝王大一統炎政中微大盜移
國以龍飛白水之眞人承漢社之正系普天率土莫非
王臣微囂使援奉書入見識帝王於抵掌之間援且失
身於草澤之竊據矣安能流景耀於雲臺被慶澤於椒
房仰青史千秋知中興名將有援乎君子於是乎謂援
識其大者求人於三代之下功名之士又何可多得也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孔明躬耕南陽長嘯自比管樂當時之人自司馬水鏡
徐元直崔州平以外鮮有識者後世之人按事數功輒
曰眞管樂之亞匹也而不知非定論也蓋君子生當搶
攘之季戡定禍亂需乎才一世之人也擔當名義需乎
節不可一世之人也試以此提衡三子將無不同乎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堂堂丈夫擇君而仕如貞
女之從一管仲始事子糾改事小白朝爲讎虜暮登卿
相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南陽布衣三顧慇懃驩
然魚水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管仲於出處大關嫌於

其始者孔明無嫌也樂毅始事昭王繼去惠王朝爲燕
上將暮爲趙客卿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永安托
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樂毅於
出處大關嫌於其終者孔明無嫌也且非獨於此也管
樂之時周天子猶在也管假攘狄尊周之名以行其彊
齊之術樂毅糾連與國厝營丘遷寶貨爲燕昭報私仇
而已曾聞征伐之權稟于守鼎之主哉東漢之季曹以
大盜之雄睥睨神器而孫之虎踞江東視漢擬如也孔
明從孤窮之劉備不階尺土間關荆棘之中奄有西蜀
克延漢祚五十餘年至今正統之義明備國之號者競

其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忠肝義膽泣鬼神而昭日月卽謂之萬世之人可也卽謂之三王之佐可也區區管樂云乎哉難者曰伊尹相湯以伐桀周公相武以伐紂其於君臣之義何居乃申申管樂之是習也曰湯武天之所建也天以桀紂賜湯武而湯武不能不取天以湯武賜伊周而伊周不能不相不然五就之慇懃豈不欲支夏鼎之墜三分之服事猶有意於商鼎之延燕昭齊桓一昏亂庸妾之諸侯耳可言天之所建耶二子特感激一時知己之遇借以爲富貴功名之局者也然則將無同乎不過曰八陣之師三軍之良七十餘城之下其畧同也丞相之尊仲父之貴金臺昌國之拜其位同也隆中之顧檻車之釋窮愁覊旅之拔其知遇同也然皆三子之小者也由前言之其大者不猶天淵哉雖然孔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再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百六之運至于春秋王不得不降爲伯一綫綱紀可一日無管仲之力哉若樂毅者雖其才之奮樹炳烺戰國范雎田單之徒皆饒爲之矣敢瞠覦孔明乎尚論古人者不得古人之大而徒取其居恒嘯詠之譚爲千秋月旦之準皆耳食者也

人主以天下爲度

萬曆庚子鄉試

論曰權者所以飾人主之意而意不可以權用也必通其意於天下而權始平夫人主之制天下鞭而秋笑而春用置則虎鼠升抑則雲泥袞鉞自我而以榮以枯條舒自我而以生以殺見爲權信於天下而至尊矣而不知權之至尊乃天下共尊之也權之共尊乃天下共予之也權不共予於天下則不能爲權不能爲權又安能爲人主將始焉恣其權而天下不信權爲人主之私權遂繼焉失其權而天下不守權爲天下之散權矣是必公其權於天下而正吾好惡之的絕吾愛憎之私喜必爲天下發謳歌怒必爲天下紓鬱結而慶賞刑威一一以天下爲度斯能爲天下人主愚請以天道中之夫天一元流行於兩間者生之無心毒之心亦之非度劉之志日月無私照風雨無私呴霜雪無私殺雷霆無私震萬物欲生而星之鳥火者卽發育之萬物欲斂而星之虛昴者卽收藏之是天也一以萬物爲度也而人主非天下之天乎天不以萬物爲度則不能主萬物而人主不以天下爲度又安能主天下何也以天下之廣奚啻林總而聚于徐而處之民雜揉不齊乃其間智辨勇力心復生心人主第持賞罰二一條焉之絡之令彼趨若就

飴避若去沸此豈真賞罰之能制其命哉特以我賞而天下喜誰敢逆衆喜以抗人主之所彰我罰而天下怒誰敢犯衆怒以干人主之所癉是賞罰者以天下之喜怒爲之人主不得一毫私若也是故有衽席之私則衆燧承驩臨女飾怨而荒奠醉飽之餘得以乞燕尾之憐而逞鷃鵡之毒有嬖倖之私則劍山市賞副車招嘯而啼流泣夜之儔得以迫削魚之寵而矛輖馬之劍有貴戚之私則干楊升龍魏濯受畂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慶有如大喜功之私則表餌和戎車騎絕幕而藉髮窮廬之國得以邀金貂之賜而

蒙吮咥癰者之威始人主特以一念之私賞罰不以天下爲度繼且人主不得操之而賞罰盡以孥下爲門法所貴王所賤法所嚴王所貴金紫被於犲虎犴狴加于獄獄爲善而蒙戮於顯爲辜而受旌于朝斯民亦何所措乎足哉夫惟以天下愛惡之心行天下賞罰之權以包荒納天下於度內而無所偏亦無所偏以典章齊吾心於天下而無所壅亦無所分由是度在正本則隆師重傅賜璽頒書以示之尊而五刑八法則以肅社鼠而定天下之心度在用賢則弁樹霖雨黃金廐馬以示之渥而三科六辟則以待城狐而慰天下之望度在納諫則建鞀設鼓止輦賜環以示之優而有北豺虎則以逐萋菲而决天下之壅度在尚功則剪茅建社告廟勒嵩以示之榮而赭衣關木則以儆憤事而平天下之勞大庭慶讓則瓔林可頒棘木可設而重宫遂闔猶當愼伊啞之譖而誠楚搢之威中區恩憲則煦若陽舒凛若陰憯而余吾沙漠尤當止河湟之賞而黜燕然之銘在位式序則金章可錫紫誥可奪而編戶齊民尤當昭署行議年之典而平槐亭賸石之冤若是乎喜不敢恣而樂以天下爲度怒不敢恣而憂以天下爲度則人主之所生即天之日德也人主之所刑即天之月德也人主不

測之恩威即天之風霆雷雨無私之德也而人主之度一天覆之度矣其應至於陰陽和庶物遂象效祥形貢禎普天之下曾無夭札疵癘其間豈非不僭不濫遂乃封建厥福哉古者堯位八凱舜罪四凶寧直天下咸服至今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則二帝之度蓋可知矣若齊威伯國之餘耳一旦烹大夫而封即墨孝猶能以山東起而況以天下爲度者哉輓近賞罰之柄日以砥礪磨礱於天下而所以用賞罰之意則不取必於天下而取必於人主之私情於是乎卜式研桑進而董淑削文成五利進而司馬削柏梁建章之役興而愛民惜國者

問矣大宛月氏之使出而桑土綢繆者問矣將非人磨
罪不元兇八紘綏輪蓋之加張霍厚苞苴之寵卒之幾
釀秦續西漢末季是也雖然道德爲尚刑賞爲末中庸
論不賞不怒此猶不若篤恭而况于賞罰耶然而世運
遞變非法度爲乎整齊賞罰聖人之所不廢也如曰必
期于篤恭此正深宮稱聖靜攝以遺天下者所爲托宿
也故天下入乎人主之度則人主自無棄天下之心矣
謹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論曰王者宰天下以代天也必法天無私之意而後可夫以天下之大而人主第以一身馭之天下人遂若隷妾子弟臂使指運如一家人然者是天下人奉一人爲家督也人主不明於天下奉一人之義惟恣其一人操天下之權於是在天下之內分一家惟恐天下之有不爲吾家有又在家之外分一天下惟恐家之有爲天下所有空其堂奥撤其門屛一一据而擁之於卧榻之上且扃鐍之且緘縢之一日有他盗出入與非常者惟恐扃鐍緘縢之不固也王者知之常以其足家者足天下

見天下而不見家卒之所見無非家者藏家於天下彌見其家之饒藏天下於家彌見其家之大斯之謂王者以天下爲家請竟申之人主負黄居紫處深稱聖見謂掖庭歡館家之卧榻在是紫貝朱宮家之堂奥在是百雉九重家之門屛在是泄泄然家與視國國異視天下姝不知積百姓之家以有國天下即爲國積國以有家國即爲家是故秋賜春庚龜手爾足衣吾家者也而尚衣黼黻之進爲小主伯亞旅暮晦朝旦食吾家者也而大官法珍之御爲小星羅碁置比屋環堵衛吾家者也而周廬巡徼之役爲小故知衆天下以與吾家家必不

得燠餞天下以飽吾家家必不得飽勞天下以逸吾家
家必不得逸試觀夫素封之子持籌以理其家則必操
刀問之術商者賈者佃者各予其貲貨而通其泉幣故
能不筭斂而富若一旦盡奪其貲賄泉幣壅而封之不
以權子毋將有坐而困者未見其能有家也而況乎家
天下者哉以其家享天下勢莫便焉以天下奉其家養
莫備焉如取如携取天下之財為天下用權莫禁焉與
其制入而朽何若制取而寬與其經小貲之私藏何若
飽大鑪之鼓鑄況乎貢人敖倉與人河水比以有筲笆
有其井一實也彼苛取而積比以不積而峙取亦一實

也是惟王者知其然撤去其家與天下之形而無所彼
亦無所此洞融其家與天下之理而無所左亦無所右
是故離堂綺櫳雲屏綱杆不以為家壯麗也而惟恐阿
房築天下之怨則其家頹味重允沸和兼芍藥不以為
家豐美也而惟恐糟堤濯天下之饑則其家戕聾龍驚
鶴蟬蛸豸池不以為家樂宜也而惟恐裂縉趙天下之
骸則其家散金鏟銅壁懸綦列錢不以為家玩好也惟
恐丹楹漆城傷天下之脂脈則其家亂故司農司會問
師旅師繕吾家也而研桑不得闕其說廩人庾人遺人
廛人紀吾家也而卜式不得助其忠滅焉省然不際其

支而清心扑五侯之僭奢則家之斧實哭矣十乘十纏
不怒其諫而正己式後宮之弋綈則家之併擬消矣由
是元氣灌輸膏血普洽朝無腐水蠹木之藏野有含餔
鼓腹之適舉溥天之下親若父子離若兄弟以栽上者
而王者則門庭貫於四維堂奧軼於九州閨闥之側永
無突決棟焚之憂而天下式於門內矣古者堯舜之治
天下不治堂階而歌維叙歌時雍湯濩韶六合為門
九垓我閫其家若斯之盛乎而當其時不過黄收純衣
素椽樸桷曾若季世鹿臺鉅橋使武王散之為公籍之
以有天下哉則信乎人主無家以天下為家也抑論堯

舜通天下為一身故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孟子曰脩
其身而天下平止以家言毋乃未該王道與然而有公
天下之度而不私即謂以天下為心可也家與身無二
矣雖然大傳以人土財用關天命而先之慎德則慎德
者王者家天下之要槪乎故曰王道今于誠意謹論
二論應試之技是時余年少未能習古文也距今辛
酉二十餘年矣偶于嗚伴文集頭見之遂喜而收入
集中聊以驗學問之進退云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河漕議

蓋河爲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漢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决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輙復壞自此九河從碣石入海之故道湮矣至今日合淮而潆泗天之所以鍾　祖陵王氣也然徐沛以下峅崟崩多塡淤反壞之害障之以堤猶築垣而居波浪乎兼呂梁湍悍難漕迺鑴廣㴻河股引諸湖之水以爲徑則河爲漕用者僅宿遷以下二百餘里庶幾無害耳不廣邇歲雨潦大行自濟至邳溝淼爲巨浸輙道千里皆齧近復衝決于宿遷北十里奪故道而膠之已駱馬湖變爲沮洳可橇不可舟㴻幾無用矣上流新鑿之河靡數十萬而淄若高屋建瓴盆不可漕其決處雖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如捧雪沃沸鼎逆流挽繂上

一淄非五百人邪滸不可舟復多敗豈河公之真不仁耶至于淮泗羨溢隄塞之高于平地城郭有沉鼃者則分黃導淮之舊議不得不考究而水衝金錢一任河隄使者恣所出入毋所容其寔偸孅嗇之見可矣然河口塞決須乘霜落水平砥決之下流而分決之上流流緩則其勢自淤無當決敵怒之理也今長山一決駱馬遂閼舊渠已湮新河更悍又另鑿于下邳四十里之董家溝業已放淄而衝尾行舟㴻似復矣但河性徙決如鬼神安知伏秋以後無滄桑乎至淮揚之隄其費鉅萬必官爲官堤而溝塗封洫民亦各自競勸爲力如高郵之田向頗墺棄民菱牧其中者自隄濬有方收皆畝一鍾粟糶之利通　兩京令其法不循然可彷乎向也虞濟北之溢虞符離之衝虞朱旺之壅虞呂梁之悍今皆不然僅戛鎮以南至邳宿嘗手耳則河臣與淮揚撫臣之責彌重而宣房沉璧負薪之勞何可多讓西漢君臣乎夫河有變遷則法難膠

枉渀也黄也新口也宜兼存而兼防以殺其勢
之所趨而力爲疏𣏌偏舉者必偏廢相陰陽觀
流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然東南下而西北亢
天地之道也邇歲江南間旱江北苦水是陰盛
遠經之應則所以搏捖調燮蓀元和之脉而開
陽明之運又豈恃二三司空之屬能爲精衛之
塡是又在　廟堂之上黽勉交脩哉

馬政議

國家冏寺之馬專給京軍制也而邊馬則取足
於　市宜大爲多官市皆凡馬而市駿必孫彀
賈此古人有幽州馬客之歌鄉也插部自東北
徙來無馬可市今插部已爲他所逐散而諸種
並折於　卬關講市者無質語我亦與之爲無
質語僅哈酋有馬來市爲數不多而將官以轉
販讐三倍各邊往市者雲涌哈酋亦能揣我之
急而操其重馬不常來矣陝之西馬萬里而策
款叚毛捲如蝟矣于是那發冏馬于邊每歲去
其寄養之半然馬雖膘壯不耐騎馳各鎮將差
官四出爲購所購僅能當所損說者謂西達附
東思歸不止哈酋一部可權宜開市于邊以爲
揣彼之端要須行之有法而京軍以守衛爲事
不出國門多馬不過觀人騎坐所食皆糟粱殊
無駿氣少給未爲不可已巳烽燧舉　我士馬物
故者以谷量而黍麥食馬亦數千則今之乏馬
如此可浪言戰耶是載衛驃騎霍冠軍兩校出

塞公私馬十八萬後入塞所餘不滿三萬騎自
古已然矣京師草場堆積如坻幾條之於天然
非給三大營僅給御馬監御馬益各王府所進
問兌之冏寺然不能滿五千騎中貴騎以出入
紫禁之外日不數十武而內操演鵞鶴多用之
俱於馬政無關惟西寧牧苑有古大宛月氏之
遺風唐毛仲牧處雲錦千羣而今之行太僕卿
虛名卿也吏部率以下考方面陞補不能視內
道鄉率不自振而所屬皆監吏甲之無甚高異

老人悉積駔牧軍鴰衣鵠而遊兆不以時放青
不以法課駒僅故事耳誠欲苑馬精良　朝廷
當特舉如毛仲其人爲卿等威陞遷視內卿寺
屬官佐悉令自選久任長子孫十年遞考其績
遣內臣取效于目前必不能得當也苑馬十三
市馬十四冏馬十三通融於中外之討索馬軍
領馬嚴其限程樁棚之價多則馬骨高於丘陵
矣吏稱漢初天子不能具純駟及其後衆庶街
巷有馬則生之用命　大道稱興國云乎哉

曆法議

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次舍以二十八
宿爲定長短二至定于南陸北陸春秋二分定
于龍首龍尾千歲之元璇璣察政以來紫有部
限是奚不定而待于修修之云者一謂歲差之
參差難覈也一謂交食之分秒時刻難測也一
謂氣盈朔虛之遲早難稽也一謂春分以後多
空度八日秋分以後少空度八日難明也一謂
斜度廣中度狹土圭之平分難準也一謂南北

極高下隨地而舊曆三十六度之說難膠也然
此皆數也天下無理外之數南正司天北正司
地顓頊黃軒之世理數並明自九黎三苗亂德
重黎失官義和之苗裔竄于西域堯復典之舜
察玉衡於戲盛矣三代以後至漢唐宋若甘石
袁李許郭之徒其數非不井井具也然謂天左
旋二曜五緯右旋是矣而不知經星亦右旋也
堯時冬至在虛今冬至在箕也則星差而至不
差也日食爲月掩日固矣而月食爲月亢日卽

宋儒亦杜撰爲閏氣而不知同度同道地影直
障日光則交食之分秒時刻又當隨地之東西
極之遠近測量也日行一度一歲一週天月行
十三度計二十九日有零自然合朔惟月天有
環出入于黃道內外不比日晷直行一線則遲
早在渺忽之間而氣朔盈虛之名可不立也春
秋分以後有八日多少之異則日天之心過赤
道北八度空度可以不設也東望扶桑西望落
棠皆人眼障于近地浮游之氣天中則清朗故

斜度寬大中度狹小而小兒日出日入之問可
以無疑也南極入地北極出地赤道爲天紘中
國所居在赤道二十四度之北故晷影平長以
日躔赤道爲春秋分而葢天倚杵之謬譚可以
勿祭也凡此皆數中之理也　聖明秉籙乘乾
天官脩職諸儒漸次講明以課疏密當有超于
漢唐宋之臆揣以復羲和之舊豈非　今代之
唐虞哉

理學議

理學事功氣節三而一者也要以理學爲歸宿
事功不本諸理學則勳蹟雖爛雜于覇而已矣
氣節不本諸理學則矜奮不顧傷于激而已矣
此管晏羞稱于孔門標榜嘆惜于申屠也不腆
江右豫章表徐陳之逝鵞湖留朱陸之遺尋陽
彭澤侃潛著其高風吉水濂溪文周暢其遐軌
廬陵南豐歐曾擅其芳躅往不具論我　朝則
胡居仁吳與弼登木鐸之堂練子寧李時勉抱

金石之骨獨也係干陪席俎上金谿屢議未決
而新淦諸君子幾幾乎腐同草木豈文章氣節
乃學問外事耶二正之季建白危多三綱所關
維持不少卽食報雖未能盡同乃五尺之童則
亦知榮絃誦而尊骨鯁魁壘之彥矣惟是學之
不講聖人所憂而講若開不拒之門勢必牛驥
同皁虛標宗旨名目徒縈空貽口寔此餘于之
寔踐所以無敝也夫講學而關朝政是非當世
見謂歌雍旅岱伐顓史孔子未嘗不斷斷焉洙

泗之門然一而有孔子之心則可若分元佑紹聖之朋而貽士大夫不解之禍國家受空虛之害此賢智之過也爭兩敗徒令愚不肖進而乘時容容厚福則亦何益之有哉然其立名義之目勑綱紀之防不可廢也次則心溺富貴貧賤其操拜師受徒而市井無賴往往淆雜其中至于腐儒僅守經義析理外午亦曲意阿富貴者取聲焉此羣瞽擿埴索塗聽導師置足者長此不已理學安得不為天下笑夫操才氣識學之貲

地也借博審思辨以為之綸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乃成其人人之不成學何為者今之時倘有能為轅固生之言詩伏生之言書高堂生之言禮田生之言易董仲舒之言春秋而又以明天人分際古今與革律歷河渠鹽鐵兵馬設科程課敬業樂羣浸尋于洙泗姚江之間而折衷于孔子寔學彬彬事功節義一本于此而後乃今為聖人之徒庶不為當世之所指目也

屯田議

天地不私大美而敷為物土之宜以厚生利用固與時升降者也官天地者要在貴太上之因乳去流弊之甚若盧扁問切色脉為方論隨時消息彼守古据經箴石雜投未有不傷愉元氣者國初軍屯不分

高皇帝欲養軍百萬不別靡民間一粒開天草昧經制弘備于時田粈廣衍尺籍精覈一切徵發大衆起建大工皆軍任之其軍固百戰之餘

國之爪士其田原無主者以軍為主者故法行而課裕今軍長子孫不任授甲矣在腹裏者大半變為漕卒不則門於城闉擊柝呼誰何又不則寓埋迎送給蔬水而已比方寓有急動則召募調遣浮食奇民邊將蓄精信者為丁既稟厚倍名之曰兵而軍固若指拇之枝駢乎近因中外多故加派民田騷擾而相奉垂七百萬迄未底績司計仰屋末已秩官之吏猛督不遺餘力胥史舛罔刻削益甚人心離渙有端矣夫兵久

則變生事久則慮易誰無杞人之恤乎說者遂謂但清屯田以養兵則餉之加者可盡復儒生俗士守師說讀科場射策套本固無足怪廟堂筦軸亦同舌而和之夫旣章交公車矣今上御極初年葢嘗採諸臣論建屢降　嚴旨勑行番十年而竟未課斗升之效豈眞奉行者不精力敢於扞　詔諭乎其實無田可屯竟未有明白分疏入告者也匪獨今日萬曆朝愚簪筆承明之廬亦見　勑旨行邊課屯每年僅有

以數百石妄應者于時討臣李汝華便欲以此扣年例餉金愚駁之曰此數百石尚係子虛卽有之其與幾何乃扣年例爲恐明年無肯以斗升應者宜大有開水田之議撫道官束手功令亦妄應某道開幾百畝貞之實一畝無開者天啓間特遣太僕寺卿董應擧開田京東顧設田部吏衆佐若而員至彼並無閑田乃買民間塽棄地千餘畝三歲報收籽粒一萬石未能視江南一富翁租課堂堂　朝廷張官置吏而董董若此見戲乎得不償失明年卽報罷矣葢　累朝休息生齒殷繁不啻十倍國初民自爲生計豈復有遺地吳越之沃壤勿論巳閩中山谷磽陿田最少民且度山巔爲梯田如納陛然然必山巔自有泉脉者乃田之非凡山可田也至于天下衛所之屯田籍固未去也而衛軍漕卒悉稟於此皆有額徵其屯田御史及按察分巡使者不過綜稽籽粒之完逋官佃之侵牟望軍之腹未足也能抵募兵之餉乎各衛所軍可盡廢

耶漕轉可便罷耶至于各邊厥土高亢名爲屯田實皆屯地可耕者豈復既脫卽有一二爲將官豪右所兼幷能幾何哉說者又謂鳳陽以北至徐州一望荒莽可田也嘗往來其地歷詢土人則曰細民多流徙里長第刈田中草萊輸官凡足以辦葢　帝鄉湯沐田地悉輕賦土質不腴藉第令給牛種而墾之失時不雨民且狠顧實不足更費耳葢一夫一牛能耕水田三十畝畝收三石而贏共可得百石若耕旱地一夫僅

能種三畝矣夷蘊崇之不時草與矣或曰何不
毀爲水田不知天地之殺設不能逆也東南地
壤五六寸下有積理之底土性横故可居水西
北地壤燥犄深一二尺皆疏理無底土性直其
何以居水而田諸或又曰京米非水田耶不知
此田僅從河壖闕深二尺餘借河流灌漑成苗
河漾則墊没距河稍高遠復不居水與凡地同
此京米亦堇堇入市不能如坻塀之積也元虞
集京東水田之議止燦于議論未見施行即本

朝萬曆中御史徐貞明爲潞水客譚不竟成書
餅塵飯乎又如正德中璫瑾擅國喜與利行法
精悉媚子輩以屯田說進迺遣京卿四出專督
之督寧夏者爲大理少卿周東至其地與都御
史安惟學承瑾意如東濕薪比追屯逋笞掠及
婦人于是千戶何錦指揮周昂奉安化王以反
豈非前事之殷監哉嗚乎坐譚者無害不稽敗
究終輕易口畫天下便計至取策日套木塞責
而安肯上書人比比竟未有端言其故者府事

眞可太息耶大抵太平之治寬大蕩佚使百姓
閒暇獲各自盡力于南畝家給人足煙火萬里
上之人政不必多制以撓之但力除貪殘糧清
訟簡上之人即不能無徵發佐興天下皆曉然
知其起百姓以爲百姓也終事好義豈不如大
傳所稱哉篤恭南面此所以爲唐虞之理也何
區區空言職競爲

治道議

自古帝王相傳之道精一執中而已矣中則如天樞居所不與三光爭明而無乎不章也不與四象爭功而無乎不成也堯舜在上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臣贊之一則曰其仁如天一則曰其德好生三代盛王寬仁恭默肅雍敬簡久於其道而天下化之六經大法萬世之師模也迨春秋戰國功利日競干戈雲涌秦以憯急而速摧漢以大度豁如之主收之文帝清淨戶口滋殖繼

之以景幾比成康武雖雄才大略春眷多事矣唐宋以來英誼不乏治亂如循環然大抵聰察勇斷者傷元氣于莫覺求治愈速釀亂愈滋漢宣號稱綜覈術尚申韓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此春秋之所以責備賢者若唐德之猜忌臣下宋神之銳意富強尤足殷鑒矣夫王道無近功急趨無善跡人主衆事嬰足爲子孫萬世法程斯黎民尚亦有利哉我朝

列聖休光流唐漂虞甄殷蕩周　皇祖五十年治理不下堂階而方內晏然東征西討所向奏績迺今日　光明無運何殷憂之至而檗芽之多乎毋乃　天之所以啓聖而興邦歟　皇上宵衣旰食聲色無邇土木無興神仙狗馬無所好而　召對日講　天語頻頒有倫有脊章奏票擬裁斷精嚴衛戎討賊威罰赫然百爾臣工君皆不能裨補萬一而厥衛之刺事如雲過無洪瑣畢達　天聽斥櫐櫐而刺姦之姦又誰

刺之恐姦盜伏于不可知之地朝士如趨市焉豈非有君而無臣哉仰窺　睿慮不過日若有其臣何亂之不彌而治之不舉耶然太平無象驩虞易見皞皞難明九水七旱堯湯不以其故貶聖君一意操絃以急法是天樞自動于紫垣之中而經緯必亂其次舍非於穆不已之運矣今天下水旱盜賊邊境之患日聞百姓疾耕力作以供賦稅呻吟愁擾中外臣僚拮据以奉功令日在雷霆之下人思稼穡之實是何其求治

而愈不治耶豈任法有時而窮耶則何若轉任于自古相傳之大道以二帝三王爲法而以漢唐宋世之季主爲戒歟抑又有說焉主治者君輔治者相也今　上實有堯舜之資而下實不敢言有皐夔稷契以副倚托然從古不借才于異代金之在鎔惟冶之所鑄木之在繩惟匠之所直卽如漢之有丙吉魏相唐之有陸贄宋之有司馬光皆可學者也丙以寬魏以肅陸以讜司馬以正下一一惟君是從故皆有聲稱于後世然任相者君也惟丙魏之後參以黄覇于定國是以能成其爲中興之漢宣若唐德有陸贄而又有盧杞宋神有司馬光而又有王安石用舍之間治亂天淵可不愼歟

明宮保尚書璧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用人論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唐虞之際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天工寅亮各辦一職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言試功咸熙庶績乃咎繇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

于邦家翕受敷施所由贊襄于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于成周莫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顯俊湯以之丕釐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迨周公相成王建三百六十屬悉統于太宰八柄八敘八法六計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衆正效能而萬機理羣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後周之衰小人各援親黨君子遯棄役使不均于是十月南山縈霜北山雨無正之詩作矣齊桓公

用管仲而高國隰朋王子城父等文武隨其器用晉文公用胥臣欒郤之屬掌其近官而先軫狐偃趙衰交讓秦穆公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楚莊王使蔿敖為宰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其稱于春秋內外傳者班班可紀也漢制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

守相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郡國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為御史大夫高惠之際疎節闊目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俱不得推擇為吏武帝舉賢良策之董仲舒為對首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羣才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人奴去病顯于寄豭日磾出于降虜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篤學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奉使則張騫蘇武得人爲多而各盡其才度其後因外事四量内闕經費入物補官賣武功爵作鹽鐵家富者爲吏株送徒入財補郎郎選益衰矣宣帝綜覈名實謂太守吏民之本不宜數變易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褒以璽書增秩賜金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

次用之良吏于是爲盛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盖選曹之所起也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尚書之重始此昭帝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章帝時尚閥閲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至順帝時官俸用事引援侄弟吏事日非災咎盜賊屢見孝桓之世貂豎充朝重封累職郡校牧守悉由其門太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桓靈之際帝自賣官東園西邸各有定價亂亡之習焉足道哉魏初毛玠與崔炎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天下士莫不以清節自勵蜀諸葛亮辟舉俊乂出于公平西土咸服晋山濤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簡文帝時衆官漸多遷轉每速而魏晋以來所立九品中正之法諸賢論建多欲廢罷者何以其寄評論于一人之口中正之名非不善行之者不善

耳唐銓選考功掌于吏部考課之法差以九等又有二十七最貞觀初疏都督刺史之名于御屏得其善惡之迹輒註于下以備黜陟玄宗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大抵唐之官制多沿隋舊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位敘之品自一品至九品有京職事官有外職事官太宗定制内外官爲七百二十員已復有員外檢校兼守判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勑之制玄宗復增定官制别置學士院專掌内

命拜兒將相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憲宗時
又置學士承旨館閣翰林握與樞始北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尚書侍郎又爲後日六部之前茅
矣宋時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職以差遣爲資科
目保舉任子兼行而稍重兩制資格尤繁云元
起于沙漠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
佐欲私其族類而不知風聲謡俗南北異宜況
于華士挺刀幕中率非上駟乎宜政紛俗刓而
眞主雲龍風虎之會遂收混一之功也

用人冊 策同

國朝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
入仕之途非一端大要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
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爲佐幕而止監生則
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肄業太學者進士亦
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功績顯著則不次
擢用武選主于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
功次而用其後也獨用任子之法父子兄弟相
繼爲世職而三年一武科邊塞行伍亦可累功

拜大將不專于資格矣然開國靖難遜國諸臣
才節彪炳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雲蒸
龍變盖先後無耦焉
高帝甫下金陵旌故元大夫福壽予祠春秋才
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竄謫淮不
復用徵示天下以軌矣是時方拮据馬上乃馳
書幣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等俾之司綸
綍恩禮備加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
左司能殉浙葉南昌能殉江右至于冉革之際

鐵方陳卓之流爭先就義者何衆也則
高帝之所風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也
列聖益培植之于忠肅王文成出而勘大難楊
文貞蹇忠定夏忠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
忠宣出而握銓樞庶幾事功有徵矣而劉李章
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李之殉義是
以守明節也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淳發而爲
李何楊薛輩相與修明騷雅西京之業翕然文
矣李危論以抗璫楊批鱗而遠戍文而未始無

節也乃隆萬以來事功之臣如鄒鄭之策塞下
享六十年之昇平節義之臣如吳下吉州之劾
權相扶百千世之倫紀文章之臣如介州歷下
之擅長詩文存兩漢三唐之聲氣三者之所波
流豈無有尚通以就功立黨以稱節浮薄標榜
以稱文者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論自定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夫篤行
如河汾卓識如姚江疇得而議之乃其波流則
未免因闢門之廣大以同異爲正邪不以正邪

爲同異而淑修合汙之徒亦竄于其中而莫可
迹焉近二十年摧折之餘士大夫不難勾奥援
爲自立之計明目張膽以驕人者有之寒心變
色自恧者誰乎又世道人心升降之一大關也
夷虜穿塞羣盜滿中原天災流行人民困苦徵
求苛急徒煩
至尊宵旰是誰之過與今夫人之見用與用人
之人疇非謂桀然有才者哉徒紛更浚削陰耗
天下之元氣又安能張天下之神氣是治才與
亂才所爭只毫釐淑忽間而其所貽之禍福寧
直千萬里而已耶爰啓
聖明之厭薄謂科甲無人因多方以索于科甲
之外保舉換授特用紛紛其功效大畧可覩矣
世變江河人心蹊徑取糊名易書之人縱不得
人猶天之人也此外皆人之人矣胡不覩二百
七十年來之事功節義文章其人果安出乎破
格于格之中可言也破格于格之外不可言也
夫漢臣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者刺史二

千石得專誅賞辟召署置今府部省臺監司守
令內外相維大小相制若犬牙然若束縛然故
雖忠實効計之臣而孤立無援方寸之簡彈抨
若振落矣雖擁連城百萬之衆一赤衣吏將片
紙詔而繫其項矣人臣中雖巧如莽戾如卓雄
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
才如管葛不得而盡用其聖與才也無他法爲
之束詳于弭亂而畧于求治耳舜止五臣武曰
十亂選擇貴精倚任貴久諸楊歷相　三朝一

長陵即位之歳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
尚書止四人今龍飛十五年以來綸扉之旅出
旅入三十餘員矣吏部之長六員若戶吏兵部
之長十一員强半不獲考刑部之長七員即五
員下刑部獄朝而列九卿掌國家之命夕而髠
鉗闒圜土對簿爲蒼頭盧兒所笑曰若安能長
主我也豈不傷國體而寒士大夫之心哉倘亦
從來密勿造膝未有以寛大之說納牖者乎令
聖心轉圜一日而詔起廢頌繫釋滯錄謫戍戒

旦削籍者可見天蓋地載
聖心原無畢世之怒而臣鄰之羣未渙彼此排
陷莫肯遵
皇路之蕩平耳願今日見用之人與用人之人
與用用人之人俱當仰體
天衷以精擇爲杓柄而以寛馭爲轡銜
朝廷之上邊境之外合羣策羣力豈有不收腹
心干城之助者哉

理財議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
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之法莫詳于周官冢宰所職以
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當其時井地之
法寓兵于農無養軍之費卿大夫祿取諸邑采
無廩官之費關市之賦以待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其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用各有經

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
妄供百司不敢越式法而妄求豈非節財之道
乃其所以爲生財之道與太公治齊制九府圜
法通魚鹽之利而因其俗貨寶于金利于刀流
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用足矣管仲相桓公以
爲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在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穀有貴賤令有緩
急物有輕重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
之不給又齊有展渠之鹽乃伐菹薪煮海水征

而積之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鹽糴之得成金萬斤齊以富强計然輸越重積著以時用知物無息幣知貴賤爲要貴上極反賤賤下極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兵强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有筭鹽鐵酒酤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準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盖其後濫觴也然高祖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初興時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制節無他靡耗文帝儉樸爲天下先惜露臺百金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民人樂業戶口滋殖景帝雖益造苑馬宮觀而匈奴和親天下無事故曰文景富饒武帝承文景之遺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充溢露積至腐敗不可食自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越司馬相如開西南夷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天下靡然

發動騷擾而相奉縣官大空于是更錢造幣以贍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制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貨物徵其貴賤坐市列肆又令民入粟補吏罪以贖免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乃大修昆明池作柏梁臺封禪禱祠之役紛紛起矣元帝時天下大水民多餓死納貢禹言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又罷角觝諸戲

成帝時天下安樂俗尚奢侈然戶口最盛矣王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盛而邊兵二十萬人仰給縣官橫征暴斂又令公卿以下至黃綬吏皆保軍養馬吏復盡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其亡忽焉光武中興利源澄自不相淆亂立尚書鉤考帑藏及郡國轉漕穀馬防閑密矣顯宗即位民無橫徭壤土日闢安帝永初之後以及延光永和建寧賞賜無度羌戎鈔掠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

闕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後又課修
宮錢列肆後宮帝親著商賈服販賣爲樂西園
之藏充牣及董卓催起之亂帝后出走野棗園
菓以爲饑糧西邸西園安在哉魏武屯田許下
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
罷五銖錢及至明帝不恭淄于宮禦興師遼陽
坐甲江甸國乏經用詎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
孫皓總有三吳西蜀之資物流倉府增飭宮闈
服玩相耀于是王君夫王武子石崇等布金增

之泉粉珊瑚之樹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錢四百
萬疋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返駕寒
桃在御隻雞以給懷愍之際饑人自相啖食劉
曜陳兵中外斷絕麪屑供御物盛則衰固其理
也元后渡江庶事草創庫中貴練孝武之末時
和歲豐稍爲給足宋高祖文帝並崇節儉故有
宋初治號稱元嘉明帝贓暴天下騷然齊高帝
以儉率下恆則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
金如土武帝猶遊前殿樓林火道賞賜無稽東

昏侈麗淄妃步步生蓮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
萬它可知已梁値侯景之亂宮祿不敷陳高雅
尚儉素後主荒淫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招亡
滅隋帝政稱仁儉惟令楊素造仁壽宮死者萬
數是時南北混一戶口益多煬帝慨然慕秦皇
漢武之事建東都幸廣陵事遠弱開西域築長
城鑿沁河徵求肯急百姓廢業盜賊衡擊大業
歸唐百姓始乃蘇息授人以戶分世業田而取
之以租庸之法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

無所損貞觀之治民物蓄息至有歲斷獄纔二
十九人可稱太平矣高宗承之海內乂安武后
之亂民不勝毒玄宗開元之際米斗錢三十其
後浸驕于佚樂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
以供燕私每一殺水陸畢具費中人十家之產
而立簡技進食使殊可笑也祿山之亂帝出次
咸陽僅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掬兩京併沒天下蕭然肅宗即位籍江淮蜀漢
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江淮置稅

庸使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賜明
經出身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大曆元
年徵及青苗地頭等錢自第五琦取以劉晏薛
混分治代宗與回紇和親歲送馬十萬匹酬以
縑帛白餘萬匹兼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
度支稟賜僧巫歲以巨萬計生日端午四方貢
獻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競以供輸進媚
矣德宗即位用楊炎言以財賦歸左藏罷生日
貢獻時委計轉運使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募

華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食貨輕重之
權悉在掌握而疏通之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其簡校簿書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晏
恒謂理財以養民為先獨免賑恤以時民不至
流徙故戶口滋殖則賦倍稱及楊炎為兩稅法
民力未及寛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涇原
兵反出幸奉天帝于行官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其疏切諫即去其榜
朱泚既平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以徼

恩澤而裴延齡尤以聚斂用事斥逐陸贄時人
側目比延齡死天下相賀憲宗初亦頗約費用
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內庫皇
甫鎛以吏道進由聚斂句剝為宰相益以巧媚
自固穆懿之際兵荒旁午度支窘困昭宗在鳳
翔為兵所圍六宮及宗室多餓死遂至于亡宋
初令三司每歲具見管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
太祖太宗恭儉簡易上下給足真仁承之經費
寖廣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夥南郊明堂

賞賚至一千八百萬度支告詘蓋是時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經制參錯
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于加賦爭辨不已安石堅帝意與呂惠卿
章惇曾布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農田水
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天下騷然安石且附會周禮持冢宰掌

邪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與三司分權而諸其數于御前謂之旁通簿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及徽宗立蔡京以豐亨豫大阿帝意始廣茶利以脊後蕩上意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吏緣泛冒已極蔡京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崇寧以來官寄石炭名

品項碎宜和以後王黼應奉掊剩橫賦以羨爲功高宗渡江幅幀旣締歲入自經呂頤浩始創經制錢孟庾又增總制錢朱勝非又增月椿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権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萬緡大抵渡江後版籍僅及承平之半賦入實過宣和之數一言以蔽之曰聚斂而已矣元初取民未有定制世祖立法一本于寛成宗時任盧世榮中書立規措所桑哥鈞考錢設置徵理司上下督促天下騷然仁宗崇樸素簡儉之風二十年間人民甦裕厥後國用寖廣課入日增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云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寛矣以其兼有裔夏省防邊諸費奈綱解網疎貪猾滿天下于是盜賊起爲驅除而眞人建廓清大統之業矣

理財冊

夫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天下之所爲熙熙而來攘攘而爭朝野之執圭荷耒邊腹之飛烽

揭竿胥史之刻章僞書商賈之擅山斡海孰非爲利而迂守聖門罕言之指耶

國家經制約畧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六十八萬五千九百有奇京通二倉臨德淮徐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大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門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

兩外絹絲苧綿多少悉載今則二百八十年來無郊賚歲幣祠祿之靡視宋爲省然歷朝之爲兵食而加至今日毋慮千萬矣爲宗祿而加毋慮百萬矣爲內供傳討大工興作而加又毋慮百萬矣太倉老庫之積若掃冏寺馬價之儲若懸磬矣屍下戎盜交訌司農盱衡仰屋秋毫皆加之地畝而關榷市稅契稅皆倍徵淮鹽一課漸加額至一百五十餘萬他課可知而援納入貲爲郎入貲事例頻增猥及冗瑣即

古貴爵遺意雖使桑孔復生此外更能借一箸哉先儒有言曰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夫管子計然古所稱能富國者也究其術管子自教督桑麻六畜之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制罪大小贖以兵甲鈞金束矢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與物而已貨殖傳載計然之言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積著貿易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行如流水遂以其貲橫行江湖間然此一方耳四方皆瘠也肥瘠不相關故得而發我之羸中彼之所急收彼之無用爲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故曰富國易也今天下一家肥在左則瘠在右肥在近則瘠在遠肥在北則瘠在南故曰富天下難也漢興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宮室湯沐不以煩大農武帝蒙故因遺南征北伐遊幸禱祠臺池[illegible]

隄之役竝興水衡少府金錢米粟盡矣桑弘羊爲治粟都尉置平準京師補官贖罪告緡算商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天下用饒今世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擬儗小拘者比也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今世關梁有榷山澤有賦商有稅鹽有課船有料弘羊所行已强半行之特未坐市列肆耳弘羊如在更何所加或曰唐不有劉晏可師乎肅代時邊內供悉仰給于晏之十五

道吳好用士人之廉勤者吏特書文符捷得四
方之豐歉物價之貴賤隨時輸糶兩利俱濟寬
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
實而已今時即有如吳者能聽其自辟召立富
貴人乎能聽其金錢便宜出入乎左右不中制
臺省不外議乎故欲涜屯而東南之屯賦有王
之者有食之者未嘗曠也西北則亢燥地多沙
瘠老家軍月食七八錢耳責之戰責之守能責
之耕乎歲不入能再備牛種乎雖有將官之養

廉豪右之兼并而將官豪右之賦之粟自在也
近時報收籽粒者率和軍糧以蒙大農耳若京
東水田之說自元虞集將至今托之空言蓋西
近京地夏至以前無雨十脈疏直不似東南之
田一尺之下便有橫焦可以居水而沿河傍溪
種禾之亂皆係民業賦粟亦自在也原無閑田
徐貞明客談一籌當與滹水空流耳又有云當
復種鹽舊制改葉淇之議仍令輸粟于邊不知
預支商課已十餘年重新勒商人報上西北禁

齊安頓又費一二年此十數年千餘萬課何處
取補故拘古守文之難于行因時利導之易爲
力也然則將如之何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于大臣而後可也今時大病
全在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如京營軍十二
萬東南轂四百萬之漕以供者不過壯儀衛而
已能緩急倚乎錦衣暨騰衛府軍四衛之扶光
祿之厨役以虛糜數萬計能清覈乎南京之軍
月支糧八萬常伍皆黃口跛首僅各營所挑選

鋒又食雙糧人不入千耳能緩急倚乎胥吏之
月糧能清覈乎各鎮之兵無甲馬者十而九能
緩急倚乎將官之包兵能清覈乎故必省兵以
精兵精兵而餉乃可省也至于宗藩既開科貢
入仕則因各府之祿數限其食口以漸可漸疏
之減而均派于多名多封之增若贍田之請行
之萬世民無田矣可無及時已乎親王初封除
嫡長子襲親王衆子爲帝孫宜封郡王固也越
一代衆子爲王孫矣某封郡王則後之將軍君

摩踵接爵高而祿厚倉卪又寧可限乎至罷不時宣索而六宫之用簡則戸部舒停非時工役而將作之用簡則工部舒德莫大乎節儉節儉者

明主之所優爲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此外尚有可商者在疏海禁盖東西洋數萬里之島民需我中國絲磁緞布錫餹藥草香料不必得必不休而島人天性善賈用大舶裝金錢市于閩粤歲何止數百萬自海禁嚴官閉之而盜賊

開之五峯舶主是也奸闌開之呂宋唐街之人是也近時之利又專于海帥矣紅黑彧賈我者非亂我者倘再有心計如今海帥其人官籠其利權數十萬可得矣若採礦亦天地之利但不令中貴人與其事無奏帶奸人之擾則黃白金之行于世者非從天雨也上世亦礦中物耳聽民之有力者爲礦長而官分收其羨若稅課然無不便者誠恐官閉之而盜賊開之中州礦盜千萬成羣非歟其又有糴買預備之策漢宣帝五鳳中歲數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宣帝從之漕事果便今宜彷其意倸畿南山東河南稔歲戸部及內帑多發銀于諸處不論穀麥雜糧買數百萬另貯京倉若江南有大荒郡縣折銀抵之可以甦民困可以備河梗作策兩便在委計得人設誠而致行耳此外若再需派于民桑孔亦笑之豈但管計杜口

哉

漕運辨

三代之前漕運不備著蓋自周九畿之貢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畿內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于時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五伯兵車乘車之會如齊桓攘楚陳鄭供其資糧非屨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未見有居齋行送之勞戰國以來兵爭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及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又使蒙恬攻胡戍于北河轉儴以隨尉屠睢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與與楚持滎陽成皐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及有天下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孝文時淮南屬漢縣使長安於屨驕不數易不足以至賈誼上書歎息其苦孝武建元中通西南蠻道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鄭當時爲大農建議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天子命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其後漕大便利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時山東粟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河東守番係言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阪下度可得田益穀砥柱之東無事漕已而渠不利遂廢已拜張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

通沔渭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宣帝五鳳中歲數豐耿壽昌言故事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聽之漕事果便光武中興經費簡約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司空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安帝永初中虞詡爲武都守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四千萬司馬懿請魏用鄧艾策盤陳項以東至壽

春河渠通漕運每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後魏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奔疲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費役為省齊文帝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發運米丁又置黎陽河陽等倉轉相灌注煬帝大業四年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達河通涿郡丁男不供以婦人從役唐高宗太宗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開元中裴耀

卿條言江南送租庸調物自揚州入斗門入洛行八九月水漲淺不一轉雇水手重為勞費宜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至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不停而物不耗失甚利也玄宗初不省後耀卿為京兆尹如其言置河陰等倉凡三歲轉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肅代之際劉晏以戶部侍郎句當度支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運

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者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日中决之唐世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其後有韓滉為江淮轉運使亦稱能與晏同宋都大梁以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通漕運而汴河所漕為多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慶曆後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

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塩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指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船無沉溺嘉祐以後廢弛矣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輸行在江東粟餉淮東江西粟餉淮西荊湖粟餉鄂岳荊南自是金元南侵不能畫一矣元都于燕仰給江南運糧自

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已又開利津河入海爲海口沙壅已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淸入御河已又開膠萊河道通海費不貲迄無成功初宋季有朱淸張瑄爲人傭海濱沙淸因賊其主避跡往來海中飈忽各島爲攻剽熟知海道徑利就元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遣載宋庫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伯顏請于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淸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石以明年至至大間用淸瑄爲萬戶府專督歲運海漕之利始博矣千戶殷明畧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河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自浙西至燕不過旬日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一歲多至三百萬石視河漕之利豈不爲倍至其河漕則自東平州安山開鑿北至臨淸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三十有一名通惠河

明興運河大畧因之至元以後綱解紐弛方國珍張士誠等竊據浙東西于是海運不至燕而元不國矣

漕運

高皇帝定鼎金陵襟江帶湖舳艫鱗次倉庾充仞天府有坻京之積不煩俗著爲籌然給餉遼東則仍元之海運于是河決淤會通河乃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下衛河矣

成祖都北平轉漕之政始重而自淮至黃多淺灘跌踈乃用淺船剝運入河而仍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五十萬其海運踵元人之舊河運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陸遞民困牛車會濟寧同知潘叔正言舊會通河故在也爰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老人白英畫以爲元道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

水淺膠舟罔其理也令築壩于東平之戴村抑
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要
瘠也得全汶而渺深宜可漕于是疏衛河達海
豐古河而築壩戴村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
而中分分十四南流以屬徐沛十六北流以達
臨清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
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
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河淮乃設清江衛創淺船
底平倉闊度淺易舩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

三尺也于時會通既道淮浦底績乃罷海運爰
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漕河事經制篤密至今賴
之初制蘇州并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
輸臨清倉而沿江郡縣糧並輸于淮南直隸衛
軍于淮運抵徐京衛軍于徐運抵德山東河南
軍于德運抵通上輸太倉宣德五年巡撫周忱
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
補給脚價并蘆蓆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隸各省
亦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成化七年

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
罷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
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
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爲一代漕轉良
法云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尋至七升
已有淋尖踢斛臨舩餘耗已有糧運輕齎一六
二六三六之名皆運軍僱脚補折之用頗稱饒
裕至正德間運總巡倉各衙門呈驗扣除茶菓
吏書門官斗級之類並有科索官旗多負責王

進不堪命矣嘉靖中申飭輕齎宜解漕運視驗
過淮予三之二餘俟完糧盡給大槩　國漕四
百萬八千九百有奇運十有二總領衛所一百
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八艘民納糧一石實石五六斗率三
石而致一石于太倉使東南無暵溢沿途河伯
效靈驛路無哽豈不萬世無敝哉奈邇歲東南
奇荒市無赤米囷簏空虛又以邊境盜賊交訌
御廩鮮三年九年之蓄勢難議折使者奉

璽書督趣天下大扃喉咪一綫時有不逞之徒
俟便搏掩更值深秋水涸銜尾爲艱軍艘勢凍
阻在北下令雇覓民船峻示過淮過洪抵通之
限中外訾訾然有以爲宜復海運者而漸試之
于淮由遮洋出歲率不過萬石耳雇船之令
商賈畏足闌㩁無微勢不得不從各處水次飾
索彊拉就裝如驅牛羊入屠肆浙直販米之舟
俱不敢歸米痛騰躍勒旗軍親屬代兌悲嗟盈
塗以一時之權宜釀四方之愁苦莫此爲甚愚

以爲莫若稍彷唐宋轉搬節級之意
祖宗輸倉遞運之規以直達綱法爲主八九月
算計冬至水澤㢦堅之時如艘可不守凍者益
趨之入通務令回空返濟在冬至之前可得三
分之二度其凍前勢難回空者或德或臨或濟
或淮隨時寄篭本艘限令回衛冬兌不過三分
之一其寄篭米淮濟臨德造募剝船二千隻與
以價顧價于原旗輕齎扣算俟驚蟄凍解三
月間運河開空之時嚴催剝遞但行一年岦運
並濟此甚平易宜民之術豈大農轉運不籌及
此耶而紛紛下令雇覓民船爲其爲海運之籌
者深慮一夫奮臂萬艣皆停然
盛明威德無疆直螻蟻擾之耳若長恃海運豈
成時勢哉修之于
廟堂之上則四瀆之宗效靈呈瑞故曰王道與
而河出圖靑曾轉漕之足云

造士譜

古之儒者博學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上世六經未興而莫不有學以造士五帝之學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郎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命之曰序取射之序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樂造士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于是太學爲右學

小學爲左學周人並建四學北虞庠東夏序西商校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又曰澤宮總爲國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教以三德三行六藝師氏保氏樂師大胥小胥之備其官春秋冬夏之順其時于戈羽籥禮樂詩書之正其業至哉備矣而鄉學之黨有庠州有序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蓋無人不使之學也至其不率教者或

移郊移遂以屏之或俟明撻記以並生之其服習必于仁義其聞見必于治國平天下之道士興日被選設施皆素所閱習其盛王之治孰乎周道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道之不行于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

之教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貢終于齊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戰國並爭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猶不廢至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孔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漢興諸儒始爲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原缺第三七葉

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如宣帝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閲書林安帝薄文藝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頽敗順帝詔繕太學質帝以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桓帝時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畫諾主畫之謡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並危言深論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告膺等部黨誹議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治逮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禁錮終身自是正直放廢海內希風望影者共相標榜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目興而黨禍並熾炎祚不揚矣魏文帝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至大始時七千餘人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恬放爲俗滅視禮法王坦之著廢莊論以砭之大都縱誕淸

高憲章頹毀五胡乘間而雲擾二京繼踵以淪胥豈不可長太息乎劉宋四學而內雜修玄蕭梁五館而外專奉佛事無足齒唐太宗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間輒召對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子監官生員至三千人數臨幸講經義于是新羅高昌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可謂極盛玄宗又置集賢院部分典籍又詔天下州縣各置一學而擇師資教授焉不虞祿山之亂刼爲縵胡至

元和二年增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佛老盛行韓愈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宗定五經鑱之石亦寥寥可觀而德宗將摧軍旅之事勝俎豆矣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三舍者外舍內舍上舍也由外至上考驗文行遞遷取旨授官慶曆時用范仲淹言州郡縣皆奉詔立學安定胡瑗教授蘇

湖間置經義治事二齋條式可觀遂召為國子師視湖學加篤絃誦之聲徹于中外嗣是程顥程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蔡明先大之歸本六經天下稱為洛學政和間嚴元佑學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位次孟軻崇寧以來士子多狥其黨習經義則詆元佑之非尚詞賦則稱新經之失又指蘇軾為邪學而楊時矯王氏之非者衆又羣起而詆娸之會國事傾危圍城中尚爭學術宋儒習氣大率類此南渡和議旣成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請禁程頤安石之說而秘書郎趙彥中專攻洛學侍講朱熹召為兵部郎侍郎林栗與熹論西銘不合遂劾熹竊程頤張載之緒餘浮誕倣倪亂人之首于時祖熹劾栗如太常博士葉適等亦類起乃出栗知泉州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逆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抵已也御史何澹劉德秀承旨疏禁偽學濂洛

關閩之書盡燬有胡紘者故嘗謁熹武夷山中待以脫粟飯不悅至是劾熹十罪幷劾其徒蔡元定詔落熹職竄元定道州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寶佑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鏞等六人上書言大全奸大全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時號為六君子而三學諸生喜議時政如故賈似道入相用術籠絡之乃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諸生啖利銜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肯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崖山之役陳宜中又安之乎此宋士之所以為宋士豈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耶若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世祖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文具而輿環立橋門並言哉

造士議

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士也士必學而禮義養其

心緣術㮣其才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豈君子不學而能致道哉自虞廷三代以來士之有樹立彝績輝映後先者皆學而入官未聞以政學也

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子監隨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師生旣稟有司供饌令甲具矣猶時敕翰林修撰簡討爲郡學官其視重如此已詔立社學令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程課天下窮鄉僻壤靡然知嚮方爲凡諸學祭孔子

上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彝倫堂諭祭酒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天下于道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

大聖人廣厲師儒之意至哉備乎永樂初遂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正學淵源揭日月于中天矣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選擇師儒如正統時李時勉陳敬宗爲祭酒敦尚廉耻晉宗之政肅如朝廷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成化時欽諭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其議以出貲備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部禮部已之于時陳選督學南畿羣士競奮經學明通弘治時詔起謝鐸爲北祭酒章懋爲南祭酒風規整肅教澤純和

世宗初載垂意典學御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行天下又用張璁議吏部考察天下督學憲臣以勵存留者沙汰生員之例

萬曆初間一行之不久而復至今日學官弟子員充仞宮墻矣三年貢舉

朝廷張天下以爲羅乃今中外兵荒日廑

宵旰一似未盡得士之用何也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上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人孰不欲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方今

聖明攬斷宮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

敢毛皋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
大闢禮門徼蕪勢在貂璫則士趨貂璫勢在掘
幄則士趨榅幄勢在朋黨則士趨朋黨介立獨
行命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輿援有力便
為時望所歸正色處中即為彈事所及法者天
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
尉以上承望風旨曲聽請托罔狥法矣官不必
得人人乃必得官甚至破格遷除人不必盡士
密綱刺求朝逐隊于臣鄰夕搶頭于獄吏古之

時化天下之士使為士而今之時驅天下之士
使為市人嗚呼是士之在上者先以賤為標則
何怪乎士之在下者善恣肆譚而為恢廓善干
謁譚而為敏給高者標榜以為名趨附以為名
而啗名實所以媒利卑者武斷以為利齷齪以
為利而焉利不顧其敗名至于文章關乎氣運
者也操觚者盡廢先輩之風規法度或為纖妍
単露或為浮冗莽雜或為幽僻隱怪謾罵前輩
自號當家甚至制舉義盡去股法章法題而題

刑鑿空捉影之談主者輒高第於錄于是士心
若狂矣三代重太學今第為富貴子弟榮身之
途孝廉出身之徑而已則何若罷授納而以鄉
試闈內所定之副榜充之約勒肄業積分隨等
就選則貢生皆少壯入官矣罷舉人乞恩揀選
而以會試闈中所定之副榜約勒與甲榜同除
則鄉舉又皆少壯入官矣取其朝氣以為國家
民行取陞遷不斬右職則鄉貢之才豈不皆為
甲榜之才哉不此之變計徒取日暮途窮者驅

比于甲榜而同之吾未見其效也若精選祭酒
司業如李時勉陳敬宗其人精選督學憲臣如
陳選其人表正影端規繩教督彼自能為之又
何待宗伯瑣科條累煩
欽定哉三代以後惟漢能盡人才之用試取經
明行修醇正如董仲舒不阿人主正直如彭宣
不事權貴又若申公弟子孔安國為臨淮太守
周霸為膠西內史夏寬為城陽內史碭魯賜為
東海太守蘭陵繆生為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

中尉閭門慶忌為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則勵精表俗濟濟乎稱王國之禎矣又何必效宋人之紛紛議論哉

欽天譜

盖古曆建正作于孟春王者受命必推本天元黃帝設靈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伶倫造律呂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于是時惠而辰從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使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亂德二官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堯乃遂重黎之後使復典之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嗣是夏正以建寅月殷正以建丑月周正以建子月惟秦正以建亥月謬自謂得水德之瑞云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未能覩其眞已造漢太初曆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而附會于易春秋後太初曆施行百餘年

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至元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時曆官張盛景防鮑鄴也至熹平間月先曆食者十六會稽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疏闊者斗分太多故也乃依易數遁行相求爲乾象曆此漢曆五改之大凡也三國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韓翊造黄初曆以乾象減斗十分太過後當先天小益斗分亦有微錯楊偉因改造景初曆晋因景初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咸平中李修卜顒依預論

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渡江後穆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然終晋之世惟用泰始餘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用焉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後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

浩誅已又行正光曆東魏時以正光曆漸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興光曆至周明帝又造周曆然周齊並時而差一日頗露其謬嗣是正光廢而天和作矣隋時行劉焯皇極曆總六朝南北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以何承天爲宗北曆則依趙歐以爲據耳唐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曆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爲水渾圖以考日爲本當時以爲密開元中日食不效于是詔僧一行

作新曆曆成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大衍曆又詔日官謀候靈臺大衍最爲密近嗣是諸帝輒改曆爲至德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昭宗更造崇元皆因大衍舊術稍增損之以爲名也合而觀之西漢曆莫善于太初東漢曆莫善于四分由魏至隋莫善于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爲善諸曆多以律起大衍獨以易起以律以易誠不知與天行何如也宋太祖時王處訥

上新曆號應天曆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詔吳昭素造新曆賜號乾元咸平中改儀天天聖中改崇天英宗改明天熙寧中改奉天元佑改觀天崇寧改占天巳蔡京輔政時改紀元南渡建炎改統元孝宗初時又改爲淳熙紹熙改會元慶元改統天咸淳改成天嗚乎使其立法脗合天行奚必數數更法更名哉盖必有任其責者矣元世祖命許衡郭守敬等領曆事守敬于曆事最精言司天莫大于測景測景莫先

于儀表于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妙而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皆以意創焉令仰察瓏離近取晷度微入刻杪遠周寰海酌時遣監官十四人分道測景作懸正儀坐正儀稽中數垂五年而授時曆成密合天行遂冠千古盖元雖夷而華戎一統無關梁鞮譯之阻遣官分測尉堠平晏然候者至北海而返北極高六十餘度惜未至九十度下晝夜一朞之處窮大圓之無窮也

欽天册

古帝王莫不以欽若昊天爲首務敬授人時尤欽若之首務也授時莫先于定曆定曆莫先于觀象象者日月五星列宿也曆者日月五星所歷列宿之次舍也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迴古迄今以滋數而晦真象以滋象而晦真理數千年皆應測也恭際我

高皇帝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祖堯典敬順之意詔欽天監五官正摯壺保章氏作大統曆損益

于勝國之授時參稽于西域回回曆二百六十年來天運地處日月不爭于所矣顧禮有待時而興天有待人而定者又際我

皇上道合三靈神通五氣即位之初特允禮臣徐光啓之請修正大統曆茲十餘年已有崇禎曆書珍藏石渠金匱中其所刊定實有前古所未有者十數事焉唐虞三代上哉蔑乎春秋戰國之舉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後儀式

是定然竟未可爲定也又百餘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不知月有三行一晝夜自東而西周三百六十度者一行也宗動天所帶動也一晝夜自西而東徑十三度有竒者二行也月本天所常動也出入黄道内外各八度如循環然三行也月小輪所自動也原無遲速而有遲速此其故也劉洪未之悟也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不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者月小日大非能掩日也日高月低適掩日

下之人眼耳故起虧時候方向不可一律齊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曆始悟月食以衝日宿度所在不知月借日爲光同度同道爲地影所隔故月不受光地小日大月循小輪行少移即地影脫離故分數有多少時候有久暫也而閏虛之說爲杜撰矣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驗氣此氣盈朔虛之說所繇起也不知月晝夜行十三度强二十七日周天矣其或多二

三日者以日行每晝夜一度積至三十度有竒故又需二三日乃追及小餘大餘又自循小輪之動爲差數氣盈朔虛之說亦杜撰也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不知二至二分乃宗動天南北東西平分四界而列宿天亦東行堯時冬至虛七度今冬至箕四度差六十度矣太陽一躔南界即爲冬至歲差者星差而日不差也極星在周時即爲北辰祖冲之所爲去不動

之處一度者今且去三度矣亦繇恒星東行以黄道爲輭以巳亥爲軸東入赤道裏二十三度强西出赤道外二十三度强不見狼星比古益高乎以理數推之恒星二萬五千餘年當一周天也日月無當食不食之事司曆者之過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並止三十六史官之佚也天地如雞子黄白似矣然謂天外有水海邊畔便與天接晉宋儒之陋也漢太初之際近司馬遷實職之謂起于鍾律今以其大餘小餘計之

則猶然古曆也唐大衍之密近以開元時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歷地最廣而謂數近于易則妄也不但于易無與于律亦無與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定斷竹之法可彷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明大都元宋以前但知曆法不知曆理以數作曆不如以故作曆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其故安在南北極星之高下其燦然者矣東

西赤道之正絡黃道之斜絡又其燦然者矣惟春分至秋分多八日秋分至春分少八日則日天東西之軸入赤道軸比八度前古所未知也地小于星月小于地日大于地一百六十倍前古所未知也地在天中如粒粟以地心之至重處爲下四周皆以天爲上皆有人居合山海華夷爲一球前古未之知也惟今時秘府藏爲圖圖書刻子之宜梯航九萬里駕譯而至南北兩極之間黃赤二道之下並經親測日月之著明

星辰之應列確乎有據宜將人子與及草澤者宿不能與之爭疏密遠近也蓋言數則愈煩難愈疏遠言理則愈易簡愈密近開闢六千年之天地至今日而羲和之官若復起渾天儀本義和舊器今變化而用之無窮蓋天周髀宣夜之妄俱可廢矣或曰天官家言占候災祥禍福之應若指諸掌大槩有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所紀陽九百六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五星躔度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

彗孛变變霜雹震驚之類是也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漢文以日食自代來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抑何其不合耶世治則麟鳳遊芝草生一見于漢桓之元嘉再見于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騶駕于石虎芝草數萬供養于宣和彼四君者是道何德哉大抵人王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尊而爲天地者以臨之而又出突異以警懼之幾何而不自流于驕且急耶不然激樂

避殿減膳非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者過賜租者則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然先輩耶古語云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雊爲太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惑爲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含齊槐槍矣平慮鬼目矣甘露雀餳矣故善言天者觀乎人善事天者修其人王者求端于天當念兹在兹治曆明時特其大者耳

制兵諸

有天地而有陰陽陰疑于陽必戰兵事之不可廢也在天垂象左角李右角將以拱天王帝庭唐虞以前黃帝涿鹿之戰顓頊共工之陳尚矣堯舜四罪而天下服士爲政無兵司也夏誓共扈商誓牧宮不詳見于載籍惟武王克商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周公因井田而定車徒兵農不分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蒐苗獮狩甚詳而不煩獨其諸侯四裔之役往往使方伯連帥

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于戰國周僅以空言羈縻于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巖邑裨帥矣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晉文援之蒐于被廬作三軍教其民清原之蒐復作五軍僭矣是時楚盖大武王作荊尸以伐隋廣而爲三軍成王制若敖之六卒穆王田孟諸則有右盂左盂兩甄之陳莊王鄰之戰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秦穆公霸

西戎作三軍孝公用商鞅法作什伍之制齊愍以技擊强魏惠以武卒奮秦耶以銳士選總之爭于功利而非仁義之師也秦始皇裂侯置郡縣廢阡陌井田封建古意盪滅殆盡然不免爲後世選募徵調之祖云漢定天下歷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所以衛宮城也主之者衛尉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然皆隸于三公其郎從官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無非經明行修之士則宿衛之

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武帝盛兵威四夷分北軍爲八校又置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自此始矣期門羽林佽飛皆世家子弟爲之隸于光祿勳爲天子私人則常從自此始矣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太守無都試之役惟京師肄兵如故又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又省關都尉又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

陵夷至于桓靈之世黃巾盜起于是置八關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凡爲禁衛者皆非士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何進袁紹欲以除之究召邊將閹宦雖消董卓之禍起焉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獨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密移嚋覺之哉晉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

峻以政晉爲國憂蓋其勢然耳隋之兵制大抵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煬帝征高麗之役集四方兵一百十三萬遠近騷動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云亡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及其末季强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禁軍多領于宦官神策尉劉季述之禍作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拒虎進狼與漢亡之

時一𣊬也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番兵而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太祖太宗懲累朝方鎮逆命令將帥入奉朝請四方勁兵盡收入京畿揀練廷陛時揀軍中强勇者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收募非材勇絶倫者不以應皆臨軒親閱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悉爲良民之衛矣夌夷至熙寧廂軍猥多冗而不精復議銷并又復議保丁司馬光王安石辨

論不一天下苦之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軍政然航海之後奄奄不振張韓劉岳四家兵高宗亦倚之亦忌之苗劉之亂有戒心焉故秦檜和議易成者一畏敵一畏四家故殺岳飛而不顧韓世忠遂跨驢西湖之上矣異時名白徒以勤王動數十萬潰敗之後俱化爲盜及其末也僞已講和晏安江沱元人問拘囚郝經之罪爲兵端伯顏臨江夏貴之于漢口賈似道之于魯港皆數十萬衆不戰自潰嗚呼忍言哉元太祖太宗招撫有西域中原之際也兵甚無定向世祖混一海宇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河洛山東則用蒙古探馬赤軍江淮以南則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殊得居重馭輕之勢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盜賊蝟起兵至龍興回視伯顏下江南之日曾幾何時哉

制兵册

國朝兵制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之制有二拱衛宮禁則有錦衣等十

六衛如漢南軍之制藩護畿輔則五軍都督所領四十八衛如漢北軍之制國初設翼元帥府立五軍營永樂間設三千營陳胡騎神機營演火器總名三大營留都兵者洪武時定鼎金陵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自京師達十郡國皆立衛所指揮使領之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害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天下承平日久各軍祖孫相承漸以疲弱文武諸司占役頂替包班弊叢日業京兵與留都兵月食米一石月

無慮三十萬盡東南之民力所爲漕㕔二㮣飛
輓而至者悉爲此衆人戲兒所糜深可惜也各
邊主兵月食粟七八錢不等曰老家軍奄奄于
烽堠亭障間知不足恃而召募之兵有舊兵有
新兵有舊新兵有新新兵各宿將公倚家丁爲
命一大將能養四五百丁者稱上將丁內半用
降𢈔 値有警稍稍恃此追逐耳內衛所軍有食
于屯田者或爲漕卒或守城或爲各衙門廬兒
傳呼肩薪汲水而已能秋毫備緩急哉一軍逃

故勾之原籍里族盡騷所勾之軍僅具五官無
裨乘障一値有警四出招兵增餉無紀歷朝議
臣或曰選民兵或曰行保甲或曰練土著或曰
蹶機快一法甫立一弊旋生究竟只苦此民耳
先儒王世貞有言曰今國家之患莫大于聚天
下不戰之兵于京師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
得其絲忽之用歲漕四百萬石率三石致一石
民亦勞止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若將募
習之以示强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兵資

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
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强益兵而兵弱此精之
說也不戰則積蠶以爲弱戰則轉弱以爲强此
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然汰兵而兵之失計者率颺而爲盜今之流賊
强半出西北邊丁汰亦談何容易但事故之缺
勿補備兵營爲老家居者可漸減也慣戰必藉
突丁而不可分處以內地不可專率以漢將山
海關外與居庸關外神京肩背各精練突漢騎

三萬大將用漢裨將用達種之習于漢者保定
初設都司統五衛故有土達在亦應精練一二
萬此三路兵務需人人有甲有馬優其餼廩不
以地方城守之責屬之專備調遣禦寇防敵各
邊守口之兵切勿輕動暇則令建威銷萌急則
令赴湯蹈火
天子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燕趙三河二東之
間豈無樂毅廉頗孫臏田忌之徒供
盛朝之驅遣乎若南都八萬額軍全不授甲徒

怙天塹以怡堂根本重地亦未可泄泄也黔猶楚粤土司兵調選其最精者亦可應急然駕馭爲難耳嗚呼談兵制于今中外交訌之秋因病以發藥齊儒生帖括陳腐之談當付之祖龍一炬乃可蓋民窮財殫于今爲極政不必多制以梯亂是古而非今三方布置四事保民十策保邦功効安在徒起百姓耳天下之事見以爲名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迫得以爲功而元老者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

弭盜議

成周盛時太宰司徒率黨正鄉師閭氏邢辟士師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人即其同什伍者比而同之以搏盜賊外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内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㯓者杜微防萌止邪于未形也春秋時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而得其情晉悼公使視盜百不失一趙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盜殘郤雍晉侯大駭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夫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遣蒙恬築長城勞役無度至二世又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天下愁怨會大雨度失期當斬陳勝吳廣爲屯長斬木揭竿一呼響應乃爲壇而稱大楚漢興高文與民休息幾

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
薦出椎筭告緡天下重足而立東方盜起殺二
千石取庫兵篡死囚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無可奈何于是作
沈命法盜賊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
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宣
帝時渤海盜起丞相御史舉龔遂遂年七十餘
入對曰海瀕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

赤子弄兵潢池中今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
悅曰固欲安之也遂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持鉤鉏者皆爲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開遂教令即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教養久之膠東盜起天
子拜張敞膠東相敞至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者上名尚書得補
縣令者數十人縣是盜賊轉相捕斬吏民翕然

尹翁歸守右扶風先迹姦邪縣縣有名籍盜賊
發輒召其縣長吏告以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無
有遺脫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
伍長不得舍姦人盜不敢入界尹賞以三輔高
等選守長安令穿獄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
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被鎧扞持刀兵悉籍記之得數百
人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見十置

一盡以次納虎穴中數日後便輿出瘞寺門桓
東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賞
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
贖盡力有效者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嗜
姦惡甚于凡吏王莽時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
太師王匡將軍廉丹將兵十萬討之所至放縱
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赤眉尚可
太師殺我建武時郭伋爲漁陽守討戮渠帥盜

賊消散後爲穎川招懷山賊束手請降元初二
年朝歌賊甯季等攻殺長吏虞詡至官設三科
以募壯士攻刦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
服不事家業者爲下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
其罪使誘賊刼掠伏兵待之又潛遣貧人傭作
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識出市里吏輒禽之威
稱神明皇甫嵩討黃巾張角請解黨禁益出中
藏錢西園廐馬以頒軍士帝從之竟以成功孫
權遣陸遜討丹陽賊貲棧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
盪除後魏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多刦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俄頃之
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踪是盜發無不禽
獲若隋亡于盜與秦相類秦始皇幷呑六國隋
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徭役不息民不聊生豈非千古炯鑒
哉唐太宗初卽位羣臣請重法以禁盜太宗哂
曰民之所以爲盜繇賦役繁重若輕徭省費選

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
耶故貞觀之世外戶不閉商旅露宿爲太中時
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始至軍
食方急遽散穀賑民不置烽燧使懦卒爲候騎
卒以取勝或問其故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
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恐以資賊
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
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何也彼勇卒見賊鬪死
則賊至不知矣乾符時寃朐人黃巢與濮州人

王仙芝俱販私鹽爲事攻剽州縣山東民之困
于重歛者皆歸之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陷東都
又自潼關入長安舉衆大呼聲振河華稱齊帝
于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鮮廻心救世者
宋太宗時青城民作亂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
實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詔以張詠知益州討
平之比真宗咸平元年蜀亂復以詠知益州民
鼓舞相慶乃易以寬人情尉愜蓋遠方州縣得
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

三萬人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故寬法而遐吏責以大綱畧其小過使豪傑得展其才猷而免其懷危內顧乃可以濟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淸溪民方臘激于朱勔花石綱之擾以誅勔爲名起作亂童貫率蕃漢兵十五萬討之尋承詔罷花石綱吳民大悅元至正時海寇方國珍爲亂董摶霄等討之皆大潰郝萬戶被禽脅使求招安賂遺于高麗后特旨釋之盜賊關通宮中元之時

政豈復可問哉

弭盜冊

高皇帝取天下于羣盜之手比逐故元威靈烜
赫
文宣相承武節猋舉山君餌子輩悉化爲負耒
耕犢之良
列聖遞執陶鈞三階朗耀弧矢星射狠鬣無芒
角變色之象久矣惟正德之季劉齊擾攘燕齊豫楚間爪牙之臣若陸完張縉彭澤輩張弛合度歷之狠山以海風波振盪乃除自是如大秦之討平鄖陽之開設虔州之勦撫韓項兩襄毅王文成奏厥膚功安于覆盂若河南師尚詔廣東張璉江西華林瑪瑙諸賊特螻蟻之擾耳獨今之流寇起于崇禎己巳延綏之邊丁因歲儉米直騰躍瞋目語難全秦皆蹂
上已逮延撫楊鶴秦撫練國事置獄論戍壬申以前賊尚未敢出潼關一步也滋蔓垂十條年闖而走豫走蜀走楚走鳳滁攻城畧郡邑所向

未有抗者
上復誅諭督撫楊一鵬熊文燦等戍督撫陳奇瑜蔣允儀等豫撫之自殺鄖撫之就繫者纍纍楊嗣昌特承眷異捧尚方以出垂二年不得其要領辛巳忽陷襄洛兩親藩死之嗣昌聞報隨物故壬午又陷南陽戕親藩而殺總兵猛如虎陷項城信陽三十餘州縣督臣傳宗龍又死之此真乾坤之異變堂陛疾首痛心之時也開宥獄中舊督孫傳庭以原官將京營軍貳萬式遄

南行矣然所以致賊勢之披猖者百姓附之也
百姓附之者苦于歲之災歎官之征求兵之淫
掠而京軍怙中貴臣督撫亦怙中貴臣其不用
命而爲騷害又更倍于諸軍也文臣死封疆固
矣而武臣之法不盡行又不宜盡行真時事之
極窳乎聞尚有降丁可戰而將以不可行法之
武臣則駕馭羈籠有百倍難者夫賊皆馬我兵
不能皆馬賊望屋而食食已厚賞其偵隨馳去
我兵亦望屋而食食已且寢處其室焉寧逢赤

眉不逢太師艮非虛誕也往賊下城殺人今賊
下城不殺人且分錢穀以振人我兵所過荆棘
生焉是爲賊驅民者兵而賊反以勤兵安民爲
號不大可恨哉爲今之計須獎勵降丁令其盡
力而又調宣遼慣戰胡漢騎一二萬若壬申之
調吳襄祖大弼等將招練營勁卒擊東萊東牟
不待交綏即遁者乃可況遣而遷延不如一舉
如疾決事之理也然固圍甚急敢云輕撤遊兵
而西欵當争難以拘執腐論東與西不同稱酉

固我七十年封貢市賞之屬也通觀漢唐彊盽
禦戎之事何如弱宋之事何如則策可立決矣
班定遠護烏孫制服單於郭子儀藉回紇收復
兩京前規具在馭脅弭盜一舉兩得事在燃眉
願
廟堂之上早計之而畫獨中州本折之徵以收
離散之民心寬馭諸守臣戀策責効桑榆倘賊
仍入蜀則秦塞棧道楚塞夷陵鄖塞武關乘蜀
之險起土司精兵肆出扼要害踪捕之庶幾可
收盪平之績也

明刑論

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簡皋陶申命之曰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周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周道既衰穆王耗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逮衰至

戰國春秋之爭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秦始皇吞併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决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二世師趙高嚴督責暴踰膏桎刑酷燃炭天道張弓公子公主駢首砭死骨肉相屠將吏外市竟至敗亡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已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曹參塡以無爲從民之欲內不

擾亂是以惠帝之時衣食滋殖孝文躬修玄默減省租賦將相皆舊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從寬厚告訐之俗易風流醇美禁網疏濶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已除肉刑景帝即位減定笞律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姦軌不勝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轉相比况姦吏因緣爲市廷尉都官决獄至

數尚宣帝自在刑閣而知其若此于是選于定
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季秋後
請讞是矣然趙蓋韓楊之死史論稱其斵削漢
家元氣成元之際寬詔時頒有司不能建立明
制為一代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王莽作焚如之刑亟招天殄光武中興除
莽苛政明帝雖從嚴切而章帝納陳寵大絃急
小絃絕之喻事從寬厚和帝以陳寵為廷尉仁
恕見矣廼誅及鄭衆詠竇憲勾盾令封侯大阿

倒柄拒狼進虎賞罰無章安順以後乳母宦官
為政黨錮之禍火炎崑崗獨諸葛亮輔蜀之初
頗用刑亂從重之意然恩威自著西土咸服魏
晉六朝刑賞無足紀者而隋煬慘酷與秦二世
同途至唐太宗貞觀治理有文景遺風史臣載
其有一歲決死刑止二十九人者真千年一日
也惟是家法不端武氏之禍起于繼代開告密
門撰羅織經周興來俊臣之徒相矜以虐楸研
楔轂摺脅鐵爪千古奇刑請君入甕酷吏之報
亦不轉漏玄宗一日殺三子李林甫以刑構受
賞殊可笑也德宗以後諸帝雖屢有用威懷肆
赦詔書乃藩鎮宦官鴟張狐伏盜賊起而唐社
屋矣迨問三典五刑哉宋太祖取天下於孤兒
寡婦之手跡其功力原不足以衍三百年之祚
然壹是以仁恕寬厚為立國規模竟宋三百年
士大夫有罪止于嶺海之投甚得古人盤水加
劍刑不上大夫之意所以雖丁式微衰敗艱難
險阻又有文天祥陸秀夫諸臣不惜九死以留

乾坤忠義一派之傳則不殺士大夫之報也

明刑册

夫刑法非聖人之得已也先王懼民之有爭心
也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
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猶求明察之官忠
信之長慈孝之師民于是可任使而不生禍亂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主聖人取類以
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敢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
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聖人
因天秩而作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周官有五
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
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
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
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
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凡四上罪梏拲

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
以待弊孔子曰如有王者與必世而後仁善人
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古人有言滿堂而
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
王者之於天下猶之一堂之上也禹謨曰皋陶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法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是聖人制刑立法開明
天下萬世諄諄以不忍之心爲不忍之言立教
如此其詳且盡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五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

明興乘故元濁穢之餘

高帝撥亂世而反之正稽古據今定爲大明律

例精詳穩確而又以

大誥訓民曰能熟大誥者減等舉古人三宥八
議之意包含遍覆出之于哀矜勿喜期之于整
齊戒導而止是非國家之刑書國家之禮書也
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萬世無敝可矣乃野史
妄論胡藍之獄江海有餘波革除之時雷霆有
濫怒然此乃所司奉行之過又値運會之激豈
二聖之本心哉惟二正之季生殺之柄一旁于
豎振一盜于豎瑾珩楊犴狴多忠魂楚捌株求

多怨鬼而天啓之季復盜于豎貲亦不幸視二
正尤甚乃三豎之惡報一轍緜歷朝之公論同
符然二正之豎豎自爲之天啓之豎則士大夫
共爲之恭際我
皇上英明撫運大阿獨柄體國人之心行士師
之法絕無餘波濫怨皐陶謨虞驩兜放竄不是
過也乃邇來中外多故戎寇搶攘人臣不能建
廓清之勳已有罪矣乃因循不已流爲宂闒宂
闒不已又流爲貪婪則

移清之宵旰紓渙無期不得不刺求微寄嚴撫
三尺以從事文武大小臣工縈縈乎盆死圜扉
暴陳都市緣情服眚夫復何辭乃搶攘愈甚戡
定無期而天灾洊至連年僭極流亡滿路盜賊
銜擊禍亂饑荒爲從來所未有罔魏相蕭望之
所云大軍凶年氣若相召而
皇上慄然爲湯武之罪已頒繫罪刑已責貰逮
縣逖納諫罷內操罷刺事若脈十餘年之精急
更爲一朝之寬大宋景公一言法星三徙彼小

國之君爾爾況以
聖天子之轉圜而不爲
上帝之昭鑒哉仰窺
皇上事事法
肅皇帝嘉靖時乎兩薄都郊所誅論文武大臣
不四五人餘杖遣削籍耳且從輔臣徐階之請
釋故將徐仁戴綸之死出而鏖賊景泰時千謙
亦請釋石亨之死逐比有功則大易議獄緩死
之文真可備黼座箴已卯之秋一日而三十餘

員就論令先後大臣之就論比于嘉靖時不無
微濫乎皐陶曰殺之三帝曰宥之三今司寇所
論覆必蒙嚴駁大明律例金石不刊邇來多從
加等事無正律有司輙奇請它比似非
祖宗立法之意然皆向來大臣阿曲逢迎莫有
以寬大之說納約自牖者今果在
聖明洞燭中矣夫操琴瑟者大絃急則小絃絕
庶獄庶慎古之經也位天育地萬物資與喜怒
之中和相關天子一喜流慶萬邦天子一怒伏

尸千里臣下拮据特蓿銜之塡海丌草野片縣敢以中和二字進古語云三王之世如春又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伏願簡靜平恕執大象邇化干陶鈞俾臣民游于
皇路蕩蕩便便中
天心未有不回而嘉嚮者以關雎麟趾之意而行周官之法度太和自在
麻明宇宙閒行且開壽域登春臺雲潤星輝河清海晏蘗一莖六穗于忠嫌雙角共觝之瑞矣又奚荒亂之足虞哉

治河讃

禹治河發跡壺口治梁及岐南至於華陰東至底柱及盟津雒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載之高地過洚水至大陸播爲九河以入海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豫洛而入河揚下于荊荊下于梁梁荊之水東自揚而入于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荊以放江沱江淮又而洪水定先是禹治水七年久傷功未就爰上覲于河河精受圖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廟洮得緑字于潤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開寇委黃帝書乃登髑覆採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山川理脉𦘕究其故草木塗走

蚩動蟲魚俾盜賊之以為岳瀆山海二經古人云禹之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亦越天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塞猶近循禹之跡故也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砱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以自便利以鄰為壑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後二十餘年武帝封禪還自臨決河湛白馬

玉璧從官負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宣房後復北決于館陶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又決東郡河隄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于是改元河平後二歲復決平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諸郡皆引河溉田春夏少水河

流遲貯淤益高于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東漢建武時河決積久光武以郡武欲汜言民不堪命宜須平靜遂止堤濟後汴渠東侵永平間王景修汴渠費以百億計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皆間溢為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宋太祖時遣使条行河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注之患自是決東平之竹村決陽武決

文宜行書 文卷十二 議策 鈔湘雲草

澶鄆遣使繕治歲以為常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詔曹翰護作皆塞太宗時河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已乃塞真宗時棣州河決聶家口仁宗時決橫壠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湖口而決矣已而河溢大名又決澶州溢汭黃決鄭州又溢滄州南皮元佑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卒以議論不一罷

宋河決多北議者欲回欲第政和間巨濼之防
雖成遇山稍隘徃徃泛溢近砦民夫多漂溺都
水使孟昌齡父子相繼領職聚斂結權要冐爵
賞至靖康雖罷出而國巳南矣總之宋人無意
于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為鹵限烏足道哉元
時河決屢告輙加隄塞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
賈魯昌言獻策乃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
發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達白茅放于黃固哈
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凡二百八十里

有奇與工五閱月諸埽堤成復河故道特命翰
林學士歐陽玄製河平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冦起矣

治河册

國家都燕仰粟于東南淮如朱鳥之咮河如員
官焉漢唐宋防河之害止耳今則資漕之利得
其利則害自除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
治河之諸自禹貢歷勝國章章列諸右方以俟
戎考者且畧條國家先後因革之故可乎景泰
中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以為河水過則害微
則利法應節過而導微爰作堵水閘疏水渠作
長堰至萬丈柵木楗竹褁石犛之以鐵日合土
木火金以平水性也載在功宗矣弘治中河決
原武侍郎白昂治之疏鑿殷引有方河入淮汴
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巳復決張秋奪汶
入海劉大夏治之役夫十二萬先治上流濬賈
魯舊河而後于張秋築臺立表貫薪沉璧費擬

宣房功成瓠子嘉靖間決魚臺谷亭十三年廟
道口復淤河隄使者役丁夫十四萬濬之四閱
月始成而河忽趨趙皮寨向亳渦谷亭之流遂
絕秋冬間忽復決夏邑經蕭縣入徐下二洪其
越皮決俄塞四十五年塞麗家屯全河北徙不
可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
素善畫因河所欲汪虞開之合決河深川之文
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竟新河就盤亟
堤亦成泇河之議起于翁大立朱衡而成于李

化龍萬曆初河决崔鎮奪淮入海流沙淤墊如
梯關入海之路大㪅淮揚悉爲巨浸議者洶洶
王濟海口以通之留諸决口毋塞借勢開支河
以殺汗漫似也都御史潘季馴獨謂海口潮汐
之所從出入沙隨擁隨淤如晝脂何可濬水歧
分之則力益弱安能刷除成空導河即所以濬
海强水乃可以刷沙于是建五壩于淮築縷隄
于黄又築遥隄于縷隄之外倘其遇異常之汎
縷隄不支至遥堤而極此亦善畫也雖厚費可

以經遠矣萬曆中决魚臺决濟寧决巨野决邳
州决泗州祖陵松栢半稿于水時議者力主分
黄乃黄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黄堌口數十萬金
錢靡矣徐邳之流幾斷後挑朱旺口靡不訾而
河始復之徐邳李化龍一意鑴廣泇河從邳州
入口用以避徐洪遡復谿宿遷入駱馬湖則借
爲漕者僅桃源清河二百里耳豈不亦徑哉及
天時不可度思人官莫必其命崇禎壬申以後
大浸甲寅以後黄復分衝宿遷之味總河臣屢

逑置獄矣庚辰以後又苦泗臨濟一綫衣帶水
蹇澁邗溝在淮揚者往晝夜舳艫如駛今且涸
竟可履綦行黄河南北畚鍤之役如雲乃漕不
如期盜復爲梗何以充太倉三九年之積哉愚
以爲治黄之法莫善于因河所欲往而鑴廣之
而股引之故道不必膠新道毋輕鑿也爲河之
力以强水刷沙亦理之不可易者旱溢之數與
朝廷政治相關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
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師大禹之智度

之于執儀上帝嘉嚮海内承福是在君相之制
量調爕哉

文直行書文選卷之十三

明宮保尚書愼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朱貢公傳

夫學者孝信六藝豈特爲雄允資哉尊學尊聞務汎精覃思躬自厲以督于家塾教于州閭發聞于天下卓然爲仲尼素功之臣而繩繩秩秩世有專已奉業樹績當時之人因家實嘉賴于無窮不必其身之尊高貴遂也吾邑如朱貢公

者可傳焉公諱大齡字伯開别號岱宗居進賢雪里雪里之朱比屋絃誦無鄙吝者公曾大父爲太祭雲坡先生以進士起父調梘公以鄉舉司理淮揚遂世世受詩用經術顯矣有良子二子強子美俱弱冠薦賢書子美業成進士官大行兄弟俱好古博見彊志而才乃標俊朗徹穎秀淸郁雖年少初官然其知友皆大父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實余三世雅游向者祝萬太君觴詞頗詳其曲折不具贅惟公與予同游鄉校

素耳公臨文無少讓筆上下落紙如蜚每試輒得軍鋒萬曆庚子同歲試于鄞縣王太蒙宗師案次並高第各持解部卷候試所爲竟日談見公眉目淸揚面如傅粉脣如激丹資明開迪茂識冲度論議必依名節聽者皆竦心甚儀之至讀其文風華初引則繁蕚之鮮朝日綺績璀錯則景風靈雨奏湊而集警異新拔不爲襲述附離人愈不得其所繇居平一義纔竟遂已爭傳里中劉少宰幼安湯祠部義仍賞借不置口暨

邑令君黄公貞父郡太守盧公貞常督學使駱公台晉並雅負人鑒多以公爲選首而同邑一時壇坫名流若今閣學宗伯中丞憲副皆公頡頏嗣邑令君錢公元冲郡太守汪公斗崙更引重逾前壬子闈中危得雋以一二語見乙而公自是杜楗篝燈發古文十篋兼綜竹書旁羅汲冢嗃咏其膏華臨制其要領教授里中生徒日進游道益廣而子強子美嶽嶽擅文名倘所謂庭訓非耶若夫奉司理公暨范太孺人色養日

燮燮臨財廉與士信視弟姪友愛析產讓多于季兒二子鳴而猶以其年少早貴有歉盈之懼諄諄持正考父鼎銘之誡若曰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先人吾本以清素立門戶汝曹無汚傷之則公之內行修而善言立誠未可更僕數也既稟鄉校垂四十年格滿貢春官庚午猶鏖于北雍不就官而歸明年子美成進士官大行課讀無異疇昔宿以攻苦抱文園病值季子殤復哭之哀病益劇以癸酉十月考終于强日侍嘗

藥適子美使旋得視唅不日且有 天家璽書之褒贈嗚呼何憾哉因志公素作貢公傳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朱氏從上世貴矣至公身而文命乃益昌能文則得天地公精潔惠和以承之令聞嘉譽以聲之是以枝葉扶疎既能自壽矣豈必自享哉史有之古之逸民皆未嘗仕而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余于朱公亦云

劉清惠公傳

劉清惠公者名麟字元瑞饒州安仁人先世以軍功起家自大父璽調金陵廣洋衛千夫長因家焉公年十八登南京兆百三十五人榜弘治丙辰成進士觀政虞部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不法言官交章擊之忤上意悉下詔獄臺諫一空而以中書等官視其篆蓋時事之一變也公憤然告同籍曰外戚之禍人國漸何可長今日錮言官倘它日有五侯並拜之事又阿誰言之我輩置身名於何地耶遂首與歸安陸公玉崑抗疏白諸言事者無罪奏上獄尋解公直聲動天下矣會公有母喪

不授官讀禮三年歸葬安仁以先人丘墓俱在安仁故也服除授比部主事進員外郎錄畿內囚公執法而折其中奏論疑獄免死者百三十有七人蘇城旦豪街以下萬六千有奇于時逆閹劉瑾擅國銓法大壞選人瑾爲政媢瑾賂爲政公以是數年不得調有告公者公曰比部郎官不薄卽薄其官柰何事刀鋸餘耶而瑾未嘗不知公因遷公守紹興度公必謝謝必執謁者禮如衆將納款于公收公人望也公恥之旣陛辭卽捧檄行而瑾于是啣公矣公至郡凡五十日境內大治瑾因擿湟比部時事褫公職且誅利劍刺公公去郡時郡人合千

金爲贐公謝曰勞苦諸君吾忸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
惠耶郡人爰肖公像爲小劉祠以漢太守劉寵爲大劉
云公避璉浮湛白下益貧甚至筆耕糊口而白下諸貴
人無知者時陸公爲南御史一日偶經公所從者識訶
喤鬧惡童子讀書聲輒不輟怒而鉼其傳則公也陸公
愕然下馬曰劉侯一寒如此共迺握手語移時而別時
長興里人吳子玩者布衣俠也世號其泉先生輕財數
萬好客旨喜因陸公言遂迎匿公止公於弁山之南坦
約爲婚姻公自此寓長興矣會陸公亦以言事罷官歸
浙觀察宜春龍公關中隱士孫太初並來寓湖中公于

吳招結爲社時人稱五隱焉未幾璉敗以公論起公守
西安旋以繼母訃歸後起陝西參知屬關內鹵數大入
朝遣貴臣督餉將議加賦諸司莫敢持異公曰不可靖
邊本以爲民厚斂之民以事敵禍將甚於敵者貴臣作
色曰有軍興法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領之不爲動而
秦人卒倚公得不加賦公亦屢侵漁括逋負轉餉不乏
貴臣卒不能以軍興法難公踰年遷滇中廉察尋謝病
尋起廼馬公孑身邸舍朝罷輒焚香兀坐首撥楊石齋
公一日過公門見僕隸倚戶斗室蕭然爲左右曰劉卿
迺欵賞父之遺使者屬意於公而公若罔聞也尋擢右
御史中丞撫滇災公力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曰
益歸公再起　廷尉歷少司寇陟大司空值　南北郊壇
宮寢諸大役一時連興先是諸曹郎笐鑰自擅累以贓
敗公至部任事不設嫌吝自主爵者歷選廉幹敦敏之
士主四司出入議別創一簿以臺臣一員主進簿名節
愼工部之有節愼庫自此始諸曹郎嗣是人人以清白
奮矣部每歲內府二十四監局諸上供料價非時題派
輒淆會典不受主者屢譏公考信前章議罷議滅不輒
徇又財擇其泰者條上十二事報可一時中人無不側
目于公會上遣近璫督三吳織造公以爲此非常供請

停便牿吉勑致仕尋以顯陵之役追論落職皆中人不
得志於公者之所爲也公因懸車里門謳詠吟嘯筆墨
自娛非慶弔不至城郭或扁舟往來苕霅間被褐紆布
見者不知左辟門無雜賓間與文儒騷士彈琴歌先王
風酒行無賓則取所儲名家翰墨欣賞而公之書法亦
酷肖二王晚歲好樓居營搆無力因索友文衡山爲繪
一圖懸置壁間終日臥對命曰神樓山居日久澄神內
照妙契玄理嘗自謂造物者當別有處分八十餘遠涉
江右省墓矍鑠如平生忽一日命大書曾子浴乎沂一
章粘於寢所人莫測其所以咯焉而逝一語無它及室

使者以境內大臣聞天子如故事事下宗伯謚曰清惠
年八十有八祠鄉賢今有專祠邑令熊子明遇建祠之
清直名臣額與祠田若干畝學使者陳公大綬建

贊曰方
武宗時天下士灼于逆瑾之威礮翕焉波靡矣公進退
卓然一無所貶直以身爲百代士氣立幟知諸父老第
誦說公之清白豈足以盡公共語有之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後世而名榮非以公脩身潔行之至耶公之
祠當與吳季子嚴先生之風爭烈矣

此萬曆癸卯作也後于崇禎辛未
文直居本兵後爲後其裔孫之世職

三宗衮傳

三宗衮者皆吾熊居北山之嫡派也北山徙自
開公有四子以長子元盛公暋居竹林次元昌
公三元政公四元榮公各卜宅於北山之龕上
港頭姚塘數傳而元政公支先起則有若虞亭
公者再數傳而元榮公支繼起則有若退菴公
者再數傳而元昌公支世起則有若北潭公者
北潭公與明遇同祖元昌公第室連子姓衍世
次近人人能名之虞亭公則遠矣而其風徽奕

奕學士大夫猶多稱伯璣先生者南昌郡志皆
序即其文也惟退菴公惇廉明卓之品縣志恆
贊之因其子孫微居在塘東吾族亦微視之退
菴公隨祖贅婿焦埠者居吾族竟忘其爲北山
人因並表而出之作三宗衮傳

虞亭公諱釗字伯璣別號虞亭高祖純公有文
學仕宋爲提學官當時辛先生稼軒極爲引重
父元誠公篤信雙峰饒氏之學從幼趨庭頡玩
朓露比長從父命於廬陵王先生克耘受書隊

先生櫨受春秋蕭先生爨受詩元至正甲申遂
以春秋領鄉薦爲崇仁學官釋奠之日虞文靖
躬詣酌酒與諸儒賀曰師道有人矣以此樹聲
滿考復爲進賢學官因亂起講席榛莽適徐壽
輝騷江西公與里人樊明仲倡義兵立壁保比
山時江西省受圍五十四日外援絕公出奇兵
與戰賊稍却因遣力人持蠟書踰城城中乃併
力出擊圍遂解守臣嘉其功承制署南昌主簿
自是水陸軍兵守禦凡七寒暑以積勞授將士

郎臨江路知事已陞登仕郎守臣以聞承制加
帥衛俾建院如開府儀得專辟召典兵至今人
猶稱其里曰院前也已陞提學官而陳友諒陷
省城守臣跳公以策干大帥火爾赤不能用友
諒亦欲陰致之公遂遯山澤中既而我　明開
闢寓縣亦隱不出日與門人樊爇楊子時黃宗
載樊鑑樊烱舒塤曾孝思劉全節等論道講書
四方負笈景從諸門人後皆高第黃宗載官至
南京吏部尚書洪武初守臣累辟不出薦牘交

公車至
高皇帝遣行人鍾呂造廬召之始赴京陛見承
而命經筵侍講較書史節文奉命校士楚中會
書成賜宴甚渥時年逾七十矣力請老歸初丞
相意憐眞班將兵恢復江東西愚民詿誤連染
死者甚衆公密爲招諭復業多所全活蘄黃冨
民數百艘避兵泊北山里中豪子弟疑爲亂將
簽取之公偵知非亂者力白於衆事遂寢當搶
攘之際民不得耕桑歲饑人相食公力請於省

守臣發米麥振捄公嘗自誦曰吾平生無過人
者世亂造千人生命年饑起萬家炊火如斯而
已矣胡怡菴先生儼誌曰儼嘗與公論學及敬
齋箴公曰其要在動靜無違表裏交正此二句
反覆推論其關鍵廼雙峰饒氏得之於果齋李
氏李氏則遡紫陽以接濂洛之傳者公蓋登虞
文靖之門有得於戰戰兢兢臨淵履氷之指守
曾子終身之敬故其綱領旨趣非末學可窺云
所著有學庸私錄論孟類編春秋啓鑰杜甫詩

註五經纂要及虞亭文集若干卷登年八十有
三塟梭渚龍馬洲先人墓側今有後住揚坊
退菴公諱鍊字學淵别號退巷始祖開公生元
榮公元榮公生太九公太九公生美俊公美俊
公生世福公世福公生逸山公逸山公生仁甫
公仁甫公生伯剛公伯剛公生東昇公東昇公
子四公其季也生洪武戊寅早失怙恃隨兄貿
遷江湖間既而自嘆曰男子不能樹立功名廼
與負販競尺寸嬴豈夫也哉因刻意何學忘寒
暑晝夜二十三歲始補博士員宣德己酉以詩
經領江西鄉薦十二名有司録其雅蕪登弟君
子四方爲綱一篇以獻明年庚戌春中行在禮
部會試陳詔榜五十三名廷試登林震榜十三
名進士踰年除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正統戊
午考滿尋以病乞歸辛酉起工部都水司尋改
大理寺左寺正時　朝廷注意學校特置憲臣
提督專承　璽書廷臣選於衆首推公爲浙江
按察司僉事至則嚴條約並孚[?]處[?]尋[?]以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爲勸懲學官之路靡然嚮風矣第
學者資質爲九等薰陶涵育深得孔門循循善
誘之意其於考較請寄一無所聽即權要不避
防範峻飭僥倖盡杜視文之高下爲等如程銖
兩於權計尺寸於度無爽者兩浙賢才彬彬樂
有教育六年如一日也且識鑑如神商文藝較
一見其文亟稱爲狀元才揚歷事維新之發解
榜未放藩臬諸公預抑公曰解元當誰屬公應
聲曰無踰楊守陳者尚書閔公圭廣東左布政
司陳公選江西左布政司徐公懷皆受知最深
會提學官以例罷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景泰丙
子陞廣東布政司參議天順庚辰廷議公勞望
久著度次陞廣西布政使成化初以收伯入賀
請老蒙　恩給道里費命有司時與存問復其
家既而蒙　恩詔進階奉政大夫正治卿歲給
廩米五石公則用市酒肴召里中高年共享以
邪　君賜角巾布衣與田父伍足跡不入官府
而民間利病苟有知亦削牘達當事不以爲嫌

蓋天性負氣節饒才力加以審謹惇篤不以氣
攝人人皆信之至其慷慨尊已不偷官而外交
又非庸人所敢望如昔在大理平反無累數百
有僧誣服妖言法當死衆以獄成莫敢辨公獨
曰一僧不足恤但明知其冤而死之如職掌何
竟脫之都水工曹治河兗以西疏瀹有方自山
東達京師數千里漕轉通行無所累按察湖廣
行部首黜墨吏渫惡民望風奔出覺會有征苗
之役公晝夜撫循居齋行逆若不知有兵者其

參議廣東隴水水頭諸峒叛公斥司府羨鏹助
典又中貴採珠廉州彈壓處置得宜人稱便布
政廣西痛念地方久困兵革將弁偃蹇不盡力
手條口畫於巡撫都御史葉公盛桓桓持法無
所貸繼獠孽㞋總以持廉如水操裁得衷故所
至懷畏而天性介潔急流勇退居鄉恂謹樸質
有古人風卒於成化甲午登年七十有七易簀
之日埜槖無長物越五年戊戌附葬于祖妣楊
墓之左子姓貧即三尺之碑未樹也會閩公珪

撫江西合陳公選徐公懷門墻氣誼礱貞珉置
墓道前而請張東白先生元禎爲之表子姓徵
詳求其後得可久者尚稱并得讀其誥敕
云
北潭公諱汝達字德明別號北潭封公古疾先
生爲宗人祭酒亮烈公直宗事無大小皆取其
決正家素貧先王父輩延之爲塾師公與之偕
饘粥小學又甚聰明爲文爾雅清逸書法復遒
勁余家西序之樓尚多公筆蹟焉年二十五舉

嘉靖癸卯鄉試第七名明年甲辰成進士策名
二甲除刑部山東司主事官署既冷公又稟取
予嚥嚥薄祿支蹴頗不給猶然饘粥如力學時
所隨奴子不任苦俱跳歸出爲漕運理刑軍民
備其氣歷員外郎輕重得刑之衷司寇倚以聽
戊午擢守泉州己未倭奴蹦海上郡國泉其當
路逼郡治焚掠公扞禦不遺餘力別築南城以
居避倭者民無流徙晝夜介甲荷築葺登陴鬭
賊每出必與家人訣矢以死守吏士感憤相誓

月餘與化告階泉銜按堵泉人德之夫後刻狀祠尸祝祠額有山高水長海天保障於故刑部尚書黃耋峰公光昇諸鉅公之筆焉歷四川按察司副使歷雲南參政按察使廣東左右布政使拾級而躋且於中原為鄙遠不求度次遷于時分宜相當事又賢者固不求其近也大都為治尚嚴明待人峭直少容貰吏言其操裁猶峭舌也然居已高潔物正人亦不得伺其壁不但與傲睨縱誕者遠即臘智權譎俱一毫不見其

名迹所至治理流聞聲名不以驟起故歲計有餘也隆慶三年遷右副都御史撫廣四年命以原官撫浙五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南京兵部尋改工部右侍郎三歲五遷意當時新鄭相兼掌部留心人才故公度次屢蒙簡任如此萬曆改元監昭陵告成兼報滿太宰上其最一月內官蔭長男士威恩蔭次男士弼祖贈翁祖妣呂氏俱以侍郎淑人贈父容尚白堂以侍郎封妣萬氏以淑人贈隨乃請歸養報可士大夫

爵酒祖之青門之外無不榮其際遇而嘉其義流人望甚歸明年昭陵實頂微壁劾閑住凡監督工程內官操其盈縮將作郎匠共為高下其手堂上官責其大指而已時內官周宣陶金者行萬金于巨璫馮保營是役就中取償故事也公果於操裁贏若干金還水衡而　兩宮趣敦事官速竣冬寒不輟工築者復不慎置冰及春土膏脉動水渙氣竭豈得無壁闕監鄉受操裁者盡歸過於公欲震怒　兩宮江陵相票擬奪

官而無中駁者固還金有案尤忠信之風乎也侍養封公三載年已六十猶然如石建之事石奮察言色有它即長跽請罪不命之起不敢退壬午秋詔求老成廷推以原官起改刑部左侍郎尋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從田訓谿浙河行餽遺一無所受時鄒忠介元標以進士言事謫戍召還京買一小舟隨公官舫行親見公取予之嚴後三十餘年在長安為左都御史時明遇為太僕相與語如此公履南臺任甫浹旬而

追論陵工之白東豐至矣蓋公鄉居時令進賢者爲王君亮不樂公之簡抗故嫉其同垣徐三畏輩連疏相攻不斥公不已也歸田二年以萬曆乙酉卒年六十有七祠郡邑鄉賢一弟兩子以封公遺命析事產而三分之里居日手一編杜門不至城郭所著有讀書劄記知警錄穀堂或問弋蟲集觀物稿諸子說史說詩說集說行於世

司馬氏曰三公者官皆不薄行跡俱卓牢可觀

聘君當草昧昌華之間質有其文武跡尤奇而胡公儼所爲誌盛稱其理學風教於艱史所書官拜奎章學士直文淵閣者則闕焉但云校書史館書成賜宴甚厚蓋艱史重貴不知有貴於貴者也且春秋之義內中國當我入明肇光日月翹車之使自天而降夫豈得效新莽時清介之士推印綬不食而死哉觀公應聘不久遂請老豈亦有淡心耶方伯公清端古質世之完人而新立督學之始兩浙爲首藩疏議合詞推高則必有大過人者官六年能設而仍以僉憲改他省則不能趣時之左驗矣異日度次擢方伯豈非定論乎都御史公爲郎比部循序而列正卿時貴不可得而親疏用清方自立人情在喜忌之閒四十年宦夷甚番余所親見歿後三十年而猶有鄉忠介言其不受饋遺得之目擊可見集義之學鬼神司之此抑之詩自警必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也三公皆北山人開公苗裔以余視之則宗衮謹質語其行業如此俾君子得以覽觀焉

島夷

逸史氏曰昔先王疆理天下四夷既居九州攸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于時舟車鹽鐵之利灌輸中原以裔土視江淮之南會稽句吳豫章餘干閩越既皆直比之于身熱頭痛懸度之阸不相通焉漢武雄才開滄海置朱崖表河曲艾朔鮮於戲盛矣然遐周亦止傳西域傳西南裔海中諸島日窮于魚龍風波之間猶渺焉不聞也然天地之氣有所必開今江淮之南聲教軼中原而大化神明溢思海洽執共球者萬國島人慕漢物之饒絲楮之利舟航接至

天子哀閔蠻夷稍通使物嚮獻之令毋大攻深得春秋內外之義而奸闌之民橫行海上乃閩中四郡尤甚上奪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其端亦既已開矣如東番本既脫奸闌盜賊歸之若流水是豈真欲辟土任貢哉漳泉之人以呂宋如衢戶視日本如鄉里佛郎紅毛番亦有譯通為市者異日備於山海之間依阻險脫而東南始作多事豈必待豪傑興耶雖然此非今漢以前之治而後稍亂也天地開之也又稍稍以山東逐虜貢雖結氏留時古氏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治兵閩中見盜賊滿山海即旅於中卿不[illegible]為

寇陸道行人亦持弓刀不軌逐利之徒率恃大氣力為奧主因時衡于氣數開塞之機而嗟海水之為大利大害也作島人傳其海外雜國安南大食大泥暹羅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霜雨朝貢不相寇盜賊殺於沿海郡國無風魚之患者不具論

佛郎機

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直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真臘之南自占城駛舟二十日夜可達計佛郎機與爪哇真臘隅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又聞爪哇

佛郎機俱啖食人善用銃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前代不通中國史無載我

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餘人入貢乞封有火者亞三本中國人性黠慧亡命彼國久至南京時

武宗南巡亞三因江彬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見典屬國長揖不拜詐稱滿剌加國使人朝見欲位諸番上主事梁焯訊得其詐狀笞之頗不懃服其舶番有徒維廣州灣口求市布政吳廷舉聞于朝議以為非故事格不行遂退泊東莞南盖屋

樹柵而居恃火銃以自固復陰出買食小兒廣之惡少
年競掠小兒趨之一兒售金錢百倍所食無算居二三
年不去亞三在京師與回回寫亦虎仙俱桔江彬勢行
詐亂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並亞三虎仙盡誅論適又滿剌加訴
佛郎機奪國仇殺于是御史言佛郎機大酋詐亂弑主
其貢使掠食小兒慘虐亡道當誅所與盖屋工匠及闌
出財物者以私通外裔坐
詔悉如御史言命撫按嚴備倭官軍斥餘黨彼猶據險

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海道汪鋐募善泅者鑿其舟遂悉
禽之仍詔絕佛郎機進貢并遏各國海商市舶由是番
舶趨閩之漳州廣東大賈嘉靖中從都御史林富之請
除其禁番舶復至初鋐之攻佛郎機也苦無如彼銃何
適白沙巡檢何儒屬知彼中有廣人楊三戴明者亡命
其國久盡諳鑄銃製藥之法遂陰部勒我人往佯以賣
酒米爲名漸與楊三戴明通諭之向化設重餌楊等悅
定約夜遁歸鋐即令如式鑄造用以取捷因奏頒其式
于各邊造以禦戎即以其國名名佛郎機云後佛郎機
雖絕貢往往附他番舶至廣賈廣人能識之今香山澳

夷皆海外人長子孫西南民航海大舶率倚爲居停主
而擅斡山海之貨歲入金百數十萬廣用以饒所需我
畲絲爲上瓷次之麝次之墨次之而歐邏巴人觀光中
國者絕海九萬里亦附其船以至其人深目而多須髯
畫華旁行以爲書記精於天官能華語嘗與余言天竺
大夏以西皆仰給中國之絲瓷則華風之所被者遠矣

呂宋

呂宋者海中之小島也一曰佛郎機之屬國其去倭奴
遂至中國稍近而以小故不通貢獻歷代無可考自增
設海澄縣于是海舶由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者矣攷

我朝永樂三年其國遣臣隔察老入朝貢方物後遂無
聞焉其島之平衍可居處延袤百十餘里廣不數十里
廬舍櫛比生齒蕃地土腴出黃金閩廣之百工技藝咸
往趨之受廛作業與其上著雜而中國之商賈者操大
舶日夜裝我之綺緞絲絮陶器飴糖諸食貨往市視呂
宋幾如歸焉官予之符引榷其贏以輸軍興者歲四萬
蓋其島居琉球日本之南爲海船畢會其人復黠慧遂
爲各番互市禾僧商舶擁王焉閩中馹籍言充餉市利
歷冬其羈旅爲家者不啻萬數所以呂宋有大明之街
萬曆三十年奸民張嶷倡金穴之說疏請至彼採金至

勅

朝廷遣官勘視彼林以爲我將略地遂帑呂佛狼機國王必殲我人而後快因厚直買我羈旅者佩刀買且盡卽一夜屠殺我商民數萬無生還者我亦以爲萬里之外殺者多奸闌不復發兵興擊閉海道莫通一二年隔絶器物諸夷失互市彼如黑子着面不能探奇嬴輒大困而間人不得奸闌出財物亦遂告諭今稍稍復通互市如故前事湮沒不録矣區區小島不啻郡邑之賦大都海中民仰給機利之場非亂我者也

紅毛番

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志載不經見或云羅斛別部赤眉之種或云唐貞觀中所爲赤髮綠睛之種或又云卽倭橋島外所稱毛人國也俱無定考譯以爲和蘭國者近是負西海而居地方數千里與佛狼機乾絲蠟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俗尚嗜好食飲相類去中國水道最遠地無他產產白金國中用白金鑄錢輕重大小有差錢如其王面史云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云安息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又稱罽賓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弋地暑熱莽平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罽賓烏弋皆佈西域是豈其種落皿或近鄰也其國人宮少耕種善賈喜中國繒絮財物往往裝銀錢大舶中多者數百萬浮海外之旁屬國市漢繒絮財物以歸先是呂宋爲中國人市場然呂宋第佛狼機旁小島土著貧無可通中國市者其出銀錢市漢物大抵皆佛狼機之屬而和蘭國歲至焉於是紅毛島夷始稍稍與中國通矣中國人利其銀錢所嬴得過當輒偵其船之至不至酤一歲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呂宋殺中國賈人不盡死者臣僕之自是漢財物少至和蘭居佛狼機國外取道其國經年始至呂宋至則無所得賈譯者

紿之曰漳泉可買也先漳民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韋麻郎習相善陰與謀接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是秋船果從西南來趨彭湖島紅毛番之入閩中覓自此始時萬曆甲辰之七月也人長身紅髮深目藍睛高鼻赤足居常帶劍劍善者直百餘金䑸舟上如蜚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丈高三之一甲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鍪金錮之四桅桅三接以布爲帆桅上建大斗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附上下其間或瞭遠或逢敵擲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水後用舵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沒沒可行數里左右兩

檣兵銃甚設銃大十数圍皆銅鑄中貝鐵彈凡重數斤船遇之立碎他器械精利稱是既次彭湖譯者林玉以互市請而漳泉奸民又從而餌之事聞兩臺以玉生事招外夷繫獄中且頌言誅秀下監司郡國議議曰彭湖漳泉卧榻之邊市一開必且勾外裔逼處此土其害有不可言者斥之便不則剿之於是檄浯與徼巡將沈有容往有容曰彼來求市非爲寇也勦之無名迺請出譯者林玉與俱至則麻郎望見玉來大喜過望有容爲之陳說漢法嚴無敢奸闌者於是率部落免冠叩首揚帆望西海而去

東番

東番者居海島中載籍無所考信其俗土著無大君長於中國不絶遂從泉州泛海更彭湖中二日夜可達其地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狗與雙溪加哩林沙巴里斷續凡千里而山之雞籠淡水最名議者欲置戍其間與海中諸夷市章有上公車者水之北港最名群盜所依阻也㳫居山極深昧濵海頗有甌脱可耕群盜佯言開墾歳盼餉金若干實欲扼商買之咮與海中諸民市跡見有端而泉之勢家奸民亦有㞋分北港課漁者矣甚或海水之爲利害祇不以論會其番之俗爲聚族爲社或千人或五六百只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好勇喜鬭晝夜學走足趼躝肉倍厚能履棘走走如蜚終日不喘喙度可數百里與隣社御則期而戰戰疾力相殺傷戰已即醳然往來如初無纖芥睚眦者以戰時所斬首懸於戶其戶骷髏纍纍者稱壯士其兵鏢鎗鏢本用五尺竹而末銃傳以精鐵出入不離手觸鹿鹿斃觸虎豹虎豹斃地宜鹿儦儦俟俟居常禁私捕冬鹿群出則約社中人即之鏢發如雨獲若丘陵皮角筋骨如山而中國人以故衣粗磁貿其皮角與其餘肉鬭中郡亦無不厭若鹿者矣地多陽其人䟣理能暑冬夏皆裸婦人結草裳蔽下無揖讓拜跽之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爲一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歳貿易結繩以志無水田治畬種禾耕以山花爲候禾熟拔其穗粒米微長採苦草雜釀酒亦有佳者其讌會則置大斑地上環坐以竹筒爲飲器無他肴羞樂則跳舞口嗚嗚若歌曲男子斷髮留数寸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斲其唇畔之二齒爲飾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或珠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不呼門吹口琴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來去俱以宵歳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

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
者倍男爲女可繼嗣男不足者代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决正女子操作勞苦常倍于丈夫妻喪復娶夫
喪不復嫁號爲鬼妻地多竹个大數拱竿長十丈斫以
構屋炎用茅修廣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君公廨少
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廨調發便易也家有死
者擊鼓哭置尸地上焔以烈火令乾露置屋中不棺屋
壞重建坎屋基改立而埋之不封屋復壓其上大都埋尸
以建屋爲候然竹極茅茨多不更十餘稔人死率亦歸
土不祭祀耕時不言不殺男女裸作山野然如也道路
以目長者過不問答鄭卑人侮之不怒禾熟始發口誚
不如是則天称弗福將降凶歉不獲有年也盜賊之禁
嚴有則殺於社故少寇志安樂門不夜閉露積不拾
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菽胡麻薏苡意芒食
之已瘴癘無麥蔬有葱薑番薯蹲鴟菓有柳毛柿佛手
柑甘蔗畜有貓狗豕鹿麂多無馬驢牛羊鳥有雉鴉
鳩雀無鵝鶩鶩嗜鹿甘其腸中新咽草如餡不食雞雉
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海島中酷畏海捕魚溪澗故老
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
遠竄不聽約束于是家貽一銅鈴繫其頸蓋曰狗也至

今猶傳爲寶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奴攻剽避居
深山倭鳥銃長技東番獨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
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言語
與市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皮角間
遺之故衣喜藏之或見華人再衣旋復解脫去得布亦
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爲易簡云野史氏曰以余
所聞於東番異哉其猶有葛天氏之遺乎然距閩
中郡甚近不似倭奴流求絕遠何史載稍之不經見也
利之所在民忘其死以彼地近中國而當海外諸島之
徑他日必有奸人自榤如尉佗之在南越者吾甚憂之
也

琉球

琉球者通典稱爲流求居大島中當建安郡東浮海更
彭湖最徑七日可達土多山洞重疊出黃金硫磺馬宜
桑麻無賦斂人佚樂見載志者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
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漢晉以前俱不通中國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殊俗始至其境言語朱離
雕結蠻戎服不能譯掠一人以返復遣武賁郎將陳稜
率兵踰海虜其男女五百人因令寬中國廣大然去我
遠而海之鹽水中敗敗日虐迄宋俱不能臣使也元遣

使招之不至
國朝洪武初其國捌割爲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並遣使朝貢後中山王吞并二山自來朝闕下詔許王子陪臣子來遊太學令得觀孔子禮器永樂至今凡新王嗣國必介海上吏照請于典屬國曰鄙遠蠻夷欲妄竊王號聊以自榮敢不以聞于天王哉
天子閔其絶遠國初先至爲蠻人望必
御書加璽遣給事中一人持節行人貳之從福建造艦治裝多齎糧兵弩甚設三年乃成行諸所需檣帆良材不常有搓道鑿空盛旗幟財力從官以下多負漢物與

市使者亦矍瞿于蛟龍之宮初亦有擁轎車以行者甚不樂往其國之元舅若大夫充使臣返者皆衷衣傳帶乘傳擁輿燿閭越間齎送驛騷萬曆中廷臣議曰區區絶島不宜輕易策遣近臣勞苦吏士萬里之外請自是以後
朝典須海上郡國令彼使比嚮稽首裝而還中外翕然稱便無何爲倭奴所係執其王以去尋釋之長琉球如故其間歲以貢爲名窺瞷海嚎求入京朝有大都以財物役不且爲倭奴耳目屢議卻之其風俗男子結髻于首之右有職者簪金簪一漢人之裔則結髻于首中用色布纏無貴賤悉插草履入室宇則跣惟覲天使乃加冠其服納履婦人以墨黥手爲花草鳥獸文頭足亦無飾如童子之角總于後其貴族婦女出入戴箬笠騎馬從女奴三四其君臣上下亦有等惟王親尊而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以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官司訪問此皆土官主武吏若大夫長史通事諸員專司朝貢主文吏王并日視朝陪臣朝皆搓手膜拜遇元旦
聖節長至王率衆官具冠服設龍亭拜祝視中國父子同寢處長有室隨亦別異食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

親喪數月不肉死者于中元左右浴屍溪水去腐肉以布帛裹其骨瘞之不墳王及陪臣則以匣藏山穴中歲時祭祀啓視爲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亦簡朴視中國侯伯府而已俗畏神以婦人爲尸名女君開其國之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爲毗舍那國耶宣德以後使臣以給事行人往名姓可考者柴山俞忭劉遜陳傳萬祥陳謨董守宏李秉彝劉儉潘榮蔡哲管榮韓文董旻張祥陳侃高澄郭汝霖李際春謝杰夏子陽王文邁共王世尚姓具以華字名

日本

日本者揚州之東島民也禹貢曰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隋書曰倭在新羅百濟東南三千里杜氏通典紀三韓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弁辰在辰韓之南其南與倭接則於朝鮮最徑云古來以魚鼈蕃之不甚通中國自漢武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縣通二十餘國倭羅始入貢光武中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皆入貢靈獻之季倭亂無主有卑彌呼者女子也善妖術長而不夫衆共立之魏正始初詔使至倭假以爵命又與狗奴國相攻魏復馳檄諭之無何卑彌呼死其宗

男嗣國人擾亂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稱女王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晋宋齊梁陳皆入貢大業初致國書詞慢煬帝怒欲于遼東之役遂征之不果唐貞觀伍年四裔來朝顏師古作王會圖倭亦與焉高宗咸亨中方更號日本時時附新羅使入貢長安元年開元天寶間屢入貢貞元中有貢使願留中國受經久之新羅道梗始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後皆以僧至蓋彼國人皆嚴事僧故僧率知詩書元世祖立倭恃其絕遠竟不受招至元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遣使皆不報十七年殺使者杜世忠十八年命將范文虎阿塔海以舟師十萬往征平戶島五龍山悉沉于風返者三人終元之世不復至迨我

國朝洪武二年入貢其王良懷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四年遣行人趙秩宣諭陪臣隨秩入貢尋復擾海瀕遣僧祖闡無逸往宣揚威德王復奉表入貢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並入貢十六年絕之以通胡惟庸謀逆也初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亡命日本惟庸將為亂遣人取賢賢將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事覺磔賢于市是時國制草昧以包荒四裔為量

雖侵叛靡常而指揮殺德靖海侯吳禎稍稍懲艾之未能甚得志也惟命湯和按行海上相度要害築城堡戍之嚴禁奸闌入海稍獲寧謐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和督水軍十萬宣諭海外故納款獻內犯賊二十餘人命治以彼法盡置高絙蒸殺之降勑褒獎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已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率衆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已又復入寇都督劉江大敗之于望海堝先是諜者言東南夜有火光翌日倭數千由馬雄島魚貫而上江令徐剛伏兵山下令姜隆率壯兵潛焚其船塞歸路既而賊至伏兵起賊大潰奔

櫻桃閣江園之開西一壁門縱之賊果奔西一壁伏兵
夾擊無得脫者宣德元年七年十年並入貢亦定以船
三艘人三百然不能盡從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
官寺民舍一空發塚墓束縛嬰兒以沸湯澆之視其啼
號宛轉爲樂復射孕婦男女剠視以行酒暴骨如莽備
倭將吏以失機論死者三十六人正統七年貢船至九
艘人千餘時議謂其觀光萬里之外不録其罪天順二
年入貢成化二年僞貢都指揮張翕辨其奸貢不果弘
治中鄞人朱縞以少姣爲貢使畧買去其王悦而女之
貢使者壽蓂沿途爲暴至濟寧强市物貨至殺人壓中

坐解官童釗魏敌罪戍譯事林春正德四年入貢以前
鄞人朱縞更名宋素卿爲使事露賂劉瑾解脫嘉靖初
彼國各道爭貢素卿復來與同貢人宗設忿爭佹殺事
聞復賂監舶中使賴恩左右之故事夷使至以先後爲
序賴恩受素卿賂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讐殺掠寧波紹
興守臣棄城賊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執指揮劉錦
袁進以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
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于是廷議請定十年一貢之例舟
三艘人三百非是卻不受十九年我罪人李光頭（二十七年爲盧鏜所禽）許棟（二十七年爲吳川所禽）從閩中獄解脫勾倭巢于雙

嶼港黨有葉宗滿謝和黄山汝諸番煽動海上郡國都
御史朱紈討平之二十六年入貢以非期發外澳停泊
至次年而後納之自是無復貢者三十一年汪直（先爲許棟部下棟戚自始與）勾倭寇烈港直歙人生時母汪嫗夢弧矢星
入懷已而大雪草木皆冰長任俠好施尚信義趨人之
急與少年方廷助葉宗滿徐惟學謝和皆歸慕之相與
入海通巨舶販賣硝磺絲綿違禁諸貨物往來互市于
日本暹羅西洋諸國轉累鉅萬番夷君長以下並信服
之稱爲五峰船主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
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直于

是威名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徽王
署官屬三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度時時遣部下剽攻沿
海諸郡國東南騷然總督胡宗憲欲撫之乃出其母妻
子于金華獄豐衣美食好室屋以奉之俾與直相聞隨
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往爲遊說其子澄亦嚙指書血以
報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于朝保無他諸
遊說者亦百方直嘆曰當王者不死沛公不見羽鴻門
乎遂詣軍門宗憲置之獄欲上書請赦直今自効朝議
斬直于市大非宗憲意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于
時海中群盜有余子乞者有許朝光者有蕭顯者有林

碧川者有徐碧溪者聲名皆出直下而蕭顯最大將黃
巖則林碧川爲王首將上海則蕭顯爲主首已寧波有
毛海峯者有徐元亮者已漳州有沈南山者李華山者
已泉州有洪朝堅者已有鄧文俊者張月湖者蔡未山
者王萬山者陳太公者皆勾倭入寇蕭顯爲盧鏜所破
戮于慈溪林碧川爲任錦所破禽于大陳山已顯之後
有鄭宗興者何亞八者徐銓者方武者聲名又出顯下
都御史鮑象賢破之乙卯倭以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
馬島之衆入寇以我人徐海王直之黨爲軍鋒冠陳東薩摩州王
之弟掌書記酋也其部下多薩摩人葉明輔馬嘉湖蘇松間大肆攻剽總

督張經破之于王江涇經開府嘉興調思州瓦氏兵土
司永順各兵尚未集趙文華屢趨戰經以兵機貴密刻
師期不之泄也文華遂劾經養寇語逮間將經已與賊
大戰王江涇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至京列狀自理
文華持之竟就論丙辰倭攻乍浦胡宗憲以計離其黨
徐海就禽沈家庄之役徐海陳東合兵勢甚銳宗憲度
未可與交鋒乃厚遺海所以啗海者方故萬端海始傾
心而陳東怏怏病海之賣已往攻桐鄉海微使人語桐
鄉令曰我已歸胡公但慎防陳東耳東至則城中有備
不能入遂愈益發憤恨海宗憲知賊交已携復啗海縛

葉麻以獻宗憲又密勞問麻獄中曰爾不負海而海負
爾必我也知之何不移書陳東使殺海以報麻遂欣然
作書宗憲得書不予東故佯以予海曰麻無故通東書
謀必有奸汝宜防之海啓書見書中語益感激誓縛東
自効海遂多方誘東宗憲仍使海與東耦居沈家庄設
間令其自鬭遂乘亂急擊誅捕殆盡已又有洪澤珍者
攻福寧陷福安皆此賊通番巨寇也俗稱洪老其黨有嚴山者入
安東陷福清攻興化惠安泉州府許西池者犯漳泉揭陽等處者蕭雪峯者張璉者
二賊閩廣會剿始平吳平者劫惠州攻潮陽者曾一本者犯高雷入五羊殺參將繆印閩
廣會剿遯去林道乾者以萬曆元年起敗下南潮餘黨爲林鳳所併林鳳者皆閩

廣間人先後勾倭起事始嘉靖戊午終萬曆乙亥十八
年間攻福寧陷福安陷寧德圍松溪攻長樂陷福清攻
惠安陷興化犯饒平圍揭陽攻平和刼海豐陷玄鍾犯
高雷焚五羊奪呂宋先後折衝禦侮之臣則有張瀚李
遂劉燾譚綸劉堯誨殷正茂而爪牙之將則戚繼光俞
大猷劉顯最著也今閩中樓船三萬師尚猶有戚之遺
教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者大入朝鮮朝鮮王棄
王京走平壤李氏之社幾屋陪臣痛哭乞援朝議以其
累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發師數萬佐之其將則
劉綎麻貴李如松董一元陳璘麋少府金毓弌七百尚諸

經畧文下不皆大□□者亦不□得□蓄領十萬物故無
算朝鮮人復苦兵矣至今有倭桃兵擾之端幸平秀吉
病死乃班師朝鮮亦漸自爲保說近又併琉球而擄其
王旋釋之琉球故我之封貢海外藩其立新王我必遣
給事行人齎璽書冕服大船航海往返費鉅萬今廢置由
倭即琉球每歲有乞貢之船大抵奉日本之指云按日
本世世王姓徐福裝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止大島中亦
屬倭奴人又名之曰徐倭□□□非其大者開大倭王
居邪馬臺亦云耶摩維關東道又曰國初居日向之筑
紫宮後徙山城日向偏西南山城其國之適中也文武

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
伊尼翼諸名其路經高麗出對馬島乘風一二日達經
琉球由薩摩洲七日達貢使之入必經博多歷五島以
操□沂長年俱在博多故貢船至則經投長門以權司在
長門故也其入犯則視其風東北風競過關越南風競
則趨過陽東北風以清明□□□能□□一二月不變五月
南風競盗之趨倭者復視焉□□後東北風亦競故海
上有春大汎冬小汎之防□風波伯天洛日船舟視旁
羅之針置羅處甚幽密惟開小窗直舵門燈長燃不分
晝夜夜五更晝五更合晝夜十二辰爲十更其針路悉

有譜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吳淞江用單
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滙嘴用乙辰針
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自此
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
北邊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
霍山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
船至茅山茅山用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
升羅嶼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嶼港雙嶼港
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亂礁洋水深八
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
本港口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若陳錢山
至日本用艮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單用辰針
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
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
用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
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
風用單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北邊過船
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東南風用單乙針十
更船至赤坑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
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北

邊過船有礁宜避南風用單卯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
馬齒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那霸
港泊船那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倘嶼外
過船南風用單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
更船取硫黃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
風用丑癸針三更半船取夢如刺山南風用單癸針及
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
通七島山西邊過船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
取野顧七山島野顧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尔山用
艮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望東流
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更船取亞慈理美妙山若不
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又艮寅針五更船取烏佳眉
山烏佳眉山用單癸針三更船若開䑸用單子針一
更船至而是麻山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東北
邊過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
取大門山中大門山傍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三更船
取兵褲山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近漳人走倭精熟者能不由譜取道
甚徑也其國分五畿七道道以統州州以統郡曰山城

曰太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此爲五畿視中國直隸
曰東海曰東山曰北陸曰山陰曰山陽曰南海曰西海
是爲七道視中國省七道所統之州六十一視中國郡
要皆院陿合其畿道視中國滇黔而三東北近毛人國
界南近琉球界西北近朝鮮界西南近浙閩界西近淮
揚界國家于朝鮮琉球不斷封爵羈屬之無它故亦漢
博望通烏孫之意所以斷倭羅左右臂也自関白殘破
朝鮮之後而琉球復爲所併即二國皆仰其鼻息矣近
家康掩平秀賴而有其地秀賴僅以一旅自保今家康
物故俱相率叛去謀爲關白子與復所擁家康子者第

文直行書　卷十三　三九

長岐一島耳其土產黃金白金琥珀水晶硫黃白珠青
玉蘇木胡椒細絹氈毯段細布漆器摺扇犀象刀劍鎧甲
馬而刀爲最上者名上庫刀故山城國盛時盡括其國
各島名匠閉局中鑄造不問歲月其間號寧久者最佳
又有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佳次者名備前刀以有
血漕者佳人各佩刀一長者曰佩刀刀上復置短刀一
以便雜事曰小刀長尺者曰解手刀大而長梜者曰先
導鞘而皮室者曰大制聞之海上人凡倭生子輙多具
鐵置怒灘中俟子長則取水中鐵製刀鐵星以水磨濯
去獨存精鋼故能水斷蛟龍陸截犀象然亦不常有也

其舟則遜中國遠甚以鐵片聯巨木罅中無油𪊲法僅
以草窒費工多而形式庳難仰攻今若易然者皆掠我
商賈舟而奸人鬻番弁船嚮之耳至于食貨所仰需中
國者衣之類具絲苧布純綿紬錦繡袷龍文衣被
紅線香囊器之類針釜鐵鍊磁器木漆器古文錢小食
匳笥貨之類白粉水銀藥物氍毹馬背氈文之類古書
古名字名畫食之類醯醬餘無所需其絲大售價（□古曰僭人僭之也）
至五十兩其俗髡首裸裎畏寒冬月非上褚衣不
煖故純綿大售價至二百兩紅線用飾甲胄刀劍帶畫
書帶大售價至七十兩香囊千枚七十兩百針七兩鐵

文直行書　卷十三　四一

釜具一兩錢貴古千文至四兩開元永樂二錢後新錢
不貴也名畫貴小五經貴書禮賤詩易春秋四書貴論
語學庸賤孟子外典貴佛經賤道經最貴醫書得即購
之毋問直藥貴芩（甘草也）芎（川芎也）大售價至五十兩素木
鐵器及木器漆者磁器畫丹青者合其制則貴不合不
貴也其性烈悍子生十歲便教之走箭舞刀讀書取記
姓名而已以戰死爲榮行兵肖巧術敎作蝴蝶陣揮扇
爲號一人揮扇衆人舞刀又作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
次魚麗而行見強爲鋒散弱爲殿吹螺爲號其入寇攻
剽必火閭屋示威氣焰燭天值酒食必令我人先嘗行

城衕避委巷避排路行必单列而長縱步而蹔故占敉十里莫能近對陣先以一二人跳盪躧伏空我之矢石必伺人先動而後入又善爲誘兵以包敵戰酣忽四面伏起突陣後擄得我人輙髡鉗如其人忿鷙好殺形容徤捷若猿猱故我兵莫能當然非我人爲之囮則大海爲限彼亦以絕遠不樂往今閩中人視其國如歸市嚣旅所聚名唐街且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駔與盜往來如織彼亦歲逭千人從外洋市我繒絲而海禁愈厲愈爲奸人開戸乃海上所斬捕稱倭者卒非亂倭大都皆商倭彼又貪漢物不已恐自是利害之数有非常法[illegible]

所能採馭者度外事是不[illegible]名將者是在家傑名將

扒

明官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八乘伯甘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棠墅曾公行狀

曾公棠墅與熊子同第辛丑後給事黃門需次邸中暇則抵掌言天下事莫逆于心也十餘年來世事蒼黃飜覆士大夫出處倚伏槩不可憑竟闕通接今崇禎丙子春仲熊子川觀巖居以風雨未及與父老飲社忽有特書款華門當日日曾公已作古人而其似君世玆詮次其行實乞狀也嗚乎恐不狀公哉因疾讀其名跡一過則鴻飛之賦所爲弌穀似之者公有子矣公諱汝召字公奭別號棠墅先字澹甫號棠芾有園署曰澹園熊子在京邸請以芾署園以棠冠墅立號顧名而字公奭始終一召公之烈也公大稱快從之譜其先世自山東徙泰和蓋出武城之曾云泰和之曾國初殊駿發而御史公諱克偉者以特聞越御史公三傳爲完素公完素公儻蕩見非凡喜贛州之龍南山水深秀風俗淳

曾竟卜居爲生子四季子乾乾生維勤是爲武源公以公貴誥封太常少卿者也用明經顯印授泰和學官父兄也師也弟子員被服樂育聲實茂起屢騰薦剡旋典南大胥溥遷廣西義寧令著治行及三年報政而後解綬以公爲吳令亦奏最知止不辱合于道家之言矣髮當七十熊子業爲不腆之觴詞稱壽語詳在序中不具論公少也穎初應童子試郡邑皆第一十七歲爲弟子員益肆力于學太君王恭人督相曲備公莊事承教學益力萬曆癸巳太君不幸寢疾公侍守嘗藥宵夜結衣帶不啻萬石君子建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者居喪含殮窀穸諸具戚易兼至不以寒士儉吾親丙申援琴學使查公鄉士高第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與熊子同觀政吏部公暇即取大明律令熟服之曰異日者奉職官下猾祠吏不敢奇請他比庶幾文無害耳壬寅授吳縣令吳故沐地厥賦上上戶口殷大民俗紛華宦事冗如蝟毛猾吏抗黨巧

法濼惡民與豪右用氣力漁食閭里號稱難治
公廉廉然以身帥先外寬內肅政通人和如灑
害滹沲河葺濟農倉新澤宮飾先賢祠皆捐俸祿
與餘錢非清義田定膳役仰有勢如山者不爲
撓此其燦然者矣丙午南畿分考得士如方學
使應祥余中丞大成孫方伯枝沈吏部景初華
方伯敦復多名下士臺御史最薦俱第一於時
方寓太平
神宗皇帝垂拱不忌除吏吏道桀久任公自丁

未候考選迄壬子題授主事禮部典客孫半家
居侍武源公杖屨凡六年洎如也甲寅九月考
選擬刑科給事中候闕下時熊子以丁先夫人
憂服闋赴補亦以兵科需次旅食長安過從甚
密暇則間一往西山探風雲之氣循記四月洛
佛日同年友呂九如三人在碧雲戒壇蘆溝之
間信宿而還殊可占一時治平景象于時忽有
吳男子持梃闖入　東朝擊衛闖什丹地
光宗皇帝在潛邸親率群閣僚之下刑部獄視

牢王主事之寀聽得其情以問舉朝譁不可止
意各有所袒公意殊慎以未質領言責不得伸
大義爲恨逾年熊子先被命署垣事掌軍政持
方補入開縈作垣貴丁巳左遷僉事福寧兵備
不得與雲亭高論矣公直至巳未始受事凡值
東　方寔擾踵臣失律
神宗四十八年正
光宗改元之歲而明年又
熹宗改元三朝踵繼湖再升時事維艱臺諫

忠憤久鬱章交公車公疏凡十餘上舉其大畧
其在　神宗朝則有擴克恩宥及振飭之疏其
畧曰臣甫蒞官刑垣於元旦日奉赦宥諫官劉
光復之六三復　明詔初以其震驚
聖母靈几而繫之暴於推
聖母好生德意而須其繫尚望推廣　聖孝疏
宗臣充斷六歲綱解或臣王舅之押羈而失城
慣將磯屬李師之揚鎬李維翰李如栢李如楨
輩之逆等不誅則失律將何以謝劉杜之忠魂

職又之選兵科右給事中已選兵科左給事中辛酉爲天啓改元是歲公復有代祭南嶽之役然于節省工力則有疏于風變則有疏于處置降兵則有疏于議城撫順則有疏比祭告竣役還朝已遷刑科都給事中公慮國家多事罔濟文奘人心爲沸遂抗疏曰近日朝廷是非皆以己意低昂不衡于定理是一人之偏見而千萬年信史供朋黨之私臆也如張差一案幾于以風癲一說易發奸之疏彼其持挺而來不向他宮之門獨入 東宮殿下意可知也究張差之獄畢竟發奸爲是風癲爲非此可以質之信史者也移宮一事人持一說幾于聚訟竊以 主少國疑之時萬一牝晨馮 先帝遺命以恣其欲爲即有忠計之臣欲夾日虞淵亦已晚矣何如排闥而入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爲見蚤乎宮已移矣隙已窒矣尚猶追論不已吹毛求疵則于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溷信史之筆也經撫一案據法司之會審喪師失

地同也頭鼠竄又同而其罪豈得有差等乃旁觀者必欲分左右袒是何肺腸邪臣明厲言路而刑之中不中尤關職掌如近日立枷假印諸奸與論稱快矣顧市井小民無知犯法呼閽訴冤一槩處以立枷而巨璫肖壬欲巧借立枷以泄其憤眦所傷甚非小也疏奏報聞時天啓三年七月也八月遷太常寺少卿甲子資俸例應建節開府而時有丁位宵小闖通部院者聲言于人曰曾君第折節顧我中丞節加反覆手耳

公聞之義形于色曰吾備位九卿即不得節鉞寧奈得與小人作緣翊日即具疏請終養歸丙武源公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公引詩甫濺綵于舍又明年丙寅逆璫盜大柄以公年[illegible]擊諸事例削籍而公與武源公在田間幸免[illegible]何武源公捐館公哀毀如喪太君時丙辰今上開恩准復官誥公爲人寬厚坦易無矜伎不肖者則稍脾胃畏寒杯羹不入口尋嗜酸酐以致成偏枯不起惜哉惇史氏曰曾公廷白無大挺

擊移宮三案三案自有定論而二十餘年士大夫彼此蹈藉至于誅罰竄斥迄今猶有遺波也恐言哉夫匹夫逞志于東宮爲人臣者而不討則有董狐書趙盾之法在然當時　皇祖視爲處分仁義兼極眞神聖作爲臣下弟相安于田叔燒梁獄詞之意而罪延視一人之踈骫足矣何至葛藤無已至逆璫時反令視牛者舁出獄中哉移宮有言可無言亦可言者有定執以爲功言言者又定執以爲罪皆譏也進藥夫豈有它李可灼五十金之賞何也　國家刑書有庸醫誤人之條誤人者罪誤君者賞則當時票擬之憒瞀極矣廼欲以弑坐彼又焉肯服乎曾公于挺擊是發奸于移宮杖追論俱持其平也然持平不能入頗二十年互相爲頗余持平一人即躋公無入而傻游罔遁超然于平頗之外庸不謂知幾乎今日之壽寵得沒以見武源公豈不含笑地下哉諸公子復翩翩文門墻地上公猶生之年矣期海內操筆者徧賛之

勅贈文林郎先府君布源公行畧

先府君之棄孺子也二十有七載于時孺子娘娘僅知家父啼而已有兄伯仲叔辦喪事而仲以博士員高第家雖衰賓客未落猶能斬百年之木爲槨封一坏之土爲塒弄以士無廢禮也然行營高廠僅浮慕千家守冢之意而風氣不斂占者謂其下濕今孺子叨天獲從縉紳先生之後

天子且不愛

聖書榮府君九京顧瞻馬鬣宵旦痛心謹卜于壬子年閏十一月九日改遷于白峯之原敢臚其行畧伏望鉅公如椽之筆爲之表

先府君諱某別號右源世居進賢北山里始祖元山公者從宋淳熙間從馬至府君而二十世豫章之熊甲天下然昭穆滤漫不可譜譜中系丹陽能繹諸王侯將相文雖徵不足錄也

本朝命甲重三代曾大父爲丞直公有子七大父尚太公居三大父于四府君居仲世爲農而季父行亦多以彰士烝膠序者府君讀書弱冠而倦廼治產積居與時逐背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非當得安歸乎於是設末致之以本守之變化有概見季中郎欲學北術雖

告之不能得意也五年之内一致千金覯貨于楚艦返
九江風暴起艦首尾衝決舟子皇遽趣府君曰且負板
府君私念體甚臞謝曰寒死溺死等死也死正可乎遂
安坐呼蒼頭裂縑十純裹其身若殮以待盡迺舟中百
數十人爭負板頃刻為白浪所汩無一出者獨府君坐
處終不解夜半至洲焉則膠矣侵明蒼頭游泳數里得
漁艀以濟橐中千金裝頓垂僅羸數十縑耳蒼頭請斥
賣為貲錢府君曰適有天幸不自意全吾何愛數十縑
不以慰長老子弟並製衣以授家人獨脫太孺人簪釧
貯自操作脩業而息之五年之内再致千金僅手指百
陸地牧馬貳百蹄而多分散於貧交諸昆弟建五畝之
宮而虛其前曰吾陰行善後世必有興者吾門待子而
大築三畝之書舍於居之東隅垣一區欵使兒輩不見
異物而遷也伯父於大父時先異財子撫二季父擇名
家女婚之而各為結廬盡析田園陂池之利探策三分
無私箸焉至其設取予然諾導喜趣人之急諸所嘗施
惟恐兒之以故聲名日高然逡巡退讓有君子之風址
以豪聞也北山地下濕每年大浸閭左無不附糴櫂延
冦且翔價也獨府君開倉平糶[illegible]細于囷冰上罌粟倒
懸豈能握數錢肖退販糴徵府君有榜死耳鄉人爭[illegible]

而視之曰是翁之後必昌匹夫懷寶不敢越鄉府君以
捐數百金貸子錢不限都鄙貧不能與息者輒取其券
燒之以此千里誦義豪長者願交驩牛酒日至曾大父
葬它西劉山七世以下且族葬焉毋年完繕隄塘發粟
百數十鍾府君曰吾不以百鍾累宗人好形家言即肘
後不携相塚書而一接青烏術人不難上客禮禮之大
父葬青山相傳有蘆花古渡之讖奇兆也竟奇得之府
君為人寬緩闊大而足智好儒備于禮輕財結客厚餉
廚傳縱四方游學之士使來會其所為課伯仲輩者皆
賢孝廉及一時知名之士也其它星伎雜流置外舍者
亦踵相錯先御史大夫芷潭公至貴倨矣而其所通賓
客覩戚在門下者府君輒傾之自此游道日廣貲用益
損積著遂不能大起仲子弱冠舉邑茂才課超等府君
解頤口詩書以此日穉矣居無何以疾謝世享春秋五
十有二是時孺子甫六齡嗚呼痛哉孺子師仲子擔簦
負笈於東湖邾里之間不十二年孺子稍稍成立以長
興令報政得贈府君文林郎如孺子官
王音煌煌九原為耀今日者青原收卜徼惠九鼎表其
阡不肖孫世世無忘之府君生嘉靖甲午四月初八
日卒萬曆乙酉[illegible]月二十一日戌時父簡夫公諱

當册羅配太孺人王子四伯達禮部冠帶儒士仲遠進賢儒學生叔進季則不孝明遇辛丑進士禮部主事選授兵科給事中達娶陳坊李氏無出次裘氏生孫大和大穆大積孫女賽英細英大和娶瀘源張氏生玄孫孟泰孟宣玄孫女掌英細英孟泰聘城南艾氏女掌英許聘官溪胡芸才子大穆娶英山吳氏生玄孫孟恭大積聘羅舍高氏女賽英適縣東江茂才子細英聘龍山胡茂才子遠娶樊氏無出次吳氏生孫大經聘師宗知州口湖徐君來鳳女進娶塘口胡氏生孫大奎大光孫女照英奎娶汊湖李茂才女照英許聘梅潭徐氏子遇娶灌城郡幕朱君純臣女封孺人生孫人霖孫女長英人霖聘南京工科給事中喻君致知女長英許聘河南道監察御史鑑里徐君良彥子

勑封先太孺人王行畧

萬曆乙酉之夏先贈君見背嗣是戊己歲棲作裘失而財匱不孝受小學外傳受大學仲子伊唔燎火之貲强半出太孺人織紝哀哀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何可名狀雖然古人有詠母之義懼內德之易隱也請述其畧不孝同胎四人仲子於先君存日發聲泮宮相依授灰問字十五年所比不孝舉庚子而仲子殁矣叔子隨亦中道折太孺人六十左右幾以眼淚洗面辛丑不孝成進士壬寅領邑過里衣錦進一觴爲壽太孺人泫然泣下隨復開顏引滿蓋悲先君之不及又不欲令愁苦貽吾兒也苦心哉迎養長興官舍五年嗛嗛薄祿以代菽水且見不孝舉男子時府喜形于色體故羆碩而神明倍加烱爍以不孝報滿司功得封太孺人如制是時春秋政七十高士大夫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帷絲幙而祝之曰衆母母也壽考維祺情有其文哉太孺人爲之益喜丁未朝王瓜近單車之邑戊申以儀部微過里太孺人曰從官五年不見日久倚閭一載便覺天長蓋不孝季于早孤從未離衣袵故其于別離難如此己酉將以官程北道太孺人曰嫗老矣嗟予季行役恐絕裾乎若父以大翁耳死與先御史大夫同時當時貴人吊御

吏大夫者無不賢仲子而並吊若父鄉人至今以爲美談季原自勉讀宋令媼死長安則吊長安致卿相王公來下拜不亦賢於死里井千萬耶若其致木周衣衾㪘斂具隨行媼老人不厭不祥也不孝泣而從命庚戌奉至邸中不孝溢諫議之選恒自笑曰朝夕面兒孫誰云帝京遠自秋徂冬七筋正健毎日摺管鑰矻不自媮間或令識字奴子讀雲門王屋小傳仙遊夢遊諸錄爲一皷掌蓋長與臧博士新書偶寄至者即彌留之夕猶課孫讀至何至漏三下飲醇酒一卮就寢不孝進榻前問省怡然無異也乃五漏不知何以便化去攝衣襦坐榻上面色如生時爲孟冬之十有二日嗚呼痛哉不孝生也晩不習見太孺人勤苦狀因與山婦憶太孺人自道者有曰媼自嘉靖辛亥爲汝家婦是時若大父行七輩同居若父輩三十人若兄輩亦不下數十人主伯亞旅百口共釜浮游農力之人食門下稱是媼以一新婦隨冢婦紀綱其間堂上翁姑無嗔呵者室中娣姒無勃谿者妯娌紝縟如也僮僕訢訢如也諸婦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厥後以食指煩歲惡不入家督命異財若大父簡夫公隨以下壽棄世伯亦異焉若父燕二季媼子畜之毋戛羨毋私恭養比其長而蓄臧之

業山川園池市肆之租皆列三等出分若祖母羅以莊見憚然自不愛甘食好衣絕喜分少媼祗事厥志最先得其驩畢世不形譙讓之語若父好客自喜廚傳無虛口媼黽勉巾饋客有上下坐待之並中其曲折若父亦以此寵媼焉生平鮮見訐也媼年十九舉伯達三十舉仲遠又二年舉叔進年垂五十而舉季不意季能自致青雲之上猶及見季貴也且諸孫以及玄孫遶膝下者手指日蕃媼即見君子於地下有以報矣媼中年患心痛恒懼早死若三歲携若門外見一異人自稱武當道者辟穀絕粒形容欲銷瞋目趺坐瞠而視媼曰而有心疾乎以成藥三粒飲媼自是永瘳其藥皆松栢氣也又瞠而視季曰孺子十八足下蓮華步步登吾望氣宅西祖壠甚吉宅南百步他年宜有高明之麗一陰一陽堪其下則永昌言訖翩然而去今道者言若合符節孺子志之蓋生平好善果喜施舍朔望必齋素禮佛號千聲性聰慧彊記每見其與婦輩道先言往行列女節婦之事亹亹可聽勤紡績以佐先贈君豪舉爲王父王母上兆地並貴價或金或布太孺人十指之功於是爲大毎大饑饉捐餘糈振救鄰媼勸先君開倉平糶毋崩騰糶罷夫鰥老皆氏首卯給爲宗人三百餘家並習其良[illegible]

饒孺之故與喪視疾報好賻來及存問獻酬覿戚者吾蛾予悉也歸熊六十年後死先君子垂三十年備嘗于豈歎枯榮之故兄之能學父教之友弟之能仕母教之忠藐孤六歲時非吾母安能有今日吾父久不可作非吾母安能見今日吁嗟乎甘而苦者也母而父者也伏蒙仁人君子致詞致奠其自宰相福唐葉公尚書長垣李公侍郎宜化蕭公耀州王公候官翁公而下及省臺諸曹之長冠蓋三百式臨太孺人柩枉拜焉夫豈藐孤之以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實太孺人志氣誠壹之所致吉於辛亥十二月八日襄窆於龍岐之陽太孺

人存日所卜也行將壽壙中片石敢泣血詮次如左以備鉅公采擇焉太孺人王姓祔浦王公時瑞女母葉俱吾族十八適先贈君子姓婚娶詳先贈君行畧中

勅封大行人涂公一亭墓志銘

新城封大行人一亭涂公考終之明年而殯于兆長君銓部牧之走五百里持狀屬熊子爲志銘曰知我者莫子若也惠邀一言爲生我者傳之長久惟子之言無諛敢藉手焉斯愠如斯辟如語絮而咽孝子之意亦勤矣忍固謝哉按狀公諱朝敬字艮直其先南昌人宋紹興中有百一公者爲新城軍官因家焉十傳而生東湖公東湖公生月坡公月坡公娶鄧生公公有伯叔而公居仲月坡公以眥入官官閩楚澗達寬緩喜飲酒宦槖固垂也而兼以不治事產著日廢因異財焉公獨取确田湫

盧孝事月坡公惟謹母鄧病目眚暴藥候燥濕夜不解帶背棄之日哭踊至于骨直自是日承月坡公定省內奉甘旨外修作業眥入少踰于平時而恢一故宅爲子舍終月坡公之世皆懽顏也一切喪祭吉凶之禮惟力是視不以累伯叔伯常耕田歲入不滿家公多爲子貸金錢伯歿益窘公復爲伯諸子酧負進取券叔少年使酒落魄頗有傲狀公解衣推食曲徇其意叔死無子爲立伯子之次者子之而伯叔諸子之爲傲也益甚公以義裁正而拊恤其私侃侃如也訢訢如也有女弟適璩而食貧生養死葬亦無以異於視其伯叔者曰是吾父

志也其孝友大都如此或曰以公處家庭人倫間所還
不必盡順而調停曲中一出于儒者作用非好學深思
心知停叙之意惡能無齕乎而柰何以布衣老曾不自
致通顯也曰天也葢公資頴過人下帷攻苦舉業駸駸
大成而竟以善病弗敢遂習靜山中澄神返照既而翻
然改曰儒者何沾沾章句乃大道之不聞耶是時鄉有
羅公汝芳世所號爲近溪先生者講學動天下鄧徵君
元斯亦博雅不羣所著有函史諸書行于世稱盱江兩
儒公皆摯執弟子禮終身北面取理于羅取材于鄧晚
年益有所窺萬曆癸丑以牧之行人上滿書司功得封

如其官踰三年丙辰牧之轉銓曹正公七旬覽揆鄉里
榮之而公布袍疏食自視欿然曰吾不挾兒輩尊寵也
吉月必羣學人會講于鄧先生祠歲以爲常諸凡捐金
助橋及辭鄉飲惇窮交恤故知種種行誼未可一二數
大率宗黨德之在太丘彥方之間云且也牧之甫任銓
司朝士正與黨人之月而銓司以曹選百官涇渭庶尹
爲職循人所注射牧之與不佞輩雅游忌者益衆不佞
輩以不能善藏連翩逐斥獨也牧之內精明外柔順頗
得老子大直若詘周易儉德避難之旨率不授人以隙
爲郎休沐身名俱亨此雖牧之之賢操而益見公義方
之素矣牧之逐予舍三年公然後以疾考終豈不爲完
歸哉熊子于是避席而歎曰以余觀于古之隱君子如
楚兩龔漢南州一人其清矣乎此百世之師當尚論也
較近以布衣行義鄉里者太上以學行取聞其次設財
趨急亦有所稱下則以豪抗傾閧左均非世之所爲庸
人也而公一一不出乎此孝弟力田入俗而不亂羣至其
論道講書博見彊志爲羅鄧兩君子高弟乃藏器重賈
于當巳可爲尚矣而竟式穀于銓部語曰計百年者樹
人公能樹樹人之人以爲國家馮翼孝德之助尚耶豐
耶此可以見天道之深微而勸君子之好行其德也公

生嘉靖丁未十一月十六日歿天啓元年辛酉三月初
三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孺人江江公雲川之女生子二
長國鼎丁未進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娶鄧氏次國
祐娶蕣氏女一適庠生王維煥孫斯邵娶朱氏斯磬娶
黃氏斯美娶潘氏斯皇聘某邵皇國鼎出磬美國祐出
曾孫大淙聘鄧氏大詠大訒大訦俱斯邵出卜某年
月日牧之偕弟國祐奉公重霤池之東於某山殯焉茲
墓也封之若堂者矣可無銘哉銘曰學者所以殖也仕
者所以積也謙者所以益也詘者所以追也彌不必其
獲也後[illegible]其報[illegible]也雖哉[illegible]坎此[illegible]石

朱色而昔厥土深瑕而澤盱水漫漫東流不息鬼氣虞
于竁鬼氣之于祏子孫雲來永無斁

奉直大夫南雄太守丞敬宇陳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余獲釋褐明年壬寅除授浙汀湖州
長與令于時同事之賢則有安吉守敬宇陳公
博物君子也能以儒雅勅正爲治行美政不勝
書榜其州治前池上之亭曰臣心如水它可槩
已安與長錯壤每公謁郡太守之後必聯舟取
道苕霅間或竟日或夜分促膝論心語不及私
惟文章政事時時慕說西漢蓋余尚年少喜讀
五明子長孟堅書爲政亦彷循吏傳中子産叔
敖諸人名迹而行以已意與它人言惛惛無所
辨至譚及古文則大笑之曰非今所急獨公相
視莫逆曰异哉吾交多海内長者半世就列選
人又安敢後譚吏治文章一道則曩與太倉王
元美新安汪伯玉兩先生遊往來書牘具在頗
自負不薄途之人無可與告雖告之不能得意
不自意今乃得子吾取子才子取吾法可也因
開窗拮攬弁山震澤風雲之氣商傕古今揚扢
風雅如此者數年余彼徵書以儀曹司諫公亦

以高等遷南雄太守丞矣彼中制臺及臺御史稔公素遂檄公查府藏查不以李而以丞與數也公發舒無所顧望釐剔甚淸嗣又檄查韶州八縣其縣令𡧓主守不如數者陰遣吏用環瑱賂遺公峻却之且笞其吏令惶恐陰行假貸以補藏南雄橋稅盇江湖福廣之孔而廣又產明珠翠羽犀象沉檀璧流離奇物太守掌之視爲金穴公假署其事蓽牙儈報單聽商自輸數投缿間一掣驗課稅而商䟽歌舞載路惟市駔歎

望稍稍騰蜚語眞守至卽浩然請致歸寓建寧常羊暢亭仙掌山水之中聽僮僕脩業而息多市奇書古鐘彜法帖辨別不詢柎下摹臨酷似史籀生平受盟于元美伯玉文字外復以嗜古爲尚不屑屑同世俗鄉里之流因而市井鼓譟談及公之第室舊時珍積書器蕩然無存而公亦付之適然惟角巾沉跡杜棲課子姪性不勝析杓而喜飲賓客施藥以惠貧病捐金以助婚葬則皆有道者之所取也余交公于湖州最稱

久暱別十年所聞問櫽疏至巳未獻青瑣之廬奉　璽書分巡福建比泰昌庚申承乏署建南道得式公下風且彼此出所著述依然如在苕霅間光景動筆墨卽相聚匝月而盡攬黃華白鶴梅仙諸勝余亦忌其吏之爲俗益公精神靜約譚吐眞簡蕭然被服如儒生意不可一世而弢其儻蕩然酒酣引眼亦旁若無人發之詩文力追東漢以前不隨太曆之後其鑄于古者深矣哉曰以公才器仕不至二千石貲不至連騎

遊諸侯交守相寓跡留都建寧與化之間譚者莫得而名焉是耶非耶嗚乎使譚者得而名公公無名矣太倉新安立表當世風雅宗匠迺不免爲輕俊揶揄試以輕俊所作與太倉諸君舊稿並懸日中而讀之恐不待離婁之目而妍媸覩矣世人矜競財雄能名公多藏法書玩器如而取者則有之孰有能名公之文章者而況名公之文章于太倉諸君子一流耶此獨余三十年雅故與公論此道最深是宜公易簣之日而

口屬諸孤曰必得熊子一言壽貞石之否治
哉似君佶果以狀來請按狀公諱書字季廸別
號敬守□□宋忠勳朝奉郎申公世居後宅子
宣教郎玠不仕故元遯辦㕙之蔡坡因家焉蔡
坡源海盜賊倭奴為患傳五世號蘋洲者始徙
留都蘋洲子四公其季也萬曆巳卯乃入貲爲
南國子生屢首堂課是年卽高第賢書屢上春
官兩中乙榜謁選授浙江湖州府安吉州知州
治行第一課最授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附

父某母某如之瓜及陞廣東南雄府同知致仕
歸寓建寧晚徙興化曰先人丘墓在焉庚午
覃恩例進中順大夫享春秋七十有八男女婚
娶云云吉𡎖某山之陽封之若堂者矣是不可
以無銘銘曰學不于其今于其古也節不于其
耳于其苦也守哉守哉衆人之母也丞哉丞哉
商旅得其所也三徙而復歸于莆志乎其祖也
此文既名此骨當不腐也陳吊有靈樵牧孰敢
海也日復旦兮千秋大夫其安宅茲土也

明福建參政茲勉吳公暨配楊宜人合葬誌

參政公吳姓諱之甲別號茲勉始祖覺齋公居厚
仕哲宗朝右丞相知樞密院出爲洪州節度使傳
三世延孜公宰臨川已而隸籍新畬里明興九智
公爲邑丞數傳而生勉吾公登萬曆巳卯科鄉試
歷萬載文學掌故卽公父以公報最累贈奉政大
夫母鄭累封太宜人公生而頴異嗜古蓋其天性
十五而補學官弟子攻春秋得其秘會勉吾公丁
左孺人艱以毀滅性不諱之夕猶讀書其側慟踊

幾絶總總繭繭三年一日服闋督學武林查公虞
皐都士置起等甲午歌鹿年二十有五尚未卜娶
適閩南儀曹郎見全楊公有孫女年一十七生而
淑婉柔靜肅若動容無不變愜通四書毛詩女誡
大義遂選擇而得公公趣上春官越二年乃結褵
楊公卽于東湖之干結構數椽指負郭三十畝爲
㪟資衆寮相莊如梁鴻之于孟光也一服事乎外
下帷攻苦專巳舉業一服事乎內奉以愼齊乃夫
所遊五乘之賓治具無不澳洗惟恐味不酉腊而

客不瑕醻也戶外問奇之履常滿而邦大夫求
詩者文踵相屬倚馬應之絕足不履公門蓋居
利思義在約思能有守心而無媠行固公素所
標持亦內則之佐不以鉛華粉黛相累也乃西
溪公垂九十與鄒太宜人次續卒兩喪欒欒雖
骨未足以喻比即吉再上公車爲甲辰丁未危
得甲俱以文義聲格太高反得乙𢆯庚戌乃成
進士起家李松江松固天下陸海擅財賦走機
利者雲集而右姓豪民與禍猾胥吏表裏通囊

槖公府文符如雨下李官爲亭擬法决正佐守
出治人不敢告言者飛耳目動悉得其所爲惠
文直指使倚重號稱雄駿公庶獄庶慎咸用惟
衷持以寬平期于式化例之主斷畫一不阿畀
故刑赦囚繫宥閉罪薦積德逮鰥寡振病淹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終公爲
李啓家子有所恃舞文犯科之吏厲若履氷持
尺一牘從容判之中外寂不聞譁喉則與諸儒
論道講書會文析理學官之路靡然嚮風矣壬

子乙卯分較吳楚兩鄉闈得人之盛若子產知
叔向于晉晏嬰于齊而獎拔寒素避引要津一
意介然自立履氷茹蘗被服如儒生宜人課女
婢夜織晝督奴子灌園蔬衣則大布食無二膳
苦操五年無或墜用淸方自衛雖有忌者亦無
如之何丙辰當考績片刺不達長安及瓜而卓
異剡書二十餘上二倍推冢宰之屬後止得郎
司空尚書則孤特寡助不善取貴阿尊之明效
矣解任之時攀車臥轍彌路於中邵而建尸祝

祠人心亦何嘗不公哉戊午受任水衡會東事
孔棘都城外隍反壞半壝闕水衡諸郎量闊狹
爲濬公躬自董畚挶畫地分工龜手胝足閱月
而天險具又奉檄砥甲煆戟矯箭累弦故事官
與匠與胥史漁蠹其中則稽覈不遺餘力堅利
倍恒節省稍金鉅萬而忌者隨側目且因是饑
勞困憊不能支借長沙王葬差與疾歸里杜戶
檢鏡方論附以醫藥忌之者遙加以桂藩宮殿
之役非故事不得已具疏稱小臣罷癃正伏枕

不敢誤鳩工因得請向所寓湖干一枝之棲攤
書課子壻衆足闕外卽門下士官玆土者終無
所謁比辛酉鄉闈公子令平暨公壻徐君鴻祚
聯鑣竝雋時令平正弱冠而後公與宜人爲之
一喜令平獨子上公車宜人持其踵而泣目盡
腫公復强慰之悅安之公歸田久輩上推轂之
牘不一次壬戌之夏會周君順昌署銓郎事陝
右張公誠愚爲太宰特起郎精膳異數也時予
備員冏寺親耳周君稱松江李清賢不置且曰

儀曹寄徑耳業與太宰議虛卿席以待夫惟清
知清惟賢知賢後周君用忤璫被奇禍賴
今上湔雪贈謚獨隆固知其非妄許可者癸亥
予量移南臺公始入高邑趙公儕鶴爲太宰擬
庋次用公公皆力辭僅取常調祭議寧太道便
道過里而宜人一病不復起佩媚媚其殊遲胸
臆約結志不在遊宦乃兩浙衡文之
命距秋闈不至乎三月數趣裝之官夜以繼日
科試錄遺俱竣次年復歲試如功令從容整暇

公以生明故甲子冠首乙丑上第盡學案軍鋒
然精氣半已銷亡遂重陰陽之患遽移病乞歸
適分巡福建興泉道除書又至旋解任圖書以
外無長物行李蕭然所儲金矢餼租之羡悉持
以助將作抵家靜攝不復能拼武夷君受任無
諸城矣時爲丙寅之春熊子以璫禍自南臺斥
歸料簿公時猶强攝敝衣冠出而左右予于患
難中比予謫戍夜郎丁卯嘉平奉詔歸而公已
先二年儵然巨室中嗚乎天復可問哉蓋公長

予十年鄉試先予第六年文名已久振壇坫後
予會試又先公第十年遽爲吏不及執鞭弭廚
旋然心儀久之及公第爲吏兩人行義若未有
異譬諸草木則臭味也記辛酉之秋公舉孫女
酉生予舉孫男孟啓兩家卽于襁褓中約婚姻
待字十五年以乙亥婚甫十月舉予曾孫重
鼎而公孫女遽于月中短折今予曾孫能作鳩
車戲顧瞻之間公與宜人暨公孫女俱不在讀
公子行述忍區區爲凡所誌哉遂慨然而思史

傳之辭曰史稱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躭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清節之士于是爲貴傳稱臧文仲沒其
言立于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則節文兩者乾坤
所恃以淳耀光大哉蓋至今日而士氣淵倒至極
矣吏道若取爵然居官類以富厚致尊高公受取
嚴一介躬自蔽灑公正不畏强禦則守節不傾豈
無後凋之賞乎今日文體茅靡亦極矣或作峯棘
戰殷鉤孑鞬擊不則遙氣頓起脫離蔓衍而公翼
經娩史縮化匡俗諍文毫不容私又豈無忠貞之

報乎章寥蕃育振振其始賞哉

銘曰允文載德昭茲諒醇美鍾祜毓靈則自甄瑾
瑜純潔巖石嶙峋李星左角女士惟明國士作乂
邦教惟寅明廷選擇持鐸衡文公方清亮作人國
楨丘里鄉社無間于言相彼内助鬧行備珍敬恪
能婦禮肅攜門慈靖能母教嫓上降鴻曜弊烈燕
翼後昆黃壤之毗善氣氤氳宛筵吉燧靈慶斯存
貞璪兆發宜爾子孫

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墓表

陝西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諱瑞字憲祥隆慶戊辰進
士初除直隸南陵知縣以治行徵稍遷廣西梧州府同
知已乃遷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丁内憂未就已服闋改
北恭遇　覃恩授階奉直大夫得推恩封父遺橋公如
其官母金贈宜人已復丁外憂去服闋仍補刑部堂郎
中恤刑山東報竣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治衡永二郡已
乃遷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以失御史意坐劾歸登年
八十有二配宜人徐有子伯仲皆學官高弟生嘉靖己
酉九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丁未閏六月十八日葬於其

年月日京山李太常本寧氏業爲之誌而詳其子姓婚
娶詳諸壙中之石矣明遇與其仲游因屬爲豐碑之役
曰吾熊皆楚之苗裔也按狀公之祖雍自豐城徙岡遷
東垣乃吾祖由竹林遷北山者亦自徙崗蓋華路藍縷
以來散處江漢間披荊棘以啓此土綿綿瓜瓞其麗不
億南昌之熊于是始大而以昭穆夥頋序不能纍若貫
珠然各支衣冠甲第亦足爲磐石之宗也他族無論即
如公家宰吾家御史大夫俱嘉隆間元老公所親見
而支事者則楚之先豈有天祿哉不具表表公之德表
曰古下好謙者大易之文也正己順命者孔孟之法也

精求當用者達世之經也陰行晋餘者昌後之符也弱志強骨者道家之旨也公于五懿具焉以公名進士席其家聲孰不謂宜掇館閣而堇堇授斗大南陵既用循良徵卽不給事御史何至堇堇太守丞且蒼梧之鄙遠也量移大司寇官屬乃稱南哉讀檀弓繭繭三年始改比又十年不調按察衛永斥舉獎廉稍爲發舒而行太僕之命居無何下矣以凡所見或曰何宦之不巧且達也君子曰易之下吉天之所好也海忠介撫吳所稱刻廉剛直操吏如束濕薪公令南陵獨不賦馬錢貸他郡瀫渠但減馬紓南陵上書爭之彊卒以拆服至每事還

咨公決正會行取新鄭高文襄秉銓號操斷而擅識鑒不輕許可者獨手公名視其曹屬曰是令薦牘無虛剡吾知其能官乃竟以不得於鄉里薄遷蒼梧丞以去或曰何哉名之不償也公得無怨乎不以君子曰順受其命正已而不求於人又何怨世不漸古近時寒素士一登第率肴輿報謁擁傳畫繡徵詩酒高會鄙薄俗吏營歷常吉士如鶩乃公則携一蒼頭控蹇驢蹩蹩長安中暇乃閉戶讀律無他慕悅泊如也宦成之日士大夫孰不中國而授子孫之室厥棟隆然余與仲雅游通城甲宅比櫛獨不開大熊太僕第俾仲所別構書齋閣貯圖

史充牣其中而已或曰何用物之不宏也君子曰得當之經焉金張之墅安在哉又何其達也公令南陵務農廣學省訟巳責比丞梧州司摧故事奇羨五百金司摧者囊中裝耳而公盡以之助輿旣用廉蜚聲矣廉者易于谿刻公獨寬仁愛人慮囚山東全活妖因以百數靡諦徙避及城旦舂以下無算司寇諸郎雜視其爰書具曰無害覆奏斷所難駁族子被盜誣爲保奸獄幾定于苔掠庭盡挫公陰爲之解脫而却其百金之酒曰吾非以私故雪冤自吾事也邑子連染於盜尉史曰非縣坐入獄不可以市公多方居間俾得縱舍而邑子竟不知

其出脉或曰矯爲名高耳郭解趨人之急而惟恐見之不如是乎君子曰是陰行善而畱其不盡是宜厥後之克昌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行事第時時聞諸父老稱述熊太僕長者長者云大世所號長者深秉不伐隱厚不揚之目也而史氏所稱非節俠奇行不與焉公果也第爲世之長者而已乎何乃慮囚山東時御史風白欲以獄草先關決而後定公抗疏爭曰大司寇官屬非御史屬關書具在豈得以獄草先意承御史指哉廷議多韙公其御史亦竟不能持難行太僕者卿也而地散受御史要求等威夷於監司故事遷此官者陰拱以少言

爲重曰我馬斯臧長而已矣公獨以河西隔斷羌塞稱重鎮邊吏乘障無金城彊弩之守率欺謾中調長安貴人鼻息愽位高金多耳居恒建論義形風色同列中遂有訛御史劾公者公亦謂御史當按部河西乃畏避阻遠使重鎮文武吏受計于京一旦戎蹴盧大入誰其任之亦疏論御史選愞不任職時論頗爲壯之而宰相臺諫多爲御史持體詔勿問獨鐫公官嗟乎世安得此長者之言哉感槩有風操當進於史氏之所稱矣弱志而彊骨老氏之言豈盡柔耶此皆公之大而可表者若居鄉持家杜門却掃舉鞭歎馬謹凛如萬石張叔者吶吶不以貌言先長年三老在見童婦女皆能名公之爲人矣焉足當公哉焉足當公哉爰爲之表表曰胡獲而困胡饗而羣勤力乃獲勤德乃官食報於天而引大年食報于地而妥脩原無欲之骨金剛比堅爲用文石爲槨新紵絮漆其間公生而翩翩遊齊魯歷蒼梧以及玉門酒泉公歿而仙仙魂返茲抔若封肅然若望九疑若衆祁連千秋萬禩於是安安於是元元於是子子孫孫太史氏有言天祿哉在楚之先

北山熊祖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墓表

北山之有熊肇自元昌公開闢茲土公諱繡別號南谿有子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俱丈夫才作業昂立生而孝友太二公娶於龔沒則塟近龔之顏家山厰後太三公太四公俱合窆焉因子孫蕃四族其於共祖一坏土無關緩急樵牧失視久矣而譜牒所載與父老所傳明遇自彝象時心識之以薄遊四方未暇表也崇禎癸酉冬十月躬往相覘鄰父老咸集見一冢隆然合易之剛中而乘經之生氣父老皆心知其爲吾祖冢吾特先指目言之遂不覺同聲而應曰信也因歷詢前後左右諸冢曰此爲樊此爲龔此爲舒若列黑白而數之各有主者且言吾祖之冢實有鬼神擁守即童豎無敢折枝焉附冢微有三馬鬣形意者其龔氏諸妣乎因作屏攘剔其前方幅虛敞四百年間無他冢逼處豈不亦可觀天意哉業礱五尺之石以識之矣而或者猶疑北嚮之墓不多見即三太公尚有言其未

必同冢者忽宗屬故方伯學淵公諱鍊者之裔孫持其舊譜一藁紙墨漫漶蓋數百年前書[illegible]則三太公之合窆與其方位較若列眉負朱鳥朝玄武正與地形默券意者宋季多名堪輿遊此地爲之指點妥我祖之神魄將湮蔽愈久而愈發越耶天之意即地之靈夫豈偶然哉爰泐實書當道之碑以表之曰山之光熊熊山之冢隆隆若堂之封是我太公昆季所宮臨歲畢之清廟而坐鶉火之中土歸其宅水歸其壑是有明神司呵護之以幹强而枝豊子孫聚族朝大宗

登仕郎夏太公子繡暨元配王孺人墓表

夫天地之成聚于高而歸物于下塋者法焉隧而窆所以爲歸也封而表所以爲聚也五父之殯得聊輓父之母誨始合塟于防則表之尤不可以已也表者標也標其人之德與金石同悠久小則爲樵牧豎之所恭大則爲輶軒使之所採也余子人霖令婺烏得隸中美夏公字下習中美公也深曰是有世德問之一一爲余誦之曰公之贈君諱某字子繡世爲義興婺庄人數傳至萬載學諭公雲始居燕京生玉泉公得壽玉泉公是爲贈君父雖僑燕哉猶往來陽羨間贈君生五歲玉泉公始携家入燕也然玉泉公念先塋在南晚年促駕往省家人牽裾不顧竟遂自京贈君聞訃不食食已而曰執是毋襯未合也而不食食哉强食食及奉襯而南宿古寺下風雨大作贈君曰天乎不孺子念也先人其何罪頃之遂霽得營塋贈君投壙中一慟而絕至旦乃甦里感其義走賻者不減孟劇之門贈君

報之踰于施及施者欲再酧也贍君㑹已北矣
以是人皆服其廉贍君少受易于王孚齊先生
中年以家累棄去入貲爲掾謁選得戊字庫爲
貯五兵處印監爲政凡輸解者主吏主進視鋪
塾之羨縮爲出入有揚州小吏恃器犀利獨不
與主吏主進竟不得入贍君厲聲白其事人皆
服其直于是監察孔公水部曹公交薦之値
聖母加號恩得　勅贈王泉公爲登仕郎尋轉
廣西幕語人曰顯親揚名其後之人與今得邀
一命以榮親畢吾願已何驅車九折爲遂不赴

人以是服其恬謹生平重然諾不治生產好周
人之急扶人之危楊某者判夷陵負百金贍君
勿取也曰夫夫也庶邵某者出贍君財爲貲災
于火贍君勿取也曰救災之謂何而責之于灰
燼之餘哉中表蔣某者遘惡少羅獄贍君力爭
釋之即被難勿顧也義與多貴人冠盖相望于
邸贍君未嘗以一語相干人以是益服其仁且
義贍君生于嘉靖辛亥卒于萬曆丁未享壽五

十有七元配王孺人享壽七十有二盖生于某
年卒于某年也王爲京師望族孺人淑而孝相
贍君操作克勤逮下克慈治家儉而能䘏衣食
宗族周里䘏隣備至復能以義方勉中美盖自
孺人之稱未亡人也實母而父云崇禎庚午辛
未間中美述第諸孫奕奕佩矜矣孺人不改其
度待側室馬碩人恩禮備至嫡庶女于戚畹九
十其儀凡以推翁之志都人誦義無窮晚而喜
佛持纓絡莊嚴諷大士普門品爲贍君資冥福

誌表

盖內行之靖而人于恭可稱瀆宗者合于贍君
之修持是宜有夏氏保世滋大也嗚呼易首乾
坤健順斯貞贍君負氣以義好施以仁可不謂
健乎孺人敬德克靜令儀克敦可不謂順乎雅
其德爲不息爲無疆是以其福之應亦且爲不
息爲無疆茲所繇篤慶于中美哉抑余聞中美
之成進士佐司徒也謹出納裕緩急卜舒氏冊
而遷不置主計平原夾谷閘人庾者勿憂紅朽
印給者勿虞耗折擢司馬郎已擢諫議持直道

而濟以忠厚不礅礅爲鷹鸇毛舉名捕在縣鄙
間已而 廟堂爲浙南服重地非文武才孰幹
之遂以中美治兵姑蔑時菁民蠢動率郡邑嚴
保甲練鄉兵纖悉周至且歲薦饑自疏告
天子昌言南榅解役之苦及奸商販糴之弊悉
報可一時浙士庶手額咸慶生成卿才之望久
徹

帝衷旦夕入秉鈞軸爲龍爲光贈君與孺人自
勅褒而誥褒贈君行且進光祿勳階孺人當贈
夫人矣猶必表之曰明登仕郎夏太公暨元配
王孺人墓者禮從其朔表夫父若母之不佻以
子貴而子實以父若母賢也則君子闡幽之誼
豈獨松楸焜耀輶軒之採其端可待乎熊子曰
誌者誌詳表者表略余不文何足表贈君與孺
人然余少令鄞接壤陽羨及迴翔中外久居兩
京備聞有夏氏之世德矣豈凡所見爲諛墓者
哉遂表以復中美公之命表曰夏者大也大則
兆基男當自强婦順乃宜峩峩恒山湜湜荆溪
子有又績令聞廣譽兆彼敦丘鬱哉封隧宜爾
祚胤厥後克𥙿屹屹蚨承嶟嶟嶙峙嵩如不傾
風聲式樹

表竹林祖塋始末

吾熊自開公由竹林徙北山子元昌公元政公元榮公遂汪是土也類日蕃育而釗公處亭以勝國名儒于洪武初徵爲翰林院奎章閣侍請文章冠冕一時則元政公之後煉公退菴以宣德庚戌進士由部寺提學兩浙清執有人鑑歷官廣西右布政使則元榮公之後明遇與鄰御史汝達公北潭並祖元昌公分衍四族手指累萬實于山頭院前兩支同爲竹林開公之苗裔

也開公之父亨公亨公之父本公本公之父昕儀公昕儀公之父良琳公凡五世居竹林止存二墓可拜一曰查家山一曰院背北潭公初第時曾一上其丘兩處父老皆能言之竟以越在異邑故未暇歲歲往護務收彼處子孫不甚振在院背者封鬣外已墾爲田爲路封鬣之上有禮爲下有石槨焉則依然若魯靈光殿也彼處子孫有爲僧者曰慕空年八十餘時時托鉢至北山言其事北山人衆爲政殊不關切崇禎壬申明遇自司馬門解任歸遣莊人物色慕空尚在跡得二墓所隨遍諸四族族中名惟露者能形家言再挾慕空偕彼處西塘厚田子孫數十人往觀衆口具有徵信但詰五世中塋院背爲某公塋查山爲某公則家乘久爲脫簡口傳不敢定據也昔孔子疑父墓殯毋於五父之衢郰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葬於防[illegible]經史記載詳哉其言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因礱五尺之石以表之於院背題爲有熊遠祖之墓於

查山題爲江陵昔[illegible]院背里許至今有稱遠公墳遠公[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今[illegible]遠矣里諺不知何所起也或曰查山之題何自乎曰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未嘗指其字也近世如梓溪劉氏上世塋馬鞍溪者亦逸其名字但稱劉公長者之墓蓋不參而合矣江陵者吾熊本楚子楚子初封楚蠻之田壘自丹陽今荊州枝江縣是故曰江陵亦猶吳之延陵也凡世族之稱渤海潁川琅琊太原皆以是

耳乙亥冬十月明遇躬往竹林吅二墓所院背業已贖田於章章大家吾祖郎若祖故無斬四處羅其馬鬣可以觀矣來脉有氣力似為支枝木節之形而逼近園塹田屋本來面目不可强而名亦不必名也查山則隆然一冢歷五百年如艮卦覆既堅緻屹立無蟻孔之動洛城塘二十里長川帶其前本體則如芙渠出水根莖辯葉畢具小案若長几內堂聚氣左右十里地勢皆拱揖其後其偏郎有他冢於此冢無秋毫逼

若有鬼神呵護者地而天也越數月墓空隨告闓寂八十老僧慭遺為曼父之母豈不亦奇乎此與顏山祖塋事畧同顏山詳見前墓表中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桐封記

丙辰之夏承 命使榮藩桐王世子於 文華殿持節燕儀部出宣武門道涿州至定興夜大雨侵晨渡白溝河則易州今臺在焉定興故范陽戎馬之郊靖難師起白溝伏屍數十萬擬欲作弔古戰場文日未暇給安肅至保定延眄郎牟山奇峯疊巘如鸞翔虎蹲鍾鼎戈戟之狀無乎不具雨後烟嵐之色紫綠騰射是宜其爲燕

趙名都豪傑輩出慶都伊祁堯母生之眞定當右扶風雖大府而城郭甲宅不及保定然箕山高許由之風井陘奇淮陰之畧忽忽神往欒城趙州順德栢鄉之間大抵皆趙地南走邯鄲道呂翁祠黃粱鋪牢落九達之衢一望平莽渡洺水而三輔之郊止矣磁州屬河南路稍行爲講武城僕夫呼曰曹操城瞰鄴水水廣里許水中峙而高者僕夫呼曰銅雀臺而太行一片雲縈鬱蓊其孟德之西陵耶彰德古之重鎭今爲大府湯陰岳武穆故里閱誌書載武穆事甚具淇縣衛輝之間問所爲鹿臺鉅橋者文不足徵而朝涉腊脛處榜于道周則千古惡名之所歸也衛輝故朝歌輝縣故鄘國穢門在右泉源在左山水暎帶商賈貨之舟自新鄉達衛合彰水以滙臨清放天津入海則今之運河也由獲嘉東渡亢付黃河新漲淼渺澎湃乘風張帆如浮查天漢自此太行始不可望云榮澤鄭州新鄭皆鄭地未究故鄭安在禹州古之陽翟僕夫云從此西去登封陟嵩山不二日可到會暑甚病肺不及一謁曇摩吞吐中嶽靈氣殊不潮志益西南行爲襄城古之首山經葉縣憶飛舄仙蹤令人飄飄有凌雲御風之想崑陽鎭光武破尋邑百萬想當年雷風震屋豺虎股栗又令人雄心猛志紛紜四

㨿也裕州博望中原要害涉河三十里至南陽乎臯曠野突爲春陵白水眞人所自興良爲不偶過新野訪陰麗華故里劉玄德壘壁漠然徒見雲樹之蒼蒼而已樊城無城僅有衢巷商賈列肆絕漢則爲襄陽遊其大堤陟其峴山探其習池山川人物不勝弔慕宜城爲故鄢多宋玉遺事由麗陽石門二驛至荊門皆山徑西楚門戶荊州一大府也沙市瀕江巴蜀布物木繖所湊冊上下如駛天地至此似分南北大界故渡江而公安之西之南民以水稻田漁爲生庳地繕隄塘廬舍宛宛高地則菉竹疎松時蔭馬首不似中原莽蕩澧州屬岳陽洞

庭上游孫黃大龍詰驛山多人佈田上歸穀粟戝惟其不當大下陸海是以民樸而不知有紛華亦西南一樂土也常德故武陵問所爲桃源避秦處于傳有之而縣有以桃源名者漁郎問津夢耶眞耶大都人世風塵浩穰中談神仙清微之語故自可喜可傳一時好事者寓以遂作千秋嘉話而不知其烏有也武陵以南貴竹滇沉孔道而余以封事畢即策馬東歸矣龍陽益陽寧鄉皆負山帶河支脉蜿蜒長沙爲大府勢更雄秀水則芫江湘江西粵之半下流也驛路喬木山花秀林奇草繽紛錯落應接不暇獨于屈原賈誼不勝悲嘆兩公抓憤惟

其沉鬱當年是以百世之下名並風與江山藉采天何以於忠義哉醴陵接壤萍鄉江楚畫疆盖湘東橋水入洞庭瀘溪水入彭蠡萍鄉稍東一舍地實衡廬要脊從宜封道上稍南高峯截業可六十里渡湘以來諸山此最雄拔問之則安福縣境吉州之人文宜朗豈不以地乎官春山溪疏秀分宜環大山而臨清溪新喻清江皆平衍彼樟樹循河堤南行爲豐城折而白狐嶺抵會省歲甲寅行里熊子之草堂也于是作南征記爲之論曰以余所觀于太行之山北首燕趙中包韓魏南至于河東延于海岱不洋洋大風哉帝王雄霸迭主天下故其俗

渾遠而矜氣節其人材豪博而有竪立渡榮陽嵩岳段會泗邇而盡于齊魯者不具論其三正幹在河淮之間者爲泗在江漢之間者爲郢在江淮河漢之間者爲濠本朝三陵予劒所藏宜靈長之業與天地無極也江以南衡山最尊虞舜之所巡遊也亘爲五嶺迄金陵爲大都會而江浙吳楚閩粵之地皆鼻祖大庾原隰綿行江浙爲聚故人文財賦甲天下大哉觀乎然從古都江南若莖莖爲偏安何也說者謂江北之山如古恒山在雲中者與嵩華諸嶽皆有拔地冲天之勢峯巒聳卓其本類頎峨而末免磅礴中原宜爲帝王所崛起南條高廣

而遜其聳卓是以第能偏安耳然人物高奢生聚蕃育舊家甲族比屋蟬聯此又中原之所遜也嗚呼此雖形家者言而亦天地秘設之所定矣雖然燕趙之悲歌慷慨以舟之容也三河之矜氣義遊俠之遺也江南之佳麗六朝靡靡之餘也夫箕子封而禮法與于朝鮮文翁守而巴蜀學比齊魯況以帝王立極中區帶隅分野風敎盖可忽乎哉

采薇記

天啓六年江右坐黨籍謫戍者五人崔逆長兵部並隷之于五溪之西余得平溪古荆州荒裔載籍不經見度其地當在夜郎牂牁之間云嘗是時功令嚴急部劄以八月至則以九月之十九日催趲驅四騎作力六人從南昌亭下載星行家人子止送于三亭之南僅偕朱子伯章喻子仲文男人霖宿白峯之游岡原蓋先人丘墓在焉席草拜別次日諸子皆令歸遂渡三江之川望劒水而發不敢

宿傳舍夜卧江干酒壚拳曲一小樓凌晨乘月行二十里始明午飯樟樹之市步行過同年聶工部門門者兒辭稍折爲吾家侍御汝龍第室十年疏牘擬一就談及其門誤躧市人之足微聞其譙讓語遂與盡爾返第遥望見汝龍輿蓋而已渡江三十里爲臨陽郡沿途隱姓名若脫身游未有識者乃至天寧寺門一老都養識余號于人曰此二十五年前何公司李之門人也甫入逆旅而同年黎工部跡至具雞黍相從坐談漏下二十刻乃別工部蓋以都養言也凌晨起輿厮跳者一人浼亭卒一人代肩行李三十里至大坪滿坪種茶寒花截途素色微馥坪盡見河河濱人家多橘柚之園朱實離離護以樓竹無闕入者晚宿碭岡田舍其老翁年垂八十有子力耕門堂頗肅凌晨經新喻則趾錯于山自此始行人多戒心于虎分宜谿山明秀感嚴相君事因念貴彊相秉要時多能梭天子之臂及其敗也邑屋人盡笑其所爲雖輿厮呼之不避名矣乃其宗屬頗蕃盛衣冠第室殊鼎嵎而

官道之砌者直達宜春猶當年之遺烈也于時玉衡指冬夜霜初降丹楓烏桕爛若漢幟揷趙壁中而壯荆翹楚中紅子歷歷又似珊瑚靺鞨着樹兼以黃籜凌雜青柯未彫晴嵐掩暎何尚春景日晡至袁郡其郡之皐門榜曰韓李棠封以昌黎之所經治而郡學三絕碑則又宋李覯諸公書記云距二十里止宿田舍牛䖍角以數十計雞豚之畜甚蕃蓋作業之劇者明午過宣風瀘溪之市市屋連比客舟鱗集販糶精鑿白粲雲碓水舂有歙賈識

余從人餉以斗米不能辭是夜止宿山下巫家之小樓亦以虎相戒次早則問某亭豬子爲虎攫食去官道旁一巨石人亦虎名之像形也蓋江楚分水處萍鄉邑治水入楚至湘東可航則買舟爲衡湘長沙之泚矣別有記長沙至寧鄉百里領邑者爲吉水周君以在郡未値遣人問遺于逆旅又百里至益陽資水所經二邑山水疏越饒竹木稻穀寧鄉販糴之直倍稱賤下至龍陽可一百四十里天大雨二日始達輿中殊苦寒兩夜逆旅湫隘聽

風雨聲瀟瀟天涯客思倍覺淒其明日大霧三渡水沅江爲大多魚鹽之市下近洞庭聞水漲時皋陸皆溢遆眕章華臺問楚靈王細腰宮館豈亦與龍陽中流泣魚處片帆可達耶日晡至武陵郡憶萬曆丙辰持節冊榮世子過此卽余一身有騎馬戴笠之分日月幾何而遭値如斯道家倚伏之談良非虛語宿西門觀音閣逆旅武陵鄒令君以同鄉見訪同咨楊中丞以相冢出鄉未得晤楊園臨江十年前擘巨觴張飲其中今以主人他往叩守

者亦不應矣往桃源八十里渡水凡三平田崩砒皆黑壤饒戎菽木棉江水尚寬緩及桃源則魚梁砂磧與碧灘纊錯夾江多石崖水勢遂急縣前之羅山三峯銳首崒嵂可觀鄉人項姓者爲縣幕相願殷勤楊公亦遣急足持書道款曲距城二十里爲白馬津卽道書所云白馬浪光之天渡此則爲秦人洞訪桃川宮及瞿童上昇處皆榛莽牢落無所爲飛花流水僅一澗高百餘步清流虢虢隨石磴迤邐曲折而下來無端去亦無委上下皆洑流

而天尊巖大士殿雜包茅中而已官亭峙四碑刻唐人絕句乃壁廡間多爲時人詩字唐突然自此以西閱其風景謠俗又似別一世界余行天下凡未曾有大張眼目謂千里皆桃源可也六十里爲鄭驛又七十里爲新店沿途皆小山周匝氣勢極其端好而色皆蒼潤如鐘在簴如甑在釜如冑在甲旣纍纍然殷如貫珠又如俎豆帤蔦陳于食前可以置七步步皆山步步皆埜流聲湯湯耳爲之聾夾澗之田極狹嵐氣逼人目爲之眩晛覵亂举

稍疏處則接天高嶺遥迭紫翠又如帷幕中藏貯
敦彝卮匜諸物官道廸行回互雲煙尺寸交鎖水
流其間浸淫道上或以道爲壑其不能道處或直
徑壑中以壑爲道或道在一彼一此絶壑取之至
有半日而渡四十八壑新店至界亭是也未至界
亭東其辰龍關殊有雄勢于巘嶪中鑿空而過東
馬懸車界亭至馬底其山其壑其道於此無異特
山色稍遜秀媚耳馬鞍山亦有東馬懸車之意而
馬底至辰陽更爲崎嶇有新息亭在山腰其傍皆

遜徙保馬者碑驛官去思不可人意惟距亭十里
爲白霧洞二洞相屬一高一下下者深廣四五丈
磊砢之石外塞口微張而哆其中上覆者滴乳多
螺文側出者似象似虎似杅似榻下載者水淫其
上最深處如烏注員官空可三四里然深黝不能
入入者必以束炬洞外之石與高洞之石皆似泰
湖所産捫而望之殊雋政不必于深入也又行十
數里爲馬嶺洞崖頭斗出崖腹匡入崖泉如擲線
直垂下作中霤雨響日光照之五色動揺俗人謂

講馬溺特命土人改正之令其處處播敷又行十
數里爲觀音洞較白霧倍深洞門橋焉流水有聲
循橋乃入洞洞中上覆者雲氣盤互如文成將軍
壽車側出者如鸚鵡奮跳旁挺者如馴象周章惟
旁挺一扁石如大禪榻可坐數十人榻下爲深潭
渚水淵然流至小橋始有聲榻上下皆空其挺勢
如口中張舌亦奇觀也行十數里皆高高下下至
望城坡而辰州邑屋煙火突見于萬山之埒辰溪
西來酉溪北來二水如束帶映照官寺臺宇城郭

沐似宋元人界畫樓閣以丹青塗山水也止城西
逆旅一日有半傍有漢伏波將軍馬援廟踞山臨
水殊自雄壯人民淳樸夜無盜賊一素封居屋負
郭倚山數代不徙未見他非常蓋可知已益西行
爲船溪沿途奇石林立皆如江南泰湖産或叢起
平田中作園池中積累假山或屹立道傍如巡徼
官兵甲冑相迎或闘逺丘阜有門楣輿寵廷楹之
可觀遠望其疎疎落落者又如漢將坐沙中耦語
聞有玉華洞距官道不遠乃爲輿夫所詒過而後

以相聞遂未能返觀是夜漏二十下至辰溪無逆旅可覓遛于郭外民樓止宿尖煙在下馬卒輿廝杳處一室蓼中問自草草凌晨渡河見有一溪自巒塞經麻陽來復如酉溪之合辰陽者飯山塘驛夜止懷化山壠高下馬足凌兢不異昨路由懷化至芷沅可百二十里山稍疎豁不逼官道有平田村舍之可望而其中壟口市亦不落莫惟羅舊驛軍夫肩輿自此始大都自桃源至芷沅垂七百里界亭以下溪水亂流山色娬媚自懷化以下山有

疎密而氣勢雄峻溪流亦大然石居最勝到處皆平泉午橋之景其人民風俗俱淳魯夜無盜賊行者可以不持弓刀虎狼不鬪食人若無援兵之騷官客廚傳之擾差使鞭笞以賦馬錢則所經村舍無之而非桃花源者前所謂大張眼目眂秦人洞職此故也芷沅近以黔事設一都護暨監軍轉餉二使者幸僧未即出入民居處尚紆紆然渡河而西山勢復合溪流如綫遥望三舍外高峯簇簇皆紅黑苗之所巢居云五十里至便水驛又四十里

至晃州驛驛東一洞名洪崖瀕河僅小阜其外紫石稜稜而楞入于地中豕在此岸尻在彼岸有人以火炬深入聞水聲在上絕不下滲詠王維詩洞穿江底出江南豈獨嵩山余於此亦云洪崖乃羣盜王名非仙人可拍肩者寨口見在彼岸即洞之尻也又三十里至鱅魚堡又三十里至平溪衞處處皆戒心于苗晃州鱅沛之人爲言近年諸苗收鹵之狀猶自談虎變色乃平溪之東則紅苗正倡亂時浙東陸公爲偏沅監軍使者殺傷亦相當鉗

其僧目以挾之亦未大動余以十月二十日即次軍城主諸生洪國尚時河北屯堡半徙惟城中士民熙熙若不知有苗患者城如斗而缺圮處跛羊牧其上余問之曰何恃而不恐曰恃此一綫之溪流耳然褰裳可涉景泰時苗蒙倫曾圍城三帀以天幸得全余不覺失笑曰此亦桃源中人習見高山流水吠狗鳴雞煙火相望老父稚子怡然相安更不復意武陵漁父倚棹而問津云時甚閒暇則援筆作采薇記

杕杜記

今上御極嘉與海內更始布喜騰詔黨錮先開縱舍宽罪明遇乃獲偕諸流人蹋屩東還先是聞熹宗皇帝八月鼎成攀髯之慟萬里莫及計至成禮蓋十一月之望也時有揭光祿齋　今上詔書至滇黔過平溪敬致禮部謄黃一本端肅開讀始知綱解則語衛官申自黔楚當事徐治裝行鄉紳暨合衛文武孝廉諸生送者相屬于路三十里不絕思州胡太守柟亦不遠四十里來酌酒旗亭爲

別時紅苗大入銅仁當路屯塞胡太守與平溪掌篆李指揮及李守備趣歸爲勦禦計余亦隔江止宿周巡司官舍次早渡晃州思州莊司李來送司李崇覽闢丹砂廠驛田墺坪語及紅苗步騎倘結營當路未散別司李飯波州守路皆有官有宿便水驛陰雲嚴風釀爲微霰明日大雪取道山崖下欲江漸峯峯青螺皆似白鶴蹲立江際漁舟三三兩兩或泊或行所爲騾子關者尤高險捫蘿穿空而度萬木蒼蔚馬足凌兢呼亭卒扶輿上下窮日

之力五十里至沅州日暮矣舊設都護監軍已裁去州守與兵使者俱遣人大繢餼食宿于逆旅正當水勢衝激處枕上江聲聾我夜夢詰明徑羅舊驛驛官具食甚潔自言原籍江右晚宿瑩口沿途松林疏密不似昨者諸山枳棘蒙茸單氏五諸生具殽蓋平溪衛千戶之疏屬也明日至懷化驛諸生陳九韶具饔厥祖爲江西人富甲一方居屋亦壯大信紙索詩量爲題二絕復書叢桂堂三字以扁其別業夜至山塘驛驛署後紫荊兩本黃楊兩

本殊蒼密可觀新貴陽太守麻城毛君將其同邑梅長公中丞書梅自稱覆盂子蓋與余俱同患黨錮者幸楚大夫寬緩奉今詔得不遣行三十里至辰溪途中晤孟司李以鼎成故彼此俱白衣冠渡處正當鐘鼓洞一石冢突兀瞰江楞空中有石作金華聲巨石濵邑岸者纍纍如貫珠更古質有氣勢灘水首受故且闌上路皆激箭至此何已數十里故辰溪一渡東西易位飯候館中屏書湛甘泉酉山銘暨王陽明詩銘詩有從今夷險渾忘却始

信羊腸路亦平之句暘明蓋自龍埸還也辰溪郊外峯巒巖洞所在爭奇一爲白牛洞洞不甚高深洞外石色蒼黑而峻嶒賈如弦高者夜每宿牽牛其中稍東北爲甘橋洞本一長嶺如修蛇橋下澗水湯湯直穿嶺橫行穿處仍巨石犬牙冒其上若天生橋然遠望亦蒼黑峻嶒四十里至船溪所爲玉華洞者山勢如伏兕昂首隋尻昂處壘焉凴石級數十攝齊以入明闇相半明者羽士供玄武諸神闇者燃炬回互行乃可竟其石乳之奇天下未

之多有穹其上而垂柱至下亡慮數十若天庫樓庫有五車又若天五潢水中具三柱柱之大者拱斗規以尺細者植竹竿規以寸旁挺者或如海蜃吐肉或如孔雀張尻或如侏儒騎危積累上指者如駢拇下指者如垂錐虬負馬承鳳翔獅蹲虎跳蜿蟠山節藻棁雲屏藺疏應接不暇大似華嚴經中所稱佛王受享旌幢鼓鐘無端自青蓮坐中湧出宅洞之奇都以泉石冷寂巖崖宥僻而已此洞獨富貴入陶朱之室色色𥚃麗玉華之名不虛也

于是命小羽士酌酒題詩而別時蔣黃氏[illegible]行三十里漏下二十刻宿候館明至辰州姚太守出具供億趙副憲亦致其餼稟隨趣發徑望城坡距郡二十里道旁有沅陵令郁君新開之洞命名雲從夫洞本古道茀以郁君始治也洞口爲亭右爲臺巖上爲經行室僧名證果者住持之洞中亦有數柱外明內闇古遂虛玄辰沅當路諸公過則張飲其中然與觀音洞連曾不半里余舊歲過遊觀音洞泉鳴橋下風生塢中端爲幽勝今忽有雲從

而人皆趨之則新故之以耳從此而馬底界亭新店鄭驛桃源山水巖石無異舊經語在采薇記中總適桃源至平溪凡十洞桃源古意也實無洞可入白霧觀音白牛行道人所習也而雲從以新貴鐘鼓以聲貴玉華以奇貴甘橋以穿山貴洪崖以穿水貴白水以瀑布貴或名或不名或被土木之繡或受文章之釆或爲牛羊樵牧之所舍匿于胚渾何毛髮增損芥子作須彌觀又何必宗道家十天下無何有之鄉乎桃源隨及徐季良而家僮亦

至余乃先行武陵郡聶楊修齡文弱橋梓是時或
高陽令唐君爲当以嚇鱴𩺰獄二年近蒙昭雪放
歸武陵人也楊公乃獲悉　今上新政有　成廟
世廟之爷斷而出以從容卽從龍諸中貴人不敢
旁贊一語事事出人意表大爲世道民生手額游
龍陽徑益陽沅湘交會至洞庭魚米之鄉也新康
聶周飛石使君觀其夜漁之化明日至長沙入年
友顏雲漢大祭署中爲半夜之飲盡出邸報讀之
今上方有所誅逐不覺同大祭起舞是日長沙郡

邑王者俱致餼牽凌晨取道荷塘過吉藩冢舍古
木虧蔽可十五里于是霜底南風氣候和煦驛路
梅花盡放飛香襲人距荷塘二十里多巨石崛起
水田中其自致者曰鼓曰金曰旂其兩片附屬者
曰剖瓜奇矣醴陵萍鄉以揷嶺分堠舊邦謠俗聲
語倍堪恭敬史稱長沙豫章皆南楚雖三千里而
士農樵漁之所托聚無大改異也瀘溪宣封以水
以爲販糴之市多斂賈日夜裝宜春分宜蔚然文
明矣深冬寒沍山間華實之毛不能如昨秋掩映

分宜至新喻巖風比吹輿中掉栗時東萊姜州牧
掌邑輿廝皆夙戒以凌晨發漏下乃至臨江郡明
日渡樟樹至豐城次于傳舍風雪大作乃一介行
李裝舟中而輿行取徑白峯輿廝冒雪行十步一
吟獨嘯而歌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句情景逼真
又明日抵里門于是作栰杜記

采薇記

歲戊辰爲　今上崇禎建元遇既自夜郎采薇奏
赦歌秋杜生還嫠處東皐以獲奉先人蜡臘爲幸
不敢通賓客春仲讀邸狀鍾給諫玠上書訟謫戍
者究冠首及遇奉旨特復官誥且曰才品斷著其
擢用之于是薦剡盈旁午春季寒食乃攝敝衣冠
往北山一上先人丘墓猶嫠處東皐如故夏仲陞
推起右司馬夏季報至則上書稱謫徙餘生觀縷
蒙不測今益憒耗不知所爲恐負任使累聖主知

人之明謝不赴凡値虎酋挿漢入雲中大掠殺吏
民烽火徹甘泉又東北西南皆緩兵𨍏書重跡而
狎至大司馬門冗如蝟毛左司馬呂公純如嵩疏
見督有旨令納言不得受辭疏賚奏者重跡而返
矣則以秋仲入城報謁于秋季朔二日北發用中
縉紳先生將者張滕王閣渡章江明日晡後次闈
通傳舍匡廬光景深秋逾鮮憶三年前得罪過此
一朝有宅且不復相見今日獲與山靈對秋毫皆
再造之恩也明日午渡九江夜漏上十刻次孔壠

廐舍早發黃梅夜漏上二十刻次楓香舖舍尋次
太湖次潛山天柱崔嵬想見漢武望祀英雄之氣
與風雲同壯大次桐城方職方孔炤張山庄次舒
城早就太僕濮公中玉宅一談畧具雞黍殊見太
僕雅尚次廬州太守以下皆具供授餐返璧蓋不
敢以往來累四衢主自此至都門皆然矣次定遠
濠梁歌風地也殊莽蕩次固陵道見有塹壘句圍
屬河輿夫稱日霸王城乃漢遣騎將追羽至固陵
即此靈壁即垓下是日天大雨霑衣渡睢水北至

夾溝有山句圍數處羅觸睢如天市似乎鍾風氣
之會河灌彭城官寺樓臺傳舍皆爽淤于泥沙封
及屋危官民俱徙置雲龍山椒隔河創傳舍三楹
居賓客殊草露無泥泥者徑子房山之麓次利國
驛皆山介利國古有鐵官冶芒碭在西下相下邳
在東多楚漢戰場地勢亦莽蕩徑互鄉次滕次鄒
望嶧山巖巉嶒孟廟翼翼始覺神遊俎豆矣兗州
爲大府宿兵防妖盜巡徼將橐鞬負弩矢道左陳
其步騎數千泗水上盡甲負郭置兵廬窮日之力

大汶上是孔子為中都宰處明渡汶而北樹藝蕃
田野闢東平不能及其齊魯之疆聊阿以北有河
專通鹽運意者其濟水乎而德州則瀕今運河耆
鄭水百泉之委也至問所謂禹穿九河之跡則具
在河間今悉變為桑田而黃河從碣石入海之故
道又安在哉史稱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汲黯鄭當時
大發人徒塞之輒復壞考其時則河不用道東南

徙在漢已然而襟帶濠泗中國之經瀆會焉殆天
運豈繇人力耶河間南北多逆璫祠宇莊佃土木
甫綢隨就刋毀而其投死之阜城逆旅亦丘虛氣
燄所留獨河間馳道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蔽
金椎之隱者溝兩周而墳厥中水潦無潵焉任丘
故大邑饒富貲然向僅施土墉今則延磚壁立故
田錦衣之烈也錦衣事產直至滹沱俱沒入豫瞀
藏得白金十八萬輸大農矣滹沱水從塞外穿雲
中九原放天津入海廣可十里再以長堤虎吽茇

菁萑蒲舟船鶩合無異江壖擊鮮之直倍于門雄
雄州宋為瓦橋關與契丹邊界處即白溝河其
州皆太行之所發源云新城燕督亢地秦皇貪此
幾殲荊軻之匕首甚乎哉利之為害也涿鹿黃
帝之庭蚩尤為兵戰鼻祖是泰古時已開龍鬪之
場北百里為漁陽神京鼎定居庸山海鎖造陽襄
平之塹以備胡東至于海地形阨塞如十二東西
藩臣為臣衛中宮天極其太乙之居常明固萬年
不拔之宅乎迺為遼金元餘閏竊據其故城址尚

距今城五里間其宮殿皆在鼓樓北偏跨京兆署
左右乘剛而居陰未若今宮殿宛宛西海子天然
太液開陽而會柔地道先立分野在析木之津蒼
龍之尾神宮九子陰陽摩合漢光煥發垂以刻聖
之仁漸義摩具所以立天人之道悠久無疆者夫
豈偶然哉夫豈偶然哉遇以十月朔三日覲　令
上皇極門曳紅采颺翠氣衛士蒙肩負羽杖鍨鉚
而羅者萬數設九賓臚句傳尊卑次起通名姓謝
恩穆穆肅肅蹌蹌如也詩人之歌采菽何以逾焉

茇棠記

崇禎巳巳冬仲將之南都繇吾邑東門取道持溪原隰龍鱗青松遮隱霜晴皎潔人烟疎密鍾陵橋以溪水達君山湖販薪者之所走集石灰嶺迤爲五龍崗不甚秀衍宜湖以東土著者樸愿力勤雖富無所紛華也宿潤溪候館館傍有寺絶溪爲橋橋兩岸皆市春夏間茶直可千金戴叔倫自潤州流寓其地因以潤名溪云山不甚高松石殊可觀黄貞父先生於戴讀書處建寓閣祠之足賛文士

風流明行四十里渡龍津爲餘干縣江右郡邑獨餘干新淦見漢史其南楚之疆耶繇彭蠡塲地取道饒州多徑茇萮中郡南再渡水入城城無他饒賈人重裝竹木聚之東門浮梁陶器通天下無貴賤仰給焉出北門取間道之建德三日始達路雖徑而驛置不設其所謂石門永豐諸市鎮官之徼巡者居之沿途皆平崗近建德始入山山間盡松杉苦無河渠春夏水漲松杉灑澗壑之流以出其民亦樸愿樵汲自足居屋比鄱陽較精飭南直隷

治而屯則多撫州所孔宮詹兄弟固用屯籍顯者山雖高深而風氣鍾美鄭司徒諸名家桑梓恭敬處良非偶然建德二日達貴池亦無驛置止宿亭長之舍然路亦不甚崎嶇同行者喻子仲文也緣以狗馬病中途上書乞身言旋沿江岸候吉書再發數日警報至有師命不可以請上書人未及國門重趼而返　主上宵旰人臣義難偃蹇則以庚午正月穀日單車從北山過洪塘宿南山寺寺僧力田與里甲同徭役從萬年入山蹊坂橋曲水孤

城僻左百里爲樂平縱横丁廻阡廣場之間竟日始達薄暮天小雨百里爲德興途半渡小河午飯民舍田疇中有奇峯卓立干霄礙日其鋭處如雙闕所恨居民採石燒灰不無剝鑿余爲題詩以護之望中如此峯者不一惜在偏隅千載誰賞至德興則街鼓社燈薫天震地月色浩然余亦忘其跋涉明日循東陟筆嶺高可數里蜿行回互過此則山徑益深昧曲折半日如在河干循河行倚高臨下車爲之枳敖口之市居屋百廛涉河爲婺源疆

矣假宿民莊凌晨行山谷間闕巷滃霧炊烟遠近
相次依山傍溪疎松深竹掩翳樓閣如行圖畫中
發源邑城有朱子闕里車過者必下恭也午飯畢
出北門穿嶺渡河甃石堅栗徒杠備具亭堠館舍
皆精麗江灣多右姓聚族道周有書室壓水爲亭
佗置殊雅宿列磯鋪明度金竺嶺上下皆斗壁僕
人舍騎步行官輿用亭卒牽之如百丈然盖南條
要脊分水處嶺水如騎屋危而東西流西流入彭
蠡注江東流入錢塘注海休寧即於此入疆焉衝

市屋宅星羅雲連馳道甃石如砥值雨弗濘距邑
十五里以夜止酒壚中拳句聽霤聲灑淅明至邑
飯畢從東門至歙郡可六十里皆行人家簷阿中
來皐凋而聚族者居室都壯大高墉峻宇塗以白
盛溪山開敞巖鎮街百貨所集延長十里吾行天
下未見邑屋有如斯者也則歙賈三倍之以耳至
郡城郭負山帶溪風氣之所鍾也東門一塔畢東
郊中丞不半日抵績溪所見不能如西門抵休寧
之盛但遙想黃山嶻嶭風雲之氣若見若不見徒

悶勝蹟於輿廝口中績溪邑高山之下出北門十
五里爲暈嶺則又南條要脊矣夫徽郡所絕幹嶺
是知爲地脉句巳宜其財富甲天下暈嶺比金竺
徑稍寬廣卽循巔蜿行回互者可二十里其分水
猶然如屋霤之騎危一注浙一注楊子也夜止亭
長舍中拂曙至旌德距涇縣百里山勢莽宕水勢
湍急至涇縣山始就平水始可漕浮船待裝者鱗
集自萬年至此從來轍跡未經繇此而南陵蕪湖
當塗皆舊遊也采石風雪大作暝甚止宿舍館明

日飯江寧驛百里抵南都暫憩高座寺寺僧固舊
識引看廿露松風諸閣寒梅乍花高竹成蔭質明
謁高陵入城抵爽鳩之署殊作并州想而吏人父
老子弟皆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嚮在御史臺
督課江南北軍吏撫摩我者也依依有周人甘棠
之意焉獨余愧召公也獨余愧召公也

說棠志

癸亥冬廷推熊子承南都御史奉璽書提督江介皁吏討姦邪盜賊消伏及側子整飭臺綱兩載有半瑞禍作謫徙去時爲乙丑夏越三年崇禎戊辰蒙 今上灌盥召入爲左司馬明年遷南大司寇以庚午復任嵩嵩理訟牒臺署相鄰視玄武湖堤旖林灌木如棠也業巳作茇棠記語在青玉集中越辛未夏復召入爲大司馬拮据周戎之索十有六月用不稱罷歸十年壬午夏羣盜陷金斗濡須

南都大震蒙恩從削籍起參贊機務御批遣官敦趣一月三至勅免例辭遂球于不宿之義旋理敝衣冠銜炎就道即北山𣴑丘未及別里中縉紳先生張送郊亭幕府標將執戈之前送于三亭之南取道白峯渡西洛水漲甚吠涿涓埂哄洴潛沱潰漾灝溔投夜至先君丙舍次早拜別徑東石門覲瑞雲爲渡霄山至進賢六十里沿途哀次高下松隴疏密薄莽抵同里之館同邑縉紳先生次續枉顧或餽竟餕明縣東門取道持溪平崗䩕阪餞

材竹沿途廻陵溝瀆星羅午貫宿東鄉明發安仁土多赭色渡信河而東北則貴溪也縣城溪水旬曲山有銳首迤足者七十里抵弋陽高高下下百二十里至廣信徑興安天雨淖輿梁半圮九十里爲玉山水皆西注常山江浙要脊水分東流矣遂買舟卷局蓬窗夏漲流甚駛投夜抵衢州晨起艮久無候人到旁有官舫載秖艤不可問竟乘艑艫掉半日過龍游抵蘭溪瀫水驛矣吾子人霖以義烏令量移水部兩臺題留監護浙閩軍討菁寇適

以選調姑蔑兵至橐鞬候吾于郵館勖之日皆王事也子必勉旃廣漢渤海善師其意毋貽吾東顧次早別午至嚴州馮司李致餼餐富春釣臺漠然山高水長蓋四十年中屢經此不厭客星頻見也明縣桐廬富陽至錢塘東望會稽禹穴覇王之跡縹緲雲煙間泊江干夜巳二分明徑武林連歲歉疫民人半稀西湖岸上轄相望不可行行城中室室多反闔者武林門外登舟艤使馮君致餼餐明日遂行時久雨崇德桐鄉嘉興宛在水中史所稱

藪其隄川三江而滙五湖是其地也白晝戒心于
盜吳江平望湖中尤盜所出沒梭夜抵蘇州明晨
黃中丞以鄉誼致餼餐二十里爲滸墅關晤榷使
楊君梭夜泊無錫縣宰久缺學官守兼空如入無
人境次日到常州太守病亭父致惠泉一罌猶然
廣者吾舌尚在淄澠之水豈不辨耶吏人用官物
率如此至丹陽值與賀中冷侍郎一晤自武林至
此吳地西到江東至海三四十年中故人無一可
問蘇堤曲宴虎丘笙歌錫山酒市值付之孤舟夜

夢懷思綢繆中始信人生地上寓也漚泯萍逢劇
場出入耳屑與行句曲道上茅山降雨冉冉接金
陵王氣中明日開霽進高橋門父老向予言近年
經蝗旱米翔貴昨已發蝗今得雨而解率褰帷相
視而笑曰此二十年前操江都御史十年前大司
寇也三度金陵兒童走卒皆識面貌蔽芾甘棠之
三章若爲今南國與歌者豈不亦召公哉予愧而
謝之援筆作說棠志

秋槎志

志秋槎者熊子以崇禎癸未八月從南參贊蒙恩
賜歸鄉江路掛席御秋風遡洄而西風力積厚悠
永不十日抵京門漫記沿途貌聆衍漾卽景卽事
而役予墨客卿者也初發出石城門公卿祖餞寮
友治張踟沱之士隨從相屬若紛青雲而綴虹霓
焉日晡登舟賓客猶納謁梭夜乃開明解維泊江
中黃頭長年帽擢編帷竟日始共五分夜擊刀斗
爲守詹卓揚帆駕浪沛涌鶻鷁殊有張秋風山皋袖

霧澤之意遥睇鷺洲二水牛頭雙闕髣息依違日
下春經釆石洋煙渺渺兩岸不辨牛馬談者俱云
此處扼要尚非通論抵太洋河更漏動矣辰發梁
山東西對峙若朱鳥之東員官宜用戈船梁麗火
攻習流之衆依山壘守談者云爲金陵門戶良然
是日風柔暖乃次蕪陰蕪故天下陸海巴蜀吳楚
布物木纖材貨所集戶工二部設兩關榷之襆被
矣蕭伯玉是夜亦泊舟茲邑聚語半晌次日經紫
沙洲蓼葱茭叢煙蒲魚鰷靄淼川蔚雲高林素魯

港曹縣二鎮新經亂兵居民方徙而保歸焉至荻港風急橫舟絕江而度彼岸殊難爲力至則中夜矣明發風利濤駛水廣山踈沙鳥爭飛汀鶴孳呼紫鱗衝岸蒼隼護巢轉背而過應接不暇日下舂抵銅陵仍與伯玉聯檣夜語浮數大白而別明發秋蒲遠望九華阜陵巒巘挺者若玉筍幹者若天柱覆者若華蓋褰者若纓帷矗矗崇崇其神明之隩區乎嗣繇江夾中行頗爲安穩鶯舌已黙鴈翰初開始見雲邊數行額篆嘹喨聞天又竟日泊皖

城因黃魚腩玉紫蟹流膏處而騷于亂兵羣盜廬屋蕩然黃中丞杜將軍陳司李納謁話至然燈明行風頗大行七十里依皇㵎中蒿菜偏香荻花叢發舟人採樵無禁古云江皋河瀕惡種無不猥大其語良然明一日行二百四十里至鱘魚嘴飛帆經雷港馬當小姑自波若山出入日月其寬廣處大與地沓小姑屹立靈變奇褰豈天門役鬼工耶數日前亂兵尚有留落于彭澤望江萑苻中者予檄海艄裝習流千二百人疏捕之遂俪片帆皆上

古詩云長鯨好膾無蹤得乞取艅艎作釣舟詠及此猶令人雄心猛氣紛紜四據乎明行四十里至湖口遊徼將許大成列沙船兵戍豫章之咮固金陵之唇皆予指也風利帆駛頃刻過大姑看予所建窣堵波如岳麓之瞻高掌匡廬一片青旐紛以風嘗殊自雲壁漢柴桑栗里獨酒陶潛較之運甓功名將無同又頃刻過星渚因憶三十五年前萬曆已酉冬予以儀曹郎祓徵書北上至此阻暴風因登廬山探奇五日備歷飛雲積雪之觀記在緑雪

樓集中眞如昨日正淡沱幽眺又不勝緬邈懷思云是日宿吳城水國蒹葭中忽飛閣纓虹僧林結靄漁市成行酒旗招客鷁采蛟文龍鱗蜃氣依依見故鄉風景地長水瀠民人歸本戶口蕃息爲之一快至昌邑而水之回互句曲者三處羅徐吁爲牛欄三折視以前湖江繚繞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內者至此若漸有收束及桃華灘舟稍爲沙嚙望閩榜人謡之頃刻抵章門時爲重九之前五日[illegible]解維幾十日而上溯三靈之流下洩九江之滋

滕白阜之山川歷玄龜之封堠凡以月值浮槎與
如問津天漢吾不知當時召公請老韋相辭朝有
此壯觀乎否耶彼命駕秋風特爲蓴菜鱸魚起與
者豈吾志也哉

明官[illegible]畱青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登匡廬山記

廬山於山經爲天子都背岷流面彭蠡嶓冢道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滙澤爲彭蠡廬山積高其上神明之奥區焉祇以越在南表周官職方書無稱古帝王封禪巡遊所不及世遂以匡之廬命名焉乃九微志又云方輔與老聃跨鶴仙去惟廬存又何異也班孟堅地理志以尋陽屬廬江郡以廬江豫章九江盡吳分所爲不離古文者是矣自潙漾剖判歷百千餘年虞舜始巡方岳

吳至周猶東南夷也不千年文明軼中原安知茲山將來無金簡玉書之事光景動人民共太史公南登廬山浮江淮而文雄百代陶謝諸賢以還風流茂衍李白曰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而俊偉瑰特鮮有過者眞江陽名岳何可當吾世跬步而失之庚子上公車壬寅領邑南征丁未輒瑞過里凡三往還於東林之麓取陰道仰天池如杓之在斗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閒晉讀李北海趙吳興碑特大意耳己酉拜儀曹郎水行北上泊星渚始得一盡[illegible]之興初治監輿由東古山西行五里徑九洪橋橋實門爲九長二百尺積石學學

爲壞詭豐隆質狀不同流水潺湲如膏玉漸深則篠蕩既敷草夭木喬環堵之居夾其皇澗父老子弟以薪以蒸殊見山家之作業劇也十里至開先寺距寺里許石磴紆欝中雜砌爲車馬道寺門百武之外爲南洪橋橋跨澗而長松翼兩干即非佛印了元手植亦虬然有玄螭盤舞之象流泉自寺背瀑而下泓然河决水中石鋳高樹蒙生青沙掩拂雙劒峰差峩立三尋之戟香爐峰蓋遠法師所言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棼氳若烟者相傳爲李白讀書臺鶴鳴峰開先負扆員聳而喬龜背峯隆頹岑峭並奇絕超忽紫色漸湮百鳥喧會東南眺

錦屏山若藏若沒風來月上鄅酒適至因呼僧步大樹下看月意在息心窺谷其如僧俗不能供對應何侵晨起覓寺碑古碑已刼于兵燹新碑截南唐主世子時寄遊此地比即位江南廼廢爲寺寺後臺基若削成而四方者舊趾也今爲紫氛閣最後爲寶豊亭亭後卽山巨石削爲壁中鑱七佛偈黃山谷書左王陽明蕩平宸濠銘陽明其以此當天山一片共然筆意遒健堪與山谷並寶折而右武數十阿曲路深平崖開徑徑傍僧穿石爲水遁注香積廚不枯槹而流可千武折數武爲瀑布龍泄開先第一勝也瀑自雙劒鶴鳴之間兩道掛流可

三百丈而合于龍池觸兩崖紫石稜如狻猊虬如雕虎嘯如天駛奔鬬白石横亘池上如百斛囷懸巖屹立如細栁營門水光淵澹如合浦珠窟巖間鐃風泉雲壑四大字周堯書靑玉峽三大字米元章書並古雅其他崆峒子紀遊及崖間大小篆不能殫論黃巖寺在其上因石笋爲小鴈塔都可望也迺出寺門取小徑折而北十里爲詹家崖渡靑天澗經萬沙廢寺過七尖山仰視如頹筆折而西北十里爲棲賢橋上有大士閣橋建于大中祥符亘高山而臨不測之壑三四百年屹然完整其下太中祥符年月四十餘字宛然可讀橋兩畔二巨石

如力士冑而扛鼎當橋之中爲金井其深無際潭結綠而澄淸瀨揚白而帶華撫柱横睇氷雪之氣凛凛襲人其上流嵒嶨如爪牙相搏噬中一方石當澗土人呼曰張果棺因石上痕遂爲大士拇盖妄也然水所從來高甚湍悍礮而怒若千乘車若萬人鼓若鉅鹿戰呼聲動天地蘇子瞻所謂雷霆與石鬬險出三峽右者此地也行一里爲玉淵潭潆廻三丈之規作縹碧色盖金井上游井中之布倚淵中之布垂倒挈金壺傾儲直下淺溜穿鑿萬古如斯其深不知幾千尺也淵上雲根如塌鐃知南康軍史卿同僉書判官廳公事天台張軍學教授

四明任泉然來遊刻晝深重字法莊嚴其徑旁者爲苔蘚所剥不可讀折而西五里許爲横石港重險榛薄陟石度流望山顛蹬道一綫掛雲端人人不自同也三千武爲冠石千武爲笠石千武爲歡喜亭右一瀑爲白水巢左一瀑爲長龍澗萬丈之源自虛旻鑿空而沛疑銀河瀉練映白鵠以混靑天千武爲相見灣抱羊角互臭而上寸連尺斷佹開佹閉捫壁而進白汗涔踵千武爲太乙峯萬壽禁嶂莫之與京降視五老峰則番然處下西望武昌東望泰淮漂渺湖江顧盼有凌虛御風之意折而西南下禪棲淨室棋列阿丘十里至金竹坪坪故

無寺僧續芳者以戒行恢拓爲千佛禪林水竹叢蘢蓊蔚隱蕩寺僧手指三千方外遊者倍是山門捲篠徑前爲庭供彌勒中爲飯堂一皷而會食者千人後經堂供釋迦高足弟子若而人誦法華楞嚴肅如飯方丈所治伊蒲饌皆精具廡下積粟米千石斂斂者司會雅樸者肅客首坐稽闌出都官稽闌入一老衲提挈其間如三軍奉大帥戲下亦一奇也坪陰爲黃龍潭有新頒三藏及新建御製亭僧半于坪部署之法如坪其尺五天松杉之勝望之蔚乎蒼蒼亦又一奇也日晡矣從將軍河取道天池可十里不及天池陟將軍嶺捫蘿躡滕而升

可三千武盤旋谷中渡水數四出谷復登高二千武爲天池寺門門外砌石爲棧列松數百山巔搆皇覺殿鐵瓦銅鏞俱舊物殿前地湧泉故兩竅如斐井今爲欄鑿方孔因號天池西爲文殊臺寺故文殊道場

高皇帝以周顛仙告太平勅爲寺西崖有四仙亭曰徐道人曰天眼尊者曰赤脚大仙及周顛爲四云文殊臺面鐵船峯下臨無地臺前有松名偃蓋數千年物疑即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而龕于十年之內爲可悼耳傍臺爲清涼亭石塔中文殊高二尺建寺初南都刱至者古色照人宋元以前之陶也臺方亭欹臺敞亭幽即偃

蓋松不可見而森植亭際者皆拳曲而被龍文日下黃昏微風習起明月漸流鍾動時四望如在氷壺中殊自忘其身世僧爲余言八月佛燈至有燄無質光而不曜浮空百千乘陰而來隨喧而散望之衣袖可攬即之又在虛微真佛光也余謂佛有眞光自守其果豈與腐草野血爭熠共深山大谷靜極生明天地自有此玄理陽明謂柱杖撞破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坪野英雄語耳予恨未齋五十日抱白雞登山令神藥異寶出也是夜東宿僧寮夜半雨雪交至早起一望空濛因念王彪之廬山記箕風吐火而蓬勃畢雲出岫而觱發冬之日何難霜洊東林月白虎谿共政惟此雨雪變幻出入灝氣山川大美庶不爲處之擅賞耳復登文殊臺老衲向予四指曰此漢王峯此仰天坪此蓮花峯此佹胄塔此石門澗此錦澗橋此半雲亭此竹林寺雲氣漸收一一可辨而漢王仰天爲最雄竹林僅有崖塹之蹟寺烏有矣循嶺拾級三里至佛手崖崖鬼五曲忽開洪洞崖中頂石如牟尼紆五輪指摩覆大千中厰佛殿可建二丈旗北爲御製亭

高皇帝所製周顛碑也下崖里許爲祖師塔赤脚仙埋玉處折而東三里爲寶樹樹故大杉生石凹中圍可五

人抱高百尺葉色赭如珊瑚樹傍多習靜精舍以雨未暇觀過此徑益窅僻風雪復瞑折而西南三里爲火厰本招提燔於閼伯佛能蔭法雲京火宅豈其不戒于炱石燒丹遂以妙相度劫耶復折重嶺二深谷二五里皆冷泉寒石始得故道三里而還太乙峯登其絕巘時千山帶雪萬嶂皆鮮渾成瓊宇于是抱危石攬飛雲觀三千大千世界直芥子許眞氣溟濛轉背輒變忽閻浮提中青寶色忽夜摩天上珂玉色忽觱單越境火珠色忽兜率陀天白鷺色玄紫絳素不可名狀長江大湖比藍音震水波盡黑而高處輕塵不吹靜聽深谷怒楞之聲

亦復在此在彼兩間物理見一端矣五老峯相逼[illegible]支離奇絭如老人連袵箕裾肩高于頂太白詩青天削出金芙蓉足以容之且步且輿下十五里至山庄鄧酒適至雨後瀑流盛漲龍湫呀呷蹴浪揚華低回玉淵金井之間不能去復折而北術五老之麓將以討白鹿洞也行十里皆平崗至則橋門外橫石如梁即無鏬中穿然速山南北而瀏若噴雪可嗽可洗古松修竹遷迤四成如萬華谷名冠天下不虛也謁先聖先賢讀諸碑記古文錯落其間以李渤馴鹿遺事砌石洞而刻鹿其中覺牽合然行步洞中敲推四壁俱覺響應秦坑久蕭何復壁間琴瑟亦可小異亭不一獨對最勝北攬五老下臨清流洵足蕩累顧物悟真散賞昔爲少室書門今爲新安爼豆然則勝地亦何常主裁折東南十五里間關至星渚夜漏下三十刻越二日復命駕遊歸宗寺距星渚二十五里而遙無他奇較他刹以尊巖洞朗勝寺久廢而新奉藏經僅廠殿供如來一軀僧云寺屬王右軍捨宅後有墨池殊蕪穢其所爲右軍者無文足徵也乘夜還星渚閒中行數十里菁葱莽窅豈孤文豹之所棲僕夫惴惴昔劉敬叔曰天台山路遐邈非忽生忘形不能躋今日之謂也次日冊行三十里波浪兼天望五峰積雪飛雲大覺雄壯幾日芒鞋備風雨霜雪之四氣合鄉者三度東林觀遠公嘯橋十八賢蓮社豈猶然味大鼎之一臠乎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予于茲山倘亦不負夙盟耶謝靈運曰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清曠之域聊于勞攘中取足焉非好奇也昔顧長康還會稽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二語括山川之美以應問者予聊記此以代口頰焉異日五嶽發軔每一念及披雪立太乙峯乘月坐天池臺結攬大塊之精氣未嘗不浩然意遠也

武夷山游記

武夷之山見于封禪書郊祀志所謂天子常以春解祀祠黄帝用一梟破獍武夷君用乾魚也語本方士怪迂而遷固採之其山遂名宅書記皇太姥魏王子騫遺事暨列仙傳記籛子武鏗子夷卽皆不經見而周秦以來已有仙人之氣矣山距崇安一舍從五父之衢涉皇淵焉卽武夷宮宮負大王峯削成而微方石冢突兀蒼翠間赭白色其陰三片石如立堵冢之禮斗臺投龍洞槎木番綿作猿猱行乃可登降冢之半爲昇眞洞藏仙人委蛻無數中爲幔亭子騫架虹橋供張曾孫處旁爲雲

龍道院址老彭之廬也宮如道家前殿供三清後供子騫爲地主羽士百餘人飲酒食肉無異編户環山之田皆宮田禁民不得買賣田租之半餉遊客廚傳羽士如騶矣降宮登舟厥水鉤巳九處曲厥石岬嵲九處羅迾洄從之首仰而尻俯者一峯名獅子石連獅子首銳而外頷者二峯名大小觀音鐵板嶂連登仙巖石色深黝如積鐵水名虎背灘舟行蕩漾以上流二石夯踞水中者類虎頭焉止止菴玉蟾白公之廬也水光石在太王峯下石上劖第一曲兜鍪石近立馬峯有勇士據鞍免冑之狀玉女峯近鏡臺合兜鍪隅置水潋其本近而不屬遹玉女上視如頰筆下視如揖四指逼視如揖三指遠視如婦人冠奇矣稍南則一線天也仙冠石如羽士冠負虎嘯巖小藏峯對鐵板者色純黑噴水珠如簾鐵板一石隱起類黑鋌下三孔俗稱胡人獻壘石旁一瀑如綆上劖第二曲大藏峯石竇中有船名架壑木板縱横類船上既凌虛下不墜實疇爲藏舟之人耶諸小巖築插木板如機杼何也仙羊石近車錢巖傳爲太姥鞭牛養錢之地昇日峯會仙巖宴仙巖皆高阜而隅置會仙之瀑如簾宴仙之瀑如綆簾瀑倚綆瀑冊三曲之齊觀也大藏而上爲雞窩爲金雞洞爲釣魚臺皆奇石縱

横錯置臺銳如人俯首插木板者二處洞穴如目金雞之瀑上如握線下至谿中如雨巖中藏小棤四五皆神仙委蛻板之縱横巖口如積亂薪羽士爲言先是邑大阜崇安令命搆木爲雲梯取棤置宮中雩乃雨骨如筋顱如拳也登題詩崖眡之甚辨其水之不湍而澄者曰卧龍潭御茶園唐置茶夫三百名其所謂龍井與祭茶亭者具在題詩崖水由罅中穿曰小九曲石之直突者玉華峯也壁而仄者鯉也卧者鰍也其曲四矣玉華之上曰雲霄峯曰更衣臺曰天柱峯更衣如頓鼓天柱本末銳而腹張水涨之亭亭焉柱下老子石五離離焉柱

速晚對仰止二峰晚對瀑如直綆仰止瀑如握線紫陽精舍面之大隱屏則精舍之負扆也仰止接城高峯其間壁焉見雙髻盖八曲之鐘鼓石而五曲可並觀者也小隱屏削成而四方冡微平肩讓於首丹灶連響鐘巖瀰聲怒而下若撞金鏞仙掌峯削壁千仞壁上水痕隱起如巨靈掌飛瀑如練雲窩之窩鐵笛之亭伏虎之洞皆瀕水千坐鐵笛亭聽怒濤依然穿雲裂石之意其蒼屏兩片石累而壁者曰石門盖六曲也壯廊巖若鐵壁有瀑如綉中壁焉見三峯銳者九曲中石也蒼屏之麓石如羊虎舟由罅中穿如蛇行冂互其巨壑黝然流水

從樹石中出不見厥端曰小桃源而城高與北廊夾置勢皆雄傑曲七矣城高之陰冡如鼓而下高其尻鐘鼓二石對置鐘鼓之下曰天壺者巇業頓挫又見北廊之首銳矣百花庄之石冡銳微亞城高小廩大廩之石以其如囷峁倉也小釣磯夾置百花庄磯水所從來高甚瀰怒轉背雲瑣石關其曲八矣小雲巖連三教峯中者高右丫善左者如植冠右者如立杼百花庄之冡其陰方平其陽銳其下有石名魚磕象形也魚磕之上曰人面石搆亭曰碧雲蕩槳至霞尾洲而九曲之觀止矣可望者齊雲峰三峯連屬至其界則平原廣野桑麻雞犬

人家不復受武夷名也放舟而下湍急如飛駛應接不暇復從五曲捫仙掌躡蹬道陟天遊觀逸邁曲折而高者五里其陰壑作龍腥奇險處不受趾歷險盡最平衍流水者曰胡麻澗天遊在仙掌絕頂對接筍峰峰如筍而中有隱痕若續斷然會當晚霽登其鼎臺而三十六峯取諸眼如食前之豆之登也侵明登一覽臺五步之內白雲守之躡蘿而下五里至雲窩從伏虎巖入司馬泉四週石壁剩霄而中包夷敞地十畝產茗精良接筍峯以木棧上三十餘丈繫石罅不受趾道人煑新茗以獻我如在明月峽中云熊子曰言武夷者曰欲界之猜

都神明之奧宿也乃從温嶺車馬道褰裳即是豈秦漢間閒猶阻於東南夷卽漢封無諸爲王其別有都莊耶丹竈石函不必深山迥谷異乎共泰山之上七十二壇求所謂金簡玉書化爲風雨矣而茲山之枯骨朽株歷數千年尚落崖壁之上孰爲之呵護歟余捫仙掌隱屏間謁紫陽精舍肅然有振衣千仞之想神仙不得鍾美矣

登支提山記

經言天下有五法界天地水火風支提爲天界云柱為庭紀三十六洞天而霍林洞天第一語近荒唐學士大夫難言之惟華嚴經載心王菩薩於衆會中告諸菩薩東南方有支提山從昔巳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見有菩薩名曰天冠與其眷屬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于時唐高麗僧曰元表者歸自西域領心王菩薩之旨負檞木函盛華嚴經託八十一卷隱支提之那羅延窟中閩僧元白訪得之元表告以所因且曰借龍潭地卓庵元白發如是願隨感龍衆聚沙塞潭涌蓮臺九座

元表遂授以經乘風雲而去元白大駭乃因甘露寺僧慧平慧澤獻經于吳越王錢俶俶勅開華嚴詢菩薩住處有靈隱寺了悟禪師具道所以隨遣若干衆至止于山之下是爲小支寺朝夕聞山間鍾聲若遠若近遂跡鍾聲而進白猿先路間關林莽者三日薄暮見一大刹珠林高廠法席莊嚴僧手指萬寺額金書大華嚴之藏比曙烏有矣迺林莽間化成寺也還報俶俶爲鑄天冠一千身乃以宋開寶四年大發金錢建大華嚴寺於化成林之地以奉天冠菩薩而使了悟主焉蓋是時吳越王猶土也已歸宋職方矣了悟死其徒辨隆能紹宗風太

宗雍熙間賜號曰雍熙淳化元年太宗乃賜[illegible]賜紫衣襲一內秘真詮卷三十逍遙御注書意敍章卷一絹疋五十貫錢二百卅四畝盡復其租其後三百二十餘年爲元世祖至元歲之癸未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而寺以兵燹明年甲申僧澄鑑重建增田二莊明興

文皇帝稍禮重天下名山于是

仁孝皇后以鐵鑄天冠菩薩一千身泛海之寺僧無礙爲建天冠寶閣于佛殿之西祠天冠菩薩焉正德十五年群盜據古田雞啼寨爲攻剽縣尉鍾奎逐賊至寺疑寺僧供億惡草因以雞啼爲支提上監司檄燬之寺僧

令桂宗美心知其故勿燬也然僧益轉徙而寺漸荒蕪嘉靖間遊僧不戒于燒雞遂以丘墟而田則盡屬右族產矣萬曆改元癸酉京師吉祥寺僧大遷能立戒行雲遊至支提夜見天冠放大毫光遂募檀越重建贖田百七十畝爲伊蒲供高緇名衲瓢笠無虛日名聞京師萬曆十八年庚寅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慈壽寺僧萬安齎賜支提寺大遷和尚金頂冠一飾冠漆金銅佛二金襴紫衣五金銀鈎環畢具齎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龍旛金旛各二合花旛八合倚檻觀音一魚監觀音一文殊一普賢一

皆丹青畫黃金塗法華經十三部梁皇懺十二部
太后御書法華經一部大法寶藏閣唵嘛呢叭咪吽十
一大字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勑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
護國祐民不爲無助玆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
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務
要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
遺失損壞特賜護勑以垂永久故諭
是時萬安齋經道出閩行省閩巡撫趙中丞參曾因疏
請留經于城之開元寺已二十七年已亥
皇太后念前賜支提寺藏經
天子已從守臣議留之城郭乃復遣內監右少監張文
齎賜銅滲金大毘盧佛一軀承以千佛座重千觔華嚴
楞嚴般若金光明心地涅槃報恩經各一部龍文旛二
合銅鐘磬各一件而大遷業已歸寂矣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勑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自古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翼
並行朕以沖昧嗣承大統迄今三十有七禩天下和平
臣民樂業仰思
天眷
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仁之因况
國初建置僧錄司衙門職掌厥事葢仁慈清淨其功德不殊
神道設教于化誘爲易
祖宗睿謨意深遠矣佛氏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續刊四十一函朕恭序其
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後勑諭護持所以錫孝類
流慈恩也玆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
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捨施在京及天下名山
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
使海宇共享無爲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風慶雲
一念不善災星厲氣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懈是
以皇極敷言不厭諄懇聖諭所貴善與人同古今相傳
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氣若億兆衆善且
不四達太和此經頒布之處本寺僧衆人等其務齋心

悉誦敬奉珍藏不許褻玩致有毀失特賜護勅以垂永
久欽共故諭已三十年壬寅
天子靜攝恭敬海內名山復賜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
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內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渺躬康泰宮壼肅清懺已往愆
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
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廠掌
壇御馬監太監趙永齋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

悉欽共故諭已四十七年己未明遇奉
勅書治兵福寧東行海上支提泰姥皆履也六月六日
道經寧德縣之東塲距支提五十里而近是日法雲蔭
天清風扇物單車以度玻嶺嶺高五千尺竟嶺十里爲
銅鏡津又十里爲西溪津烟村竹嶼聚散丘樊菁民結
茅山冢種菁秔桃以糊其口不受要束于編部如䍧牁
之徭獞也者依然居巢衣皮之風焉西溪之上爲霍童
村霍童孩鄧伯元王元甫褚伯玉諸仙于茲授青精飯
白霞卅景之法支提之趾也未至望之如雲旣至而問
所爲霍林洞天則鶴觀灰沒鞠爲蓬葆惟大童小童兩
峰高逼霄漢丹竈露井微茫在白雲封中僕夫取西道
䟎徑涔淖壁而升者十里兼葭薜荔遮路枳輿松杉交
互虧蔽五步一曲十步一折不見前後人影逾深逾高
逾高逾深倚而升者十里甗甗亭臯幽幽林薄稍治爲
畝滄種禾黍如在鄗上比里閒然總不聞雞犬之聲霎
[illegible]狎獵澍爲雨點槃聲淙淙壁而升者復十里危橋斷
續高巖谽谺灌木深昧篁竹疎秀彷彿時聞鸞鶴日甫
下春僕夫喘汗忽見老僧支笻來迓而萬山之塢鐘鼓
雜鳴蓋支提之寺額曰華藏者是也㞳風習習吹捲嵐

氣群峰四照青翠欲流老僧指視孰爲仙巖孰爲甘露
孰爲小支提孰爲辟支庵孰爲紫芝庵孰爲陀羅窟孰
爲金燈精舍孰爲南華淨室都如兒孫之擁丈人平望
扶桑雲與水浩汗無辨者海耶極南粵耶極東甌耶駱
耶極西餘干巴蜀耶大都蒼茫指點渺人世如粒粟夜
宿僧寮漏下三十刻颶風驟起雜以猛雨瓦屋皆飛柱
礎搖動侵明盥沐以禮天冠寺殿悉灌老僧稱爲百年
希有之事
仁孝皇后所鑄天冠千身置梁上
慈聖皇太后所鑄毗盧大佛供殿前

上所賜華嚴經若干卷龕兩壁間皆
御書加璽恭閱畢取道出第一山門而風揻古木交路淵谷如雷吼不可渡復廻車飯僧閣諸僧皆披夾衲左右侍說無生話炎地炎天涼如秋九奇矣共余因題詩于壁有龍嘘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凉之句逗撓半日風雨漸平遂叱馭而下樹石淋漓益增深窅溪流盛漲昨之褰裳濡足而濟者今方舟以渡篙工尚作色以操也荷據崇岡臨睨通壑喟焉而嘆變化者有如斯耶是遊也與莽崎嶇微怪風雨沃蕩山川之靈爽則不足發人奇氣與尋常杖策無異余之遊獲矣余因念支提名冠宇宙非有他洞石雕鏤不過千里皆山而九十九峰斗入海是以積高爲神明之隩焉而遊躅希臨紀述罕富以其不當天下郊也頫帝禋宗上玆夏矣秦漢以來英主東封西祀陳寶雍畤之建靡殺郡國史不絕書今
皇帝靜攝垂三十年臣民莫或見面聞聲而
詔旨批答多鄭重乃支提
三勑正而溫詳而大華而不劇肅祇而不侫其于保世治民之經直攝之于聲色不大之際盛矣執壽考且寧於戲有以也余故備列其文使學士大夫得以覽焉

登大姥山記

大姥者堯時之老媼也涑帨山間喜施振以醪飲道士乞漿者遂得九轉丹經七月七日乘龍馬仙登人因呼爲太母云漢武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號曰姥載考十大洞天首王屋委羽三十六洞天首霍林蓬玄而大六六識太姥者惟七十二福地首地肺仙源而中有天姥岑謝靈運登海嶠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謝自永嘉桁山刊道覔術阡于天路詠空筌于丹丘豈有咫尺雲裝竟瑣奇探且其詩曰息必廬霍期霍林之在寧陽與太姥固烟虹朝夕相通者何哉天姥岑之脈不在此而在彼耶夫靈仙寄跡高人托遠固名山之所以興乎而非真有秀出霄漢奇壓宇宙之槩君子亦不輕以筆墨佞也志乘載黃帝師容成于玆山得道鴻荒之事吾斯之未能信陵陽浥丹濡容成揮玉杯古人之引重多矣不具論具論其勝距州東百里見山之冢削成而四方者摩霄峯也自海瀕延眶視之不啻五千仞亞冢百仞見車戟而交兌者仙巖也恒胃雲冠偶露如手之建杓由州東行五十里曰錢王嶺直上十仞距峯尚五十里然已爲峯之趾矣余行時渫雲漫漫徑牛林十里皆灌木荒楚輕條搆雲密葉成幄時維莫春杜鵑

翠英牡荊今氣低柯拂輿翦林窒蓋篁竹菼㲃碧鮮綠潤飲聲穿慶殊其塵中高高下下廻谿曲阻崚阪戚夷窮目之力始至太母營菴舍樵離炯火泒谷從此而陟輿爲之挫度一谿流水淲淲翠樛枝附交藤捫哳脩五里至玉湖庵兵鍾動矣俯視下蓋山之半也鱗鱗夕雲灑灑晝開就枕迨然使我浮大白敵飛嵐直嘯空濛寒氣使人不覺震掉千仞而至石牛牛口有湧泉洶湧掬牛背涉仙橋下臨無地躡空從受趾急舉袂撥石目今毋眺視以自固過此而石之若進賢冠者若彌勒佛者若伏龜飲蟾者不可辨論丹爀咸紆蒙以高林是爲摩

霄之庵有山冢而結宇窩中若以石爲周廬者庵後奇巖皆無名識右隴置塚僧曰此南洲祖師骨也洪武初應召卒于金陵飛骸歸山者曬蹻至摩尼宮可三百仞蓋摩霄頂也先是在白雲封中忽然澄霽游光宣朗白雲盡歸山下群峯冑露青螺萬點東北望永嘉括蒼北望甌寧西南望閩中郡東南望大海島嶼如龜鼉星之居漢中環視可三千里諸峯如矢鏃少頃尖之矣故奇在雲上視雲大都人在雲下視雲如蒼狗濃則黝黑在雲中視雲渾濩如水光不能見端惟此雲上視雲紅日含煒青天張幕白嵐飛動千仞之下萬鴻呈舞群鵰爭素瀰漫如氷天雪窖而其隨風搖裔駕海出沒即佛子所爲夜摩天上珂玉色亦不是過也峯頂微平坐可千人厥土不毛以高寒故詩曰南中氣候煖朱華凌白雪良非通論傍峯汙爲有石屋大石環之其喙有石舫降頂復經庵門而石之奇者森立亦未有名識也降庵百仞稍折而左三十六峯如攢劍疊指沈約詩所爲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庶幾似之紫烟動盪層出飛鶩如視通天之臺翡檢之觀千門萬户又如入武庫矛戟森森純石無雜土如陶旊氏之摶埴其石深瑕而澤又如老犀之角紾而昔立者中縣爲衡者中水爲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吾不能名狀志乘所載新月牙冠神羊毬頭寶旌仙女仙童仙仗象簡呈珠團玉碧鍔三靈指天捧日摘星飛蓋靈龜龍角天圭仙掌石帚懸鐘玉筍牙籤天柱撥雲卓筆蓮花石鴿飛仙碁局石樓觀音半雲白龍潭一線天之類第強而名之不能形其靈變而俗呼復多不雅馴有曰傳聲谷者僧隔嶺呼佛號而應之聲自仙巖中出反洪于呼之聲有曰九鯉跳天門者一石高百仞小首而長摶身而鴻忿勢而上奔有直冲霄漢之勢而下旁八石高半之皆兖首擁立若騰騰欲變化于龍門砥柱間此即海畔百里外所望見車戟而

交𠑽者也有日群仙擘版者數十峯皆百仞擂空矗矗若天子執冐坐明堂群公執桓圭蒲璧大夫執䝴琮琭琫瑯瑯皆禮樂器其一石高百仞如髡首闍黎披大衲手抱一方石類貝葉函則俗所爲胡僧捧經也其一石高數十仞骨直以立而石頂有小笋上刺而微蛸若人足倒縣則俗所爲仙人曬履也遠望一石奮甚石頂中斂束如草木莖上張如大葉則俗所呼爲擎荷也其號爲鍾者則銑于舞甬幹篆枚攡畢具其爲鼓者則大鼖小鼙焉其爲䶕者則豳豆而耳焉其爲斂者則舂鎛而朧焉橫者筍也直者虡也侏儒而若能容者鼫也甗也

鬲也𣪊也本末俱𠑽者殳也鎛[illegible]秘也酋矛也嶢嶢險厄不可規行于是以壯[illegible]人字接爲綿上下自汲焉群壁正如堅陣從壁上觀忽無[illegible]真外弇其中漸侈爲峽側有自汰而入[illegible]則[illegible]𤋮也若屬垣而行匝里許額諟天光董董一線[illegible]旁行線中不能窮其際因無出徑置不行所行線[illegible]實從旁仞滴瀝淫爲坎坎如臼峽雖陰濕下皆沙礫沉沸之漱也鏬窮爲厓鉤巳而行巳上則摩其旁也巳下則摩其𡷨也厓窮爲洞洞中穹也從穹中穿穹窮復谽然一峯雄踞如獅王緣獅王皿額一峯歷本而豐末其末龕焉風雨不能至龕中色𤏲白龕外色黝然紫蓋天然碑版乎俗名雷峯上下復百步有嶺可攀嶺旁奇石林立皆自致不相屬一石如掌側生有巨靈擘山之勢至此則洪敞見天日者周遭可千步諸石如雲羅肆陳踞石衆環睇崖嵬三十六峯面目直從三十六峯中見矣虺中兀然之石像馬鬣題其龕曰堯封太姥之墓然頷視龕中空如也墓側一洞可建五丈旗靈泉潄之俗呼爲龍井從[illegible]中竅旁出徑飛梁捫蒼岑摩碧郭睨青蓮于太華落蟠桃于東海卽視閬風豈云煙壤梁窮復爲壁壁上有蟾蜍厚脣弇口大胸短脰由脰入鏬中門焉進之則巖洞庵也大士堂石

龜覆之𠑽首大腰臣背廣腹背腹間齡焉如生龜近龜勢起而直者一峯頂三髻俗呼爲[illegible]鍾[illegible]附鍾離一石復有蟾蜍如壁上蟾蜍也後有佛[illegible]落數楹諸羅漢石張注吞之亦可建五丈旗殿前有衙皆鏬中藏矣從從鏬中出劉覽群峯如車戟是卽海畔百里外所見交𠑽之車戟豈不亦高哉太母置冢中央真奇境也冢左右列門闕𣏾思面冢兩石笋鵠立如宮觀前玉柱柱下有石關如劍閣從關下一竅倨句磬折出入豈不亦高亦深哉余爲之低徊不能去云夫山之以洞石爲奇固也然楞入者不必具峯巒具峯巒不必千仞上干千仞

上于不必執曲撍屬執曲撍屬不必天游洪洞此山兼之余之意申矣或曰武夷九曲支提兩童與此山門足孰勝余曰勝也武夷如趙女彈絃跕躧歌舞妙麗太母則閨閣名姝靚粧刻飭皆隔簾幙而聞環佩支提則若行之瞿波也然其盤紆弗鬱邃焉清迥亦神仙之奧府乎余因念山體靜非雲則不動余登摩霄峯呼吸大壑精氣覩日月所出入蠻㞮之所限隔俱藉孔開于時喬彩紛飛轉官玄變甫下摩霄峯即失摩霄峯甫出仙巖即失仙巖蓋造[illegible]所以蕩群真之所朝揖也使常現而相供途人眼則其又與凡山何異哉余可謂天遊矣

萬曆庚申三月之吉

西山記遊

乙卯需次長安即旅邸捻會四月八日爲佛浴都人士盛遊西郊因與曾公奭呂玄韜具肩輿出郭門望山而赴初經高梁橋橋門流水潺湲橋畔灌園人編黍稈樊圃圃萊沃茂一望平皐麥隴疏秀馳道柳眼新青玄韜咏詩云若似江南春色早如今爭得嫩枝看因悟化理遲速遞相爲權余亦咏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之句以和之沿郊多中貴人冢舍朱甍堊室雜以招提虛地上實地下此曹爲富貴容止此虎而冠何爲也過一佛寺其荒鞠置糟置薪焉問之則宮人斜也諸以過失死

榜諸者率付之一炬即欲如薔薇冷面環珮歸魂亦不可得悲夫近城隅多漢壽亭侯廟男子鳴金持幟擊鼓吹角率羣婦婦或百人或數十人至各寺廟焚香膜拜道上口佛號如雷歘近于巫風十里爲萬壽寺寺爲今上祝釐結搆精麗高閣當衢懸大鍾如千石囷鍾身徧鐫法華經文傳爲永樂時姚廣孝所鑄寺僧直視晝夜擊聲聞數十里稍西北行爲米工部勺園結椽渚中滿渠環匝有巧思而不攻緻其南則外家李氏園高門大屋左右列泰湖石如翁仲自是許史氣象園周里許最後一池方廣凭以亭臨以檻以芳樹瀕以蒹葭鷀鶂鷺

蓊往來交屬殊有野意距園西行沿路開水田襇田深尺有咫列泉灌之農人戴茅蒲衣襏襫一如江南田家作苦狀益西為甕山爲青龍橋橋蓋高梁上流發源虜中京師地脉右界潴爲西海子其流混混益西爲功德寺寺甚敞曾駐

御蹕寺南爲西湖湖面平淼十里其上古木爲馳道水田千頃溝塍刻鏤

帝城浩穰不圖烟波縹緲之至于斯也玉泉山泉竇石脚明沙布地噴雪霏金不見竇端清若惠山列若中泠悠若水簾觀者如堵亦合青龍東注馳道水樹翳蔭虚朝士張幕群飲中貴人剪綵爲水嬉自高梁以東皆然過此遂入山矣山復爲谷谷復爲山迤邐不絕其土木之盛不王墳即王家寢園中貴人別墅勝者爲卧佛寺遊人所萃寺壯麗而大如來一軀卧方丈中貴人製錦衾覆之殊爲可笑最勝在寺背水頭緣山匝行皆有甃甃石渭水䏏僧厨不下三百武流聲湯湯其高處大石嵯峨泉如河逆坐石上浮白掬水漱齒不減濠濮益西爲碧雲寺壯麗幾侔寑極蓋先年璫豎于經置塚時所搆寺東北搆竹池繡石爲龍首泉出口中雖乏自然而涓涓細流寫練周繞廊除叢竹掩映會心處亦不減山陰僕夫告倦適有好事之鐺治具待朝士遊供張甚飭因止宿西廊歌侑皆京師梨園選部夫城市厭繁華至山谷虛靜中而繁華復自可喜則人情之至變耳晨起取道香山緣崖千尺拾級百尺最高爲軒顔

今上御筆總之碧雲以幽香山以高卧佛以水石俱壯麗而碧雲其尤以其郊于大都也十里至隹喜寺僧種紅杏萬株乃折北登念佛橋看李堪輿所指牛眠蓋香山要脊浹汗而上憑輿以降南行十里至版橋渡渾河忽天風震蕩水波沸立人馬辟易因舍輿而步攜手作猿猱行乃得絕橋風雲叱咤之中卸倦涉有奇氣平沙渺渺者數里始近市距市曲折復數里始近山層累而登復數里始爲戒壇戒壇爲鵝頭祖師道場古松奇石掩拂壇宇恨是日燒香念佛之徒雲擾川至耳目嘈雜止宿東寮次日循麓而南徑灰廠復數里爲玄韜冢舍稍西爲姚廣孝墓蓋廣孝自卜者夜宿山庄深飲殘月踈星朗人襟袂明日行三十里至蘆溝觀豐城侯冢舍冢甚庳其高巍有奇物未之或知也下飯十方寺寺以瑞爲主者伊蒲饌甚精寺中食十方闍黎數千人蓋皆爲佛浴云飯畢遂渡橋入宣武門西遊凡三日而息矣

余因憶辛丑觀政吏部時往天壽山上

茂陵昌平之北見羣峯指攢中開夷廠者四十里如環無端長陵居其所五帝之座也紅門两山對峙白雲瑣之天乙太乙也諸陵三面九處羅太紫市樓之垣也大矣哉然一墻之隔黄花鎮外鹵騎爲居狄土之處能無賴于山靈之呵護哉

浮涤記

湘以東曲水可二百里發于萍鄉諸山初僅濫觴壑流爭道不可數至湘東橋始深地爲江楚之鄙食貨所經舟人鱗次待裝余從豫章之楚循山取道者七日僕馬皆勸買舟而下市驲殊昂其直已乃免半就裝云一老榜人偕一媪操舟舟小流急不逾時五十里宿牛軛灘灘石峻叢横流露牙爪爲磬折狀吼聲若雷乞舟必以竹繩維岸樹漸漸舒放余舟輕第令僕夫登岸老榜人先以舟尾下初若倒行至其磬折處着篙撑持更易爲順也行數十里而匯瀏陽河已行數十里而徑醴陵治已行數十里而涯攸河瀏水稍大若建瓴高屋激則嚙鐵橋以出猶澗也晚泊僅一小艇爲鄰寒星在天鴻鴈飛鳴而已明日行數十里始至涤口市屋千家舟人鱗次待裝其舟之巨之多又三倍湘東是蓋湘東尾閭而湘水横亘其外則當其要眷焉曲凡二百里經九十餘灘奇險如牛軛者以十數行甚迅必再宿乃達以二百里多衡行回互殊異

于周道之如矢計里不計曲也然水盡溆也此猶以溆名何蒼山夾路峯巒之景倒入清溪煙嵐沉蕩焉候常鮮則水以之溆矣河身不甚廣其狹處僅如𡍼澗溺望皆曲交互虧蔽天日之光不能大放則水以之溆矣是多碕石圓者似琅玕濯澤而有光波淫其上厥清洛洛則水以之溆矣是多苔衣多莎草其毫如披簑其盪漾如漂絲則水以之溆矣是多青楓古松多櫟栢多竹篠多蒹葭河自以西流滸上之土無尺寸露黃白壟者則水以之溆矣源所從來高皆𥕟石鏬中流出常數十里稀人煙少淄穢清徹寡魚鼈網罟之施亦疏則水以之溆矣屬江十三屬楚十七其溆之口非溆之口實溆之尻出乎此而楚山不可極水亦與之為不可極古之人浮覽詠歌詩書所載往往不乏余是以喘喘為此溆開闢也

浮湘記

既浮溆而出是為湘沅江勢寬緩下溆夾江之山疏密可指余時欲南登衡山挽舟遡洄而上絕江網魚者多橫竹木揵中流流為之倍急竹木之端往往撓百丈經泗洲小市宿耶陵灘其客舟之日夜裝者盡取穀糶灘聲殊振然數里乃灘亦有疏密可指過都石其市屋殊櫛比所裝亦盡取穀糶岸石之長平而迤入水者遠望之若孳舟湊泊舴艋上下强半捕魚楚人羹魚飯稻其風土然也比日晡見嶽勢橫出雲表矣輿勃勃趣擢船與挽綷者擬欲飛凌其上不暇它泊丙夜至衡山治周麋子之國也市燈俱熄舟復為碕石所角浸淫不可柴稍候明旦遂覓筍輿登衡時距衡尚三十里半日乃及麓語在登衡山記中及還別易舟遡游而下所經無異遡洄者然風雨雜至寒川悠悠益覺深窅句處蓬窻下三日有半北至溆口始霽距湘潭垂百里風波雲氣合水天映發而風波之壯雲氣之鮮非復溆中光景岸石之奇間有如奔兕飲

江者曉霽更爲動入風微水平萬峯沉紫新月如弧太白如彈行舟如織不暇它泊亦丙夜至湘潭治市燈既跡入語未歇商賈大船從洞庭裝而上長沙零陵以通百粤者鱗次相銜榜人以風力水勢之順雞鳴解維潭中謡俗槩未及采早霧沉沉咫尺不辨及霧捲日曦則去午候不遠長沙雲樹歷歷取諸眼中少選即大城下同年顔使君爲地主具酒餚舟中相慰勞次日取道于陸望新康益陽而發浮湘之觀止矣載考湘水出粤之營道陽海山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之爲言湘也零陵與瀟水合曰瀟湘酃縣與蒸水合曰蒸湘下雋與沅水合曰沅湘統以洞庭爲壑今之圖瀟湘景者多圖君山十二青螺髻皆巴陵之觀也其去零陵遠矣而海内東經則云湘水出舜塟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大荒南經則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海内南經亦云蒼梧之山帝舜塟于陽丹朱塟于陰于是乎湘江之神紛紛稱爲堯女舜妻云不知山經所云洞庭之山多黃金

帝之二女居之者乃天帝之二女即列仙傳江妃二女而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秦始皇浮江遇風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卒然以堯女舜妻對始皇怒而伐湘山之木赭其山說者附會以爲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溺湘江遂號爲湘夫人夫離騷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晉郭璞氏詳哉辨之引記舜塟蒼梧二妃不從爲據而復以二妃靈達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定無墮風波之事余則謬謂不獨二妃舜崩蒼梧之說亦有不可盡信者封禪書所引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由此觀之則舜巡狩至西北嶽尚在南嶽後何緣而塟蒼梧若云五載一巡彼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百有九歲後其衰已甚乃

南涉大江入蠻缺之地哉或後世之人思慕其風澤爲衣冠之冢如帝堯文王之墓不必一一盡在狄山也舜都蒲阪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之言在秦火前所謂不離古文者近是矣於戲黃帝作咸池張樂于洞庭之野禹夢蒼水使者得金簡玉牒于岣嶁山而雲陽山復有赤松之壇則皆湘水之所經也古大聖靈仙往往寄跡余竊自張爲壯游遂忘其膚淺輒歷寫山川辨駁古文以俟考信之君子焉

登衡山記

海經曰南海之內有衡山山經曰宣山東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故自翼里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衡山在其中而冠曰荆山之首則衡山蓋楚之望云尚書載舜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故古以五嶽比三公而衡爲赤帝之臺三代以來省方秩祀未之有改封禪書所記漢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而已非南嶽也嶽帝爲祝融祝融聽鴻鳥而作樂墓在衡山之陽者是山前直道三十里夾以青松巨者歷數千年其枝四衢不下嵩高漢封三柏岱宗泰封五大夫然半爲販脂人所斧而廟門列肆百貨總集朝禮之男女相屬于路僧寮玄室嘈嘈居停廟制觀闕壯大如王者像長三丈六尺左个道右个僧而通山僧寺五十四道院十八宮九菴三百積高之冢爲祝融峯自麓及冢或垂或倚計丈九千七百三十峯之螺而髻者七十有二而祝融其王云桃宮而車戟交銳者曰雙桂峯天柱次之百

里外望之如雲最近宮者曰朱明峯夷坦可登青松蔽芾由朱明回互以上集賢華嚴之間地脉蜿蜒如仙人之梁潭之名絡絲者其源泡泡湯湯其石礐礐硌硌其聲若九衢之車與蓮華峯下方廣響泉朱陵洞中瀑布並爲此山水勝玉版橋以上至半山寺遥望南臺寺特爲壯大香爐峯似生紫煙絳輿而陟後人頂前人踵矣峯之勒回鴈字者字大可讀乃回鴈峯實在衡郡之岣嶁何也再經丹霞湘南諸寺寺荒落取道于崖而竹樹掩拂崖

傍幽靚深昧頓忘其險飛來船固崖石之斗出象形者再絶一嶺始就祝融而上封寺觀音崖和距里許鐘鐸互聞時冉冉已在雲端奮而登巘路皆陗嶇經甚錫不語諸崖始至則如招揺之攜龍角矣風高以鐵瓦蓋石室供聖像而像之爲禪者名師大祝融與分背坐又何也稍降至會仙試心之橋崖臨無地斗出于峯冢者數丈延碑爲橋達之有平石可容十人拜帝臺之所以觴羣仙也附臺古松數株以孤高窮險獲其老壽然亦不能甚巨

登臺者斷衣帶繫其上以見無恐怖心胥靡能之不足多異而近臺之太陽觀音諸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是時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所司北望嶽麓瀟湘一髮渺渺入洞庭令人欲吞雲夢者八九忽然而怪風濁霧咫尺莫辨豈有神焉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耶已忽而霧收風止羣峯螺髻皆現帝青色已忽而縷雲漸日青螺或隱或見其光載出載入老僧指點是煙霞峯是赤帝峯是側刀峯是嶭蘿峯是岣嶁峯是紫蓋峯是芙蓉峯

是碧雲峯是朝日峯是軫宿峯是靈藥峯是石廩峯而岣嶁最遠以其峙于酃郊也言未訖雲飛風起咫尺莫辨如初則就觀音巖止宿其巖之爲觀音洞者巨石栘入外弇中侈殊爲奇瑰宿處無平地僧搆木爲雲樓而已猛雨竟夜平明見日升甚高及山下迺不復甚高蓋從高處睨六合天日出地之度多于平地則岱宗封臺雞鳴見日其語良然至于經之所言菌山桂山宣山者俱無從討論直取故道至麋子之邑登舟生平五嶽之志發軔

于朱垠矣余嘗妄意天地有大界山水爲限如張騫所言大宛在烏孫西南去漢可萬里東北則烏孫東則扜冞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是于寘者大地之東西界也地入中國爲三條北條嶽恒山迤邐太行界黃河中條嶽華山起終南嶽崧高迄岱宗界大江則南條之嶽衡山嘗意其當江海要眘云而後乃今知其有不然者湘水去零陵環鄢帶縻子至嶽麓下巴陵入湖瀆水

出邵陵經益陽入湖衡山胃二水之中第漫衍湘南郡邑衡自爲衡猶吾山匡之廬堇堇磅礴尋陽星子耳載稽沅水出牂牁且蔺又東北至鐔城東注入下雋江水出岷汶東合川楚漢汚過大別淮彭蠡循楊子東北流入海則岷峨蒼梧大庾之間其爲江海要眘乎而水之西南流者又以交阯西洱東越爲窔也蓋祝融火正之官號神明所舍當在南方求問所爲聽鴻鳥而作樂降處衡山之陽者惟有望炎洲赤水間風雲之氣而已矣

桃花源游記畧

熊子天啓丙寅歲孟冬月過桃源因悵然于花源之跡發自彭澤讀其文想見其人其事後備閱晉唐以來諸詩文慨然曰古武陵西本蠻裔爲居槃瓠之所易種也深昧不通于中國東邊楚北邊巴蜀漢武使唐蒙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三年而功不竟漢光武使新息侯馬援征武陵五溪蠻鑿空避暑塹山堙谷僅通直道一綫其後馬希範平蠻第埋銅柱

以鎮之不能大疏至今尚荒阻窮奧則秦之時雖置黔中郡不久而亂其爲峻危之徼人跡不至之地可知秦法酷烈黔首避繇保匿山澤賢者爲遯海君爲黃石公爲商山茹芝之叟不賢者豈不能爲徐福入海求神異物之事乎彼且以大海爲桃花源矣秦人當時豈無挈妻子而去之走武陵西者亦何異振子女生息大海中耶特陶子入以晉太康年號則不可曉儻亦同呂翁置開元人物于黃粱枕孔中者乎或他有深意讀者無以辭害則

善矣若夫鮫人索䌟而淚珠神僧卓錫以定刹天孫渡烏鵲之梁蕭史吹鳴鳳之管王晉乘鶴于緱山老子騎牛于函谷雖不考据于典墳竊亦膾炙于詞苑其又何虛實之辨焉嗟乎六千年開闢之天地昆明池底刼灰尚存宇宙一切景跡總屬優劇何者爲虛何者爲實繁華之境皆海市清虛之境即桃源士人達觀焉可也

白水洞記

歲既臘寒雲繁流人忽忽起懷土之思乃散渙夷猶則着屐東門之外行未五里氛昏漸歛天宇澄廓所經官道驛騎之遽者多邊郡發奔命書至宋寨口折而取徑東偏水田浮𧆑山溪鬱壘十里至掛榜崖崖之巀嶭者五皆壁立搬駮清流簺甗潺然盪漫其下嵲竪之影都倒崖藏仙人蛻一棺固武夷君山中纍纍者不足多異與掌鼓銅鼓二崖隔溪相虎牙一葉問渡煩想頓疏遺塵爲蕩須臾婆娑于村庄其茅舍榔樊炊煙聚散皆可觀也然所謂崛崎皐隰不能沃疏一里至白水洞距洞半里丘陵隱鱗而遮之若別隝焉至則濤聲聾耳漂光奪目從十數丈崥崹傾儲而沛遶望之若吳人織作氷紈雲機弄杼即視之略分數道收束處若七星之員官稍豁則張汪也駭浪疊躍迅瀄瑂流既湔淳以霧杳時瀌潤其煙霏乃珠珠殷然以貫者又龍鱗結絡之不能彷彿矣盖源所從來高甚湍悍而石勢參差或前剔之或傍截之或龤鏑而

修其上或谽閜而枒其下一大石横者勢若戴簽
又若樹塞門遞相授受或就或推故曲而不屈直
而不倨馳岌岌以相屬雷响電激其聲也淜湱槩
滑其勢也涑幌漂絮其色也綽約琳瑯其韻也下
漄爲潭淵然滀然溶溶然洄洄然修蜿大龜守之
碧沙遺𣶒墳起潭涓可坐可立可步可張酌酒投
潭風㴑㴑振薄迫覗洞喙暴灑紛紛毛骨爲栗總
擬其色韻不可得仙人耶其琴高之靈𫓯冰夷之
傲睨也神鬼耶其耕父之揚泠淵郢君之飛青翰

也舞女耶其黎園之羽衣霓裳洛浦之流風迴雪
也若夫季良之笛浩浩洋洋中散之琴采采粲粲
子安之𪄳列列啾啾庚幾足以容其聲勢云真令
人徘徊不能去爾乃折下數百武飯于樊老之庄
老自言其祖爲余里北山人遷于巴蜀世世以文
無害起家子弟多爲黔中諸曹掾彼獨挾少婦隱
此具雞黍譚鄉曲不覺爲酣余且祓酒矣其傍之
銅鼓崖張口于半壁下無磴路固蜼玃飛蠝之所
游也余則脫衣賈勇而上踐蕣苔之滑石搏丰立

之虛舁其險處僅受趾霜雪既降飛瑩長蘿盡枯
萎不可捫蝎升蛇行乃至洞中洞中二石一突而
圓一扁而修突者如脫額扁者如立扉皆倒懸有
雲紋以石擊扉其陰金聲其陽革聲則崖之所以
受名也降崖竟黄昏矣渡溪肩輿行輿夫爲言諸
洞中怪物每值大旱巫則雩洞神天乃雨亦荆人
信鬼之故乎漏初抵居停居停諸生慮經奇險或
有他異皆踉蹌逆余于郊曰今日躋銅鼓崖不耶
果也危哉真有天幸時余醉初醒不自意全回想

其險處猶覺忡忡病悸微祓酒當時決不能登昌
黎登太華而哭豈未之酒耶遑寄冥搜篤意通神
麵候之功于是爲大酒德頌端讀一過可以語斯
境矣

時天啓丙寅臘月九日偕居停主洪生國犖
橀者洪之奚童庄兒也飯樊老家樊老名應魁
曾官巡簡是日輿夫田起富爲言此洞相近之
洞如城西之白崖附𥫗苗巢多靈怪又平溪五
十里外思州境上有楓木洞渠曾跟巫師姓吳
者禱雨入其中深可六七里初入窅黑用火炬
二束照入最深處漸爾光明却未見天內有廳
有樓有牀牀止一足如擎蓮花有几席其廳樓
皆漆楹甍蓋延磚甃地樓之闌杆悉雕刻爲十
八羅漢像彈者吹者謳者嘯者種種畢具食飲

果粉之類俱圓碟盛貯一一過軟時巫師禱雨
急索洞中神不可得止從巫渠上拔一老蟾蜍
歸巫令跟隨十二人盡毀其閣堂諸像各蘗其
食穀以出洞外覩之皆石塊也洞中亦有盆景
小假山上皆着藤蘿屈曲樹枝盡放花葉攜出
外小石山如故但藤蘿曲樹只石痕耳余頗異
之以問鄭生維龍云此間洞甚怪洞北五里
有金銀洞先年與人將了母錢欲貸銀者齎而
納券次日如券數置銀洞口必依時修息償之
乃無害故日呼日券金銀洞後負進者衆亦不爾矣
洪生明國又言此中禱雨巫師恒入洞洞神或
化爲蛇而頭有冠巫獲之置竹筒中攜歸疾風
暴雨多隨之至需足後仍以禮歸洞中而自肩
尤甚靈怪且道險甚不可遊蓋蠻夷之地信鬼
甚于楚人蠻巫較楚巫尤奇甚能致怪物故紅
黑苗一行一步皆依于鬼時時剪茅以占也袁
生勳又言白水洞先是多妖魅婦人好者過之
輒爲洞魅所憑則負奇病或狂死指抑袁桂署

衛事乃多攜銃砲邀閩給諫閔盛張鼓樂飲其
上用炮向洞中擊又搆亭其上自是崇竟絕罔
是時言謫戍此中崖上六六亭其所題也劉生芳
梅亦言五十里外鰲峯相近地有古寺久發時
見殿宇樓閣影然不可多見渠書室中蔵有時
中小山子石痕藤影余視之良如與大言然則
天下有度外事遂反理若是耶太史公曰蜃氣
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故老狐能爲大言怪蛟
幻作少男好女黃牛之類如靈劍子所斬者不
一而足與夫所言樓閣蓋蛇虺蟾蜍之精聚氣
成像洞中幽閉甚久純是積陰外人以火炬驟
入且多從侶積陰逢陽結成奇跡人日爲壯且
老魅變人木客能詠皆往事之所有者果爾則
武陵源漁父所見秦人洞中雞犬桑麻或亦此
類乎是未
可知也

百洞記遊

冶東北百里有蓮華青芝二山下有孟溪溪外有江江
即洪塘之委從虎門泄入海急于建瓴海潮汐至吞江
噴溪勢阻而宅與董廷尉崇相居之据江之滑挾海之
喙張溪之嗉而壓蓮華青芝之趾大哉居乎然開闢以
來山習見爲山溪習見爲溪江海習見爲江海烏覩所
爲巖洞之奇者哉廷尉休沐里中居常望雲氣騰動意
其中有異披莽探討左之而得虎室右之而得龍堂由
虎室龍堂連屬層累巖洞更不可縷指廼禽虎斵龍宣
閼鑿空燔櫓甕涂却立而視之圩者窪者楞者盤者槎

者數洞亡慮以百計廷尉拍斗大喜號於人筆於書曰
百洞哉天下之美盡在是也因念康樂以來士大夫蹩
躠塵中鮮有與斯流者之山之勝辟于冶東北崇峯巨
浸限阻車馬非得遊躅交臨海內公爲讚歎則後世無
述豈鬼神異物陰相山靈意耶于是折簡飭廚傳邀朋
蘭亭禁騶空谷遂幾幾與支提太母狎主東南之盟矣
熊子行部溫麻往返必徑其山之陰望雲氣意亦謂有
異乃于庚申上元之日南渡江橋凡十里而近至山麓
廷尉業張以待憑帘輿陟數十磴磴窮而石門嵯岈側
肩累足以入曰定光洞復蜿行緣壁跂跂而上洞之石

如白榆歷歷者星窩也如浪翻銀崖洶洶者石賓也皆廷尉新命進則爲青芝之寺寺新構負幽臨敞寺門石猿守之形體畢肖江之艅海之舶平楚之蒼然大荒之渺然坐檻可袺也紆而右林林亂石如人耦語僧趺坐俗呼爲八仙石或曰八公其一片豎者似幡桃行桃邊罅中厥曲磬折仰視青天一線亦磬折下即故青芝寺基也階一山嶽帶動處現詭錯落廷尉指曰是故龍堂龍所居處夾石如門闕雩者綱龍致雨龍遂排門裂闕騰踔以去而洞之玲瓏怪譎大半隱于黎飿此青芝之大槩也紆而左蹊余皆新闢沿崖種桃樹雜蒔松竹桃

花盛開媚人屐蓋經一洞如人抉吻廷尉言春夏間輙有白蝙蝠數枚擁黃蝙蝠出入洞中如吏臣之衛王者然不可常見考玄中記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蓋瑤光之精云虎室不甚邃而句爪鋸牙之所棲寄人跡罕窺今其虎廷尉與其鄉父老射而食之矣從此危閒危塞皆奇巘嶺嶙峋成而四方者類武夷隱屏懸絕如斗者類匡廬佛手陰譎而冷冷者類蒼弁碧巖虛玄而沉沉者類霍林辟支最上架石梁右紆以登新構之居所覩江與海與平楚之蒼然太荒之渺然無異乎青芝之觀也復左紆以登新構之亭亭面伴石微類虎丘之千人坐延眺山冢峨峨者重矛互戟是曰蓮華之峯余謂廷尉曰境界深昧景光屬複幾于日月隱避既如吳將入魚復沙中門八陣圖迷不得出路又如武陵漁父再問桃花津迷不得入路無其名之何以別也廷尉謝曰吾習焉未邉也名將在子余因目覩耳聽手摹心會强而名之曰毘崙有閬風之臺此居之呼江吸海盱盱見鰲首之舞者然乎哉西華有巨靈之擘此峽之對巘雙分片片被龍犀之甲者然乎哉嵩高有緱氏之嶺此蹊之松濤華瀨隱隱聞鸞鶴之鳴者然乎哉至于憩斯亭也即事多美勝槩合并

上天下地恣吾取擇亭其選哉亭其選哉廷尉曰善將摩崖爲碑版遂相與捫壁牽蘿放歌而歸歌曰龍之堂山之陽龍之戶海之滸樂閭土比岣嶁頫龍見兮作雲雨虎之室石崒嵂虎之門江瀆溢嘯而風炳其文頫虎蹲兮山神尊

金陵四十景記

朱學士蘭嵎先生集金陵四十景前為畫圖後為律詩置之几案撫琴動操山高水流弦下為余所經覽業記其畧以備展卓之編因避暑齋頭晝長多暇輒步伍學士而全記之別有詩皆七言絕句時天啓甲子六月

鍾山紫氣

五嶺從西南逦邐而東北以江海爲左右經南越閩越東越負海荊楚豫章郭郡負江地脉大會于金陵以瘞金鎮天子氣得名曰鍾山初名蔣山山體高阜蜿蜒極其雄秀矯若遊龍故孔明目之爲龍蟠吞江吸湖精氣居準昂肩注背修項坦腹掉尾如軒轅星爲章于三台之南也望其氣特異晴陰風雨霜露雪月朝暮皆殊狀而丹青碧絳之色非畫筆可圖梁以前七十餘寺今爲孝陵神烈山松栢參天栄思炫日鼎彝升香合紫氣而鬱葱將萬歲見彤雲之聚矣

石頭古壁

鍾山迤其麓入城西偏環江孫權築城扼險因山石之骨直者鑿而[illegible]號石頭城清凉門左右可三里許孔明所稱石城虎踞者是已城下有渠江水浸入樓船御尾繫纜余因旋周新建不城營臨臺以軒建鼓張旗其上古壁蒼然延盼英雄鼎足之槩亦足觀也

天印青嵐

都城東南四十里高百十六丈周遭二十七里四方如削成故名方山秦鑿斷金陵東南諸水下注長塘用溉平陸滙爲秦淮中有定林寺極其幽蔚從長干里望之青嵐冉冉厥形如魁斗其西迤爲牛首諸山若斗之建杓也

秦淮春漲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斷長壠以泄王氣水有二源自句容溧水合方山埭西注大江今都人甚利賴之以其爲秦所鑿故名秦淮每當春夏交江潮外入渚高抵截不得泄厥色如黃河淮清橋以北則綠色可鑑江湖比淮則稍白而其河身因相通也夾岸市僂鱗次又斗出爲河房士客治張歌舞不歇猶晉之遺風也耶

白鷺春潮

自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江草春沙遂落文人筆舌中余嘗問江見三山如台星之拱極青螺數點天水相涵至問所爲白鷺洲人指點殊無定蓋緣江洲自生蘇灾靡定振鷺于飛罔不必真沙鷗石燕分羣矣

烏衣門巷

聚寶門外秦淮之南岡阜綑錯猶存六朝遺跡王導謝安過江同居此巷其子弟皆烏衣故以名之巷口爲朱雀橋春燕羣飛之時姝令人有堂前玉樹之想也

鳳臺春日

宋元嘉時鳳凰降集築臺山椒以表嘉瑞舊有寶寧寺朱齊丘長詩刻而要以唐李白得名向爲豪右園囿與廢不常今僅葺鳳遊寺臺屬寺中聊以存蹟朱學士本題爲鳳臺秋月今改春日以盛世無浮雲之蔽耳

龍江秋雨

都城西南儀鳳門外設關以権隴蜀之材爲水衡之用□水驛爲官舫厨傳貨財生計衆集岸有長洲隔江險內渠直達燕子磯余每閱龍江水陸二營必經其地渠不甚廣長洲蘆荻蕭蕭鴈鶩之聲最爲清遠其勝處更在秋雨也

弘濟江寺

燕磯南隔一渠山歛于江高壁數十仞嶙峋奇瑰山腰建佛殿其觀音閣下臨無地寺門外二娑羅樹傳係外國移種者紅樓絳榭土木如有文繡之被都人趨之若雲千帆萬櫓上下濤心北渡棠邑一葉來往如飛稍値風生白波浩蕩魏文帝稱天限南北者此也

平堤湖水

玄武湖卽晉之北湖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故改今稱齊武習水軍於此號曰昆明池鍾山獨聳翠色欲飛雞籠幕府拱揖相抱若驪龍頷下之珠也環四十里中洲貯圖籍禁不得放棹惟太平門長堤古樹交蔭湖中菱荷無際遠岫近塢城郭田舍令人應接不暇御史臺斗入于湖余每經過如着漢唐衣冠出入桃花源問津漁人必大笑之矣

雞籠雲樹

宋元嘉中雷次宗剏館齊竟陵王子良移居集四學之士抄五經百家書皆在此山今太學建其下南國人文宮墻富美上則雞鳴寺　高帝以金匣藏梁僧寶誌舍利殿閣崢嶸雲樹交鎖洵爲勝槩乃臺城闍亦在此則山川之有幸不幸豈不以人哉

牛首煙巒 癸亥暮春旣望三日偕徐吏部伯梁遊因記其略

早出南門稍憇天界寺徐逕安德門辭市衢入村野烟墟疏密丘樊交錯稍遠則田疇漸闢溝塍刻鏤過鐵心橋松栢鬱然叢茂者三一韓憲王陵一唐定王母李賢妃寢園一中貴鄭強家墳所爲雪坡道人墓紫藤封處則漫無題識矣望山而赴天闕巍然獨立而高阜蜿蜒

之勢令人神徉祗弘覺寺有辟支文殊遺蹟白雲梯几百級老樹交蔭薜蘿盤互樹杪香密散川景微涵此山之最勝也禪堂右个以凜壽亭侯為伽藍闔扉孔如彈塔影樹影都落案帷中塔影垂樹影直歷陰晴無異不知何以乃堂前之臺望樹塔如畫又何必從孔中窺影之為奇耶登善來閣中供滿勸左右供無著天親歷接引殿華嚴閣俱崇飭精麗傍香積厨有仙竈投薪則風徵有鼓釜可食百人他處倣之率不就僧云文殊遺製最上至天闕山頂有樑如眼妹不為塊塔惟以王導所指雙闕所銘而牛頭之雙闕遂名矣闕下飲馬池傳自梁昭明者亦無据其兜率巖文殊洞卓錫泉涵虛閣捨身崖皆平下不能如山下仰望有氣勢延眄祖堂秀色相為拱揖鍾山在北紫氣冉冉西帶長江三山二水漠漠亭亭與煙雲共其隱現是為可觀耳若夫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外互語在吳都賦中者皆牛山道之所經也

桃葉古渡

晉王獻之有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作詩送其歸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人因以名渡今在秦淮口王徽之邀桓伊據胡牀吹笛名不通姓名而去又名邀笛步晉室風流首王氏長衢夾巷忽見煙波覩之殊有遠意

杏花邨酒

在江寧縣治西下浮上浮兩橋之際逼于城闉連近鳳凰臺有古杏林春遊頗盛老圃指其蹤跡攀折斧伐無有存者牧童遙指酒村借成佳話耳近歲芳圃碁布盛衰亦復迭為之矣

謝墩松草

余嘗從烏龍潭問水樹之勝折而永慶寺僧寮半落小窣堵波七級云是梁朝公主家廟基勢亦幽曲謝公墩距寺不遠青松滿植其上絕無亭臺遊人載酒席草為茵可望城內西偏之勝謝公之名無徵也

獅嶺雄觀

晉元帝渡江見此山形勢如北地盧龍因易名盧龍今延道觀尚襲稱之山多古栢望之森森歲久盡摧近種新松漸以暢茂自下仰眺眞似西方獅子踞坐欲吼登臨其上江山城郭盡落杯棬中矣

攝山棲霞 癸亥初夏望前三日偕謝大甲亭蘿余史鄭伯聚游因記其勝

攝山距郡城四十里凌晨出太平門紅日方燒朝雲乍斂循鍾山之麓走東北道多徽侯冢奇松栢蔚然小市

平村俱倚山面田麥穗稻秧鷄聲犢跡渾是明農風景林花逕草香氣襲人二十里爲姚坊門蓋外郭也距郭皆沿山行石馬碁置野田者亡慮十數傳謂梁武帝道冢將所遺計一馬重千石非帝王不能辦此淼淩風雨閱歷時代獨此物巍然蕭梁之事安在哉令人浩歎距石馬冲折而東二里爲棲霞寺寺甚宏敞精麗碑刻棲霞二字係唐人書門有蓮花池進天王殿大雄殿棟楹隆然多黃金塗出西門觀珍珠泉噴如珠飛下潴爲池寺背有無梁殿就石爲無量壽佛高四丈旁觀音亦二丈有奇石之巨者甚夥而皆琢磨爲羅漢大士牟尼像稍上則有千佛嶺矣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由英宋江夏王霍姬次第所爲梁臨川王加飭焉斲璞爲珊殊不可人意然藉以見齊梁遺跡亦吊古者所不厭也從松石間攝衣而升其高頂形如張蓋有總攝羣峰之勢故曰攝山山家僧舍無他障俯瞰黃天蕩天寧帶子兩洲風帆在水人烟在岸滁州眞州諸山可坐而穪令人意遠僧又爲余指鎗挑河是兀朮爲韓世忠所扼掘成以奔六合者然河僅在攝山下達江不數里挑之無謂也僧言或亦耳食別而下覽天開巖居公巖迎賢石諸勝亦不煩探討云蓋余嘗東行海上登支提大姥深雄奇偉天下無雙視此山不啻部婁之着眼惟其郊去大都又爲齊梁以來舊蹟則棲霞之名冠江南嗟乎有以也

雨花着屐

出南門渡秦淮橋崗巒盤互雨花臺者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其上天爲雨花也臺上綠草如茵更無雜樹山中石子光瑩間有朱絲瑪瑙形車騎駢闐醪榼錯落陵阜亦霑流膏無問寒暑春初尤盛以其郊于國門也

憑虛聽雨

獨踞于鷄籠之冢俯眺即玄武湖晴嵐曙月皆佳獨稱聽雨者以夏時甘霖驟布湖中蓮葉田田皆爲助響木末水面淅瀝互作耳目並稱玄暢耳

神樂雩壇

正陽門外二里許定鼎時郊天之所繚垣之外斥地甚夷壇傍神樂觀喬松古栢交加馳道花時輿屐雜沓羽林兒及少年遊冶勒騎關弓亦有長楊羽獵之意

長干舊里

在城南門聚寶之外江東人謂山隴之間曰干梵宇吞林紅樓白社交錯市衢崗阜丘樊互相映帶往安德鳳臺二門逕路迴環或通或窅居人藩庶相傳有大長干

小長干之名今春月遊觀駢聚每至漏下尚自啓鑰以待歸人

燕磯水石

在城北觀音門外乃幕府諸山盡處形勢銳矗斗入于江有燕尾掠波之意怒濤衝嚙石骨嶮岈上建漢壽亭廟蔭以高松中官修飭殊爲壯麗最上銳處有江亭可憩可望余萬曆庚戌北上舟行從江中延望更爲奇秀也

幕府仙臺

由太平堤循湖西北行可廿五里至臥佛寺水草之湄王雎鳧鷖交鶄鴻鴻往來沉浮近寺山行六七里溪田茅舍烟門疎密山稱幕府者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待御上有仙人臺虎跑泉由李子崗至崇化寺梅花水皆廻溪曲路不知其爲大都郊也

達摩石洞

由臥佛寺循山逕而升舍輿登騎僅容馬足里許至洞門二石突兀自致在洞門逕外逕下卽深壑洞中廣二丈許旁有如龕者一石壁倒垂肖如佛座後海島梁武帝時達摩西來宏法機緣未偶將欲北渡偃息于此洞之西北有夾蘿峰相傳爲折葦渡江處

靈谷松梅

由朝陽門東行過　孝陵御路復過長街可六七里而至靈谷長松古栢亘二里許始至寺寺有無梁殿八功德水誌公塔共琵琶街拍掌則應聲而鳴稍東爲梅花塢春初香雪萬樹余與金比部攜春盤往賞且行且與盡半日之興時天啓甲子正月也

清涼環翠

石城清涼寺起于南唐山頂有翠微亭亦南唐時所建又有暑風亭乃李後主避暑殿故址門內有胭脂井尚存而人以爲陳後主與張麗華所避景陽井非也其井在今盧妃巷有文曰辱井登山之冢江山色相若在掌握中寺亦新飭宏厰南都貴官治張無虛日

宿巖靈石

靜海寺基本江沙漲羨之地舊爲波濤所嚙石俱嵌空璁瓏宋虞允文破金軍于采石回舟繫泊石邊故名三宿巖其題名尚存今建靈石閣于上廻望都城攢樓擲堞曉氣欲林暮雲散綺皆可觀也

東山碁墅

都城東南有土山乃晉謝安所築以擬舊隱會稽之東山也常放情遊賞與從子圍碁至夜始還山側有[illegible]

寺宮之環列四野者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名而土
山其一云花時烏喧春洲芡滿方□屐齒何妨屢折

嘉善石壁

從神策門三里入嘉善寺蒼松朱閣互為掩縛一巨石
端嚴峻重極有好□□坐其下能令人雋

祁澤龍池

府東南三十五里山高五十丈周環十里寺為劉宋時
建昔初法師結庵講法華經有龍女來聽因曰可為開
一泉乎數日後清泉□于座南後人雩而輒應

清溪遊舫

□□東渠名曰青溪通潮溝洩玄武湖水接于秦淮由
南而西經武定鎮淮諸橋出三山水門外南朝甲族多
居其上今棘院泮宮之前江潮漲入猶有瀲灩之意吳人
船載酒簫鼓喧闐河房張筵人輿雜遝豈猶有六朝之
遺也耶

星岡迴望

府西南九里一名落星墩梁王僧辨連營柵于此以拒
侯景李太白遇蓬池隱者亦嘗脫紫綺裘換酒為歡地
臨江濤輕紋急浪去舶來帆白日納光洪嗶皓肝酒八
當此可飲一石

莫愁泛艇

出三山門右入委巷其門稍大二石狻猊守之為魏國
園亭內有四美堂勝碁樓樓傍垂楊嫋嫋最後湖唐半
斷傍有亭址雖荒廢不治臨湖引眼姝有沈詹事占意
余嘗偕大司馬陳公符卿傅公覓艇子打兩槳擊汰其
上是時政值秋中雲日皎然鍾山石城龍虎之氣綺靡
林樾中明光一派不啻十里蘆葦傍岸鳧鷺交飛庄人
頻敲小舫以驚鷗鵠不減瀟湘洞庭之景而湖之以莫
愁名者以樂府有石城 梁梁武帝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
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
有鬱金蘇合香詹事演為海燕寒雁之句蓋本于此又
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
愁來又唐人詩莫愁意散不城荒 又云南國佳人字莫
愁夫莫愁之為奴為宮人為將軍妾為阿侯母皆不可
知而今湖山借以為重乎而後乃知不毀者文不朽者
名也

報恩寶塔

吳赤烏間有康居國異僧來長干里結茅修行能致如
來舍利孫權為建塔奉焉寺名建初乃江南塔寺之始

梁名長干寺宋改天禧寺永樂時鼎新高廠賜以今名通身作琉璃色合頂之銅與金同價其色更爲光耀寺僧燃燈中夜不啻燭龍之啣耀焉寺大僧多精舍半爲居停空門如市矣

天界經鐸

寺本晉建洪武中徙聚寶門外額題善世法門內有三十六庵延致戒律高僧各主一庵禪誦之聲曉霜夜月無間亦招提中之冠也

碧峰松鈞

寺與天界並又與能仁若鼎立古牆修竹敞殿精廬長干市里紅塵爲之一別

祖堂星槎

二山俱對牛首祖堂爲懶融禪師修道之所唐貞觀中傳四祖法建寺爲一代祖師故山與寺皆名祖堂常居石室中其座石隱隱有佛字方三尺餘幽深窅僻過于牛首而獻花巖亦以懶融得名坐小星槎回視牛首之塔殿林巒直如丹青一幅云

冶麓祁年

本吳王鑄劒之地故名冶城晉謝安與王羲之同訪此地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卞忠貞墓在其右今建朝天宮祝 聖殿陛不減祁年高高下下道院緣山最後一小阜羽士稱爲冶城之家每當呼嵩笙鶴之聲蕊與魚珮交響云

長橋春意

武定文德二橋之間 國初置伎館以娛商旅橋踞城閈鶯峰寺側積水之上徵歌教舞臺榭如雲今半就荒翦夫禁止官伎固風教一端而五陵豪遊亦太平之象不見樂府之有洛陽長安道乎

彤雲新觀

秣陵夙稱佳麗緣在前朝燕雀玄武二湖映帶鍾山祇閣鷄鳴龍廣幕府直瀆丘阜蜿蜒宋孝武詩所云層峰亘天維曠渚綿地絡松磴含青硃荷源煜丹爍也今燕雀湖填爲 宮闕玄武湖貯圖籍雞鳴龍廣祇閣之上皆築高城南北限障遂爾幽廠不能兼觀雲水無從并覽余署西有龍舟山劉宋時以山臨玄武湖改玄武山陳高祖與北齊大戰處舊有山陰藏氷之井甘露間風之亭久廢于風雨矣而都人隨俗呼爲覆舟山殊屬無謂余視其銳首何頷豐尻張股如伏虎狀遂改其名以名營獨何曲處青松二百餘株蔭之皆老龍鱗色若有所待余乃臺之堂之爲講武設也最上搆亭署曰彤雲

觀比類日觀之義至此則鍾山之紫氣晉旦如爐烟冉
冉望氛察祥不爲無益至原廟松楸舊邑黃屋牛首雙
闕玄武千頃闤闠烟樹襟帶長江無遺觀矣青松之蔭
亦幽亦厰又容通于三法署賜第無俟擔携之僕僕余
因選其勝爲第一山也

平溪覽勝剳記

城之西南五里曰飛鳳山臨野雞河河東之人能
造小紙舂竹楂用水碓賣香家亦用水磨垞垣茅
屋冢舍田庄可數百家河流潺湲架木梁以渡渡
口即飛鳳之麓僥枳棘楓栗枇杷山蒙蒙然霜後
紅樹黃葉凌雜青蘿嵐氣映帶望之如畫谿懸磴
上達數十步必磬折以行頂銳傍兩翼亦聳上祀
玄武下祀靈官靈官者即南方大火心星也時俗
不知輒獰猙其貌而口吐火瀆矣蹤飛鳳渡河而

東山之最高者曰七星坡峯頭嵂嵂如北斗攜杓
偏洞馴苗取徑出市鬻薪米菜菽之類行道兌然
故半山可肩輿及其峯必如猿玃接手飲河之狀
乃達從衞學望之更磊落有氣勢可觀也不護峯
在城東北隅隔大溪山之綿衍從西北來者通天
崇崇至此峯而盡厥勢高阜七石筍攢指列戟嶫
然上竪中亦有土方圓十笏俯眺清流漉然單城
樓堞高高下下內外雲屋萬家晨昏炊火凌亂飛
煙故自葱鬱石筍膚色亦蒼翠欲滴苔蘚剝蝕古

時風霜之所吹被也東山連天馬山迤邐下爲巒
崖石壁皴駁砥洄瀾中似肩䫲龍鋭其首修其項
嶐其背掉其尾有任重騰跳之勢殊不似驪魚之
獺也上有東山觀庫臨無文理楓樹數株歷歷耳
崖背之隆者如方印斗削煙嵐面面可看儻臺榭
其上不但山水收一路之秀而驛道羣馬市樓百
貨舟船千艣合津口樵漁與溪流通日夜未央斯
焉總攬矣天馬山謕呼馬鞍山山冢匿焉旁奮兩
麓似有毬之畢而句圓內拱丘樊寨其兌修竹翳

然匿下隱隱有掛鸛簺鐙之象太乙况龍爲友是
耶非耶小市平林可坐可憩溪水沈溶在隱見之
間固一方之秀無如穢穢熈熈者習矣而不察也
衞之東偏袁生勳居焉高而不亢庳而不汙崒山
四合生構草閣收之蔬圃中植紅白梅各一樹紅
者有姿白者有勢白枝僩放于他樹之上他樹若
交讓而肩焉四季桂一樹時時吐金粟水仙數本
瑞香數本皆發華如其質綠竹叢叢闌以及肩之
墻而已其餘皆疎野卽居室盡茅茨並無埏埒埴

瓦之費草閣下書卷筆研隨意錯落生固以高等
儕者不求備不愠窮毋妻妾孺忻然安之此其與
况更當求之氣韻之外東漢亦有袁生築土室鑿
坏通薪水超然自尚禍亂不能及高則高矣未若
今之袁生疎野出于無心也衞西偏爲劉生芳梅
居室其先人首鄉薦後領州郡橐中稍餘奉入餐
錢生治地爲廳事爲倉廥爲讀書精室臨小池以
軒曲巷旁行各得其欵最後蔬圃頗廣饒卮韭柑
芥園竟有高阜青山聚眼石溜峯霞當與琴曲酒

杯共韻綠竹林林淆以杉檜徑外種茶茶本高一
二尺約畝餘當寒食穀雨之際鶯聲未老雀舌初
芽作土竈罝熾炭探銙籠露香梟梟煮以東門之
淵想松濤初作聲氣俱淸或亦不減明月峽中耶
古樂府橫吹曲有劉生蓋以氣俠聞者今之劉生
覸其行事有斷割談論多直爽卽不必效仿季一
諾陳驚座之流而取景讀書不爲兒女子屑屑豈
庸人所敢望也東門之隅汪生起圖讀書處方塘
可一畝魚鱗沉浮其中環以修竹臨南以軒臨北

以樓臨東以家祝奉禮廳而最勝者樓樓上略置
琴劍圖書廠其中明月夜朗巇巇其右左兩个雖
蠖動亦成響也墻壁間方戸圓竅隨意鑿空而各
有局以逗風雲之氣南山日日送煙霞入几席中
不憂大美之匱天地之意至足也距余寓不遠偶
然夷猶望竹色而赴環池俯深登樓仰高不覺精
遠咄嗟間醴殽備設可卜門風坐檻劇談至漏下
別生固恂恂有度者異日見其文亦如其人云劉
孝廉居錢家橋曲巷逶迤隣墻深竹稍雲拂路澗

水清漪架木梁以達夾澗皆樹蠟木霜雪不能彫
長與竹色相敵小堂晏如穀粟僮篙笓蕭然讀書
白屋未采頗似揚子玄亭其門蓋有待而大也嘗
再過從爲依回讃歎者久之城中有高敞地故詹
積址也新收爲守備治事廳四面皆有山雲之氣
其旁爲景家園今盡荒鞠景氏亦不可復問小澗
細流砂礫鋪其上修竹林林圃人縱橫其枝以樊
羊豕野朴可玩一新進茆生居其上茅簷土障遂
擣檣坐簷間憩飲借寒士之釜漉酒時過歲除微

雨紛灑少人行此際亦小有致城東北角樓臨市
臨田復兩臨水于此看遠近諸山更有撫琴動響
之意人語溪聲互相酬答而官寺臺閣皆取諸眼
中從客寓循城堞往觀與尨靜逸無擾鄭生逢元
構草堂讀書其下署其屏曰北斗掛城邊余因題
其中曰戴笠於正月朔二日出南門循郭西北行
至平溪站蓋國初開昆明道進獻方物遷山陝人
爲站軍以佐傳置今尚爲官使輿夫尚二百餘名
食于官官使通輿亦稀不如它夫馬累重背郭臨

流自相葆聚捆縷網魚亦有讀書庠序者無疲奔
命也水月菴當站口僧十餘衆禪悅取給于施田
滇黔遊衲過宿掛瓢飽一餐以去西來三章逹之
天下無有異者菴下爲上渡渡以刳木舟帮行清
流硌石深淺皆有景彼岸爲七敖敖之字義不可
曉而此中山谿間多是名豈海中大鰲戴山者類
耶敖間茅屋短垣豐城楊老居之最上楓林竹塢
取鳥道通徑其家飼豬子十數有子亦能商賈董
董襯貨之奇贏而居之苦不能鬪智爭時齊民中

饒衣食者耳烹鷄與蔬蔌飲以家釀談鄉曲事不
覺頹然欲醉乘興取故道以渡衕北門至東門河
橋問鄭生維禎劉生定國洪生國昂鄭生維龍鄭
生逢元挈榼至舟中拱待溪遊矣鄉人黃老賈于
此者亦送酒饌御風之冷不嫌于多是日山雪未
消四望浩然市煙濃淡爆竹砰磅行人着色衣修
親戚歲事亦有祠山鬼水廟者香燈錯落放舟遡
洄後順下于建瓴中進速各有意最佳在泊獺崖
之下崖壁斗削其石紋巖巖酷似延梵溪水至此

滙爲綠潭怒張之勢忽成淵靜若劍奴侍子觀禮
樂于孔父之堂也沙灣在左河市在右供嵌青山
之麓情景相轃又何必作濠濮想薄黃昏入寓祓
酒之後聽鄰家金鼓之聲相屬其猶有楚之風耶
朔五日渡北門津春灘碧浪如花輕舟小棹頃刻
至彼岸卽昇風山之麓從石磴遷迤而升望軍城
雲屋霞彩動盪下則迴谿曲阻修阡威夷旧園連
複山中有市爲紅花坪戎菽粱稷白鄉屯糴寨皆
于此販糶多江右賈人而高氏居中坪後卽石蓮

峯長溪浩浩厥帶左右汲者漂者相屬拂不少坐
蓮花七朶在雲端水廟煙村疎密合欵是爲思郡
官道防苗之兵或駐或走馬蹄人足遝遝如也久
之胡生永寧挈茗相將隨過其家同飲于高極其
酣暢廻車從沙灣渡東門津結綠之潭與岸樹人
煙四照不啻銀河在天我乃浮槎向織女問支機
石也衞城中北隅稍右行爲玄武殿厥基隆起積
高可數仞蓋龜峯之麓背雉堞負大溪面七星坡
岡巒四合煙雲相連灘聲從枕後入戶居人祀玄

武其上楊生秀棻讀書之室于左周遭繚以土垣
開門見山隱几聞水墻外古檜數株蒼幹密葉棲
鴉巢哺烏烏然與鐘鼓之音競節澗水盛漲明砂
硌石照映清流十步之內取景非遠地之最占勝
者余于春分之次日觀瀞溪上從小北門登焉芳
草可藉且坐且行入殿肅玄武神隨折而左入楊
生之室竹几石硯匡牀布箔書史錯置數十本滑
如也余甚賞之生請命是室之名余笑曰是宜依
玄武殿之左个有大史公之義在天官書曰北宮

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
口鉞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
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此玄之
所以爲武哉然玄武之宮屬七宿起南斗止東壁
東壁爲圖書之府固武而文者也君家子雲草太
玄經處千秋之下與馬帳葛廬並稱則玄之文又
何遜于玄之武耶可額是室爲玄文館祀前二日
天氣和朗步行肅宜父之堂以明日祀上丁也單
城籩豆之事無有司存禮樂簡廢惟羣山拱列如

晝隨同廣文譚先生出廟門西南行市廛居屋錯
落丘樊而潤水入城者數道俱滙于學宮之右春
漲方盛湯湯如也南行一里近嘉興寺回巷窅僻
居人築短墻扞圃碧桃綠柳掩拂墻外而張園特
廣路逢洪生邀入茅舍中進杯茗生以製簫自給
貧士中有韻者更入孟園高下二池皆畜魚池上
修竹猗猗菜花樹色之外別無見境其勝在幽曲
不必與他園爭繁麗也仲春之望徐季良如清浪
送之西郊十里薄張顯靈灘是日久雨新霽碧桃

穠李過閒山樊綠柳垂垂溪岸與澄波掩縟渡野
雞河口直西溪與夫遥指樹林中皆犵獠聚居耕
田便小射生逐肉于人無兢人亦不敢側目加侵
士紳之庄亦有餘貲置產蓋辛苦作力爲生者也
顯靈灘距宮路里許思州鎮遠兩河政于此合流
而南來一山杓入河滸水石相激澎湃洶湧迴洄
之舟挽首丈者叫譟與灘聲相震山冢爲廟鋭頂
無覓大地峯勢分兩翼循崖回互而升其翼之石
參差如孔指廟旁架木爲飛樓欄以竹箔凭欄縱

望羣山峙翠兩水淼淼來自夜郎牂牁間至此若
交回合戰鐵馬之聲千羣也時迎送季良者多樊
民健兒或從征建昌樂或自造陽脫身歸各各夸
其草鋒亦自雄樊隨浮數日而別寒食日氣霽郊
游於生盛言東庄春色之麗則攜酒一瓻黃鵑
二枚黃鼠三枚過料武迴場渡皇潤于時青草方
生山色沉翠水田鏡響初入一草舍石支木板以
坐或倚杵臼或藉束薪酒甫濡而袁生適至邀過
其庄亦草舍獨舍前隙地繚以短墻雜植風梅含

桃海棠穠李其大梨一樹正放白華於生家隨治具張樹下花片霏霏落酒杯中庄婦更煑桂茗甚香并嘗新蕨菜椿芽莪花而亨人進黃鼠諸生以其塞上物爭嘗之且各留餘歸遺細君此所謂敬名也而於生酒尤佳酣暢至春星麗天白虎啼朱鳥橫乃廻入旅館祓酒之後就枕大鼾如雷醒來聞霹靂挾雨師猛注半晝夜氣候若此可以觀天矣於生兄弟克振克昌袁生兄弟鶚及鶴也軍城氣候夏秋著雨少出游至中秋始移居草堂檐宇

新就趣博埴之功爲環堵日不暇給九月陰霖三十日坐對南山不能披蒙氣見青天及小陽乃有霽色繇東北衢步行時思南鄭生天民醫隱于北門之市抉簾而數其藥籠中物種種也乃拉其術城隅渡小橋經窅徑流水濺然瀨水皆夾竹籬疏圃植木交密霜葉半脫惟蠟樹深青不改徐〻有爲面山水居焉處勢高卓厭城堞若崇牙山色水聲常飛逗而入左廂爲書室一所砌石夾竹句也以行雖咫尺有尋丈之意顏其館曰連城木香臨架薜荔緊墻菊花數本尚留秋景而館爲軒臨軒亦疏闌置棋枰几上隨意與鄭生對數局開窗觀聽山水之飛逗而入猶堂也芭蕉高丈許者中心放華此中殊不可多得儻于園墅佳處位置一草亭因水勢瀦之爲池激之爲瀑池種荷花瀑濺白石令不越戸庭有十八賢蓮社三疊泉飛布之意豈不愉快哉功力無多豈似愚公之徙于屋生固不俗能無意耶

游劄

熊子曰山水氣之通也仁智性之秉也夫人含氣而負性未有見高原大澤雲物草木之奇漠然不相干涉者然僞士誇松桂撚筠挐吾恥其不情若好奇人之伐山通道鑿空海上吾又不能也聊于身所經涉耳目所睹記授之子墨以附于昔人之圖五嶽于壁者拊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云

灊山

江黃之間山勢如重雲詭者謂五祖道場神明之隩雖然未盡也至潛山縣一山如排劍中主峰最銳群銳峰

擁之若子孫之衛丈人僕夫曰萬公尖及詢縣令乃知其爲鳳陽王氣根本太史公稱武帝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者是也今即不見稽三舂之芧封五色之土然靈異韞爲山陵益見地道之靜正矣觀封禪書當與嵩華同名後世而人皆畧之于道周余特表焉以俟稽古者

嶧山

嶧山即孟子所爲東山史所爲秦始皇登鄒嶧山也余於癸卯北上從鄒縣南二亙店騎蹇驢登焉平沙十里清泉淺淺西流麓則巨石岭岭延望山顛欲忽紫綠之色轉𥅳輒異後辛亥舟次濟上望之更奇蓋靈氣之動盪也山純石絕無土石多虎兕獅象狀層疊互庋中皆空洞自本至冢皆然石有懸鍾榼鼓者卒無根彼此犬牙耳亦絕無樹木止山腰一枯桐斡蠹飾如綫人以草塡之絲竹捷其外僕夫謂梁山伯手植談之無稽若也豈即所爲嶧山之桐耶秦始皇頌功德碑烏有矣孔子學禮處乃一巨巖陟其積高而齊魯在睫嵩洛在懷燕趙吳楚在几杖之際西望白日欲落黃河東流令人浩然欲吞沆瀣之氣而吸赤城之霞奇矣哉巡東山圩頂者爲尼丘巡北爲泰山譬諸人身盖二東之顱也

雲龍山

自詩有雲龍山下試春衣之句而山遂名矣余庚戌泊舟彭城登焉山雖不甚高而石亦學學俯戲馬臺眺放鶴亭見古今如轉漏黃河遶足下東奔疑天漢在袖遥指九里山楚漢戰場及芒碭雲氣眞英雄必爭之地也然坡麓趨爲彭城城庳于河山無專勢且單露項王都之得乎

金山

庚戌泊舟廣陵買小刀遡游至爪步溥暮渡江登金山水波不興江月媚人命僧汲中冷煑𡡉茶坐危岫俯瞪

潭見山僧二三兩兩蕩槳歸來兩岸人聲江心櫓聲天
際雁聲蘆荻鷺聲間以疎鍾我如在群玉峯頭也昔
蕩觀韓世忠聯海艘與兀朮大戰處又歷歷作金甲聲
山故與南岸連今則孤嶼味唐王走馬上金山之句不
勝海田之嘆矣

燕子磯

從江中望燕子磯高松蔭山碧嵐半瑣朱閣微吐足供
王右丞筆墨至岸石之奇當使米襄陽下拜江間波浪
須得杜少陵雄壯之韻斯堪品題也

采石

采石瞰江傍有村市可泊估客南北兵爭輒以此爲攻
守要津而要以李白得名舟坎其下朗然誦鳳凰臺之
吟青蓮自足千古

二姑

大姑在彭蠡之口山形若僧履俗呼爲鞋山今有寺鞋
首建佛塔七級小姑在彭澤江中孤石突起遂如片雲
近如立柱末大于本其下深不可際鬼斧神工吾烏知
其所以

四山

鄱湖中峙四山高廣相埒聚而不連距康山甚近

高帝鏖陳友諒處意深夜湖中燐火必熠熠也

雞山

都昌之北爲雞山山屬于湖岸石殊秀形家謂其下產
雞于九乃燒煉氣母余偶見一道人持予卵黑石子剖
之爛然作金光蓋礦沙之類其謂鉛爲汞除此爲真陽
吾斯未之能信而旌陽記中則有之產九處土人相率
爲厲禁亦不可多得也

西山

西山之名十驟擅以王子安滕王閣序朱簾暮捲西山
雨之句然仙家洞天若洪崖若旌陽吳猛郭璞之蹤不
可勝紀蕭仙嶺旌陽葬母最高處俗爲九節蜈蚣形形
家視其母冢良然余嘗數四至蕭仙安峯之麓桃花同
源間亦習遊焉以習故遂遊之未深

舜湖山

舜湖在洪塘下游屬吾邑信河水口石牛之讖妄也

白狐嶺

白狐頂有巨石出雲天將雨白雲輒封之疎松秀石迤
邐成徑可肩輿登則南進豐臨諸山水直襯之衣袂
形家言江城地脉少祖余視之良然

龜峰

弋陽縣之龜峰方廣而高卓雲氣籠之更縹緲北地李子詩最愛紫烟生石罅絕憐青嶂削靈芝描寫極工山下龜峰寺清溪帶之從河中遠望其翠微之色欲飛竒甚

富春山

嚴陵至桐口七十里高山夾岸江狹而深靜不似山澗湍悍竹籬盤互烟嵐蔽虧通江作綠沉色其曲折不半里輒爲雲石瑣斷子陵釣臺乃山冢巨石下有子陵祠余屢經過如出入武陵源也

浙江潮

余壬寅六月自桐江放舟錢塘早潮湧如雪山砰磅礴礴篙師作色操之候潮落東下不終朝百里矣潮以秋盛錢塘人相習看八月濤後乙巳八月余偶至杭以吳聶二年友邀飲江樓則水波不與海氣消長亦復難定如此但見蕭山如抹龕子門如點掩暎武林之山郭間郭忠恕所貌望潮圖頗得其意

西湖

余數遊西湖備歷湖中晴雨之景大都晴則烟香風煖日麗嵐光鳥語花明山水如繡兼以白馬紅裙躑躅長堤之上輕歌細鼓喧雜乘遝之舟人人得之雨則兩峰三竺二興雲吐霧冉冉眉睫風雷叱咤如落几案放舟湖心朱樓粉堞峭崖泉壑疑隔帷幄奏笙簧荷珠歷落香氣淋漓飲酒其中幽深之意都在景象之外未必人人得也余于晴之遊不一最快則戊申之秋同朱侍御岳水部宿舟蘇堤侵曉起步堤上眠柳新舒朝烟半捲各以籃輿入山討龍井于墳諸勝展齒竟日夜飲法相寺酒茗優樂無不精絕極其酣暢次則從貞父先生之招循九里松入靈隱韜光酌酒飛來峰冷泉亭下亦自超超玄爽雨之遊不一最快則同聶純中訪貞父先生于出山步辰放湖中前美合弁山行徑巷窈窕得雨益深

子夜返棹則蒲湖漁火浮星矣說者曰晴似楊妃之笑雨如西子之顰日景物不殊關心則異此處置一語不得

碧浪湖

碧浪湖在湖州府治南所爲苕霅間也澄潭數頃中峙浮玉石石上建萬魁塔瀕湖峴山楙石奇秀道場諸峰四面圍合菰城宛宛在中央眞良國也

吳山

武林藩閫郡邑諸官衙皆面吳山楙之古石之嵬壘城市中未可多得余屢飲秀石堂

弁山

烏程長興之間山曰𦵡弁者周百餘里臨苕水瞰泰湖郡背陳皇山傳爲覇先祖陵翠巖白鵠諸勝余爲令時偕寮友置屐焉每從邑詣郡必經霅水橋三十里烟嵐常隨吾百丈也

苕

天目之陰苕水出焉發源孝豐經安吉長興至烏程入泰湖俗呼爲龍溪以項王騅自溪中生故龍名

城山

城山之頂有池焉大暵不涸四週圩者相傳爲巖白虎壘吳中人置塚其上僧舍藏于竹中堪稱精麗佛土西南亦可眺天目

泰湖

長興在泰湖西滸每公餘輒登高望之漠漠菰蒲茫茫烟水千帆破浪如羣鶩兩洞庭如眉兩雷如拳夫椒如黙一日宿舟夾浦侵明放棹中湖波光如鏡丁長孺居湖之湄其宗人操舟若神以兩提湖船一載酒一翼仙船猶陸也午際稍風浪船行亦定水天相際目光搖蕩浪至輒浮大白敵之薄暮始維舟入港可謂天上遊矣

𦵡画溪

長城西郭門臨溪焉廿六溪百步一折岸無鯁路古木蔭之交戾掩拂者二十里竹光水色苔衣盡一綠也遊人以貫月查遡洄其中如𦵡画然遠山粘天微抹紫翠壽藤綬綬下垂詩曰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齊欲識人間真𦵡画朱藤倒影入清溪余公餘飲客必從松亦居放棹至竹山渾而返若初夏停蚕官無公事麥黄新漲雲物鮮麗挈醪榼由五峰之麓且舟且輿曲宴終日興殊不淺

烏瞻山

遡𦵡画之曲曰合溪可十餘里爲烏瞻山楊仲庚修煉處也山下竹塢柴門烟村花鳥一望相屬顧太守結廬中峰歙石秀筠蔚然深秀夜宿怡雲樓侵曉開軒望泰湖出日如海際湧金輪紫光奪射少選雲氛漸收則湖大如盤吳門天池諸山隱隱在檻外矣

⿰山羅嶭

從烏瞻北二十里爲⿰山羅嶭嶭以兩山相介爲義不一嶭而⿰山羅之産茗最精洞山南向者尤爲仙品土人于巖岫間砌石如納陛二歲六雉之茗苗始滋少沾穢即稿焉以雨煮之恐甫里諸人所未嘗也稍北即襄王嶺屬宜興亦產茗而味更爲宜興嶭遠不及⿰山羅云

方山

方山長城之望高四百丈如覆印巔有龍潭乃石凹中水盈盈甚旱不枯余以禱雨攝齊而上父老皆蹟焉半山不能登矣

香山

義興孔道有香山石磴欹泰湖之滸遠風近景應接不暇

顧渚

顧渚貢茶園也從亮市之麓肩輿而入高竹夾路遠山障天深二十里桑麻雞犬一似壺中先清明三日長令

親率茶戶開園春光如海石乳雲茅娟袍帶間大是快事金沙唐宋名泉近壅余爲滌之亭之泓然冽然矣顧渚之名以吳王顧其渚平衍可都也

烟雨樓

嘉興城南湖光淼渺水心搆危樓盡烟雨平林之景余棹舟往眺時荷葉正田田也

虎丘

甲辰三月從金閶門放棹西遊過半塘寺疎籬深竹種種動飛人之致若虎丘之劒池之生公石之千人坐皆天巧遊履騈填以其爲金閶郊也折而之觀音山飲趙凡夫園觀所鑿瀑布及林亭位置入巧亦備稍深爲天池山泰湖濤聲疑落杯斝中登高山臨大澤一部吳越春秋盡入吾眼矣

惠山

辛亥舟次無錫覓小艅同汲水者往觀惠山至則泉竇僅方丈汲綆相屬消長莫測寺傍數名園園皆萬金稍爲土木所障最妙在登寺後之塔山山中列市酒爐茶竈殊足供遊者陟其高而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直可平吞矣

北固

潤州以北固爲城大江爲池孫吳趙宋之邊也金焦砥柱洪流萬檣千檣上下潮汐漕轉爲東南之喉眞天下陸海鶴林甘露鐘聲塔影横江野渡輕帆如駛吾所藏郭熙画頗似之

曲阜

癸丑四月北上從鄒縣折嶧山之麓則尼丘龜蒙諸山青雲片片在東方矣曲阜南門沂水洋洋傍有壇曰舞雩入城宿公署侵明恭謁先師廟廟制觀闕如王者杏壇在殿前最前有先師手植檜大可數拱純幹無枝生意在内堅朴而精潤說者謂帝王受命則柯葉一生眞

神靈所呵護也其地名闕里稍北爲陋巷顏子廟舊嘗國在城東數里可望出北門爲孔墓林樹蓊鬱多楷木周數里繚以垣冢舍亦如王者墓前洙水若帶行必渡洙水橋其流甚微泗水在後汪汪一派墓累土爲陵昭伯魚穆子思蓋東南向今碑碣俱南向趾子思肱伯魚位置非禮守者謂宋真宗欲以南面尊先師事理或然也若孟廟之在鄒南者每過則謁之制如闕里而十倍殺焉然樹木之蓊盛庭除之整飾與闕里同

延津

余過延平問所爲豐城神物則曰化劍閣以下是也水之湍悍似有龍氣黯淡灘在郡上游五里洪流爲山石所束洶洶若雷吼其直若激箭舟駛如閃電下游大方灘橫石絕江澎湃倍之楫師至此亦動色相戒矣

北嶺

侯官北二十里冊嶂綠崖周遭如設帷幄省城之負扆也嶺有高四千尺者福寧寄徑焉自趾至冢爲一堠冢上觀芋源仙鵲洪塘佔船虎門樓船雜見于萬家烟樹中亦東南大都會也

萬歲嶺

北嶺之北盡嶺也而萬歲嶺界連江高亞北嶺深則過之下此爲陳山堠矣嶺上設徼卒三十人以待暴客

連城

連江雖在會城北偏而層峰疊嶂遶平田數千頃空曠徑二十里清江一線帶城東流不見尾閭亦風氣之所鍾也平田盡處重湖數十頃如鏡青山鎖之松濤時沸村落疎散我行其間覺水滸片片是桃花云

龍門澗

連江近羅源界有澗焉水聲喧豗中一石可百人坐二級如納陛若瑪琢截然者潺潺碧流鋪其上疑是雲母榻也鑿曰龍門

白鶴嶺

羅源之護國舖高峯干雲沿驛道躡蹬而上者五十里爲白鶴望海洋千里島嶼歷歷取諸眼中崖間刻海鶴雄觀四大字降嶺即寧德縣矣余初度此嶺爲白雲所封者半日

大梨嶺

嶺屬福安高四千尺荒莽無烟落近白石司有河焉所爲泰溪也

福寧州後山

山峩峩如片雲垂下負州治最高有聖水廣輿記中所

爲飲之則延年者聖水庵僧人客種松竹殊深昧虵行凹互時時宿雲逗霧偶當日月清朗大海直一杯矣

松山

福寧負海而松山卽海門也海舟收汛必泊松山之裏以避風濤余視師海門水陸班聲如雷徐陟松山之巔遙于蒼茫中指點三神山六鰲隱隱動處艋艚數飛亦覺雄爽

三山

烏石山記稱有蟠桃塢隣霄臺諸勝山不甚高而烏石突兀無異金華羣羊與九仙越王鼎足榕城中松泉鈎

堅皆昔人所爲離壁間物也

三沙嶼

溫麻東五十里群山杓入于海龍戶廠人避濤處也甃石堞自固海中小島環之可障風浪烽火嶼如立錐崙山如橫雲礵山四嶼相屬在百里外如馬如象七星嶼如北斗閭峽大金有遊龍掉尾之勢其餘小島不可勝計正如日抱黿鼉也余以巡汛弭節值風雲收捲漁舟趂潮而歸者千檣水天漂渺數點青螺樓船上下殊爲雄快

南峯

從署中逍遙閣望南山律律恒冐白雲樹色鬱蒼異于他山樹色出南郭門卽而登之緑石磴輿亦不捷近庵門有古榕二盖數千年物大十圍植本崖間而旁奮一本崖上本下通車盖頗似淮陰市上壯士辱韓信也二榕皆然兩本之奮者左右互奇矣老藤縈之大者彀小者蚪綏綏如琵琶簾放大紫華如撚拳張指殊不着一葉挆又奇矣傍庵有荒臺曰春風臺庵中如匏中竹竿萬个稍下折而東爲弢園故夜郎守張叔弢廬也引泉疏石草亭書屋粗具不大繁華而致在雅樸余題其居曰解庵盖傷今之隱君子無不邀草木同腐豈盡天弢哉

張公年已七十矣非欲解者也

古田間道

從黃田驛東行三十里爲無名橋甃深而布湧頗似廬山金井迴十里皆白石爲蹬底延亘如置版漕不濊泥不雜礫高松大杉擁之僻于邑鄙是宜其無名也古田縣旁有沙河而下流乃阨窄不通維檝益東皆大山牛肖嶺爲閩中郡項春以右水出洪江左水出連江也距縣八十里爲幽巖寺建于石晋谷中入谷逶迤鉤巳老杉蒼鬱覓谷皆稻田僧所資爲衣食而租稅者也東二十里爲杉洋民戶稠密疊四縣夙多盜買別駕逐捕其

剛今罷惟署存益東爲寧德縣曇嶺峯廻岫叢篠密葉
廻谿㩳田行人毎聞虎嘯從不通使者車騎余始爲導
師矣校官道徑三百里

東牆

連江以北如羅源寧德福寧諸城廓州縣皆山麓不錘
風氣余視東墻平衍徑五里圜三之海潮浸入如明湖
諸峯遮擁不見出入之端循其地脉則從古田杉洋東
迤邐𨵿百里兩溪夾送至此大會是可以建郡不獨州
邑也福寧州屢有陞郡之議異日山水濬㝏其在斯乎

芝山

從建郡城西南望山色最秀遠至則竹樹蓊鬱古寺名
開元者其前合二白呈澗明沙歷歷水淫之白石齒齒水
瞰之怒灘浩然有聲帶長橋如拖素蜺寺前老木川草
蔭數畝寺内松二章名瓔絡本松幹而葉若垂莎未之
多見也左有丹青閣後有方丈山頂名雲際萬樹被霜
青紅掩縟窣堵波七級露顛于木杪白雲之所居也

梅仙山 侍署建南赴友人陳季廸之酒

山以梅子眞得名郊建寧之南出西郭門徑城南橋橋
絕溪如百丈白虹循溪滸東行可三里秀林高樹墓田
丙舍鬱乎蒼蒼至山麓蜿行回互而上高臺以軒露于

木末萬家之都蓋屋烟火如繪羣峯取諸眼中亦廓然
有千里之勢稽其古蹟坎者爲丹井也

黃華山 時以餞侍御張侗如也

建寧古西甌萬山莽莽從東北來至郡而交于水黃華
山在郡中迤而登近千尺長松千株蔽虧危樓可以治
張明溪若練灘聲若風雨松濤竹籟出入烟嵐耳目所
經蔚然秀遠誰云甌閩爲文蛇之鄉阻險而涞昧也

重江城攬勝記

余讀三輔黃圖錄洛陽名園記有感因

即所見江城之勝記之云爾

夫國必依山川江以右堤方千里固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建之都會出治容民則山以聚土川以導氣鍾美豐物於是乎在豈猶夫魁陵溝瀆也者地產所作故富生嘉材以應天化而水土和演阜壤環帶京臺競峙邑屋隆夸何必寓托子虛盛推高奢乃靈秀輿衍瑰異雄俊之觀絢

續離立生斯長斯習矣不察恐見笑於三都偉父也爲之記曰史稱豫章長沙屬南楚漢以前建置不可考其有城也相傳爲漢將灌嬰築今郭外東南隅古城古隍具在因以灌城名其鄉舊文放失志乘無定据登即史所載灌嬰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下遂定豫章會稽郡者是耶灌城于今城離置而相屬包東湖以與閩闠埏河隄用陶埴易茅茨俾水無沉氣火無災塓則唐觀察使韋丹之所以世祀也東湖之脩

磬折可十里廣或三一或五一沂沿滿術逢遊涯涘樓觀竦峙杭棟浮閣水上朱閣丹楹蕩發濕映棘闈翼翼巧人三歲以時填堊嘔濯波中雕翹虹檻偏橋飛杠陵跨駢亘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鏤楶形墻掟獵霞表況有曲碕浦淑濠湄以澹之櫂鵁擊汰安翔徐徊蜿漉膠戾鷗鳧鶬扈犖浮乎其上而蘋蘩蘊藻之萊茄蕖菱荇之華煌煌扈扈旖旎從風斥岸蔬圃嘉木扶疏水際結獠徑隈幽樾複樊爲門窗牖塗朱加之簾

帷沼沚屬連細鳥飛凌翠羽丹距畢弋所不至也其編筏結綱講罛罶取名魚登躍鱗不舍晝夜春夏別孕不教蕃長數罟無禁安得書里華一章爲驟虞之政厚戒乎奇在遠岫遙對洪崕[illegible]從流影悅來遐矚迴引延納無垠夫以萬室之國市衢穰穰中而乃有此雲霞之蕩沃渺瀰盈望更小瓜曲渚浚瀨浮汭遙相銜接從庭戶闢布武即至無假跋涉彼彷徉於汗漫之宇而甘暝乎無形埒之域惡至而究小大哉湖既

巳地塚亦句巳中丞臺御史臺三司使者邵呂
署士夫東第王孫西園如離珠羅于嘗室市樓
拱乎天旗嚴鼓高麾笙竽閥閱可聽可望寺不
一上藍最大榱棟弘壯檽亂寄輳規度堅牣墀
序寬大歲時爲祝延所後爲藏經閣相傳爲南
平王宅其宅寺如普賢如琉璃如應天如浴室
如觀音僆僆棲禪而巳特普賢以鐵象聞重千
石晉特鑄其基乃吾家晉武昌太守鳴鶴捨宅
也觀不一鐵柱最大寫楚蜀之材爲柱櫨而加

寄石礱焉櫓橘扉闔流丹漆其上供淨明忠孝
許眞君其中扆以傑閣則曰上帝之高居焉其
旁井有鐵柱露水面則又曰眞君所以鎖蛟者
衆廛錯雜市兒肩摩祈者亦頗闐若宅觀之彭
眞之建德之道德豈能望苦縣精微卽符籙科
儀亦草草道家者流不幾榛莽乎語曰土薄水
淺其惡易覯今塹淤者淪爲湖于是民無沉溺
重腿之疾而爽塏者君子居之小人亦有闤闠
以避燥濕寒暑市饒果布鮑木戎粟之奏絃習

而冠闤冠殿句履者彬彬稱盛矣屬以海內多
警特爲高墉役者無畀自蹯履之謠植者有犀
兕丹漆之具倘歲數常入數政優永江右城中
之勝豈不輩如磐石哉而勝之在城外者更可
紀焉滕王閣乘空鬱雲負壑側波播敷在王勃
序中夕隹秋屏俱閣之翼也大都以吞吐章貢
儲與潰洋遐闊無倪拱揖西嶺雲氣渡江乘風
明滅放枻揚帆山川無滯越之象耳最奇則在
隆沙北梳有如明月珠子玓瓅磊砢黃礫水玉

磷㻞鬱嶇寺藏其中周廬倚沙爲墉截然壁立
疑劃神斧彪池淸泚無一粒反壞塡淤輕林茂
木映蔚相依寺殿中奉佛南北房爲庋僧所棲
托唐條甚除其外則墟里相接徑陜賊陝登高
迥望崇垤迤邐與渚嶼交構也一帶西杭長洲
百里自蠡濱逆上相掌距肇章貢中流屹然砥
柱洲身磅慱綿延而喙銳江城風氣關鑰擔有
閣支其際字曰江天新爲寧堵波當喙甃爲石
臺其銳與喙等翼以石闌坌起鱗次仰凌青漢

俯障鴻瀾殊稱大觀樹數十章竹數千挺蓊勃
不受變於霜雪菱然含滋自媚開勢旣敞乃復
肎靚渟滀四時之氣無不宜者而西山之煙嵐
斐亹坐檻可覩至于南浦散渙流潞掩以蘺蕙
糅以蘪蕪驛傳賓客如流景在江淹賦中者情
文自非牽合也南塘一曲吳絲越縠赤綈綠繒
英華幡纚衢門廣潤萬貨可漁栫市之咮張嗉
狶廚酒星直焉雞纖麋糲拍浮舉白連交合衆

騁騖乎其中九洲三墩魚麗驂附鹽筴大賈利
市寶貨連篋接衡厚生利用此非其積散之場
乎而洲之叢擁者若九子在柝木之津墩之隅
置者若三柱在咸池之淵地而天者也循城東
南行則有寫韻仙女之紫烝宮仙釋參同之百
福寺而玉清純陽繩金望仙連比在古城中面
皆五父之衢背則竹樹菶茸蘢葱喬林森竦蔽
翳田間藹葉艾蒿茆屋峗垣薄落萑葦經墳衍
跳歐皆農夫庸次比耦以艾南畝相肥墝時泄
嘗芋蒲䔎襖作力甚勦其長松若虬龍之俯而

欲奮蟠屈繆帶其柔條弱莖紛漭垂蓓楚棘嶠
生如雀如鷺不可殫論是皆爲古城所羅者獨
繩金塔寺近稱雄剎高閣層簷佛殿巋焉殿前
小池砌甃石爲底魚泳影若懸空塔勢湧出于
霄飛鳥欲凝榮木芳樹櫂采夭蔓於阜陵陂陁
間維置小禪堂固維摩丈室乃十方大千無量
數佛入其中者也出王游衍佈武甚近無假雲
裝至于瀕河精廬不一而足舞雩之西若九蓮
萬善沙塘寶法喬守相望竹箭檀奐遠則林郭

峻崎近則曲河之溜泠泠舒寫靜夜清吭踈響
與皐鶴浦鴻爭節水草之湄浸潭菰蔣平煙白
蒂引望無際若夫弔古而陳蕃徐稚許邵溫嶠
之蹟並屬松陽白社閒蓋漢時豫章守尉署南
昌縣治俱在古城内外是以至今故縣廟懸榻
里具存關南此之遊賞遨稽夷肆吟嘯何異飲
茹溪之水凌景升之臺氣序淑美常在春風沂
水中斯亦素位之適未可窮其所至矣夫寄意
丘壑曠達宏遠有好之士邇其身而意出霄漢

之外誠與彼厲苦偏險寒棲僻飲者殊途乃愚夫日用飲食被天和食地德芒然於歲時生業之劇與山川景物何關哉若夫辨淳鹵視泉源嘶壤埴宅高聚天地之成設險守王公之國養材以任土載時以授民俾六府不失其官三事永賴其澤則郊牧陰陽之輿都會防禦之阻安可忽乎哉

明宮保尚書瓚石先生筆　男刀人縣伯祥編

地形家辨論

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內國朝七卷山海經十三篇宮宅地形二十卷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夫形與氣相首尾未有有其形而無其氣者形法與相法同其中相人二十四卷相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六家具矣並不及相冢相冢之說肇於樗里子天子宮夾墓之一言嗣郭景純氏著葬經後乃有青烏經青囊經懷玉經撼龍經紛紛行世然其中有假托者青烏青囊精微獨異誠不必穿鑿以附會之其二書則猶古人書可觀也今之術者本妄庸志在得粥而書復紛紛徒亂人意將何從乎或曰葬法古之人所無也子輿氏委壑反虆梩之言非乎則仁人孝子之所以自致於親固當無乎不備世乃以休咎徵應求貴於坏土視山林向背五運六府之變驗而又視辰所加臨以其至之日與方所指合則爲吉術者繆云自黃帝以來有其書是耶非耶能子曰古之爲禮也賢墓而不墳不封樹不厚藏不祭祭則以降文矣維厚藏者賈速發封樹而墳而祭恐孔孟已先爲之君金匱五音奇胲之書始於風后而太公三十餘篇亦循形勢五勝之術藝文志亦有明堂陰陽說篇陰陽有十六家又有二十一家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辨黃帝泰素二十篇劉向別錄曰韓諸公孫作是假

黃帝言以誣世者即泰素而諸書可槩矣君將日則古之所謂卜日者非若後世之拘忌多畏也其以內事以柔外事以剛又曰吉事先近凶事先遠卜者謀之鬼神如太史公日者列傳設卦而已古雖有遯甲開山太乙龍首諸書名今皆不傳而宋以來妄庸者紛紛言星卦以禍福嚇人人不深察則亦墮其顛倒而不覺此非地之形氣不可憑則天心之精微不欲人以氣力余錢居山川爲奇貨故生此一端瞭瞽壯瞽海

內而寒素用微賤起者幸不謀術說默規吉土
則地而天皆也或又曰儒者守經義迂濶每云
逮人委形順化如楊王孫裸葬之說班史稱之
北邙之隴盡爲王侯將相同聚於一隅化者反
土歸眞已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食何異乎熊子
曰此拘儒放士之論自處且不可親何人而敢
爲是不孝之言耶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後合
葬於防孟子之後喪逾前喪聖賢之未敢賤事
其親也如是嘗過鄒嘗謁孟廟拜孔林其形勢
起伏高下東衍竦立森峙環羅迴復拱揖無一
不與形法合世人但知築甃侈觀制虛地上實
地下甚至發人居屋誅及佛刹仙宮古壇壝之
類不知形與氣相首尾既無眞形眞氣安附而
欲立三尺穴於漫衍殘缺之間徒以辰遯方卦
爲矇瞽所簧惑曰吾親之體魄得乘生氣焉將
惡乎知之或又曰禍福徵應有諸熊子曰未然
者難言已然者則燦而不昧也夫形氣之同氣
艾嚙背皆可通感洛鐘東鳴銅山西崩猶其近

者君子但當存心爰先不必營懷禍後陰行善
事以迎善氣鬼神所司之地天必命之矣是天
地之道在人豈有他哉吾因是而得葬旨焉語
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陰主慘陽主舒剛主動柔主
靜仁主溫義主肅地形家言以反覆手喻陰陽
以行止處分動靜義形於外仁在其中而立穴
之旨無餘蘊矣然則於吉凶何關乎言吉凶者
莫備於老易老曰知其雄守其雌易曰剛中吉
乘剛者凶葬旨不外於剛中即術人之言所謂
度雌雄者也或又曰宮宅地形二十卷豈即今
八宅周書乎熊子曰八宅與六神太乙誤同也
曷若求之於詩文之正者緜緜之詩曰周原膴膴
堇荼如飴爰契我龜築室於茲篤公劉之詩曰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乃陟南岡乃遘於京相其
陰陽觀其流泉異時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周公
營洛邑率循斯軌夫卦位則日者家言也星氣
則天文家言也金匱奇胲則五行家言也宮宅

地形刑形法家言也評史所載略分臚列暸晳矣庸索糈廼比四家而同之以訹世人世人亦爲其所訹吾故以聖賢中正顯白之理質之以費世之爲仁人孝子者豈爲好辨哉

故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先期謂之不懷後期謂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忌葬春秋是日葬者二十條族此葬不擇日二也今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乾爲亥艮爲丑乃隣夜半挨周尚赤大事多用旦殷尚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illegible]取當時所尚不擇時早晚也鄭子產及[illegible]

太叔葬簡公除道司墓之室當路若毀其室即平旦而堋不毀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毀室欲得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崩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于塵日諸侯能來豈憚日中是子產子太叔不論時之早晚惟論人事可否此葬不擇時三也今時拘忌時日從師紛紛其說諸家斗首奇門互相外午何若取印於大統曆稍稍以參索質之無礙便可襄事矣即今相舊家者只以眼前地形論斷豈有遡其當時襄事時日之理乎附辨之

盜賊謀

長興消泰湖西連廣德溧陽皆深山大嶺北則宜興兩氿盤互常鎮東南嘉興蘇州從湖中擊艇以渡不終日西至焉山水蔚莽其民跡險易爲盜賊先有殷應彩者聚百人于小雷山衣繡衣稱山君致煩浙直軍門疏請命剿久而始定說者至今猶以爲賊曹吏枹鼓勾之足辦不必張皇辱 天子命益戊子己丑間事也余壬寅至長興翻閱故獄牒充棟皆大盜殺人案而長年三老亦瞿瞿稱夜戶不靖咋舌莫敢名余詢用鉤角法問它陰伏以相參考稍稍得邑中羣盜主名起居而廉其與[illegible]賊曹交關因發市井惡少年平日暴桀狀者掠鄉錙始數十人姑置四五魁宿各把其陰重而顛倒之縱使督盜賊詭責之屬令剧密快其意所欲得雖有前罪弗法如懷詐弗稱誅罰輒行于是發蹤追捕無不盡力精絕乃先擒四安三汊港姚盜二十人與松江流盜匿娼家者十餘人置之理官欽罰人高枕奇徑焉尚有大盜曰張白頭父子兄弟並攻剽爲羣盜而以其親屬竄入爲縣功曹賊曹吏以其爪距窟入道府理刑衙門爲所隸有司動靜纖悉臚句縉紳亦間與之遊坐是根株數十年不敗蠹名益籍籍江湖間道路以目無敢言斷頭

矣先是趙同知王通判署縣稍稍跡之居無何捐數百金爲閒而趙且去官王升任回籍其黨追襲之于金沙灘幸是日王以他事先登得無害自余下車稍懲伏不敢攻剽其魁桀曰雜長年三老閒瞯余動靜比甲辰余以王會行一劫周國子再劫宜興唐太常唐心知其爲長人而苦不得要領控于操江耿中丞下令嚴捕宜興賊曹邏徼吏辟督責故買一狗偷曰若第佯告言唐太常盜緩須臾無比我徐活汝勿憂也偷迺妄告言長興山中人曹氏者十數人皆良也平口不得于偷者也唐乃以操江檄從浙直分署夏同知捕去王者一切鞫繫掠並迫恐悉誣服具獄然實未有贓仗展轉年餘並死三人余心知其冤而無可誰何偶賊曹卒捕一宿盜王二至乃同張盜劫太常者甫入牢而賊曹椽以解府公移送判詭曰此獄案也余笑謂若曹素迂緩今何勤苦姑徐之蓋張盜欲假解府機便殺之途以滅口而椽受其賂也王二亦稍覺于獄中大言曰冤共曹氏之並死也劫唐太常者我與張也張今欲殺我滅口此語安得聞使君會夏大旱夜焦灼不能寐檢投詭語詮次張盜起居甚覈隨步入獄門呼王二問之盡得其曲折余不覺髮指曰大盜橫行良代其死安用令爲疾呼賊曹卒

趙僉之遲明張盜果偵事縣門賊曹卒拉二人入頭髮皆白故混名張白頭云卒豺聲獸面剛戾忍楚名下故無虛也而功曹賊曹史郎二人子日抱案侍余筆研閒危泄之矣其家人知事急舉火盡焚贓仗所遣丞史往稱燼矣不能多得或曰賂丞史也事主俱不敢對簿余笑曰豈誤耶姑置輕繫若覩以將解脫者二盜大喜曰孰謂使君不易與共其釀千金半賂唐太常家人于令勿對簿以其半賂居閒于是請閒者百方余終無所聽有謂余者曰使君不畏趙同知王通判前事乎余頷之夜陰屬賊曹曰若曹輕禽二盜今證案不能就吾將解脫之彼必德吾而恨若曹若曹頭項可必乎何不盡死力也賊曹卒乃始精心跡捕得所爲藏獨眼者暨他所寄賍金帛至二盜遂仰天椎胸曰吾死矣夫藏子雖外悍而中不堅恐安能當使君驗治藏果盡供吐黨與五十餘人白頭一家使三不盜耳它皆錢塘鹽場富陽孝豐礦場之亡命也余乃弃重繫之而悉發賊曹諸卒疏捕旬餘無一至者乃其黨實連袂縣門日與賊曹獄卒思爲解脫而諸卒亦覬望曰此大獄未必使君能窮竟置吾曹身命何地二盜遂陰遣人部勒礦盜謀攻牢篡取之劫庫金以去事且有叵測于趙王者余從禱雨還

生堂皇輒心動曰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盜殺人陷人在吾掌握中而不能制藉第令有他非常得解脫如一縣人笑何夫君羣盜連袂不就逮者賊曹覘望也二盜魁爲群盜司命絕其司命則賊曹之志固而羣盜渙然離矣柰何作兒婦女嘔呴不聞烹弘羊天乃雨乎于是從獄中取二渠藪之曰而殺人多矣吾今爲寃鬼報仇與而訣二渠乃盡吐生平攻剽狀肉袒大哭曰罪當萬死無可言幸使君哀憐我緩一日俾得呼妻子與別死無恨余曰緩一日而謀遂矣各榜百立死當時大雨如注次早賊曹縛二十盜至矣其平日健鬭有名

者悉引決自裁漸次連逮三十九人其黨有周癩者能沿走屋壁如飛善弓矢事急攜白金八兩走錢塘鹽場甫渡江而金忽烏有復歸取故藏爲捕所禽金依然肘後也張滑等皆驍鷙率其曹耦以飛舟絕太湖謀入海薄港口爲石梁所扼趑趄半夜比平明而賊曹卒跡至悉禽之隨以其舟載入縣穿石梁固有餘地也豈非天哉乃悉發其贓件俾失主周國子同太常家人質庫張魁錢八雜識視一一認領群盜不待治皆服獄遂成其辭曰盜魁張滑等以泰湖爲窟連蘇松嘉常之㬥子弟出沒攻剽茶毒浙直垂數十年而多樹耳目于郡縣有一不當輒搖動其長官甚而不逞若金沙灘之龔工通判先年白晝殺皋塘巡檢皆其黨類可謂亡道之極矣據所供狀如云登泰尚書之層樓斫孫侍郎錢御史之別署皆屬往事貫盈于唐太常張渚之劫幾戮無辜縛周國子之父而發其窖金則贓明主認者也至劫羅武質庫鄉兵雲擁乃肢解人碎五臟以撲救者救者股栗遂放砲大呼而出一曹四者自稱一夜手刃九人況數十曹四不頭顱相屬于路耶劫泰湖賈客皆白晝陰伏漁舟中客舟至則撒網以包之其播蕩入波濤中歲不知幾十百人而功曹賊曹之胥史非其子耶敢朝夕與游

官習而皆上盜分財耶主贓認確證案昭明除大者戶諸市其餘引律騈論具獄牉郡太守强半糜爛太守虎穴中爰錄獄詞闕白宜興盡拔何若狗偷所妄告言曹其等若而人歸良其生而有妻妾者俱已下堂宛然盜死者也此大盜張白頭一案曲折如此道路之讙言他神奇繆巧皆傳者之過也有客過諛曰長興號稱盜藪泰湖甚寥廓使君誅捕僅如許何以外戶不閉湖波無警即野遺亦不拾耶余曰豈盡勝之也有安之之術在君不聞下塲李氏之名乎聚族近千人人以漁獵爲生業高尚氣力亦喜爲攻剽先年以民兵禦倭于菱湖戰

獘力即其人也余誅捕張盜後𣳕洶洶不自安而其中
有豪曰李囘丹素習于胥史市魁歲斜族衆與漕卒譁
亦大猾也余乘月夜偕一廣文先生輕舟徑詣其處呼
囘丹出曰君勿恐速集諸子弟來見頃刻百餘人羅拜
舟前余數之曰君非某耶某耶某耶某也姦某也盜某也椎
埋是耶非耶生耶死耶願盡力自贖邪一一把其宿負
皆屏息不敢動曰唯使君命幸生之傴仆無所避余曰
勿憂諸負在赦前自此以後毋妄動妄動族矣泰湖浩
渺汝曹朝夕其中 汝曹不盜盜誰敢至汝曹能捕盜自
贖雖前罪如山弗發各給一號牌俾其以束伍法且漁
魚且捕盜朔日但令豪赴縣庭執結于是湖中數百漁
舟皆若巡徼者盜之所以不敢入湖也即平日操舟爲
苗亦倚此輩今用之此耕穫之所以不設守望也客曰
湖中大盜聞之矣而山村小盜亦息豈保甲歲耶曰風
也不盡保甲也里井之人朝夕四方糊口之不給安能
盡束之保甲不聞三家之間十戶之屋必有一雄乎憤
武斷數逋逃行權詐皆故保長老人也此輩覓之則主
盜賊急之則可使督盜賊勢也乃盡籍其名當官俾晝
地爲守盜發不告連坐于是偷兒夕穿窬朝囊木矣至
用積捕訪盜亦同此意捕之積與盜連也固也郡邑長

慮其係姦多募新捕入賊曹新捕不知盜曲折無不仰
鼻息于積捕積捕受月錢新捕代督責是誨盜也何若
籍名俘責之俾其利害與共耶至于零偷亦不必一一
嚴捕且法每見盜遞配所僅以三百文賂驛官隨解脫
歸盜猶其故長興山中有炭礦可容數百人採鑿礦長
亦名豪也余於部中盜賊贓不滿格者輒畀礦中爲
豪猾俾其朝夕鑿空中而豪衣食之多多益善也或曰
豪猾人之所畏也子臂指使之得無僨與何不用殷富
良家于曰夫四民中惟豪猾有才喜事而好利重責成
以盡其才抑其喜事爲畏事振其好利以好名奚其僨
彼良家殷富子自守虜耳畏盜賊如虎用之能益毫髮
其彼爲豪猾所僨者是豪猾用官長官長原不及用豪
猾也不能用豪猾必爲豪猾用亦勢也拘儒卒文守壘
察前尺幅尚如九阪崎嶇可易語以京兆朝歌之術耶
嘗[illegible]弭盜之政有大盜所笑四事盜發于鄉村弓張
于城市一也眞盜未就論失主先破家二也一盜在獄
綫衆善豪連染三也大盜明攻剽微偷報鼠竊四也嗟
乎守令職在安民果其眞心用以除害惠良居之無倦
行之痛發于至誠窮簷部屋之間皆以精神爲折衝未
有不效者也故曰風也余令長七年無善狀先三年蒲

書課大盜八十三名小盜倍是大中丞漢陽尹公罰余不及格具疏課斂罰俸二箇月後四年無課王臣余亡道路所傳之神奇繆巧久而益妄也因具録其事作盜賊課

平溪志要總論

逸史氏曰凡作志無關於地方利害風俗美惡使後之人鑒往以程今砥瀾而酌源猶不志也余旣爲平溪志天文地理水經疆落古蹟形勝營建人物政事風土藝文矣天官之學非鄙遠所急而氣候多陰少陽則扶抑之道安在水經一敘夾以高山非隄防疏泄所能施其功然夏雨暴漲如天啓辛酉浸入城堞漂漲坊巷男女湧于陽保者無數豈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乃子獨爲處堂之燕耶地形斗出于黔犬牙入銅仁思州黎平者以紅黑諸苗雜居此土張楚以通黔祖宗良有深意乃先年郭中丞子章議欲割四衛隸黔版章口實于科貢由黔官軍更不宜屬楚議下之日道路洶洶事雖中格不行而黔中遂因此以苛四衛蓋四衛上楚吏遠于黔吏近也黔設藩由永樂設科由嘉靖百餘之部土著難才其以科貢起者何莫非各處遷民長子孫則四衛豈獨爲冑且四衛官奉俸祿無慮鉅萬此爲者黔如其改隸何從取給近年播

州水所之後軍興靡數不可背量强半濟輸于楚楚所以爲黔者至深奚其改隸而黔乃張乎縮楚之張以張黔楚亦有人則此議斷與郭中丞俱往矣獨計楚文吏達賢成者勿就便于黔是耶非耶思州李提調學政之外它亦不肯與賢者之意固如農有畔也辰州大守丞向以兵糧題駐平溪者乃以鄙遠而不居此非楚大吏自失其西門之管乎蠻落椎三山紅苗兇悍而逼處河右邊屯鹵掠無虛日近邊軍民多與購即營兵亦與購曰不購

則有立倅耳邊屯購者候其出掠爲之居停通飲啗歲物有問遺名曰條寨此何以視諸蠻人近日地方之賢力銳所爲條寨者然而不能盡禁其鹵殺鹵殺之數當道復十不聞一武吏痛不相關何以望瘡痍之起也三山種不滿千中多漢之效潤倘其專責成一賢將撲滅之直如篇上搔除不則重地方太守事權將爲鴟勸亦可相安乃經年議論不曰兵食難措則曰體不宜開而直委匹夫匹婦于魚肉也悲夫糜食之兵往往如是爲禦已

久誰罪其鬨夫亦鄙遠不近大吏之故未有親見其鹵殺之狀者耳至於古蹟舊爲夜郎牂牁地無可紀述而形勝則六詔襟喉也直道一綫食貨漕于湍悍之溪故擔簦多于挽縴乃地脉蜿蜒衛學獨鍾其秀得雋屢屢而士民居屋坐勢皆欹側是以未有父大者嘗建窘于考工之費補苴葺葺目前軍數在尺籍止八百而竄于曹史冒隸者甚夥遠屯十二瞭哨十二占役十二差操見軍不滿三百人以負弩四衢且不足責之修城守城豈不如

搏影乎儻卒然有景泰間苗蒙倫者薄城下復能有當時指揮鄭泰其人率數千衛士扞堵否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尺籍空夫馬詘田糧逋二三武吏拮据攢眉于馬箠之下以不得謝事爲憂而坊巷小故雖嫗夫勃谿或一經聞輩隸逐兎僅束矢小入而已孰爲其判也人物風俗猶有南楚之遺先是文武官階多大奮者孝子順孫貞夫節婦舊亦可紀近再戒三風不無一二刜俗畏鬼自古崇巫人道三綱防維宜肅邊衛禁罔疏闊不能爲木鐸

循路其梟破獍與求牡寄猳之尤者異日直書一一篇亦楚史檮杌之義乎藝文自唐人以下多縣于右然亦以古賢爲榮觀未免引借今時壁閒琴瑟搜索無遺董董如許然南楚之人好詞巧賦題其天性豈無衙官屈宋者余不佞僭爲之竿而諸公倡和新語亦爲備載他日蘭臺起大王之風吾知其抽毫授簡當不讓古之聲力矣此十一端者畢之無甚高論然使小人識小順則于不知大人識大未窮以通變鑒往程今酌源砥瀾地方風俗不無小補俾異日采風者摭爲正史千狐之一腋豈不亦盛哉

射鵰記

福寧山海渾濩水木深茂蛟龍宮焉是因其所乃城郭中羣鵰夜嗥與漏鼓爭節國人習聽若雞鳴鶡啼無異之者熊于曰太平無象聲色其象即不能如至德之世鳳凰降集澤馬來遊何至惡鳥飲啄于城衢叫呼于宵旦而聾若充耳此其地之文武之所以不張也爰命跡射之士鬭弓火攻之手飛彈日落七鵰鵰聲竟息或曰是亦爲政乎曰是天之道黃帝之心周公孔子之志也南宮朱鳥柳爲鳥味味爲鵰火七星爲員官軫爲尻羽虫麗形羣生無武不像焉彼獨身首拳䠷會撮縮胸突

如截豚眞天象之所不畨也封禪書祠黃帝用一梟破獍先王教民取以供祭豈羞腆之爲毋亦欲疏捕之勤而俾其種絕蓋李法也周禮庭氏掌射國中夭鳥哲蔟氏覆夭鳥之巢翨氏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犄之大司寇官屬具備周公豈欺我哉詩三百篇孔子所刪營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孔子奚取焉取須君者張其君之文武也而奚其不爲政且也羣䲹毋而始習詠之可以教孝雖同形而求匹炙之可以懲淫飽餇腐而棲嶌棘咀之可以澈俗夜撮蚤而晝眯丘山矐之可以定時至目似愁胡注疑鉤喙癰腫如

侏儒之飽悶倏如盜賊之奸于人間世無一可者獨味齊八珍數貫六博莊生見彈而妄求齊臣援儒以正對鴞亦有處所矣今與鴞之神約尚其聽鳩氏之良言率爾醜類盡徙于三苗之陰九疑之陽毋再易種于茲土不然跡射火攻之士如林必盡殺而痛斷而族乃止其謹避迴之

紀異

戊午九月之秒人民譁言天出掃星十月朔四鼓候之果白氣出東南起角亢庫樓貫軫如疋布西北指越十日再候之則起器府貫氐房七星之旦宵如倭刀形其度西移矣人又譁言帶白氣丈許另有一紅星尾長五尺乍見乍沒是夜偶未及見其先數夜有見之者能星人或言前氣為白虹或言為蚩尤旗越數夜披衣起視白氣漸沒而紅星則在天中亭于使河尾掃北斗也矣異哉天官書曰彗星本類星而末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宋志曰彿星本有星末類彿昇東南方出則其分受殃問體紙杖氏學十輝之法其七曰彌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夫其尾之不出不可謂蚩尤之旗日升不見不可爲漸然帶日光而西北指彗也因其本無星可見則又長庚也其旁之紅星銳見東南者彿也彗也長庚也彿也異名而一實者也總皆蘊勃之氣其本在地乘陽挾土氣專直而上透入晶宇附火毋而燃玄冬之月地氣宜降乃騰越垂象斯足異也天氣未有無本而末先作光怪者初出地時熱視之多赤無星隱隱可見稍高則星漸小不見獨見白氣縛亘亙則其處于天者原是彗體而自人目不見

彗孛[illegible]而謂之啓謂之長庚可也孛之紀星紀時
謂之茀可也太後長尾掃斗魁即彗也昔[illegible]見彗星
而嘆晏子曰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人弟與彗[illegible]月並見
災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春秋
書災與不書者[illegible]雖非[illegible]史能與[illegible]乎[illegible]易與詩與
春秋之戒歟謾記

讀亳州守葉公定變錄

亳服名邑惟餘千見於漢史屬與敝邑際其土壤亦奇崋亦莽平其人文李端愿有豎立遠不具論近如李及泉先生守溯州湖州人至今誦數不衰厥後以司空行河隄老先民之程也今葉公發明守亳州治行相彷讀戴孝廉叔度定變錄眞不讓朝歌渤海方畧吏不當如是耶夫兵久則變生民苦則慮易十年來自楡林徙兒稱亂起不過百數十主者馭失其索乃斜子山

君暨漾惡餓凍無賴相附肴滋蔓遍中原其爲吏者苟且葆就孤城爲幸高則奉曹丘買名卑則學侏儒索飽何暇論及兵民兵民亦疾視其長上何暇論及法紀安得如葉公者治亳廉信久孚部勒豫整人人佚樂爲之用寇每至目懾於金城彊弩之守秋毫無所犯亂卒起倉卒間公堅備如周亞夫西北壁不能睨莞庫犴獄乃殺其領將斬關夜跳公署遣合空踰日禽渠於郊坰脅者如鳥獸散耕耘無變則皆公素所拊

循之丁壯効其用大畏民志非有本之學不及
此孝廉譜厥事極其孰悉是公之惇史矣吾子
人霖同公子方雷第每與吾言方雷清勁有骨
幹今爲郎水部朝野屬目是父是子與日俱當
於漢吏中求之則餘干之獨見於漢史嗟乎有
以也

羅嶰茶疏

羅嶰主人肯浮慕盧蔡許賢嗜茶之癖間一與好事者
致東南名產而次第之指必首羅嶰嶰云主人每於杜
鵑鳴後遣小吏微行山間購之不以官檄致即或採時
前雨未君或産地陰陽未辨甘露肉芝艱于一遘亦往
往得佳品主人舌根多爲名根所役時於松風竹雨暑
晝清宵呼童子汲水吹爐依依覺鴻漸之致不遠至爲
邑六年而得洞山者之産庶盡凡茶之氣偶泛舟茗上
偕安吉陳刺史毀之刺史故稱鑒賞不覺擊節曰半世
清遊當以今日爲第一梳名冠天下不虛也主人因念
不及遇君謨第一品題而吳中豪貴人與幽士所購又
僅其中絪主人得爲知己因緣深矣且茶行以爪期代
必不能爲梁谿水遞爰授之筆楮末以爲好它時雨後
花明夏前鶯老展之几上消渴庶幾乎神遊明月之峽
清風兩腋生也因爲之疏

嶰九則

今人多以陽羨即羅嶰嶰有茶不上百年山不數朧似
于陽羨有名之府未合按志乘唐宋元貢顧渚茶頗珍
重毘陵吳興二刺史親爲開園考唐詩有牡丹花笑金
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之句陸龜蒙家茶園亦在焉意者

顧渚卽古所謂陽羨産茶處耶今人謂義興爲陽羨顧
渚羅嶰俱在義興南只隔一嶺二山東西相距八十里
而遥
凡茶以初出雨前細者佳惟羅嶰立夏開園呉中所貴
梗粗葉厚微有蕭箬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
佳最不易得每歲只宜廉取多則土人必淆雜爲麁無
復眞者
兩山之夾曰嶰俗止云嶰茶則山盡嶰也嶰以羅名者
是産茶處山之夕陽勝于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
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稱仙品然只數十畝而已

凡茶産平地多受土氣故其質濁嶰茗産高山渾石
是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尚
茶之香重色重味重者俱非上品松蘿香重六安味苦
而香與松蘿同天池亦有草萊氣龍井如之至雲霧則
色重而味濃矣嘗啜虎丘色白而香似嬰兒肉眞精絶
然産不數畝無繇懸購卽謂之虎丘無茶可也
蔡君謨謂黄金碾畔綠塵飛白玉甌中碧濤起二句當
改綠爲玉改碧爲素以色貴白也然白亦不難泉淸餅
淨葉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眞味抑鬱徒爲日
食耳若取青綠則天池松蘿及嶰茶之最下者雖冬月
色亦如苔衣何足爲妙莫君余所製洞山自穀雨後五
日者以湯薄澣貯壺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則嫩綠味甘
色淡韻清氣醇嗅之亦有虎丘嬰兒之致而芝芬浮溢
則虎丘所無也有以木蘭墜露秋菊落英比之者木蘭
仰豈安得墜露秋菊傲霜安得落英莫若李青蓮梨花
白玉香一語則色味都在其中矣
凡烹茶水之功居六擇水則惠泉稱尚如長邑之金沙
泉唐宋湧處今亦堙塞其下流爲紫花瀨澄泓有致不
能久停東有光竹潭妙甚其冽如惠泉而淡亞之然惠
泉自梁溪縴輓而來必逾數日比光竹之新汲者亦難

辨淄澠矣無泉則用天水以布盛秋雨梅雨澱而封諸
甕中愈久愈妙秋雨冽而白梅雨白而醇雪水五穀之
精也然旋煮色不能白久澱亦自瑩然若用井水靈芝
亦濁醪矣養水須置石子于甕底不惟可以久貯白石
清泉悠然見水簾瀑布會心亦不在遠
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收藏時先用
青箬以竹絲編之置罌四週焙茶俟冷貯箬中以生炭
火煆過烈日爆之令滅置茶中糊封罌口覆以新塼置
高爽近人處霉天雨候切忌發覆須於晴明皎潔取出
少許別貯小餅仍行封置如故空缺處卽以箬葉滿之

方爲可以或夏至後一焙秋分後一焙亦可

凡煮茶銀缾最佳而無儒素之致宜以磁礶煨水而以滇錫爲注活火煎湯候其三沸如坡翁云蟹眼巳過蝦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是火候也取茶葉細者用熱湯微浣粗者再浣置片晌俟其香發以湯冲入注中方妙冬月茶氣內伏須于半日前浣過以聽時取亦有以時壺代錫注者雖雅朴而茶味稍醇損風致

嶰有秋茶取過秋茶明年無茶土人禁之韻清味薄旋採旋烹了無意趣置磁缾中旬日其臭味始發楓落梧彫月白露冷之後杯中鬱然一種先春風味亦奇快也

諸茶惟嶰茶輕清能受衆香先以時花宿錫注中良久隨浣茶入熱湯氣韻所觸滴滴如花上露也梅蘭第一茉莉玉蘭次之木犀則濁矣梨花藕花荳花隨意錯置都自幽然

若下酒疏

讀鄒陽賦而若下名于簡編矣又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箋曰吳興也張協七命荆南烏程箋曰荆溪之南也義興爲荆溪若下在南故曰烏程若下蓋先是尚未分長興云今長興邑城臨若溪卽罨画末流從城中五里至下若寺三分其溪壁上若中若稱爲三若或曰箬也箬水自囉嶰烏瞻合溪東注厥色清輕厥味玄冽水所從來高多炭洞礫泂無土氣故宜釀今卽未見所爲浮蟻星沸飛華蓱接者而舊家遺俗猶能備心此道而要以陳者佳蘇公曰筆用新墨用陳茶用新酒用陳

余試之良然其法于六七月以麥麴之精良者雜白水作麴置陰風中令燥久而表裏純素精鑿秫爲白粲率石致八斗洵通壑中十數濾饙成約麴水衆入酒酦內甕中候嘈嘈有聲以木杷撩通其氣不僤再三聲息而止月餘澱以寄縉學然分貯罌甋而釀成矣卽飲爲新酎久煮經一二歲黃梅雨氣爲陳酎新酎冽陳酎醇倘所爲應化則變感氣而成者與吳中率用此法獨也若下爲古人所名則水之以也余不喜飲更惡流湎飲數巵而楮耳熱頹然不甚然鳴琴之餘輒浮慕蓋公曹相之術與民休息或挾書省穫肴殺登山論文木鐸之堂

譚禪經行之室宜賀俠客勝日名園聽杜鵑之鳴春感紅蘭之披霜採石華于曲溪於淞江月于瑶席相與逍爵而紆勝引飛觴而舉大白何如讓枚生之發蘭英子建之啓春繅哉及走馬長安軒蓋雲至長筵結埃折簡稠沓滄蓟醍醐薄于彭澤天廚醞醸重如中山喜貢皺通南鴻書拱北時發幽巷之芳旨以敵京衢之繁華不與荒宴聊且翦精酌言獨對樂也陶陶迺迕議尋山呼吸沆瀣弭節江濤考槃林澤凉颸撤暑清雲却炎時有白衣之人闌入黄花之隊繁肴紅閣亦有寒羞析數柑之房剖二螯之殼歌蔡山金石野色開蒼垠高聆邈四海謂若傍無人焉能已于頌德之章哉

廣潤門外修街募緣疏

江右會城爲門七獨廣潤門當朱鳥之咮街路若員官焉前臨南浦驛司里授館輪蹄冠蓋往來如織河干餘皇須慮艑艈舼艃上裝南越閩越下裝東楚東吳泉貨擅斡山海多鹽筴高貲賈人闤闠駢坒織作氷紈市列果布穀栗木鑪之湊竒民藉擔負浮食者無慮數千人驞駍沸卉肩摩趾錯如砥之行積久致回洑偨池窪者成坎瀆突者成鋃鐺比歲淫潦豈特浼浼促促塗泥至轂已哉江城三老欸余當日而請曰某等有心小欲爲精衛之塡大欲爲夸娥之負就近諸賈人願率費採山石甃之使縝理無罅因循于未見文告莫肯先鳴藉重子大夫一言便易醵金某等不辭護作熊子曰善哉雨畢除道水涸成梁立鄙食以守路先王之制也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春秋外傳譏之况高高下下鍾美豐物溝逆脈防使無伏陰散陽又裁成天地之道乎本有司事而拮据於征輸繇賦鮮有

暇時是誠三老職也諸賈人擁高貲實逼處此朝夕履視五父之衢夷于坎險入國邑而占息耗尤地形家所云非宜圖之此爲時矣自是如三老指鳩僝揆度期不愆素俾平如砥直如矢廹如軔傳凌遽暇而和鑾容與無所鞏互滯滛蒼頭廬兒守門之管擔夫輿厮食足之力卽胡耇孩豎聾瞽跛躃風馬牛積幺豹之屬走趨馳騖無所躓仆阻礙豈不稱蕩蕩便便遵皇之路哉稽之於古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此

亦民功也雖不能比國事紀于常考于禹祭于蒸而使出塗者連袵成幕揮汗成雨上不虞顛下不虞跐太平無象入疆而視行道者之歌舞爲象則此舉端非無益之作可媲美王政徒杠輿梁之成也况國門禹建輪奐一新環章貢之流褎南浦西山之勝履視于斯者先得旺氣利市必興無待讃施而知其施者雲涌矣語曰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邦其德乃豐是亦士大夫之職也余輒以無腆爲前茅而疏其端委若此

建隆沙營房疏

癸未秋楚寇踰江而南陷衡鄂據長沙我袁吉密邇楚疆萬載瀏陽喝賊盤互無數假借楚寇名字連陷二郡於是江督呂公駐省城視師隨從馬步數千又募柯陳兵數千舍宿城内外民無寧宇紳士商賈盡廩幸甲申春楚寇復踰江北江督袁公間以奇兵徼巡往來揭賊就平而兵仍舍宿城外庸徒囂賣之羣未有安制矜飭之意閑非爲驕夫以蕃爲卑倳進扞禦不行春秋之師也孰彼獨宿

亦在東下東山之旅也豈可望于今日哉于是賈人若弦高者聚族而謀曰我曹通國寶以衣食大邦動爲擱鋒拱稽所困困將兵者素不簡服然兵來而露處奚其可請醵金助建營房于大夫曷轉聞當事熊子爰商於漁軍㬎公擇隆沙延厥處環水操亭而壇列餙壘責員程于三老刱次舍數百間俾兵來衣糧扉屨不爭于所撫軍操斷有大慮不避選事名毅然成之是地臨坻汪磐章貢合流大陂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櫂越歌固伏波下瀨

之遺也而江岸何廉墟里相接長薄羅絡高下附
修列步簡騎載常建皷俾詠章之尉茫施而疏陳
之亦建威消萌虎豹在山之勢乎按天官書房心
之宿下有騎官積卒天黿之墟北落師門羽林軍
疏密相聚不與諸旗淆糅仰稽乾則益其粲然者
矣易象曰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若厲民
捽衆豈七德之武經所載哉是役也為屋若干楹
度木石費若干千錢官給半商民醵助半舊有佛
廬沙門之侶徙之巾江護龍華塔俾大力長者業

登四果位居五地猶有三懿焉講事以度眺望一
也盡氣以厲民神二也命坎以安里室三也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是役其庶幾
乎

重修玉隆宮募緣題疏

郭古游帷觀也其地獸無虎狼草無毒
螫旱潦災而不害洵真仙之遺蹟云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歸重道家使人精神專
壹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因陰陽采儒墨撮名法
時變是守幾于不朽之聖人蓋定其神以治天
下黃帝老子之宗也黃帝書多方士偽設無可
據老子曰我清淨而民自正西漢君臣得蓋公
河上之意而益治厥效豈不章章大哉乃怪迂
方士耑言有禁方能益延度世還顏鍊形遷化
輕舉與靈人援接黃冶變化堅冰淖弱皆嘩談

燁衆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即有之如劉向所
著列仙傳要非正史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正
史有稽之言止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
為方仙道漢儒賦中昌容鍊色犢配宵連琴俗
無影木羽滌化然俱無功行言詞名勁可述此
獨吾養形者流何足道哉惟吾豫章之產晉世
旌陽令許公其宰邑也可入循吏傳世所驚詫

斬蛟諸事則大禹先已驅蛇龍而放之菹矣鐵柱塡井本周禮壺涿氏遺法聖賢中庸之道正所謂專壹其神以瞻足萬物者貞黃老之嫡系也又方怪相傳奔景飛步整駕寒門上通浩虛使人引領白雲濯足黃澤如列子御風寗生泛霧烏覩所謂蘭池鄭圃者哉公修行于逍遥山金氏宅即今玉隆萬壽宮丹井藥臼古栢具存殊非幻境乃會城之鐵柱宮瞻禮如雲漏正不必云道里悠悠山川閒之也何哉晉史獨不爲

公立傳爰其時臣凌君閒滑正人相于亂陰行善者戒近名英雄本色舍匿于神仙中周萇弘之血化碧非前車與道家者言金華太極眞人所示篇目瓊笈玉華霞氣所結五光七彩杳不可即惟公正印明鑑中黃三經辭語溫雅標以淨明忠孝之目眞赤水玄珠更不必取洞神靈劍子諸篇而穿鑿附會之又史稱蒯通學爲短長與安期生善兩人嘗以策干項氏安期生傳之毛翁公樂臣公之屬是何玄虛無爲與傾危

詐力同出一途則淨明忠孝正可破火君黃鍾史寬舒之誕安期生可自此不名于海上矣予從毀齒後謁公廟貌今五十年見公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福澤利益所被潛移妣濟如天布然施而不宰不似他小鬼之神震于怪物爲氣炎以取禴食若有景象光眉者此淨明忠孝爲宗定其神以治天下可也何有于豫章哉是以

明興統敘神靈而别其分主正統中　命禮官

具祝冊春秋守臣行祠事弘治中再　賜金崇飭殿門嘉靖中更峻其觀閣　賜璽書鎭護其宮之在會城者峩峩翼翼乃玉隆僻在西偏山谷深昧積久無與葺度完繕者棟宇唐涂一望荒鞠其地屬西昌坤儀卜使君履也因武林吳君從周之請特爲揭示重期結搆郡太守　兄眉黃公亦有意勸護而屬題緣之詞于明遐因執筆三肅而嘆曰五行之官治而世乃川又公奠安茲土神道設教申盟作誓仰不忠不孝之徒

與天吳罔象咸消于淨明之域功不在禹下夫功施于民則祀之古今通典玉隆爲仙蹤發軔所吳君自武林來有神者召之守宰諸公之令民大啓其宇以覺報也豈以仙家而崇飭是爲如以仙而已矣則三神山在渤海中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又何取于採石度木煩殳祈伯與之巧力耶敢徧賛于紳士農商積善之家合力成之報也豈有祁哉福在其中矣

重修普提寺暨修路募緣題疏

順化門城之東門也其外爲南昌亭下市衢可二里所軌跡馬蹄之衝郊遂之民轅負穀米貿食貨布物道不虞蒔而虞坎有坎卽溝逆地劝使水不理遞行者病枳病䟫三老好爲義聲善事者欲闢繕經涂以達環涂次及野涂疏之使無潦沐之使無穢漸成康逵矣嘗逵之味爲菩提寺古刹也榮于荒落堂廡剝蝕不飭者久之博士弟子又因三老表路之意爲入國邑視息耗之占此寺荒落剝蝕當衢之咮厥象爲耗于相宮宅法不宜謀所以新之業已爲三章分部長者精進信義之人作檀波羅蜜而問題疏之言于予予素不能佞佛卽以佛法論有六極之業從而爲之辭惻不免于綺語歎語欺語之謗然而三老子弟不忍坐視寺之圯壞欲爲不可思議功德予又何吝筆墨之役爲蓋佛之生自周昭王時及周莊王有夜景之鑑其入中國也自漢時摩騰始來至晉道生輩始盛厥洪源之

屬皆傾意向之季代濫觴僧寺之多遂至[illegible]頓
四百八十北魏一萬三千其星羅豫章者猶存
乎見少也菩提之名何昉乎華嚴經云菩提樹
高顯殊特又有偈云菩提本無樹者圓覺經序
云交徹融攝曰法界護善遮惡曰總持衆生之
本源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曰菩提是菩提即心
矣終南山草堂寺沙彌宗述曰元亨利貞乾之
德也始于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
是又心與易通矣顧名思義佛道雖云宵漸消

化恍惚善遺遣未嘗大與儒岐也故語有云佛
氏六根終于意孔子四勿始于意則菩提為樹
非樹為心非心俱可勿論有其與之庸得廢乎
特告之宰官長者曰昔為佛說法言天衣寶冠
視為黃葉頭目家舍輕若浮漚貧女晝慚無衣
夜往潛施合米遂獲無量福龍女獻珠價直三
千大千轉眼成佛立坐蓮華至金地寶階孤園
靈岬使輪王傾其府藏竟共國土未可更端數
普說曲說橫陳直陳大都為慳者讚施也乃菩

薩中有名財首者有名寶首者而善財童子能
于母胎中現七寶樓閣樂寂天王又能于一毛
孔現不思議佛剎譬如龍宮依地而立不依虛
空龍依宮住亦住在空而能興雲遍滿空中倘
茲寺得阿育王護作諸莊嚴具流光如雲僧之
有行業義解超越者多結侶于此四方參請求
益學徒紛至亦何讓百丈天台哉經言為人豪
貴從三寶中來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如其有
之則解脫妙果之色具足萬行之聲十善六念

之香法喜禪悅之味諸天妙衣之觸有不期而
備至者功德之不可思議也豈凡所見乎于是
焚香作禮為偈以勗之曰

諸佛無有法　佛于何有說　珠樹既拂衣
金沙履復脫　奚云選勝地　而復建佛剎
何作不可毀　何墜不可掇　菩薩無邊心
願隨如意發　聖人元不積　積者為計拙
試現青蓮眼　光明如寶月　平等觀大地
圓滿或虧缺　今我諸檀施　萬億如毫末

中有大智識　翻然解頤悅　勝事若成就
須彌一丘垤　法座標英雲　花臺蜚瑞雲
淨諸塵垢魔　息諸嗔惑熱　譬如田種子
各各生芽苗　苦籠煩惱心　以金剛定滅
毛孔香歆雲　芬瑩辨才舌　得銛白牙齒
攢成最勝塔　菩薩摩訶薩　十力竟一切
樓閣暎重重　摩尼耀藻粢　即現無上果
龍華會天闕

募勸施米糜饑疏

蓋比歲庚辛之間水旱螟螣相乘民且狠顧國
胡以相恤當事恫焉散米以稟之隔日人各半
升毋論隸役匿籌盜稟漏孔多端而四鄉憊病
扶携來會城雖各裹半升無釜鬲薪炭熟以成
糜僅從市中易腐查胡餅一二候至隔日纍纍
轉屍矣且輳集入城蔓延連染釀成癘疫棺槥
爲貴都置貲投漏[illegible]中可勝痛哉今歲米直騰
躍比舊歲增三之一而使者督轉漕峻急鄉市

壘缶皆空民不獲耕種就食於蒲蠃草萊奈春
中寒雨兼旬江湖大漲幾不辨牛馬又安所得
蒲蠃草萊而咀之有束手斃耳因思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粒米胥
上帝明賜天何意哉裁成輔相以爲養待乎人
耳養道莫備乎易大畜之彖曰剛上而尚賢不
家食居上者食天祿不爲家計務得賢而養之
不必家賜人益頤之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天
地養萬物聖賢以及萬民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由頤利吉大有慶也天地聖人不自養而養萬民其施光矣養天下者憂天下者也故曰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今雖家食向己食天祿匹夫匹婦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寧讓古人乃連歲田租不入指稟無儲坐視不忍適有宿覺堂僧持牒募緣乞米為糜以哺饑者余遂喜而隨緣擔石為唱固不必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活涸轍之鮒矣又思僧持鉢沿門施者有幾名書簿而實施者有幾噭噭之待毋將索于枯

魚之肆耶因思向所錄積粟鹽典綴布百二十家皆富好行德者也勸各施三石或二石仍石施薪炭價壹錢衆擎易舉少合成多所積之粟不無微贏量捐振救亦非過損易稱積善餘慶詩咏求福不回宣孟慾翳桑之餓漂毋哀淮陰之憊卒蒙倒戈之佑而拜千金之賞然此區區者豪傑豈以之計果報哉或曰衆人施布衆人飫饗而乃煩僧之拮据何法諭曰恩田供父母敬田供佛僧悲田供貧病報恩經曰衆僧出三界福田戒為萬善根淨住子曰福田能生尊種隨順我語供佛也為解脫故供法也衆生受用供僧也輟半日之餐全一餐之命三寶門中尚踴躍為之而況全千百人之命耶茲與會者皆大智識商主也但一學貧女之施無待發輪王之藏請各天布共結人緣敬列高名恭疏小引

說警十則

凡人心不可不提起在義理上一切物情世事得失枯菀却撇他在下面去所以志氣清明方能覷得天下事眞擔得天下事起

學人自待要重自期要高自待重則能忍辱自期高則能無競孔子曰才難然才者爭之具也才至于爭必非眞才叉三代以下患不好名何世之敢名而名喪者比比畢竟是題目不好有一友人云題目固要好文章也要做得好却是有意思一邊人佳話

戒誑語古無誑君子戒訐語戒欺心語訐語道家所忌與其作欺心語逢世不如勿語更高更穩

人心有靈如何瞞得過但自己所作要無不可對人言

終日嘵嘵然爭君子不如自已去做君子做君子無近功質直好義是吾夫子家法義字之類至精辭受取予語言噸笑一無所苟方是故孟子曰充曰集

盛氣者不能久故須毖于劉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龍噓爲雲虎嘯爲風氣眞則感也

眼孔要明叉要大識趣要定叉要虛世界要擔得起叉要放得下

萬物芸芸世情逐逐且莫說百年就是回看十年之內

倚伏消長如一局奕人只是眼前閙熱丟不下所以殺機萌發大犯陰符究竟爲造物小兒所弄

處事接物須有一段優柔不迫的氣象發言持議須有一段含蓄不露的意思論行結交須有一段澹雅不眤的臭味正容肅止須有一段閑適不矜的氣度

終日欽欽若對越上帝此心方小視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心方大

自論十則

道理本自渾全學庸論語備矣講者定于其中剩割一字以爲宗旨顯門燿之似屬支離

堯舜說中孔子說仁時之所爲也

萬物一體之學不明身子外便看作胡越爭奪競起世之所以不治也故孔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釋氏脫軀殼留精神成得巳成不得人吾儒充軀殼用精神成巳便是成人

天地之春夏秋冬便是人心之喜怒哀樂

日日于學問上體貼一過胸中便寬許多世上便平許多

賢智之致良知卽愚不肖之無昧本心

天命之謂性註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屬到氣上便有清濁高下之殊

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識得命字當下便有主張

天下無離世之學問入世焉而自得而已矣

筆談二十則

黄老之學所以濟六經之窮也六經不窮而不能不窮于世運卷之則爲黄老放之則爲五霸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功臣也

聖門論人合色厲鄉愿鄙夫古疾四章而人鑑定矣色厲小人盜天地之清氣鄉愿盜天地之和氣此二項人根局原大于世未可多得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已也總三項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一點眞氣故取古者三疾以敵之

醜功名者須自己是眞道德如伯夷之誹太公可也詆道學者須自己是大宗師如孔子之箴由遲可也

漢之黨人爭名唐之黨人爭事宋之黨人爭理吾不識今之紛紛者何居

將才難得唐安史之亂有李郭宋金人之逼有劉岳宗韓吳氏兄弟何今之無其人也客笑曰若使唐宰相宋秉樞密需李郭宗韓諸君餽遺亦不可得矣彼杜預之事津要非歟曰有杜預之才則可無杜預之才則今之將也

孔孟經濟聖賢天人之分也孔子因魯治魯曾無加添三月而羔豚不飾價男女別于塗正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過化而存神者也孟子便要行井田而五畝一章陳之于齊滕斷斷焉守古據經而已矣若省刑薄稅仁聲善教菽粟水火諸論令萬世見王道蕩佚規模厥功豈不亦偉乎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故節度使盡易寒族胡人以釀安史之亂亂矣而林甫安在哉易曰小人剝廬

靖難之後方黄死矣而妻子亦置教坊所以土木之變無一人明白死節如南朝李侍郎者可見忠臣義士亦在朝廷培養

漢誅功臣亂之者王莽董卓曹操也往復之數殊自不爽

高世之士與用世之士其心術同其議論不同高世之議論貴嚴務須邪正分明用世之議論貴大務須偏全並蓄

太祖懲胡惟庸之亂特罷中書分建部院著爲令置丞相

之法極其嚴重厥後
成祖召詞臣入閣備顧問官止四五品耳漸大至今羣
臣自相貴以
殿閣兼尚書師傅之官陰制六曹之柄而陽遜其名其
權其敝甚于置丞相時矣
老子日和其光同其塵光乃可和不則汙而合矣所同
者塵精微原自異也
庸人之害事甚于惡人胥吏之害民甚于貪吏
楊子爲我却不是軀殼起見蓋許由務光之流亞也懲
自守甚堅自待甚重直有不屑天下的意思隣于伯夷
之清但伯夷叩馬一諫利在萬世矣孟子日逃楊必歸
于儒其造位定在墨子之上
經濟手須得因法不論何地何時的病痛皆自有對症
之藥在輕重疾徐如醫家切脉用劑隨經撥反却不拘
古法今有一等賢智人虛亡有爲卧論師心多更革之
跡卽浪言常平保甲鄉約團練勸課農桑諸事祇兒戲
耳
世間好題目只許人做一度其次便爲效顰如揖遜一
事被堯舜做了效之者俘庸則爲之噲如雄則爲恭
談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名之一字在道德之下
上有許大功用于世必至人無名而後可笑
功成身退范蠡自放于扁舟鳥盡弓藏
害
本　朝相業大讓前代敝在付衣鉢
才大讓前代敝在通瑱環于京貴本
代敝在節録本干
文淵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只有許多不宜一發
退藏于密易道也聖人不能違時是以君子
覩　[illegible]到與未到

太白劍二卷

〔明〕姚康撰
清光緒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太白劍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曠絶之才淹雅蘊藉而名不出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迄於末造行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稿而已未嘗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帙平生酷好史學自少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竊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十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史凡人所畧覩不省者獨加詳焉人所共以爲然者獨不謂然益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稗官野乘凡事之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所欲言取愉快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蹦及吾鄉先生脫身渡江竄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禦寇之失鑑援唐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繫其後又或不必與連而古今成敗得失有可以互證者亦爲之廣引旁及其論甚核其情甚憤其書或作評語或爲論斷或莊語或諧語或作禪語或雜俚言皆率爾而成不拘體格不名一家竊先生之意正不欲以一家名也先生雅不喜宋儒高談理學而又於當時之主持國是者多所不平嘗入客京師以局外冷眼竊觀諸公之負國樞私背公有非外人之所得盡知故慷慨憤懣一切發攄於此書此書當成於丁丑戊寅年間不知何時誰爲授梓三十年前方君則自白門載以授予予以轉寄潘子蜀藻惟時多所忌諱蜀藻秘之至今更訂訛補缺思以行世屬予弁其首不忘自也南昌陳士業雅知先生皆在章門以表章之責見屬惟時方繡山在坐慨然任爲梓行既歸予多方搜諸里人而所梓僅貨殖傳一帖藏諸其家而已山川之靈不忍終秘其奇蜀藻此舉殆爲之兆也太白劍者唐時用太白山人言拙破牛山於石匣中得一劍一黃腰獸挾劍死而巢伏誅厥後秦人掘李自成墳亦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而其顱骨併蛇臘之以聞而自成以敗其事前後畧符則先生此書亦殆有神物告之者與同里後學錢澄之飲光譔

序文浮處甚多

太白劍卷上

桐城姚康休那父著　從六世孫灼重刊

長平新安而後則有皖崇禎丁丑之事矣予半歲中逃死江南者再始烏沙今清溪時邑令有矢言不得容桐人之避亂者舍舟過桐諸生若干輩泥首江干以請一日之命稍及寬政願筐粟漿不死兵且死餒矣家人相向泣念賊當何時平龍戒生曰是可易言之哉昔唐文皇嘗詔衛公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語上曰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授臣靖曰今中原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而君集必欲盡臣之術此

君集欲反也夫古今國家之患莫大乎夷狄而靖似易言之則兵之隱微必其可制中國者耶此非中國之難制也而制之者有不得不出於難蓋古之言制夷狄者可以國之方張與匈奴為甥舅為其易者也言制中國者則不可以威之既誅與黃巾為君臣為其難者也然考經據義其策自不得不出此以其為中國之賊耳故有中國之賊有中國之兵言兵之用於中國則正不在得其隱微而在得其白著所謂白著者何也不觀晉溫嶠之灑泣而討蘇峻雖陶侃之託辭傾命卒不敢後與及侃以貸粟之故又怒欲西

歸則嶠復折之至有義旗迴指之說其義氣之激烈者若此唐蔡州之役晉公度已中賊刃矣而身請督戰其將行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若未滅臣無還期時異議盈廷又都統韓弘有挾賊自重意獨憚李光顏之力戰思有以撓饑之迺飾名姝費百巨萬遣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來前一軍驚駭光顏徐曰我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氣益勵予每讀諸公傳至此不更尋其規措之備而知二

兒之氣亡無不折黨已無不傾以諸公之英槩大節誠有以攻其心者即兵法也之如是而尚可謂夫其灑泣登舟灑泣下殿灑泣對酒誓不與賊俱生之言誓不與賊俱生之心赫然若雲雷之布空天下知之惟賊亦知之如是而尚可謂有隱微乎我國家威行禹迹承平既久當事者狃於顯皇帝五十年在宥之弘弛刑忘戰遂起戎心矣有草澤之姦以巳巳之事竊見國[illegible]其始鴟張秦晉無何而蹦楚蜀至及我大江之北則撫豫者以河予賊耳賊所謂生人之屠伯於法必誅而勢又無不可誅

上之避殿引咎減膳佐軍不吝便宜以勵敵氣者天
下皆知之而當事君子亦罔以主憂民命之故爲歷
半日餐籌悄然深念足儗孟古人之千一者乎利在
則兵與賊等獨害在則官與兵等儳下呼則文與武
等痳
上問則按與撫等靡如是者雖賊亦笑之矣而賊之
自爲可笑也又甚其前歌舞而度自二之鬭末子之
齊莢以應三十之旅凡從古諸賊所未敢嘗試者賊
皆遊戲焉此何爲者耶然卒之可笑之賊無不得志
於我可笑之我又無不得志於　朝其得志於　朝

也亦嘗聞王師會張承範之相語於關門者哉故能
爲太眞中立者可以勝能爲師會承範者可以敗可
以敗亦兵法也我則不能師會承範而又炙聞衛公
爲夫君集惟欲反也故必欲盡衛公之術亦惟其欲
反也故不能盡衛公之術何以明其然也史言君集
嘗朝回馬過其居第門數步始覺衛公曰君集其有
異心乎然則兵其可知矣雖有可襲之國而無有可
捐之病塊雖有可戕之鏜雖有可拔之蟻雖有可不
戰而誅之吳楚雖有可一戰而決之袁曹雖有可三
十六人而定之鄯善雖有可二十日揮而取之頡利

雖有可使之歸地之齊桓雖有可使之擊往之秦王
雖有可出之女子雖有可禮之神師以今人值之得
無皆君集之居第與夫一居第也豈必教之以衛公
而始覺者故從其隱而隱之則無乎不隱如君集之
過第者是也有異心故也從其白而白之則無乎不
白如衛公之得君集於過第者是也無異心故也夫
兵最危事吾豈敢輕以責人然當有食人之祿謀人
之社稷而至不辨有心者哉嗚呼漏氣而既渴耶爨
倫而既斁耶萬姓之呼籲遂一無樅耶九廟之靈其
聽益高耶何天下事至此極也適者空谷有足音

寒灰眞有爆豆古之人古之人亦幸竊視之矣乃
國討終憾於懲期則天下事非可責諸一人而攻心
之道其用之固有後先與故攻蘇峻之心必先於陶
侃之心攻元濟之心必先於韓弘之心而攻侃等之
心於今日者法又不得盡用其白著夫攻心猶之攻
城昔之爲侃等者堅城也而鮮應凡攻者利爲壯不
利爲老近之爲侃等者危城也而多應凡攻者謀其
腹復謀其指故遵養時晦遵養時賊雖純忠大勇不
能不出入其中以圖濟焉者時固爲之然則兵固又
信有其隱微耶嗟乎欲其白著又欲其隱微直不能

興歎於此一人之難而兵之不得盡爲中國矣以中國之兵治賊是賊之也不得以中國之兵治賊是夷之也夫盛衰聚散能與我相爲無端者運也則兵且何時而計能哉家貧初無藏書播遷以來籤縢喪盡兒子輩於殘淵中理得一新唐書携來窮鄉因念古流賊之兇渠唐黄巢也輒取巢傳讀之爲抵几以悲巢起乾符四年以中和四年伏誅首尾得七年此七年中虐焰煆懸宇若旋火輪莫能得其斷續其始破鄆沂以迨陥閩廣交南凡轉戰萬里而巢兩年間事耳及返自海南再渡江至陥東都陥長安亦轉戰萬里也而巢一年間事耳是何慓也最後遁自長安爲中和三年之四月明年七月卽伏誅中間尤下蔡州圍陳州東入徐兗數十州其横至此唐亂莫甚安史然禍止一路始思明數勝兵最强猶然有噬江漢心其將尹子奇以精卒五萬度河震淮徐矣會回紇襲范陽子奇還救其延蔓皆不能如巢時此眞生民之一刼然巢非能如河北諸鎭有一面之土有一日之安於盜賊之中別爲一局其衆則曰淘物其殺人曰洗城其傳法之軍曰浪蕩義皆從水故名之曰流其事非今賊所敢言也且我國家德祚之隆又非唐所

敢言也迺唐所以破巢者其事不足言亦大有可言不獨王鐸鄭畋卽宋威劉巨容之戰功不可以巾幗畜今人與中國有賊中國不能討以傷李克用地可笑矣迺克用至而太原節度鄭從讜閉道爲此何說也迺閉而克用降心忍辱以求必達卒紓國難者又何說也然則王鐸鄭畋之事可爲一人者懟而宋威劉巨容之事又可爲多人者懟克用之破巢可爲多人者媿而克用之用從讜又可爲一人者懟夫多人之蒙氣誠以愧而頓惺一人之初心誠以慰而益固謂賊不殲吾亦不信也病困伏枕時取巢傳而反覆之頗有所論著至唐諸公與巢事迹者復別論之繫其後蓋如是而當時之得失亦畧備矣名之曰太白劍太白劍者當巢亂時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曰掘破牛山賊自敗崔發卒掘之得石匣一劍一黃腰獸一獸見劍自撲死至秋而巢伏誅嗟乎唐將帥豫破巢者數十家其鳴劍叱賊者人不啻衆而孰知巢所伏者固別有劍乎劍發自太白山人則太白卽劍名也因附其事于吾言之首簡以告天下之稽古者俾得論其功而倘神物之尚存則有心者亦尚不可不占其氣

黃巢曹州寃句人

郭司馬子章嘗言天下卽有事。斬黃瀚皖之間必爲亂鋒。因以劉汝國之事爲証。一汝國便足令人重視皖。況從黃巢之後備曹州乎。予友史翁嘗遊曹爲予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中爲一少年擠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將數人縛生於道。更將抵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與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僅如約。其一有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爲坎。坎成。語傭曰。此汝兩人卧處。遂生瘞之。以傭之始難之也。令郭司馬聞此。其動色又當何如。此等不必能爲巢。而巢所繇起。及其萌而折之。有司之事耳。巢去今千歲。不當以慨曹之人。予了贈之代李琮論備京東盜賊。亦云漢高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朱溫碭山人。黃巢寃朐人。以明其風氣之殊。謂其開凶悍之人。常以此藉口。溫巢之去宋差近。至劉項諸人固遠矣。瞻豈爲戲論者哉。

又

宋仁宗時。寃句盜起。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陳希亮爲曹州。不逾月。盜悉禽。先是希亮在滑。決河溢魚池。且決。希亮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吏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嗟乎。觀尊之於金堤。亮之於魚池。其治民州兵。皆可不問矣。然二子卒免於水。此亦崔將軍之天幸乎。夫戈迴日。弩射潮。無一非天。無一是天。以崔將軍爲幸。亦將以[illegible]次律張德遠爲不幸。太史公言。徒爲書生之口實

世鬻鹽

凡大利之所在。必大姦所在。故仙芝黃巢皆竊穴鹽場。唐鹽法甚峻。貞元中粥兩池鹽一石者至死。元和中減死流。大德五城度支使皇甫鎛奏論死如初。至刮鹻土一斗比鹽一斤。又奏大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於是又有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之法。私鬻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復有詔。不俟十犯矣。後判度支盧弘正周墀等所奏立新條益密。事經兩法至死者益衆。然且黃巢等起。況後代乎。近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鄰。不逞又工術數。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發矣。亡何南部捕牒至。[illegible]已亡。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諜。云爲張王所使。通約龔徐兩家

者張卽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爲賊吏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十三十四徐二威也十三浙之龍游人以夯勇知名嘗白晝殺珠估人不敢詰其弟十四亦强有力遇事輒爲前鋒此兩人橫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威者本泰州諸生從秦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爲死友每尚一事公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舠泊江滸十三兄弟部所冀弄兵倡言備賊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

奴視其父父嘗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官亦不問又飲司吏某家見其女屬媒致意時女已許字人吏懼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此官爲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妓生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款白餘僅從薄罰妓終不返十三嘗胃比部舍人檄徵浙憲千鏹事覺繫獄殺其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嘗少逮治之不竟也督學直指皆所謂舉動迴山嶽呼吸變霜露者其遇此曹亦何雍容耶廣陵以鹽故爲天下佳麗地士大夫以

治遊至者轂相擊此曹子卒來同而稱主人下榻有廣漢之園行觴有陽翟之妓彩勝摴蒱珍瑤充篚聲氣既宏金湯遂固故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此曹其實又不在此曹則非書生所敢深言者矣

又

唐時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支吾鎭戍場鋪堰埭率以關通致富宣宗廼擇當吏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戸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皆施行榷課大增榷課大增則必關通之路大塞矣近日私鹽之在糧船者皆歸江北及

賊起乃歸江南今歲七月時賊從潛太山中復出至桐桐人渡江者甚衆江南一婦見之哭甚悲人密問之始得其夫爲齎鹽應賊者所齎鹽凡八石值百金時賊已出而其夫未歸慮有不測耳衆始大駭後復聞爲此者非復一家此固隔賊尚一江豈皆此勝焚剽而吏茲土者視唐之令畿輔望縣者其勝任與否亦有可言者與觀乎宣宗裴休可知以佛子作天子以佛子作宰相決不以小慈易大慈者

富於貴

有天下者不得不與天下共富貴封建與共貴者也

井田與其富者也顧上不得斬於百畝之內下不得饗於百畝之外其以貧富爲操縱者亦自有數自賊起以來閭井少年或至相率行剽有司於流散之外別之爲土賊而厲其禁此不得不實者也顧此輩大率貧人所以生之心投之爲者當事隱富人今事已至此予所見一二富人尤乘[illegible]遣[illegible]蠶食單弱其所爲視恒時乃益甚所祭祀必親者怖亂之無遽熄兵之無遽解爲幸此皆閭井之雄又於世族名鄉之外別爲民蠹者也是其人也抑爲可聽之富者乎富則必黃巢矣或曰是其人也又盜可使之貧者乎貧則必陳涉矣嗟乎二子者二代所繇亡也亡國聖人所不諱假令以周公卜洛之心而爲造化採微陽爲生民計遺種彼一時也爲盜有窮陳涉乎爲當有富黃巢乎總之二子者決非盛世所有其有之者二代之過秦之有涉激之而起者也唐之有巢養之而大者也必無養之使大則國家所以操縱富人者誠不可以不講其法不擇其吏

又

以巢爲民民之不可使富者也令以張濬爲吏是側之否濬嘗破巢大雲倉巢以殘黨壓上饒濬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濬賂書於高駢巧解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因奏罷諸軍之赴淮南者巢聞卽絕駢請戰擊殺濬渡矣巢之賂濬之愚也第巢初募衆以應仙芝豈濬定裹倉卒其非法不道之見於平時者決非一事而自可不及時撲滅則巢之以金啗人其術固非一試而當時之吏曹州宛句者何一人非張濬耶獨以濬將者敗以濬吏者全彼劉巢之巔諸以詫其閭里日買田築圃徵歌張讌與妻子爲娛樂者得意自如未嘗任禦巢之危於睢揚亦未嘗坐縱巢之罰於朝廷也故觀乎巢而意唐以後之富人不可玩觀乎濬而意漢以上之酷吏不可無太史公傳張湯位至三公家直不過五百金淮揚都尉尹齊家才五十金他若趙禹郅都之屬莫不以廉公著聲設其時所部卽有黃巢其人寧敢以事濬者事諸公哉其一時貴戚豪右之斂手懾伏非懾於其持法之深而懾於其家直之不過五百五十耳然則高駢內禍之作不盡繇用之一人而誤用濬等之劾也武帝外威之著亦不盡繇衛霍諸將而能用湯等之效也且以匈奴之驕至竟郅都死不敢過雁門斯亦奇矣而儒林諸公不但不可與論湯都之治彼初亦何嘗詳說深思

於太史公之書法哉太史公之敍游俠至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則曰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鄉向者朱家之羞也於游俠一門原自分別其敍酷吏至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則曰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於酷吏一門亦原自分別彼所謂方畧教訓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數語者固諸公之知巳也至唐史如周興來俊臣等皆得闌入此傳夫兩人之劾力武曌猶侯封之於酷吏也漢史不收侯封而唐史乃收興俊臣等以俊臣等之淫殘不道尚得附所謂彬彬質有其文武者之後又何幸哉聽諸太史而有幸於簡者聽諸士師而有幸於獄者因聽諸司馬而有幸於兵者此黃巢之不但為大平僥倖儲者適更為恨之矣世安得不亂哉非獨於巢而亦於巢之富有巢之富則有富巢之富者以張巢而富巢之富以高駢而富駢之富以虛擄而富駢之富因是百世之後富事者又追富諸人之富而富人之持世者遠矣故所謂操縱富人者其道非張延尉諸人不能論其吏非漢武皇帝不能擇

善擊劍騎射

魏文典論自敘畧曰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八歲而知騎射張繡降旬日而反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尚書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予言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發必洞斯則妙矣又學擊劍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南史阿言其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因求與予對時方食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鄛正截其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今余亦願鄧將軍更受要道也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對家不知所出夫劍之以退為進戟之以單御複此[illegible]上中下駟之法皆與兵陳通者也雖小道亦足以古子

桓之英畧矣。全六歲知射八歲知騎十歲而以此免
難。此所謂文武之道隨時而用者其好固爲之豈盡
天援與。取士者於通經之外別試騎射此自
國家故事。今
天子雅意申飭而有司卒不肯奉　詔似意薄子桓
不爲乃子桓雖文藻龍爲建安諸家之冠。文。鄧將軍
截額之辱正當爲帖括諸君慮之耳疑天子之教士
者尚稽於魏武之教子哉

又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大冠。出則乘輿。入則扶侍。郊

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
馬。常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
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倉卒往往
而然。今
上元年。有某御史者。疏請飭士。概得乘輿
上怒斥之。梁則有糾乘馬者。今則有請肩輿者亦何
代無司直耶。

又

隋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
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功業者鮮矣雄

雖不敏頗覽前志但不守章句耳因知讀書與騎射
正是一事。章句與讀書正是兩事

又

王文成已擒宸濠。而
武宗方以親征出師。文成至行在。不得謁。諸權奸在
側者。欲縱濠使
上自擒之。一時人情洶洶。倉中軍大校射。諸奸因邀
文成。欲以是窘之。公至。從容就列。三發三中舉軍歡
呼。諸奸詫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不日遂班師文成之
重。豈以三矢。而三矢之係一時機要。亦甚不輕矣。今

意薄子桓諸君。亦將揶揄文成乎

又

萬將軍鹿園學射於同官遂遇漢得胡射法以黑漢
之先胡種也。公當嘉靖時。毀家抹血以禦海寇。其忠
義倡一時。又研精性命。爲王龍溪羅念菴唐荊川諸
公之畏友。公固介胄之文成也。然每偕諸公講學輒
獨屏一室。嘗與方外人游。所尊禮者爲小達摩應自
然嘗曰達摩表行自然表智。皆吾助道資糧也。如萬
公者惟有方外之性命故有方內之忠義惟有方內
之忠義故有方外之騎射

又

昔魏武之征馬超韓遂、議者多言關西兵强、習長矛。公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今賊皆西人也、所至但持短刀、我更以長矛制之。予南奔至樅陽、見長矛植江口者如林、皆南軍之從操江者。因念昨在竺隱、得如此者十矛、其事定可觀。諸軍見予單至自賊中、因環立問賊利害。予曰、賊不足畏、器仗之不相當、卽一事矣。公等第勉之。時士民之告難於操纛者、頭搶地、聲徹天。操不得已、強令人援至予與義津橋、輒大掠而還、以聞賊在

二十里外也。嗟、此一矛也、以西賊手之、則見俘於魏武、以我手之、則又見嚇於西賊。矛將何時而後得所託也哉。

又

矛之用、視劍爲及遠矣。射之視矛則又遠、火器之視射則又遠。愈遠則愈妙、然所恃者愈妙、所敝者愈怯。故　本朝武事之不振、坐多一神機營。

稍通書記

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斜倚欄干看落暉。此黃巢詩也。世傳巢之敗、實不死、亡命爲僧、此自寫己像而題其後者。果爾、巢豈直稍通書記者哉。巢之稍通、猶項羽之受項梁兵法、則大喜、然亦不肯竟學。凡書竟者得字、不竟者得意。得意而書已竟矣。漢高之於書猶羽也。然留侯之稱太公兵法、人多不解、而帝獨稱善。良曰、沛公殆天授。則帝所得於良者、亦必已多。故劉項之亡秦、正以書亡之。唐人所云、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此不特誣兩人、亦甚誣書矣。世之讀書者、旣無劉項之心眼、又無如項梁子房者爲之指授、此書所以不靈耳。又陸賈時時爲帝稱說詩書、帝罵曰、迺公馬上得

之。賈曰、馬上得之、盍可馬上治之乎。帝迺曰、試爲著秦所以失、我所以得、及古今成敗之國。於是賈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帝稱善。要以賈所作、其意亦何嘗不本詩書耶。然則雖太公之法、而不託於圖書之口、雖詩書之意、而不託於陸生之手、則無以得帝之稱善。故二子者、皆經筵講官料也。以此爲講官、固無不讀書萬卷之天子矣。以此爲[illegible]無不萬人敵之將軍矣。

又

巢又有兒時咏菊詩云、他年我若爲青帝、移其桃花

一處闢此便是作賊時興以但知桃花時作耳然方今之世雖名讀書好古其甘為柴桑翁籬下物者亦殆遂無復人

辯給

口之為物足以興亂不足以定亂此黃巢所以恣而李係敗也故治天下者先治辯漢高后以單于嫚書故欲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匈奴圍高帝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不能解圍今妄言以十萬橫行此面謾布此語直可謂寸鐵殺人然事容有以帝往而困以噲往而捷

者兵亦豈可一語判耶獨以近日兵事之劇妄一儒者數請身任危疆一時士大夫以其名高也者而盛推之使

上以武帝之治狄山者治之第一如所請不日而匈奴斬其頭去矣但辱國耳

又

武帝真能治辯者也其始詰山者曰吾使生君一郡能使虜無入乎曰不能居一縣曰不能詞窮乃受一障一障吏兒殺何足重輕使山已受命稱太守則亦大漢之辱妙在山之決不敢自任曰能其不敢者帝能使之不敢也觀帝之賜會稽守助書曰聞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無以蘇秦縱橫若辭障受郡自謂牛鼎不辨烹雞却正是蘇秦縱橫此等處想已屢經武帝照破不直賜嚴助一書矣山何人而敢面謾故帝真能治辯者也王介甫嘗以縱橫目眉山父子至其自處河東路之事乃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其為縱橫者益劣矣今之談兵者所解此兩語耳故漢臣不敢輕受一郡一縣今則有自請督府者以此語足為餘地也孔明所云引喻失義允國所云便文自營正為此等所幸不生武帝之世

喜養亡命

武王之數紂曰為天下逋逃主蓋當時得罪諸侯者萃奔紂紂為之囊橐諸侯不畏紂而畏亡命者之在紂所耳魯朱家之以季布匿漢曰此不北走胡即南走粵卒以脫布夫以亡命而在胡粵則天子畏之以亡命而在天子左右諸侯得不畏之哉然則紂非庸人也其意乃謂此亦制諸侯之一法爾紂卒不能以制諸侯而巢以之制天子巢鹽賈耳事固有以天子為之則裂以鹽賈為之則猖又有以鹽賈為之則盜以士大夫為之則侯者此類是也

又

今賊起十年矣有能得其主名行跡可以若唐史之敘黃巢者乎漢酈生還自魏高祖問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足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耶雖賢不足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足當曹參數敵國之將率長短若屈指家隸此其所以制勝當是時豹已與漢絕度其佈置任使決不肯使落行人之耳目則酈生之得此亦自有深心有別竅生非徒狂者也陳涉之徐出入言涉故情則涉斬之今賊故情之不足以成眾可

知其所以自蔽者計不啻施十重錦步帳而我不能窺焉制勝安得如漢兵哉

又

間諜是軍中第一事我之不能得賊名跡總緣此事未講耳間不易言諜師偵探之屬也亡已虜入犯遵化已報陷矣俄又云無恙兩疏皆出兵部飭大司馬洽者曰是奴是東慌如大夢之中城在城亡曠若隔生之事一時傳誦其詐以爲精確而洽無可自解乃歸咎驛政之太核謂四方軍耗不通故至此時驛政●一事最爲天下之脊膂頸上以毛御史言一少

正之洽自度萊虜無狀勢必及譴故謀以此自託於天下之士夫顧曹偉之於元昊得其面孔韓孝寬之於斛律光得其手跡此豈一驛遞之便可偶而得之且當時兩國之馳驛者亦安能假道敵境哉烏孫之圍段會宗漢廷詔亦得之驛騎之後者也康居之圍解則陳湯一人得之驛騎之前者也又如唐楊弁之亂前遣中人馬元貴往覘之元貴受弁賂還爲李相德裕言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明光甲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卒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曰召募所

至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亂弁何從得之元貴詞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明光甲必須殺此賊則眾人能得之偵探之中而德裕又得之偵探之外不能得之驛騎之先偵探之外可以爲大司馬哉詎能得諸偵探之外而後能制偵者之命獲偵者之用若洽所爲辦衙門一故事打聽尚未眉意其敗矣惟此亦近日探賊者之前車矣

又

予己巳冬歸自都中時口已薄德勝門矣到河間界

時有騎馬卒迎問口耗予畧述梗概其人謙回馬馳予呼止之曰汝爲何人曰河間府所遣探口者也予曰道路尙無礙汝更前進所得當益詳其人笑曰得此足反命矣此爲官探國事者也及逾河間復遇兩卒皆步行意思甚深因問知爲中都某縣令遣歸遷安探家者予具云聞遷安已陷都城以北恐不復可進對曰令君有命不敢辭死此爲官探家事者也此二探事者其情與如此則以國事遣者與以家事遣者其遺之有彼此耶聞王威寧在邊時會大雪與其夫人擁子曲讌署中適千戶某者以偵口回公遽召

問席前其人指次歷歷公大喜取金巨羅注酒酌之遂以巨羅爲賜及飲罷復談公益喜指一麗姝行酒者謂某曰此足事汝否亦併賜之其後竟公在邊口無遁情此千戶力也此以國事遣人如以家事遣者也

又

漢高帝未至平城時所遣偵虜者十輩歸後迺遣婁敬時敬已功臣封侯則前十輩亦必有名位事權於漢廷者也凡偵敵者偵其形以其形反命焉而王者以情策之耳今或言可擊或言不可擊可與不可者帷幄之議而偵敵者秦之可以知漢任偵者之所矣帝歸自平城竟斬前十輩言可擊者爲法已重然非重其人重其事則亦不得重其法

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三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

世多貪吏賊所繇起也世多循吏貪吏所繇起也循吏不貪而循吏之說倡因有以其道爲循天子者而貪吏之厝足者廣矣宋藝祖嘗曰唐虞之世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故立法一切從寬獨贓吏

不貸因念宋中興諸將戰功亦自雄視百代且以軍令之寬尙有如治貪吏者在耳今官邪之不治久矣貪之一字誠未得輒以目人顧有千里之安危爭於一事萬衆之生死懸於一朝則此一事一朝者當亦饕餮氏所偶見寬也至廼上策必出於扼要則正以此一壺千金之時爲我一擲百萬之助則此一夫者恐亦藝祖之法所未得蔽其情有本春秋而著元經者固當特書仙芝一檄矣他且勿言如　上以兵興故僉詢而特簡者固自有人其官其地皆繫天下安危乃其行事予忍言之哉然則此一公之察察問對

治今日之峻劑而特不忍以滌盪之所謂蘭亭不入帖也
賦重賞罰不平
高仁厚之禽韓秀昇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後天下無復公道耳仁厚爲之愀然近賊之得度河河南巡撫玄默縱之也往者蓮賊之不得度河徐州守汪心淵禦之也以今日之禍視之心淵之功足裂土矣乃當時事後旋坐法逮獄則一兵使之挾重黨人者中之至巳巳口入犯王應豸不能以巡撫全遵化而左應選以一縣令全昌黎事後得晉

僉事未爲殊擢也然旋亦逮獄其所坐爲錢穀其詳非予所知顧此等政使眞墨令亦當用城守功特貸之以勸邊吏而竟無一人爲陳湯之劉向爲侯君集之岑文本者可以論世矣汪繇乙榜左繇明經當事者正以資格爲爰書耳此足堪高仁厚一楸然否
又
宋儒雅不快宣宗謂爲縣令之才予未嘗不笑之帝嘗獵苑北遇樵人問其縣令李行言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及除行言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取所記姓名示之又織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佛祠問知爲醴泉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遷縣人詣府乞留故此祈佛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君奭之異政不得詳若行言之制罰宣宗之制賞有一不本公道否以縣令爲之則公道在一縣以天子爲之則公道在天下矣秀昇謂帝後無復公道正謂天下之公道總帝一人之公道耳天下之公道總出一天子天子之公道則總出一天下爲出樵人父老也以心百姓之心者爲縣令才則才天子者必非心百姓者乎近一家弟授經合肥爲言其地壯士殺賊將得元寶之半於賊橐以獻之令令更

誅其半今令已吏部矣則亦爲吏部者用之此公道在吏部否又往者賊已入中都而巢縣不戒巢旋陷矣令見殺而廬江不戒廬令楚人也其爲人張目視錢而沈於酒賊至城立陷鄉紳盧侍御死之而令與其家獨完以先跳匿城外耳一科臣爲疏曰巢令雖死而事前之玩不可原廬令雖不死而事前之備不可抹此公道在臺省否然則以爲宣宗者爲吏部爲臺省則才吏部才臺省也以爲行言君奭者爲天子則才天子也才之爲言爲能使公道在天下耳顧唐之言公道必繫之天子則今之言非公道者決不得

但繫之吏部臺省矣以今
天子之才爲堯舜以來不世覯者廼至爲臣下任過
則天子者信不嫌才縣令之才且不嫌事縣令之事
何者凡宣宗之得兩令皆以游獵得之此事之可與
百姓近者縣令之事也儒者好以百姓之賞罰奪天
子之賞罰又好以吏部臺省之賞罰奪百姓之賞罰
則凡古今之諫游獵行幸者得無皆煬竈之變體與

又

臺省之賞罰天下一賞罰也國家之賞罰臺省一賞
罰也李陵答蘇武書謂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

不過典屬國此甚爲武不平矣然此書實六朝贗筆
漢人固無此憤　本朝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
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納里
失罕爲王宣德元年始歸爲給事中三十三年糊口
二十二年然才給勅命賜老而已其酬又不逮武今
臺省諸公但偶擊一人論一事於時局少合則以九
列爲嘗賞其拔劍擊柱之意見於奏牘獨未聞傅安
之事耶安之事縱可爲不平亦六朝之不平非漢之
不平者也

又

河北諸鎮之擅土不平之大者也募軍服鮮授不平
之小者也而鳳翔諸軍所不平則其小者也畢竟天
下之爲細人者多故定亂者其先尤在平細人之心
而要莫如聽訟是非曲直一事少悖賄賂囑託之形
不須臾而爲門外之口實矣近日四方民變未有不
起於此者

又

本朝賞罰之可紀者有二事焉交南雖捐而英公之
爵不替文貞雖重而子稷之罪不原

又

有國家之賞罰有士大夫之賞罰士大夫之賞罰則
文詞議論是也唐石烈士之發憤於淮西碑爲裴李
公夾耳至今之握兵者何度何愬往往遁身鼠穴蜚
譽麟臺則爲之標榜者之過又昌黎所萬不忍矣張
士誠兄弟既降元皆拜太尉平章元又大爲發卒城
武林其新城碑至以南仲山甫爲譬其詞有曰有嘉
太尉克綏其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
我出我入夔呻爲謳伊誰之力此文至今爲笑柄爲
其文賊也夫可以文養賊者以文畏賊者則又何多
於文賊

宰相耻之

邊人之敎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畏其品也安祿山聞李林甫鼓聲好簡較則稱我死畏其智也至唐以阿史那女爲交河公主妻吸蘇祿及鬻馬安西其使者致公主敎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敎耶笞其使不報蘇祿怒結吐蕃舉兵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復敗蘇祿益橫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此畏其官也不畏暹之爲都護而畏暹之爲宰相則居其位者誠不能不任其耻矣

又

宋元昊反時延州民二十八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此即唐宰相恥之也時富韓公知諫院言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又時吏民上書言便宜者甚衆初不省視韓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欲以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事不當專委樞密院國初范質王溥皆以宰相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以故事兼領仁宗因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謂臣奪權韓公又言此宰相避事非畏奪權也因知權者人之所擴然擴其可以强已者耳非擴其可以强國者故申屠嘉之折鄧通韓琦之處任守忠李德裕之王討澤潞寇準之王幸澶淵皆非今相權所擁然必以四公之事責之今人今人亦不願有是權矣至觀彼告急二十人者則古天子之權古宰相之權古百姓之權皆非今所敢言夫有姓無權以契丹元昊爲權當其時契丹既大國與中國衡而夏之立法治人亦已界昉華風故韓公得以西走北走之言爲當事者警今則賊耳吏畏之兵畏

之民亦畏之民既畏賊尙復有畏民者哉

又

本朝之內閣即政府也但近日置員太多道同未必足相濟而異則足以相傾相業之不光得亦繇此周宜興爲禮侍時已受上知嘗獨召對舉朝爲之閧然乃知衆所畏在獨對也言非獨對不足以盡意事非獨任不足以奏功此豈理之難知者哉唐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繼火乃得罷至李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宋藝祖以甫有鄭之亂因詔呂餘慶薛

居正與趙普更知印押班。此爲分普權。非爲其勞也。
今機務雖繁。豈能加唐之中興。宋之初造。此在 朝
廷佈置得法耳。有識者豈可不一求其故而第致嘆
於昔人之才殊耶。

又

政在宰相。嘗也。今乃似在臺省。且兩都並置。不爲不
密。乃江北一片地。其慘與錢閩城界相似。而制命者
多在南中。其高枕不問。且因以爲利者。
上一不知。其知之又或自他途。而臺省不以爲恥。則
亦惡用有臺省哉。李鄴侯嘗自說拾遺補闕。唐因是

遂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又收其公廨錢。令二人
出食中書舍人署。此千古創事。即鄴侯相業中第一
事也。今欲問唐人之用兵。當先考唐人之虛言路。
僖宗不知也。其崇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
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

喜亂。

亂者以喜。定亂者亦以喜。天下事只一喜神辦徹。凡
我之與敵。其衆寡敵。貧富敵。而卒強弱不敵者。其喜
不敵也。昔司馬昭遣鍾會伐蜀。邵悌曰。鍾會單身無
重任。不若使餘人往。昭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

爲天下作忠。我伐之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夫人
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
耳。唯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
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
中國將士。各自思歸。卿不須憂此。後一如昭言。其將
將之妙如此。夫昭之用會。諳用其喜。其喜可用則不
復慮其他者。爲能用其喜以圖蜀。決不能用蜀之
不喜者以圖我耳。然亦足以明能喜之難矣。田令孜
以衛兵迎賊潼關。兵聞科選。皆哭於家。夫令孜尚不能
用其不喜者。以尚營。令孜能用此不喜者以禦巢乎。

今士大夫起家科第。既非鍾士季之才雄。遭世承平
併無田令孜之諳習。欲以此馳蜀道之難。當劍門之
險。而曰必有喜心焉。此萬非人情。即將卒亦然。卒伍
亦然。然亦有道以使之。大約使飽不如使饑。使活不
如使死。如已已□變。當舉朝皆婦人。一城如木偶。時
而申甫者妄談兵。敢擴獨出迎戰。他即勿言不可。不
謂不能喜矣。故
上寔喜之。使當事者盡能喜
上之喜。一以劉之倫。倒待其死。務使申甫之後復有
申甫。則爲□者無窮。爲申甫者亦無窮。兵氣庶幾其

振亦未可知此所謂使死之道即使善之道也至劉之倫以活人得之又安足以示激勵之倫而稱活人者何曰但爲士大夫無分死活總活人也

即與蔡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鎭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

賊前入亨凷時營於掛車河金鼓譟從甚盛衆目之

老營及拔營往舒城鼓吹前導兩旁列幟若錦城過城下時特留帳飲發一砲去衆以爲此大渠所在也有拔自賊中者爲言賊寔無大渠其衆數十家家各有渠所謂老營者其輜重所在渠妻子督之耳故特盛其聲容以飾其不足而賊之能戰者實在其左右前後哨因言破賊之法必先鬭其老營得壯士數百人持勁弩火砲伏隘道俟營過時突攻之其前後左右哨聞之必還救救未及而營已亂諸哨皆亂矣其言似有條理昔高仁厚之討缺路羣盜既至得其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

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必敗之道也遂大破賊然仁厚之代討阡能也嘗周視斬栅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以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栅僅留兵五百守之若此者又獨不戒於輕防乎夫賊之以輕防而敗以其輕防而當敵之重戰也仁厚之以輕防而克以其輕防而激我之重戰也重戰輕防四字正是今日賊形而我嚴城深池都不復知尙有戰陳鬭事此盡反其道矣則請質諸仁厚

擢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

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怨思亂

漢有兩韓信其一淮陰侯其一韓王信也方沛公在蜀信爲謀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此數語更淮陰不負指出是爲兵家之三昧夫兵不易使動動如飲者之及醉雖朱虛行觴不能使之肅也亦不易使靜靜如醉者之御寐雖樊噲排闥不能使之起也宋

宗常言本朝家法遠過漢唐但用兵一事不及其所以不及者必有故則漢唐常有以動之而宋不能焉耳澶淵之役勢已

在宋廼卒以歲幣結局自是宋文武相忘於恬熙迨敵且敗盟而鄭公以單車之使片言折之則遼之厭兵亦漸不復故胡習矣況中國乎至我

二祖以神武繼起而

成祖之身馳絕漠者三

章皇帝復繩武焉此皆示後人以動之之意所惜當國者皆書生所習聞者匡衡之議郅支僧孺之處維州故新建之爵幾奪河套之謀危身以此望趙宋不又如趙宋之望漢唐耶新鄭當國俺達就縻易宋之爲兄弟者以君臣易宋之爲歲幣者以撫賞此其體

尊而名甚正顧我之制虜者不恃一虜婦非眞有澶淵之局萊公之策可使隻輪不返者雖不用尤足以示宋德也雖自是邊人息肩者數十年然亡何而有遼陽之事亡何而有黔蜀之事亡何而有近日之事此豈一朝夕之故哉故竊謂宋靖康之事胎於景德國家近日之事釀於新鄭方新鄭定策時豈不曰以此而怠賊謀我因乘賊之怠以爲勤即一旦賊敗盟我之待敵者已甚裕矣雖然持瞑眩之劑進病者尙可迫之以生死至所苦既却珍腴在前有能舍此而就謀盧扁爲此後不必然之慮者乎譬乎并州之言

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此聖人復起所不能易也宋威之散兵歸青州不過三日而州縣盜賊故在有詔復遣乃士襲盜爲思亂夫唐不能遣士於解甲數日之後而我欲動衆於酣歌五十年之餘此理所萬不可幾以是思韓王信之三昧眞新鄭諸老所未夢見至淮陰登壇之策曰項王詐坑秦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雖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夫漢高固長者乃若

今皇帝覆載之宏與

祖宗三百年之深恩濊澤此豈獨有遺於秦民且秦民之怨賊又豈特昔日之怨邯等乃昔之有怨則思報之今之有怨則思媚之以淮陰而來民怨則可以傳檄而定三秦以今日而因民怨則不可以破斧而梟一賊此無他以昔秦民苦戰之餘今則婦孺之處閨閣者耳雖淮陰亦未能用之故兵不易談書不易談

又

民之不可用以素未動之也然則終不可用乎孟子

日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則
及今動之而已方面各衙門止廵撫一官號稱軍門
郎率俱無事亦須不時尋一題目出門搬弄郎破浪
射蛟戢星從獸亦非閑着者所以動之耳動者謂
以身動之若只舌頭動筆頭動此是中書堂腔調如
何把來生死場中作緊要經濟也歲巳巳嘗遊密雲
偵總督劉公澤出謁客彼中人皆聚觀予笑曰向未
見慣耶彼人曰此公從不輕一出未幾因入犯劉閉
門不能發一矢及因薄都城亦竟不能以一卒勤王
因退遂伏法總是變高閑情性不中作官尤不中作

軍門劉亦讀書人也當時推轂者以蠹魚為卧龍不
知卧龍出山後亦第抱膝唫梁甫否

又

司馬仲達之戎服莅事不及武侯之葛巾羽扇此三
國時公案若近日用武如談禪末法之中不得輒言
破相以相所以動衆也吾所見縉紳大夫親騎馬關
外與賊角逐者獨一盧中丞象昇與吾鄉監軍侯耳
師德抹額叔孫短後正是打破格套洗發精神彼鈴
閣高談指揮如意何孔明元凱之多乎

賊聞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
諸道兵倘遇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
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
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

陳平論楚漢之局謂在去其兩短襲其兩長此亦何
事不然如唐士大夫皆食唐祿誼與國共休戚者一
旦賊至即脫身奔竄所謂名誼與守者獨未習聞乎至
閭閻編氓無城可守無兵可用無名義可死賊至止
有走避一法避則止有先事一法耳頃賊將入予
里時火光迸數十里一老人適不經意賊既至自扶
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

汝苦若此何用久住世間為笑而殺之又一老翁赴
其戚屬家其家方洶洶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室
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為爾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已
至翁立見殺此二翁者亦何可笑也予以正月之廿
日渡江泊烏沙有先我至者數家已在水次即歸棹
皆予邑之西鄉人也云聞賊且散有婦子數輩日夜
念其罣礙聊試歸以適其意不二三日復數輩與臨
至則歸未底家而遂遇賊以居者幾半悲夫駑馬之
戀棧遂至此哉先是當事者姑俟賊間謀為諭諭眾
或云且調大兵或云自有奇策民信之往往坐而閑

賊今監軍來常令民先自爲計不得恃兵兵少不足以衞民以大言而誤爲命吾而不忍也然爲感泣亦終不能用其言然則吾民之於唐士大夫各有短長能以爲吾民者爲唐士大夫則處處睢陽人人張許能以用士大夫者易而爲吾民亦處處桃源人人節綺

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蟻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名山大川皆天險也王公所設者爲城池王公之力決不能舉大地而盡城之池之猶造物之不能盡大地而山川之也然一嶠壍足以衞秦一雲夢足以張楚惟城池亦然一面而可當三面之呼應者存乎其人耳古今以城守特聞者莫如張巡之在睢陽後侍郎張鎬使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衆以食人之事有異議焉於是張澹李紓董南中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之屬草兆爭之翰之言曰自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晏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以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

結盤據西向以拒躡終破滅其嚝日持久必大今陝鄂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詘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捄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然則巡之忠見於睢陽之破而巡之功見于江淮之完使非有巡之功即巡之忠其得免于司空城旦書哉近者賊起所摧陷名城不勝數其以城全者亦有之然有能以邑城而全一邑以郡城而全一郡者乎雞栖蝟縮從不聞有一人一騎敢出城一步其得以隣國爲壑者或畢詞厚幣之效又不止唐史所稱關東州縣大率嬰城守而已夫賊所涎者子女玉帛承平既久三百年之積藏之四郊者已大足飽賊此諸城所以見寬也然則古爲設險以守其國今爲設國以守其險乎且城池之險與山川之險常相用郎如桐城一邑左有北峽關右則掛車嶺皆稱險絕昔者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前賊至營於掛車之側若北峽關則其往來合肥六安所必經之道誠得壯士數十百人設伏其間伺間抵罅必足以覓一快惜我所恃者妄一戍將其將之驕既不能與我共性命其卒

之佛必不能與將共功名但責半酒之我供安知虎子之可得竊觀天下之事其勢必因兵於井里因將於守令而後可許忠節之在樂陵令也伍文定之在南昌守也今豈能郡有此守邑有此令但佈置天下諸阨塞處必務得其人以漢法任之則獲醜之績亦何必第問諸介胄而賊亦豈得恣行若此哉凡兵家之勢有相取有相舍巡所當如令狐潮楊朝宗尹子奇之屬其衆以數十萬計然巡矢盡則取之賊馬盡則取之賊食盡則取之賊而賊不能我取也且天下之富在江淮爲賊計者捲甲而趨有之耳乃又不能我舍也其妙全在使不能我舍當是時巡食盡食人及城陷遺民才四百人然尚足以繫賊進止者如此今浙內全盛有土諸公以

天子之命出當一面食足而人具如是而見取於人豈男子哉即見舍於人豈男子哉宋余玠在蜀有幕客冉生兄弟爲畫守蜀策在移合州城於釣魚山玠聞立躍起執手稱快夫全蜀安危何至繫此一城亦若范仲淹之築大順城也先遣子純佑前據其地而盛兵從之衆莫測所爲至則版畚已具比夏人以三萬衆來爭則城成矣此一城之蔽地不過數里有何

礙吉出入而敵必爭之以此一城成而我不能相舍之勢遂在宋人耳必有令人不能我舍之勢而後我可以一城而制夏可以一城而至蜀可以一城而障江淮不則雖以保一邑一郡而不足以保一邑一郡而不足則巡且不得以睢陽論功況他人乎今以城陷者或稍稍坐法若城全者輒皆錄異等此在法當有分別然似城獨爲一官設不知官固爲誰設耶輸又謂江淮既巡所保今戶口完充宜制百戶俾食巡子孫李翰之爲此論也夫事在睢陽而報在江淮亦以明巡之城守非猶夫人之爲城守者耳悲夫悲夫史於畏賊嬰城守之下即繫之曰故賊放兵四掠所過焚剽生人幾盡故之一字便是古今城守獄案

又

城可恃也孔明以開城而禦司馬懿營可恃也子龍以開營而退曹操蓋兵家之變若此因憶己巳與家函伯避賊南奔過某縣函指其城曰旦夕賊騎至一靴尖踢倒耳余曰凡兵之所至但營柵既定則敵不敢侮此城雖痺不足當一柵乎　國家承平久生聚既繁雖甚小邑無城者其室廬坊市之綢繆盤結萃一二里若四週掘塹所出入處築土爲甕門縛樓置

砲壘墩置弩或環樞木城若郅支之禦陳湯者賊亦豈能翼而登哉其內街道可行者率間百步掘深坑約使馬不能越者平時梁之以木急則去之賊雖入亦不能用其馳突而我從兩旁民屋中攢戟攻之虢飛將軍可坐縛矣李晟之圍朱泚泚垂破晟與諸將議所向衆對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鬭居人囂潰非計也然則巷戰尤李太尉所畏賊獨敢爲兒戲乎顧此等非其人亦未易詐其事獨有城者不待以全副精神但用之一圈子許地耳背城借一四字凡長民者嘷不經眼萬遍一旦事至但有面城無背城亦辱此城矣

又

男之可習也信夫始諸軍之援皖者援桐者率以守城爲名至郎投城及今監軍至語諸弁曰若輩豈女子乃自晝而閉閤哉於是如下令營城外身爲之先嘗擊賊太湖歸郡抵城郎止營第一入省老親片晷郎出時已歲杪直指適在郡累晝遊入城公不可除夕元旦皆與軍士共苦樂背桐邑四郊皆屢經焚剽公至郎宿且食於瓦礫中耳於是諸彊後者始知城不足用漸言戰陳矣故勇可習也亦可傳也無傳之

者安能望行間之有僧予

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以近日之事求之史所云生人幾盡者非濫詞也曲逆一邑秦時三萬戶至漢初纔五千戶魏至晉能時所休養生聚亦大矣乃陳羣疏言人民至少視漢文景帝時不當一大郡馬賓王以貞觀十一年上書太宗亦言今天下戶口不逮隋時十一以此知戰爭之餘生民之稱孑遺者得幾何哉漢鮑宣疏中七亡七死之說極爲危惻其曰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刻深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夫盜賊橫發則黃巢之事是矣漢時七死並言而唐此時則止有一死以此一死足當萬死千死不特六七死而已如今歲宿桐一邑所殺遂三四十萬許此雖係孔滿朝來周布路其所殘耗得至是乎獨盜賊橫發則列在七死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乃在

七亡之數則刼掠取財爲盜之末至殺人者耶然而
即殺人者之根抵故七死之病當先治之七亡之時
官軍急追則道貲布路士爭取之幸逗撓不前賊
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
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
威之始將也破仙芝於沂州其再將也遂擒仙芝於
黃梅而唐尚昇謂老闇

又

太公以八十起渭水道相武王爲牧野之事則已踰
百歲矣延陵季子之讓國在魯襄之十二年又七十

有七年爲哀公十年而吳有楚師則季子將焉則亦
且踰百歲矣古今之以老將特聞未有過兩公者也
太公以逆旅主人之言披衣夜起而却萊人此始終
於爭者也然公能以其主爭於天下故雖身爭於國
而義不得謂之貪季子既與楚師遇卒以好罷此始
終於讓者也然季子能身讓於國故雖以其君讓於
天下而義不得謂之偸若夫肥亡之家則策用太公
削主之威則法從季子皆爲後世之老老之陋者耳
闇之過在識顧抹闇者不以識以氣故曰老當益壯
如伏波之壯向父之壯季子之壯天下事豈復足憂
哉問季子之壯如何曰我以好罷楚亦以好罷夫能
使楚之以好罷季子之壯所爲也

又

武帝既遣李陵擊匈奴因詔强弩將軍路博德將兵
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及陵敗帝悔曰陵當
發出塞廼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此足以窺帝將將之微如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
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孫權率衆十
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
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此教有何奇秘其妙全在賊

至乃發四字凡使人者正須有一突然陡然之意及
其新而用之若先令臥之其耳根者熟則能生二種
法老者生姦壯者生懷

又

老將之重爲經事多耳承平既久所謂老者皆老於
歌歌之場非老行陣也即文吏亦然非得精英果銳
之士不足以辦今日之州縣閩賊之覘我虛肝者類
以此此吏部之責也猶記庚午在京師時四城始復
有　詔精擇守令廼永平欒州二守皆齒適懸車其
耳目已不能得人之半當事者之弁髦　明詔若此

又

當事者精神即不能處處皆到時時皆到亦須有一時一處格外加意丙吉馭吏既刺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椽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夫禦虜方畧非一事而上所問者首在郡吏且一馭吏已先見及此至云宜可豫視夫至此已不啻豫然及時更置尤不失焦頭爛額之計所謂加意於一時一處者耳夫虜患在邊郡今賊之蝕我腹

心者其禍尤慘以形勢言之如弓弝之目爲上弓弭之目爲緊載唐地理志或亦當事者所宜不時經目不得以天下宰不及漢一馭吏也

又

馭吏之言事易丞相之任事難永平樂州之事蓋吏部之權不能行於選人之有力者耳吾因有慨於魏杜畿之事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衞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幷州高幹通謀操詢於荀彧拜畿河東太守固等使千人絕陜津畿至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之未至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盡欲爲亂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出不意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二人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曰大發兵衆必擾不如以資募兵固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遍定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椽史可分

遣休息急緩召之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助畿者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共攻畿不下會大兵至幹敗固等伏誅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得畿而大治操西征韓遂馬超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無間然矣畿之身蹈不測殲二寇全一郡其功其德雖被此評未視其謚

天下士有懷杜纖之心者永平欒州豈足言叱馭哉然使人人皆杜纖又何事吏部周昌不樂趙相而高帝必使之汲黯不樂淮陽而武帝必使之不聞二子以所不樂敢不力其職也此可以悟作吏部矣吾邑故善國自海鹽徐侯之英朗豫章馬侯之清肅皆不艮徙邑遂爲選人之畏途而令體之削者亦二十年賴海南辜侯至乃一反正侯嘗語予桐嗣是益有佳令矣及侯遷而蜀楊侯實來時邑已前有民變之事侯年少弱冠亦可謂不畏九折者也

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

按龐勛一糧科判官以桂州戍兵之譟而亂上乃拜承訓簡較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討賊及勛滅功多遷簡較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而宰相路巖韋保衡忌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此巖等之媢可恨而勛渡淮時上嘗詔宋威與淮南併力故心爲不平耳而當時朝論之處討勛者不知何以獨溺於康承訓而尚少明於辛讜予讀其傳未嘗不爲一再流涕也讜居揚州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攻杜慆於泗州讜

聞之挐舟趨泗口貫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請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其必來俄而至慆喜曰聞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及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潘李行實戌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弁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

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弁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遂登已齊慆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連堞慆欲遣人延勞諸吏懼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二月探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兵淮南與壯士徐珍等十八人

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
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慆爲賊計因之讜引衆歸
門明驛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讜
合淮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
斬賊六百級乃先入城上讙呼慆與下迎泣表其功
於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出
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粟二十萬後以
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
度使此則予所謂朝論稍明於辛讜者耳今賊禍半
天下矣孤城屢陷萬命就烹救焚解懸之義不特不

敢望之隣鎮即廬州之於淮安安慶之於蘇州皆所
事軍府也其視我者亦何殊漢視珠厓唐視河北此
亦嘗聞有古丈夫辛讜以揚州布衣而瀝泗州之血
淚者乎讜之於杜慆猶南霽雲之於張巡也讜許慆
以共生死而卒共生霽雲許巡以共生死而卒共死
遭運雖殊肝腸徹骨寒崖古雪千載烙人然霽雲本
尚衡將以遣至睢陽既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
眞吾所事遂留巡所讜一見慆便謂可與共事則二
子者亦誠張杜之心眼有以擬之尙論者至孔明之
遇昭烈馬周之遇文皇輒歎其遇主之奇夫遇合之

奇何必一君臣之間今之擁旄仗節而當一面者其
重過古諸侯亦有能如杜慆之得辛讜張巡之得南
八者歟至金湯吾鄉者有一人才見鬚眉而斷斷其
上者忽如國狗之瘈矣嗟乎救困之表則告之以辛
讜南八而不知愧用人之義則告之以張巡杜慆而
又不知愧則又奈何以文皇昭烈之事獨望之人主
哉今
天子之於人才急寤寐求之以兵事之急破格而貴
燕臺之骨者數矣卒未有以千里應者則有武侯之
難而有司馬懿操之更難有司馬賓王之難而有何

將軍之更難也

又

文中或稱某一人某一公而不及名銜世何繇知之
曰知之以其行事耳司馬昭聞劉禪之對曰何乃似
郤正語郭太之母喪有弔者置芻於門而不見孝子
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焦烈集門生講春秋
傳有傭竊聽言每長烈疑其服子愼然則所謂某一
人一公者其必非他人無疑矣使必名之爵之而後
知之將待天下讀書者以無一焦郭等輩若司馬子
明者與

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
不失作功臣
使賊能爲漢高則威一丁公耳威果有此語眞老矣
眞開矣
故縱賊一舍完軍窺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
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瑑代威右
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
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
幾詔拜仙芝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
恨賞不及已詬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
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懼衆怒卽不受命
刼州兵
白起長平之坑四十萬項羽新安之坑二十萬皆降
卒也秦卒之降以章邯三人楚從三人而王之徼不
能忘情此二十萬人乎羽所以制二十萬人者全使
三人此三人者爲秦將則可以秦法制秦卒而有餘
以無歸路也爲楚將則雖以楚德啗秦卒而不足以
有歸路也蓋三人之歸路死則二十萬人之歸路活
此情理之必然無足怪者故三人王而二十萬人之
得諸楚者則無以加諸秦而增棄妻子背鄉井之感

焉卽非口語嘖嘖羽詎能忘之爲三人者亦詎能忘
之至仙芝衆本盜賊一旦易其爲盜賊者爲王人法
度號令忻然頓殊此又不第以秦易楚而已彼仙芝
御衆之威亦寗能加邯等耶深思改計眞不特以畏
一巢也適日撫賊之議已至敗事而後來者不悔皆
計畫無復之聊以苟乎目前且無論既撫之後我之
體統何在勒響何在而第問賊之制賊者何在則我
之制賊者何在矣
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尙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
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
數萬餘潁蔡保嵖岈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
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
巢之引兵與仙芝合其取勢在合也及仙芝敗而餘
黨奔巢蓋可以知羣盜之藉二寇知二寇之相藉矣
使仙芝不死唐安得以全力注巢唐諸公徒見巢後
來之獷橫遂大論破巢之功而草草於誅仙芝者何
怪威之輿櫬於康承訓耶蓋賊謀當用合朝議當用
分千古如是
圖宋州尙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
度漢攻荊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

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五
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
守
知溫走矣而賊亦不能守非不能也不肯也使賊得
一城則守之安能四年之中走遍天下乎今日之賊
亦然守之一字彼總不言所以無可奈何者攻之一
字我總不言
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
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凡兵之以寡擊衆以弱擊強未有不用伏不用夜不

用卒者巢兵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伏數十騎莽
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此用伏者也王處存
之壁渭橋遣銳卒五千以白影自誌夜入殺賊鄭敗
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此用夜者也
巢攻荊南劉秉仁猝奉詔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
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賊大將柳彥璋此用
卒者也今之畜賊者尚不能用伏用夜何況用卒三
者之中惟用卒最妙用卒最難
又
此功甚奇然可以意得之耳祁所描寫殊不稱不明

不得不憶班范諸家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
進破閔臣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
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
賊橫天下而不能得志一宣潤則觀察使王凝拒之
也史何得不詳其事
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
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
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
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

廢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
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
非不能明不肯明也即如此傳卒斬尚君長之下即
稱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
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則仙芝爲威所
擒其文甚明而本紀稱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
陵外郛王寅曾元裕及仙芝戰於申州敗之元裕爲
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宋威罷招討使
至二月始書王仙芝伏誅其事在宋威罷招討之後
與自將往救之文甚不相應則歐宋兩家之史即宋

威楊復光兩家之撒其中皆堪置一獄卒斬君長等於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項羽之建號曰霸王黃巢之建元曰王霸士之一字聊以爲名其所不能割愛者一霸字耳漢宣帝之怒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王霸雜用至宋孝宗乃謂本朝家法遠過漢唐但用兵一事不及不知其家法之勝果安在其不殺士大夫一事則士大夫習稱之嘗有士大夫之賂賊者富弼欲置重典范仲淹不可謂宋之美在不殺士夫勿以此令人主手滑然則仲淹者第士夫之護法豈夏人之嚮盲所謂內賊爲之驚破膽者爲驚此等耶仲淹之不肯爲此不肯爲霸耳然我不爲霸而夏霸矣而金又霸矣唐惟霸故能役夷狄以除中國之禍李克用之於黃巢是也宋惟不霸則殺吾人以媚夷狄如處韓侂胄者是也嗟乎其誅於成憲至不敢爲萬民殺蔡京爲二帝殺秦檜而卒爲我不共戴天之仇一破此戒不知爲前日之

不殺壞於今日之殺挑爲今日之殺釀於前日之不殺明眼人且勿言破賊先須看破宋朝家法仲淹輩器

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尙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

宋威之再將仙芝還其屬尙君長等來乞降然寔監軍楊復光以詔諭之也而威卒斬君長等歐陽修於本紀書曰尙君長降宋威殺之所以深貶威也如君長等正恨一殺之外無法可加所以欲降之者以何仙芝耳然威未幾即破仙芝於黃梅斬首至五萬級遂虜仙芝傳首京師以振國威洩民憤其功甚偉不易於昔頡利保鐵山令執失思力來謝罪請內屬太宗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之而李靖以儉等在虜所虜必安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破齊也乃襲擊之盡獲其衆太宗爲大醜其功夫太宗爲華夷王行人方遣而兵襲之豈可以昭大信乎且唐儉君臣也雖卒幸自拔在當時之勢其必爲酈生無疑然靖則可以負太宗之約而擒頡利此其所以爲初唐也威則不可以負僖宗之詔而殺仙芝此其所以爲晚唐也以言乎其強弱也頡利可擒則靖

可以諂唐僉而無罪此其所以爲初唐也仙芝卽獲威則終以巢復光而無功此其所以爲晚唐也以言乎其明晦也乃唐事往矣歐陽又從而大書之豈見夫史思明之降朱溫之降有貞足爲唐福者乎又有大可笑者巢兵器潰節度使李都不能支遂臣賊然內憚王重榮表以自副賊調發横斂不堪命重榮説都曰我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責日急又收吾兵亡無日矣請絶橋嬰城自守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絶之禍且至遂以節假重榮奔行在重榮悉驅賊使斬之此一代奇功千秋烈事及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滴閉道慰其軍因詔代都滴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詰指重榮也時都已臣賊賴重榮折之乃奔行在今不以受汚賊臣爲唐羞乃以逐汚賊臣爲重榮責乎張巡自寧陵趣睢陽太守許遠自以爲才不及巡請專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之不辭皆唐事也使都能爲遠則重榮距賊之功都與有之矣都不能而又無可置辭於朝廷則逐之一字必都之巧於爲諉歐公又從而大書於紀曰河中都虞侯王重榮逐其節度使李都此何名哉歐之書威者以佐楊復光之怒書重榮者以遂

竇滴之詔耶孰謂歐公之識而至同兩人以公之作史推公之論兵宜其以處狄武襄者負譏千古矣後之持議者尙鑒於趙宋之也

又

宋威以狗脊嶺之事見中於楊復光爲殺降也而歐公非之李德裕以維州之事見中於牛僧孺爲受降也而司馬公又非之僧孺復光爭權者也足以起一時之是非不足以亂千古之是非至歐陽司馬之論出而是非亂矣眞救世手眼何不幸而爲宋儒哉今之持世者大率朱家一派學問歐之譏殺賊爲近人所快聞無疑矣獨司馬之譏受降於今爲贅然其意在重邊釁耳則今人又得緣而增飾之故有直降之維州而光以爲不可受則有假和之建州而某以爲不可卻因遂有我亡巳之事矣夫以和戎一語爲千載恨者秦檜也廼檜與高宗明言之而某欲與邊帥密成之此又檜所不敢爲是其人也得賠兩觀
上恩亦已厚矣乃乙亥賊陷中都
上以陵寢之故痛心拊髀有 詔求正言求遺才而當事者輒首推轂某其意甚不可解豈欲借拾之可相以示□之可款以□之可款示賊之可撫耶夫古

賊之不可撫者畏我也今賊之不可撫者鄙我也我雖相檜以示之意然適爲牢其鄙我而已此曷且何時而結哉士所以敢爲此者大底根本未儒如張浚之黨汪黃聊翁之右秦長腳耳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者漸矣所謂繇來者何[illegible][illegible]是也

又

本朝王文成之於山寇胡少保之於海寇皆有先降之後殺之者文成此等作用皆自良知學問中來若少保葬丈夫耳但良知一竅偏是葬丈夫得幾分相應若歐公溫公一肚皮宋襄公成安君兵法皆莊子所謂爲大盜積者也

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者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擁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去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將死者甚眾巢大洪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

巢兵之在江西者破於高駢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破於崔安潛在浙西者破於裴璩而巢偏於此等處看出藩鎮不一未足制已此是加一倍眼法及後巢已據長安僭號敗孝昌等軍距商游取華州破陳敬瑄於南山圖齊先儉於興平朱溫又以兵三千掠丹延趙同州逐刺史尚讓又寇河中溫復敗諸葛爽破重榮讓拔郃陽攻宜君壘復攻鳳翔敗節度使李昌於涝水一時武功槐里涇邠兵俱却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者皆逗留不進矣中間獨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業爲溫奪而重榮救之耳溫邦於此看出巢勢蹙且敗此亦是加一倍眼法無此眼法不能作賊無此眼法不能背賊無此眼法不能殺賊

又

兵固有皆敗而不失其爲一者同舟之遇風也有皆勝而不失其爲不一者羣飲之賭座也故道在有以一之能一其不一者唐則都督今則總督以權之所在也夫賊之妙只在一流然我處處有撫臣處處有監司有守令病所未往藥已先在賊亦人耳所以得

志於我者賊能散一而爲多我不能紛多而爲一此
則督臣之事也合計賊所出沒之地欲底打箭令胥
中先有一局若碁譜然吳楚作何犄角晉豫作何呼
應道水陸有令期早晚有令不如令者有罪從撫臣
始以撫臣號軍門爲殺賊者第一衙門也殺賊者撫
臣之事而治殺賊者督臣之事某撫爲殺賊某撫爲
不殺賊不殺賊則督臣殺之宋靖康時虜至河以小
舟濟師五日而騎兵始畢步兵猶未度也且度且行
不復有隊伍虜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
守此河吾豈得度哉聞癸酉賊渡河其狀亦類此矣

金人勢重先聲所及人心崩摧然虜尚笑之今人尚
恨之至近賊豈金之比又單鎮在河南非如梁方平
何灌之軍河北也而坐令賊度自此長河之南大江
之北百萬生靈非賊殺之而河南撫臣立照賞殺之
此賊尚未服上刑則總督局而豈不彼賊眼看敵哉
始聞總督之設頗私疑之及念九節度之在相州潰
氣方囂甚易相過卒以不置元帥敗況萬里寥廓可
無聯絡節制之人乎然則督臣之設不贅但撫臣贅
撫臣贅按臣贅則督臣亦贅

又

按臣以言官出按一方察一方之功罪而身在功罪
之外者也督臣何以得治之曰近日按臣不但言其
言已事其事只如訪察一事意在贖鍰耳所弊者不
過一賣菜傭是不足難守令而按臣獨專之以恣威
至
明旨嚴禁復別立名色以從事是其事宜有急於格
賊者乎捕狸有詞則縱獵有罰此按臣之當治於督
臣也

郎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于是高駢遣將
張潾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踰江西破虔吉饒信

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
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
巢亦士也士之末得志者耳巢此等舉止似猶從讀
進士舉不第中來至近賊從皖入楚其後隊尤在潛
太湖士死者無論其扶傷裹創者方歸異衙門之下
而臺檄已下責渡江就試矣不知文心從何而濟行
資從何而給彼司試者獨非嘗爲士者乎士而得志
則不可以情理告語者率如此正德時賊巢題風子
故諸生也凡諸生見執者率得横生所至時有詩管
題某驛云秦廷有劍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云云

則風子不風也天下固自有病風者
時六年三月也僞路圖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刈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曰此儒者滅炬勿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樸
樸不臣天子者使巢得臣之則民聽之惑多矣此巢之急樸非爲其人之真足裨軍事也猶條侯之得劇孟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取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此亦特撰此語以暴吳楚之短耳暴吳楚之短則取俠

者暴唐之短則取隱者總是兵法
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詒節度使李迢書以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璆言於朝
始曹操南下衆勸孫權迎之而權拔劍斫几謂不能以全吳之衆受制於人其後迺稱臣曹丕則吳之降魏至是而始可也夏元昊始數諫其父勿臣宋其父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當霸王耳何錦綺爲及與宋韓范諸公數戰得志亦忽更請臣則夏之降宋亦至是而始可也其爲始可者何也當是時爲二雄者疆宇已廣兵威已振法度已具規模已成其降人者以名降之耳而可以紓驕揚之急偕借間暇爲後圖又何愛焉始巢從仙芝請黃州刺史裴渥飲已約降矣旋復叛至有衆數十萬縱橫偏天下所陷名城殺大將不勝紀而忽請天平軍乞降又詒李迢書及脅崔璆屢言之此非始壯而終憊也亦猶吳夏之於魏宋耳巢之從仙芝約降僅一仙芝得左神策押衙而賞不及巢至是視天平節度如故物若右衛將軍及率府率不直一錢矣其惡益盈者其賞益隆此巢所以有人蛻之想然亦可以爲受

降者一思之矣劉盆子告世祖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遂降夫巢得天平節度而不足盆子得一不死而甘心者則天平節度出於廣而不死者漢賜也故降有降之時有其時之可不可受降有受降之時亦有其時之可不可今班班言撫賊其可不可之勢當事想自心知之決不以天隱之憂詒枳人者
一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
唐至此時已可知矣尚有一安南都護足餌黃巢耶

國朝廼割愛於受命方新之日厭兵諱戰此其兆端
當時謀國者真不如費幾州鐵鑄此一錯可嘆也及
後有麓川之役李文達論之曰麓川不如中國一大
縣縱得其地何利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
結以有今日王弇州曰
高帝命穎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
文皇帝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阯以故諸土
夷環雲貴二廣以十伯計咸惕息不敢動迨宣德初
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阯與之中國自是輕矣
麓川之所以驁肆爲梁交阯也若再敗於麓川而不

誅則土官之弱者二十年而爲強強者不誅而益強
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繇是言之雲貴諸
省且幾爲交阯之續其卒獲爲雲貴者正賴有麓川
之役耳至文達云兵連禍結以有今日豈謂土木事
耶土木之事初不因麓川以行而虞司馬之功則實
本靖遠以奮靖遠不可及矣　國家以經術文章取
士三百年爲不負者賴有一持論之弇州

又

以三國時形勢言之吳之於遼東魏之於交阯真所
謂風馬牛不相及者也吳嘉禾元年魏遼東太守公

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權大悅赦
天下詔書褒嘉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
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立淵爲
燕王然淵寔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
斬彌晏等首送魏及魏擧書徵淵淵復發兵反及司
馬懿征之淵急復稱臣於吳吳人欲戮其使權用羊
道議更爲大出兵擊魏將張持高慮等則吳之欲有
遼東者何銳耶至吳孫休永安六年交阯郡吏呂興
等反殺太守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魏遂置交
阯太守之郡孫皓甘露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所破兵散還合浦
其後吳將虞汜陶璜等竟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九真日南皆還屬然當晉置吏遣將之時非欲有交
阯者又何銳耶夫吳欲從海道以有遼東魏欲跨江
東以有交阯形格勢禁不必智者知其不可而二國
廹欲有之者其想亦何幻也然吳之能以一隅而雄
視中原魏晉之得以一隅而遂承漢統皆從此想生
郎幻郎真書生惡足以知之

又

一高駢也以朝氣定交南則可冒李維周之譖而有

功以幕氣禦黃巢則廿至負盧擒之如而縱敵用人者知之

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王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

有天下之寶者言隋如蕭后之述煬帝除夕不燃燈燭但懸夜光珠太宗爲之心折不知當時皆何以得之唐則李靖之擒頡利歸而讒者云軍無紀律使奇寶散失太宗爲召讓之至侯君集之破高昌則以私其珍寶一詔獄以此求之亦可以知唐帝寶之富矣至前此以薏苡一車坐文犀美珠之疑者則有馬伏波在夫漢光唐文皆英主也何至以一耳目之玩介介三公此三公皆破敵萬里之外即令有此爲不足以掩殊勛若今日闤闠諸豪率安坐而致海貨之輸身既享其利矣而國家受其害此亦國之黃巢也而先朝至爲殺朱紈以成之則王琮之爲唐忠謀近豈可得哉頃日市舶一事則一海酋受撫者部署之此眞黃巢矣然頗與士大夫交爲媚閒嘗讌一當事者於塔前陳諸珍怪爲世不經見者凡二十席以爲餌又一仕粵者爲予言嘗見粵人之餽貴指以沈香爲樹者四皆飾之金此君以好言得發視一樹其內爲金盆二厚皆以寸盆之內爲花二樹皆雜百寶成之奇譎若鬼工此令以漢唐兩天子聞之當必有一番舉動然豈可謂二帝爲梁惠而今之在廷者皆光熖千里耶

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

以賊佐朱温者李振也以不得志於制科者也以討賊贊錢鏐者羅隱也亦不得志於制科者也此兩人皆唐士振之悖非人理所有然亦豈得人人而望以羅隱哉善乎東坡之論六國所以久存與秦所以速亡者而歸其事於待客之異略謂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秦隋名城殺豪傑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屬皆爭致賓客而世主不問爲懲秦之禍以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少寬之使出於此予每誦此論輒嘆坡翁之了了唐季藩鎮皆開館禮士如巢之得處士周樸亦曰能從我

私則當時羣盜之中所網羅招致者亦自不少當事者居恒無以處天下之士乘之以資姦雄迨其勢成而莫可奈何則又忍恥諱法不惜高爵大國以餌之嗚呼與以天平節度使餌黃巢孰與平時以一翰林供奉或秘書郎便足處羅隱乎觀唐取士之途甚廣其起白衣者自衆至本朝中葉以來於制科之外偶用一士與用錄余金日磾等此不特遠異前代亦甚非
祖宗之舊今
天子灼見利弊有　詔別開薦舉以通制科之滯此不獨以待羅隱亦所以消其爲李振之流也此一事可以窺見
上神武之大略乃當事也制科者終不肯贊成其意試取眉山之論一咀嚼之當亦有慄然於治亂之故者哉以予所知如某之篤行積學自當求之周樸羅隱之間若某之挾詐附黨此幸有以縻之必且爲全忠之李振祿山之高尙矣

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

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

唐之閹禍逾漢其擊閹者亦逾漢漢直以氣折之唐則黍用謀雖不盡濟頗此事之濟必以謀不以氣雖聖人必從吾言也

又

雄亂唐姦臣也而有召朱溫之事亦唐忠臣也而亦有召朱玫之事玫之來已幾覆唐矣爲亂而濟者豈不聞何進之事哉後周謂一時各有一時之局而不知利害禍福之幾有千古不易者此類是也故擊璫無上策迺若府道所爲又不逮訓注矣注欲因王守澄之葬以鳳翔兵捕僉閹於葬陽此策可制全勝延訓欲獨擅其功遂坐失此機至甘露之事雖名僥倖亦坐韓約王璠諸人之不力蓋秦舞陽之色變而荊軻之事敗矣嗚呼亦豈非天哉然元和逆黨錄兩人而盡此小人之功同君子之才所不能辨者也文宗雖不快地上憲宗必快地下矣至史言訓注事後嘗有中使夜召學士愼繇入秘殿士良等皆在謂愼繇曰上久不豫且即位以來政令多荒缺皇太后有制立嗣君學士當草詔愼繇爭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愼繇宗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三百人豈敢輿此覆族卽死不敢承士良等默然良久啟從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曰

不爲學士。不復得坐此。因送籍錄出日。此關公門戶。勿泄也。此事雖歷千年。尚堪援指。籍錄即亂父也。記其事藏之枕箱。至死。始以付亂。其付之。亦必有說矣。然則亂之此舉。固痛父之痛。仇君之仇。其發心者本忠孝。忠孝之變爲叛。則病在不學耳。學則如之何。曰徹底爲忠。不濟。尤不失作蕭道。故世言禍唐者。言脫不言遺。

指諸閹與中人將遺交搆狀。

震澤長語載籍沒劉瑾貲財甚備。計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憲章錄通紀。皆因之有疑之者曰。漢王莽時黃金尚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若以十六兩爲一斤。則舊金尚不及一千萬兩。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兩也。以四兩爲一斤。則舊止二百四十萬兩。孝王止百六十萬兩也。已爲白金之數。又有二十倍於黃金者。梁與孝王無之也。漢當過後世。其最盛者。曰大司農金錢四十餘萬萬。水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四十三萬萬。梁冀產直錢三十餘萬萬其時錢甚貴。止於萬錢爲一金。大槩但不能當鑾二十之一。則歲輸邊白金百萬兩。總之可百年而尚不

乏之也。瑾擅國首尾才五年。何得遽有此。據此疑非爲瑾也。以明士大夫之苛求於中人者。率不情至此。其自者亦獨何恕。

銓貢失才

失才者。謂有才而失之也。唐誠多才。若今日則不知所失者何在。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誠爲至論。然足供一代耳。若移之使後。移之使前。則未必足供其用。如今日之才。移之宋。足當女直否。移之唐。足當安史否。移之晉。足當符堅。移之吳。足當曹操。移之漢。足當黃巾否。夫才不在公卿。則在盜賊。然五峰亦援

首於宗憲。才不在中國。則在夷狄。然俺達亦見縻於崇古。則所謂供一代之用者也。蓋才自有運。運之所治。不獨一人一方。華夷朝野。總在一運。其運以才相見。可以括萬古之心爲其運。以才相讓。亦足合兩家之渾沌。此我 國家三百年之恬熙。迴隻今古天之篤周祐而厚民生。自有最勝方便耳。或大運一回。才生而不遽偏生。則始生之所在。其勢有畸。此天下雄雌分局之係也。

又

先師吳宮論。嘗言此世間。惟治兵治水二事。必須別

本土龍溪語錄紀唐荊川開府維楊時以春汛日坐治堂命將爲防海之計及退食笑謂龍溪曰公看我與文成之學有契否溪曰尙未致得良知未免攙和荊云試舉看溪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較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畧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眞良知也將官以地方事體請問便引證古人做個勾當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眞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眞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眞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明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眞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眞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著一病都當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眞良知也若是眞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荊川爲之憮然矣別才卽良

知也考亭之格物致知旁及律張德遠之兵法所從出也有所從出文成之格物致知岳武穆張睢陽之兵法所從出也無所從出

又

將必別才將將者亦必別眼始胡司馬宗憲令徐姚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因勸令讀文成奏疏其懸記亦何神耶石家典厠攻見王虎仲曰此容定當作賊妓眼辨賊德洪之眼辨將皆別眼也石以此妓典厠東坡當恨之則德洪而不在銓衡之地亦當有任其責者矣問二眼可並舉否曰若不並舉何以云良知良知人人本具在乎致之德洪致知者也然實致其無可致故遇者不致知者在民妓而能辨處他亦未有致知之耳晉溪而能辨之成

又

蘇雲卿謂張德遠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大節前則茹武後則殺曲端長於知君子者固其所如崔鄉者亦可謂高士不可謂知人耳其唆銓貢之地爲不易矣知

又

銓貢之論才從來不核而指銓貢之失者亦又未必

其核此何論仙芝之檄比奏疏史傳皆是也史言明皇時詔天下有一才一藝者皆就京師試用及試至無一人入彀者蓋李林甫所為也林甫因以野無遺賢為上賀此語不足以責曾鞏劉翺而林甫不敢以紿明皇乎馬端臨考是年自有諸上題名錄則其欲誣必矣以誣加林甫則後世信之正如以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曹操則無從為辯者皆以其人也然操得孔璋之後亦不復辨此事有無世即右顯夜檄宮門之智以作眾人之疑聞耳蓋一事疑一切皆疑當時未必有林甫之明皇而後事且必有曹公之元

帝此操之智也故兩人之被誣正兩人之幸凡持論太甚而更為奸雄之資者吾見亦多矣此其智不足以處說苑而況在行間

又

侯君集嘗為吏部尚書此以武臣典文事也而唐史書其績狄青為樞密使此以武臣典武事也而宋人妬其權此二代強弱之錄也

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懲

始仙芝檄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匪之僭索不知也宰相恥之一語史臣以為罪宰相然唐相權重當為天下受其責史敘未為甚也宰與諸大監官毀柄朝銓官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此表不知上知之否然史繫之日皆當時極弊則必當時人皆所急欲上知者也夫刺史不得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其法誠重矣所以禁吏貪沓也言吏貪沓者上不及知則言禁吏貪沓者上必知之矣且唐南北司若水火所謂官豎柄朝此天子之恥也仙芝之檄能令宰相恥之而巢之表則稱天子恥之天子恥之則必士大夫快之巢之所以傾唐士大夫者在此一表矣可以知兩兒兵法之優劣

天子既懲宋威失職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

宰相視師前代恆事也　本朝楊文襄以尚相起總督三邊過洛陽詣劉少師健健良久出間日汝今日戲兜鍪異日復簪冠乎使天下輕我者汝也遂拂衣入使文襄一出遂定河套伏士為衛雖身繫天下重輕可也輕重豈以一官哉論今人之見豈如此

又

文襄之起三邊不復帶閣銜恭近日則必帶閣銜帶閣銜自無妨但似示天下以六卿等官不復堪作耳宋富鄭公嘗撥言使相之非其論甚偉

乃并肆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秦宗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

宰。相以知人爲第一義。觀房琯之於劉秩，王鐸之於李係，不能不憶蕭何之得淮陰矣。初高適料祿山以李光弼爲司馬，不聽。後悔之久，乃曰史思明足以當之。蓋此胡之具眼如此。夫祿山必以思明當光弼，而唐乃欲以房琯當祿山。琯乃欲以劉秩當祿山之史落河。其敗奚怪。近一方向臣其氣不足當一媼以瞎腴土。得卅漁獵爲結納，遂橫得時名。項開頗有爲之王鐸者旦夕且移鎭要地。此必爲李係無疑矣。夫係不獨負唐，亦負王鐸。蓋鐸唐忠臣也，以忠臣而至爲負國臣作緣，天寔爲之與。玄宗在蜀聞相琯，曰亦非滅賊手。非滅賊手之難，而滅賊眼之難耳。用人者必經。試乃可，不得輒自詭鄭侯也。

又

李係，西平王晟孫也。徐敬業，英公勣孫也。駱賓王之附敬業。王鐸之用係，亦兩人之家望囿在。乃史言英公遺將必啓相其奇麗福艾者，而鐸之用係則以耶。其得失相懸。則鐸以慧。英以福耳。夫天下事非福不

集。乃福之爲物，則亦無往不在。此一人爲即事而有功，功而不賞；其人即事而多敗，敗而不誅。其福又奚不在此。即撥兵者有三大人皆所爲奇麗福艾者也。乃其行事迺樹，不知於英公所擬者何如。然終不可謂之非福。則亦所謂福無往不在者耶。惟福之與慧非一非二。福與慧應則英公之福國。福與慧背則英公之福賊。所謂福賊者何。慧武氏實唐賊也，而樹之則自英公。夫英公之福尚有時爲賊之福，況今人哉。至於背福之慧，則我輩所不敢知。討內賊者爲徐敬業，討外賊者爲武元衡若李係又不足言矣。嗟哉。事之集必於福，不於慧。福之集必於相，不於口。故慧不足貴，而口不可任也。內典言口有業火，能燒七聖財。不觀賓王非罪世坎坷不能酬此，而更有最後之事乎。持論者必思到不許賓王數武墨處，而後知口門必不可不坐，慧業必不可不惜，福田必不可不治

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十四

巢衆之疫，大以巢援唐也。係不能乘，而更爲所乘。可勝恨與。至侯景之攻梁，其氣亦少沮。會開城中疫死，百道增攻，遂陷之。天變之僞忠。生于氣餒，故巢以對

戰而饒梁以嬰城而韓知所以治疫與則知所以治寇兵矣又宋兵救海州者大疫賴王克明而活萬人克明之爲人也任俠好義時千里赴人之急然則病所畏者豈藥也哉賊所畏者豈兵也哉

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礮弩接岸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

今之言賊盛者或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盡矣按魏武紀言操與袁紹相拒官渡時兵不滿萬裴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已有衆五千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適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一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四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

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云云蓋記述者欲張操之奇則不得不言兵少猶今之任事者欲護已之短則不得不言敵衆然後世亦有如裴松之

鐸兵衆即來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楚廬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聞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

李晟既破朱泚引軍屯含元外延舍右金吾仗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適知王師之入此眞將軍也郭晞之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節使白孝德不敢劾段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遂自請爲都虞候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及見晞爲其言禍福晞而謝叱左右解甲敢譁者死因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帥人以安此眞虞候也近諸將兵所至輒大損民之積兵驕更倍賊而莫有折其鋒者以此知李太尉之難而段

太尉之尤不可及也

又

近日之兵驕極矣自吏候至肅然若洪流之就堤亦
肩被一片忠肝義膽降伏耳故與武於忠貴於義
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荊南皆李迢草
表報天子道曰右曉可隱表不可爲巢怒殺之
龐勳之陷彭城得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謂還
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勳
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龐勳能取徐州何患
無一人草表者遂釋之勳巢皆賊也如巢此等處乃
不中與勳作奴

太白劍　卷上

欲進躡羅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山南東道節
度使劉巨容等荊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銜轡藻韉
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
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
今之擊賊者無一曰單牛今之陷賊者無一沙陀馬
使有其牛必有其馬
官兵伏于林間而北賊急追伏兵大敗之就滅巢
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十八釋招降者
降之或勸巨容窮追巨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賞
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爲後福止不追
養賊自重是古今握兵者一通病若宋威劉巨容高
駢三人者之於黃巢是也顧宋威黃梅之捷巨容荊
門之捷高駢大雲倉之捷其勢皆足以制賊者也可
以制賊而後可目之曰養賊近人之詆皆以爲
通賊受賂夫賊賂可易得者哉以此等議於三君不
知是毁是讚
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晸將度江會有詔以
段彥謩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
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

太白劍　卷上

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
屯八百里見舍嫗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
里矣
巢兵且至而此嫗尚敢遲回道旁作傳語鄭其不可
解又如韋孝寬之擊尉遲迥於鄴軍不利時鄴士民
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當以詭道勝之乃
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若雷霆忻乃傳呼
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遂敗夫戰者何
事而旁觀者至數萬人以此爲劇場燈市耶凡世亂
兵凶非身親經歷皆未易解其事夫人同其舞樂乎

得解此也
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
破賊者錢鏐也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
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巢衆數千掠
浙東至臨安鏐曰鎮兵少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
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
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
語在五代史昌第用一鏐鏐第用二十人而建功之
奇若此兵眞不在多也後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鏐遣弟銶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
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善水行遣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遂入城中其出也
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交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
遂大敗之彼二十人之勁又不逮此一人之巧可以
知鏐之能得士矣

又

乙亥賊過于邑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沸賊誡其屬
曰趕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然須急起作備近
日又言若遇數十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衆
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有所用

驕之能制勝者兩語皆拔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
入微此巢衆所以避錢鏐也

又

歲丁丑之趣義津也大衆盡行有劉道者年六十獨
身當柵門橫刀大呼自標畏懾如嘯聚賊數十騎不
敢前更迴馬從他道以入道有寄還自其出十人一
老嫗走匿于舍後出與子從出頭望庫廐左嘯衆頓
足其氣直欲吞賊也何知無知十哉其爲正月之十
日于以是夕奔峽山于房前兆已先在十日賊易與
耳但鄉人積爲威刼若夜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諸明
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
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所將諸少年膽中
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爲備然兩生尤
前鬬凡殺馬十餘匹賊被重創者數人自是賊氣少
折每經里中輒相戒備兩生兩生何足言雄以視南
中諸軍此亦臨安之數十騎矣

又

廬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
久不出爲遶水俟之丐忽躍起掣賊足入水賊倉卒
莫知所爲竟死丐手太守吳公召見重賞之旃爲奇

功此丐誠爺其膽勇機智可將也將之以代吾鄉發
慮砲報虜級者之濫允當有臨安快事
殘宣歙等十五州自元明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潾
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欲回侵饒州衆多疫巢
部將常弘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
不實
魏尚以上首功差六級坐罰論此必漢法自如此非
文帝之創為苛也至武帝時諸將數出塞備霍兩將
軍功最者史言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以亡失之多為譏焉

而不及首功則首功之核可知近如 先朝王威盛
之督西邊諜知虜出宅掠遺老弱於廬可擊乃選精
騎萬餘自塞齋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
百人使休以待尹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
帳萬騎齊躁之斬首三百級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
開狹走還則廬帳皆燼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越結
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
大破之虜悲猶未懈再鬬再遁伏乃大慟度河遁此
皆轉戰沙漠令少張其事衆安從問真贋而上首功
亦止三百級足明威盛之為將猶有漢風也至近日

之事則予不敢言之矣近日如某軍門之事則予不
忍言之矣
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潾陷睦婺二州
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寇宋州掠申光來與
巢合齊采石侵楊州高駢按兵不出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此金亮所以垂涎於杭州也楊
州之盛宿有名字賊過吾鄉輒問淮楊處所及道路
曲折其意可知騎意在養賊耳然遂幾失楊州可知
廿四橋邊是何閒人處不是何閒官處
又

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無賴是楊州此徐凝楊州曲即杭之桂子荷
花也不知明月三分可禁黑風幾陣
詔兗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最天平節度
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分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敗
於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拔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
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
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
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
可

宋王質論贛巖兩郡盜形。畧謂江西之贛。其俗尙鬭而喜殺。淛西之巖。其俗好大而敢爲。皆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巖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鎭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閒。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礙矣。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巖地險阨而峭狹。路不可并騎。溪不可橫舟。一夫守衝。可以當百。故曰巖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巖。所以易禽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贛。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又有深謀遠慮者爲之畫。鑒齊寇方寇之失。則非可以卒制也。夫廣擴以篡巢僭唐事者。至欲迫巢且還寇東南。併細山淛。或亦一局。此即王質之論贛盜也。今賊出沒於[illegible]太湖潛山閒。意在阻險避巢。其爲流者不流矣。若楚兵壁於黃梅廣濟。淮兵壁於六安舒城。南兵壁於蘄鄂。皆責邑各分精甲以付臨軍。俾得伺便。責之而三方淛從其後。大江在前。彼所未能飛渡。如此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饑。不二三月。而賊困矣。若玩時不決。則彼因乘秋而突。因糧於浙谷之登。使是賊也。倏即巖寇之虎卧。動即贛寇之鴟張。彼挾兩家之形。我無一擬之膽。兵禍且何時而解耶。

又

賊巢於險。而我仰攻之。事最不易。然亦視乎其人。所謂將勇者勝耳。　本朝則項忠襄之於石城。韓襄毅之於斷藤峽。王文成之於桶岡橫水諸巢。其功尤奇。石城四面。皆峭壁。叛羌滿四據之。盛夏延綏諸兵討者。皆失利。賊勢甚猖。項公至。賊走壁。伏羌伯毛忠怙勇前。中矢石死。軍驟退。公親即陳前。斬千戶以徇。陣廼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洶洶。欲濟師。公上書言賊前出剽。今入山自保。如虎投阱。臣憑仗皇威。破壞可必。無爲濟師。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星出。殆此類也。因移據水草。以困賊。賊愛將楊虎狸者。夜遠汲。被擒。遂爲我用。滿破。斬虜七千人。盜白日而竣事。大藤峽蠻之出爲寇也。雷廉高韶諸郡。咸被患。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韓公曰。不然。兵散爲奇。聚爲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其本根也。今釋本根不圖。而趨其末乎。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洞。而賊走桂林。又攻修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並力大藤。大藤險甚。且中多積粟。或難其攻。

請困之公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修荔已平賊膽墮矣於是師四面魚貫進遂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遣奇兵從間道縣縋之竟蕩其巢磨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後百年而峽寇復猖則王文成受命定思田因以湖廣歸師之便出不意勦之禽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焉始公之南贛時西有桶崗橫水諸巢連[illegible][illegible]桂陽南有浰頭諸巢延廣東樂昌龍川與瀧南諸寇並阻險爲民患於是有三省夾攻之議且多調狼達公曰此昔人所謂力扳一齒而兒隨斃者也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公曰往福建諸軍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來其銳何遽不克今況日久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敵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賊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在持久賊亦方俟土兵之集卜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變弱爲強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賊之可擊也於是宣言犒衆班師需大舉而親率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十餘斬首七

千有奇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公曰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以爲我必先桶岡觀望不爲備可擊也遂分部將吏一自南康趨橫水一自上猶趨左溪而自將道橫水而軍橫水不擬師猝至大駭而我兵輕銳者以夜分升絕巘伏而待厥明師至險賊前鬭則伏兵舉旗熱燄大呼譟以震之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而乘勝攻桶岡公曰桶岡天險非數月不下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與同難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餘短因移屯休兵遣其黨往說使速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急見招論則大喜集議而橫水諸賊持不可猶豫則我師已入鎖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自南贛發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廣師始至云池仲容者浰頭劇賊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勦下下者變矣方攻橫水時公慮其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以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陽遣弟受招及桶岡破益懼請備龍川新民欲相讎嚴爲備公陽信納竟致之伏甲燬焉而是夜襲者師走三浰破巢者三十禽斬三千餘蹤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夫以大藤石城九連桶岡之險而三公立功之奇如此豈特其智勝哉顧公韓公每戰皆擐

甲躬臨陣馬端肅每誠項公自愛公曰師久無功一
死何足惜至王公之夜馳渦頭乃狄青崑崙關之事
也則今日之乘八人輿行城者其不可與語此審矣
然三公之奇正不盡在此其奇安在曰　朝廷方議
討師而項公辭之當事方議夾剿而王公辭之

又

項公之上事則閣學士彭公力任之其在軍則馬端
肅左右之王公之任南贛則王晉溪實薦之至大藤
之役譏議嘶馬則霍文敏特疏爭之若韓公三十開
府蓋以才選推轂者尤衆然則以三公之事而望之

此一公也天下其許我乎

前此以詔天下兵屯激水禁賊北走

禁賊北走者昔策也禁賊南走者今策也以東南國
家之外府留都在焉留都之衛在長江而用江者
必於江之北城江之上游孔明之說玄德魯肅之說
仲謀文若之說曹公羊祜之說晉武有一不以荆襄
爲圖者乎是爲建康之西門敵所從入我所從出古
今未之敢忽也下此則有皖城以及淮南諸城故魏
攻濡須則吳傾國以爭之至吳轉攻合肥則魏竭力
以距之吳亦因不得合肥故淮南之蔽少薄然上而

得皖城得荆州遂屹然成鼎足之業此非數郡之地
遂足爲其業之大小而門戶之疎密則繫之迨南唐
亦跨據江左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則發兵戍守
謂之把淺後以吳廷紹之策而廢江北之地遂爲周
有至宋興國以遂亡豈非門戶之先撤乎今江北諸
郡邑所謂建康之蔽者無一寸地不中賊而當事者
或樓船上下不肯上岸一步視賊之殺人於側而不
顧曰吾職在江令敢以一砲一矢應岸民者坐之罪
法又有擁兵卧京口者曰根本在都門未遑遠及此
無論於兵法何當豈欺天下遂無一人識書識字曾

聞古人之論形勝者哉宋人論東南防守者曰長淮
之險已與逆亮共之今聞賊掠望江已破磨盤洲火
燃江心則長江之險賊亦已與我共之徐盛之疑城
安在耶勿謂天塹萬里眞足限南北巢之北而南南
而復北者如翔燕然今日之江豈有增險所恃者今
日之賊志不逮巢耳昔孫策之初起兵千餘馬數十
匹吳大將領兵二千人者馬不過五十疋其法如此
亦其地如此故曰大澗深谷翳薉林木此騎之竭地
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也賊起西北豕
突狼搏取勢在騎此投鞭之興所以徘徊然此自我

輩腐生以恒情料敵所以禁賊南走者謂遂無煩當事之深計乎所謂深計奈何曰但能禁兵之南走而賊不足禁矣但能禁官之南走而兵不足禁矣

又

宸濠之東下也有爲畫策舍皖城者濠不聽亦有爲王文成畫策攻皖城者文成亦不聽文成非不攻皖也其攻之之道在下南昌耳策使濠能用其黨之上策我舍皖城彼亦且舍南昌則曰奈何曰魏武之議征三郡烏丸也衆言公一出則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而郭嘉獨勸行謂表備之策必不契又如桓範之

奔曹爽於高平司馬懿曰智囊往矣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已而皆然凡爲濠謀者皆長於料事耳而文成長於料人文成之料宸濠亦猶郭嘉之料劉表升蔣濟之料曹爽也故皖城之圍文成解之南都之安文成貽之乃陳仲醞見聞錄特移其功於撫臣李公充嗣之伐謀凡立言者喜言人所未及言世皆言文成則言李公以奪之此最爲文士一病至巡按御史胡潔之疏尤爲倒置然先輩中體國者多李公之先事綢繆自不可沒時濠反形已著李公心憂皖城察知郡守備指揮楊銳之忠勇頗優㫖之以郡事爲屬又語參贊喬公曰都城之內公任之畿輔之地某任之及濠兵底安慶公自將屯采石而楊將軍戰甚力郡賴以全此楊之功亦公功也獨不知都城之內喬公曾作何佈置至如今日紀法盡矣予嘗僦居臨前所居左右不數日凡被盜者數家所殺凡數人盜皆不得也又都中譁言盜入某察院質其夫人得數千金去至直指某公以謁　陵至先一日盜入室盡掠其裝詐假貸衣冠於他所而始成禮不數日府縣告盜得或言實非盜乃募窮民無賴者使自誣俟直指既行別作方便耳於是所失裝皆反皆贋

爲之直指亦不竟也嗟乎吏治民俗遂至此耶江上猝有警以三百艘叩江東門彼中能輒然奉司馬之法哉長老言南都門不得三日閉以中無宿備民貧者寸薪粒米皆日仰給江上然則上游諸郡南都之外府也知食所從出則可以決兵所從往矣今當事諸公有瓶罍之懷於上游者何人耶夫文成而在南昌則以救皖城爲閒着文成而在南都則必以救皖城爲急着

又

天子者以治天下之臣民者也誰則治天子者

高皇帝既定天下其治臣民者法亦甚備矣乃造物者後啟靖難之事則治 天子一法需成祖而後其如遷都是也以 天子而處將帥之地有將帥之危則不得不思將帥之事此非定自祖宗其敢以臣子而議及此哉應天撫臣所撫凡十郡獨皖一郡在江北被賊最酷撫臣故治句容其移蘇州以備倭耳今獨不可以禦賊之義移皖城乎撫臣之治皖猶
天子之都燕尚有治 天子之法而可無治撫臣之法其後更置皖撫史公遂進中丞皆尋論後事也

太白劍卷下

黃石之書亡秦。太白之劍亡巢。使、為兩[illegible][illegible]者先此而早出其奇。生民之毒痛不應至此。乃兩公重之者。豈有惜哉。時節因緣。亦異人神物所不能違者耳。孫仲謀數以魯肅方鄧禹。諸人未平。此論權曰。昔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開初議。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說。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今書生論古。視舂陵起兵之光武。即全體帝王矣。乃至出撫河北時。而權尤謂其未有帝王志也。英雄眼孔。自不

受人購過。凡帝王將相之識力智畧。亦各因事增長因人增長。光武之志。以禹而增。仲謀之志。以肅而增者也。此在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惟徐賊庸獨異乎。巢之始應舉之。其志度不過子女玉帛。譬則國狗之瘈。未易譜邏。及橫行四方。洞見唐事之虛實。則其志又以日增盜。雖欲不增不得耳。跡其渡淮之日。驚眾不擇。擄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及陷東都。閭里晏然。既入長安。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此其帝意之悍。得無尚恨孫仲謀輩。為不及見我者乎。故傾也。避之避也者。言乎其有何也。夫巢本賊也。及自長安出走。行掠徐兗數十

州遂至俘人以食。世寧有噉人賊取大物哉。蓋巢至是直公以盜賊自待。向來之橫氣盡矣。巢氣竭。故劍氣盡。博浪之副車碎。而圯上之藏書出。正同一時節因緣者。與李廣之射二十步而始發。典韋之戟五步而始發。兵家之妙率如此。今劍不知所在。有能膾莊賈之肝。灑宋義之血。白衣冠而祠諸寢門之外。以迎其氣。以其時考之。則可乎。

於是徐兵[illegible][illegible]道。許其帥薛能館徐眾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溵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因其帥支詳。兗海齊克

讀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溵水屯皆散。

唐之失巢者三。宋威失之沂州。劉巨容失之荊門。張璘失之上饒。巢之得唐者三。采石得之高駢。潼關得之田令孜。溵水得之時溥。餘[illegible]而得東都。而得京師。而巢勢成矣。然前三難。後二易。後二如舟乘風。前三如車過險。則予之以險者。其罪何如。

巢聞。悉眾度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眾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頴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並關內諸節

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

凡募人殺賊。能與募人作賊者。同法。同意則兵無不振矣。如黃巢始募人以應仙芝。勢豈敢公然正告閭里。其本之可否。皆可以日得之。其心之可否。吾可以意得之。可以意得之。未可以意傳之。則其所以聯絡要結者。用心必良苦矣。漢三章之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至虞詡三科之法。適盡背之。夫募人殺賊

以誅其不用漢法也。而我先背之。何以建旗鼓哉。然則所謂三科者。可有其意。決不可有其令。諸爲親吏私人者。各以其意求之。約。謂敢於犯法者。必天下之壯士耳。當時人募者。其功未嘗於尺籍之中。其罪已列於王者之獄。故雖壯於行陳。而不敢不恪於奉公。此謂之妙於用人。即謂之妙於制人。其武功之特奇者。以此。蓋漢故事。有弛刑徒益兵者。謂本其意而通之今。之募士者。揭榜示之人。各以其技進。將與士之交。可片言而合。可一事而離。則又安望其爲升鄉與王文成在江西時。嘗捕得大賊首謝志珊。問。何得黨

與之衆若此。志珊被問。良久。歎曰。亦甚不易。因爲公具道所以。公亦嘆曰。吾平生求朋友之益。何以異于此哉。夫志珊之結黨。乃同乎文成之取友。可以悟佈賊矣。可以悟殺賊矣。

當是時。巢已陷東都。

天下、大器也。非有以用之。則器與手。不相習。唐所以用天下者。亦嘗見於用東都。謂不欲以百官六軍之供億。獨累一方者。名也。意則欲天子之習勞苦。以宏耳目。夫欲爲天子者之習勞苦。宏耳目。非甚美其事則不足以誘之。故其贊東都之詔曰。踐華固德。百二

輔乎建瓴。卜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關膂腴於天府。敵黃圖於渭濱。標沃壤於王城。摛䔲字於河渚。市朝之城。麗宮室之七緯。丹紫之京。選神皋之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此都、心靈宇宙。通貢賦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豐鎬。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里王之邑。匪建國於三川。讀此詔。則當時之規制可想。祿山既陷東都。思窮關雄號。銳情僭號。遂不及追蹤玄宗。故帝得從容西行。唐得東都力。止此而已。蓋玄宗之未嘗幸東都。獨不知東幸之勞。孰如入蜀。夫巡幸者所以用

東都用東都者所以用天下也天子而能用天下又
豈徒有入蜀之事哉儒者好以用人之說規制人主
夫人盡可用也則歲月日時之協律度量衡之同與
土地之闢田野之治賢人之在位與否一直指使者
事唐虞三代之君豈盡見不及此而必身自僕僕至
令百歲重華不返蒼梧之駕哉故古帝王之用天下
者其道二有以用人而用之者則爲天下明言之有
以不用人而用之者則不肯爲天下明言之蓋亦預
審其說不可以告後世之儒者乃其意之灼然可信
更萬世而不晦則以有巡狩一事在耳　本朝軍實
萃在北邊故燕都得負其重以馭天下然金陵王業
之本假令
嗣天子必間一巡其地則爲父老者自別有一番瞻
戀爲有司者自別有一番警動乃至三輔近地時令
一望見乘輿不過本
章皇帝意一推廣之而踐焉不一言及者遂二百年
耶
肅皇帝晚更欲幸興都以華亭之諫止華亭之微言
在動上以精神筋力之不必少壯然華亭時亦已老
此語亦自明寤從之難耳故天子之於勞苦不習也

士大夫之於勞苦亦不習也所繇不習者則非一朝
夕之故唐宋之制雖宰相乘馬
上得乘肩輿其後遂無不輿者　本朝近例三品以
始備制也而人以爲天啟之制　先帝時有詔禁之
今上初御申之近不知能何遵否士大夫從私第至
長安門近者數百步遠亦二三里而止按轡徐行爲
苦幾何乃至于　明詔而不顧者如此今兩臺所至
其州縣先有輿夫之選其法置盂輿中注水令滿四
人舁之馳數百武水一滴不旁溢者爲中格另優廩
食之以俟命以此推之乘是輿者尚從可與論馬數
千里邑菲兩都哉當時之致頌華亭者以此爲相業
第一無怪乎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百姓之勞不必上作
也而在位其上士大夫而勞其士大夫者必先之以
天子欲勞其天子必先之以[illegible]而以御意於
用東都邮嵩山之鼓而西玄宗歎曰河北二十四
郡遂無一男子哉使前此而聞之掾興之使當有不
稱阿大夫賢者然則唐之有二十四郡固非於玄
宗之不能用一東都耶今士大夫但起家甲科則今
有朝歌之邑守標渤海之名至一日事起聲名甚[illegible]
遮問前所以有此聲則大率定自撫按兩臺所謂兩

壟者使天子而用天下者也其用之之効第能成天下爲唐河北二十四郡亦可慨矣故天下者天子所用天子不用則士大夫用之此大器而小用之也至天子之尊所用乃止一城此大匠而小用之也其究天子不盡匠之用士大夫不盡器之用將又有用之者則祿山是矣黃巢是矣小而爲近日之賊亦是矣嗚呼有祿山而後知二十四郡無一男子則祿山亦玄宗之耳目也夫借耳目於祿山孰與能用東都之快哉

又

昭宗嘗問游幸費於楊復恭對曰自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綱朱網畫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今詔頒減半所謂大行從小行從者非幸東都之比則當時之幸東都其費又可知矣唐在僖昭時其衛國之費視我何啻百倍一宮中苑中之供尚若此此亦不能不口刺其奢心服其儉者也然不如是無以見天子之尊夫漢唐之盛以天子尊

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巢閱晏

然帝餓令孜章信門資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於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承範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

此高駢一彈事也不知當時駢聞之否昔趙諸將以道陿不敢救閼於獨趙奢曰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卒以破秦軍夫趙鼠則足以破秦唐鼠則不足以禦賊駢不用自恍惚反取劉席更始軹道子嬰以遐帝爲悖慢其不知鼠之有穴鼠有死道今賊已度河吾所恃者止一長江不能有所用之而徒擁兵南岸爲觀望爲窟穴所在耶舍千里金城而守一穴爲趣已窮則得駢之一策何可不更思其二耶駢晚從呂用之學仙羽衣乘鶴寉時欲飛翥此又似一笑若今諸公能盡得其巧眞有鼠穴操江寉背撫院雖取法高駢不言破賊可矣

又

以黃巢度江之錄而不取廣陵其意在入關不欲爲

與楚之頓兵於梁耳。然亦不慮高駢之乘其後。則其知駢之審矣。而慮搆爲用之。此亦猶白起之知趙括也。而平原爲用之。豈不冤哉。然則莫難於兵。括易之而敗。又莫難於知人。括母易之而得。夫母之知括。知之以馬服君之一言耳。蓋易之也。平原之知括。不欲知之。以其母之知。又不欲知之。以其父之知。蓋難之也。夫難之而反失之。其過在用。獨近當事諸公中有好謀敢戰者一人。人皆知其可將。而或非之。又一人焉聞賊則失箸。望賊則遺矢。人皆知其不可將。而或推之。此皆笑趙括父母者也。故知人之道。在先自知。

自強而鄰傍。不鑑則用獨。自顧而魏徵鄰傍。則用衆。夫徵之於侯君集、鄭之於竇參。其意皆似用獨。其究過。不逮。白起之知趙括。黃巢之知高駢矣。彼白起黃巢之於兩人。非有執手同事之誼。其知之之道勢不能不懸衆。然。彼能得之敵國。而我失之目前。

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

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

守則關內。戰必關外。

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譟。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

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納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及賊至。令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

谷之禁行者。爲歸其險於關門也。至名之曰禁谷。名之斯忘之矣。令孜何至忘之。令孜忘之。則忘之者亦必非一人。巢又何以能猝得之。宋藝祖與南唐皇甫暉戰清流關。既敗。乃微服問策於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其策曰。皇甫威名冠東北。來日整兵復出。師絕歸路矣。能用我策。可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誠能夜繇此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藝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如普策。暉果不爲備。擒之。則巢之得於關門。獨無即宋祖之得諸滁州者耶。周世宗因是乘勢。遂盡有淮南地。李璟稱臣。皆繇藝祖之擒一皇甫暉也。則關背一徑。遂係兩國存亡。世間有此一等冷地。便有此一等冷人。著此冷眼作此冷想。而英雄得因之以成功。故頗牧孫吳無往非是。在當事者物色之。勿令有冷眼賊反得先着耳。

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微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

巢旣入關則直取京師耳然必還兵夾攻關破之此
所謂有不能舍者也
王師潰師會欲自殺孫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葬者
不如天子以實盟死未晩也乃竊服逃始博野鳳
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
至是吏爲賊鄉道
鄉道者賊之眼也近賊人吾里凡山溪之曲折村坊
之虛實某家有善馬若好女子皆按圖而索執甲乙
縛以求之此皆鄉道之力里中或頗知其主名而不
敢言唐鳳翔博野兵之爲賊導蓋激於募軍之賞動

心一時者耳至近賊之鄉道則皆其先事所佈置予
始在烏沙時有賊四輩渡江皆河北人詭言進香九
華其所挾魚脯諸物皆不類進香者於是皖人之避
亂者羣譟之發其裝得百金此間人迫於監軍之令
與皖人之譟不得已以聞於田貴池然貴遂分其百
金爲書策脫身者甚辨其策之妙在口爭其非賊又
意示其爲賊貴池果不肯竟第好語不得進香更官
爲具船送之歸及近來清溪復有渡江來者五人皆
賊也凡賣酒脯者幸利其挿金之快不致詰而皖人
亦不復敢譟矣賊渡江之意灼然異時有爲之鄉道

則近日往來者所佈置也頗聞江上下如此類者甚
衆保甲不言有司不知然正使言之有司亦終不敢
知蓋貴池之事適一時有土者之秘策通賊者有賊
之援而發賊者無官吏之援雖賊在左右我眼已青
盲矣我眼愈盲故賊眼愈明
前賊歸楚西市帝類郊祁哀曾承範至具言不守
狀
三軍之事疇不言功二子之心更存告敗此豈可以
恒情求之至先得二子之心者則顏眞卿眞卿在淸
河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

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承範之慮
誤國則有喪師之法而不顧眞卿之慮辱國則有棄
城之法而不顧皆不顧名也使諸公而殉名其名皆
當爲仗節死義矣而臣子之爲君父者誰有進乎此
故諸公不暇耳宋張栻嘗言臨難仗節之臣當於犯
顏敢諫中求之遡觀漢孝成之世其可慮者爲在後
宮爲在王氏進言者之難爲在攻後宮爲在攻王氏
帝方以天變求直言如杜欽谷永之指切後宮以匡
人主者皆原本經術根極陰陽其言具在皆可爲犯
顏敢諫矣而仗節死義之臣抑可爲二子者許乎

本朝三百年有道之長。士大夫立朝之節。非書生所得盡聞。至尚歷以來章奏之在邸報者可覆也。指多欲之瑕。人人長孺。陳距諫之漸。字字立成。乃至近日雖科場之命一題諸生之答一策。有一語一字不指袞闕。則目之曰驁。此外尚遂無王氏之事乎。縣官雖貴。而細柳將軍之令。則在■■此象見之軍中爲有眞將軍見之朝廷是無眞天子矣。此即 本朝王氏之事。然固無囊其叵測爲 上分別言者。故漢之名犯顏敢諫者以欽永爲王氏。今之名犯顏敢諫者以欽永爲欽永。以欽允爲欽允者。其持論愈堅。其伏機愈驁。是非日勿。恩仇日絫。陵替日甚。而禍亂不止者。皆歸乎此。皆坐一犯顏敢諫之名。爲之城社耳。名之爲禍。至此。此唐諸公至不顧棄城喪師之誅以抹之。非抹名也。抹其僞僊芝黃巢者也。蓋仙芝嘗馳檄矣。黃巢嘗露表矣。而當時信之。史亦云切中時弊。此不一當時之佳奏疏佳讜諫乎。以仙芝巢而有佳讜諫之名。則必以佳讜諫而有仙芝巢之實。故抹名者以抹其爲賊之根本者也。非抹其賊之根本而曰可治賊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

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

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

此等以爲好看耳。可知做賊的是從人眼中做起。殺賊的是從人心上做起。

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

一部尚書其旨盡於伊尹之言一德。故說湯以伐夏而天下亮之。曰爲匹夫匹婦復仇。亮其一也。一者無衆寡。無小大。無貴賤之謂。其視匹夫匹婦無以異乎。關龍逢之死也。僖宗在蜀。有黃頭軍之變。帝與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陳君臣一體。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今西官之在者。涉[illegible]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問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之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此疏可謂極切第既曰九州之天子則帝所棄豈特一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哉北司之天子不可謂非南司之天子士大夫之天子不可謂非匹夫之天子而匹夫之天子又不可謂非匹婦之天子也然則此宮女數千人迎巢太極殿者又誰棄之以為可棄則是有九州之天子無一德之天子拾矣故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王言有大小此拾遺之言獨無大小王心有一二此拾遺之心獨無一二後世論者但能致譽於呂惠簡之搆郭后趙廣漢之迫丞相夫人耳此為無貴賤大小乎吾鄉顏銀臺

質卿先生以文學性命祭酒一時平生未嘗通一字於闕有司而獨有為平康一輩人告急者先生立應之曰世雖惟此輩為無告一時標其韻事不知是此老一德處德一則法一德二三則法二三法二三賊所繇起也傳得其意而強如武學之嘆駱賓王者是也無好子相故無恩仇分別故未失其意而弱如晦翁之鍛嚴幼者是也有此子相故有愛憎分別故

又

嚴幼芳者妓也名藥其字幼芳也妓而字之者何曰無分別故無分別是兵法耶曰貴臣可斬降卒可餉

是有分別是無分別

又

趙廣漢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治殺婢事此必漢有此法也及丞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丞相之必為夫人地廷臣之必為丞相地此理勢所必然迺宣帝以是遂殺廣漢則殺其敢於為論耳至宋相陳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之富鄭公以閨門之事非所以責宰相則直謂正使非誣亦不足治此漢宋議論之異也人之不得其死者雖多而

獨死於魏氏之妻陳氏之妾則天下習為故事夫僕婢卽甚賤豈為獸之不若乎故頌聖德者必曰至於鳥獸魚鼈咸若則此兩婢者何莫非宣帝仁宗之赤子耶近一中貴夜巡者忽聞冢中人聲詰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為某翰林家第七姬侍兒遭撻垂死復置冰上凍一夕乃死云云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

上怒罷其官頗是事也漢可得之京兆宋可得之御史而今第得之中貴耳

又

史思明之叛，衞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揷血赴行營，請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此數女子之奇，足愧死千載丈夫。若今之丈夫，政當殺之，以魏氏陳氏之婦，如所謂以罪人形徒擊公者。

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與。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卽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捶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

凡兵亂之起，乃女子之一厄。唐諸將既誅巢，獲其姬妾上之。僖宗宣問：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有對者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將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此言極可感。然僖宗盡戮之。宋方臘破後，其所掠女子自洞中逃出者，率裸而縊於林，相望至百餘里。夫既逃矣，不謀歸而謀死，亦慮爲黃巢之姬妾耳。悲夫。

捕得官吏，悉斬之，火盧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

作人生帝王家，良非佳事。觀秦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又如唐高宗子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也。武后時被逮，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乎。此皆足千古墮淚。然難皆內作，不盡以祿山、黃巢也。李德裕嘗謂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因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寶之末，禁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駢聚於一宮故也。分當令出閤，及除諸州上佐，使携男女出外昏嫁，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宗室之常散處此，自不易之策矣。不當坐玄宗以疑忌。玄宗之友愛，千載尚可想見鶺鴒之巢，麟德殿不虛致也。至本朝

神宗弟潞王當之國，神廟臨軒目送，淚下，御衣盡濕。吾邑何相國爲少宗伯時，與實錄事，嘗語同事，謂當詳載此。一老曰：須更核之。核之者，爲慮神宗之淚得名耶？人臣之好與天子爭名，以天子之名與臣子之名不兩全者，此等何與外廷事，而乃爾鄭重？又神宗因著月爲太后書經，偶汗下，濕一字，欲易之，留之皆不敢，令中使往問紫柏大師，師主不易，因是偶有御汗一點千古放光之句。嗟乎，聖天子一滴淚至不得放光國乘，而一滴汗乃得放

光僧傚知巡閫乃在佛門。

又

萬曆中楚宗人訐奏其王。業奉 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往奪其私書。中有無賴花亦金攫搶周副使應治鄭人也。聞報倉皇。請於巡撫趙公。許兵往捕。焚其書。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憤甚。次日麇至撫院。遇應治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櫥。趙出諭。諸復不倫。遂巡害。而應治乘間棄勑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者五人。餘禁錮有差。此皆

高帝子孫也。而三尺不爲之貸。乃於國體之損國恩之虧。其坐此事不少。總以一應治而獨得超然論外則以首揆之里人少宰之從弟也。執法者。有人哉。

又

時捕諸宗者。梁某也。其疏敘功伐至云。中興茂烈。莫過於斯。噫。鯨鯢之封。不忍施於敵國。而況以加天潢上。以此任中興將。諸宗以此齒鬼虜乎。卽令鬼之虜之。凡費兵力幾何。智勇幾何。而後了此。以 本朝言之。宣府則有高煦之事。正德則有宸濠之事。當時廷

臣之致討。雖臣之告擒。有此等一語入疏否。計爾時神廟聖慈。方欲痛不暇。而梁疏之夸如此。以寶嬰周史大目許耶。若此疏傳後世。固當爲笑林歷套。

又

宋趙如愚舉進士第一人。廷臣欲稱賀。爲其爲宗室也。近歲戊辰有宗人得與選庶吉士者。爲輔臣周公道登意。及周公被言。此吉士亦擠改中書。其擠之者皆一時戶祝宋儒者也。亦嘗聞宋之待如愚否。又高宗時。有正言陳淵上言仁宗朝。富弼在樞府。專管北事。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謂虜人貴親近。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治國事。掌兵柄。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爲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此誠爲夷狄之所窺測。又言弼言於仁宗時。是時海內乂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其反覆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當何如也。惟古今之言樹宗子者。其說多矣。而弼於安邊策中發之。尤爲警切。大都宋與遼爲敵國。故凡事常視虜情所輕重。似爲以中國取法夷狄。不知虜所用者。固周漢家法也。正猶聖學湮微。而堯舜周孔之心印。乃反在靈山會上耳。

嗟乎竭之盡見淵之忠謀今亡已夫

又

予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墻者。亦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櫃。橫木貫之。以關其胸。旁爲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轎。執其人捶之。至腦裂脇折而死。棄之去。盡一馬奴與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爲予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予甚怪其少。其人復語予曰。初所賫甚富。所經有司遞送。用夫數十人。因過某鈔關。榷關者某王事。心涎焉。以搜獲夾帶禁物爲

名。遂盡有之。嗚呼。今之爲關者亦果然矣。此道旁一獄。尚足勸巨。無寧錢畧耶。尤可怪者。賊犯中都陵。獨不犯此墻。豈其憐之。抑此罪業重。至不得因刼墻而出城園也。

巢齋太清宮。卜日於含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戈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謚大敵云。其徒上巢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巢未入都時。都中人以黃米屑雜黑豆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語在五行志。以爲巢來之讖。夫黃賊則巢是矣。所謂黑賊者。亦其誰耶。以近事觀之。我國家之號稱累洽者垂三百年。詩書之所治。不乏秀民。驕奢之痛薰。盛多惡習。雖朝廟之局。非賤士所得聞。廼若觀乎閭巷。亦大有不忍言者。其遠交之策。可仰面以結權豪。廼近攻之情。反喋血而傾同類。曹孟德云。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語遂爲此輩教外之六經。凡所謂衿屬儕偶。大率如一丘之貉耳。妻子厭甘肥。即刎

頸之交。可負。姦人通線索。則當門之蘭必鋤。甚則以櫌鋤而傲父。爲簞豆而紾兄。其陰如鬼。可以使其父自殺。其子。其毒如虎。可以殺其人。更役其魂。此非皆唐之所謂黑賊者乎。黑也者。以言乎其進於黃也。唐之建國強。其諸帝眼孔大。往往見巨憝。不見小醜。玄宗則廢徒杖刑。憲宗則廢死刑。如是者皆黑賊之所繇也。蓋天之畜怒此曹久矣。畜之久則發之必厲。因是以有黃賊之事。譬則以九年之水。而蕩垢以七年之旱。而除蟲。此天之大舉。天之快舉。獨以如是之大舉快舉。乃不以屬之天子。而屬之黃賊者。則天之愛

天子也蓋是舉也可以言快可以言恨所謂恨者何
不見夫周樸鄭係諸人之死乎玉石俱焚亦事之無
可奈何矣如是者天固恨之而黃賊之罪也黑賊等
殲而黃賊之功成周朴等死而黃賊之罪著太白劍
出而黃賊亦伏其罪矣天之愛天子也不欲其有是
罪因不欲使有是功然有時致恨於黑賊者深則亦
不服爲天子愛而僻一輕用之用沛公者於潁川矣
用文皇者於梟縣矣豈二邑者黑之淵藪耶然其中
豈少其人如吾家函伯父子而不獲有周樸之名者
哉爲樸等者少爲黑等者多則天直以多寡決斷然

二帝亦不爲無罪也顧天方欲帝之則亦不得罪之
不得罪之而以有罪之事殺之此亦天過故終不如
使黃賊之興嗟乎彼黑賊者當其畢智嘔心而爲黑
也蓋惟恐黑之不至乃適以成黃賊之功就黃賊之
名乎予之爲此說也必有聞而欲然者矣爾說出於
謠謠出天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
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二主
平安此其徵也夫通鑑帝魏綱目帝漢此儒者之論
則然要必更求端於天天之所帝雖綱目不得而奪
之則夫之所賊俗論又寧得而拔之也與嗚呼黑哉

賊哉賊哉黑哉
　以妻曹爲皇后
秦宗權之敗與其妻俱斬獨柳下不知狼虎谷與巢
共命者即此僭號娼否近賊中亦有女酋前在吾鄉
掠浮渡時一女子坐華嚴殿上執刀指揮葉醮聽命
惟護此不知係賊中何等也往一鉅公治兵川湖以
家姬從者車內乘爲言官所摭其辨疏以陳平夜出
女子三千人爲解始知曲逆爹奇千古用之不盡當
事者有畧如此夫人城娘子關宜徧天下何緣華嚴
殿上有此搽粉藥叉

　以何讓趙瑨崔璆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
丞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
宋人嚮道學而有非孟子者唐人嚮文學而有尊孟
子者尊孟子者皮日休也嘗上書請立孟子爲學科
言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周列禦寇書者亦得
登科其誘善雖深懸科未正夫諸子之不異於道者
惟孟子而已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
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哉日休
之持論如此然至爲黃巢學士此不特辱唐亦以辱
孟子矣若推孔子之取狂簡則如孟子者爲當有尊

我之皮日休爲當有罪我之李太伯

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

結贊因馬燧請盟盟敗而燧就第矣仙芝巢因裴渥以乞降降不成而叛渥何得不坐唐法也巢入長安渥猶得爲翰林學士其好論根底於蘄州渥不足言特馬燧爲唐元功何至以清水一售而掩大德夫惟以馬燧快結贊之意故至爲裴渥作黃巢之緣兩事相望雖遙總是唐之因果

又

今日之事不得不辭至因果陳東莞所紀某禪師以因果論臣節謂國初諸臣是還債的以効忠者多而得謚者重耳後來諸臣是討債的以食祿者厚而報國者薄耳此不是口頭機鋒依託則似爲後來人解嘲依義則祇爲後來人說法宋高宗錢俶後身也故終身不肯言北伐然既與徽欽爲父子兄弟於而讐檜戮飛以塞其南轅此豈非無關種子乎以討債之故而反增罪坂不能償之債往往在之近日擁兵者死認定江南一塊土此不知於過去生中爲國初何人有何公案然江北之死者亦尚其貴安歸哉邀感果之因彼且以討債自文而籍感因之果吾終以還

債爲虜

孟楷盍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瑭朱溫張全彭攢季逵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

賊之慘或云所過焚剽生人幾盡或云殺人如麻此生民之不幸而唐不幸中之幸至云整眾不剽掠又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此生民不幸中之幸而唐不幸中之不幸所幸者賴其下本盜賊不從耳賊不足以制賊故唐制賊

又

賊不足以制賊則唐制之近扳自賊中者云賊殺人之慘似不盡賊魁意則賊亦不能制賊也而我何以不能制之曰賊不能制賊我亦不能制我

又

我之不能制我者如之何曰歐公論國家治亂願其功德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唐在割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

祖之興亦何嘗因時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續其在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愚藉扶持而永賴天命歟歐公此論稍似無宋人氣以能知功德之外得力者復有紀綱制度耶始巢入長安僖宗已出避次興元此豈復盛天子之萬一然詔促諸道兵收京師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都統而朔方唐弘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屯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一時以師會者如響及巢敗再入上更以王鐸為都統

則朱玫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周岌營武功孝章思恭營渭橋宗楚營京右以師會者猶前而鄭畋王鐸兩相皆營檄召天下兵聞者鼓應非應宰相應天子也此由人心一時之忠勇亦豈可謂非太宗之制度紀綱尚在乎至近日之弊莫過兵驕然帥臣亦何嘗知有將府督府亦何嘗知有明詔會勸之議久矣而命將徵兵得如唐之應着否則我國家之制度紀綱又一變也是為我不能制我

又

我尚不能制我則我之不能制賊審矣而策賊之必滅者何曰三代以後建國者藉紀綱三代以前建國者藉功德其國家之淨蝕賴其功德非一職奉祓隋者所得較大小也在是古今之運又當以論三代者論之故賊不足制賊而有制之者我不足制我而有制之者曰天

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杰故人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并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

係等之死烈矣過當時殉節者後不止此有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漫兒角觝者攝星朗泉米生者編相謂曰冠所向無敵吾黨受國恩深俯可為逆黨使乎將自棄以竭其謀不三年敗矣萬餘者巢甚憐其巧常置左右因從容進曰長安苑附城隍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持久之道也巢壽郎曰使兩街選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與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而工不竟出太倉穀給之萬餘意賊且敗遂出投河陽經年病卒偶閱[illegible]

彈琵琶樂府推冠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風廢終不爲彈每一二日一召入禁中一旦謂其友曰吾終不能爲賊用今日且死與妻子訣別及入見巢忻然迎謂曰以吾之待汝終不得兩三聲琵琶乎慢兒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能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善射無虛發巢衣之錦服出入常在馬前及官軍奪渭橋巢親禦之命米生引滿以射十數發皆不中巢詰之曰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耳巢怒亦見殺語在錄異記係等爲士大夫則史傳傳之若萬餘等非錄異記不傳矣故制科之外當別有一途以待天下之逸才此經世者之責也史傳之外當別有一書以傳天下之逸事此持世者之責也

又

巢入長安時有張策者業爲慈恩寺僧遽返初服奉其父母以避亂者十餘年後召拜廣文博士又應王行瑜辟及晉兵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此一佛子一孝子也然自是再入唐爲膳部郎最後乃爲梁工刑兩部侍郎金忠呼之張夫子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時起所蔣曙者秘書監乂後也宣宗嘗登凌烟閣見左壁題名漫缺行綴數字命録問宰相無知者乂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因曰謂不失一字帝嗟曰虞世南嘿寫列女傳不是過也又命詔問神策軍建置始末衆學士討求不獲蔣乂父條對甚詳居史職二十年有大政事咸未決必咨訪之則曙固名賢之裔也迨至見被巢禍遂合門無噍類此豈獨曙痛哉曙自是隱居沈痛中和二年遂以請爲道士許之策亦異才也少聰悟好學其父於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時策年十三在側敢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父大奇之策之異爲以緇衣始曙之異爲以黃冠終爲策之始不如爲曙之終此世所以有意乎天津橋上之黃巢也

又

巢之入也僕射于琮與妻廣德公主死之主宣宗女也先是有詔以琮尚永福公主及改詔宰相請其故上曰此女近侍朕食怒折匕箸此豈堪爲士人妻乎蓋宣宗之重視士人者如此初憲宗愛岐陽公主因見翰林學士令狐郁問如爲權德輿壻曰德輿乃有

佳壻我獨不得乎屬宰相吉甫爲求其比吉甫乃薦杜悰憲宗爲女擇壻宣宗爲壻擇女爲壻擇女者其意尤不可及後悰琮皆至宰相兩主并爲世間嬌琮之貶韶州也有韋保衡之怨王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繇是獲全其所嘗艱楚亦多矣乃至見琮以僕射家居卧病巢欲起相之琮曰吾位宰相豈受賊汚遂見害王泣曰今日誼不得獨生賊當殺我賊不聽至夜自縊此亦可謂婿不負舅女不負父者耶琮爲志寍之後志寍常見怒太子承乾夜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入室見志寍憔然在苫塊不

忍殺舍之去此事固不可誣巢等矣王之於帝女琮之於帝婿師政承基之於盜此豈可恆有者哉繇承福之爲福廣德之爲德不知取義云何其夫婦忠節激千古雖德不負福而福則負德世之卜婦者將卜其德乎抑卜其福乎此事已載正史然不妨更入錄異凡錄異者以待天下之無福者也

又

雖然有無福之福焉近吾邑女子之殉節者則姚氏最著此女中之顏常山張睢陽也然姚爲湘潭令君女吳文學道某之配兩家皆冠族其事易聞下此者亦多幽谷之蘭矣元末盜署台浙間宋太史景濂女弟婺死之一時同節者雖牧圉編伍之家其事往往見太史諸公論撰中甚備然則貞婦烈女不擇地生不能不擇地傳故君子謂當時諸女子之著稱則以文獻在金華耳文獻豈可少哉又宋行人朱弁使金見留及和議成得還具述此方所見聞忠臣義士及五臺僧眞寶丁氏晏氏女死節狀足爲流涕歲已巳邊人挈妻子南奔者率以騾車長百里次都門虜及之盡掠以去哭聲動天地此豈無一二丁氏晏氏女在中者死中國者以得死台澌爲福乃尚有不得死

中國者則朱太史不易直而朱弁尤不易直耶弁即爲徽宗哀詞所謂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者也兩婦之得藉以傳因氣類矣乙亥之賊嘗晨持一美婦人磔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虜賊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盂提賊破面故賊恨之不欲令得速死其磔之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耳賊固解辱人者與獨至今不知婦爲何人則貞一邑之辱乎見吳亞侯感亂諸作因曰有一佳題目遂以婦事爲告約共物色之尋羈棲異地病困且死不知亞侯願

當得其人有以爲金華諸公之續否又余山公爲言其友張四郎婦戴氏哭其夫可悲也已四郎與父兄數輩皆遇害婦手其主未嘗去胸懷隨播遷所至必與俱其哭之無晝夜亡何而淚盡亡何而血盡聲亦盡矣而哭不盡以形哭 此亦猶海外之形語者耶有二貌諸子不復觀卒以哭死後四郎者數月悲夫死於哭者死於情也古忠臣孝子不過鍾情之至故凡異皆生於情張洪陽相國以講學倡豫章怪臨川湯義仍不肯入社而好爲傳奇湯曰公講性某講情

又

邑陶冲驊之側婦 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人婦數輩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亡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骸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騾馬者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爲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脫紿曰我一女子何知騾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顧義其人又一賊竟刃斃之明日覓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延渡一水折其橋賊至虜得某家一人曰 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乎遂

遇害宋時金兵犯杭州知錢塘朱蹕帥郡民十萬人出東門我不少綴其勢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兵盡矣竭死觀此一婦一男子而後知古眞有朱蹕白也死者多矣此獨以一死襯多死以菩薩願現金剛行是之爲異之異者

又

予族兄士端聞賊至已獨伏舍後林薄中及聞族人之被殺者衆憤甚賊過之獄一人奮挺出大呼曰奴輩至此吾不與奴俱生卒見殺時兄已八十餘矣詩山浮屠圓靜者年八十餘故史思明將也後謀應李

師道爲亂不及發而敗力士椎其臏不能折罵曰豎子乃名健兒因自折之且死嘆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不知洛城流血於此賊何快以賊爲浮屠欲以浮屠復爲賊且年八十而殺心不盡此眞一異也惟賊有圓靜之異故我不可無士端之異而兩人之異也皆以年

又

吾里王生 者以書給事縣庭歲乙亥賊得之令治馬獨生罵曰吾豈奴飼馬人耶遂見殺今歲宋某者亦見獲賊叱之跪不肯跪斫其兩膝以死宋之膝

王之手。皆能不作潘田令者矣。觀令之不死。頗有哀之者。二子之死。頗有笑之者。謂日錄異乃異。豈易錄者哉。

又

于友懷道陽太學無繇爲言盱眙令某侯之死甚奇。盱眙無城。因道其母度河。居泗州。與母泣訣曰。某一人之子。又盱眙萬人之主也。今與母一人共生死。誼當與彼萬人者共生死。母亦泣。以義遣之。將度河。盱眙民來奔者如霧。望見侯。急止之。侯曰。此非我死所也。盱民求德令。令涕泣。從歸者。既至邑前。格賊死之。吏民從死者甚眾。此一令也。自盱眙而泗。自泗而盱。從容得一死。而爲鐵。是皆視他人之死者哉。靖難時一縣令死節者。其見有書史。至于尊令尹各之句。此錄畢之。不可小而無聞之慷慨以令事見屬也。

是時來與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荊襄。遣其言向讓冠鳳翔。爲鄭畋將朱玫邀所破。不得前。界乃傳檄召天下兵。于是諸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哀兵

便玫止此以書張直方者書之矣

俄而殺玫引軍入於王師

使直方有此以書朱玫者書之矣

又

直方之必有此也可以意知之可以意知之可以意予之而不敢以口筆世之於口也恪於意

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檄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僖宗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讙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繻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繻。肆爲剽劫。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諸將率賊數百。掩涇軍都人稱詔王師。讙迎之。時軍士得珍寶不勝負。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軍亦走。營始王播破於天。引眾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

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示人在初刻。先以喜者敗後

我扟我所謂擊鮮釃酒擁婦女歌呼夜卧無刁斗斥
堠鼻息若雷霆又如諸地利之在我物候之在我饑
飽之在我勢逸之在我皆所謂機之在我需我足以
乘之耳賊雖不足言即有進此而巢進此而溫則我
且何以待之前事雖失適事會之來昭烈所謂㝡有
終極者也吾安得留侯漆公武穆新建與論當機之
妙哉

又

巢以壬午出長安丁亥而復入之咸驚其速不知其
妙在復此即賈詡爲張繡策曹公也始繡以精兵追

操而敗旋用詡策乃以敗兵追操而勝之蓋兵事往
往若此今年賊至寻卑營於義津橋去寻家數百武
耳詰朝既去度可十五里許里人之匿林莽者爭出
撲火顧財物而賊復突至有被殺者旋又去衆謂定
去不歸矣旋又復至復有所殺此其復之在一日間
者也及飽暾於桐者且逾月矣久之間入楚且深乃
南渡之返掉者食未及咽而賊已在潛山太湖間其
遊騎及我凶訛血且牙者以日間焉此其復之在數
月間者也年賊之從中都薄我是爲乙亥之歲留不
過一日所殺者可四五千人至今歲至所殺遂至數

十萬許此其復之在數歲間者也賊自作逆以來屢
覆我師殺大將其術率用此獨復之妙在速而賊每
以有數年之復日我之數年昔人之一日凡此數年
中曾見我有何畜積有何經理故賊之復得以六日
爲速賊之復又得以三年爲速總之用復無之用速
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
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二年二月也其五月
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邠
岐鄜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玫戰
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

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
大者如突厥吐蕃皆目無唐而似有河北諸鎮以各
固其圉也小者如遼人目無宋而似有一弓箭社以
各禦其身也陝秋兒保嵯峨山拒巢攫得不廢耕鄰
畝請以簡較散騎常侍隸奉天軍詔可秋兒者豈亦
窮鄉曲之豪耶又當時蒲絳之民避賊者壁摩寨山
羣賊攻之不克李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
顧其地其時假有一秋兒在者即罕之安能爲哉且
初羣賊攻之不克而罕之以此成名亦足以言聚壁
大底皆弓箭社之意今賊之暴如此重臣遣於大兵

發矣其究竟大略可知即非人自爲計恐人類滋盛其法莫過立柵及團練鄉兵柵與鄉兵之足以禦賊如藥之足以禦病而若婦人小兒之不能服藥何嘗挺戈比賊危事也勢又不能無少費而吾鄉之俗最孱最慳總歸一懦孱則不可使即死而懦則又不可告之以即死爲防死慳則不可使出財而懦則又不可告之以出財爲備賊是其難也豈特持瞑眩之藥以視婦人兒子哉故有練兵之法而又當有使之練兵之法有立柵之法而又當有使之立柵之法所謂有使之練兵者其法何曰保甲之法亦國家所以知

天下之分數也吾桐城之爲保者二百八十有奇以保領甲以甲領家各有十今合家出壯丁一人是保得百人每十人爲甲將以甲長此鄉兵之甲長非昔之甲長也每十甲將以保長此鄉兵之保長非昔之保長也夫一保之兵保長將之一甲之兵甲長將之其人亦須夙識夙知識者而後可故保長即取諸一保之中而甲長則取諸一保之中而不必一甲之中以保之數覈甲之數狹也以保逮甲凡稱長者十一人皆不必在百人之數蓋合百一十一人而成一保之兵其練之期月有三小練二於月之初五二十五

蓋合一保之衆也大練一於月之十五蓋合五保之衆也五保之合別其名爲團其長亦取諸一團之中皆有教場大教場必於小教場之外欲其地之適經也皆除地於民居之衝而表之以旗小練之期至則保長治其事於小教場大練之期至則團長治其事於大教場課技擊申約束所約束者賊至而分則禦之以保賊至而聚則禦之以團凡一團之中一保之中何險可扼何林莽可伏何奇可用皆各出其識各効其議焉其器則槍長丈有二尺者如其人之數銃如其甲之數旗如其甲之數金二面則一保共之其

裝則自團長以逮保甲之長皆箭衣一勇巾一軟鞾一其費則統計一保可三十金保責之甲甲責之家家約三錢也家貧者雖三錢之捐亦不易故欲以其長之衣徧衣其衆而有不敢也凡會之始事以鉦以金畢事亦然凡放銃必如其銃之數以欲其相間也蓋統計小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百人爲會者二百有奇統計大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五百人爲會者五十有奇合之則一縣而揚兵三萬人者月三日也在在有之人人見之人人傳說之賊之覘我者亦必有改觀矣此不足言兵而所謂可使之練

兵者也所謂可使之立柵者其法何曰前賊之聞予異予幸跳而保於俠山之竺隱菴時先我者已罷亡何以婦子老幼至者且數百夜西望火光若燭是賊騎且縱掠田下矣予矢於衆曰我輩所以至此者爲逃死也今席可安枕而逃乎於是始聚族爲守禦之謀請朝發山則賊六十騎薄我壯士數輩倉卒格之賊不得縱去予始行山中度其中可置數千家同志者能縛柴誅茅爲屋其中各視其家之衆寡爲廣狹其鹽米必可支一月老弱屋處其丁壯者各執兵而即事山所從入者東爲龍戒庵南則柰家門迎龍關北則蕭家冲東北則葶竹園是爲山之門戶也其塹者掘之使峭衍者壘之使隘其守者各二百人分上下級奇兵三百人則視五方之緩急爲呼應焉又二百人爲中軍以鎮內闔合之千五百人不能盡吾人之半其半以待更番賊必不能具萬衆而攻我即具萬衆於諸勞逸俯仰之勢彼無不詘也然各因其性命妻子其費各取其家不得以貧者責富者富者雖俠亦不得爲牛酒犒衆之事恐以一人之俠愧衆人之齒方與共生死共吉凶之際而令人愧非完策也如是而我之財不掠於賊亦不耗於柵其柵之名可

曰護督若可以保死計慳之名亦衆所不敢辭是不足言柵而所謂可使之立柵者也至柵長一人期於衆論之同必智慮深密而行事素公正者所謂中軍二百人以鎮內闔則柵長主之近聞潛山有金紫砦柵其部有大有法屢制賊又孔城之振自賊中者八輩其言起中綠兵之銳賊頗苦之故決策復東然行之予鄉皆當以予說爲草藁以俗固如是也如諸婦人者鍼藏於筆臂小兒者藥寄於食皆醫者之諸法之無可奈何者耳夫兵爲鄉兵柵爲山柵自不當繫之官繫之官則多擾然不繫之官則勢渙而事不可集夫事無全利而無少害者雖少擾亦不得盡廢唐時鄉兵亦隸官如高駢傳中有詔令駢料其義營鄉團歸其老弱者是也特此非一紙文移數行告示便足就緒猶抄方與人雖禁方奇藥非得庸醫一人親旁從容注解病者必不遽信故爲府縣守令者不妨時單騎使服出行四境與其父老子弟之有知者揖讓撫摩以利害禍福徹底商確雖總不出即寇防盜出財衞財之兩言而言語之中貫以長民者之精神言語之外副以長民者之氣勢其民一番鼓動自與衙前閑走看告示者決然不同縱終不免故事相應

此假賊也。畏賊也。得此以時提喚。常醒不寐。則久久故事中。自可幻出新意。不然。悠悠忽忽。浮浮泛泛。如行酒者。時時時寐。如病瘧者。忽熱忽寒。此雖作太平守令一勸課農桑事尚不辦。何况軍興之時。

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

始王師復京師。王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繻自誌。夜殺賊。中少年亦冒作繻。肆爲剽。後巢復入京師。識民皆柵山谷自保。乃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者。人獲數十萬錢。夫賊快啖人。何不併啖鬻者。其意寬一人以啖多人耳。夫一人至費多人以啖賊。此亦無道之甚。

然即高仁厚傳中。當時所謂閒子也。其人皆京師不肖子。着軟帶。冒持挺。剽閭里。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潏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衰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閒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闒縱擊。軍入。閒子聚觀嗤傲。於是殺數千人。訪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遂安。仁厚之爲此也。至於用兵。然前此京兆尹當得殺之。則固有司之事也。其治但盡能如竇潏何至以此遺仁厚哉。予讀唐史至循吏傳。乃頗服史家之識。其

所傳吏皆非復漢循吏矣。其著者如由仁會之在勝州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自是夜開城門。道無寇跡。其資彊鷙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奸。必發。廷中摘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沒而謚之曰威。若此者。以當漢史。即不入酷吏傳。亦當與趙京兆等併傳耳。迺知當唐時已不得盡以爲漢循吏者爲循吏矣。而況去古之益遠乎。　先朝如况蘇州下車之事。頗爲錚錚。然已不可多得。至吾桐一邑。僻在江北。俗頗近淳。蒞我者其治率用清整。迨萬歷末。豫章之大盜至。因有縱恣之例。殺人者不至死。遂爲邑故事。至今而閒子之事起矣。閒子之名亦甚奇。所贏者閒精神。所趁者閒歲月。不近長老。而日酒人博徒爲閒伴侶。不住里門。而以三河五陵爲閒世界。快意則使閒錢。不快意則使閒氣。對病製方。此亦惟天下之閒人。足以制之。誰取之以高仁厚則忙人也。取之以竇潏則閒人也。取之於將軍勤王之時則忙着也。取之於京兆尹視事之時則閒着也。但閒人不閒。則忙人不忙。故天下之妙莫如閒着。計予平生所經事者。若中州喬侯進璠之守吾郡。蜀劉侯肖俊之令吾邑。皆今之由仁會也。其摘發若見垣一方。而

守法深堅。雖頗有不能奪。當時見其行事。頗有以爲
不必者。不必則閒着也。然於今最爲緊要。而忙時忙
人。又有所不暇於。顧先事之閒着。既已不及。當事之
忙着。亦不可少。近日如吾懷甯黃侯之治邑。其拔法
彰癉。器如無事。時侯史公所識士也。知侯之爲令。詮
如史公之爲將。至昔者喬劉兩侯之用。惜皆不竟
即令竟之。皆當爲名臣爲名將。

又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其妙只在一寄。以賊亦有賊
之寄也。兵之寄。寄於井田。寄於畋獵。寄於內政。而賊

之寄。寄於閒子。至近日如廬州之黃鶴金國光。其所
爲又不止一閒子。閒子者。直二豎之部曲耳。金國光
至能使扇指之劾不得達 朝廷。賞劾者不畏扇指。
而畏一國光。其事亦甚可駭矣。賊至廬州時。首問兩
豎所在。時皆已前逮獄。于是郡中立斷兩豎頭揭示
之。賊謀遂折。然平日所以養之使大。皆坐諸守令之
駑而饕餮。鄉縉紳多爲關說也。以此知公孫弘真拔
時宰相。淮南王曰無弘。曰說丞相弘如發蒙耳。而伍
被對淮南亦甚稱大將軍青之賢。顧青當爲郭解游
說。而弘議殺之。夫郭解亦賊之寄也。殺賊于賊。則其

名高。殺賊于寄則其功隱。此淮南之不足以知弘耶。
故世有管子。則軍令寄于內政。世有不律。則將軍寄
于宰相。但有寄將。已無寄賊。

士人或賣餅自樂

其士人賣餅。明不當賣餅也。此大辛鈍如我輩者耶。
如宋之末。元兵已夕某皋亭。尤有乘機營買進士者。
此豈解世間有賣餅事哉。然宋旦夕遂亡。大進士亦
秦之東陵侯矣。此一賣之際。爲宋人之愚。又不如
爲唐人之鈍。然愚者尚買之宋。而不愚者則買之韃
靼。郎君以天下之半和宰相。可畏哉可嘆哉。

又

漢孝宣在民間時。所從買餅家。餅輒大售。乃知後來
演池華蓋。單于解辮。總一買餅之神靈所變化耶。若
漢皮舍長趙岐。以嘗侍唐衡之仇。有家禍逃之北海。
著絮冒布。賣于市中販胡餅。有孫賓碩者。年二十餘。
入市觀見岐。因問之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
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
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扶上之。岐時以爲唐衡使。
而目失色。賓碩曰。觀處士狀貌。非賣餅者。我北海孫
賓碩也。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與歸。

先入白珣。言今出得死友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後數歲。唐衡敗。岐乃得出三府并辟仕至郡守刺史太僕。賓碩亦從此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岐以太僕持節使荊州。得復與賓碩遇。相對流涕因爲劉表陳其本末。表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今我輩遭亂流離。所至輒見魚肉。孫賓碩之流。只不可以望恒人。乃趙岐之有此遇。嘗蘇絮目布袴中。別有一提刀人意。故觀乎買餅者之有孝宣。則我輩之戴　賣人終堪自慨。觀乎賣餅者之有趙岐。則我輩之不遇孫生正堪自愧。

又

陳敬瑄故餅師也。其始忠於僖宗則百倍之質若陽翟之居其貨。其末貳於昭宗。則十死之務。類高駢之藉神兵。禍福之機。豈一賣餅者之智所能測其倚伏哉。嘗敬瑄之見囚王建自度且不免頸貨藥帶中。及將形索藥。藥不可得。悲夫。有求生不得之士人亦復有求死不得之節使乎。賣餅之業何堪。買藥之辯益甚。今干戈橫道。人情可知。烟水依然昔事已濟斗酒自勞浣花鐵被中。倘得更生別夢

舉奔河中

以身禦亂者。必豪傑之士。非其人。正當以走爲上策。漢末司馬朗河內溫人也。謂父老曰。董卓悖逆。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必停於此。此四分五裂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往焉。後數日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予每閱此事輒爲心戒僥倖古戰衛也。予既貧病無行路資。姻宗戚中之得爲所爲者。又率以予言爲迂。夫當溫老父戀舊之時固無不以司馬朗趙咨爲迂者也

又

治亂猶晝夜也。雖遭世盛明。而處亂之學。則不如其講之以預。如吾輩門戶之單寒子孫之庸弱尤不可不講。吳步騭避亂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

乃共修刺奉爪以亂征羌方在內閣。驛之核嘂。旌欲委去。隱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羈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隱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隱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隱旌。旌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隱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隱曰。何能忍此。隱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隱所謂有處亂之學者耶。旌忍其辱。皆非學。問不辨。隱本雄烈之士。及爲異將。累樹奇功。視前食征羌牖下時。若兩步隱。故曰畢人之道一日五

化。非有百步隱千步隱。不足以全一步隱。若此辨一步隱。其爲征羌輩机上肉者。或久矣。此皆孫未嘗學問耳。隱晝勤田職。卽夜誦經傳。及晚代隱遜爲丞相尤誨育門生。不釋卷。此可以想其所得今時事若此。凡爲我子孫者。此人此傳。何可不日三復耶。

又

步隱以種瓜作前段。東陵以種瓜作後段。作後段者。尤爲可憐。得其法。又可以處盛世。夫盛世之不易處者。亦不勝言也。

又

樂郊私語者。元餘干教授桐江姚同壽所著也。其敍授時。與同知州事海鹽沈仲實交歡。恨相見晩。遂結婚盟。後仲實卒。姚走浙上哭之。因夫婦攜其幼子就婚於沈。以沈配劉夫人不忍遠嫁女耳。然翁以桐江兵衝。遂留作浙上寓公。所與游者若雲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瀦澤呂張子曄。本州楊友直時於春林夏澤[illegible]討攜觴日耳目所覩記輒條載之因歎曰天下土崩。惟尤稱拮弃筆墨於此浙上。眞我之樂郊也。故題其編曰樂郊私語云。翁生桐江。寄生桐城。姓又同。不知今桐城而外。有何一片地。可爲休那之樂郊耶。

翁之得安於此。亦以沈氏劉夫人一未亡人子其子矣。又能女其女婿其婿其壻之翁媼皆託焉。令仲實仕。又當何如哉。今之爲親戚者。至不得同閭閈。卽今主客勢殊。炎涼序改。其相吞噬等於豺狼。吾家壽龢所遭何幸。

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卽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迢向

書省戶議賊且亡尙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郎
官門閥卒凡數千人
此一番屠戮。議賊者亦前知之。豈以恨賊之甚。遂不
暇爲衆人顧性命耶。周樸雖不從賊。亦不事天子。其
不事天子。亦似足明唐德之衰。而其死也。賊只爲立
名者。自如是耳。故不顧己命。人之賢者也。而有其名
則賊以名易之。不顧人命。其人未必賢者也。而惜其
名則賊且以情求之。以情求之。而後知周樸李逍之
距我者。皆情也。劉允章張直方之迎我者。皆情而也。如
是則唐未可圖也。尙書省戶毀行題直點破天下人

情局勢賊雖忿亦憮然有懼色矣
百司逃無在者。太子吏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
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賊
凡軍興之時。惟漕賊最重。不知此時時溥所督者於
何處取給。後董宣之忿義勝節度使。僖宗始還。自
蜀天下貢輸不入。獨宣賦外獻常參倍。句一道以五
百人爲率。率給一刀。後期即誅。此等行事便像爾董
宣至德宗之在奉天。韓滉欲遣使獻綾羅。恭僚何士
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

歸別家則薪米儲蓄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給器用
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
百艘以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
而畢。此等行事便像個韓滉。今天下郡國所貢漕賦
不貲。雖屢被明詔。而有司高枕不應。此豈獨懊韓滉
亦何以對吾皇哉。元末已失中原。陳友定孤懸閩嶠
每時猶海道餽燕。大約取十達二三。以明臣倚耳哉
欲之有君。其足發千古一慨於
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在前
左孝章在北。思恭屯右西門。思恭爲鋒。都監楊復

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乱征爲克復制置關東於
是鐸以山南劍南軍營盩厔。朱玫以岐夏軍營
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荊南軍合發
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
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趣同州。刺史米誠奔
溫據州以守。六月尙讓寇河中。使朱溫攻河陽敗
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東門關不出。遂
援部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十二三月盡
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
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兵上

萬人干是難逗留不進河中糧綫二十道夏陽朱
溫兵棄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焚其舟
兵逃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illegible]方專
國
專楷可也國巢不可也當時之欲予巢天平節度國
之之意然唐得國之史不得國之史兩國之則巢不
獨橫當時且橫後世矣故史才之難如將才
溫丐師楷沮不報
初溫之降楊復光欲斬之復光眼明人也當是時方
當以溫勸來者而更欲斬之此必有所見楷爲巢宿

將與溫比肩事巢其知溫者寧不逮復光乎巢入長
安以前是一局向出長安以後又一局向局而換其
將士之心皆換而溫必其最先換者舉之兵叛者之
兵叛故楷非沮溫者也爲巢深計莫如去溫之便耳
予之爲楷辯亦慨夫謀國者不能如楷之爲巢謀能
如楷之爲巢謀豈憂將將哉
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
溫之降可受而黄巢法在必誅惟巢在必誅則道必
傾其腹心批其羽翼故受溫之降正以誅巢之義受
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雖溫未可止言脅從

然使有巢在而得姑借以爲名今日之賊不如[illegible]溫
孰巢倘其延闖之文不足以奈一切之兵法耶溫
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思溫
既降重榮遽之畢故李詳亦獻款賊督斬之於赤
水史以黄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乍抵
馬嵬使將薛韜黄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
厔劍屯十四使將梁璩王之置園於沮水屯艦三
溪水皮嶺以通秦京右行營都統東方逵會賊
銳將李公旭破擊三十萬卒逐黄思鄴與以王遇
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命鐸
與安潛皆罷
自巢亂以來唐所任王兵臣朱威王鐸等皆再用再
罷此最兵家之忌尤可笑者宋靖康一歲中宰相易
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僉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
人宣撫制置使易者十五人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
有如是其亟且暴者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來其謀議
任用之人如粘沒喝斡離不等皆握兵十餘年其威
重權力足以用其欲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
當之宜萬戰而萬不勝也此李伯紀以十事要高宗

疏中詞深切若此未有若此者矣而高宗不悟豈非萬古之殷鑒

又

滅巢之功頗推王鐸以規模佈置所從出也鐸可謂能爲唐報仇者矣而高駢泊之事唐不能爲報鐸可悲也唐亦可悲也人情惟恩仇兩字其重在生死之上不獨臣子所以事君父亦君父所以待臣子杜陵之詠武侯八陣圖曰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云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謂先主

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不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爾坡此說自是子美本旨子美詩意亦自武侯本旨無疑而近日鍾伯敬復有關詞詩云孤忠必見酬豈應法孝直能返伐吳兵其意又一翻坡案予極喜之由子美詩意則吞吳爲武侯之恨由伯敬詩意使當時無吞吳之事先主之恨當有窮時耶何者以帝與羽君臣之誼非此無以出見地下也初先主伐吳吳求和諸葛瑾與先主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于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如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而裴氏論之云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荊楚爲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王定伯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爲剪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關羽相

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廻駐哉又曹丕嘗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劉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此二論乃伯敬詩所從出也乃知羽仇之爲必報人心之同在昔而已然矣帝此舉所喪失甚不細亦孔明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者耳觀孔明者而不於成敗利鈍之外無以見其吞魏之決觀先主者而

不於成敗利鈍之外。亦無以見其吞吳之決。孔明所任者天下之仇。帝所復者一人之仇。仇固不得以一人天下爲眾寡大小緩急者也。人主如漢高帝報德之典。既疏闊於紀信同仇之誼。又不惜於酈生。此西漢風俗卑陋。其卒得孔光王舜之報者無怪。李鄴侯欲德宗解回紇之仇。以就功業。而帝不肯聽。則鄴言利害。而帝言是非也。帝之不肯者。以不忍於韋少華等之死。此尤是血性天子。不幸至鑾時。以朝廷之尊視一方面了弟。其重乃過醜虜。豈不痛哉。古人主而能爲臣子報仇者。如宋殺申舟。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履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此眞爲舊迸雄傑矣。而左傳描寫處。亦全是一段血性文字。可以知丘明爲人。匿怨而友。恥甚得春秋之微者也。春秋之義莫大乎報仇。今賊氛所向。血渠骸卑。其中頗不乏繡斧要臣蟒玉大老。即此曹非能振武肩于壯繆。殉節準乎少䢼。而亦予何辜。青憐莫訴。

豈天子避殿飲痛。明詔固屢下矣。當事者率托詞持重。以九域一家之時。而欲恨武侯之所恨。於四夷觀望之山。而欲容鄴侯之所容。恐天下自是隨處皆成

尚雞田。亦豈獨　至尊之憂哉。武侯之表。後主曰漢賊不兩立。唐之議赦李懷光。而鄴侯剖一葉附中使語上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難矣。不如追日諸公於兩侯此等處。又下何註腳也。

又

賊者。人人之仇也。而分之則一人之仇。人情節豆之描。動至熱血相濺。況觀其骨肉之橫死乎。苧羅弱士諷在雁行中。最爲磊砢。有氣。其心事如天日皎然。嘗爲小吏浙中。未嘗不以王臣自待。鄉論重之。頃罹賊於豹龍山。賊以其偉丈夫。謂質之可快所欲。與俱至

吳氏宅。弟義不受辱。遂遇害。其次子式雍猶子式舒及雍之子向。皆與禍焉。雍孝友有至性。舒頗讀書能文詞。尤可惜者向年才十歲耳。有幼清之目。其四五歲時。屬偶語多奇警。雖予逢禍之宗。此亦各言其文考言其童烏也。而祥麟未毓。鬼車見攖。凡爲之血屬者。可一日而不掘心飲泣哉。

又

陳氏者。式雍婦也。其死與雍同地同日。蔣氏者。式　婦也。與　遇賊於白楊。婦以詭詞脫　而已死之。又一女嬰亦遇害。鮑氏者。式穀婦也。家貧。率不能日再

食婦未嘗有怨色賊既迫婦語殺曰同死無益君急
去明日收我於此耳既見執竄見其幼子匿旁荊棘
中恐併為賊得因好行二十步許憤語賊曰我豈從
汝者哉賊及擊之不殊一賊復及之死明日復忽甦
此諸婦皆予宗之抗節者獨鮑一人得不死然其志
必死者也

又

灌夫之欲奔吳楚軍為父仇也而漢諸將之不聽恐
失夫也項羽之欲同沛公入秦為叔父梁仇也而懷
王諸將之不聽以羽僄悍恐失秦也雖然恐失秦者

名也其恐羽之得秦者情也予從予諸生式商於謙
子也痛父之死及諸死者毀家募壯士百人團練之
欲生得賊數人甘心焉此節其志可耳一恥小者生
贄安能為廸一時里人為之閧然所以撓敗之者多
端此其情為漢人之待灌夫者耶抑為楚人之待項
羽者耶繇鄉里而推朝廟可以知任事之不易矣先
是諸人之保於山也頗豫為禦賊條約及賊至敝潰
有先路者予叔父也少與予同文社其為人長者時
見謙單獨前當賊因從後以前約督衆甚厲亦旋不
免故鼓衆倡義必有權力者而後濟商以予言竟罷
其事

克用獨引軍

獨之一字予克用也克用之為都統王鐸承制所拜
鐸能則亦克用自疑之時而能無觀望者何哉初高
駢破賊大雲倉巢勢已困駢欲專功因奏罷昭義武
寧諸軍駢之為專即為獨也此可與克用之獨同例
書者否今之君子欲語之以克用則戰非我事楚師
已合聊為壁上之觀笑之以高駢則功許誰分雍齒
雖侯未息沙間之語悲夫

又

始王師之攻長安巢諸將皆敗獨王璠一軍戰尤力
史之書獨亦予璠也不忍以其賊將而沒之以明為
獨之難耳故錄王璠之力戰可以見盜賊之有君臣
若抹沙陀之勤王何以愧中國之忘順逆

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阬二月
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
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
陂賊敗執俘數萬僵尸三十里斂為京觀璠與黃
揆襲華州據之遁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
北命薛志勤康若立夜襲京師火府聚俘賊而還

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
巢之謀遁，以下不用命者，以軍食竭也。
巢之自東都犯京師，其輜重千里相屬。及後自京師
出走，所委輜重珍貨於道，能使諸軍爭取之，不復追
其富如此。然且軍食竭者，則富於其不可食，非富於
可食者耳。至近日之賊所掠不貲，然一日不出掠，則
一日不得食。有數騎經手里道，逢一丐者，探其囊，得
米二升許，攫之以去。可以知賊不足滅矣。
即發兵三萬，據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
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

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
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
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敗，於是
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
身之一字。甚乎克用也。諸鎮之無敢後，不敢以其兵
後於克用之身耳。即戎者，介冑之事，而我國家部院
諸公擁而有之，其擁之也，不過只一蕭相國之發縱指
示。蓋曰，心決戰也，顧心可假，身不可假。唐之賊，賊于
眞克用。今之賊，養於假蕭何。
又

太史公詳垓下之戰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淮陰侯以十萬衆自當之。一淮陰書自，則兩
將軍與皇帝定皆不得書自，以制于自之者也。今之
于戎事，亦有以文臣身之者矣。然不得而作之，而心
其事者，自之。亦曰位在故耶，夫位孰如皇帝，史之獨
以自書淮陰，非予淮陰以予漢皇帝之不自耳。然則
督臣於撫臣，撫臣於道臣，但叙漢廷之爵，忍言諸臣
功狗，而相國之功人。欲成垓下之功，何妨高帝將兵
而淮陰之將將，然難言之矣。
又

定天下，必以武功。而論武功者，必先戰將，後謀臣。韓
彭王良平矦，此天所弗違者也。蕭何功雖首，而高帝
以厚故舊者厚之。如功狗功人之喻，亦甚不倫，尤可
笑者，在鄂千秋之賞。非爲相國之功待千秋而明，正
爲皇帝之評得千秋而徤耳。此賞諂非賞諍也。諸將
之言曹參身被七十創，帝亦可爲動心矣。如唐太皇
之語尉遲敬德曰，人言公反何也。敬德曰，臣事陛下
經百戰，今所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奈何疑臣反乎。因
脫衣投地，瘡痍滿身，上撫之爲流涕。吳周泰督諸將
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並在所部，不伏也。孫權

待爲案行至濡須因大會諸將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手自指其瘡痕問以所起泰輙記昔戰鬬處以對權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不惜軀命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乎膚如刻畫四字何其沈痛凡人臣之功皆爵土可酬而若此者非涕泣不足以酬之非涕泣不足以酬則非刀筆議論之所可與並論者不必言矣且戰非一人之事其難全在使衆僕固懷恩子玢隨虜復還僕恩立斬之李勣之征高麗欲與其子婿杜懷恭偕行恭亡匿曰公欲借我行法耳凡二將之心皆以使衆也非忍於其子則不足以使衆非忍於其壻則不足以使衆其忍於身者又可知矣李光弼之戰先納刀於鞾中曰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戰不捷則當自頸此所謂忍於其身又自使之道也十陝詔縱亡參等百人何缺於漢使無參等即得百里中又安與決垓下之事哉須念左丘明所叙次越勾踐伐吳一段文字凡在事者不可不日一讀其令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遒令於國曰國人欲告我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

夫人向屏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廼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其一時君臣夫婦互相訣絕之意千秋而下尙堪神竦凡以爲一戰耳戰豈易事哉將兵者讀此而可以作戰氣矣將將者讀此而可以鄉戰功矣

呼聲動天賊奔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闕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貨于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番所燔唯衢衖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

漢唐規制爲後代所不及者非一而宮室亦一事也此非物力之獨殊其用之者核耳如漢文欲作露臺召工計直當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產遂已之已之文帝之儉也顧在今日寧有中人之產足辦天子一

臺晉芓孫將作而討軍實。問狗亦可以得馬價矣。

又

秦始皇游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漢高帝亦於複道見諸將偶語。古帝王之在深宮。不廢遠眺。要爲有意。宋南度後。天子所御止一殿。但隨事易名。最爲簡約矣。然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煇爛。語左右曰。此必賈似道。其所見亦何遠也。世傳我肅皇帝。亦嘗從內登高。見趙文華西長安街新第。心弗善之。今 禁中似無一臺觀可四望者。不知肅皇帝所登爲何處也。

又

開元之土木盛矣。再經喪亂之後。尚得復還舊觀。足徵物力。當時不特宸居。即侯王邸第。亦往往流傳編紀。然馬燧之第爲園。汾陽之宅爲寺。皆以上言。此亦足見當時御下之畧。知其所以御下。則知所以用兵矣。前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爲守禦者。亦甚勞。有韓進士者。其別業在城外。一樓高而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蓋一城生命。係此一樓。非僅一樓係一韓進士耳。韓父母妻子。皆見屠。獨以飼馬其上。獲免其身。韓雖免于賊。亦應不免于國。免于賊。似無天道也。免于國。似無天子也。即此事未經天子。而萬衆之生死所在。即天子之法度所在。唐天子以一祝釐之名。遊觀之用。至奪兩元臣第。而今至不能以軍興法。撤韓進士一樓。進士良貴。所惜者不貴於賊耳。嗟乎。青蓮居士。存典衣之跡于任城。白雪先生。開染翰之壇於歷下。乃潁城之隅。有樓巋然。易世而後。得傳爲韓進士飼馬處。亦自輝映。

至鄉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合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璩修復宮省。購璽賂仗衛舊章秘籍。

此時便想到舊章秘籍。此唐所以爲唐也。唐藏書之富。莫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學者所自爲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沂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

後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寫藏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長昭侍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簡較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

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卿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分藏十二庫讀文宗紀元[illegible]傳其時不無事矣所留意尤有此及黃巢之亂僖宗尚未還京已有裴璩之詔而董昌因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即有詔授昌兼諸道采訪圖籍使其後昭宗播遷唐去亡不能日計尤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此誠非當時急着顧朝廷之大人各專其事初不以緩着妨急着也今若以唐事付之翰林諸公正於一切有何妨礙漢唐用兵之妙不盡由書而[illegible]購書之意蓋秘閣則購書武庫則購仗度支則購金錢王爵則購人事事有購事事有獲又不必說到讀書以後之妙

又

李獻吉曰唐書新靡勝故觀者擯故而不攜新王元美曰新唐書贋古書也楊用修論之尤詳楷書予嘗觀之然草草放過今此但有新書乃據以成此論誠爲疏略乃知但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福然有書者又未必能讀耳予鄉有兩先生足爲千古讀書者榜樣其一爲方中丞逢吉一爲葉少宰以沖瑨觀也中丞以御史家居有詔下有司逮治蓋公嘗首擊璫者事在不測尤日課讀廿一史有程額一書舍在城西率晨往暮歸若童子之就塾後有司當公輸鬼薪獄具上眾疑讞不止此公自度生死不過十日內事於是始罷讀書歸對妻子曰以此十日閒了百年會感緣公之於學黃類鳧傒勝之事不足道矣少宰俟對客輒問坊間近有何書所善客非時得未見書不忍

請公當民亂時邑中諸大家圖書皆散逸凡得少宰書者無一字不經丹鉛偶有所不解則乙之其所乙所丹鉛必標時日公與中丞少皆刻意尚古及晚節所著益汪洋自恣似南華盛風之積者厚也今後輩中讀書者有一毫露得似兩先生否祗乎方論兵不應忽及讀書然世必專愚篤癖無他嗜好者始能讀書而賢才加然吳起之智乃其愚也趙充國之忠乃其癖也非智不足與辭敵非愚不至於殺妻非忠不足以與卽危非癖不至於忘老至癖之中又癖焉或癖則正或癖則奇或癖則嚴或癖則寬皆各各自有心眼不因彼法此亦惟善讀書者近之故不借博士之援而後能立左氏不問美新之訾而後能表立經則李德裕之於維州裴中立之於蔡州是也不取制科之利而後能不商文選不附濂洛之名而後能不立春秋則留侯之不主復六國後其撤之不取羅洛陽是也蓋讀書之通於兵者若此中丞之再起以御史按關門會東酋買米大安口其實奴酋也而我應之公上其事兵部以聞督師崇煥崇煥報曰此吾兵機不便卽令內知蓋崇煥欲以此餌奴爲款計耳乃邊事遂以大裂賊益深入其時薊兵匿而不敢出闘

兵出而不敢戰方公一御史無大兵獨以忠義鼓衆身鎭通州作書與數歲子訣以死自誓嗟乎今當事於此者精舍修齋樓船載酒某城應救而不遣救某險應備而不設備其不備不救必爲之辭曰自兵撤在此皆聽失安口買米者耳夫辦賊與辦賊難易何啻霄壤令以諸公而當中丞時其怖死牀下久矣中丞眞不負讀書人也

又

予避賊烏沙時張仲英在長風夾徒步來相存痛函伯諸人之死執手痛哭已攜錢入壚頭小飲淵明詩

予曰世運至此我運至此復何道所恨者前此無事時不及快讀書耳然讀書政在此時予曰何也曰呂子明所謂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者以讀書於三國之時耳蓋身在事中心在事中眼在事中當局較量對病按方自別有一番觸發若林下窗閒焚香展帙此秀才家科場前工課堪濟甚事予曰如武侯鄴侯之書還是事前讀者事時讀者英曰此又是一項人世惟以此求人故爲房次律輩所購欲得上上反得下下予曰子論自佳但不知賊頗讀書否時英已醉拍案厲聲曰不讀書的做賊讀書的殺賊爾時意象

如此及予再寓苕溪英已病以其家匿樾陽之濱九書報予曰夕且見詰亡何家問至仲英死矣悲哉

又

平生有窮友一人爲方小白其窮其才皆十倍予家貧無藏書或從人得一編過目便覺衡口便誦爲人散朗寬平惡察察言雅不快予持論嘗謂天下之亂往往繇讀書者予必異日之亂民也予爲一笑昔魏武得奸雄之目於子將意乃大喜亂民兩字予敢何堪今小白之舍我去者十年矣天下事非君所能治亦非予所能亂能亂之斯能治之誠有其人雖北降

插酋南復交趾東取建州西定哈密可也潢池遊魂又何足煩廟算

又

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與賓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眞大德將頓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

朱溫背巢於僭號長安之日宗權臣巢於蹕蹕蔡州之時此便足二賊之優劣

又

巢之不死長安此天特延之以度秦宗權作賊耳此

眞殺運之會又同時如郴彥璋陷江州徐唐莒陷洪州岳陷衡州陳彥彈陷郴州蔡結陷道州饒景仁陷連州鍾季文陷明州杜雄陷台州盧約陷處州危全諷陷撫州危仔倡陷信州許郭陷滁州舒州吳迴逐其刺史此皆與巢同以賊書者其他州將藩鎭戍卒之亂不與焉凡國威一損郎姦民乘之故盜之熾莫如宋靖康之際見國史及諸家所記者其部至二百有奇其最猖者如河東王善擁衆至七十萬車萬乘沒角牛楊進者衆三十萬悲夫民生其間亦何異圜中之雉兔哉當時所憂者金虜不暇憂盜也然不暇

憂盜而盜卒熾自靖康二年至紹興五年凡九年而羣醜遂盡譬則治病者諸病皆作但治一病一病治而諸病以除則所治者病本也金虜宋病本也韓信諸公憪然以全力注之虜知有中國而中國不得不知有中國矣國家以己巳賊入犯至庚午流賊闖內子口再入賊以大逞然宋虜已制中國之半如孔彥舟李成劉忠諸盜或遂歸金若歸劉豫盜固有多窟也至今日之賊雖內干　王命亦未外負戴擬以視宋事其局自殊總之天下事以邊腹爲標本則病本在賊以首從爲標本則病本在賊此二皆相爲標本

但能治一。自可靖二。所需一太白山人來作贊玉。

又

靖康之盜如趙萬則襲常州、執守臣。何衮進犯鎮江、張遇自淮西渡江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强壯為兵、復攻陷鎮江、邵青寇宣州、歸正復叛。圍太平州、擁舟數百艘。劉當塗蕪湖犯江陰常熟、郭仲威犯鎮江、李選亦犯鎮江陷之。盜鎮江凡三陷焉。戚方亦犯鎮江殺守臣胡康老、劫其部衆以行、縱兵陷廣德、殺通判王儔。破寧國縣、圍宣州。張琪犯建康、犯當塗宣州、又犯徽州、據之。介搩琪黨也。亦犯宣州。則當時死地固不

直一江北也。使以今之常事者常事其睞、又將開府何地。藏身何所。

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界鄧許孟洛　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墻壍、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白磑糜皮骨於日並啖之。

莫慘於殺人、而人慘之、亦莫慘於殺物、而人快之。其快之者。必藉口天生萬物。以養人之說。謂快其養我。又快於天之以之也。以予觀黃巢未後食人一段。凡日食數千人。而後給。則歲食人殆數百萬。且糜之以磑。併其皮骨啖之。至秦宗權兵出。未嘗轉糧。但指鄉

聚曰啖其人可飽。官兵追躡。砲獲鹽尸數十車。八回曰天生物以養人則巢亦可曰天生人以養人。我能爲巢則食人。能爲人則食物。食則食之耳。而必俯天以食者。天固諄諄命之乎。如第署之以理。是宋儒之天也。宋儒之殺物。必繫之天。物莫如之何。而天亦莫如之何。猶曹操之殺人。必繫之天子。人莫如之何。而天子亦莫如之何。蓋天與天子之弱也。天子之弱。係乎運數之强。所謂否泰剝復之必相代也。天之弱。係乎業力之强。所謂寃親罪福之必相償也。夫生死亦大矣。而巢等殺之之慘如此。此安得無故。又如近賊

之在吾鄉。其殺人之道。至千年中史冊所未經見。然郇公厨中。何曾箸下。或日一見之。日數見之。積習生常。遂成快事。所不免者。他生隔世。債主相尋。文券歷然。子錢萬倍。凡巢所殺。凡賊所殺。皆自殺之故。殺物者與稱天自以殺之。而明我行殺之有名。正不如稱自以殺之。以明彼得殺之有罪耳。顧是罪也。非咎係所得孰非蘇公所得書。而當問之我佛。適末法之中。佛又弱矣。如唐一代名賢。王右丞、裴相國、諸公。莫不深入玄宗。透明大事。而皆以茹淡割葷見譏。此史夫戒殺者。佛也。使人或轉以謗佛慢佛之故。激增殺報。

則物之殺又佛殺之矣故曰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夫佛之一字尙學道者所不喜聞何必殺之一字反養生者之所樂道

又

朱粲食人賊也李孝恭擊破之俘其衆諸將請阬之孝恭曰今列城皆吾寇若獲則殺之復有降者乎悉縱之高玉亦食人賊也代宗時聚徒南山日啗人數千旣擒會赦帝將貸其死公卿請葅醢之帝不從卒以杖死以粲則過孝恭以玉則過代宗非天之求於食人者恕也求於食人者恕以求於食物者恕亦粲

玉兩賊必往在畜生道中經入刀山者

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據陳趙犨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如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民者國之本賊之本民饑則賊饑賊饑則至食人民饑則國饑國饑其策安在儲者狃故嘗聞言平準諸政則謂以天子爲商賈夫桑孔之政能不加賦而國用足劉晏之政能不行賑而民用足其理財皆近乎聖夫商賈不獨天子爲之雖以聖人爲之道亦安往而不在哉房琯諫肅宗用第五琦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惟之近如此可以知其有陳濤斜之敗矣且用數之道他尙可無破格獨一理財乎則天子定不妨破格求之天下而天下不妨先破格用天子而後可以有成德宗以徵於奉天之困而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諸公而爲名乎則天下之詬皆歸焉使爲利也豈可歸焉之可以儲此者哉推其故總不出徼射恩澤四字所

謂出諸內務藏諸外帑比顧使諸公而處今之時日進者於臺省月進者於銓部而事無不濟矣乃諸公必射之天子足明唐之天子畢竟重於其常而其常事者尙能破格以用天子也夫國以義爲利孔氏之格也租庸調者唐祖宗之格也其格皆足以制天子惟唐諸公能破此格以聽天子爲漢武故爲天子者能破此格以用卜式所謂卜式者何也如當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夫唐至

此已號令不偏四方其勢亦小削一德宗才出自奉天城使能作此胸臆事近武帝之以上式示天下矣史言自兩人始者見不止兩人也嗟乎使今日有此兩事其指天畫地而前爭者豈第一房琯哉今內外軍需之急亦數百年一時而諸藩維正之供雖歲豐民酒率積歲不至郎吾皖一郡至負漕粟二十萬而方之如此者又不啻過 天子不得而問焉其不得以 天子問此者繇不得以 天子而用裴肅嚴綬其不得用裴肅嚴綬者繇不得用劉晏第五琦不得用晏琦者繇有 天子之格其格不得爲商賈也夫格豈獨爲 天子設哉吾以是知房琯輩之謂天下賀蘭進明之譖琯者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用王衍作宰相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琯大言無當非宰相器此雖譖實正論也但今日[illegible]雖求一房次律何可得琯既承肅宗之難便語言不得對謚一思之而知時之必不可無財再思之而知財之必不可無琯此是琯大明眼處大虛心處特悟性後帝一着亦身在事外耳若遇近日劉宗周輩正不知作何轉語一副大學衍義不盡抄入萬言書不肯便止繇是一朝臣子人人得以 天子之格格天子而 天子則不得以臣子之格格臣子繇是瓊林大盈藏在重人之廡而國家可措手者一止兩殿中書及太學生州縣小吏可實時博民間數斛麥足佐邊人一粥耳此等雅非

上意至太學賢關而以貲選

上尤恨之有 詔屢議而當事者以用詘持不可夫以平準爲商賈則舉朝爭之以鬻爵爲商賈則舉朝便之天下固有兩商賈哉天下不能破格用 天子便須 天子自破其格唐兩宗不足言有漢武皇帝在知經筵者何妨一進展太史公平準書

又

歐陽修之論唐食貨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夫屯田而至與括苗借商等法并言之此論非是然因是知平準之可與屯田並言無疑矣今之言佐軍興者雖屯田鹽法錢法等政皆無可措手何況平準非道其名無其才也然本無其才故破其名大率不出以天子爲商賈之一言而已故雖以非常搶攘之時直神武不世出之 天子竟無一人與言及平準者此

國家之不幸農民之不幸獨爲豪商大賈之幸得維擁高貲以籠天下之利而莫與爭道非夫[illegible][illegible]之士然曠代異才今欲言財利事決不能求其人於制科欲令所在商賈之雄稱有心計者有司詢訪以聞徵集闕下令一二留意經濟士大夫與其議平準其人之精練明達其言什五可憑者可徑令試工戶兩部官司其奏名輒聽自辟其黨朝廷爲亮官之如是畀之帑金百萬令小試之一方小試之一事有効則更加推廣夫古方皆可治今病小增損之而[illegible][illegible]孔晏琦之方必絶効于漢唐之後者哉今有急則加

用賦民亦甚不堪命矣吾愛 天子以不爲商賈之名而厚 天子以不念小民之誠此理此議又何也朱晦菴胡致堂耶吾觀陳諫之論劉晏爲之三[illegible]其畧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什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illegible][illegible]病者化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illegible][illegible]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illegible]矣

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强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之糧且宅產尙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沽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嗟呼此雖伊周爲政何以加此故平準者國家之幸小民之幸而尙用予議則爲商賈者亦因遂迴仕進之路又滋幸矣管子所謂下令流水之源者莫過乎此獨田賦一倍無以爲有土者漁

獵之地則阻撓之議勢所不必是則存乎縣官之斷焉武帝所謂自破其格者也不然者民力竭矣而天下之事未止我不爲商賈將背天下爲盜賊哉

又

唐食貨志敘代宗元載時以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不講者幾十年此父子異心之效也至本朝自萬歷以來不講此者又不止十年則總坐一門戶非無才士大夫也而房謀杜斷無過 之金湯廊規曹隨不出 之衣鉢此外不復一事足關心者此

又兄弟異心之故父子異心兄弟異心雖家人口而
足衣食者未之或覩況國家乎顧父子之釁易消兄
弟之搆無已此今所以羞不逮唐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
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擦斬萬餘級

昔之降興者今出于亡巢矣殲唐之亡亦因之毋怪
天之亡唐一僖宗見矣而復亡之以昭宗是亡之以
英主也昭宗之從茂貞軍入全忠軍待全忠有加禮
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若繫之
全忠跪結履汗浹背而左右莫敢動則帝何如主哉

廼未幾而結履者遂爲操戈之人彼昔何意作此佈
置又世語載漢獻制三公領兵入見者皆交戟叉頸
而前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復此制公自此不
復朝見吾復者必前此已廢行矣以昭宗時而能行
結履之命於全忠以獻帝時而能復叉頸之制於孟
德可想見漢唐朝廷之際

諸軍破尚讓於太原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
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叫擾又
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
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
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
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
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

朱滔田悅王武俊之相王爲壇祀天三讓就位是日
三叛軍上有雲氣甚異馬燧見之笑曰此雲無知乃
爲賊瑞朱全忠之敗賀瓌師無孑遺軍還風暴起全
忠曰豈殺人有遺耶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
此又風之無知者也其有知者獨此數雨庶足爲唐
師之助當是時唐誅巢之勢已決而天復助之亦諸
將諸軍之忠勇誠有以動之近一當事者提兵援皖

駐城中無故忽下令就舟一城盡駭阮堅之先生往
叩故某公屏人語曰聞此城明日當有由拳之厄恐先
生亦應出避先生爲啞然笑出蓋左右習某之冬烘特
爲此訛以弄之時賊在山中畏嵐濕惟雨足苦之而
天適久不雨乃此公更爲皖人作由拳想此何等兵
法何等星學耶吳步騭語孫權曰北降人王潛等說
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
向荊州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若不如
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
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

蓋有可以沙囊塞也。陶之處長江爲陸。與此公之處
安上咸江。固足千秋佳對。
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
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
入寃句。克用悉軍窮躡。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
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
人情也。以賊降賊。
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
天道也。以賊殺賊。
引衆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兖

郵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
計巢所殺之慘。雖粉其身。何足以償。故粉其身。在粉
其心。聞衆生業也。入阿鼻者。其一人之身。必徧一獄。
各各不礙。凡一獄之苦。一人一刻。必徧受之。夫以阿
鼻之慮。而一身徧之。此非身之所爲。心爲之也。妙哉
賒巢之死。令親見其愛子之就食。此時雖舉一世界。
衆盡取償於一巢。而無不給。何者。以取償於其心。非
於其身也。今賊之暴。猶巢賊之心。猶巢。不知造物之
究竟報之。當以何法。
克用軍晝夜馳擾盡。不能得巢。乃還。

高皇帝御扎中有與曹國公李文忠一扎云。徐馮
諸將。勤已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
大小侯省指揮等官。騎士。將養銳於山西。以防□寇。
教徐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勳。胡□出沒。爾獨
當之。云云。徐爲中山王。馮宋公勝也。中山領袖羣公。
固以其龍虎之器。而帝所褒崇者。只一勤字。該却其
爲曹公勉者。亦總不出此字。故舜之訓禹曰。克勤于
邦。成王之述周公曰勤勞王家。可知此一勤字。便是
古今社稷臣一通同考。課語也。自賊起以來。任兵事
吾鄉者。纔多人矣。有一公者。賊之所在。則兵在。兵之

所在則身在。且身之所在。而又行李所不必在。儲時
所不必在。項把賊太湖之隘。與其衆皆露宿。有令軍
中不得夜飲酒及舉火。凡夜一徙兒與背相抵坐田
中。其下惟藉少草。一卒門敝氈進。遽揮之。爲不能入
徧也。曉起。通身霜雪。諫衣背錚錚。如是者。凡四十晝
夜。時諸道救不至。公以兵付諸將。身自監小舸。犯危
濤四出告急。不數日而歸。賊不知公之不在軍也。此
一公者。不知於兵法何如。其於高帝所謂勤者。有一
毫釐不應否。又二公者。或運籌白下。或草檄吳門。亦
時提兵赴上游之急。然日行遠不過五里。近三里。僅

於威之殺、倘若長則書帝以爲非、是書帝懲宋威失
計。於張承範之請益兵則書帝不許。盧攜之罪宰相
則書帝黜。不門、其事、予令孜也。至近日魏瑫申得諸
公之起自搢折者所上書靡不以忤瑫自張、何宿有
得罪
先帝一旨將示時無　先帝睠。漢中書謁者石顯貴
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不敢言。久之元
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
奏顯舊惡、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知顯等
專權擅勢、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
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
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之體。嗟乎以王尊之疏。合
之宋威之史。而今人之卑君尊臣。其尚有辭與。至匡
衡則不得以擊石顯之疏。文其前過。元帝則不得以
討朝恩之穢。覆其終凶。乃知唐漢朝廷。尚有公論。夫
公論者。史所從出。而太白劍之所輔也。

別論。

宰相六人。

盧攜

攜始任宋威。再任高駢。以此負當世議。觀攜能薦司
空圖之節。以故相居洛時。恆與游。還朝。過陝虢。薦於
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介
攜復執政。召爲禮部員外郎。遷郎中。攜以任兩帥將、
而獲罪。不能以知一高士而得名。世固無需於高士
耶。巢陷長安。圖將奔不得。前圖弟奴段章者陷賊執
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
中。圖不肯。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此人豈可
謂無關唐運哉也。時人心久無唐矣。其尤有唐者。正
以有人如周櫟李滔及司空表聖等耳。高駢諸人誠

不足禦巢。而有一處士升尚堪與張將軍作對

豆盧瑑　劉鄴　崔沆

咸通時、有精曆者。言紫微方災。宰相皆將不免。後楊
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崔沆、於琮、豆盧瑑、無善終
者。若相造命。固難言之耶。巢入長安。瑑鄴沆皆匿張
直方家。直方者以金吾大將軍。迎巢者也。諸君皆義
不臣賊者。而匿臣賊者之家。直方已臣賊。而匿不肯
臣賊者。此皆不可解。史言直方素豪傑。故士多依之
以直方之豪傑。而合以三宰相。相與毀家倡義誓死
嬰城。同舟之勢。應者必多矣。京師之國。王侯宗室之

衆而至不逮一陳州乎。趙犨以一人造陳州之命。諸君不能以多人造長安之命。以自造其命。命可畏哉。以唐視宋。此處眞欠一李伯紀。

鄭畋

用世之妙。總不出處無事。時若有事。處有事。時若無事。舊制。府使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使兼宰相。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裏行至大夫。許滿三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此爲眞宰相。如顏眞卿至行

在。爲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眞卿繩治如平時。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袁何忌。皆被劾。貶。平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眞卿劾之。百官肅然。此爲眞御史大夫。普能處有事如無事者耳。畋與王鐸并稱唐社稷臣。而畋文武才。非鐸所及。至乘輿東還。畋見上曰。由大散關、宰鳳翔、供張頓時。一委昌言乃可。若臣以宰相從。非所以安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病。上以其誠。聽之。昌言者。嘗襲畋於鳳翔者也。嗚呼惟有避李昌言之宰相。故能爲不避黃巢之節度使。世人碌碌。止爲愛一官耳。愛官郞不暇愛吾君。愛吾

民矣其極也愛賊。

王鐸

悲夫。鐸之感慨王室。每入對時。必噫嗚流涕也。攜之不能爲鐸。劣。欠此眼中一滴淚耳。顧鐸之爲國謀也則忠。忠而能密。其自爲謀也則疎。疎而近驕。如史所稱出入裝馬錦韉、姬侍衆。此豈眼中時時擒淚人受用物耶。從訓亟泄山甫佐虜。遂以有高雞泊之恥。故予每嘆祿山之叛。雖胡性喜亂。亦明皇之豪侈。有以餌之。我國家有道之久。士大夫競爲風流。雖以江北之俗之椎。近遂有雁行吳越者。此倘亦誨盜一事耶。

武侯有言。淡泊足以明志。此侯勳業之盛。所從出也。郞所云將全性命於亂世者。亦只兩字口訣耳。不信。但看開元天子。廣明宰相。

諸將十三人

宋威。

唐之負康承訓也。則威能言之。乃承訓之負人。威獨未悉乎。始承訓之禦南詔邕州也。遣兵六道。以禦詔敵。且至。不設備。五道之衆。皆覆。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且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

不誅有天平小校爭至再三乃許之將勇士三百人
縋而出散燒鑽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
騰奏告捷中外皆賀承訓進官簡校右僕射子弟親
賦皆奏功受賞而此燒營小校不遷一級嗟乎此何
心哉故言乎臣王之際則懿宗爲負功言乎天人之
際則路巖韋保衡爲討邪

高駢

黃巢法所必誅者也盧攜以付高駢而駢負之宦官
可誅而未可遽誅者也崔亂以付全忠而全忠應之
夫全忠何仇於閹而何急於亂哉非是則不足以得

唐柄耳駢既有淮南矣而益以滅巢之功名諸鎮之
言盟主唐室之言元帥倚復能舍駢而他之乎然則
駢之智尚不足以用唐何況輔唐

劉巨容

荆南之戰使巨容能盡力巢已滅矣及巢陷長安始
以師會城下夫分功長安孰與專功荆南之於國於
已爲兩利乎卒兵敗趙德諲爲用令孜所圖亦可悲
矣始高駢之客田感生能爲黃金後爲巨容所得不
以還駢令孜又欲得之而不可故巨容遂及禍並夷
其宗唐時投多藥金鳳閣舍人孟詵嘗至劉禕之家

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武后聞之不
悅出爲台州司馬中書所爲即詵所辨之類是也夫
人臣一心事主者精金也三心事主者藥金也然一
心寡和二心多和有宋威則有高駢有高駢則有巨
容正如一藥金之術高駢購之巨容秘之令孜妬之
不妬人之有眞金而妬人之有藥金此其非人情然
正人情也至德宗之於盧杞玄宗之於林甫心知其
奸而曲爲護又如藥金之見辨於孟詵則武后更爲
不平耳乃今之殺賊者求一巨容輩何可得則藥金
之有五色氣固宜

諸葛爽

始黃巢之犯京師爽奉詔以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
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州衆不戰相率迎爽以迫前
節度羅元杲之虐耳及爽奉表自明得爲王鐸先鋒
卒見襲朱溫又魏博韓簡復襲擊爽破之則爽爲將
固不足言也獨簡欲有河陽而河陽人復誘爽自金
商入之此之迎爽有進乎前之迎爽者矣史言爽善
吏治法令澄一人無愁咨此其所以再得河陽耶咸
洒傳亦言洒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盩江賊陰殺
令其王雋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

踰月吏暴死汭閒盜詳於獄治州未再期民自古者萬餘時鎮國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蓋汭又嘗郭姓以汭初爲蔡賊假子爽亦嘗以縣五百人歷熟賊中爲小校其先後行事大率實賊也彼能以作吏者作賊而我不能以作賊者作吏吏安得不致賊哉故方今之襲黄急於衛霍

畢師鐸

麗勳黄巢唐李兩行賊也所以成其勢者有二事焉始勳之過淮南炊形尚未甚著節使令狐綯遣使勞之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雖未有詔誅之藩鎮大臣

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水狹請伏奇兵邀之可盡擒也縱之渡淮爲患必大綯曰彼在淮南不爲暴除非吾事也黄巢之自采石渡江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呂用之謀不聽蓋兩人之言不而兩兇之勢遂大使駢能用師鐸言豈惟唐不至爲唐雖駢何至爲駢師鐸亦何至爲師鐸哉如師鐸者雖不獲以駢破巢而卒能爲國殺駢也予固不能不爲唐快有此人所尤可恨者以令狐綯而與高駢同事耳宣宗初即位問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

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才氣上即擢知制誥後遂至宰相有是哉宣宗之爲君也不忘其死臣有是哉綯之爲臣也忘其生君

王處存

史言王鐸破巢功爲關東諸鎮第一而鐸差次諸鎮功亦以勤王舉義處存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第一乃予有意乎處存之爲人也始處存聞京師陷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間道倚乘輿其招克用勤王遣使凡十輩此豈晉陽士行輩所可語哉每痛國難語輒流

涕軍中多其義則克用之多之必矣然則此三第一者有兄弟焉有處存之第一而後有克用之第一有克用之第一而後有王鐸之第一

王重榮

人之習於負恩未有若朱温之甚者也温之始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不可温王出也因以甥事重榮指月日而誓曰我得志凡王氏者皆事之後以太原之怨遣將張存敬攻重榮嗣子珂于河中珂變行成語存敬曰吾與朱公有父子歡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及温至過重榮墓僞哭而祭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温曰勇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梧伺日乃以存敬守河中徙珂於汴令入朝道人賊之華州是人也豺狼啖食其餘乎又黃巢圍汴賴克用之救而解温因宴克用上源館自悲佐毅而忽夜攻克用館下克用倉卒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又秦宗權之攻温劍三十六壁自將督戰温大恐求救於朱宣宣與弟瑾率師擊敗宗權温亦遂見事宣求釁聲言宣納汴亡命以造怨端遂取宣曹州蓋其習於負人恩者如此然豢賊故態也今之撫賊者其恩寧能過重榮三人於朱温者乎彼尚不知有三

人之恩而況乎國恩惟人之卿其私恩也過國恩

時溥

自克用王處存外溥復稱破巢功第一者以所部兵得巢頭也夫巢頭孰與項羽頭羽在垓下則淮陰以十萬衆自當之及潰圍夜出則漢付之騎將灌嬰五千人耳蓋此時漢目中無羽矣故世所稱萬人敵者非以一人敵萬人爲以萬人敵萬人何者世固有以萬人數萬人而不能當尚人者也如何北之戰諸侯從壁上觀楚卒無不一當十者非人人之盡能勇也其人人身中莫不分有羽之氣人人胸中莫不分有

羽之膽其能分之者則羽也故雖以萬人破萬人而萬人敵之名則終不歸萬人歸一人是其道可學而至故羽欲學之至所云喑啞叱咤千人自廢者羽生而有之一人敵耳萬人敵可學而一人敵轉不可學顧無取于不可學也羽去垓下而萬人者棄矣漢以萬人敵待羽故當之以韓信以一人敵待羽則追之以灌嬰又何況一黃巢之在太山而得一一人敵之頭耶言功第一哉然溥功固自有第一方巢出關圍陳州秦宗權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兩賊能悉師討之連戰輒克遂降尚讓再追巢于萊蕪大破之者是

也

崔安潛

宋威之不忠不盡見于養賊而見于欲併安潛兵鄭畋之忠不盡見于破賊而見于保護安　安潛之始爲忠武節度當賊北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及代高駢領西川凡倚駢爲姦利者悉誅之數更除繆政蜀民以安此眞忠臣其忠亦不必盡見於討賊也畋以一宰相之忠殘一節度之忠而其事爲甚難者則以當其時有似之而非者耳所謂似之而非者何曰盧攜之護宋威似鄭畋之護安潛

王敬武

諸鎮之復京師敬武以師會則諫議張濬激之其前此實已臣賊此其關於大者也至其子師範業以平盧自稱留後及昭宗自用崔安潛師範拒命然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夫本在青州不在朝廷乎此其瞩於小者也今世典州郡者大率漁獵其民以善事其上大夫以此反得善遷而爲其部之士夫者亦以得長厚聲遂爲故事近獨有吾鄉舒濮公璩峰也耿亮以太僕家居時與當事者爭得失人頗爲危之如江太史鼎鎮嘗疏核其本縣令之不法至坐左遷不知當事君子何獨寬人之爲敬武子天子而何獨責人之爲師範於有司也乎

高仁厚

黃巢之始與王仙芝諸裝渥乞降者眞降也及巢退賞不及復叛卽仙芝無如之何渥亦無如之何於高仁厚之討邛州賊與能得諜者自言父母妻子因於賊約不得留中號寶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我背曰歸順皆得復農

業諸賊去鼓而譟賊巢羅渾擎因設伏詐降仁厚道將不持兵入諭其衆衆皆眞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因以人不足誅降衆之背者得免則告諸營大軍且至賊降者闘將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久矣者年去賊已爲狗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趙水然罷約出斬以徇諸栅皆下經目僉之制在氣且受降者必因勢其氣其氣僞投降則不足以制眞降之仁厚其氣眞仁之則以制詐降之渾擎渾擎敗而詐僧韓求皆如破竹皆謂爲之氣爲之也

程敬瑄

綱目於廣明二年三月書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於六月書西城妖人作亂討平之其書亂書討平何譏也敬瑄令孜同母兄也先是令孜與關東豐稔日熾陰爲幸蜀計奏以敬瑄及其私人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遂爲西川節度使於是西川有妖人詐稱師儼與劉止遂旅馬步使瞿大夫覺其詐執之此事甚不足紀而綱目以敬瑄褒微賤所以致求詐冒故書亂書討平之以重其罪重其罪以微敬瑄然韓信之爲大將一年

地而後生

諫議一人

張濬

時諸鎮勤王者皆會關中而平盧王敬武獨不至濬往說之而敬武不迎使者時已臣賊也濬峻詞責之敬武愕眙媿謝然終無發兵意濬召將佐至鞠場偕言士當知順逆審利害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坐一州以觀成敗即一旦賊平將安往乎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兵從濬西此與殷崇望之使河中事極相類僖宗幸山南王重榮以怨宦豎不

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論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仲榮用命請討朱玫自效今之擁兵縱賊者其悖未至敬武重榮乃上自宰相以迨群諫有能用濬崇望之例爲慷慨引大義痛說一番者乎濬所可恨者後欲因全忠以討克用如克用者既有平巢之功復有制汴之用濬不內憂汴而遠憂沙陀宜其敗矣時固執以爲不可者崇望也兩人之識至此又何特異耶惟昭宗亦以克用平巢功爲言孔緯曰濬言爲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此孔子之惡夫佞者然佞亦有古今古者以强兵爲佞今只養賊爲佞

刺史一人

鄭綮

巢之掠淮南綮以廬州刺史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巢之當爲宰齎亡人於一笑中亦步逗消息矣討綮之能令巢笑者亦必有能令巢服者皆近不可思議也至昭宗相綮不根慮一人吏于可謂有權令在今日則舉朝不識字宰相不在鄭五與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等語皆不必出綮口已早在兩衙門之口矣不以兩衙門之笑相士而以

黃巢之笑相士此昭宗之所以爲昭耶顧得則爲昭宗相鄭綮失則爲宋人之將張浚夫翁之樺浚與閩蠍山先生安石等語猶秦人之言畏將趙括耳故知人之道　在知兵

黨一項人

拓拔思恭

思恭以世事唐與鄜州李孝昌壇而坎牲誓討賊矣迨孝昌臨而服更與鄭畋兩節度爲渭橋之盟惟思恭之以討賊爲盟者二焉然其忠不得更聞且畋敗而不貳此其所以爲忠所以爲思恭之忠也思恭豈

項權也黨項之俗重復仇未得所欲蓬首垢面跣足草食既報讎復人惟不能爲黨項之報仇故不能爲黨項之義態

沙陀 人

李克用

唐之得李克用力最多以攻殷文楚之事所謂使過也顧負罪於唐者不可勝數曲以其爲使之故唐之得爲使過者則克用之能自思過耳稱之沂濫莫甚流賊故克用之功我與禹并禹無過可思乃八年勤渠倘亦爲父怨之所在與然則平水之功以思過而爲孝乎

賊之功以思過而爲忠忠與孝皆德之盛功又不足以蓋之矣故禹之子孫食於中國又食於夷狄克用故或種其子孫又食於中國皆大報之獨厚也夫人臣之報國以立功而動大則以思過

信者三人

楊復恭

復恭者唐閹之以負心門生呼昭宗者也獨黃巢盜京師因令狐權威輻輳天下中外莫敢抗惟復恭獨與尹尚失令狐怒下遷張龍使舊宗出居興元復爲楊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事假置經略不當更復恭子但非是不足以分令狐權復光不可有也有令狐與復光不可無故闖璫之姊未有過本朝楊文襄者文襄之討安花王與大璫張永俱文襄與深相結軍中從容以闖璫方略密授永永旋而璫敗文襄謀與俱一璫勝擒直安花矣當事者念之一劉瑾不能去託於殺賊一張永不能明說其撫賊

楊復光

唐之得藉沙陀本復光謀也乃復光之尤奇者二始忠武周岌已受賊命宵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決不利公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泣曰丈夫所感

獨恩義耳公爲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哉岌流涕因召易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又秦宗權已叛據蔡州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兵萬人從復光往荊襄師次鄧淑逗留復光復斬之併其軍復光之人兩鎮與洛陽見廣者何異抑易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者乎夫兵之道有萬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聖於兵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賢於兵者也適仲尼所與在賢不在聖夫惟聖人之兵非聖

人不能用

曹知殼

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巢始令也及以題尚書省戶者發怒悉殺一時百司逃無在者此百司皆唐故百司所謂還之者也至此可逃前此何以不逃漢思自淺淵思自深藍上大夫之挾心率如此知殼一中人賊在長安知殼以沿濁二谷之人倚山爲柵不屈賊劉允章當復何背面目至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夜入長安斫賊營賊大懼則不屈之節固繇有不屈之才殼大奇人也令以殼代令孜於潼關

巢豈得度哉帝將選殼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帝令王行瑜以邠州兵襲殺其衆殼之見中令孜與李懷光之見中盧杞皆以口故守口一端用師十倍

草澤二人

鄧進思　陳嵒

鄧進思之奇又奇於李克用矣何唐人之多奇也史書閩險彊家明鄧非一人而思進爲之魁耳故事在有爲之魁者鄧所以强其家沙陀所以强其國唐所以彊其天下寧有異道與初王師之攻巢於福州不能拔一建人陳嵒率兵立拔之此兩人皆未嘗握兵有事權於唐者也一旦奮而其功偉如此傳之史既然則史册者豈肯爲握兵有事權者告哉

軍士十餘人

無名

僖宗在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今幸秦中父老何望鑾還宮令孜以羽林騎馳斬之此真愚人也巢爲我除姦臣則我將以忠臣迎巢乎奈是始朝仙芝曾檄黃巢露表不爲虛發此等皆爲表檄所誑者耳痛哉所謂乘輿今幸秦中父老

何望之一言也傾朝士大夫無及此者而此輩以死發之則世閒不乏愚人而一甯武子唐乃有軍士十餘人甯武子之愚可及也十餘人之愚不可及也一有名一無名

嗚呼此吾里姚那先生所著書也先生學殖宏深湛于經術崇禎之季相國史道鄰撫軍皖上以禮辟先生主其幕凡相國治兵討賊握奇制勝所籌畫悉咨之先生先生亦時時出秘計奏克捷焉他如封事露布多所商榷每抵掌談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洞發機牙如畫圖聚米一時有管樂之

也。迨西國裂時，岑之忠。移鎮淮陰。先生以年老乞歸。觀賊氛日張。時事不可為。其忠君愛國。悲憤鬱勃。見乎文辭者為多。此太白劍所由作也。其大指主于援往證今。貫穿錯互。而駢枝儷葉。間亦闌入演義諸佳事。嗟乎。闖獻伺起時勢。亦易攜。咎在政諸臣。舉措乖方。至于終將敗之遂。豢必招之賊。其與黃巢已事。何前後一轍也。使先生得遂枋用。總其計畫。為國家中興之業。豈不甚偉。而徒使之著書立說。不幸而言中。亦何裨哉。先生歿。此書亦多殘缺。予懼其久而失傳也。謀之梓人。補其[illegible]。而周予恕行樂相佽助。以濟于成。因志數語于篇末。庶幾天下後世。讀是書者。諒其才而憫其遇焉。

同里後學潘江跋。